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冊目次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首一卷（一）……一〇〇一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首二卷（一）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
續編三十三卷
乾隆三十七年大學士傅恒等恭撰
奏進凡分三編考準噶爾部落系出元阿魯台譯語
轉音故稱厄魯特
太祖高皇帝時嘗遣使入貢
世祖章皇帝時
錫以封賞俾自領其衆迨噶爾丹肆其豕心侵擾喀爾喀
諸部
聖祖仁皇帝親討平之北邊於以敉寧其姪策妄阿拉布
坦先與噶爾丹搆釁跳而西遁跧伏伊犁後生息
漸蕃稍爲邊患由我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屢申撻伐折其逆萌濯旺阿拉布坦之子噶
爾丹策凌襲我
天聲始敢鋒受命我
皇上化周六幕
威惠交孚示以綏柔許通貢市用廣
轄載之仁後違五齊戕噶爾丹策凌之子喇嘛達爾札
膃肭衆自立部曲不附紛紛內向款闕準噶爾
遂大亂是書前編五十四卷所紀自康熙三十九
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詳述其
緣起也嗣杜爾伯特合吉策凌策凌烏巴什輝特
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先後來歸懇請
天討以人心之大順如
帝命之式臨
特詔六師分行兩道降蕃負弩忭舞前驅餘黨倒戈駢
纍膜拜兵不血刃五月而定伊犁俘達瓦齊於闕
爾滿既而阿睦爾撒納猜狠反噬旋見函顱波羅
尼都霍集占梟獍齊噶亦隨獻馘天山南北桴鼓
不鳴展拓黃圖凡二萬餘里是書正編八十五卷
所紀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
月戊申即備錄其始末也至續編三十三卷則乾
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後至三十年八月乙亥
凡一切戍開屯設官定賦規畫久遠之制與討
定烏什及絕域諸蕃占風納貢者咸載焉自有書
契以來未有
威弧之所震如是其遠
皇輿之所拓如是其廓者亦未有龍沙蔥雪之閒控制
撫綏一如中冀如是之制度周詳者而運籌策於

幾先計久長於事後一一出
睿謨之獨斷豈非
天錫勇知以光
烈聖之緒而貽奕世之謨哉伏讀是編知
禹迹之被流沙均不足與
聖功比也。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序請夫序者所以
言者以序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
叙其事之繁也事之本末則
方畧三編盡之矣太學之
碑麿崖之銘西師之詩閘
惑之論已既悉其宵旰矣
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
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
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
無序且前例具

在也乃允其請而為之序
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
以僞立幸亦可以屢徼志
不可以少修夫用兵中國
自古為難而況踰沙漠天
山萬里而遥乎旰斯宵斯
勤勤以至有成功非靈而
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
指摘耳若夫揚已自詡以
為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
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
心未誠愧若也藉衆之力

幸庶於績然我士卒之攖
鋒鏑者不為少矣故此書
之輯卒回忠魂義魄永恩
令其湮沒無聞具載以誌
之而獨不在於擴土開疆
之為也跋平準噶尔延及

回部蚩至悉臣耕作賦役
興焉此一再徽幸矣而
猶不自知足厥慶試我銳
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
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緬之
旨甫降而彼遽投誠我兵
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
盈虛消息之理捷矣饗庶
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
思而若有驚尔且永圖而
懷有戒也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仲春
月吉御筆

恭
進平定準噶爾方略表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理藩院事務管理三庫事
御史臣劉統勳侍衛內大臣臣等恭摹
上言欽惟我
皇上
神謨廣運
義問遐宣
德耀軒弧地絡掀紫濛之野
化覃禹服天山羣白阜之圖拓二萬里既脫而遁

共球翕集越廿八宿經驅以外疆索閎開周原
排築舍之謀
握珠鈐於獨斷大漠奏犁庭之績
懸金鏡於先幾師期甫再閏而不踰
廟算爲百王所未有碣樹龍堆絕徼流沙詎盡提封
觔操虎觀新編聚米宜昭
方略曰前日正曰續彙
三朝之訓典而兼賅系日系月系年書兩部之蕩平而
悉備原夫傳標西域錄著班書鎭啟北庭事詳
唐籍繞陽關而保塞外孫之國空傳度陰磧以
懸兵都護之官旋罷難堅約束焉者王則侍子

終歸畧受羈縻吐谷渾則降番欲散矧復湟流
地限徒矜貢馬之連羣要知蒟醬名高究屬乘
槎之鑿空創非常而立極
奇功實待於
聖人擴無外以恢紘
盛事獨超於亘古溯自阿睿台之部別爲準噶爾之
名顧實汗既老上初強噶爾丹遂夜郎自大四

部本伊屑菌雄心已俟鯨吞七旗緊我薄雒狡
計將罹蠶食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親征三鴈兎渠仰藥以歸骸爰逮我
世宗憲皇帝大武一匡逆孽輸琛而表界惡未盈於五
稔姑稍寬晝斧之期亂彌扇於九黎將自遘焚
巢之禍蓋威畏德懷懷之並用實
天時人事之猶須當

聖主之初元正
神機之默運乃閧蟻頻經堛穴終焉推刃相尋亡猿
亦効款闕正爾操刀宜割迂壺簞以載道競傾
馬乳之漿蹴廬帳於窮荒竟折狼頭之纛厄魯
特燎原孰避及時春雨其蘇綽羅斯因壘皆降
所過秋毫無犯右旌師麾蚤先濟俄傳諭利之皆
奔別部捧檄借茶已見兆題之面縛將欲性馴
虎落分封存衛拉之規何期屑沸鴟音交扇起
伊犁之黨比烝徒勢集怒螳猶覬當車而小醜
途窮兎豈容擇篤瀼騎徠大宛汗血共期殊
毋寡之頭窮鱗剩羅刹游魂早見瘞蚩尤之髀
舉虺潛之逆種莫請灰釘蹙烏合之兎徒均膏
齊斧
籌萬全而安祖席因一舉而靖檝槍至分部於花門

原連疆於葱嶺責延留之納稅誰憐力盡鞭笞
等阿惡之拘首久已命懸湯火詎人檻之梟囚
方釋鷹竟離韝迨乘輿軺之節使被遮豺還當道
實難期於人理寧得追乎
天誅是用
申命元戎龔行
顯罰下諸城而斷臂白山之士氣胥騰險重險以攻

心黑水之軍聲協應乍睹朽紅囷滿三單因雪
窖之糧旋聞鼓角地鳴萬地驟洼池之騎維
暝晝早周乎前事六師疑天上而來況聲威尤懾夫
後援二監尚井中而坐伊西洱風雲合陣于慈
之棄甲何多拔達山草木知兵巨骨之專車遂
致於是收其種落初興司馬之屯定厥租庸更
置宜禾之尉從茲出玉門而風和吹遂開織壤

而雨潤翻犁測月骾以分疆正緯度東西之次
越絕崖而表景總金山南北之圖查拉則花藥
翻新不數車師白疊騰格則幕文別鑄全銷安
息金錢邊營苜蓿千羣不費市臺之採瞻遠堠
黍稌萬畝無煩農部之輓輸朔月盈璇璧之河
歲致崑波撈玉露浥葡萄之圖人霑闓苑分漿
大都督門戶持麾扼蛇陣適中之勢副校尉輔
車列鎗規犬牙相制之形秋嚴乘障之烽瓜期
及而一軍番戍春荷醲渠之鍤柳中屯而六郡
催耕羣欣通道痕都五印度同遊化宇自悔陸
梁烏什一丸泥立墮孤城彎庭氏之神弓蘗芽
盡折拔形方之要籍灰燼全消蓋惟屢變而愈
康

天投若符乎左券以故一勞而永逸
神謀適契乎中權者也今試溯牙璋之初發泊玉斧
之長驅實承
鴻貺而方臻用展
龍韜而屢捷膺奉常以紀嶽際會
昌辰譜橫鼓以宣音鋪陳
偉伐既
施仁而布澤還

飾喜以崇儀
郊勞臺邊鐃鈸和甘涼之曲
策勳閤下丹青傳褒鄂之姿因覩
聖武之布昭進頌
奎章之炳煥提要揭雲霄之指鐸振鞏鄉盤空鏘金
石之文星輝昧谷火敦腦粘天浪靜慶
王師洗甲而還狼居胥冠日峯高贍
天筆勒銘其上維居中以制外包九天十地而運斡
璇樞用原始以要終括二典三謨而文列玉律
莫不六條頒格長貽奠枕之安九域歸愚益見
肇既之固準天保采發以出治頌聲之作昭然
邁握機鈞要而成經軍志之言粹矣臣等恭効
簡摩預聞
寤勿謦銅鐵而候燎每鼈五夜之

傳宣紬石室而滿臺寧藉一辭之潤色匝月再呈夫
乙覽爲書百七十卷而奇程功託始於亥春閱時十
有五年之久欽
大業之守而兼創集
靈臺儆伯之庥仰
淵衷之謙以持盈徵
冊府傳心之要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正總裁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理藩院管理三庫事臣傅恒
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步軍統領總管內務府大臣一等忠勇公臣傅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藩院事務臣來保

兵部尚書一等誠勇公臣班第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汪由敦

經筵講官起居注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管刑部事務兼理藩院事臣劉統勳

經筵
御前大臣太子太保議政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事務 講官臣尹繼善

副總裁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臣兆惠
御前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管理藩務兼理侍衛事務一等武毅謀勇公

太子少傅議政大臣兵部左侍郎管理兩江總督三等襄勤伯臣鄂容安

理藩院尚書臣納延泰

署理戶部侍郎臣雅爾哈善

經筵講官起居注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劉綸

戶部左侍郎臣三泰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事務臣裘曰修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于敏中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刑部尚書署理伊犁將軍臣舒赫德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提督九門步軍統領事等處事務公臣阿里衮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臣阿桂

御前侍衛和碩額駙工部尚書議政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鑾儀衛事務大臣管理藩院事務提督九門步軍統領事兼管吏部侍郎事務臣福隆安

提調官

戶部右侍郎臣索琳

戶部員外郎臣巴延三

內閣侍讀臣馬燧

戶部中書臣楊承會

吏部中書臣袁守侗

吏部中書臣額爾登額

吏部中書臣畦朝棟

戶部員外郎臣珠魯訥
戶部主事臣馮光熊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毛永燦
戶部員外郎臣慶桂
吏部員外郎臣顧雲
鴻臚寺少卿臣劉秉恬
戶部中臣傅顯
戶部銀庫員外郎臣博清額
刑部主事臣王昶
內閣侍讀學士臣伊兌堪布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張霽
內閣侍讀臣孫士毅
刑部中臣保成
戶部主事臣陳繩祖

戶部員外郎臣富森布
內閣中書臣巴尼渾
內閣中書臣劉謹之
收掌官
刑部郎中臣張若亭
中書科筆帖式臣勒保
內閣中書臣毛應藻
吏部員外郎臣鄭步雲
宗人府主事臣馮應楣
內閣侍讀臣盛住
吏部筆帖式臣特昇額
內閣中書臣洪朴
總纂官
內閣侍讀學士臣福德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趙瑛
光祿寺卿臣申甫
翰林院編修臣蔣雍植
兵部員外郎臣色爾布
戶部顏料庫司庫臣書頊
理藩院主事臣明德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栢琨
翰林院侍講臣成策
工部員外郎臣海寧
刑部主事臣明德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褚廷璋
起居注主事臣阮葵生

滿纂修官

內閣中書臣嚴長明
宗人府主事臣陸錫熊
翰林院編修臣曹仁虎
翰林院編修臣汪存寬
遵部主事臣金雲槐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金光悌
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臣彭冠
吏部主事臣汪孟鋐
內閣中書臣王嵩柱
內閣中書臣周發春
內閣中書臣金榜
內閣中書臣吳壽昌
翰林院庶吉士臣沈世煒
翰林院編修臣費墀
翰林院編修臣陸費墀

校對官

內閣　中書臣王鑨
內閣　中書臣許祖京
內閣　侍讀臣郭元灃
內閣　中書臣朱芳圻
內閣　中書臣張培
繙譯官
刑部　郎中臣伊蘭泰
緞疋庫　大使臣蘇成額
光祿寺　署正臣伊薩登額
戶部　員外郎臣西成
內閣　中書臣呈麟
光祿寺　署正臣卓林

前編
卷一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五十四年四月乙未
卷二
康熙五十四年五月甲辰至八月壬辰
卷三
康熙五十四年九月戊戌至五十五年十二月乙卯
卷四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壬申至五十七年二月己酉
卷五

康熙五十七年三月癸亥至十二月庚午
卷六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至九月乙未
卷七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丙寅至五十九年九月
壬午
卷八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庚戌至六十年三月庚
寅
卷九
康熙六十年四月癸巳至十二月癸未
卷十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庚子至十月辛未
卷十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至雍正元年七
月丙午
卷十二
雍正元年八月甲子至十一月甲辰
卷十三
元正元年十二月戊申至二年三月癸卯
卷十四
雍正二年四月乙巳至九月癸卯
卷十五
雍正二年十月癸酉至三年五月己未
卷十六
雍正三年六月戊辰至四年十一月乙未
卷十七
雍正五年正月丁巳至六年九月丁丑

卷十八
雍正六年十一月甲子至七年四月甲辰
卷十九
雍正七年五月乙巳至十二月己未
卷二十
雍正八年二月戊辰至十二月甲子
卷二十一
雍正九年正月戊辰至二月乙卯
卷二十二
雍正九年二月戊午至四月庚子
卷二十三
雍正九年四月丙午至六月乙酉
卷二十四
雍正九年六月庚戌至七月甲申

卷二十五
雍正九年七月丙戌至八月丁巳
卷二十六
雍正九年九月癸亥至十月乙卯
卷二十七
雍正九年十月乙卯至十一月辛未
卷二十八
雍正九年十一月辛未至十二月丁亥
卷二十九
雍正十年二月乙丑至四月乙巳
卷三十
雍正十年五月甲子至八月癸亥
卷三十一
雍正十年八月庚午至九月癸丑

卷三十二
雍正十年十月丙辰至十一月乙未
卷三十三
雍正十年十一月庚子至十一年二月丙子
卷三十四
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至八月丙子
卷三十五
雍正十一年九月辛巳至十二年六月庚午
卷三十六
雍正十二年七月丁丑至十三年三月辛巳
卷三十七
雍正十三年四月丙午至五月戊辰
卷三十八
雍正十三年六月癸酉至八月丙戌

卷三十九
雍正十三年九月己亥至十二月壬辰
卷四十
乾隆元年正月己亥至癸亥
卷四十一
乾隆元年二月戊辰至四月壬辰
卷四十二
乾隆元年五月庚子至十二月戊寅
卷四十三
乾隆二年正月壬子至三年三月辛未
卷四十四
乾隆三年四月辛卯至四年十二月丙申
卷四十五
乾隆五年正月甲寅至十一月己丑

卷四十六
乾隆六年正月戊辰至七年十一月甲申
卷四十七
乾隆七年十二月戊子至九年三月甲辰
卷四十八
乾隆九年四月乙亥至十年十二月戊午
卷四十九
乾隆十一年正月甲戌至十二月己丑
卷五十
乾隆十二年正月壬辰至十二月己亥
卷五十一
乾隆十三年正月癸卯至十一月丙辰
卷五十二
乾隆十四年四月庚申至十五年十二月壬辰
卷五十三
乾隆十六年正月戊申至十二月丙午
卷五十四
乾隆十七年正月乙亥至十八年九月壬申

正編

卷一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十九年二月乙巳
卷二
乾隆十九年三月壬子至五月丁未
卷三
乾隆十九年六月丁巳至八月乙亥
卷四

乾隆十九年九月辛巳至十二月癸酉

卷五

乾隆二十年正月丙子至壬辰

卷六

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巳至二月甲寅

卷七

乾隆二十年二月丙辰至丙寅

卷八

乾隆二十年二月丙寅至三月戊子

卷九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寅至四月戊申

卷十

乾隆二十年四月庚戌至丁卯

卷十一

乾隆二十年四月己巳至五月癸未

卷十二

乾隆二十年五月甲申至癸巳

卷十三

乾隆二十年五月乙未至六月丁巳

卷十四

乾隆二十年六月戊午至戊辰

卷十五

乾隆二十年六月庚午至七月戊子

卷十六

乾隆二十年七月癸巳至八月辛酉

卷十七

乾隆二十年八月癸亥至九月辛巳

卷十八

乾隆二十年九月壬午至丙申

卷十九

乾隆二十年九月丁酉至十月丙辰

卷二十

乾隆二十年十月丁巳至巳巳

卷二十一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庚午至癸未

卷二十二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甲辰

卷二十三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巳至乙丑

卷二十四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庚午至戊戌

卷二十五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至三月乙亥

卷二十六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丙辰至四月丁未

卷二十七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至五月壬申

卷二十八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癸酉至六月丙午

卷二十九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丁未至七月丙戌

卷三十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丁亥至八月乙丑

卷三十一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丙寅至閏九月乙巳

卷三十二

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丙午至十月癸酉

卷三十三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乙亥至十一月丁未

卷三十四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至十二月丙子

卷三十五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至二十二年正

月壬寅

卷三十六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癸卯至二月庚午

卷三十七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癸酉至三月壬寅

卷三十八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癸卯至四月丁丑

卷三十九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己卯至五月庚戌

卷四十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辛亥至六月乙酉

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丙戌至七月乙卯

卷四十二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辰至八月乙亥

卷四十三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己卯至九月壬寅

卷四十四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丙午至十月丙寅

卷四十五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丁卯至十一月癸巳

卷四十六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乙未至戊午
卷四十七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辛酉至丙戌
卷四十八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丑至丁未
卷四十九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甲申至癸未
卷五十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戊申至二月壬戌
卷五十一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癸亥至癸未
卷五十二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甲申至三月庚子

卷五十三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丁巳至丁卯
卷五十四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戊辰至乙酉
卷五十五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丙戌至壬子
卷五十六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癸丑至六月戊辰
卷五十七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己巳至甲申
卷五十八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酉至癸卯
卷五十九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至八月己未

卷六十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庚申至壬午
卷六十一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甲申至壬寅
卷六十二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甲辰至十月壬戌
卷六十三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亥至十一月丙申

卷六十四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至丙午
卷六十五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至十二月戊辰
卷六十六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巳巳至二十四年正月己丑
卷六十七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庚寅至二月癸丑
卷六十八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丙辰至己巳
卷六十九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午至三月甲申

卷七十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甲申至戊申

卷七十一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辛亥至甲戌
卷七十二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乙亥至五月壬寅
卷七十三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甲辰至六月丙子
卷七十四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丁丑至閏六月癸卯
卷七十五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甲辰至七月庚午
卷七十六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辛未至八月丙申
卷七十七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辛丑至九月壬子
卷七十八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癸丑至己巳
卷七十九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庚午至丁丑
卷八十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寅至己亥
卷八十一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至丙午
卷八十二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庚戌至丙子
卷八十三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丁丑至丙午
卷八十四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戊申至乙亥
卷八十五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至三月戊申
續編
卷一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至四月戊寅

卷二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庚辰至戊午
卷三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辛酉至六月丁亥
卷四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戊子至七月辛酉
卷五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壬戌至八月己亥
卷六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癸卯至十月甲申
卷七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壬辰至十一月己巳
卷八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至丁酉

卷九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壬寅至二月丁亥
卷十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至三月戊辰
卷十一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戊寅至五月丙寅
卷十二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壬申至七月丙寅
卷十三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庚午至九月乙丑
卷十四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卯至十一月癸亥
卷十五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寅至二十七年二

月庚寅
卷十六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至四月辛卯
卷十七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庚子至七月庚寅
卷十八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壬辰至十月癸卯
卷十九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至十二月丁巳
卷二十
卷二十一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辛酉至二月丙辰
卷二十二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至五月丙戌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庚寅至九月癸未
卷二十三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乙酉至十二月丁未
卷二十四
乾隆二十九年正月甲寅至三月戊寅
卷二十五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癸未至六月辛酉
卷二十六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癸丑至九月戊寅
卷二十七
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庚辰至十二月甲辰
卷二十八
乾隆三十年正月乙酉至閏二月乙亥
卷二十九

卷三十

乾隆三十年四月丁未至五月甲辰

卷三十一

乾隆三十年六月丙午至七月壬寅

卷三十二

乾隆三十年八月戊申至十一月庚寅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之首

欽惟

大清受

命有天下。

列聖重光。凝庥篤祜。仁風翔於六合。武烈靖乎八紘。雖

遐漆齒雕題之國。五帝不能服重譯所未

至者。莫不陸謻水慄。頓首受吏。乃厄魯特準噶

爾者。別出有元阿魯台之部。其後聲誖爲厄魯

特。散處西北。私立名號。

國初其酋曰顧實汗。始統有都爾伯特青海北厄

魯特套西諸部。自天聰崇德之間。遣使入貢。

世祖章皇帝錫之冊印。俾統其衆。厥後噶爾丹起自北

厄魯特。自立爲台吉。狡黠桀驁。阻兵安忍。侵我

屬國喀爾喀。據竊牲畜。游食鄰封。惡不可長。

聖祖仁皇帝怙冒同天地。神武震宙寰。
躬鞠六師。直抵拖諾山。逆酋駭竄。奔命西路大兵遵其
駕復親征。出狼居胥山。獲逆子塞卜屯班珠爾。獻俘
行在。噶爾丹仰藥死。厄魯特等咸厥角稽首。請受繯縻。
去路。擊之昭莫多。盡殲其屬。明年。
於時諸部悉定。振旅還
都。乃

俞廷臣之奏。編纂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昭示億萬世。堂哉皇哉。殊勳偉烈。
書契以來。靡得而尚已。噶爾丹既殞。其兄子策
妄阿拉布坦者。舊與噶爾丹搆怨。至是慴我
天威。單詞丐命。
聖祖宏覆載之仁。予以矜宥。詎狼子野心。旋復梗化。擾
哈密襲西藏。又戕殺拉藏汗。橫恣日甚。厥罪

天兵。申討問罪。已又納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恃其
險遠。爲逋逃藪。其子噶爾丹策零。同惡相濟。更
世宗憲皇帝特彰捷伐。
命將出師。大破之於額爾得尼招。諸酋憖懼。悔過待命。
爰許其定界撤兵。
皇上德威遠播。噶爾丹策零奉約束惟謹。遣使通貢。
乃更准其貿易。仍定以年限。俾不得違例瀆請。

蓋所以撫綏而控馭之者。如此其至也。洎策妄
多爾濟那木扎爾繼立。昏暴日甚。舉部離心。喇
嘛達爾扎以孽子篡逆。而達瓦齊復踵故智。益
竊其位。數年之間。內亂頻仍。厥衆瓦解。呼
天內向。乾隆十五年。宰桑薩拉爾者。首先歸附。十八年。
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等。舉所部萬

餘人來降。十九年。擢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率
部人內屬。乃
召見熱河。錫以崇爵。推誠布惠。
恩禮優渥。
皇上念
天地
祖宗中外之統。仔肩在今
鴻貺備臻。授我西土。時不可失。
廟策內斷。與神爲謀。二十年二月。
命將軍班第等帥兵分西北二路。剋期進發。以其降
人爲我前驅。所至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一切部
雨。師出未次月。直抵伊犁。蕩平準噶爾。大漠以
北。俘馘底定。並獲數十年之逋凶羅卜藏丹津
及巴朗等。獨達瓦齊脫身遁。前軍進勦。及之於
格登山。盡獲其人卒馬駝器械。回人阿奇木霍
集斯伯克縛達瓦齊詣軍門降。後先厥俘

闕下。
上御午門受之。於是廷臣以漠北耆定。
上弗許。祗敬上
皇帝文武聖神。功德隆盛。請上
尊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徽號。
命所司察典禮。祭告
天
地

宗社山陵。釋奠孔子。嶽瀆神祇。咸秩無文。

頒詔中外。酬庸賚功。罪恩加秩。蠲租肆赦。廣額取士。慶賜遂行。復御製碑文。勒石太學。並伊犁格登。垂示永久。維時我皇上體好生之德。擴如天之度。方將分封衆建。各立渠長於準噶爾四衛拉特。一如蒙古諸部。恩威並濟。咸與維新。乃逆賊阿睦爾撒納。潛懷異圖。煽誘黨與。負恩叛亂。臺路中斷。帥臣死綏。爰命將致討。所向克捷。其徒黨多倒戈內附。逆賊計無所出。惟懼遠颺。走哈薩克。逆黨復蟻聚草竊。

皇上赫然震怒。於二十二年二月。復詔分南北兩路出師。再抵伊犁。適諸酋扎那噶爾布等。互相殘殺。逆賊阿睦爾撒納逃往哈隆克。復歸伊犁。我師奄至。諸酋面縛軍門。逆賊孑身復遁。我將軍率衆追捕。途遇哈薩克之兵。共渠長不納。遁逃。遂函其骨。請使驗實。蓋自阿睦爾撒納之叛。再煩天討。我皇上神謀豫定。

廑慮無遺。用使逆覬潛祲。同惡就殲。準噶爾之事。於德威所被。遐邇慕思。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及塔

什罕諸回部。莫不喁喁嚮化。絡繹請朝。聖教所
訖。極於無外。而逆回大和卓木波拉泥敦小和
卓木霍集占者。昔爲厄魯特囚於阿巴噶斯。
天兵耆定伊犁之日。釋而出之。助以將卒俾長舊部。
乃敢背恩反噬。黨我叛賊。戕我王官。此而不誅。
何以伸
國威。正
天討。爰
命即以伊犁凱旋之師。往征不庭。既屓下堅城。乘機
直進。逼其巢穴。猶敢奮螳臂抗顏行。遮我將軍
於黑水。
皇上炳於機先。早調援兵戰騎。應時繼進。賊衆摧敗。
廟謨。分路刻期進勦。兩酋恇駭。不得枝梧。率逆孥輜

重潛遁。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城。以次收撫綏定。
盡入版圖。我師復窮追逆酋於拔達山。其汗素
爾坦沙磐我威稜。遂先後擊殺二酋而以霍集
占之首。遣使詣軍門獻馘。罪人斯得。懸示蔥街。
大武告成。邊徼永靖。乃舉行
慶典。一如平準噶爾時。郊勞策勳。論封行賞。並給諸
戰圖。及諸功臣像於
紫光閣。

御製像贊。以旌勳庸。其善後事宜。更以次擘畫。要諸
久遠。統計兵興以來。閱時不踰五年。拓地遠逾
萬里。取荒裔若庭戶。縛鼠扇如圈牢。隸職方者。
籍租稅。附屬國者奉琛贄。北斗以北。西濛以西。
悉主悉臣。罔有內外開闢以來。未有懿燦隆茂
若斯之盛者也。臣等既奏請編纂平定準噶爾

方略。以繼
聖祖平定朔漠方略之後。昭示偉績。荷蒙
俞允。開館纂修。復獲從事鉛槧之役。不勝欣幸。謹編
略前編。自乾隆十二年。至十九年。至乾隆十八年為方
年蠲月。自康熙三十六年。
內附。迨十九年
命將出師。以至平定伊犁回部。凱還
錫宴。為方略正編。其
大功告成後。經理新疆。凡設官定賦。屯田鑄幣諸務。
與極邊以大新附各部。入
覲錫賚。典禮。為方略續編。共若干卷。凡
聖祖
世宗之功光大烈。暨我
皇上。始而撫綏。繼而大学小之

聖心。繼而燭幾料勢。制勝
廟堂之
庶略。以及奏凱後。持盈保泰。計久長慮深遠之
神謨。皆臚列顛末。具著於篇。垂示無極。第 臣等學殖
蕪陋。才識庸昧。雖罄竭管鑰。懼不足仰窺
天地之高厚。宣
日月之光華。承乏編摹。無任悚仄云爾。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一

康熙三十九年。秋七月。乙未。

命議青海事宜。

聖祖仁皇帝既平朔漠。大功底定。邊圍寧謐。策妄阿喇布坦者。噶爾丹之兄子。向與噶爾丹搆怨。及噶爾丹既滅。震懾天威。卑詞乞命。

聖祖仁皇帝宏如天之度。特賜生全。俾與厄魯特諸部。仍安游牧。策妄阿喇布坦。素性狡黠。雖荷殊恩。而貌爲恭順。潛懷不靖。至是遣人至青海。並聲言欲征第巴。駐劄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以聞。得旨。

上。曰。此事目前觀之。雖屬甚小。將來大有關係。該部擬以毋庸議。倘青海台吉等。遣人以所奏聞事問商南多爾濟。則商南多爾濟何以答之。策妄阿喇布坦。人甚狡猾。其口稱往征第巴。或因力不及而虛張聲勢。或欲往征。以此問曾往彼處侍郎常綬等。再行具奏。

尋大學士等。遵

旨問侍郎常綬侍讀學士伊道郎中常明等覆奏。

上曰。此事稍覺遲延。方奏到日。即爲行文甚好。青海台吉亦屬失算。何以先將已意洩漏。但將來使照常款待禮遣。斷不敢搆釁。今以朕計之。亦尚無妨。朕巡幸蒙古之地頗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喇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喀喇烏蘇等艱險之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皆相仇讐。

欲悉軍大舉。則路既難行。且無留護其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有奮激而行。妻孥與俱。幸而有濟。則已無濟。則有歸附土伯特之謀而已。然策妄阿喇布坦奏書之意。特張虛聲。欲觀青海之動靜耳。亦未必果欲爭戰也。觀古趙充國所議五事。眞是遣人至青海。聲言留意。是冬。哈密扎薩克額貝都拉達爾漢伯克趨報策妄阿喇布坦處。哈薩克布魯特合兵欲征哈

什哈爾理藩院奏令再偵信息報聞。

上從之。

臣等謹案易言神以知來。又言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動而未形者幾。感而遂通者神。唯神則事炳幾先。知周事後。我

聖祖仁皇帝親鞫六師。三犁朔漠。凡以剪除凶暴。輯寧遐荒。庶以綏兆民者此也。故當噶爾丹既滅。即撫安諸部。並予生全。遣孽策妄阿喇布坦亦得以乞命假息。雖天覆地載。何以加茲。乃犬狼異性。梟蜴難馴。

聖明雖示包荒。情偽早已洞灼。至是遣人至青海。聲言欲征第巴。即奉

聖祖仁皇帝諭曰。此特張虛聲。欲觀青海之動靜耳。且言此事雖小。將來大有關係。因舉漢趙充國所奏屯田事。勅所司留意。伏觀充國三疏。先言明德除害。繼言以全取勝。末言以計爲本。廟謨廣略之中。厥後逆酋不靖。興師致討。決幾制勝。無一不如

聖算。

世宗憲皇帝誕紹
天威。載申撻伐。我
皇上纘
兩朝之丕烈。運獨斷之
乾符。直掃伊犁。蕩除宿慝。
威行
德届。遠薄西極。爲振古以來史冊所罕覩。而
聖祖仁皇帝于小醜萌芽之初。蓋不啻燭照而數計。
顯謨寶訓。啟我
聖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乎。

四十年。春正月。戊午。
青海厄魯特台吉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率部
歸附。封爲多羅貝勒。

冬十一月。癸卯。

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四十四年。秋八月。庚申。
上視邊塞外。
車駕所臨。閱諸部孳生牛羊馬匹。及編入左翼四旗。察
哈爾巴爾虎厄魯特各蒙古生業。諸部人等。皆
列廬帳。攜婦子。捧羊酪等物。跪迎
聖駕。厄魯特蒙古奏曰。我等原係負罪不赦之人。蒙
皇上如天好生。特爲免死。又需洪仁。編入旗伍。安插遊
牧。賜以牲畜。五六年間。孳牧繁息。生計豐饒。
隆恩如此。不能仰報於萬一也。

十一月。辛酉朔。
命散秩大臣丹濟拉。爲扎薩克輔國公。馳驛赴推河。偕
內閣侍讀學士殷扎納偵準噶爾信息。

四十五年。春二月。辛丑。

以色布騰巴爾珠爾爲鎭國公婿。

先是哈密遵

諭旨俘送噶爾丹逆子色布騰巴爾珠爾至京。

上特赦其罪。授一等侍衞。至是以輕車都尉覺羅長泰之女。照鎭國公女例。授爲鄉君。妻之。

冬十月。乙巳。

命以擒假達賴喇嘛情事。宣示大臣。

先是達賴喇嘛卒。第巴匿其事。撙令厄魯特部

內。互相仇殺。又立假達賴喇嘛以惑衆。且計毒

拉藏。不死。復逐之。以是拉藏蓄憾。發兵執第巴。

殺之。遂奏假達賴喇嘛先後情事。

上命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爲使。往封拉藏爲翊法

恭順汗。令執假達賴喇嘛來獻。至是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遣護軍統領席柱等往擒假達賴

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

賴喇嘛。擒之何爲。朕意以衆蒙古。俱傾心皈嚮達賴

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衆蒙

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爲策妄阿喇布

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

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

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

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

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併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

不足以驅使。且現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

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爾等可

將朕諭示之。翼日。

上又諭曰。昔達賴喇嘛存日。六十年來。塞外不生一事。

俱各安靜。即此可知其素行之不凡矣。後達賴喇嘛

身故第巴雖隱諱不言然覩其敬奏之詞非昔日達賴喇嘛語氣朕是以知其已故遣使細訪乃盡得其詐之狀自達賴喇嘛故後第巴遂教噶爾丹各處妄行生事矣

十二月丁亥

駐劄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奏報拉藏批送假達賴喇嘛赴京

護軍統領席柱等至西藏令拉藏執假達賴喇嘛赴京拉藏恐離衆喇嘛心不從席柱等奏聞

上諭諸大臣曰拉藏今雖不從後必自執之來獻至是商南多爾濟奏入果如

聖算衆皆驚服尋理藩院奏言假達賴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死假達賴喇嘛所行悖亂今既在途病故應行文商南多爾濟纂其尸奏入

上從之

五十二年夏四月乙亥

增修憲書

欽天監奏言據理藩院開送厄魯特貝勒阿寶輝特公羅卜藏喀爾喀六十五旗哈密扎薩克額敏厄魯特王策凌駐布公多爾濟塞卜騰毛海等職名依新圖推算其所居地分共十七處

旨庫倫鄂摩奇齊格訥洪郭羅阿濟爾罕此二處著裁去餘如議

五十四年夏四月辛未

命遷里塘瑚畢勒罕

先是青海右翼貝勒藏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

奏爾里塘地方。新出瑚畢勒罕。實係達賴喇嘛轉世。求予冊封。其從前班禪胡土克圖及拉藏汗題請安置禪榻之瑚畢勒罕非實。奏入。

上以伊等皆顧實汗子孫。欲使共相和睦。若留此瑚畢勒罕於青海。恐其弟兄或起爭端。

特遣侍衛阿齊圖等往諭。令送里塘之瑚畢勒罕至京。

又遣主事衆佛保往班禪處。問彼瑚畢勒罕之眞僞。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奏請俟來秋送至京師。

上命將里塘瑚畢勒罕。暫住西寧口內寺廟。至是侍衛阿齊圖疏言。主事衆佛保同稱。據班禪以里塘瑚畢勒罕爲假。而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堅求親往班禪處詢問眞僞。奏入。得旨下所司議。理藩院議曰。應令阿齊圖等傳集青海兩翼諸貝勒台吉等。於會盟處宣布

皇上德意。并以班禪所賚印文示之。令遞瑚畢勒罕住紅山寺。尋侍衛阿齊圖奏言。臣等至會盟處傳集青海兩翼諸貝勒台吉等。宣諭

上意。貝勒塞卜騰扎爾等。皆言應如

聖旨。而貝勒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仍諉云瑚畢勒罕年幼未出疹痘。且今歲不宜遠行。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隨議覆。應行文阿齊圖暫駐西寧。俟探信息。

上從之。

己卯。

命議哈密設備事宜。遣吏部尚書富寧安等馳驛赴軍。

甘肅提督師懿德奏言。四月初二日。哈密扎薩克達爾漢伯克額敏報稱厄魯特策妄阿喇布

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五寨。初三日。又報稱賊兵於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密城下。臣檄肅州總兵官路振聲領兵先赴哈密。臣俟出關馬調集。即率兵往援。奏入得旨。策妄阿喇布坦遣兵侵掠哈密。肅州總兵官已領兵往救。應再發西安滿洲兵三千。總督標下營兵二千。甘肅提督標下兵亦酌量派出。星急前去救應。再行文青海左翼及喀爾喀扎薩克等。各令防備。著議政大臣會同理藩院大臣速議具奏。議曰。西安滿洲兵

令將軍席柱與副都統一員帶領。總督標下兵一員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下兵。共三千。總兵官路振聲現率標兵前往。路振聲係諳練行間之人。朕所稔知。如策妄阿喇布坦兵少。此兵足以制之。彼若擁衆而來。我兵似覺不足。必須詳加籌畫。相機而行。著速行文提督。至爾等所議三處兵。行。以備偵探。西寧嘉峪關兩路各設臺站。每臺派帖式一人。西寧青海等處事務。令侍衛阿齊圖等。暫駐西寧料理。青海左翼與哈密相近。貝子阿喇卜珠爾。與噶斯路相近。西寧及四川松潘與青海相近。諸路皆應行文。各令整備。方今甘肅兵丁。俱調出口。應調涼州兵之半。至甘肅要路防守。再策妄阿喇布坦既侵哈密。或潛至喀爾喀邊境。亦未可定。應派大臣一員。前往傳諭喀爾喀盡厄魯特王策妄旺布。公多爾濟巴圖魯卜藏等。各令設備。得旨。如議。今總兵官路振聲現率標兵前往。路振聲係諳練行間之人。朕所稔知。如策妄阿喇布坦兵少。此兵足以制之。彼若擁衆而來。我兵似覺不足。必須詳加籌畫。相機而行。著速行文提督。至爾等所議三處兵。

派一大臣總統調度。此兵乃西安將軍所管之兵。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應派一能辦事大臣。與將軍公同商酌而行。着吏部尚書富寧安馳驛前往。派新滿洲侍衛十員。前往効力。現派法瑪著隨富寧安前去。祁里德原係大臣。著授為散秩大臣。馳驛前往推河。亦派新滿洲侍衛前往。著將尼牙韓楚婁徵額派出隨去。厄魯特巴爾虎侍衛官員。亦令挑選帶往

庚辰。

命右衛鄂爾多斯等兵。預期設備。並揀發八旗察哈爾等兵。往歸化城。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作何舉動。雖不得知其實。其到我哈密地方。便不可為虛。彼若傾國而來。勢有萬餘。我一總兵之力。微有不足。不可不預為

周備也。應著右衛兵即刻預備。八旗察哈爾厄魯特巴爾虎兵內挑選千名。發往歸化城。如用右衛時。令其一同前往。鄂爾多斯及厄魯特阿寶額駙之兵。亦應令預備。一同前去。著詳議具奏。議曰。選右衛兵三千。令將軍費揚古預備。選八旗察哈爾厄魯特巴爾虎兵一千。令總管鏗特傅爾丹常濟保阿禮渾等管領。速往歸化城。如用右衛之兵。一并遣往。其右衛察哈爾兵。給與六月食米錢糧。發鄂爾多斯兵二千。令王董羅布貝勒額駙阿寶兵五百。歸化城管領。又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兵五百。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兵一千。令都統新泰副都統齊式預備。諸軍皆屬將軍費揚古統理。兵馬事務。再

皆現有將軍費揚古。且不必派大臣。若尚後有事著都派大臣一員與將軍費揚古一同籌畫辦理。得

統新泰爲將軍參贊。餘如議。

議增設八旗馬駝。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佐領殷實之家。並該佐領人。公派拴養。照常給發錢糧。目下雖稍覺煩難。後來究有益。如有行動。則從此騎馬前去。一到口上。彼處之馬又到。諸凡便益。著詳議。其拴養駱駝之處。并著詳議具奏。尋議政

大臣等議覆。八旗出廠馬一萬四千九百十四匹。駝七百九十一隻。今依出廠馬駝之數。每佐領下。添設馬十七匹。八旗共添駝七百九十一隻。交八旗飼養。照例給發錢糧。奏入得旨。如議。其有不能添設之佐領。著借與庫帑。

辛巳。

訓諭尚書富寧安。

富寧安以

命往軍前。奏請

聖訓。

上曰。朕以爾堪信任。故命爾前往軍中。凡事俱宜詳慎。若離朕相近。猶可指授調遣。今相隔甚遠。遇有倉猝。即馳驛傳送。亦多需時日。軍機大事。不宜遲緩。爾至彼有應調遣之事。不必請旨。即與將軍席柱商酌而

行。董大成吳坤亦著隨往。

甲申。

賞郵擊敗策妄阿喇布坦官兵。

先是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至哈密北境。侵掠五寨。抵其城下。至是提督師懿德奏言駐防哈密遊擊潘至善筆帖式常保住等於三月二十六日率領官兵二百餘人。同哈密伯克額敏擊敗

策妄阿喇布坦兵於哈密賊退駐城南二十里外奏入得旨官兵甚少輒奮往爭先殺退二千餘賊深爲可嘉所有在事及受傷陣亡官兵哈密兵應行賜卹之處該部速議具奏尋兵部議覆應遣臣部司官及理藩院司官各一人於甘肅巡撫處領帑銀一萬五千兩賞往哈密賞賜伯克額敏遊擊潘至善以下及陣亡受傷兵丁等其應行議敘員弁及加恩兵丁一併查明議奏奏入

上從之

傳諭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著派賢能司官一員馳驛前往諭以策妄阿喇布坦兵二千前來哈密被我遊擊潘至善等領二百綠旗兵並伯克額敏盡行擊敗今既敗北如何度日何不速遣使至皇帝前跪請伏罪倘若不如此懇求必加天討衆生靈亦遭塗炭現在滿洲蒙古漢人並喀爾喀厄魯特各處兵俱已整備我係出家人但爲衆生憐惜性命兼念舊好差人指示爾當作速跪請伏罪無貽後悔等語撰寫呈覽具奏發往

丁亥

命調黑龍江打牲索倫達呼里喀喇沁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著派黑龍江兵五百名並打牲索倫達呼里兵五百名三處喀喇沁兵一千名每人各帶長鎗鳥鎗其黑龍江及打牲索倫達呼里兵著從

口外往歸化城去。喀喇沁兵著乘自有馬匹。從本處起程。其口糧到瑚坦和碩再支領倉米。倘糧不足著每人馬二匹。如同歸化城察哈爾並右衛預備之兵。於八旗出廠馬匹內給喀喇沁兵。發往推河地方駐劄。則不拘何處。俱可去得。著議奏。

議曰。右衛察哈爾歸化城兵。已經預備。應令將軍費揚古。於文到日。率領啟行。所調黑龍江索倫達呼里喀喇沁兵。令其陸續即往推河。其厄魯特額駙阿寶及鄂爾多斯兵。亦令至推河。聽將軍費揚古調遣。奏入。得

旨喀喇沁兵。著格勒爾勒圖帶往。索倫達呼里兵。著副都統白濟帶往。索倫特虎之子伊禮布帶往。

上又諭曰。喀喇沁兵行期甚速。路復遙遠。著侍郎覺和托一等侍衛色楞揣內帑一萬兩速往賞賜。

己丑。

籌度三路進勦事宜。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經歷軍務年久。且曾親統大兵。出塞征討。凡行兵機務。靡不周知。今欲用兵。兵非不敷。但慮路遠。運餉殊難。誠能輓輸無悞。令全軍得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地。朕心始慰。此兵多係從前在招摩多烏蘭布通屢經對敵之兵。且人人懷報効之志。若策妄阿喇布坦來戰。不論何地。制勝有餘。再若由噶斯路進兵一萬。赴伊犁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魯番進兵一萬。由喀爾喀進兵一萬。前至博克達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如此三路進勦。料必成功。但其間進止。又在臨時相機而行。未可預定。爾等雖未身歷軍旅。既爲國家大臣。於議此等要事時。當詳審籌度。

務合機宜。非可視同泛常也。

甲午。

肅州總兵官路振聲摺報策妄阿喇布坦兵逋。
路振聲奏言臣領兵兼程前往哈密。於本月十
二日至額爾特穆爾地方。去哈密百二十里。據
哨探人來報。哈密人聞

天兵來援。老幼懽忭。策妄阿喇布坦兵聞信。已於初七
日悉衆潛遁。等語。奏入。報

聖祖實錄卷之二 三十三

聞。

加敘擊敗策妄阿喇布坦緣旗官兵。

上諭兵部曰。遊擊潘至善率領緣旗兵二百人。擊敗策
妄阿喇布坦二千餘衆。當此承平日久。兵革休息時。
乃倉猝間能如此奮勇直前。殊爲可嘉。前雖諭令賞
給。朕心猶爲未足。今再加恩將此二百名兵丁。各給
與把總劄付。其中陣亡兵丁十餘人。亦給與把總劄
付。准伊妻子食俸。著速議具奏。尋兵部遵

旨議覆。遊擊潘至善等。均應越等陞用。奏入。

上從之。

命傳諭各路進勦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曰。著遣侍衛一人。速往諭喀喇沁。此進
勦兵丁。路途遙遠。可俟料理齊備敬行。其諭來黑龍

聖祖實錄卷之二 三十四

江索倫達呼里等兵。可將策妄阿喇布坦兵戰敗逃
去情形傳諭之。祁里德處。亦遣司官一人往諭。令衆
喀爾喀知之。厄魯特額駙阿寶輝特公羅卜藏兵。即
著此司官差人往諭。令其前往哈密駐劄。

乙未。

定西陲用兵之策。

我

世宗憲皇帝時爲和碩雍親王。是日與
皇三子和碩誠親王入見。
上籌及邊事。
世宗憲皇帝奏曰當日天兵誅噶爾丹時。即應將策
妄阿喇布坦一同勦滅。因伊畏罪懾服。備極恭順。是
以特賜生全。今乃漸漸狂悖。居心險詐。背負
聖恩。種種不恭。至於侵擾我哈密。干犯王章。於國法難
以寬貸。自當用兵撲滅。以彰天討。
上深然之。

臣等謹案天討有罪。爰制五刑。負固不服。乃
申九伐。仰惟我
國家撫有方夏。幅員式廓。西北四十九部。自定鼎
以來。畏威懷德。備法
深仁。並隸編氓。撫如戶闼。厄魯特種類。界迎喀爾喀
及哈密諸城堡名爲。遐裔。實同近疆。彼漢帝
唐宗所謂勤兵遠略。固非今日之形勢也。噶
爾丹梗化陸梁。罔辭於罰。我
聖祖仁皇帝三駕親征。
天戈所麾。如摧枯朽。渠魁底罪。爰宥脅從。
恩威並施。覆載同量。乃策妄阿喇布坦。猶復自外生
成。敢行不逞。擾我哈密。自當大申撻伐。勦除

世宗憲皇帝尚在潛邸。建策興師。允符
聖指。
文謨
武烈。
兩朝一揆。煌煌乎顯承之丕訓也。
命簡聚糧餉。詳議三路進兵事宜。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中糧務甚屬緊要前勦噶爾丹時曾由兩路運米至翁金河乃已經熟識之地而推河與翁金甚近又從前兩路所運之米至回軍時尚未用完度今所用錢糧最多不過三四百萬可以足用著戶部動支正帑運送軍務乃係大事著遣司官二員分往富寧安祁里德處令公同商議寧安阿喇布坦兵已大敗而去今若三路進兵或即行進勦或

前逼近彼處遣使招降著富寧安與將軍提督總兵官祁里德與喀爾喀汗王台吉等各詳議具奏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若自度兵力可以進勦固善或再助以我兵及黑龍江索倫達呼里兵更爲妥當再西安甘肅巡撫處著將河東鹽課銀四五十萬解往

上又諭曰殺虎口藤牌鳥鎗綠旗兵六百名著副將帶領前往推河令將軍費揚古統領

上諭曰著先派滿洲綠旗兵各一千前往駐防令富寧安就隨去官員內揀一人率領前往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

康熙五十四年五月甲辰。

命賑濟哈密。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哈密爲策妄阿喇布坦所侵。恐不能生理。著甘肅巡撫遣官運送米糧牛羊往賑。

丁未。

命給八旗軍前効力人。口糧馬匹。

上諭八旗都統曰。此番出兵之路甚遠。請往効力軍前人內有不能自備盤費者。查明啓奏給與糧馬。監禁中除重罪大盜外。其餘罪輕者。若不能自備亦給與糧馬前去効力。功成即可以贖罪。誠伊等自新之路也。

己酉。

甘肅提督師懿德奏赴甘州會議軍務。

師懿德奏言。臣領兵至西吉木地方據總兵官路振聲報稱策妄阿喇布坦兵已遠遁。臣隨令路振聲暫駐哈密候

旨。并檄回涼州官兵。臣亦領兵暫回肅州。據路振聲云哈密無牧馬之處可以駐兵。應去哈密一日程。移駐塔勒納沁地方有水草處。臣思賊雖逃遁。而哈密勢屬孤單。應令路振聲等即駐塔勒納沁地方候

旨遵行。近準

旨。著吏部尚書富寧安西安將軍督撫等率領滿洲綠旗官兵前往救援。臣於五月初一日自肅州赴甘州。以備會議軍務。奏入。報

聞。

壬子。

聞。

議政大臣等奏言。臣等遵

旨詳訊被擒厄魯特曼濟。據稱我本土爾扈特人。我阿玉奇汗之子三濟札卜當年與父有隙。率一萬人。投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擒三濟札卜送還土爾扈特。留我等萬人。分給所屬宰桑等。至策妄阿喇布坦來侵哈密之故。聞準噶爾老人言。去年喀爾喀擒我阿爾台打牲一人。殺一人。又我地貿易者為哈密所阻。以是欲蹂躪之。其人衆每部落千五百戶。計三萬人。其徵賦無定額。凡有所需飲諸屬下。人皆凋敝。自和碩特土爾扈特輝特。都爾伯特台吉屬人外。及其十四部落。無不人人怨策妄阿喇布坦。去年雪深三尺餘。其所居伊犁等處。牲畜盡斃。其子攻安集延地方之布魯特。被殺者五百人。還又多病死。再我土爾扈特一萬餘人。皆愁苦度日。各有戀土之心。常欲乘閒脫歸。或歸命天朝。方策妄阿喇布坦來侵哈密時。衆人皆言其不自揣量。輕犯

天朝。若大兵來討何以為計。禍敗已徵。猶不耕牧安生。固自取滅亡耳。奏入。得

旨策妄阿喇布坦處。著遣使分兩路齎諭旨前往。將略爾喀所獲之厄魯特著隨略爾喀路使臣去。哈密所獲之厄魯特著隨哈密路使臣去。

乙卯。

命使齎勅宣諭策妄阿喇布坦兵敗潛遁

時策妄阿喇布坦去

上諭議政大臣詳籌三路進兵之事。
特頒勅諭宣諭策妄阿喇布坦。
上以勅書示議政大臣等曰。朕經歷軍事甚多。今觀噶
濟所言。策妄阿喇布坦情勢與朕所預料者相合。乘
彼人馬疲弱之時。應兩路興兵。扼要駐劄。遣使往諭。
至是遣原任員外郎保住。由喀爾喀路監劾克
什圖由哈密路分道前往。

諭曰。去年爾衆擅掠我喀爾喀之人。故喀爾喀巡哨之
兵。追逐殺爾打牲一人。擒一人而歸。我哈密之在吐
魯番貿易者。因爾亦不令回。故從吐魯番處行文與
爾。不知曾到與否。今爾無故領兵二千侵我哈密。爲
我兵二百人所敗而遁。今我兵已四路雲集。斷難中
止。從前爾雖狂妄啓奏。朕爲天下主。無不覓容。況爾
會奏云令我等喀爾喀厄魯特青海之衆。皆復舊業。
以安人衆。爾今可令和碩特土爾扈特輝特之人。俱
回原處。與伊兄弟完聚。其在我處之輝特朕亦令回
原處完聚。於阿拉克山居住。拉藏汗之子。爾可速送
還拉藏。爾只領準噶爾之衆。僻在額爾齊斯居住。則
已。將前給爾準噶爾之衆。本我所應有之人。彼等亦
不願屬爾處。爾之人心離異。各爲身計。不但衆人皆
知。即爾亦自知之。爾果欲起兵。此等人朕皆當收養。

誰不欲享太平。乃肯爲爾冒死耶。況我用兵並無掩
襲。爾常自以爲強。可親身前來會盟定議。不然恐爾
又詭稱使臣不能盡達爾言也。前爾屢奏所遣使人。
中途爲人阻隔。朕因遣使約爾來會。爾又懇奏戶口
無幾。原不足數。且僻在一隅。若相近邊境有可効力
之處。情愿報効。今何無端食言。侵我哈密。若不來會
盟。斷無了期。兵興之際。受傷生靈必多。爾若畏懼不

來。則爾向稱欲安人衆之言皆爲虛僞。朕必親征。或遣王大臣等領兵。直抵爾巢穴。必不容爾信口支吾也。爾其定意。卽於所遣使臣回時具奏。

賜搁送厄魯特之哈密佐領色珀爾等蟒袍銀緞衣服等物。

戊午。

傳諭俄羅斯楚庫拜牲城頭目。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無故侵我哈密。今大兵進討。應行文曉諭俄羅斯邊界地方。楚庫拜牲城之頭目。令其加意防守邊界。如有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投向爾處。卽宜收留。授內閣侍讀品級圖禮琛從前往土爾扈特時路經俄羅斯。熟識彼處頭目。可著前往。

酌籌增兵運糧事宜。

議政大臣等奏言前調西安滿洲綠旗兵五千。已各遣一千駐噶斯口扼要外。餘兵止有三千。及甘肅提標兵已還甘肅。由哈密進發之兵稍覺單弱。應撥甘肅提標兵三千。涼州固原寧夏兵各二千。遣官率領前進。令席柱富寧安統領。其支給兵丁糧米應運肅州等處米二萬石至哈密。其運米騾馬令支庫幫在西安甘肅等處採買。如不足數。則在青海等處採買。冬寒驅至甘肅等處飼養備用。進兵時兵丁行糧則米及牛羊兼給。令甘肅巡撫綽奇隨大兵料理。奏入。

得

旨固原寧夏兵著董大成吳坤率領前進。甘涼兵著師懿率領前進。餘如議。

已未。

移駐哈密官兵。

議政大臣等奏言據哈密佐領色珀爾策妄阿喇布坦兵驟至。城北數村莊田。不得耕種。今官兵駐西喇呼魯蘇台。若北徙托和齊哲克得里等處。則我衆得安耕種矣。請令總兵官路振聲移駐托和齊哲克得里形勝之地。令巴里坤等處要路嚴斥堠。謹偵諜。奏入。

上從之。

六月。庚午。

命給喀爾喀扎薩克王符驗。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喀爾喀扎薩克王等。著會議給與憑據。伊等所居地方。相隔遙遠。若當有事。即互相救援甚好。況敏珠爾公旗分尤遠。居界外。勢亦單弱。喀爾喀等向係扎薩克。倘遇有事。私去救援。不知是與不是。大家覩望事必擔悞。著將給與符驗之處議奏。

議曰。推河附近杭愛山陰居住之敏珠爾公等扎薩克。鄂爾昆圖拉居住之喀爾喀圖謝圖汗扎薩克等。如有至推河備兵者。其輜重妻子必留本處。應行文祁里德等。令其杭愛山陰及鄂爾昆圖拉居住之扎薩克兵。往額克阿喇勒等處駐劄。杭愛山陽居住之扎薩克兵。往推河駐劄。其間酌量安臺。彼此傳信。令兵部發子令箭。每扎薩克各給十二枝。遇有警。持箭傳諭鄰近扎薩克。即率兵救援。後者按軍法治罪。奏入。

上從之。

壬申。

命祁里德等移駐官兵。並籌議屯田運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敏珠爾公所住厄德爾齊老圖

地方去推河不遠。應令祁里德等在厄德爾齊老圖
左近擇有水草可以耕種及魚獸繁多之處。移兵駐
劄。既便於打牲。又可保護敏珠爾公等眷屬。將米運
至駐兵處。不但有益。而進兵亦近。運米事不可遲緩。
著卽繕摺具奏。議日。應行文將軍費揚古散秩大臣
祁里德。會同喀爾喀汗王等公議。於敏珠爾公
所居厄德爾齊老圖附近額克阿喇勒科卜多

烏蘭古木等處。擇要害適中之地。有好水草可
耕種者。令諸軍駐劄。方今右衞等處。官兵所支
糧雖足一年之用。但糧運不可以不預籌。請運
湖坦河朔細米二萬四千石。令直隸山西支正
帑採買馬騾一萬五千匹。於七月驅至湖坦河
朔。運米二萬二千石至駐兵處。再令山東河南
驅至湖坦河朔。運米一萬二千石至駐兵處。
亦支正帑採買馬騾一萬五千匹。明年草青時。
驅至瑚坦和碩。再運米二萬二千石至駐兵處。
其馬騾運米訖。於進兵時令馱子母磹位等物。
御製子母磹。應運三十位。給將軍席柱處。五十位。給將
軍費揚古處備用。奏入。

上從之。

甲戌。

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議取吐魯番。

席柱等奏曰。吐魯番與哈密接壤。且策妄阿喇
布坦咽喉要地。當先取之。沿途設站運米之事。
應於布隆吉爾巴里坤兩處。各設兵五百。大兵
所用馬匹。先飼養五十日。於七月二十日啓行。
八月十五日前後至巴里坤。休養數日。從哈密
之北大山後烏蘭烏蘇路進兵。九月初五六日。
可到闢展吐魯番地方。越山近臨吐魯番城池

相機勦撫。平定吐魯番後招安蘇爾統等回人。
一面傳檄哈薩克布魯特。不但吐魯番易取。即
策妄阿喇布坦自來亦可勦滅。既取吐魯番。再
相機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覽富寧安席柱所奏。今年進兵取
吐魯番等語。若在甘肅等處將馬匹喂養肥壯。於九
月間方取吐魯番。則時值冬令。且伊地方太近。不如
仍照原議明年前進爲當。祁里德處信息亦應等候。
再策妄阿喇布坦會有秋天兵至哈密之語。總兵官
路振聲之兵止有一千。力量單弱。西安之兵既在甘
肅等處喂養馬匹。著將甘肅提標營兵二千。添發路
振聲處。
丙子。
議撤回鑾儀使董大成。

上命仍往噶斯口。
議政大臣等奏言據尚書富寧安疏奏。臣遵
旨撥滿洲綠旗兵各一千。令鑾儀衛鑾儀使董大成率
往噶斯口。前奉
旨。令董大成吳坤領固原寧夏官兵。應撤回董大成。令
將軍席柱遣西安副都統噶爾璽前往。奏入。得
旨董大成既已派往。不必撤回。
戊寅。
籌辦進勦官兵馬匹。
甘肅提督師懿德奏言吏部尚書富寧安將軍
席柱等奉
命前至甘州與臣等籌議。除遣往噶斯路防守之滿洲
兵督標綠旗兵各一千外。其進勦時。撥滿洲兵
二千。督標綠旗兵一千。臣標兵二千。火器營兵

五百。涼州鎮標馬兵一千。寧夏鎮標馬兵一千。
肅州鎮標馬兵一千。火器營兵五百。其各鎮標
撥遣之兵所需乘騎及運米馬匹。俱向各鎮取
給。臣標馬步兵二千五百。共需馬五千二百五
十匹。除現存馬匹給與外。尚缺二千匹。請以寧
夏涼州等鎮標下馬協助。但臣所屬各營。俱沿
邊要路。營馬不便空懸。請於料理軍務大臣處
領帑購買補足。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如所請。

上從之。並

諭曰。現今需用緊急。收取各營馬匹。時價必致騰貴。其
補給價值。務使兵丁得沾實惠。令其速補。

議政大臣等議覆行分駐地方。並運米安置事
宜。

西安將軍席柱疏言運米馬匹請在甘肅等處
飼養五十日於七月二十日開出口。八月十五前
後至巴里坤。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曰。口外八月草將乾黃。且馬
匹飼養催五十日。亦不甚肥。今塞草方茂。應令
將軍席柱等不必在甘肅飼養。除帥將德提標
下兵二千在駐防哈密總兵官路振聲軍前外。
其餘兵丁俱令以次出口。由布隆吉爾塔勒納
沁至巴里坤。擇好水草處分駐。其運送哈密之
米。令巡撫綽奇兼用車運。自嘉峪關尾大兵後。
直至巴里坤。兵部理藩院各遣司官一人。於甘
肅州縣調取人馬。安設臺站。道部院筆帖式往

上從之。

坐臺。奏入。

已卯。
撥運河東米米麥。
甘肅巡撫綽奇奏言。臣奉
旨。大兵所需米石交甘肅所在購備。但河西非產米之區。倉厰多貯麥豆。應於河東鄰省採買。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曰。應行文巡撫綽奇先行辦給前進兵丁兩三月口糧。此外應運米石。令總督鄂海遣官就鄰省倉內所貯米麥。運至綽奇處。再令綽奇酌運至哈密。奏入。
上從之。
庚辰。
增給運米安臺兵丁。
都統圖思海奏言。臣奉
旨管理糧運。計自瑚坦和碩至推河。應設臺七十。每臺須兵三十名。除所撥直隸山西南省撫標下步兵各二百。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察哈爾右翼四旗兵六百赴臺外。其不足者。尚二千一百名。請以土默特察哈爾兵。及直隸山西兩省步兵增給。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如所請。
上從之。
乙酉。
命撥鎮安將軍潘育龍標兵屬甘州總兵官袁鈐管轄。
甘肅提督師懿德疏言。奉
旨命臣率進勦兵丁前往。但臣所屬諸營並沿邊防守尤爲緊要。請令鎮安將軍潘育龍撥標下馬兵二千。給甘州總兵官袁鈐管轄。兵部議覆。應如所請。

上從之。

丙戌。

散秩大臣祁里德等以會議進勦策妥阿喇布坦事覆奏。

祁里德等奏言。臣等集喀爾喀汗王台吉及熟識路徑之散秩大臣晉巴等會議。據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言我兵從此進勦策妥阿喇布坦有兩路。一由布拉罕順額米爾河尋伊犁河。過阿勒坦厄默勒嶺。一由博克達額林哈畢爾噶進闖勒奇嶺。此兩路俱至額米爾河。於博羅塔拉地方會合。計策妥阿喇布坦兵可四萬人。尚書富寧安等兵應由哈密至巴里坤向將軍費揚古等兵合并哈密一路。朕意哈密一路富寧安之兵甚屬整壯。費揚古兵不必發往哈密。仍與喀爾喀兵爲一路。於明歲進兵時再行添兩路兵止一萬。必合內地兵方可深入。請於博

克達額林哈畢爾噶一路設兵一萬五千。布拉罕一路設兵三萬進勦。我等喀爾喀兵於七月二十前後啓行。在布魯爾布拉罕卩附近駐劄養馬。其應否即行進勦。或遣使招降。再行請旨。至哨探處各札薩克令臺站連接。直至推河等語。臣計策妥阿喇布坦縱有兵四萬。各處分守。兵亦無多。若博克達額林哈畢爾噶一路有兵一萬。

布拉罕一路有兵萬五六千。度可足用。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喀爾喀汗王等所議。意欲增兵助勢。似屬相宜。今年未便進兵之處。喀爾喀等尚在未知。其欲令將軍費揚古等兵合并哈密一路。朕意哈密一路富寧安之兵甚屬整壯。費揚古兵不必發往哈密。仍與喀爾喀兵爲一路。於明歲進兵時再行添發可也。

丁亥。

命西安巡撫噶什圖往甘肅。同巡撫綽奇隨軍料理糧餉馬匹等事。尚書富寧安亦令總理。

秋七月。甲午朔。

增給和托輝特公博貝兵丁。

大諭議政大臣等曰。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招撫烏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都爾伯特丹津

一千戶人。若伊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等語。似此動作以張聲勢甚是。其間設有不睦。致相仇敵。聞博貝之兵前往。以為大將軍至。紛紛擾亂。便不得彼真信。雖策妄阿喇布坦兵來救援。地方亦遠。更有阿爾台嶺之雪攔阻。不能前進矣。又據博貝奏。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聖意以為尚應添兵。則有根故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牛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俱善於攻戰。可以破敵。將此三

扎薩克兵添給足矣。著照博貝所請。將三扎薩克兵添給博貝帶領前去。遣人往烏梁海處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至都爾伯特丹津處。應再探其情實。或撫或勦。博貝領兵前往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爾喀直衝前來。即著尾其後以牽制之。都爾伯特丹津與厄魯特散秩大臣策凌為弟兄。可令策凌遣一親信人。寫給書信。爾等將現在所議之事。發與博貝。或派章京或筆帖式。飛馳前往。并帶車領人同去。即隨賜出征齊齊哈爾副都統白濟索倫總管布珠孔雀翎銀兩馬匹。

丙申。

己亥。

命協濟推河一路軍臺馬匹。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推河一路臺站俱係歸化城之土默特三處烏喇特毛明安四子部落之臺站。伊等去年遭雪。牲畜損傷軍需事務恐致遲誤。既現有運米大臣所設臺站。遇有緊急事務。著將運米臺站馬匹通用。

丁未。

命籌議運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務糧餉關係甚大。天時地利。不可不通籌畫。現今運米一事。朕甚爲躊躇。近日直隸河南巡撫奏稱牲口已如數起解。又稱因雨水過多。恐泥濘不能即到等語。看來今歲雨水實大。此項牲口到瑚坦和碩。定疲瘦不堪。且前去路遠。必值泛寒之時。回時更屬歲暮嚴寒。人與牲口。不慣受冷。必致損傷。所遣大臣雖欲竭力圖効。亦無可奈何。著將此旨發示將軍費揚古。並散秩大臣祁里德等。滿洲索倫蒙古兵內。若能節用支持到明年五月。則今歲預備齊畢。來春青草一發運米前往。於計爲得也。著詳議具奏。議曰冬行惟駱駝耐寒。計今年運米駱駝三千。可以足用。其直隸山西騾馬。應暫停其解送。即令於本省飼養。明年青草將出之前。驅至瑚坦和碩。交與都統圖思海等。并山東河南騾馬。運送餘米。隨兵前進。再圖思海等亦應令停往湖坦河朔。俟來春前去。奏入。得旨如議。朕有進哨時所用駱駝三百隻。在達卜遜淖爾。亦取來發往。尋議政大臣等奏曰今年運米所需駱駝三千。除官駝一千外。應遣大臣一人齎帑往

張家口。殺虎口鄂爾多斯歸化城等處聘買。以足三千之數。送往瑚坦和碩。奏入。

上命吏部侍郎傅紳前往。

戊午。

肅州總兵官路振聲請移兵駐烏克克嶺。

路振聲奏曰。臣奉到部文。令臣移駐哈密城後托和齊哲克得里等處。其地即哈密第三堡西北之沙漠泉。土多濕熱。牧馬不肥。沙漠泉西北九十里。有山曰烏克克嶺。山下即巴里坤地界。登山而望。遠近瞭然。臣即移營就要路駐劄。山峽小徑。各撥兵巡防。俟額駙阿寶輝特公羅卜藏等兵到日。於巴里坤再相度要地駐劄。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集議。議如所請。得旨報可。

辛酉。

命公傅爾丹等監管喀爾喀蘇勒圖喀喇烏蘇等處屯田事。

先是。

上以厄德爾齊老圖地近推河。應屯田駐兵。令將軍費揚古等與喀爾喀汗王等會議。至是費揚古等奏言。臣等以屯田事詢喀爾喀圖汗等。據稱蘇勒圖喀喇烏蘇拜達里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奇勒扎卜罕河察罕廋爾布拉罕口。烏蘭古木等處。俱可耕種再。臣等所統兵丁。現駐察罕托輝扎卜罕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撥土默特兵善種地者一千每旗令台吉塔布囊一人率往屯種。遣大臣一人監管。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集議議如費揚古等所請。再哈密地

亦可耕。請一併行文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將
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勘明具奏。得
旨如議。公傅爾丹情願前往効力。即交伊辦理。將舊原
任都統宗室愛音圖護軍統領達米納侍郎能泰鉄
圖同往。後都統穆賽等疏言烏蘭古木在新設汛界
之外。地並山坡山溝。不便耕種。其科卜多布延
圖郭勒等處耕種收穫甚多。應預備耔粒田器。
給與公傅爾丹率土默特人一千及出兵歸化
城之土默特兵一千。令往耕種。議政大臣等議
如所請。
上從之。

臣等謹案三代以上寓兵於農。漢時始立屯
田以資邊食。考漢書所載昭宣之代。內則金
城湟陋。外則渠犁車師。或以兵留耕。或用弛

刑募徙之徒。領以田官。督以校尉都護屯政
莫詳於此。蓋屯田之設。不特省輓輸。兼可盡
地利。使虜離居就貧破之勢。而我過師有枕
席之安。故言邊計者。莫要於屯田。我
聖祖仁皇帝於西事之初。即
勅所司留意趙充國三奏。至是。
特命大臣經理屯務。始則分兵耕種。繼而招募民田作。數
年之後。嘉峪關以外。化沙磧爲沃壤。裕軍儲
於絕域。
世宗憲皇帝御極。復開柳林湖諸屯。設官署卒。鑿石灘
渠。灌溉之法益備。我
皇上聖武布昭。準夷奢定。玉門亭障。遠越伊犁。版章
既古所未開。謨胥亦古所未有。謹考
兩朝屯田奏報。墾闢不下數萬頃。歲收率以鉅萬計。茲

當西陲底定。諸部歸誠。屯政備修。農功益普。
絕塞無不可耕之土。荒陬無不習耕之人。龍
堆極望。鍰鎛如雲。於以纘承
謨烈。恢宏憲章。猗歟盛哉。

將軍費揚古奏報進兵日期。

費揚古疏言。臣等於五月初二日。率兵啓行。中
途因少水草。分隊而行。七月初十日。臣等先率
前鋒至推河綽諾和碩地方。後隊陸續即至。奏
入。報

聞。

八月。乙丑。

停運鄰省米麥。

四川陝西總督鄂海奏言。甘肅所貯米麥及現
在採買米石。足給兵丁。又莊浪西寧碾昌三處。
舊貯粟米四萬餘石。可運三萬石至甘州。與甘
肅存倉之麥。陸續運至軍前。支給有餘。若從鄰
省運送。路遠費多。應請停止。奏入。

上命議政大臣等議奏。議曰前令西安甘
肅巡撫俱隨軍料理糧餉。今年既不進兵。應令
一人往軍前。一人駐劄肅州。籌辦糧運。俟明年
進兵。一同隨軍料理。奏入。

上從之。

庚午。

命尚書殷特布齎帑購買駝隻。

議政大臣等議曰今年用駱駝所運米四千八
百石。及明年用騾馬所運米一萬二千石。俱以
須備前往推河之右衛黑龍江兵。及籐牌手等
口糧。但明年進兵時。兵數益增。所運米石應益

多計運米惟駝行走便利既不多需人夫而所載倍於騾馬。商齊特蘇尼特等旗去年牛羊馬匹。雖被雪傷。而駱駝不損。應遣大臣一人。齎帑赴各旗購駱駝四千。驅至大同宣化交地方官動支帑項飼養肥壯。俟明年青草未出之前。送至瑚坦和碩。亦交與都統岡思海等以備運米之用。奏入。得

旨。著兵部尚書殷特布去。餘如議。

乙亥。

訓飭甘肅巡撫綽奇。

綽奇奏請運糧哈密。需用騾駝。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綽奇題請騾駝。看來辦事平常。隨尚書富寧安前往之人。熟識路徑者甚多。且有一半領回子。駐劄肅州。何用再以騾駝奏請。況富寧安係特旨派往辦理軍務糧餉大臣。凡事應與合心辦理。豈可各自具奏。若一事而內閣兵部理藩院各自行文。巡撫提鎮並不會同富寧安各行具奏。則往來需四五十日。必致誤事。驛站亦多騷擾。此後除軍機要事外。其巡撫提督總兵官所奏之事。著會同富寧安具奏。至此等平常事件。著將兩三件會爲一處。遇便進呈。事務不可煩多。如將軍費揚古散秩大臣祁里德同心辦理。事無煩擾。殊可嘉也。

己卯。

右衛將軍費揚古以病求解任。

上諭曰。費揚古著帶右衛將軍印。徐回右衛。今年既不進兵。將右衛等處兵交與散秩大臣祁里德喀喇沁塔布襲額駙格勒爾齊齊哈爾副都統白濟右衛副都統齊格公同管理。著都統穆賽馳驛前往總理軍

務俟進兵時另派大將軍給與印信。

甲申。

命散秩大臣郭廉等協辦駝馬。兵部尚書殷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購買蒙古各旗駱駝。兵部尚書殷特布一人不能料理。著散秩大臣郭廉護軍參領巴祿前往協同購買。送至宣化大同喂養。即著殷特布監管俟明春發往軍前。

辛卯。

訓諭都統穆賽。

上諭曰。朕以爾爲人可用。特令前往統領大兵。共右衛黑龍江喀喇沁察哈爾土默特鄂爾多斯喀爾喀等處兵丁。務令共相和好。至管攝兵丁。不可失之柔弱。其効力贖罪諸人。可分在各滿洲蒙古綠旗兵內。勿任其聚於一處。祁里德諳練蒙古事務。且誠實有膽氣。隻徵額雖老病。曾隨朕行兵。熟識地利。諸事應與伊等酌議奏聞。朕所派往之新滿洲等。行走熟練。可令同我兵往汛界哨探。再彼處有黃羊沙米等物。應令兵丁採取食用。如省一月口糧。即得一月之益。總兵官藍理頗驍勇。熟諳軍機。著隨爾辦事。其原有官爵効力軍前者。可揀選署理。章京護軍校驍騎校等官。特諭。

壬辰。

命鑾儀衛鑾儀使董大成回肅州。

董大成奏言。臣於六月二十二日。領兵從肅州出嘉峪關。自嘉峪關至噶斯口。三千餘里。行至常馬爾河。因山水暴發。所有運米牲口。及兵丁所乘馬匹。多致傷損倒斃。今於八月十二日抵噶斯口。奏入。得

旨自邊上至噶斯口。一千七百里。曾經阿南達奏過。今董大成何以又稱有三千餘里噶斯口路徑甚窄。策妄阿喇布坦斷不由彼行走。今正寒冷之時。著董大成將噶斯口進內放火燒荒。領兵回赴肅州。

賞賚右衛官兵。

上諭兵部曰。進司官一員。齎羊袍狐帽各一千六百件馳驛送往右衛將軍費揚古軍前。給右衛兵丁之少冬衣者。恐有不足。並撘銀二千兩。於喀爾喀扎薩克處購買。酌量賞給。

庚子。

以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爲席柱等叅贊。

議政大臣等奏言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前奉旨爲將軍費揚古散秩大臣祁里德叅贊。今阿寶等兵既令歸將軍席柱等軍伍。應令阿寶爲席柱等叅贊。奏入。

上從之。

已酉。

烏梁海歸順。

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所招撫烏梁海悉歸順。大學士等奏曰。四年前。烏梁海頭目和羅爾邁。爲我哨兵擒獲。皇上宥之不殺。且重賞遣還。以此感恩。早欲來歸。特以攜持妻子不便。恐爲厄魯特所追。遲遲至今耳。

頃閱策妄阿喇布坦呈。兵犯哈密。即先遣其子胡洛虎納等來輸誠。適博貝軍至烏梁海。舉部歸順。此皆由

皇上之恩。淪肌浹髓。故不發一矢而遠人向化如此。

上曰。前吳三桂遣猓猓數萬到平涼。助王輔臣與我軍對敵。猓猓頭目陸道清云。我等雖無知識。前蒙聖主不殺之恩。豈忍對敵。即登山去。平賊之後。伊等方下山引導我軍。極其効力。再攻取尼布楚雅克薩城之時。俄羅斯數千人。諸大臣亦欲盡殺之。朕從寬遣回。西洋國聞之。皆云攻其城而遣回其人。亘古未有。今烏梁海歸順。固自然之理也。

辛酉。

賞賚厄魯特降人。特穆爾伯克默特等歸旗編伍。

議政大臣等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疏報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特穆爾伯克默特等首先輸誠。應賞賚袍帽等物。編置八旗蒙古佐領下爲兵。給與糧餉。產業妻室。奏入。

報可。

命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駐軍巴里坤。

西安將軍席柱等疏言臣等於
六月二十九日自甘州率兵啟行。八月十八日
至巴里坤。閱視形勢。除總兵官路振聲已於烏
爾圖等處設立哨探外。凡烏圖布拉克廊爾默
圖叟集等處。悉增設哨探。再巴里坤東西並大
谷。地勢寬衍。水草亦佳。已令現到之兵。自巴里
坤連比立營。設置斥堠。俟兵悉到時。於巴里坤
東一百里奎素地方。遍置營壘。議政大臣等議
曰席柱等所奏。毋庸另議外。查前哈密伯克額
敏曾報言策妄阿喇布坦。欲於秋時復來哈密。
現今厄魯特降人特穆爾等亦言策妄阿喇布
坦傳令治辦器械。預備行糧。禁所部不得私騎
駑馬有問者但云向哈薩克出兵。今大兵已於
巴里坤一路陳兵。正整備。正欲策妄阿喇
布坦來耳。但哨探之地。尤屬緊要。應令將軍席
柱等嚴加防範。不時巡查。奏入。

上從之。

十二月丙寅。

命撤鴨斯口官兵分駐肅甘二州。

吏部尚書富寧安疏言今撤鴨斯一路兵回肅
州養馬。肅州地狹。不足容兵二千。且須從他處

運草豆。甚煩費。甘州所在寬敞。民房櫛比。倉中
有舊貯麥豆。且於附近買送草束亦便。今令西
安滿洲兵一千駐劄肅州。綠旗兵一千駐劄甘
州。各令嚴謹約束。勿致擾民。議政大臣等議覆
諭尚書富寧安將軍席柱等曰朕意撤回鴨斯口駐劄
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尋復

之兵。倘策妄阿喇布坦聞知發兵從噶斯路來襲我兵之後。亦未可定。仍令新滿洲侍衛及厄魯特侍衛等。前往偵探。富寧安覆奏言。貝子阿喇卜珠爾及諾顏綽爾濟等所居色爾騰等處。達顏台吉扇下之察台吉等所居柴達木等處。並通噶斯口之察罕齊老圖地方。請令新滿洲二等侍衛俄木巴畢厄魯特一等侍衛達克巴臧布等。駐劄色爾騰柴達木所在形勝處偵探。奏入。報

命護軍統領晏布率兵駐西寧。

侍衛阿齊圖疏言。據青海貝勒塞卜騰扎爾來告不與同心。今察罕丹津等以去年瑚畢勒罕事。貝勒先攻取五家。然後送瑚畢勒罕往西地。議政大臣等議覆曰。去年里塘新出瑚畢勒罕以來。皇上賡鑒洞徹。若留此瑚畢勒罕在彼。則青海諸台吉兄弟必起爭端。

特降勅旨遣侍衛阿齊圖等往移之。今察罕丹津欲送瑚畢勒罕往西地。恐塞卜騰扎爾等尾擊其後。遂謀先攻諸部。事未可定。應發西安滿洲兵一千。命大臣一人率往西寧。并令總兵官王以謙預撥標兵三千以待。若察罕丹津果肆猖狂。即發兵征勦。或塞卜騰扎爾等被攻來奔。即收入邊內安插。再察罕丹津所居。去松潘止四五日程。應令四川提督康泰松潘總兵官程正李資

備兵馬。如有送瑚畢勒罕西往消息。即從後追勦。奏入。得

旨如議。著護軍統領晏布前往。

甲申。

命喀爾喀左翼車臣汗衆扎薩克協濟駝隻

散秩大臣祁里德疏言明年所運軍糧若用直隸山西山東河南購買馬騾輓運。道遠勞苦請令喀爾喀左翼車臣汗衆扎薩克協濟駝隻輓運。議政大臣等議覆曰應如所請。令車臣汗等旗分協濟駝六千隻。於青草未出時。度量運爲便。

自瑚坦和碩至扎卜堪中途有水草處屯劄預備現今尚書殷特布所買駝四千。益令增買二千。凡駝六千隻。兩次可運米二萬石。令自瑚坦和碩運至中途有水草處。再以喀爾喀之駝六千隻作兩次運米赴軍其四省所購馬騾。應就近撥八千匹於明年草生時送往甘肅。交尚書富寧安爲兵丁騎載之用。奏入。得

旨依議速行。尋富寧安又奏巡撫綽奇安設臺站直抵哈密應用駱駝馱載所運米至巴里坤。哈密至巴里坤雖近。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請自巴里坤

至科舍圖嶺北口。設三臺令駐巴里坤步兵率
駝運送。自哈密至科舍圖嶺南口。設三臺。令駐
哈密兵牽駝運送。即令現今運来官員及發往
効力官員等協同管理。議政大臣等議覆如所
請。奏入。
從之。

二月。壬戌。

簡撥在營官兵。
先是將軍席柱以兵丁米糧不能接濟具奏。尋
尚書富寧安奏言現在所運到米麥六千五百
餘石。已於冬季給散各兵有餘。議政大臣等奏
曰。席柱既以米糧不足行文富寧安速運撥軍。
乃不俟富寧安回文。遽爾具奏。殊屬不合。俟軍
務完日。應將席柱查議。至是

諭議政大臣等曰。運送糧餉。安設臺站。牧養馬匹等
項。俱係領兵將軍職任。今米糧不能運至。皆由水草
不足之故。朕昔親統大兵中路出征時。沿途必留有
水草之處。以牧運米牲畜。爾等所親知者。身爲領兵
將軍。此等事不能深曉。領兵直前。致沿途水草如火
燒赤地。後隊兵馬及運米人役牲畜。有不致困乏者
乎。朕曾屢諭衆大臣云。領兵將軍甚難。凡事不可不
周到。今歲停止進兵。俟種地及一應事務預備完畢。

審察兩下軍情再行定奪者爲此故也。且去年駐防
哈密二百名兵。戰敗策妄阿喇布坦時。衆大臣俱欲
進兵。如果彼時即行進兵。路途遥遠。米糧爲能接濟。
現在駐劄食用米糧。尚不能接續。若彼時即行進勦。
不知作何景況矣。如喀爾喀一路。都統穆賽等所統
之兵。俱係滿洲蒙古熟練之人。並無糧餉不足等事。

將軍席柱等所統之兵。尚未熟練。所以如此。倘運糧不至所闕甚大。行令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等酌留足用汛守調遣之兵。其庸懦不堪者會議撤回。後

議撤西安滿洲兵二百。督標馬兵五百。固原將軍標及甘肅提標肅州涼州寧夏各鎮標馬步兵四千三百。令所管官率之各回本營。其巴里坤駐劄兵。除種地五百人外。共留滿洲綠旗兵七千五百。奏入。得

旨嘉斯巴撤回之滿洲兵丁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現在肅州養馬俱已肥壯。於青草盛時發往巴里坤。再派綠旗兵三千名預備之處。著行文富寧安令其速為料理。

乙丑。

命副都統蘇爾德管理圖古里克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等處屯田事。

諭議政大臣等曰。巴里坤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種地之事。甚屬緊要。若種地得收。則諸事俱易。著會議具奏。尋議曰。開墾田地。現今公傅爾丹等率土默特人一千往烏蘭古木等處耕種。所需牛種田器。應

令都統穆賽等支給購買。發往軍前。贖罪人等有願耕種者。許其耕種。俟收成後以米數奏聞議敘。又前者尚書富寧安奏言哈密所屬布魯爾圖古里克接壤之處。並巴里坤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及西古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俱可耕種。應各令人耕種。給與口糧牛種。再兵丁有願耕種者亦令耕種。俟收成後以米數奏

開議敘。尚書富寧安現駐劄肅州。凡肅州附近之西吉木遜里圖布隆吉爾等處。可令富寧安酌量耕種。圖古里克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等處。耕種之事。令大臣一人管理。奏入。得旨依議。著副都統蘇爾德前往管理。是冬蘇爾德奏言都爾博勒金圖古里克喀喇烏蘇所種地。並收穫。議政大臣等議令蘇爾德預備牲畜器械籽種。爲明年計。奏入。

報可。

三月辛丑。

命使再諭策妄阿喇布坦。罷將軍席柱以晏布代之。路遇達什達巴。

振聲爲參贊。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之克什圖侍衛班第等回奏。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皆已悉知。策妄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詭之人。甚爲無恥。以朕之使臣非係使臣。言意非係諭旨。是部文等語。今策妄阿喇布坦向克什圖保住等詳詢策妄阿喇布坦情形。將克什圖保住及楚揚託音潘提忠內等。一同遣往。其作何遣往之處。爾等會同副都統以上並九卿大臣各陳所見詳議。再傳諭漢大臣等。從前但以兵糧牲畜路遠難到爲念。今祁里德處。糧米現剩有二千餘石。而西路之米亦皆陸續運到。兩處之米。委屬充裕。無庸計慮。朕從前中路出兵時。曾於沿途按站留米。令煮粥以養騁營中困乏之步行跟役。并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兩路進兵之站。亦應照此行。將軍席柱胸中毫無主見。一應軍務糧餉。俱將軍之責。

伊云。我但統領兵丁。運米之事與我無涉。糧到我即
行等語。可見席柱無將軍之才。此處亦著確議。再總
兵官路振聲一聞侵犯哈密。即領兵往救。且問伊愛
養標下兵丁甚屬出力。路振聲著授為參贊。據策妄
阿喇布坦奏懇遣使一賢能大員等語。克什圖保住
出使策妄阿喇布坦處所。已經數次。今加伊等大銜
前去。即係大員矣。再凡為使臣者果能一體同心。於
事方克有濟。若內有不睦。互相掣肘。彼此言語矛盾。
一有差失。則無益於事。伊等有不合處。即當明言為
是。再派出在京一人。偕克什圖保住前去。此處亦著
會議書諭旨時。令克什圖保住等面看繕寫。伊等俱
以為宜。其再明示諸大臣。我兩路兵馬牲畜糧米。一
應俱已齊備。兩處軍中業已種地。收穫可期。此番使
臣到策妄阿喇布坦處。得其確實情形。即將大兵逐
漸進至伊地。告以會講遣往。並非進勦之兵。亦無不
可也。尋議政大臣等遵

旨議曰。策妄阿喇布坦實巨猾奸詭之人。今仍遣使前
往。頒示

諭旨。彼若怙惡不悛。現今阿爾台巴里坤兩路大兵已
集。應於明年草發時進勦。克什圖保住及同往
之原任郎中奔塞應加品級。俟

旨酌定。再策妄阿喇布坦行文與哲卜尊丹巴胡土克
圖。應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給與回文。仍令
楚揚託音攜往。現今兩路軍前糧米充裕。應行
文都統圖思海向書富寧安等。從容輸運前中
路出兵時。因奉

上諭沿途按站留米。於步行跟役及貿易人等。大有裨
益。今亦應令每站留米交與驛站官員。令其煮

粥養贍。席柱無將軍之才。應遣大臣一人往代。
總兵官路振聲。愛養標下官兵。効力行間。應授
爲參贊。奏入得。
旨依議。著護軍統領晏布前往代將軍席柱。是月侍衛
滿泰。疏劾席柱。缺少甲仗。倒斃馬匹。副都統吳
坤年老疲憊。議攻大臣等議曰席柱應革去將
軍調取來京嚴行察議。吳坤亦應撤回。更遣總
兵官張弘印馳驛前往。代副都統吳坤。餘如議。
旨著總兵官張弘印馳驛前往。代副都統吳坤。餘如議。
兵官管理。奏入得

癸丑。
命土爾扈特貝子阿喇卜珠爾率兵防守噶斯口。
阿喇卜珠爾奏請軍前効力。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阿喇卜珠爾所居之處與噶斯口
甚近。伊既奏請往軍前効力。著帶領伊屬下兵丁五
百名。於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設有策妄阿喇
布坦往來之人。令其擒送。并行令青海台吉達顏貝
勒盆蘇克汪扎爾亦派兵百名。協同防守。
戊午。
命貴州巡撫劉荫樞赴軍前。
劉荫樞題請緩圖北征。
上命九卿等集議。至是議覆曰。劉荫樞本不知兵。且遠
在天末。未悉邊界情形。妄行陳請。應交與該部

議處。奏入。得
旨策妄阿喇布坦無知蠢動。侵擾我哈密。應發大兵即
行殄滅。但朕好生爲念。不忍驟加勦除。因備兵邊地。
遣使宣諭。俟其悔罪自新。爲中外生靈計其萬全。措
置之際。必籌其前後。慮及久遠。防微杜漸。始合機宜。
自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以來。朕從容與大小臣

工。公同商酌辦理軍務。並未嘗有逕一已之怒。形諸
聲色。及統兵親勦之處。劉陰樞聽信訛傳。即抄妥行
具奏。以爲分清邊界。便可畢事。如策妄阿喇布坦乘
間竊發。邊民能保不受害乎。劉蔭樞尚未衰邁。著乘
驛前赴軍前。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

閏三月。壬戌。

罷鑾儀使董大成。

先是大成疏言。臣至噶斯口巡視。絕無來往人
迹。噶斯地勢。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並蘆葦。
其大路在得卜特爾西南走藏。東南走青海。西
寧大通河。半月即到永固城。西北走柴達木。吐
魯番等處。乃策妄阿喇布坦出入咽喉要路。又
據營總吳通保等各報兵糧兩月已完。運米官
又不能悉運至彼。是以臣於九月十一日移駐
得卜特爾。奏入。得
旨。董大成已有旨著回肅州。到後著勒限馳驛來京。其
官兵交尚書富寧安統轄。至是兵部題稱前阿南達
奏言自邊界至噶斯口。一千七百里。今鑾儀使
董大成奏言自嘉峪關至噶斯口。三千餘里。董
大成誤信協領吳通保導引。不由阿南達所由
之路。繞道紆行。以致兵丁勞苦。馬匹損傷。請罷
上從之。

癸亥。

命湖廣總督額倫特署理西安將軍事務。并協同川陝
總督辦理軍餉。

己卯。

命使諭青海二襄台吉。

侍衛阿齊圖疏言青海台吉等初言送瑚畢勒
罕往紅山寺繼又請送往宗喀巴寺始終推諉
不令起程自奉
古令護軍統領晏布統兵駐劄西寧四川提督康泰松
潘總兵官程正李等整兵預備復屢諭青海台
吉等若等始懼於三月十五日送瑚畢勒罕至
宗喀巴寺但青海二翼台吉今雖和睦恐不能
久請令羅卜藏丹津察罕丹津達顏管理右翼
事務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鄂阿喇卜坦鄂
木布管理左翼事務再遣大臣同郎中長受主
事巴特瑪至青海會盟令其永遠和睦議政大
臣議覆如所請得
旨依議著公策旺諾爾布侍衛布達理前往翼日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前令西寧駐劄之晏布往噶斯口防
守令派晏布令代將軍席柱可將西寧駐劄之西安
滿洲兵選五百名令侍衛阿齊圖護軍參領欽第中
統往噶斯口形勝之地防守現在瑚畢勒罕之事俱
已就緒其四川松潘等處預備兵丁著撤回
庚辰
尚書富寧安奏撥巴里坤綠旗預備官兵
富寧安疏言巴里坤官兵庸懦不堪者已撤回
五千人遵
旨噶斯口撤回之滿洲綠旗兵二千已於四月內發往
巴里坤外其預備綠旗兵三千請撥西寧鎮標
馬兵一千火器營步兵五百涼州鎮標馬兵七
百火器營步兵三百甘肅提標馬兵三百火器
營步兵二百令副將等官預備調遣其應給馬
請以甘肅等處營馬給之議政大臣等議覆如

所請得。

吉西寧地方關係甚要。現將西寧之兵派出五百名向阿齊圖前往。則西寧兵丁未必再派。著仍於固原寧夏兵丁內選擇派出。餘如議。

命兩路軍前各嚴防範。

夏四月戊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兩路兵駐劄已久。軍中哨探之事甚屬緊要。倘有疎忽。致策妄阿喇布坦之人。在邊境私自往來。則大有關係。其嚴加防範之處。著速議具奏。尋議曰各防守處選幹練官校。不時巡查。若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有歸順前來者。作速解送來京。其私往來者。即行拘執奏入。

上從之。

五月丁卯。

賞賚巴里坤留駐官兵。

四川陝西總督鄂海疏言巴里坤留駐官兵。帳衣帽等物多已敝壞。請於西安布政司所貯軍需雇銀。借三月兵餉製辦。每月於給賞時扣償。兵部議覆應如所請。得

旨著動正項錢糧製造。速行運給。不必扣除抵還。

六月壬子。

設倉於布隆吉爾

尚書富寧安疏言布隆吉爾等處所種田禾。俱可豐收。應造倉厰。及收貯農器房屋。請遣官預為修理。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辛未。

命侍衛阿齊圖駐兵察罕烏蘇

阿齊圖疏言臣於六月初六日到察罕烏蘇地方。據台吉達賴等言察罕烏蘇地勢寬濶。水草亦佳。宜於駐兵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到青海。路必由此。若往西藏。必由察罕托輝。此兩路設兵防守。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口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亦當設兵。臣遣人往視噶斯口。果無可以駐兵之處。今將分兵為四營。駐劄察罕烏蘇。令護軍參領欽第由等領兵駐劄噶順。奏入。報

丁亥。

募民屯田於嘉峪關外。

尚書富寧安疏言臣遵旨於達里圖等處耕種。田苗茂盛。豐收可期。但軍需莫要於糧米。臣復細訪。自嘉峪關至達里圖。可耕之地尚多。肅州之北口外金塔寺地方。亦可耕種。請於八月間。臣親往逼行踏勘。會同巡撫綽奇募民耕種外。再令甘肅陝西文武大臣及地方官。捐輸耕種。無論官民有願以已力耕種者。亦令前往耕種。俟收穫之後。人民漸集。請設立衛所。於邊疆大有裨益。得

旨著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尋議曰令富寧安會同督撫等向往踏勘詳議具奏。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踏勘墾種地方。及設立衛所之事。令富寧安會同督撫。踏勘之議不合。富寧安係駐劄肅州管理軍務之人。不宜派往。著巡撫綽奇將可以墾種地方前往勘明。會同富寧安確議具奏。尋富寧安疏報巡撫綽奇勘閱肅州迤北。可以開墾之

處甚多。度量河水所溉田金塔寺可種三百石。
自嘉峪關至西吉木可種一百三十石。達里岡
可種一千一百餘石。方城子等處可種五百餘
石。臣查今歲西吉木達里岡布隆吉爾三處耕
種共收糧一萬四千餘石。明年諸處請動正帑。
遣官募民耕種。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從之。
八月壬辰。
撥解軍前馬匹。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富寧安處需用馬匹。可將入旗添
設之馬。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喂養之馬。酌量撥給。
著議奏。至是議曰。四省之馬。前後已撥一萬四千八
百匹。送尚書富寧安處。至八旗添設之馬。應停
其撥送。奏入。
從之。
九月辛巳。
命撥盛京吉林等處兵赴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盛京吉林二處。著揀選兵丁一千
名。於伊等弟兄親戚內擇可用之人。每一名派與跟
役二名。於三月十八日前來京。給與馬匹器械。前赴
祁甲德軍前。再延綏總兵官李耀會奏請軍前効力。
著伊帶領所屬兵丁五百名。於青草發時亦前赴祁
里德軍前。
冬十月癸巳。
蠲免山陝沿邊衛所額徵銀米。
上諭戶部曰。朕統一寰宇。無分中外。皆欲久安長治。共
樂昇平。宵旰孜孜。五十餘年。未嘗頃刻去懷也。策妄
阿喇布坦前曾頻行請安遣使來往。近忽狂悖。侵擾

哈密。哈密已經編置佐領。卽與內地無異。若不遣發師旅置之不問。斷乎不可。故特徵兵備邊。一切飛芻輓粟。悉支正項。毫無累及閭閻。然而行軍置驛。及諸凡輓運。皆由邊境。今歲山陝二省。雖年歲豐收。喜登大有。但邊民効力轉輸。在所宜恤。茲特大沛恩膏。將山西屬前衛右衛大同懷仁馬邑朔州保德等州縣衛陝西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鄜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寧本涼固原鎮戎西安慶陽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等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六年額徵糧。又復頒給馬駝。籌畫倍周。加惠尤渥。而山陝綠旗兵丁。首奉調遣。遠途跋涉。資用維艱。因而預借公帑。朕念從軍兵丁披堅執銳。戮力戎行。又責以還帑。深可憫惻。其綠旗兵丁所借帑金四萬八千八百餘兩。

上諭兵部曰國家綏靖邊圉。剪除賊寇。必須士馬飽騰。方克立奏膚功。恤兵之道。宜亟講也。朕御極五十餘年。無時不以愛養士卒爲念。內而八旗。外而各省綠旗兵丁。視同一體。或代還私債。或遣官犒賞。或嚴禁苞減。所以體恤之者。惟恐不至。近聞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侵我哈密。故特徵兵預備。既以轉輸糗糧。又復頒給馬駝。籌畫倍周。加惠尤渥。而山陝綠旗兵丁。首奉調遣。遠途跋涉。資用維艱。因而預借公帑。朕念從軍兵丁披堅執銳。戮力戎行。又責以還帑。深可憫惻。其綠旗兵丁所借帑金四萬八千八百餘兩。

該督撫卽編行張示。使遐陬僻壤。莫不周知。仍嚴飭所司。實心奉行。以副朕加厚邊民至意。其或陽奉陰違。澤不下究。該督撫提參從重治罪。爾部卽遵諭行。

蠲免山陝綠旗官兵借帑。

咸與蠲除。並嚴飭統轄將領實心奉行。倘有仍行私扣者。該督撫據實指參從重治罪。以仰副朕軫恤邊兵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甲辰。

宥劉陰樞罪。仍回貴州巡撫任。

先是陰樞至軍前。疏言臣遵旨親赴巴里坤軍前。閱視滿漢官兵。共立二十三營。週圍二百餘里。軍勢雄壯。首尾相應。但巴里坤地方居雪山之後。閏入冬大雪。動深數尺。倘道路壅阻。糧何以運。草皆覆壓。馬駝何以牧放。臣不勝憂懼。謹密奏

聞。奏入。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一言可以鼓厲士氣。一言可以退縮人心。本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迄今百有餘年。所向成功。事事上應天心。以正討逆。巡撫劉陰樞乃諭書之人。年已八十。非屬無知。初以朕為不能忍怒。及至軍前無可奏對。又稱嗣後雪至三四尺。糧何以運。駝馬何食。於此愈知其無能矣。外藩蒙古共有百餘扎薩克。人無一分糧餉。馬無一束草乾。自古及今極寒之地。何以各安生業。觀其一經雪後驚惶失措。忘其身為巡撫管轄文武之責。如敵稍強必至效曹申吉羅森方光琛輩所為也。朕三統大兵。曾當嚴寒盛暑。久行沙漠不毛之水之地。於軍機事務以至調養駝馬無不熟悉。然後知古人論兵。不得其道。多無成功。每至敗事。深為太息。朕中路統兵至商都博洛和屯。於三月十六等日

遇雨雪風霰自京師運米山口馬匹肥者倒斃反多
兵丁馬匹不甚傷損蒙古馬匹如常於此愈知古人
乘春以圖蒙古之失策也朕近訓兵校獵至烏里雅
蘇台八月十六日嶺巔雪深尺許至行營中惟深七
寸駐蹕二日雪已全消此去京師七百里即如此矣
設劉蔭樞見黑龍江東海北海等處冰結八尺之處
必至奏請毀城郭棄地方盡行移徙矣古人云雪盈
尺表瑞過尺成災劉蔭樞今奏稱巴里坤地方雪深
三四尺或係伊親見或係何人告伊之處並未聲明
仍著劉蔭樞前去雪深三四尺果屬親見著據實奏
聞倘聽信他人妄誕恐嚇之語亦著據實奏聞蔭樞
欽此

疏覆言臣去年老患病不能親往謹在甘州
旨令臣親往閱視但臣年老患病不能親往謹在甘州
候
旨奏入得
旨劉蔭樞前奉旨親赴軍前並未周閱營壘即稱患病
不候諭旨回至甘州且云入冬後雪深數尺恐懼奏
陳今令伊親閱彼處積雪情形具實陳奏又不遵旨
往閱仍托病求回原籍若伊意欲乞休久當奏請乃
未奉旨之前輒懇官職不請休致及至軍前稍經寒
雪即舉動失措違旨退縮奏請回籍理應從重治罪
但伊年老居官以來操守尚清覽伊奏摺情辭甚屬
可憫諭旨到時著即回貴州辦事從寬免其議處
丁未
命護理西安將軍總督額倫特及尚書富寧安等各率
兵分備要地
侍衛阿禪圖疏報策妄阿喇布坦賊徒潛來馬
廠偷盜馬匹官兵擊敗賊徒遁去臣隨遣官兵

會同駐劄噶順汛界之護軍參領欽第由追緝
踪跡始知賊由山後過沙拉於欲來盜馬之時
先執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濟卜而去奏入

在巴里坤阿爾台等處防守嚴密若採聽噶斯口兵
勢單弱由噶斯口來犯侵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
預為防備朕意派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

護理西安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
策妄阿喇布坦由噶斯口來犯著西寧預備之兵與
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四川之兵與
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妄阿喇布坦斷不敢
來犯倘自嘉峪關外及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
卒驚我大兵之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
一千名預為防備朕意以為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

德之兵今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公博貝
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定著行文曉諭
爾等速議具奏尋議曰欽遵
寧綠旗兵二千名預備王以謙非諳練軍務之
人應令固原提督潘育龍將伊標下副將恭將
等官員內有熟練軍旅者派出數員遣往西寧
聽倘書富寧安侍衛阿齊圖調遣至主事巴特
瑪熟練青海之事令與提督康泰一同協理事
務再西寧駐劄之郎中長受亦熟練青海之事
令與總督額倫特會同商議不時偵探倘有調
遣之處將貝勒盆蘇克汪扎爾等兵酌量調遣
護軍參領欽第由已經進追賊徒若請接續之
兵令阿齊圖等即調遣西寧預備之兵前進奏

入。

上從之。尋富寧安疏言遵

旨撥甘州提標及涼州肅州鎮標馬步兵共一千名。令

參將等官。率往布隆吉爾防守。並令沿途居住

之貝勒貝子合吉等。遣人不時偵探。奏入。報

聞。

庚戌。

命侍衛尤吉爾達等馳驛赴軍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一等侍衛尤吉爾達狄納。二等侍

衛佛替。藍翎發喀拉哈爾哈代。著往富寧安處聽用。

二等侍衛諾里爾達色爾圖都墨策德爾格爾格色

立。三等侍衛額爾必赫西喇扣尼布齊爾罕。藍翎南

代。查倫插。著往阿齊圖處聽用。俱令馳驛前往。

乙卯。

命散秩大臣阿喇衲赴軍前在參贊行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散秩大臣阿喇衲著前往西路於

八旗察哈爾兵丁內揀選八材壯健。並從前隨過阿

南達出兵舊人。共四百名。帶往巴里坤軍前。著阿喇

衲在參贊行走。此次派出察哈爾官兵。亦照從前蒙

古官兵之例給賞。

十二月。丁亥。

揀選八旗漢軍道府以下官往軍前。

吏部議覆。尚書富寧安疏言兵餉錢糧事務甚

繁。現在官員。不足辦理。請揀賢能官員前來肅

州。以便調用。應將陝西鄰近之河南山西湖北

等處。各揀選五員。發往。奏入得

旨。將八旗漢軍丁憂候補道員以下知縣以上官員。九

卿揀選三十員。發往富寧安處。遇缺題請補授。

命侍衛鄂泰等傳諭尚書富寧安。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難運。其見不可謂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然我兵與其坐守。不如兩路將糧餉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詗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口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空主扎卜堪兵內揀選精騎。由阿爾臺作三四路襲擊。巴里坤兵內揀選精騎。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即行襲擊。可取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駐兵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勦。爾等將原議具奏。尋議曰。明年應暫停進勦。令空主扎卜堪之兵移近汛界駐劄。加意耕種。然我兵與其坐守。不如兩路派兵襲擊。至所派兵丁數目由何路襲擊。及派領兵官員。應令軍中大臣酌議奏

上諭侍衛鄂泰等曰。爾等往諭尚書富寧安明歲暫停進兵之故。朕親加籌度。復命議政大臣等詳議。已降旨於兩路出征大臣矣。遣兵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大臣及公傅爾丹并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指貝子公等會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喀爾喀土貝勒

稱投誠。或潛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如果實心率衆來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餘令在克爾倫河地方遊牧。交與左翼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兵丁。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中國馬匹。所以邊上駐劄之兵。並未候旨。即行追勦前進。今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行殺戮。因此各回汛界。再傳諭公博貝。此處正伊效力之所。著益加勤愼。厄魯特喀爾喀公內。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爲籌度耳。爾等會同定議後速行奏聞。

命散秩大臣阿喇衲與郎泰等傳諭祁里德。

先是祁里德疏言。巴里坤之兵。若前進。必易得吐魯番。乘勢即可攻取朱爾都斯地方。相應選兵一萬六千分爲兩路。一由布拉罕河。一由額林哈畢爾噶前進。兵丁食用駐劄與行走無異。必於明年進兵始爲有益。及是

上并諭議政大臣等曰祁里德奏請明年必宜進兵。意見亦是。在祁里德必有確見之處。或一應糧餉馬匹俱已齊備。有易於成功之機會。亦未可定。著阿喇衲與郎泰保住同往祁里德處。會同衆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并軍中大臣一同詳議。議定後阿喇衲等再往巴里坤軍前會同彼處大臣詳議。倘明年進兵之處稍有遲疑。即照朕從前諭旨將襲擊之處。詳議具奏。

乙卯。

命封羅卜藏丹津等。

上諭理藩院曰青海已故親王扎什巴圖爾台效順以
來心向化伊子羅卜藏丹津入材亦優著封為親
王其台吉達顏係達賴巴圖爾之孫為人誠實感恢
深恩實心辦事且屢勤勞著封為貝勒台吉巴爾珠
爾阿喇卜坦拉扎卜阿喇卜坦俱著封為貝子台吉
丹津著封為輔國公察罕丹津之壻台吉阿喇卜坦
格勒克著封為一等台吉。

康熙五十六年春正月壬申。

增設噶斯路駐防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據青海多羅貝勒達顏奏稱噶斯
路兵勢單弱應添兵駐劄所奏甚是添兵之處爾等
議奏尋議噶斯路駐劄兵僅一千聲勢稍弱應以西
安兵二千及西寧鎮標兵一千撥噶斯路駐劄
其兵應分兩班更番行走令各攜口糧以省挽
運之費一切駐劄設哨分兵防守應令領兵侍
衛阿齊圖詳議具奏奏入得
旨依議噶斯路軍前現今止阿齊圖一人著侍衛和善
前往阿齊圖處一切軍務公同商酌而行再著石匣
副將趙坤河間副將卜應奎前往管領換班綠旗兵
丁爭和善疏言噶斯路駐劄官兵前議分兩班更番

行走。春季更番之兵。攜八月糧。冬季更番之兵。攜四月糧。臣查西寧至察罕烏蘇計四十日程。往返須八十日。其春季更番兵。雖攜八月糧。除往返日期。餘糧僅支一百六十日。冬季更番兵。雖攜四月糧。除往返日期。餘糧僅支四十日。且噶斯地甚緊要。防守兵丁。不可一日空缺。又兵丁往返。十月以後。沿途不得水草。養馬甚難。臣請更番之兵。一年一調。自西寧赴汛兵丁。令五月起程。六月至察罕烏蘇。其察罕烏蘇回汛兵丁。於更番兵到後。即令起程。七月中回至西寧。每年如此。兵丁口糧。止增給八十日。而防守可無一日空缺。又兵丁往返在夏秋時。沿途水草足用。於養馬亦有裨益。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

上從之。

命增給領侍衛內大臣公傅爾丹軍前農具許八旗廢官自請前往効力。

傅爾丹疏言。臣等所攜耕器。用敝者三分之二。請益購買。於本年未播種前送至軍前。現今在事開墾諸人。臣等督令竭力耕種外。請益遣効力者來軍。以佐耕務。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所購農具。令山西有司運送軍前。其請益墾種之八旗廢官有願往効力者。許其具呈發往。奏入。

上從之。

二月乙未。

命副都統丁壽圖喇率盛京吉林兵一千赴祁里德軍前。

辛亥
諭諭廷臣
上諭九卿等曰去年劉蔭樞所奏軍前之事並無實見
徒餚虛語搖惑人心以致將軍晏布亦爲所惑事
不如從前渠意不過屢屢言之希圖僥倖或有所中
去冬之雪止有尺餘天氣亦和暖渠云雪深三四尺
米穀難運水草缺乏今糧亦運到馬亦甚肥此其虛
妄之明驗矣劉蔭樞若有人心亦當慚愧朕從前中
路出兵與將軍費揚古於五月十五日會齊及至克
爾倫地方即有以運糧艱難阻朕勿往者彼時高士
奇陳元龍隨從亦勸朕回朕意以出兵時祭告
社稷而費揚古已經先去豈可違約不相繼而往乎所
以決意前往糧米亦不遲誤遂成大功若聽人言則
必有懊大事矣
三月戊寅
以尚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公傅爾丹爲振武
將軍散秩大臣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分路進兵
擊賊
先是富寧安疏報巴里坤一路選兵八千五百
分兩路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界烏魯木齊吐
魯番等處奏入得
旨事關係緊要著將尚書富寧安授爲將軍給與印
信其署理西安將軍事務總督額倫特現在西寧駐
劄彼處事件無多著額倫特前往駐兵之處與富寧
安會同商議料理總兵官王以謙係旗人曾歷任西

安副都統彼處又有郎中長受將駐劄西寧之西安滿洲兵綠旗兵各五千名令侍衛謙長受管轄肅州地方其屬緊要延綏總兵官李耀停其前往穆赛等處令將伊所帶之兵前赴肅州駐劄看守今既遣兵前往襲擊策妄阿喇布坦之汛界地方其留後接應及緊要形勢之地安營看守接運糧餉等事關係重大富寧安額倫特二人內著一人帶領襲擊之兵前去留一人料理事務若吐魯番地方可取則取將伊處米石充作口糧食用遂以彼力協同看守倘力稍單弱有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所進五千之兵即將此兵酌量調往併力看守過冬之時運送米糧牧放馬匹及防敵人之潛劫襲後等處務須詳加籌畫看守吐魯番之兵不可撤回別路襲擊之兵作何張大軍勢著兩路大臣公同確議在於要緊適中之處妥行駐劄若易取而難守則仍照前議令其襲擊而回烏魯木齊布魯爾布拉罕額林哈畢爾噶四路之兵亦令襲擊而回此等軍務萬里之外不便請旨遵行此處亦難遙度指示令軍中大臣等酌量詳議作速遣人知會阿爾台路之大臣等互相約定日期相機而行著議政大臣都統滿漢大臣等各抒已見詳議具奏尋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若大兵前進宜攻取吐魯番或招撫之即與哈密相類盡入國家版圖既入版圖不得不善爲保護若襲擊之兵勢覺單弱或策妄阿喇布坦擁衆而來救援吐魯番或吐魯番等更變彼時不能看守則得而復失關係甚大著軍中大臣詳加籌畫如有難處之勢仍照前議襲擊回來爲是又軍務應相機而行若此兵襲擊能使策妄阿喇布坦軍中內亂分散來歸則竟行襲擊不必請旨將此訓旨曉諭

軍中大臣。並是議政大臣等議曰。今尚書富寧安進兵如此留番地易攻易守。則取之。不然。仍如前諭。襲擊而還奏入。得旨依議。軍前革職効力之人甚多。伊等俱係小人。如偽造浮言搖動衆心。應加嚴禁。總兵官李耀帶領駐劄肅州之兵。令富寧安酌量調遣。巴里坤一路。授富寧安爲將軍。給與靖逆將軍印。阿爾台一路。授公傅爾丹爲將軍。給與振武將軍印。祁里德授爲協理將軍。令都統移賽率阿爾台兵三千出汎界於三路要緊適中地方以備應援。其襲擊之兵。兩路應互相約會。路遠者先行。路近者接續起程。俱於七月前進兵。乘秋季而回。馬匹方可過冬。著郎泰滿泰克什圖保住等將朕旨傳示兩路將軍。

臣等謹按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者威不軌而昭文德。惟聖人爲能用之。欽惟

聖祖仁皇帝大度深仁。卓越三五。藥芽不靖。天討必申於時。朔漠者定之後。策妄阿喇布坦搆釁干誅。罪在不赦。而一時廷臣。如提督師懿德。巡撫劉灄楓等。或以道遠雪深。龍兵勿用之說進。仰賴

聖神獨斷。力排羣議。

特命重臣富寧安等出師討罪。克奏大功。我

皇上繼

武集勳。永清西極。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人。累洽重光。無思不服。伏讀

聖祖實訓有云初兆既吉終無不吉者順也。韓愈亦曰。惟武成信如嚮卜。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韓愈亦曰。惟斷乃成。夫惟成之以斷。而上協

天心。

神人助順其斯為

王者之師。無疆惟休也歟。

己卯。

以常關保為副都統往布魯爾。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布魯爾一路。常關保委署副都統

偕公博貝前往。常關保員缺令軍前將軍大臣另行

題補。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前往。

夏五月。癸酉。

諭振武將軍公傅爾丹。

上諭曰烏梁海與舍獸等耳。有無總無關係。現今掃滅

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屬緊要。若大處不理。止將烏

梁海收取遷移以為緊要。一經舉動之日。向何地驅

逐耶。策妄阿喇布坦若一搖動。烏梁海自俱為我有。

凡謀大事者。應將小處暫置。現今羅卜藏達什之信。

亦尚未來也。

庚寅。

振武將軍公傅爾丹奏阿爾齊圖哲等處屯務。

傅爾丹疏奏今歲除耕熟之田已經播種外。其

阿爾哀固哲西巴里鄂希納烏蘭馬爾濟呼勒克察

罕郭勒等處。地土肥厚。現在開渠引水。一體增

各極暢茂。奏入報

種。五月中文遇甘霖霑足。所種青稞小麥大麥。

閏。

己亥。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進兵。

富寧安疏言臣等選兵八千五百分三隊往烏

魯木齊襲擊。首隊兵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等領

之。臣自領三隊都統晏布等領三隊各持六十日糧以次前進。間伊勒布爾爲策妄阿喇布坦汛界卩令阿喇納等於所領首隊兵選五百人夜行襲伏往擒其守汛者又調延綏總兵官李耀尾大軍後於色畢特烏蘭烏蘇等要地設營防守。李耀標下兵少請撥巴里坤五百助之并令侍衛哲爾德等往會阿爾台一路將軍約期並進。旋據阿爾台將軍公傅爾丹等覆言彼路所撥額林哈畢爾噶之兵可勿往。即齊則彼路所撥兵五百尾後策應。凡進兵道路與吐魯番有相通之處。道

曾奏令原撥兵由布魯爾布拉罕額林哈畢爾噶三路進發。今巴里坤既分三隊往襲烏魯木齊則彼路所撥額林哈畢爾噶之兵可勿往。即令伊犁將軍等酌量調回兵時於何處過冬倘有不便仍整兵而回。其總兵官李耀兵恐單弱應揀兵五百尾後策應。凡進兵道路與吐魯番有相通之處。道

曾奏令原撥兵由布魯爾布拉罕額林哈畢爾噶三路進發。今巴里坤既分三隊往襲烏魯木齊及額爾齊斯河烏圖等處。應擊則擊。應取則取。如有不便仍整兵而回。其總兵官李耀兵恐單弱應揀兵五百尾後策應。凡進兵道路與吐魯番有相通之處。道

曾行文領兵將軍加意防守。其回兵時於何處過冬倘有不便仍整兵而回。其總兵官李耀兵恐單弱應揀兵五百尾後策應。凡進兵道路與吐魯番有相通之處。道

上從之。

秋七月辛未。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擒賊於烏蘭烏蘇及通

郭巴什。

富寧安疏言臣等分兵三隊於六月二十六日由巴里坤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等率兵一千三百餘為首隊往擊厄魯特邊境擒其生口。臣統大兵尾其後。於七月初四日將至阿克塔斯。據阿喇衲報言我等率兵夜行晝伏初三日至烏蘭烏蘇擒獲策妄阿喇布坦哨兵二人一人名阿鬱拉克。一人名吹扎卜。應即檻送京師。

聖訓或前途更有俘獲。令歸宣諭。即檻送二人至京。俟用為嚮導。行且遣還所部宣諭

臣等至烏魯木齊後酌量而行。奏入得

旨朕年日增血氣漸衰。故此事遲疑至今如當朕少壯時早已成功矣然朕以老年之人籌畫調遣無不符合者此即軍機之吉兆也初兆既吉。終無不吉矣此

諭諸皇子及衆大臣翼日大學士馬齊奏言觀

將軍富寧安所奏我兵襲擊策妄阿喇布坦抵邊境擒其哨兵不出

皇上睿算之中諸酋更相驚恐從此捷音接踵至矣。

上諭曰策妄阿喇布坦之人皆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我大兵一到即或降或散。朕經理軍務已久每事慎重。所以用襲擊之兵。劉蔭樞并不知此意。聽傳聞之言。即勸朕息怒休兵用兵之事如此妄奏可乎。伊不過用此空言作文章而已。無知之徒即由此互相傳播。從來遇賊迎降即此等空言作文之輩流賊李自成進京之際。明文臣迎降稱頌李自成奏表云遵湯武而無慚德。比堯舜而多武功。本朝兵至復降本朝。逆賊吳三桂叛時。貴州巡撫曹申吉降而提督李本深

亦降。四川巡撫羅森降。而提督鄭化蛟亦降。王師至
簞食壺漿迎之。賊兵至亦簞食壺漿迎之。誠可恥也。

又

諭曰蒙古等感戴本國之恩。忘身以奉事者甚衆。當索
約爾濟河地方與噶爾丹交戰時阿魯科爾沁之棟
牛特台吉自戰場出謂衆曰我等受皇恩甚深。若稍
退縮。有何面目以見聖顏乎率伊屬兵三百名復進
緣旗武官亦好。遊擊潘至善駐防哈密。策妄阿喇布
坦二千兵來侵。潘至善率伊屬兵二百名即行擊敗。
皆殺此內郎里德族中數人亦戰歿朕甚憫之。近日
臨陣時潘至善奮然一手持刀一手持弓矢曰是我
等報皇上之日也。哈密回子及被擄厄魯特等無不
言潘至善漢人而有勇如此。爲之極口稱贊。頃者總
督滿保摺奏自放順口逃去之賊從浙江而來。福建

等處田畝悉蹂躪之。於十二日整兵而歸。奏入。
得
旨。議政大臣議奏。尋議。靖逆將軍富寧安等統兵襲
擊策妄阿喇布坦。至其邊界烏魯木齊等處。搜
勦山林。多所俘獲。振旅而還。實能遵奉
聖訓。奮勉可嘉。應令註册。俟事定日。大臣以下各予議
敘。奏入。

上從之

壬申

命理藩院尚書赫壽書諭拉藏。

上諭赫壽曰。爾可以已意作一勸諭書。送於拉藏汗云。蒙皇上之恩。將我補授理藩院尚書。昔時曾到爾處。汗甚愛敬我。念彼此相好之情。盡我之心。作書相告。近者統領駐劄巴里坤地方兵丁將軍富寧安等。率先鋒兵。問罪於策妄阿喇布坦之境。拏獲策妄阿喇布坦哨兵。厄魯特阿篤拉克。吹扎卜二人。問之。云策妄阿喇布坦。仍住伊本處。與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皆為譬敵。拉藏之子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三年已經生子。達賴喇嘛班禪及拉藏之使俱在策妄阿喇布坦處。聞布木之子策零敦多卜。托卜齊。都噶爾。三人。在阿里克處。助拉藏汗征布魯克巴。至今未同。以此思之。策妄阿喇布坦之奸狡。甚不可信。或助爾征布魯克巴。或侵爾以取西邊地方。俱未可定。再頃者爾呈部之文。有部中若不料理。我等除爭之外。別無他法等語。由此觀之。爾或欲侵戴青和碩齊。羅卜藏丹津以引導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亦未可定。爾誠受我主之封。食我主之祿。而侵我邊疆之貝勒。我四川等處所有三萬兵丁。與貝勒戴青和碩齊。同在一處。又豈有坐視爾臨諾木琿烏巴什移魯烏蘇等處。侵青海之理乎。至彼時。我兵助戴青和碩齊。與爾交戰。我雖有禁止之文。亦無及矣。將此作書可也。

癸酉。

追贈輝特台吉扎木巽袞為輔國公。

琦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等自烏魯木齊回兵

往畢留圖。過厄魯特兵三百餘人。尾我兵後。臣即整兵迎勦。賊衆奔竄深山。此戰煇特台吉扎木畢首先奮勇勦賊。賊發鳥鎗中扎木畢之胸而死。奏入。得旨。以其子承襲。

八月壬午朔。

命署西安將軍總督額倫特駐軍西寧。

先是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擒獲回人阿都瑚里言策妄阿喇布坦令其宰桑都噶爾三都克齊等領兵六千。於去年十一月由阿里克路向西進發。其欲襲拉藏或助之。策妄敦多卜托卜齊等。領兵六千。於去年十一月由阿里克路向西進發。其欲襲拉藏或助之。抑或遣人不足介意。羈留其子。并留達賴喇嘛班禪之使。不令前去。今此兵或征取拉藏收取西邊地方。或幫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若係征取拉藏。其兵於去年十一月前往。今已成譬。我兵欲救援拉藏。恐地方遙遠。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幫助拉藏。同來侵犯青海。則不可不備兵協助迎勦。現今巴里坤有富寧安阿喇納等。一應軍務俱已諳練。行兵甚易。應將額倫特撤回仍駐劄西寧。將協助兵丁與青海之人。一同豫備著議政大臣等議奏。至是議覆曰。

聖諭周詳。應令署理將軍總督額倫特速往西寧料理軍務糌餉。西寧總兵官王以謙。侍讀學士查禮渾等在松潘備兵。提督康泰。主事巴特瑪等。時

聞。時遣人密往青海偵探。若得消息。一面奏聞。一面彼此知會。相機而行。其駐劄喝斯之侍衛阿齊圖霍諾等。令加意固防。探賊踪跡。奏入。上從之。

乙酉。振武將軍公傅爾丹奏報擊賊回軍。傅爾丹等疏言。臣等撥兵分隊。盤擊公博貝於

六月二十九日。至博羅布爾噶蘇。見有賊踪。即追斬厄魯特五人。生擒四人。投順者十六人。額駙吳爾袞都統穆賽。令客爾客台吉盆楚克及葉微額等分路搜探。各無賊踪。於七月十七日回兵。奏入。報聞。

丙申。命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等詳議防範事宜。并量撤在營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三路襲擊軍兵。俱遵朕指示成功整旅而還。其將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及武職大臣官員以下。軍兵以上。俱到極邊之處回來。凡地方遠近道路平險水草多少。以至敵人情形。大略悉知。著逐一繕摺奏聞。再今將軍兵作何料理之處。

令將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及武職大臣官員。各抒已見具奏。並行文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等。三路之兵俱已回來。或敵人侵犯哨汛偷竊搶奪。事未可定。我軍應作何防範。著詳議以聞。尋會議曰。自逆賊策妄阿喇布坦起釁以來。一切軍務悉皆

皇上睿慮預行指授。將軍大臣等發兵三路襲擊。擒俘策妄阿喇布坦部落厄魯特回人。獲其馬駝牛

羊等物。蘇爾所部田禾。被衆不支。驚駭逃竄。今三路兵各奏功旋師。應令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等。於所屬兵及鄂爾多斯右衛西安綠旗兵丁中。簡其羸弱者遣還。以聞。奏入。上從之。

丁未。

命撥荊州滿洲兵赴成都。太原滿洲兵赴西安。

議政大臣等議覆西寧駐劄侍讀學士查禮渾等疏言據西邊拉藏汗咨文云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信到即可調回爾等。倘於七月初四日發兵掠其納克禪邊內波木寶部人。即令策零敦多卜。率兵萬人。來取拉藏。我兵不可不備。應令松潘西寧兵出口駐營。奏入。得旨依議。但地方遼遠。候信息到時。始行調兵。恐或不及。可派荊州滿洲兵二千名。發往成都。派太原滿洲兵五百名。發往西安

九月壬子朝。

諭諸王貝勒大臣等。

諾爾布色楞布達理等。

命往青海。恭請訓旨。

上諭曰。爾等俱往來青海。路途已熟。所以派往。今拉藏若能敗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信到即與青海台吉等協力征討。明白曉諭。務令合而為一。使伊等絕無猜疑。不致生變方善。或拉藏與策妄阿喇布坦之兵會合。欲征戰青和碩齊。須諭知青海衆台吉等云。策妄

阿喇布坦與我大軍爲敵。今拉藏與之合一。是顯爲
警敵。聖主始終仁愛保護顧實汗之子孫直至於今。
實係聖主天高地厚之恩。此時正當奮發報効與我
并力而行。甚易易也。今四川西寧等處邊界之兵有
十萬。現在又調荆州滿兵二千在成都預備。調太原
等處滿兵在西寧預備。我兵實不可勝用。將此情亦
明白諭知戴青和碩齊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先侵拉

藏方去圖謀達賴喇嘛。必以此告知再將軍額倫特
才略過人。爾等凡事一體同心。若有問見。務必公同
商議而行。

丁巳。

發帑預給在營兵餉。

議政大臣等議覆靖逆將軍富寧安奏言來歲
進征滿洲漢軍官兵及各綠旗兵當先期整理
馬匹軍器等物。借支俸祿錢糧。計銀二十五萬
六千兩有奇。請如數借給。俟事定之日扣除。奏
入。得

旨。此次官兵雖未臨陣克取地方。然同心効力。甚屬可
嘉。將朕內庫銀兩發出二十六萬。令其整理馬匹器
械。如恐路遠不能即達將附近地方所有錢糧著戶
部速行料理。成功時此項銀兩不必扣除。若無効力

之處。空回各本汛者。如議政大臣所議仍行扣除。現
將內庫銀兩照數交與戶部。此項錢糧係朕特恩。其
另造檔案。務令清楚。是月。四川陝西總督鄂海疏言
西寧鎮標官兵。前往噶斯路駐防時。借餉六月。
今代歸。當如數扣除。兵丁無以自給。請於每季
扣除一月。留兩月糧。給本兵贍養。又現往噶斯
路官兵。亦請每季發兩月糧餉。至軍散給。留一

月糧養其家口俟還西寧之日陸續扣除奏入。
得
旨嘛斯路換班回來並現往駐防官兵所借糧餉著暫
停扣除。俟功成事竣作爲朕所賞賜。如不成功照該
督所題扣除。其行月糧餉送至軍前并存留贍養家
口之處著照該督所題給放。該部知之。
壬申。

增給靖逆將軍富寧安官兵。
富寧安疏言進勦兵一萬三千外請增喀爾喀
兵三千。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將軍富寧安處派察哈爾兵一千。
京城八旗護軍一千前往。所派護軍內將烏鎗手護
軍派五百名。此兵到時將彼處綠旗兵之不整齊者
著將軍酌量撤回。再西安滿洲兵派往軍前者甚多。
將京城驍騎兵內每佐領各派三名前往西安駐劄
預備調遣。
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派往西安預備驍騎兵丁每佐領三
名三名內火器營兵丁一名。此火器營兵丁著護軍
統領瑚錫圖帶領前往甘州駐劄。
冬十月乙酉。
命戶部左侍郎梁世勳
盛京兵部侍郎海壽督理巴里坤屯田。

乙巳。
命都統和禮往雲南。護軍統領溫普往打箭爐。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現在西邊用兵之處。與雲南及打
箭爐地方。道路相通應預爲防備。著都統和禮前往
雲南。護軍統領溫普前往打箭爐。各帶護軍參領及
侍衛部員二人。即行馳驛前往。

命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率兵分駐
青海要地。
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喇布坦遣
策零敦多卜等率兵三千。欲取西藏。拉藏汗整
兵與戰。兩無勝負。策零敦多卜兵自遠道衝雪
而來。士卒凍餒。馬駝倒斃。沿途食人犬。兵忍徒
步。三千兵中厄魯特人少。烏梁海人多。到者二
千五百耳。其餘疲極。不能悉到也。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西藏之地。達賴喇嘛所蓄糧餉頗
多。器械亦備。且西藏人衆守法。今策妄阿喇布坦無
故欲毀教占藏。衆人豈肯容伊。且策零敦多卜等之
兵。疲敝已極。除陣亡病死外。未必滿二千。又安能取
得拉藏城池。但策零敦多卜等自分攻取則兵力不
支。撤兵而回。亦無生路。或因情急恣行侵掠。亦未可
定。不可不加意防備。爾等其確議具奏。尋議議曰。著青
海台吉等即率兵前往。令內大臣公策旺諾爾
布將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統兵駐劄青海
要地。松潘之兵亦令駐劄要地。以便咐採。萬一
有警。彼此相應。相機而行。并速行文將軍富寧
安等。奏入。
上從之。

先是。
上諭富寧安等曰。今年襲擊回駐兵丁內有殘疾者應
靖逆將軍富寧安請停撤駐劄官兵。
查出撥還原汛。并將撥補發往之處商等速議具奏。
至是富寧安等疏言。現在巴里坤兵中殘疾者
少。且來年進兵此時議撤未便。請止兵丁勿回
原汛。奏入。

上從之。

丙午。

兵部左侍郎李先復。通政使司右通政魏方泰入奏。

運米回京復命。

李先復魏方泰入奏。

上曰。運米事難易如何。李先復奏曰。臣等向未至口外。初以爲難。今二年運米。往返六次。處處悉得水草。始知其易。

上諭九卿等曰。口外路運。未經者輒畏其難。伊等運米兩年。便知其易。明年若再運米。益不費輕車熟路矣。口外有一定當行之路。水草足用。若不諳路徑。則難於前進。所以行路先須酌量形勢。策妄阿喇布坦所住之處。卽古陽關。哈密以西卽古瓜州沙州。所通之

地甚廣。前有以守邊界之說進者。勢必將邊牆之外棄去。斷斷不可。卽如臺灣南澳人以爲孤懸海外。無關緊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係匪輕。然海中之路亦有一定。福建至盛京沿海一路。會令詳細繪圖。島嶼停泊。皆有定所。口外亦是如此。彼處行路宜於冬不宜於春夏。昔人用兵以爲春間口外馬瘦。內地馬肥。殊不知春間馬一出口。肥者先塌。受累不小。凡人平時易出大言。臨事多畏縮逡巡。口外行走。遇大雨大雪。卽驚惶無措。趙弘燮曾在川陝地方。屢經行陣。後廣東苗蠻竊發。伊率綠旗兵四百往勦。俱畏怯退縮。伊亦甚爲搖惑矣。趙申喬前在

意堅定。若主將倉皇。人心皆爲搖惑矣。趙申喬前在偏沅征紅苗。挺身前進。新滿洲令其在後以避鳥鎗。伊云卽有不測。我後人尚可得塵襲。與我身在何異。

趙申喬並不姻單旅。但立定主意便無畏怯。從前耿逆變亂。李之芳守衢州亦是身先士卒也。當初西路用兵。滿兵已先進。綠旗兵畏死欲退。將軍孫思克論云滿兵前發。並未傷損一人。汝等且看滿兵若有死傷卽退未遲。衆始前進。因成大功。

十一月甲戌。

命甘肅提督師懿德留京。

上以甘肅提督師懿德議不可進兵一撝示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諭曰此事彼處督撫不奏。師懿德獨奏。亦是仿劉蔭樞之意。且將師懿德等留京。用兵之事原要機謀。非拘執不通者所能辦理。當中路出兵時人云地寒馬瘦到彼處馬匹必致凍死。又包衣大力言糧餉未到難以前進。朕卽止之云。此中機謀非爾等所知。如再妄言。卽律以軍法。朕來時祭告天地宗廟。必見噶爾丹方回。又與伯費揚古約兩路合兵。今不前進。如何先回。朕親率大兵深入敵境。算在必勝也。噶爾丹使人來。朕留營中七日。諭來使云。不見噶爾丹。必不輕回。鼓兵前進。差人往視。噶爾丹已遁去二日。再差人往視。已盡棄廬帳器械遠遁矣。朕乃回兵。今策妄阿喇布坦本屬小醜。不足爲慮。但怙惡不悛。侵陵哈密。前曾以二百人敗其二千餘人矣。今因其移兵到藏。道路甚遠。又無接應。自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過三層氷山。噶斯等處實爲難行。然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卽可以到彼處。兵亦不用多。二百餘人便可破之矣。人參彼處雪深八尺。兵不可住。

今李兗復係漢人。自阿爾台以外來。氣色甚好。云途中並不見有病人。是邊外水土原可居住。故復議明歲三四月出兵。用兵惟以安寧百姓保護地方爲先。故各省督撫奏摺來俱批先固內地緊要。不可聽小抄以惑人心。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吳三桂輕朕年少。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服曰。休矣。未可與爭也。

臣等謹按古者置郵傳命。漢唐驛馬並三十里一置。歷代以還。其制寖密。詔書日行五百里。然或不能如期傳布。宋時設急脚遞。金初五十七年。春正月甲寅。

賞賚松潘鎮屬各土司。

四川松潘鎮總兵官路振揚疏言。松潘所屬黃勝關無斥堠。向於漳臘營設一遊擊統兵六百四十駐劄。管轄雜谷安撫十司。部

聖祖仁皇帝時乘六龍。勦除羣醜。於時軍書迅速。數千餘里之程。計日即達。迺溝奪氣。大勢速成。

聖謨所垂。仰見

國家制度。實足超越千古。

皇上覩光纘緒。奢定西陲。羽檄飛馳。驛遞六百里至六百里以上。絕域所至。稟承

廟謨。指授機宜。不爽晷刻。拓地二萬餘里。成功不越五年。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聖天子之設施。豈爭常擬議所能窺測萬一者乎。

種繁多俗號勇悍。其南境直抵打箭爐與天全
招討司明正土司接壤。土司貢爾吉死。其子班
弟尚未襲職。臣來備兵初。密令所在土司
選其部屬防守隘口。班弟爾吉尤稱勤順。請許
其襲職。加以賞賚。又有加渴瓦寺安撫土司桑
郎溫愷所部羌番亦衆。接近漢地。現今募夫運
糧。其部人居六七。又漳臘營所轄之祁命上下
包坐司等土官土兵。習於戰鬬。熟諳邊情。臣曾
令預備土兵一千。聽候調遣。咸各踴躍。並請各
加賞賚。如有調發。討其支給口糧。議政大臣等
議覆。悉如所請。其班弟爾吉請予襲職。令都統
法喇等查明議奏。奏入。

上從之。

庚申。

命護軍統領溫普率荊州滿洲兵駐打箭爐。
都統法喇等疏言打箭爐道狹。米糧難到。去年
荊州滿洲兵來時。路遠馬瘦。俟飼養稍肥臣選
滿洲兵五百。遣官率往駐劄。又選建昌鎮綠旗
馬步兵七百。化林營綠旗馬步兵八百。令於所
在預備以便酌量調遣。議政大臣等議曰應如
所請。令護軍統領溫普等率荊州滿洲兵五百
往打箭爐駐劄。令巡撫年羹堯遣官辦理糧餉。

上從之。

戊辰。

撤松潘等處兵入口駐劄。

侍衛查什遵

旨以松潘等處兵馬應撤與否。往問察罕丹津。察罕丹

津奏云。大兵西進策妄阿喇布坦決不敢來。方今天寒草枯。馬匹難行。軍士甚勞苦。不若令四川松潘兵撤回原所。牧養馬匹。休息士卒。議政大臣等議覆曰。現今兵丁駐劄阿爾錫巴勒錫等處。去口不遠。應令副都統寧古禮總兵官路振揚撤兵於松潘口內附近駐劄。不時遣人至青海偵探消息。奏入。

上從之。

壬申。

命侍郎色爾圖駐甘州。總兵官范時捷署甘肅提督事。

同理軍務。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去年朕欲派一大臣在甘州駐劄。辦理軍務。今額倫特既在西寧。諸事可以無虞。且自有軍機以來。凡事朕皆預爲籌畫。調度後亦無不相符者。近經將軍富寧安奏請兵餉。朕已下旨賞給銀二十五萬兩。今提督師懿德奏請撤兵。此銀付之空處。不知朕於軍機事務。並不惜錢糧。已動用過數百萬兩矣。又甘肅等處綠旗兵丁自出兵以來。賞過馬匹錢糧口糧。并給在家之妻子米糧。此等恩澤。朕心亦不能安。朕思固原地方提督潘否均霑。其間有無剋扣。尚未明晰。如兵丁之在家妻子未霑恩澤。朕心亦不能安。朕思固原地方提督潘育龍乃年久之將軍。諸事諳練。自可無虞。其甘州地方甚屬緊要。須派大員在彼駐劄。查明此等事務。且所處既近。可以互相應援。尤爲有益。又派滿洲兵一千名。喂養馬匹肥壯。春間天暖不令由口外前去。著令由內地到肅州駐劄。爭議政大臣等開列大臣職名具奏。奏入。得

旨著派侍郎色爾圖前往寧夏總兵官范時捷著署理

甘肅提督事務。亦令前往甘州。偕色爾圖一同辦理。
其寧夏總兵官員缺。令范時捷舉伊所知之賢能副
將護理。

乙亥。

右衛將軍費揚古以病乞休。許之。

戊寅。

特給在軍官兵內製衣。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兩路軍兵。駐劄邊塞二三年矣。勞
苦殊甚。衣服亦將損敝。朕深加軫念。特令製衣二萬
襲。現今所有一萬襲。派侍衛一員。由內地驛站送至
將軍富寧安軍前。賞給軍兵。再一萬襲。候製造完日。
送至將軍傅爾丹軍前。著爾等大臣查驗裝載牢固
發往。如尚有不敷。計算軍兵數目照此衣服將庫貯
布疋賞給令其自行製造。

二月。戊子。

命總督額倫特等定撥噶斯路更番兵。

西寧總兵官王以謙疏言噶斯路更番兵。止於
鎮標所屬撥往數實不敷。議政大臣等議覆曰。
應於都統胡錫圖率往兵丁及固原涼州所備
綠旗兵丁內。均勻調撥前往西寧。奏入。得
旨噶斯一路兵丁換班。現有總督額倫特。公策旺諾爾
布侍衛阿齊圖等在彼處。著行文令伊等定議具奏。

己丑。

設赤金靖逆二衛。及柳溝所。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西吉木設赤金衛。達里
圖設靖逆衛。各增設衛守備一員。西喇郭勒設
柳溝所。增設守禦所千總一員。再增設同知通
判各一員。兼管二衛一所。其駐防兵丁武職等

上從之。

庚寅。

命侍衛色楞等率兵援西藏。

先是總督額倫特疏報據拉藏使人和喇奇云

前者與策妄阿喇布坦兵交戰。斬獲賊衆二百

餘人。策零敦多卜及準噶爾人等不習水土。徧

身病腫。現今拉藏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在布達拉處固守令我齋疏往奏

聖主。又大喇嘛劄爾齊木藏布喇木扎木巴奏稱我等

由剛諦沙還至拉薩。拉藏告云策妄阿喇布坦

令策零敦多卜等率兵六千餘至淨科爾庭山

中扼險來戰。中夜越嶺而至。遂據達木地方。舉

侍衛阿齊圖等又疏報據拉藏使人胡喇奇云

拉藏蘇爾扎前與策妄阿喇布坦兵交戰。殺獲

甚衆。今拉藏蘇爾扎等已自達木悉至招中。議

政大臣等議曰令侍衛阿齊圖總督額倫特等。

謹防速備遠偵賊情相機進勦。奏入。得

旨依議速行。至是拉藏奏稱。臣世受

聖主洪恩。不意逆賊策妄阿喇布坦發兵六千與我土

伯特兵交戰兩月。雖各無勝負。而敵兵又復入

招。臣現率兵守護招地。但土伯特兵少可慮。若

賊兵入據喀木衛藏地。竊恐黃教殄滅。以此額

求

皇上聖鑒速發兵并青海兵即來策應。議政大臣等又

議曰拉藏係顧實汗裔。維持黃教。今來求援。應

令西寧松潘打箭爐噶斯等處。各備兵馬。并土

司楊如松所屬兵同發。現今青海王台吉等攜
兵六千。於正月初十日啓行。非益以滿洲兵不
可。應令侍衛色楞。侍讀學士查禮運選西寧滿
洲兵二百。綠旗兵二百及土司兵一千。率往青
海會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其青海王台
吉等發兵後。家屬無人守護。應令公策旺諾爾
布總督額倫特與青海王台吉等妥議於屯兵
處加意安輯。俾各安生業。以副朕軫念邊氓之
至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
上從之。尋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侍衛色楞等既統兵進征西藏。沿路
汛守防護哨探以及單身行走認識路徑等事。甚有
關係。曾令侍衛扎克巴藏布。將侍衛等酌量派往。再
於都統瑚錫圖所帶兵丁內。將慣習行走漢仗好之
新滿洲及烏拉齊索倫揀選幾名。即於彼處發往色
楞軍前。
遣劉蔭樞軍前種地。
刑部議奏。原任貴州巡撫劉蔭樞供稱臣年老
昏愚。茫無知識。伏見
皇上用兵西陲。妄行奏摺。及命臣赴軍前。周閱營壘。誑
言適逢大雪。墜馬傷足。病甚難行。又不請
旨徑回甘州。蒙
恩寬恕。令臣仍往看雪。又不遵行。妄求寬免。蒙
恩令臣赴任。彼時病勢漸減。遂爾直行前往。種種乖謬。
罪應萬死。劉蔭樞應革職。擬絞立決。但議政大
臣等前於不肯進兵之提督師懿德議以立絞
奉
旨暫停治罪。劉蔭樞亦應暫行停決。發往侍郎海壽處
種地。俟大兵回日治罪。奏入。得

自劉棫樞豈可復行發往陝西。著發往傅爾丹等地方種地。

己酉。

陝西涼州總兵官康海奏報邊防。

康海疏言紅番薩馬喇木扎木巴等聞拉藏被傷不無恐怖。又貝勒羅卜藏亦遣人來言狀。臣所巡南山一帶去大通河百餘里。即通青海西

藏噶斯之要路。扁都口。峻茨河寬溝等處。邊臨險要。並宜防守。臣令所屬兵丁。在城飼養馬匹。一有用處。聽候調遣。臣與督臣會商安撫防備。奏入報

聞。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五

訓飭總督額倫特公策旺諾爾布。

額倫特疏言。前者侍衛色楞言請及唐古忒部人計慮未定。率大兵進穆魯烏蘇駐劄。賊衆必不敢輕入我青海界。青海人心既定。然後遣衆偵探賊情。如賊易攻取。相機進勦。否則遠設汛界。嚴加防守。議政大臣等議以為色楞所統滿洲綠旗士兵及自西寧調往者兵止二千四百數少力弱。應以臣額倫特等處所有綠旗兵二千益之進發。且令臣額倫特及公策旺諾爾布等。只守青海兵隨後助勢。其噶順古木二地駐劄。臣謂西寧抵藏有三路。一珠爾墨。一庫庫

塞。一拜圖惟珠爾墾路狹難行。其兩路並可進兵。應令侍衛策妄阿喇布坦色楞等率原撥滿洲綠旗及各土司與青海兵從一路進臣自率博羅和碩調來西寧綠旗兵二千。以及綽克來那木扎爾等所發唐古忒兵一萬。從一路進。若賊衆一路敵我則我以一路兵直取藏地攻其尾。若賊衆兩路敵我彼勢既分無難剪滅議政大臣等又議以爲策妄阿喇布坦偵我師欲取西藏。或由喀斯路潛兵以來未定。應令侍衛阿齊圖防守喀斯。令侍衛等偵賊消息傳報。臣竊見都統瑚錫圖率兵自京師來。馬匹未休息難以出口現今西寧有西安滿洲兵二百督標兵三百。馬匹倘蚤肥碩可用。再於固原發往西寧兵一千中選五百都統瑚錫圖所率兵中選一千並揀馬匹。赴

侍衛阿齊圖等處。補其疲瘦殘缺。我軍於喀順古木喀斯等處或防守駐劄。或相機行事。於軍務大有裨益。又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疏言聞議政大臣等議如侍衛色楞所請。令臣與總督額倫特都統瑚錫圖在喀順古木所在分兵駐劄但青海既有彼二人無庸顧慮。臣願隨進勦兵。稍圖報効。奏入。得

旨朕籌畫邊事。務期萬全。青朕閱額倫特策旺諾爾布監視所奏。伊等並未相商。各自陳奏。此處既難議斷而彼處亦難遵守。此一人云我如此具奏奉行。彼一人云我如彼具奏奉行。事務舛錯。不能畫一。伊等俱係大臣。理應會商妥協。相隔不甚遼遠。嗣後一應事務。著伊等同意相商定議舉行。

夏五月丁巳。

總督額倫特奏擒策零敦多卜使人羅卜藏等
先是侍衛阿齊圖統兵至柴達木於正月初二
日遇伊達木扎卜等率拉藏之子蘇爾扎妻曰
招敗遁云去冬準噶爾兵犯達木與我土伯特
兵交戰數次各有傷殺至十月三十日厄魯特
之噶隆沙克都爾扎卜以小招叛入準噶爾我
衆解散時台吉那木扎爾等在布達拉北城開
門納賊衆擁入十一月初一日拉藏被害其
子蘇爾扎率兵三十人潰圍欲出亦為所擒我
等問道來此何齊圖以

聞議政大臣等議曰西藏已失蘇爾扎之妻等來投我
師應令總督額倫特疏報即給與馬匹口
糧於博羅冲克克地方安插奏入
上從之至是總督額倫特疏報四月初五日額策零敦
多卜之使人羅卜藏等八人訊之云我等自去
年正月由特穆斯起程十月至布達拉於二十
八日夜攻取大招小招次日圍布達拉殺拉藏
執其幼子及所屬宰桑等送策妄阿喇布坦處
其長子蘇爾扎逋走為土伯特所擒拘達賴喇
嘛於扎克布里廟班禪仍住喇什倫布今取使
人羅卜藏等令主事奈曼代沿途防護檻送京
師奏入報

聞
千申。
命前鋒參領伍林帕等率兵鎮里塘。
都統法喇等疏言打箭爐外地曰里塘舊為拉
藏所轄里塘之外為巴塘近聞策妄敦多卜密
傳語與里塘營官喇嘛誘之歸藏臣等恐若等

爲其搖惑。卽令員外郎巴特瑪等速往宣布
聖主威德。今已輯服。既而里塘喇嘛格隆阿旺拉木咯
來言準噶爾五百人。已至察木多。現今察罕丹
津所遣宰桑居里塘。與準噶爾溝通。又護軍統
領溫普密報云。窺堪布之心。猶豫未定。請備之。
臣等酌議。速令溫普於打箭爐選滿兵一百。令
前鋒參領伍林帕等領之。選綠旗馬兵一百爲
鎗兵三百。令化林協副將趙弘基等領之。同往
里塘彈壓。相機擒勦。又聞自里塘以外抵西藏。
其人敬瑚畢勒罕如神。今瑚畢勒罕之父。現居
西寧宗喀巴寺。應令其父遣人傳諭營官喇嘛
及居人等。使知駐兵里塘。乃
聖主保護瑚畢勒罕。不使賊人掠其鄉土。無他意如此
則里塘巴塘所在。悉爲川省邊陲矣。議政大臣

等議覆曰。里塘距打箭爐察木多並近。應如所
奏。卽令前鋒參領伍林帕等守里塘。偵探消息。
並諭察罕丹津所遣宰桑。告以準噶爾肆行殘
虐。致干
天討。如察木多有準噶爾兵來。令伍林帕等詳計行事。
奏入。
上從之。
六月壬午。
命暫停兩路進兵。
先是議政大臣等議覆振武將軍公傅爾丹等
奏請兩路大兵進勦。奏入。得
旨。爾等議欲兩路進勦。但問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
多卜前往西藏之時。曾有令伊等剪滅拉藏卽在藏
駐劄。彼復身至西藏。再攻取衞藏巴爾喀木之人等

語。雖其虛實未可懸定。而傳聞拉藏有陣亡之信。若策妄阿喇布坦果帶妻子前往西藏而去。我國大軍。即至伊犁地方。恐屬徒然。朕意今即令色楞統率軍兵征勦西藏。稍俟此軍消息。本年暫停進勦。此皆有關軍機糧餉。爾等再議具奏。尋傅爾丹疏言進勦軍兵悉整備。與其置之閒處。莫如仍令襲擊。以驚賊界。今選滿洲蒙古漢兵九千。喀爾喀兵三千。凡一萬二千。臣與祁里德各率兵六千分兩路。齎五月糧。於五月中起程。餘兵令都統穆賽副之。留駐汛界。富寧安疏言去年七月。臣等自巴里坤領兵至烏魯木齊。其地多蚊蚋。天時已熱。執厄魯特人訊之。云方又達什等

率之。裹糧啟行。襲擊烏魯木齊而還。傅爾丹又奏言我軍由布拉罕一路襲擊。若不深入。則烏圖和博克薩里等處。並無策妄阿喇布坦一人。何以擒賊。不如由布魯爾一路。直抵額爾齊斯河。逼近賊界擊之便。臣揆七月十三日由汛界啟行。議政大臣等議曰。策零敦多卜所遣往青海台吉等處使者。近令其傳

旨曉諭策妄阿喇布坦。令回奏。今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者楚揚託音。自策妄阿喇布坦界來。言大國皇帝大度如天。恕我之罪。去年邊上統兵將軍三路擊我。蒙聖主洪恩。即頒諭旨罷之。誠懽感情如是。請暫罷今年襲擊兵。俟共同奏。如尚不順。明歲勦之。並救兩路將軍牧養馬匹。整理器械。謹守汛界。以防策妄阿喇布坦之詐。奏入。

上從之。

辛丑

設里塘驛使傳。

四川巡撫年羹堯奏言拉藏被害。里塘地無所屬。臣等飛咨護軍統領溫普等。速選滿漢官兵赴里塘駐防。請置驛站。以達軍機。自打箭爐至里塘。應增十站。每站撥馬六匹。如打箭爐養馬例。倍付草料。另撥銀兩支給。兵部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己未。

給喇嘛鄂木布年扎卜。

四川巡撫年羹堯等疏言喇嘛鄂木布年扎卜。向居噩裏廟。為阿旺袞楚克弟子前提督岳昇龍。兵至打箭爐。阿旺袞楚克獻噩裏地。岳昇龍恐地為拉藏所屬。却之。今拉藏已為準噶爾部所害。而鄂木布年扎卜復以噩裏來歸。應納地給印。於建昌邊境有益。兵部等議覆應如所請。

奏入。

上從之。

八月庚寅。

設四川成都府駐防滿兵。

先是四川巡撫年羹堯疏言四川所在近邊。內外接西藏青海。地屬要害。雖向設提鎮。而選兵多他省人。與土居者心志不同。難於訓練。現令滇洲兵駐劄荊州者與民甚相安。臣請留之成都。省城西門之外有隙地。可置屋。足駐兵一千。如增設一副都統轄之。再請量選章京等官留駐。一以宣威邊疆。一以防守內地。方今用兵。此事可暫緩。其修葺城垣。蓋置屋舍。應先時料理奏入。得

上從之。

閏八月丙午朔

總督額倫特奏報敗賊於齊諾郭勒

先是額倫特疏言臣與侍衛色楞議。穆魯烏蘇地方河漲難渡。聞多倫鄂羅木有七乂河可渡。色楞率兵先往。臣撐水草佳處稍息士馬即行。

六月十八日自穆魯烏蘇至圖爾哈圖駐劄河

水雖深。中流甚緩。乃造皮船。三日。士馬悉渡。至七父河。尋色楞渡河踪跡不見。遇運米同人。達爾漢伯克云。運米時。先期遣人告色楞其人渡七父河去。六日無消息。近聞色楞自拜固進發。臣聞自七父河至拜圖。山嶺險峻。無路可通。若還兵改趨拜圖路。往返須二十餘日。與色楞勢不相及。臣於六月二十四日自七父河向庫庫塞一路進兵。沿途整肅行伍。遠設偵探。若遭賊兵。則奮力勦滅。如前行至博克沙克遇色楞兵。則會合前進。奏入。報

聞。至是額倫特又疏言七月十六日。臣等自們賛西里克啟行。至齊諾郭勒駐營。十七日四鼓時。賊兵逼營。臣即遣遊擊王汝載等擊之。賊衆大敗。賊又從東南分兩路並進。臣親率兵與賊對壘。鎗

礮齊發。自寅至巳。賊從山坡敗走。臣等追擊十餘里。見賊兵多而官兵少。四面山溝路悉可通。恐有伏而止。獲賊一人訊之。云賊酋托卜齊都噶爾二人。率兵四千。由喀喇烏蘇河西小路薄我。臣即檄公策旺諾爾布。速率兵來應。臣仍渡喀喇烏蘇河。至狼臘嶺。如賊與色楞遇合兵進擊。否則相機而行。奏入。得

旨。據奏大敗厄魯特賊兵。殺傷甚多等語。額倫特率領兵丁頗少。直抵從古未到之絶域。奮勇直前。建立膚功。殊非尋常單功可比。現在賞賚軍前人等家屬外。事定後。著從優議敘。

丁未。

侍衛色楞奏報敗賊於喀喇烏蘇。

先是色楞密奏言臣近接額倫特書云。率

旨差扎卜往察罕丹津處。令伊遣人將準噶爾之兵誘來。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後進兵。臣愚以為準噶爾殘害西藏。其人望我師如望雲霓。不容刻緩。況聞準噶爾散處無紀。若聲伎俱不過乘夜襲營。偷盜馬匹而已。臣統兵二千有餘。器械堅銳。馬肥糧足。今於五月十三日。已至穆魯烏蘇。河水淺涸。策鞭可渡。又聞距此五百里。有準噶爾哨兵。正當乘機勦賊收復藏地。若復駐留。俟額倫特兵到。恐日久糧罄。進退兩難。臣請即陸續進兵。議政大臣等議曰。令色楞相機行事。再令額倫特等速進兵策應。奏入。

報可。尋色楞疏言。唐古忒人等原為達賴喇嘛所屬。自去年厄魯特部奪其牲畜。掠其婦女。日夜望兵救援。聞大軍至。莫不歡躍投誠。台吉卓里克圖之子貝瑪松台吉丹津諾顏遣人將準噶爾之兵誘來。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後進兵。臣愚以為準噶爾殘害西藏。其人望我師如望雲霓。不容刻緩。況聞準噶爾散處無紀。若聲伎俱不過乘夜襲營。偷盜馬匹而已。臣統兵二千有餘。器械堅銳。馬肥糧足。今於五月十三日。已至穆魯烏蘇。河水淺涸。策鞭可渡。又聞距此五百里。有準噶爾哨兵。正當乘機勦賊收復藏地。若復駐留。俟額倫特兵到。恐日久糧罄。進退兩難。臣請即陸續進兵。議政大臣等議曰。令色楞相機行事。再令額倫特等速進兵策應。奏入。

旨下所司知之。至是色楞又疏言。七月二十日。臣等兵至喀喇烏蘇駐營。二十一日據新降台吉貝瑪松等報言。現在厄魯特賊人。向所部索糧。謀襲我兵。臣即率滿洲綠旗兵。分三隊擊之。賊衆衝入。我師分道夾擊。連敗之。奪其三處山梁。賊兵竄走。臣統兵追殺二十里。斬賊二百餘。殺傷無算。奏入。得

旨該部從優議敘

乙卯。

議建科卜多烏蘭古木城。
議政大臣等議曰。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築城
駐兵。以衛喀爾喀。遣有罪者往種地誰奉
旨遵行外。諭現在將軍傅爾丹祁里德等。駐師年久。悉
知所在地利形勢。應令將軍傅爾丹等於科卜
多烏蘭古木所在。果宜築城墾田。及建置屋舍。
詳悉相度具奏。至於驛站尤關緊要。自殺虎口
至科卜多烏蘭古木。並宜設立驛站。其車輛馬
匹。亦應增設如例。但未便懸擬。請遣堂官一人。
往同相度。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奏入。得
旨依議。現今員外郎保住在彼。不必另遣堂官。其築城
設驛站等項。俱交與保住。會同將軍詳議具
奏。
戊辰。

上諭戶部曰。朕臨寓五十七年。凡行師轉餉。及災祲偶
見。靡不靈懷憂切。蠲免賑濟。稠疊加恩。蓋治安天下。
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爲急
也。三年以來。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發遣大兵。
屯駐西邊。一切軍興征繕。雖動支正供錢糧。不使累
及閭閻。而轉輸輓運。陝西百姓。勞苦急公。實堪憫恤。
用兵之後。尤宜格外施仁。撫綏黎庶。應將陝西巡撫
甘肅巡撫所屬通省。各府州縣衛所錢糧米豆草束。
悉予蠲免。目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其康

熙五十八年。應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
三十六兩有奇。并歷年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
有奇著一概蠲免。爾部速行文該撫通行曉諭。實心

奉行務稗均沾德惠。以副朕篤念民勞。恤災傷至意。如有不肖官吏蒙混私徵澤不下逮者。該撫嚴察指參。從重治罪。

九月。己卯。

命都統阿爾納總兵官李耀駐兵柴達木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在噶斯一路駐劄之阿齊圖等帶領兵丁一千業已進藏。所剩兵丁一千。有西安之佐

領禪播等帶領。駐劄柴達木地方。今屆秋時。探知策零敦多卜等設兵處。便可發大兵進勦。若謂彼趁冬雪之際。輕兵來至噶斯一路。驚擾青海。而遽將進取西藏之兵撤回噶斯。則彼且謂得計。亦未可定。朕意駐劄肅州之總兵官李耀漠仗好。今調住肅州。若令增撥李耀兵五百。不足。現今西寧駐劄兵多。應以都統阿爾納所領滿洲兵八百至西寧者。發往柴達木駐劄。給與鳥鎗火器等物。即令阿爾納統之。與總兵官李耀議軍務。領神保。酌議行事。則防守之兵。既增聲勢。而柴達木水草甚佳。馬匹過冬亦便。又穆魯烏蘇惟副都統宗扎卜等兵駐劄。其間各站設兵尚少。恐賊人盜竊馬

匹。斷截文郵。且運送大兵糧餉出此。尤可慮。應撥甘肅撫標烏鎗步兵六百八十人往。除古木一站。有土司兵三百駐防外。其餘十七站。各增設兵四十。以資防守。奏入。

上從之。

命撥山西兵赴甘州。

上諭山西巡撫日保陽總兵官大同總兵官各標下。著

派步兵一千名。令副將黍將等管轄。發往甘州。若明年進兵。可用之於看守之處。此發往之兵。各賞給銀兩。

己丑。

封察罕丹津爲多羅郡王。

理藩院議奏。日青海貝勒藏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來朝。應資以鞍馬銀幣如例。奏入。得

旨察罕丹津當人心疑懼之際。委身効順。甚屬可嘉。著封爲多羅郡王。

己亥。

議敘屯田官郎中蘇赫等。

侍郎海壽疏言。臣與將軍富寧安新舊所屬都爾伯勒津圖古里克。及回子扎薩克額敏所種

上從之。

甲辰。

總督額倫特自喀喇烏蘇軍營遣千總柳時昌等齎奏擊賊固守情形。

先是額倫特與侍衛色楞合兵遇賊。屢戰皆捷。後賊衆益至。相持於喀喇烏蘇。額倫特疏言。臣於七月十八日至齊諾郭勒擊賊敗之。二十八日抵喀喇烏蘇河。與色楞軍相及。臣閱其近河設營處所。僅據小山。四面受敵。不如還軍渡河。營於對面山上。色楞不聽。臣言二十九日。賊衆據山抗拒。而我軍所調公策旺諾爾布兵未到。

八月二十日。賊兵退八十里。臣又與色楞急議移營。色楞以爲然。既又不可。問八月初一。至初七日。賊衆大至。築壘放鎗以犯我軍。我軍糧乏。與賊固守。事在危急。此皆由色楞冒險急進。臣不能與之協心。以至軍出失援。惟有竭力殺賊。以圖報効。至是乎總柳時昌及其家人吳木拜等齎疏至京。具言額倫特繕疏畢。屬時昌等赴京呈奏。即自挺身率兵衝陣。馳擊。賊甚衆。矢盡戰益力。賊兵圍之數匝。額倫特以額中鳥鎗沒於陣。事聞。得旨。

旨。額倫特竟准其進城。至時五阿哥十二阿哥出城迎奠。其本旗王貝勒貝子公等俱出城迎接。

冬十月丙辰。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庚申。命大軍分三路西征。

先是。上論議政大臣等曰。明歲大軍進剿。將軍富寧安一路。滿洲兵丁頗少。宜再增添以壯兵勢。著將京城之滿洲兵每佐領派五名。發往至甘肅等處駐劄。喂養馬匹。整備以便臨時調遣。此派往之人。每佐領派護軍二名。委充護軍一名。披甲二名。除行圍用過馬匹外。其餘佐領下喂養之馬匹。並戶部從前所買之馬匹。令其查明。再令戶部將庫銀撥十萬兩。購買馬駝應用。尋議政大臣等奏請兵行由何路進發。奉旨往西安一路爲第一起。往寧夏一路爲第二起。往宣

府大同神木榆林沿邊一路為第三起。如此三路前去。則易於應付草束。及是奏請出兵日期。

上命護軍統領吳世巴署護軍統領噶爾萃第一起兵於十一月十九日起程駐劄莊浪。副都統宗室赫石亨寶色率第二起兵於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駐劄甘州。撫遠大將軍允禵率第三起兵於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駐劄西寧。各於駐劄所在飼養馬匹。屆期

上御太和殿。設鹵簿。自出征之王以下。並戎服在京王貝勒以下。並蟒服侍。

上親詣

堂子行禮。鳴角祭纛。禮畢還

宮。

甲子。

以四川巡撫年羹堯為總督。增撥成都駐防滿

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四川巡撫年羹堯自軍興以來。辦事明敏。又能度量西去進勦之兵。會同青海公丹衷之人。運食物米糧接濟殊屬可嘉。從前四川地方。亦曾設總督。年羹堯係巡撫。止理民事。無督兵責任。現今軍機緊要。將年羹堯授為四川總督。如明年大兵前進。則由松潘一路進發。而在成都駐劄之滿洲兵止有二千。為數甚少。將荊州之滿洲兵再派一千。前往成都駐劄預備。此滿洲兵俱令都統法喇管轄。所派一千兵之缺。著挑選餘丁一千名。令其披甲充補。

甲戌。

都統延信奏以土司楊如松等軍前効用。

延信等疏言八月二十一日土司楊如松率兵

五百運糧至穆魯烏蘇陡遇準噶爾賊人突至
傷我千總把總三人兵丁四十八人楊如松等
衝突而出今賊人願効力行間又土司陸華齡祁顯
邦率土兵赴軍已數月並言受
聖主深恩不敢徒食糧餉自求効力即令楊如松駐劄
那蘭撒蘭陸華齡等駐劄古木踪跡賊人其被
賊傷害之千總等及兵丁俟核明議奏奏入
上從之

都統和禮奏獲賊黨彭蹴達幾
和禮等疏言據鶴麗總兵官趙坤報言閏八月
初四日有底巴達克節屬人彭蹴達幾潛從九
人至中甸貿易臣以底巴達克節投順策妄阿
喇布坦且爲之用是以執彭蹴達幾拘之以
聞得

十二月壬子
運乎輦寧夏等處糧備軍需
陝西總督鄂海疏言西寧等處駐劄大兵所需
米豆關係緊要若臨時採買恐米價騰貴請於
平輦寧夏等處各倉所貯糧石撥米四萬石豌
豆六萬石運至蘭州莊浪以備軍需戶部議覆
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癸丑
罷正紅旗副都統祖維新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劾祖維新奉
旨送軍前効位推諉不前除另遣官送効位外祖維新
應革職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肯祖維新革退副都統。授爲三等侍衛。仍著軍前効力。

乙卯。

撫遠大將軍允禵率兵起程。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十四阿哥既授爲大將軍領兵前去。其纛用正黃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樣。簡親王之子永謙令其帶伊父之纛前往。將上三旗侍衛派出三十員。莊親王之護衛。既於一切處俱不行走。如其護衛等。悉蠲服侍

午門外允禵上

殿跪受敕印謝

恩行禮出諸王以下一品大臣以上隨至列兵處。允禵望

闕叩首。肅隊而行。

庚午。

發黑龍江索倫達呼里窶古塔吉林及盛京兵赴軍前。

軍校四員。親軍二十六名具奏。奏入。報

聞。弘昉屬下之人。亦著照此。凡有子弟出兵之王等外。其不出兵之王等亦令各選護衛三員。貝勒貝子各二員。公等各一員。隨十四阿哥前往効力。步軍協領愛哈那行走熟諳。令其統轄王等之護衛前去。

諭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派黑龍江兵五百名。索倫達呼里兵五百名。寧古塔兵五百名。吉林兵五百名。盛京兵一千名。共兵三千名。令於來年三四月間青草發生時。各帶馬匹。由索約爾濟地方至喀爾喀河下流。上克爾倫河而去。其一路行糧。著先派人前往車臣汗一帶令不曾派兵之二十二處扎薩克幫助馬羊。再於達里剛愛翠內取羊撥給其盔甲器械。著於京師製造給予。此所派之兵。俱發往將軍傅爾丹處。再將傅爾丹向時所領之休息兵丁三千名撥過富寧安處。至於瑚錫圖英柱領去之兵。並未到所止之處。亦無勞績。將伊等帶去之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披甲一名亦發往富寧安處。令其效力。再有派往取吐魯番之兵。今既不取應於吐魯番界口。並烏蘭烏蘇等形勢之處。著設兵一枝。修築城垣。四遠哨探。加意防守。則可得一切緊要信息。亦可常得逃人。自此直至巴里坤地方。沿途修築墩堡。每堡設兵四五百名。令其堅守。而大兵仍照常駐劄巴里坤。如敵兵來少。則即行殲滅。若多則相機進勦。如此則我兵永占要地。可以待賊兵之自斃矣。此各處邊境駐守之兵。每年不過用銀二三百萬兩。將此等事商等公同詳議具奏。尋議覆曰。請於將軍傅爾丹所將兵二萬三千四百中撥

盛京及烏拉兵丁並葺丁三千。益將軍富寧安軍。於都統瑚錫圖副都統英柱等所領兵中撥効力者。交都統延信亦率之赴富寧安軍。令其効力。合計富寧安軍有兵一萬七千二百有餘。一切調遣無不足用。再者取吐魯番兵既不行。可令富寧安移之於吐魯番界口烏蘭烏蘇等處。

築城防守。相機進勦。其大兵仍留巴里坤駐劄。
至烏蘭烏蘇等處如何設兵。如何修城立堡。令
富寧安詳議具奏入。
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六

議築城於郭勒錐圖郭勒及茂岱察罕廋爾。
振武將軍傅爾丹等疏言郭勒錐圖郭勒。土田
肥沃。四時寒暑與內地同。宜築城駐兵。其設立
驛站。員外郎保住。已自殺虎口。至郭勒錐圖郭
勒。一路詳視。水草甚佳。應設三十六站。議政大
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郭勒錐圖郭勒居喀爾喀游牧地方之中。與大兵駐
劄處。相隔千里。今欲衛護喀爾喀。應於阿爾台科卜
多等處築城。遠立哨兵方是。伊等既奏郭勒錐圖郭
勒之田地肥饒。寒暑與內地相同。應築城以貯糧餉。
或於科卜多地方。另築一城駐兵。看管充發人等耕
種。其應否築城之處。著問保住。及喀爾喀王貝勒貝

子公等會議具奏。尋議臣等遵
旨詢保住。及自軍前來喀爾喀王等據言科卜多地隔
大河水漲時。輒阻行。且材木難致。修築不便。近
科卜多地。白茂岱察罕廋爾。水草佳美。木亦易
購。且其地去郭勒錐圖郭勒千里。與喀爾喀接
壤。應於其地更築一城屯兵。於衛護計尤便。其
間宜設幾站。及發人往耕種者。並宜安插。應令
將軍傅爾丹等詳視地形。確議具奏。奏入。
上從之。是秋八月。傅爾丹等疏言茂岱察罕廋爾及郭
勒錐圖郭勒二地。各築一城。每城置屋二千間。
自鄂勒錐圖郭勒至茂岱察罕廋爾。宜設十一
站。議政大臣等議應如所奏。令理藩院遣司官
一人。往同將軍。設立驛站。其夫馬車輛。並視前
者古北口外設站例。耕種之人。於築城建房畢

時。陸續發往。俟耕種一年。再遣官兵駐防。奏入。
得
旨依議。設立驛站之處。甚屬緊要。著兵部尚書范時崇
前往料理。
癸卯。
命額駙吳爾袞赴軍前。
先是額駙吳爾袞以母喪召還。至是仍
命赴軍。
諭曰今年大兵既不前進。若發兵襲擊。則策妄阿喇布
坦情形自露。著派盛京烏拉察哈爾索倫喀喇沁及
內地喀爾喀兵一萬。自前年進兵處往彼襲擊。出兵
時不必派厄魯特王車凌旺布公多爾濟塞卜騰之
人。又前欽令盛京三千兵。越過巴里坤地方。今暫行
停止。此次襲擊之兵。令六月發往。及秋而回。倘今年

不便襲擊。來年另爲籌度。爾到傅爾丹處詳議後。即差人到巴里坤將軍富寧安奏請築城於庫克車勒。

二月。壬戌。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言烏蘭烏蘇。四面皆山。地隘不可以應擇庫克車勒地。有水草處。築城浚池。駐兵二千。所在各遣大臣二人管理。鄂隆吉噶順哈洮等處。並築堡。各駐兵一千。所在各遣大臣一人管理。約三百里。應酌量派兵。於鄂什希慶集等處設營以爲應。大軍駐劄巴里坤如故。自烏蘭圖哈畢爾噶一路。至庫克車勒鄂隆吉。凡設六站。臣躬率大臣侍衛往庫克車勒等處相度何處可築城堡烽墩。及展汛界。設臺站。牧放牲畜等務。一面修築城堡烽墩。一面令兵駐劄。奏入。得旨下議政大臣知之。

癸亥。

命分牧駝隻於鄂爾多斯。

議政大臣等議曰。解往甘肅騸駝五千。應送寧夏。令巡撫綽奇撥官及兵丁。於察罕托輝水草佳處牧放。冬時進口。於寧夏支草料飼養。奏入。

得

旨。此事議未周詳。騸駝何必交付漠人。仍令蒙古大臣

侍衛。並兵丁看守牧放。冬時亦在與駱駝相宜之處牧放。何必支領草料。著另行詳議具奏。尋議曰。應令沿途撥兵。遞送駱駝至鄂爾多斯。其散秩大臣殷扎納策凌並侍衛等。送駱駝者分兩路。一出張家口。徐徐驅至鄂爾多斯。率彼處官兵。擇水草佳處牧放。冬時亦於駱駝相宜處牧放。以備巡撫綽奇侍郎色爾圖調撥。奏入。上從之。

辛未。

命都統法喇招撫里塘。護軍統領噶爾弼赴四川辦理軍務。

法喇等疏言里塘去打箭爐甚近。若遣官招撫。必當歸順。巴塘民心。與里塘亦相似。請遣官一人。先至里塘宣示威德。彼若向化。即收其地戶口清冊。至巴塘亦如之。若有觀望不至者。於草長時。以兵臨之。彼必不敢我抗。應選成都滿兵五百。令協領等領之。綠旗提標兵一千。化林永寧兵五百。令永寧副將領之。并力深入。雖巴塘以外。亦可傳檄而定。若察木多亦來歸順。則去藏不遠矣。便當會兵取藏。一面徵知西寧雲南領兵大臣。一面星夜遣官招撫綽奇侍郎色爾圖調撥。奏入。旨議政大臣等議曰。應如所奏。即令法喇率兵赴打箭爐駐劄。遣人招撫。如有觀望不至者。令法喇率兵進攻里塘巴塘。即駐劄巴塘。其護軍統領溫普。應調取來京。成都既有滿洲兵丁。應自京師遣大臣赴成都。令其管領。奏入。得旨。軍前大臣甚多。著派護軍統領噶爾弼。就彼馳驛。作速前赴四川。與年羹堯一同辦理軍務。法喇離打箭

爐切近。即令領兵前往。餘依議。

癸酉。

定茶禁。

都統法喇疏言蒙古及西藏所在。悉資茶養生。

賊人即據藏地。非茶斷難久居。我

皇上憫念青海與里塘巴塘人衆。非茶不生活。以如何分別禁止。令臣等詳議。臣等思唐古忒人悉為

賊所迫脅。不當禁其養生之物。但今松潘路。茶價甚賤。青海一帶積茶必多。應暫嚴禁。俟彼懇請。再酌定數目。令其買運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為里塘。遣官招撫。令營官收其所管番寨戶口清冊。酌量定數。許之買運。巴塘以外。亦如此例。

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向背。分別通禁。議政大臣等議如所奏。奏入。

上從之。

三月辛巳。

命永寧道高其佩赴打箭爐。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四川總督年羹堯奏。據西藏之第巴達克咱報稱。策零敦多卜等將被截取藏之五百名兵丁。自巴爾喀木一路送來。其或確實送來。或借送來之便。相度地勢。探聽信息。俱未可定。不可不預為防備。此所請甚是。爾等詳議具奏。尋議曰。年羹堯請自率兵往備之。但四川省及松潘打箭爐南路軍務並緊要。年羹堯自往不便。現今議令都統法喇於青草發時。率兵招撫里塘巴塘。如第巴達克咱所報確實。應以兵五百。屬永寧道高其佩往會法喇軍。相機而行。如借此窺探我內地。即以兵勦之。設所報虛。令高其佩率兵還。奏

入。

上從之。尋年羹堯疏報。臣等前聞西藏送還官兵消息。恐賊有詐。曾奏請令永寧道高其佩前赴辦理。今官兵陸續至里塘者三百七十人。其未到者不過數十人。高其佩可毋往里塘。至官兵到省時。臣等令滿兵入荊州滿兵中漢兵入臣標。一同操練。以待將來調遣。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報可。

乙未。

罷吏部侍郎色爾圖都統瑚錫圖以噶什圖辦理糧餉。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劾吏部侍郎色爾圖。現今奉

旨經理西寧兵餉。並不實心辦事。恣意遲延。推諉縱家人與筆帖式戴通包攬運米。通同扣尅。請下色爾圖等所司嚴審擬罪。再色爾圖虧空甚多。糧餉所關緊要。請更遣大臣赴西寧料理。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現今巴里坤有巡撫綽奇噶什圖二人。應調噶什圖赴西寧料理糧餉。其噶什圖所辦事。令侍郎海壽兼管。奏入。

上從之。允禵又疏劾都統瑚錫圖進蔵時。兵無紀律。還時又不自率兵。先行進口。請革瑚錫圖職嚴審。議政大臣等議覆如所奏。尋色爾圖擬斬。解京監候。奏入。得

旨色爾圖俟擬應斬。鎖禁西寧。遇有苦差之處差遣。瑚錫圖擬枷號鞭責。奏入。得

旨瑚錫圖鎖禁西寧。遇有効力之處効力。

夏四月乙巳。
命撫遠大將軍允禵駐兵西寧。
允禵疏言據都統延信等稱準噶爾與青海部人。世爲婚姻。大將軍若將兵出口。我軍衆寡。青海人知之。準噶爾亦知之。今年既不進兵。我軍可毋出口駐劄。又參將述明等自喀喇烏蘇來云。準噶爾賊人。即與我戰。其實懼甚。土伯特人。與我兵對壘時。其烏鎗矢高舉放過。乘賊不見。向我營但發空鎗。觀此知土伯特爲賊所迫。其人心實感

聖恩。今我軍號稱三十萬進勦。遣使前往。大功可成。議政大臣等議曰。都統延信等。既謂大軍不必出口。應於西寧駐劄。及留兵若干。所用之馬。於何處牧放。悉令大將軍酌定。奏入。從之。尋允禵疏言臣遵旨駐劄西寧相機而行。令每佐領下烏鎗護軍各一人。公策旺諾爾布領之。涼州所在每佐領下護軍各一人。副都統賁色領之。喀喇沁等處蒙古兵在寧夏者。都統楚宗領之。悉赴索羅木駐劄。令莊浪所在每佐領下馬兵各一人。都統汪悟禮

副都統伊禮布領之。涼州每佐領下所餘烏鎗馬兵各一人。副都統宗室赫世亨。宗扎卜領之。悉赴博羅和碩駐劄。以張聲勢。再令平郡王訥爾素公諾音托和揆慧簡親王之子永謙鎮國將軍敬順額駙臣奉恩將軍華玢開散宗室吳爾珲等往博羅和碩駐劄。諸路兵馬。俱令於四月杪啟行。九月入口飼馬。自阿什罕站起至索

羅木。置十五站。站各置馬二十匹。自索羅木傍通柴達木路。置五站。站各置馬十五匹。每站撥固原綠旗兵各十人。青海兵各十人。又撥肅旺諾爾布報若調青海兵六百。於軍營附近駐劄。則於巡守並汛界差遣一切尤便。乃令青海首領於所部兩翼。各撥兵三百。蘭州所餘護軍一百二十九人。馬兵八百七十一人。悉赴西寧駐劄。議政大臣等議曰。現今調兵出口駐劄。汛界巡守事甚要。應令所調青海兵六百。於汛界處不時防守。仍令聲言大兵即日進勦奏入。

上從之

庚申。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即軍中自授章京等官。

富寧安疏言。現今用兵之地。西安察哈爾旗下官員缺。請於從征官兵中按其資格。並素有勞績。及人材勇健勝鈐束之任者。具名舉報。與內地職官一并入奏。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旨。朕曾有旨。此次大兵在外。如遇章京並護軍校驍騎校缺出。令大將軍即行補授。今若照富寧安所奏。出兵地方所出之缺。又將軍前人等與內地之人。一併開列具奏。必致重複。富寧安傅爾丹兩路軍中所出官員之缺。將出征之官兵內。所有應陞及人材勇健善於鈐束素有勞績之人。令富寧安傅爾丹等。即行遴選補授。俟事竣之後再補行引見。如外省駐防官缺出。仍將在內人等題補。

壬戌。

增哈密及巴里坤驛馬。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自巴里坤至哈密每站並設馬匹。哈密以外。自塔勒納沁起至布隆吉爾。中間伊托特巴勒楚特等十處並戈壁每站過事。輒用駱駝傳送。前者策妄阿喇布坦部人來投。及彼部遣使人至京。輒先以巴里坤站馬送至哈密。又自額敏撥馬送至布隆吉爾。始乘驛馬至京。自今來投順者衆。或彼部之使再來。巴里坤驛馬。及額敏馬必不足供。請令甘肅巡撫綽奇於預備設站馬匹中撥一百三十匹。巴里坤站益馬五十。哈密站益馬八十。不得以應他務。止以給自策妄阿喇布坦處來歸者及其使人乘騎。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五月癸未。

命振武將軍公傅爾丹於軍前量撥官兵。傅爾丹等疏言據巴林多羅郡王額駙吳爾袞等言內地扎薩克官兵。各備米糧牛羊馬匹至軍一年以後。月給官兵羊兩隻。銀一兩。跟役羊一隻。銀五錢。現今羊價騰貴。所給不足供食用。請自今內地扎薩克官兵及跟役。當給羊一隻者。以銀一兩給之。其喀喇沁兵一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及土默特種地兵一千。當得羊價亦視此支給。議政大臣等議曰。將軍傅爾丹等軍前。現增發黑龍江等處兵三千。今兵暫止不進。當於滿洲蒙古綠旗官兵中。簡其殘弱老病者。遣歸千餘。以其餉量給蒙古兵丁。奏入。

上從之。是秋八月。傅爾丹疏言。臣等遵旨簡右衛索倫等處官一百一十人。兵丁二千一百六

十八人。並老病應遣還至効力來軍原任副都統常閼保等六十八人。悉老有疾。亦應遣還。台吉蘇克都爾所屬十一佐領中。司屯種官二人。撥什庫甲兵七十八人。應遣還。令於驛站行走。兵丁還者。其行月糧及羊價。悉增給內地二十三部扎薩克並喀喇沁及種地土默特兵跟役。數尚不足。請每月增銀六千兩。每給羊一隻。以上從之。

辛卯。

定西吉木等處疆界。

銀一兩與之。議政大臣等議覆。悉如所請。奏入。

差往西吉木等三處定設疆界理藩院員外郎巴福壽疏言。臣傳集厄魯特台吉阿爾薩郎及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所屬宰桑庫魯克貝子車臣所屬護衛車臣藏布等。會同西吉木等三處官。示以設立疆界情狀。據貝子阿喇卜坦等云。青海人等。荷

聖主恩甚厚。何惜隙地。地可耕者。聽兵民悉耕之。但留我等游牧處所足矣。臣案西吉木等三處。故為西喇郭勒蒙古部人游牧所在。兵民先已耕種。其隙地令蒙古人等游牧如故。達里圖地有車

臣貝勒屬人。與兵民佽水道相雜耕種。以西吉木水源並淖泥草墩地不可耕。蒙古人等游牧其間。循水而下。則兵民與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及貝子阿喇卜坦等屬人。悉在兩岸交錯種地。臣即會同所司。並台吉宰桑等。令於交錯耕種處立界。不得逾越。議政大臣等議。令巴福壽以所設之疆界交明巡撫幹奇而還。奏入。

上從之。

六月。甲辰。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頒備明年進兵

傅爾丹等疏言臣等遵

旨遣貝勒丹津多爾濟等往與將軍富寧安等議已里坤並阿爾台兩路官兵馬畜軍器口糧。俱已足用。今年可進兵襲擊。但今已使人到策妄阿喇布坦處。俟使者還。如策妄阿喇布坦仍前飾詞推托。來年即令兩路兵進勦。今歲可暫停襲擊兵。議政大臣等議曰。兩路兵馬。駐劄有年。前歲軍未深入。今年雖遣使臣往。宜乘馬肥士集。會議襲擊。但歲候已遲。應停襲擊兵。令兩路將軍預備來年進勦。奏入。

上從之。

丁未

四川總督年羹堯護軍統領噶爾弼奏報西藏

軍情。

年羹堯疏言近者偵西藏諸部落。以貝勒達顏病故。人人有相吞併意。又聞策零敦多卜現令左哨頭目春丕勒率兵六百餘。過喀喇烏蘇河往青海。又開發兵八千來藏。已至葉爾羌克勒底雅。臣思自藏至打箭爐。南路險遠。北路平近。里塘現駐大兵。南路可以無虞。惟北路宜預爲之防。臣等已調兵防守中渡河口。又酌調提標兵丁。於打箭爐附近駐劄防守霍耳一路。尋年羹堯噶爾弼又疏報偵策零敦多卜率兵六千。止二千爲準噶爾部人。餘悉脅之俱來者。且其同將兵二濟舉動輕躁。與策零敦多卜不和。其

聞。

一郭莽喇噶卽策零敦多卜之弟也臣等遊揣賊情策零敦多卜深知策妄阿喇布坦殘忍又與三濟不和懼不自保近者調夫修築布達拉城池其意欲得爲藏王卽率衆歸附矣臣以爲可密諭策零敦多卜速來歸順使守西藏令除三濟以自効奏入報

丁巳

都統法喇奏報平里塘進撫巴塘

法喇等疏言臣等遵

旨令副將岳鍾琪率綠旗兵先行臣親率滿洲兵至打箭爐據副將岳鍾琪等云一至里塘卽傳集達瓦喇木扎木巴第巴塞卜騰阿住等且撫之若等支吾抗拒不肯獻其戶籍卽擒達瓦喇木扎木巴塞卜騰阿住及其從人以來臣等卽上從之尋奏噶爾丹策凌現駐打箭爐滿洲綠旗兵中選調益法喇軍於成都滿洲兵中撥往打箭爐駐劄巴塘與雲南中甸相近請令都統武格偵探準噶爾消息率兵援應奏入

禮等亦偵探準噶爾消息率兵援應奏入

塘就撫後卽遣人至里塘招撫及率兵行至巴

塘所屬立登三木巴地。遇前遣往招撫之人。率領喀木布第巴所遣之人來歸。已受之。更令喀木布第巴。書其所屬戶口人數。俟大兵到巴塘都統法喇仍駐劄巴塘防守。奏入。

上從之。是秋。年羹堯噶爾弼又疏言。據遣往巴塘知府

運維德等報。乍丫察木多。察哇三處。胡土克圖羅布藏那木扎爾等欲歸順。舉其所屬喇嘛民人戶口來獻。即遣郎中鄂賴遊擊黃喜林等持銀牌茶緞。輕騎前赴三處撫諭犒賞。更令詳察三處形勢還報。議政大臣等議令年羹堯等俟郎中鄂賴等還。即以彼處情形及所得一切消息奏入

上從之。年羹堯噶爾弼又疏言。前議政大臣等議令於駐劄打箭爐滿兵中。選撥益法喇軍。及發成都滿兵。駐打箭爐。今里塘巴塘並投順而乍丫察木多。察哇。亦相繼來歸。里塘現今所駐滿漢兵二千七百。且偵探賊兵。一無消息。請停調撥原駐打箭爐滿兵。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報

聞。

秋七月癸酉。

命都統武格議駐赴滇滿兵。

武格等疏言。江寧兵已抵沅州。沅州地狹。不可久駐。遂以湖南湖北雲南貴州蒲營馬。先給江寧四千九十八匹。前鋒自為一起。八旗官兵為四起。令副都統吳納哈率之赴雲南。俟浙江

兵到。亦視此行。令副都統噶什圖之赴雲南。臣等即馳至雲南。詳視駐兵形勝處。及如何安置兵馬。再入奏。議政大臣等議曰。請令都統武格。俟兵馬悉到。與所在有司集議。於附近雲南形勝處。酌定駐劄。仍以時偵探準噶爾消息。令其策應法喇。奏入。

上從之。

九月乙未。

命封新珝毘勒罕為達賴喇嘛。以兵送至西藏。

先是大將軍允禵疏言扎穆楊善木巴等自西藏來歸。公策旺諾爾布等。送之至西寧。詢扎穆楊善木巴等云策零敦多卜三濟等領兵駐藏。聞三濟將於三月間遣策妄阿喇布坦處。再策零敦多卜與大兵分路進勦。恐不能支。欲於五月間逃歸奏入。報聞至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此次差往西邊珝必圖等。前來回稱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寧見有新珝毘勒罕。實係達賴喇嘛之珝毘勒罕。天朝聖主將新珝毘勒罕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實與衆人相望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懇天朝聖主將法教速為廣施。觀此情形。似易結局。今將新珝毘勒罕封為達賴喇嘛。給與印冊。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綠旗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畜接續之處。令大將軍辦理。再由巴爾喀木

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畜接續支給之處。令年羹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兵或一萬。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零敦多卜等。若實為法教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候道去。即為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梭羅木遜圖水草佳處駐劄。兼令其照管青海家屬。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駐劄。兼照管王察罕丹津行裝事關甚大。將此旨傳諭大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傳集一處。曉諭唐古忒國內達賴喇嘛班臣法教。原係爾祖上設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故將拉藏殺害。令寺內喇嘛各自散去。將衆鄂里格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禪榻空虛。從前爾將此新珈畢勒罕擡為法教廣施之事。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之喇嘛民人。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亦稱為達賴喇嘛。於明年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禪榻。將法教廣施。放開衆鄂里格一路。令其販賣茶布。此正宜効力之時。爾等應各帶兵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意如何。令伊等各陳己意。會盟畫一具奏。俟會盟完時。令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常授等。由固關來京具奏。

訓飭議政大臣。

先是督理軍餉侍郎敦柱疏言臣等於康熙五十八年冬十月丙寅。

康熙五十八年冬十月。丙寅。

十六年八月中。收都統圖思海等先後運到米三萬五百石。已散給官兵一萬七千二百五十餘石。存米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餘石。足支八月。但道遠不可不預爲儲備。請明年仍輓送如故。靖逆將軍富寧安復疏言都爾博勒津歷年所收穀。令滿洲蒙古綠旗官兵自運至軍。圖古里克官種所收穀。用駱駝以次運至軍。並未支用正帑。今主事達理等捐種青稞一千八百餘石。當自輓運至軍。乃止送哈密。復動支帑銀七千二百餘兩。始運至營。請令侍郎海壽責達理等

如數繳納。富寧安又疏言自哈密至巴里坤。今已成通衢。當減口哈密輓糧至軍腳價。計糧一石。減銀五錢。額敏在塔勒納沁所種青稞。輓送哈密。計一石減銀三錢。自哈密輓運至營。計一石減銀五錢。凡減銀四千四百兩有奇。今當給銀三萬九百兩有奇。請令甘肅巡撫綽奇如數速解。令侍郎海壽運哈密所貯糧。及額敏於塔勒納沁所種青稞。輓送軍脚價。計糧一石。減銀三錢。自哈密輓運至營。計一石減銀五錢。凡減銀四千四百兩有奇。今當給銀三萬九百兩有奇。請令甘肅巡撫綽奇如數速解。令侍郎海壽運哈密所貯糧。及額敏於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爾等皆係議政大臣。凡議政諸事。並不苗心。俱草率議奏。聞自備運米人員。親身並未前往將官駝所運來石以爲本身運到。竟邀議敘。自備種地人員。並未種地交糧。而借種地之人。希圖

利益。揑稱交糧入倉。亦遵議敘。現今倉內米石已致缺乏。所以侍郎教稗等奏請明歲運米應作速運到。以補缺乏。爾等於諸事不甚留心。草率議奏之處。朕已屢降諭旨。嗣後爾等須加意恪遵。

十二月。丙辰。

命議政大臣及大將軍等詳議進藏軍務。

議政大臣等將軍前召至大臣九卿等。集議進藏一事奏入。得

旨。此議尚未周詳。只議西地進兵並未議及阿爾台巴里坤兩路之兵。兩路兵會合取吐魯番。若烏魯木齊難以堵塞看守。應將兩路之兵會合襲擊。或各減騎進入震懾。從呼爾達爾之處襲擊。則彼必畏懼。自然棄此牧放牲畜之處而去。再聞知西地大兵進勦。並兩路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則土伯特之衆。即如我兵。縱策妄阿喇布坦策零敦多卜自異勢逃遁。我師進藏。定立法教之後。策零敦多卜發兵前來。伊

懼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瑚畢勒罕送往安設禪牀。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衆誠心歸向。則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無此意。必將新瑚畢勒罕送新瑚畢勒罕與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瑚畢勒罕。不惟策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瑚畢勒罕奏。亦難預知。倘

係勞苦之兵。我則安逸之兵。即可勦滅。朕意如此事關重大。不可急遽。從容周詳定議爲是。今若照衆大臣議。惟行看守。自西寧至四川雲南內外土番雜居一處。西藏之人。皆係土番。伊等俱是一類。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卜占據。則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邊疆土番豈能保全。爾等暫且看守之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尋議覆曰。護送新瑚畢勒罕兵止八千。勢稍薄。當益兵四千。令額駙阿寶親率厄魯特兵五百。副都統常齡率察哈爾兵四百。更於柴達木駐防。兵四百。滿漢兵二千。青海兵二千。並駐劄防守。更令都統法喇等酌量統兵。由巴爾喀木一路進。令噶爾弼率冀堯撥兵二千赴法喇軍。於都統武格所統兵中選滿兵一千。綠旗兵二千。滿兵令都統武格副都統吳納哈統之。綠旗兵令總兵官趙坤馬會伯統之。與法喇軍會。軍當於何日發。及會於何地。令大將軍檄諸軍定奪。更於阿爾台二萬兵中。選兵一萬五千。令持三月糧於六月杪自布拉罕布魯爾路進。若策妄

阿喇布坦無備。即深入襲擊。若彼覺之。即引兵還。於巴里坤一萬三千兵中選兵一萬。令三千人輕騎襲吐魯番。二千輕騎襲擊烏魯木齊。餘兵五千。徐徐前進。令於襲擊烏魯木齊軍後策應。軍中人悉持二月糧。於七月初與阿爾台兵約期同進。其襲擊兵。及駐劄兵。當以何人統之。進藏兵。於軍前諸大臣中以何人爲將軍及西寧等處提督總兵官中。遣何人往伏候

諭旨奏入。得旨。此議甚詳。事務關係重大。著行令大將軍等。與青海台吉等公同定議具奏。

戊午。

運大同府倉米一萬石至軍。

山西巡撫蘇克濟疏言。兵部行文來年仍運瑚坦和碩米一萬石至軍。臣按往者運米。自大同購募夫車赴瑚坦和碩。所需駱駝及鞍屜等物。費銀萬餘。若以大同府大有倉所貯米由得勝路藐運。道里既近。且省夫車之費。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己未。

都爾伯特固山貝子阿金卒。以其子巴圖襲爵。

庚申。

調古北口。宣化二鎮兵赴西寧。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古北口。宣化二鎮兵丁壯健。著每處各派兵五百名。發往西寧。尋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曰。令古北口。宣化二鎮。各撥兵五百。古北口兵令副將韓良輔率之。宣化兵令副將陳棟率之。並於二月

改行赴西寧奏入
上從之
辛酉
蠲免陝西沿邊州縣衛所來年田賦
上諭戶部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首以父民生爲先
故自御極以來於閭閻疾苦無不博諮廣詢漠敷麻
澤其有動民力之處尤惻然軫念刻不能忘蓋六十
年如一日也比年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興兵
征勦遠歷邊陲其沿邊數處師旅屯駐一切雖皆支
用正項錢糧而協辦轉輸行齎運送之事民力勞瘁
朕心時切憫念會將陝西甘肅所屬康熙五十八年
額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
兩零特沛恩綸悉行蠲免而沿邊各州縣衛所軍行
既多飛輓之勞辦賦復滋催科之擾若非格外加恩

小民恐致失業所有沿邊一帶陝西所屬府谷神木
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
魚河歸德磐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隆州龍川鎮靖
鎮羅寧塞靖邊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饒陽水堡高
家堡甘肅所屬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
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州寧州平涼衛固原州鎮戎
西安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寧夏前衛平涼縣固
原衛河州衛蘭州衛慶陽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甘
州左衛右衛肅州衛鎮彝所等六十六州縣衛所堡
康熙五十九年錢糧米豆草束俱宜蠲免但目今係
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將康熙五十九年額徵
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盡行蠲免爾部行文該督撫
通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均沾德惠以副朕曲軫邊
民之至意倘或借端科派澤不下究該督撫嚴察指

叅。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壬戌。

撥在京滿洲兵赴西寧

議政大臣等遵

旨議奏。京城滿洲兵。每佐領撥烏鎗護軍一名。護甲一名。烏鎗馬兵一名。以護軍統領一人。副都統二人領之。每旗遣護軍叅領一人。每翼遣烏鎗護軍一人。副都統一人領之。護軍為一隊。以副都統一人為長。即赴西寧所遣大臣等官給五年俸。兵丁給二年錢糧。驍騎營兵為一隊。以副都統一人領之。護軍為一隊。以護軍統領一人。副都統一

有得岳州之期哉。於是不撤船兵嚴防看守。未幾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滿漢官兵合計四十餘萬。貝子章泰等離雲南城四十里安營。一面臨湖。一面抵山。並未設兵湖中。斷其水路。致賊寇米糧照舊運行。城內並無危急。後趙良棟率寧夏兵至云我等大兵。連營四布。不就近速戰。迨至日久。米糧不繼。滿兵無妨。綠旗兵何以存立耶。章泰云皇上豢養之滿洲。豈可輕進委之於敵。且爾兵遠來。亦宜休養。何可令其傷損。趙良棟不從。竟進章泰之言。自率標兵。前往力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棟之兵亦疲甚矣。章泰又向趙良棟云。爾兵已瘁。應暫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

匿。乃自殺。餘賊猶城拒降。此亦出於進戰。乃得成功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防護。共生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令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皆謂不可。獨席爾費揚古以兵為可進。決意進兵。及至科爾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臣等勸席撤兵。席諭以祭告天地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去。不允所請。將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惶。鼠竄而去。席遣兵令馬思喀為將軍。尾追噶爾丹。又遇西路兵攻

擊大敗之朕將中路初次運到之米遣明珠速送毛
費揚古軍前二次米亦即令續送三次米內朕但留
十八日口糧餘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
饑饉得保全而回彼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
則兩路兵丁安得立功奏凱耶今觀領兵大臣官員
等祇爲保身之計不以國事爲重內存私意彼此爭
論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糧及不能馭

載至於拋棄全無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
之滿洲兵俱極精練全在領兵者將國家之事專心
辦理不圖安逸賞罰嚴明則斷無錯悞進兵西藏時
色楞不候衆人獨自前往額倫特亦隨後追至爲國
家奮不顧身雖至失機豈可論伊等進兵太速乎今
策旺諾爾布係差往策應之兵而遲延不前雖伊所
統兵丁善全而歸伊屬下之兵固然感念於國事有
何裨益惟西路陣亡兵丁朕甚爲憐憫當分別加恩
至大臣官員等在部院衙門亦能清廉自守若行軍
大事又非僅清廉自守者能勝任也朕年少時每於
講武練兵等事遵命者必慫以法內外大小悉知儆
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茲衆喀爾喀及
青海等俱服朕之風化而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新占
藏地毀其寺廟散其衆僧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
舊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黃教却無實心効力之
人策零敦多卜領兵在藏以我兵隔遠不能往救朕
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餓尚能到藏我兵
顧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思此時
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煽惑沿邊諸番部將
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決宜前進
臣等謹按夏后恭行天罰實賞用命文王赫

怒整旅以篤周祜夫命之所出決之一心而
其祐及於世世聖人所稱我戰則克者也伏
覩我
聖祖仁皇帝於西藏之役既
命將軍等出師擊賊至是復
諭中外大臣以夾策進兵之意詳舉下岳州討雲南征
烏蘭布通及中路進兵一切大功之成並由

獨斷且申言色楞額倫特等之力戰可嘉而
策旺諾爾布之遲緩全師爲無益於事洋洋
聖謨所以作三軍之氣而爲萬世長久之計者何其至
也於時自六月出師以後八月甲辰將軍富
寧安以擒賊之宰桑貝肯等聞十月
庚戌將軍噶爾弼奏克西藏乙卯撫遠大將
軍允禵亦奏將軍延信攻賊入藏挨厥所由
惟我
聖祖先幾默運既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
丹征西將軍祁里德分軍三道並進以犄策
妥阿喇布坦邊境令時

然後定西將軍噶爾弼一軍自拉里入平逆
將軍延信一軍自青海入不數月間克有藏
地收復疆圉式廓厥猷章成功之捷爲自古所
未有夫藏地西直厄魯特南帶諸番形勢互
爲犄角固勝算所必爭由是而平青海俄準
夷定回部恭逢

當年用兵始末則。
廟謨之神速。
胎謀之宏遠。不皆於此可覩歟。

丁酉。

命撫遠大將軍允禵率前鋒統領弘曙移駐穆魯烏蘇。
管理進藏軍務糧餉。
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率兵進藏。以公策旺諾

爾布副都統阿琳寶額駙阿寶隨印侍讀學士
調西安將軍宗扎卜駐防西寧平郡王訥爾素駐防古
常授提督馬見伯總兵官李麟參贊軍務。

木等地。
調出征和碩裕親王保泰子廣善和碩簡親王雅爾江
阿子永謙固山貝子魯賓護國將軍敬順回京。
准原任西安將軍席柱赴軍効力。
席柱是請自備鞍馬赴軍前戴罪効力。議政大
臣等議如所請發往阿爾台軍前効力奏入。
上從之

二月。癸丑。

以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定西將軍。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督年羹堯自軍興以來盡心効力。
訓練川兵甚是整齊。可速行文與年羹堯。令伊帶領

兵丁進藏。授爲將軍。如有能署理總督事務於地方
不致生事者。令年羹堯署理。如地方緊要不得
署理之人。著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將軍。帶領雲南四
川。兩處兵馬前進。定西將軍印速行送往。詔年羹堯
奏言四川總督印務。一時無可署理者。請授噶
爾弼爲定西將軍。給以印信。令率兵進藏。幷調
都統法喇於打箭爐駐劄防守。奏

上從之。

命封新瑚畢勒罕為弘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遣兵送往西藏。

先是撫遠大將軍允禵奏言臣遵旨傳集青海王台吉等議進兵。及送新瑚畢勒罕往藏。青海王台吉等皆同心協力。願率兵從征。并請封新瑚畢勒罕為弘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發滿漢及青海兵送之西行。其四十九旗扎薩克及喀爾喀。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令遣使護送。

命封新瑚畢勒罕為弘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發滿漢及青海兵送之西行。其四十九旗扎薩克及喀爾喀。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令遣使護送。

三月己丑。

雲南都統武格奏報率兵赴藏。

都統武格疏言雲南一路滿漢官兵。奉調赴巴

聞。

丙申

靖逆將軍富寧安。征西將軍祁里德奏報分路進兵。

富寧安疏言今歲議發大兵。進勦西藏。其阿爾台巴里坤兩路兵。亦相約進擊準噶爾邊境。令賊擾亂。可以相機行事。臣請率兵三千自烏魯木齊路進。分兵四千自吐魯番路進。其領兵大臣請

旨命往。又兩路進兵後。請更發兵三千策應。餘兵留者。

暫令副都統雅圖侍郎海壽等督轄。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奏。其分路襲擊吐。
魯番兵。令散秩大臣阿桂率之進發。奏入。
上從之。祁里德疏言。臣請將阿爾台路兵七千。由布魯
爾路進。將軍傅爾丹將八千人。由布拉罕路進。
襲擊準噶爾邊境。餘兵請更遣大臣統轄。奏入。
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奏。其兵留者。應令
將軍顏壽都統穆赛等統轄。擇形勝地駐劄。奏
入。
上從之。
夏四月。壬寅。
以巴塘里塘暫歸四川省管轄。
四川總督策楞奏。疏言。近者雲貴督臣蔣陳錫

請以巴塘里塘地歸麗江土知府管轄。臣按巴
塘里塘舊為西藏侵掠。臣宣示
聖主恩威。招撫投順。雖歸蜀歸滇。莫非王土。但四川現
值用兵。一切運糧調遣。道經巴塘里塘。地關扼
要。撥歸土司。則呼之不應。移文滇省。則往返遲
延。請仍歸四川管轄。以利軍行。又都統武格移
文云雲南進藏兵。當接運三月口糧。山高路狹。
難於輓運。請以四川所運米支給。按今滇蜀兩
省並進兵。而蜀省發兵七千。滇省發兵三千多
寡相懸。恐蜀省所運米。不足供滇省用。議政大
臣等議曰。應如年羹堯所奏。令雲南督撫。速運
米以濟雲南兵。如武格等所領兵。已與噶爾弼
軍會。或雲南運米未到。暫撥四川餘糧支給。即
以雲南所運米。如數補還。其巴塘里塘地當暫

歸四川統轄。俟竣事日。如原議改隸雲南奏入。
上從之。

丙寅。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即軍中簡署副都統管轄駐營滿洲兵。

富寧安疏言巴里坤現駐西安滿洲兵二千八百令都統晏布副都統鄂其章統轄。晏布雖大

臣。西安非其所轄。鄂其章爲漢軍副都統。事竣後。兵丁還西安。不知孰爲有功。孰爲無功。至未親行陣者更或濫舉邀賞。請於西安滿洲協領中每翼以一人委署副都統稽察。可杜一切弊竇。如蒙

俞允。請於軍中西安滿洲協領中。選列銜名候旨簡用。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請。西安滿洲兵。應以西安滿洲協領委署副都統轄之。即令富寧安選委奏入。

上從之。

五月。辛巳。

命議政大臣等行文傳諭各路將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歲稍旱。應速行文與各路將軍。或督中亢旱。馬匹未肥。或進兵不敢復以亢旱爲辭俱未可定。勿論既經議定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奏請停止。朕念軍務所關甚大。從前屢諭爾等及領兵大臣。凡軍機之事。有今日定議。明日又改者。未可拘執。要在相其機變而行。朕於用兵之事。必熟思而後頒發旨意。若無旨意。又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

也。然軍前或因亢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丁如何前進。如何回旋。明年又如何進兵耶。總之雨水及時。牧草果好。前進自無艱阻。應即行進兵。倘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奏。斷不可以今歲若不進兵。來年亦可再進。作游移之語陳奏也。路途遙遠。恐發去文書遲延遺失。亦未可定。須於明日行文一次。續後再行文一次。有一處不可進兵。即著將此一處奏請停止。

壬申。

命調右衛副都統覺羅圖哖參贊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務。

以征西將軍祁里德軍前副都統穆克登署前鋒統領事。

入。

從之。

六月。癸卯。

靖逆將軍富寧安等奏報進兵日期。

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疏報。巴里坤阿爾台兩路駐兵之處。雨水調和。兵馬騰壯。又偵探沿途。並有水草。當如

原議。進擊賊境。巴里坤兵於七月初一日啟行。阿爾台兵於六月十六日啟行。奏入。報聞。

秋七月。乙亥。

命漕運總督施世綸赴陝西勘視黃河運道。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先巡幸陝西。曾問黃河水路由河南通至陝西之處。地方官回奏不能行走。朕思上古大禹鑿龍門。通灘水道。漢唐之時。俱經輓運。豈有不能行船之理。故特遣皇子允祉往勘。允祉乘騎渡黃河。至砥柱龍門查看。竟可行船。由龍門至黃河直通渭河。可至西安北門。從絳州汾河。可至山西太原。彼時山西陝西河南將軍督撫等。亦曾令會看。今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趲全完。並無遲悞。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著暫交與總河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南府至西安。黃河輓運路徑勘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著查奏。今陝西正值軍需之際。施世綸暫留陝西。令協同鄂海辦理糧餉事務。

八月。甲辰。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敗賊。擒其會都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

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初一日。率襲擊兵七千。啟行。初二日。駐廋集。選精兵一千。輕騎趨烏爾圖。晝伏夜行。初六日黎明。兵抵烏蘭烏蘇之源。及烏蘭烏蘇口。托和木圖諸處。悉無賊哨。四向搜捕。亦無踪跡。初七日。駐兵烏蘭烏蘇戶內。比等待衛克什圖。一等侍衛阿玉錫等率兵赴伊

勒布爾和碩。分擊賊哨。類行時。臣密囑哲爾德等約。令沿戈壁邊界進兵。於天未明時。仰抵伊勒布爾和碩。圍擊賊哨。臣率署前鋒統領法塔。副都統常壽等繼進。初八日。恃衛哲爾德等擊阿克塔斯賊哨。賊懼甚。望風走。我師急追之。獲一賊。餘入深山潰散。侍衛克什圖等擊伊勒布爾和碩賊哨。見賊有馬在谷中。阿玉錫率十餘騎入谷。奪賊馬百餘匹而還。賊以我兵掩至。據高山險絕處。藏身樹石間。發鎗抵拒。克什圖等率兵奮擊。阿玉錫衝入賊中。手刃三人。我兵殺賊三十餘人。生擒二十四人。所獲馬匹器械。臣即以分犒官兵奮勇者。擒獲賊酋都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以身負重傷。暫送巴里。卽副都統雅圖管。俟師還。卽檻送垂木拍爾至京。餘賊檻送與否。請旨定奪。奏入。得

旨將軍富寧安。圍擊賊哨。生擒賊二十餘人。著行文副都統雅圖。派兵送來京師。沿途嚴加看守。勿致逃亡。其垂木拍爾暫停起解。俟擒獲愈後。再行解京。

癸丑、

征西將軍祁里德奏報敗賊。降其宰桑塞卜騰等。

祁里德疏言臣率官兵進襲。恐厄魯特烏梁海

卜沁防厄魯特賊人往來。及索烏梁海賊人潛
伏山谷中踪跡。擒厄魯特烏梁海賊四百餘人。
復於七月二十九日。率兵自鐙格爾河進。偵厄
魯特宰桑塞卜騰等率賊衆赴鐙格爾河。據山
守險。臣遣人招降。賊恃險拒敵。我師分兩道夾
擊之。賊衆大潰。竄守山麓。次日復遣人往。宣布

聖主威德。宰桑塞卜騰等率二千餘人降。所獲馬駝牛
羊萬餘隻。其宰桑塞卜騰等俟師還。遣官兵解
送京師。奏入。得
旨。此次擒獲之人。及投降之宰桑塞卜騰等派官兵解
送時。著喀爾喀協濟。先送至歸化城。將其中頭目數
人。驛送至京。其餘烏梁海之人。交與公博貝等設法
護視。勿致逃竄。
甲子。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降賊衆及闢展城吐魯番
部。
富寧安疏言散秩大臣阿喇衲等於七月初八
日。兵進齊克塔木。遇賊兵據營。擊破之。擒殺二
十餘人。賊衆悉降。初十日至闢展城。有回子兵
守城。官兵進擊。擒回部一人。即遣歸令諭衆回
人。輩我師爲征勦策妄阿喇布坦而來。與爾無

涉。若速歸順。即救勿誅。否則破城。悔無及矣。是
日。闢展城回部酋長。率三百餘人來降。十三日。
大兵至吐魯番。吐魯番部阿克蘇爾坦及總管
舍目沙克扎拍爾等悉率衆降。凡獲鳥鎗五百
五十桿。駝四十隻。馬五百匹。阿喇衲等於七月
十六日。率沙克扎拍爾等及官兵凱旋。奏入。得
旨將軍富寧安所奏。著發抄京城。傳諸王滿漢大臣等

九月壬申。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凱旋回營。

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不見賊哨。即遣兵遍索。亦無踪跡。有烏魯木齊及喀什噶爾諸處逃出回人。先後來降。詢以策妄阿喇布坦消息。據言若等乃哈密屬人。為賊所掠。是月十一日。賊目徹格爾得自伊勒布爾和碩奔還云

天兵已至。台吉垂木拍爾所率兵勦殺無遺。以故烏魯木齊所居垂木拍爾屬人及厄魯特衆各震駭奔竄。若等乘間逃出來降。又言烏魯木齊今年旱。牲畜死者甚多。臣遣人詳悉偵探。與回人言無異。其阿喇納襲擊吐魯番兵。先於七月二十四日至烏蘭烏蘇。臣所領兵於八月初二日亦至烏蘭烏蘇、初三日合兵凱旋。初十日。抵巴里坤。奏入。得

旨。知之。

戊寅。

罷雲貴總督蔣陳錫。雲南巡撫甘國璧。

蔣陳錫甘國璧奏都統武格將軍噶爾弼自察木多啟行。撥用四川雲南二省糧餉。奏入。得

旨。蔣陳錫甘國璧皆係地方大臣。雲南進藏之兵。各項糧餉。應預先料理。如期運送。今蔣陳錫甘國璧於糧餉之事並不留心料理。幾至遲悞。及大兵進藏之後。伊等方以運送米糧之事籍指奏聞。四川之米若不到。雲南之兵從何就食。蔣陳錫甘國璧顯然有悞軍機。俱著革職。令自備己糧。運米進藏。若遲悞不能抵

藏。即行正法。其雲南貴州總督事務。著貴州提督張文煥署理。雲南巡撫事務。著貴州布政使楊名時署理。貴州提督事務。著河南南陽總兵官張致署理。南陽總兵官事務。著河南巡撫楊宗義於本省副將內揀選一人題請署理。伊等俱著速行赴任。

壬午。

振武將軍傅爾丹奏報敗賊。擒其宰桑貝肯等。傳爾丹疏言臣率兵至格爾額爾格。厄魯特人聞大兵即至。委棄行帳什物。四路奔潰。臣等分兵進勦。於七月二十一日追及之。殺賊二百餘人。擒宰桑貝肯等百餘人。招降三百餘人。獲馬駝器械無算。又偵知烏蘭呼濟爾。爲厄魯特人屯聚耕種之所。臣親率兵蹋之。焚其所積糧草一空。整隊而還。賊尾我師來襲。我師截擊之。賊大敗遁。詩以宰桑貝肯等檻送京師。奏入。得旨將軍傅爾丹所奏。著抄發京城。傳諸王文武大臣。公同看閱。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八

康熙五十九年。冬十月。庚戌。

定西將軍噶爾弼疏言臣等率兵至拉里。聞喀丕勒率衆。噶爾丹策凌遣其臣阿喇納率兵三千六百人。自章米爾戎一路來拒我師。臣等議乘其不備。先取噩朱工喀。於八月初四日。臣率兵自拉里進。王師所至。望風歸順。朱貢之胡土克圖先獻地降。次日進取噩朱工喀。賞賚第巴頭目。安輯民人。臣遣干總趙倫等往諭第巴達克咱來降。又剌嘛鍾科爾頭目。並相繼來降。臣等即令第巴達克咱聚集皮船。於八月二十二日渡河。復令侍衛訥泰等率兵分爲三隊。二十三日。五鼓起程。進取西藏。集藏中大小第巴頭目。並各寺廟剌嘛。宣示

聖主拯救西藏民人至意。凡達賴喇嘛倉庫。悉封之於官。附近要地駐營。發兵固守。以截準噶爾部人往來。及斷其糧道。頃之。三廟坎布盡擒各廟所在準噶爾喇嘛凡一百一人以獻。其中首惡喇嘛五人。據第巴達克咱及三廟坎布等言五人者。並受策零敦多卜逆命爲總管。即取五人斬之。其喇嘛九十六人。悉令拘禁。奏入。得旨噶爾弼等遵旨授。率領官兵。歷從古用兵未到之絕域。各加奮勵。克取藏地。將準噶爾人等信用之逆惡番僧五人正法。撫綏唐古忒土伯特人民。甚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賞賚四川雲南取藏官兵。

上諭兵部曰。朕惟國家綏又地方。愛養兵民。實係緊要。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無時不以軍民生計爲念。

比年策妄阿喇布坦蠢動跋扈侵我哈密瓜及拉藏
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忒人民再吐魯番之人
皆近四川雲南一帶邊境居住準噶爾人等若將吐
魯番侵取又將土伯特唐古忒人民煽惑侵犯青海
不但難以應援亦且難於取藏是以調四川雲南滿
漢官兵由拉里前發西路大兵由青海進藏官兵俱
咸朕豢養之恩遵朕指授各加奮勵直抵險遠絕域
克取藏地殊堪軫念應大沛恩澤四川雲南滿洲官

兵從前所領俸餉俱著免其扣取仍遣堂官將取藏
之四川雲南官兵每人賞銀十兩即給本人妻子以
示朕軫恤官兵勞苦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乙卯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報平逆將軍延信敗賊進
藏
允禵疏言平逆將軍延信等於八月十五日率
兵駐劄布克河策零敦多卜等乘夜來犯擊敗
之奪其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進二十日
駐齊諾郭勒三更有賊二千餘人襲我我師嚴
整禦之賊衆久持不能當遂奔北二十一日自
齊諾郭勒進二十二日次綽瑪喇是夜五更賊
兵千餘來奪營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
賊兵死者甚衆遁去延信等旋率滿漢官兵於
九月初八日自達穆發送新封達賴喇嘛至藏
前達賴喇嘛博克達留藏不便應遣還京師奏
入得
旨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稱藏地遥遠
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守邊疆朕以準
噶爾人等現今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忒人民

再吐魯番之人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
吐魯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忒人衆侵犯青海
彼時既難以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斷著靖
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
管領兩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邊境聲援襲擊
又遣定西將軍噶爾弼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
里前進平逆將軍延信領西路官兵由青海前進又

遣大將軍總領大兵駐劄穆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
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勵兩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
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
準噶爾人衆茲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二次將策妄敦
多卜殺敗賊兵逃竄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
命大將軍等會議明年進兵勦滅賊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今歲阿爾台巴里坤兩
軍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將軍延信等進兵
安藏悉遵
皇上指授大振軍威賊人聞之心膽俱碎或以窘迫故
遣使乞降爲緩兵計臣愚以爲賊性奸詭即受
降不足信請乘勝於來年大舉進勦現在巴里

坤及固原甘肅等處兵約萬有七千請選八千
人由額林哈畢爾噶路進六千人由吐魯番阿
爾台路進各持三月糧其設置驛站令巡撫綽
奇預爲料理又巴里坤草廠較勝他處一切設
臺運米及調兵所用駝馬若早驅至巴里坤收
放三月則駝馬肥壯有益軍務其來年進兵程
期並如何策應臣再與阿爾台路大臣會議奏
以上俱著從優議叙
丁巳

聞。奏入。得

旨交議政大臣。尋議政大臣議曰應如將軍富寧安所奏來年大兵進勦。一切軍務。悉宜預備。至進兵時。或直搗賊巢。或扼據形勝。臨期相機而行。大將軍所領兵中應更撥三千。益富寧安軍。并令與阿爾台路將軍約。如何會合進發。其詳議以聞。奏入。得

旨此事著行文允禵及富寧安傅爾丹祁里德等將來年進兵之處。互相商酌。詳加定議具奏。

辛酉。

罷駐守噶斯布特爾及青海兵。仍以兵二千防

噶斯布特爾及青海駐守之兵。議政大臣等議覆曰應如所請。但策零敦多卜等狡甚。雖已遁去。或恐乘隙來侵擾青海。應令大將軍仍撥兵二千。駐劄青海附近處偵探防守。奏入。

旨從之。

癸亥。

預給官兵明年俸餉。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據軍前副都統覺羅英柱常壽提督路振聲等云。明年大兵進勦。一切軍器馬匹。悉應預備。請借支官兵一年俸餉銀。凡三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有奇。於每季每月給發俸餉時扣除。如蒙

俞允。

勅諭甘肅巡撫綽奇。運送軍前如數。如明年或不進兵。

部留軍前備。每年軍餉之用。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丙子朔。

四川總督年羹堯奏劾麗江土知府木興。

年羹堯疏言。里塘巴塘。爲蜀省出兵運道。奉吉屬四川管轄。乃雲南麗江土知府木興。數進人恐喝巴塘所屬喇皮等處。令歸雲南。番人咸懼。現在四川募夫時。又陸續運米。悉不敢前。八月二十日。木興率蠻兵至喇皮。番目巴桑以巳歸四川爲詞。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木興狂悖生變。殺良以木興殺之。又威脅番人令之歸已。以致番蠻各供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諸

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等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諸莫珲烏巴西達罕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庫爾坤山之東。衆泉滙散。不可勝數。

所劾木興之案。請俟師旋日。遣京師大臣一人往訊。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大學士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山川地名。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曰。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

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匯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喀喇嶺齊齊爾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砦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南流至叙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喇淖爾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

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諸莫璉烏巴什達罕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至日噶公噶兒城旁。合噶爾招穆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山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喀淖爾。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喇蘇木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喇蘇木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額納特可克國。爲尚噶穆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云泉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

班禪額爾得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喀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卽唐之吐蕃。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

臣等謹按唐一行言。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自西而南爲南紀。此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自北而東爲北紀。盡也。考禹貢所導大川有四。河與江漢。同入東海。而三水之源。並在諾莫渾烏巴西達罕以外。幹以內。惟黑水入於南海。而其源則在諾莫渾烏巴西達罕以外者南。幹以內者東。所謂兩戒之說也。然而自古以來。未有知而言之者。惟我

詔遣喇嘛楚兒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勝住等。徧歷西海西藏所在。量測星野。圖畫地形。於江河請水。無不盡得其源委。復

命廷臣詳考名實載之職方。傳信萬世。皇哉備矣。方今諸番回部。內隸臣僕。西極之壤。盡入版圖。直包烏斯藏西南以外。

皇上命使候星辰。度道里。圖寫職方。用資

乙覽。莫不以照以臨以歸我同文之盛。極從古未到之
絕域。考歷代未拓之遠猷。又豈北於都護所
領。榮木所譯而已哉。
壬午。
命四川總督年羹堯酌定官兵凱旋入口諸路。
年羹堯疏言大兵平藏後。有從征把總哈元成
還。言自西寧進藏路。瘴氣獨盛。現在平藏師旋。
並欲由巴爾喀木一路。臣度凱旋軍士。所攜口
糧。計日尚有餘。所慮馬匹至中途疲甚。雖有口
糧。或不能裹負而行。謹飛檄各處。多運米以備
接濟。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依議。年羹堯奏進藏大兵由巴爾喀木一路凱旋朕
念武格等所領滿兵。由雲南出口進藏。今回兵時。若
仍令往雲南則路途遙遠。著即同四川省凱旋之兵。
從四川入口。其雲南綠旗兵。丁著年羹堯擇路近之
處發往雲南西寧進藏兵。著從松潘一路行走至松
潘後。相視道里遠近。或從口外前往西寧。或從口內
行走俱着年羹堯酌量辦理。
丁亥。
增給征西將軍祁里德軍前滿洲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將軍祁里德。奏伊軍前滿洲兵少。
請將將軍傅爾丹處所領右衛滿兵。酌量撥給。朕思
傅爾丹處之兵不必調遣。可將右衛烏鎗兵派五百
名。京城烏鎗兵每旗派四十名。發往祁里德軍前。又
富寧安軍前滿兵亦少。傅爾丹駐兵之處。與巴里坤
相近。或將傅爾丹所領滿兵。量撥富寧安軍前。又祁
里德傅爾丹兩路官兵。或合為一處。爾等議奏。尋議
曰。應發右衛滿兵五百八旗滿兵三百二十。令

副都統巴哈里率之赴祁里德軍。其傅爾丹所屬滿兵，調給富寧安軍。至祁里德傅爾丹兩路兵。或應合一路。請令大將軍會議奏聞再議。奏入。

上從之。

十二月。庚申。

振武將軍傅爾丹等。請預給官兵明年俸餉。

傅爾丹等疏言明年大兵進勦。請借支官兵一年俸餉銀。凡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兩有奇。於每季每月扣除如數。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得

旨。軍興時。需用錢糧甚多。爾等於傅爾丹奏請之處。應相度機宜。詳核定議。明年果否進兵。及官兵之馬匹器械。曾否齊備。糧餉作何運送。將軍等並未奏聞。爾等亦未議及。止議借支餉銀。俾明年不進兵至後年進兵。將再借乎。否乎。從前運到軍前之米。及種地所收之糧。果否足用。又各官自備牛種交收之糧。或係空名。亦未可定。官兵惟以借餉爲事。不思借無底止。則錢糧易至匱乏矣。如聽信兵丁之言。預期借俸。又倣悻明年撤兵。或謂功成之日。必邀恩免。此貪將兵之道乎。爾等不加詳核。能軟從議。亦屬不合。軍務本

無年限。必詳加籌度。使糧無匱乏。乃於軍務有益。此本著再議具奏。尋議曰。傅爾丹奏請支餉一年。即給不便。應令大將軍等會議。明年當進兵與否。及傅爾丹一路兵餉。可否支給。具摺奏

聞再議。奏入。

上從之。

康熙六十年。春正月。辛巳。

議叙勦撫生番官兵。

四川總督年羹堯疏言。打箭爐外。里塘所屬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所屬桑阿壩、林卡石等處。生番出没不常。數行剽掠。臣遣兵勦撫。悉降之。議政大臣等議俟軍務告竣。官兵悉予議叙。奏入。

上從之。

癸未。

賴喇嘛至藏。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報平逆將軍延信報大兵送達賴喇嘛入藏。

允禵疏言據平逆將軍延信報大兵送達賴喇嘛至所在第巴康濟鼐多等處。喇嘛人衆。感激

聖恩。罔不踴躍。男婦老幼。望我天兵。襁負走迎。絡繹來環。

繞。競奏種種樂器。合掌跪云。自進噶爾厥人據

土伯特以來。父子夫婦。扔掠離散。人人痛餒。自

謂此生不能再覩天日。今

聖主與師勦賊。拯我土伯特人出之水火。更享昇平之

福。生死肉骨。無以仰報。紛紛來言。山於至誠。

奏入。

報

岡既而允禵又疏言西藏已定。駐防尤急。今兵留者。扎

薩克蒙古兵五百。額駙阿寶兵五百。察哈爾兵

五百。雲南兵三百。四川兵千有二百。以公策旺

諾爾布轄之。至空布所在第巴阿爾布巴。率先

効順。從軍取藏。阿里所在第巴康濟鼐。與準噶

爾仇讐。擒賊部人。斷賊歸路。第巴隆布鼐。以身

來歸。並請授以職銜。伏候

諭旨奏入。得

旨第巴阿爾布巴第巴康濟鼐俱授為貝子。第巴隆

布魯者授爲輔國公。

三月。己丑。

命平逆將軍延信等統兵駐藏。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藏地甚屬緊要。現在駐有蒙古綠旗兵三千名駐彼。但延信已將將軍印信帶回。並無將軍統管兵馬。又無滿兵駐劄。不可不加簡選。雲南有副都統鴉什所領滿兵一千。著派五百名並四川歇息之綠旗兵五百名發往。速行文延信令其前往藏地。延信及雲南四川兵到藏。如彼地食物米糧稀少。可將喀喇沁台吉特兵撤回西寧。公策旺諾爾布仍駐彼處。著議奏。尋議政大臣等議曰。江寧杭州滿兵留雲南者。令都統武格副都統吳納哈率五百人。即由雲南取道進藏。綠旗兵在四川休息者。令總督年羹堯將軍噶爾弼一總兵官一副將率五百人。即由打箭爐進藏。將軍延信等統兵駐劄。

毋往西寧。令佩將軍印還四川。年羹堯四川兵進藏。吉依議。前令原任雲南總督蔣陳錫巡撫打箇驛接應進藏兵糧餉。贖罪効力。若尚未去令與此兵同往。如已赴藏地。令應付此兵糧餉効力。

庚寅。

命大將軍允禵會同三路將軍定議進勦。

允禵疏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馬駝糌餉俱充足。器械俱備官兵咸思奮勇進勦。乘策妄阿喇布坦人心震動。即此進兵擒賊。可以直入。蕩其巢穴。奏入得

旨。著議政大臣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尋議曰。令靖逆將軍富寧安調兵至烏蘭烏蘇駐

劄。即軍中選七千人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甘肅提督路振聲領之。自烏蘭烏蘇路進取吐魯番。如得其地。即令守寧安。撥阿喇納所領兵守之。但進取吐魯番。士馬恐不足。當於振武將軍傅爾丹軍。選三千人。益富寧安軍。傅爾丹及征西將軍祁里德各於所在駐劄候調。再於祁里德軍中選三千人。進略地。收取策妄阿喇布坦及烏梁海逃竄者。無人則撤還。合軍一路。設此時策妄阿喇布坦部內有變。偵得消息。三路將軍。即相時乘機。統大兵進勦。奏入得旨議政大臣等所議甚是。朕意亦如此籌算。將此行文與大將軍令三路將軍各行定議具奏。

命副都統噶錫率赴滇兵還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從前令副都統吳納哈噶錫帶領江寧杭州之滿洲兵二千名。前往雲南。聽候調遣。後派一千名進征西藏。尙有一千名留駐雲南。此內已著武格吳納哈帶領五百名。前往守藏。其餘五百名及原議白藏撤回令至成都之一千名。今已回滇。著噶錫俱帶回本處。

辛亥。

議輯烏梁海人衆。

征西將軍祁里德等疏言。副都統鄂二領兵出烏蘭古木汛界。收撫烏梁海部人甚衆。議政大臣等議曰。烏梁海人。並於所在遊牧。今聞處軍

中不便。當送至巴顏珠爾克安置。再兩路將軍
去年師旋。未以策妄阿喇布坦消息報知。今年
進取吐魯番探聽賊人消息尤要。乘此雪消草
長時宜令官兵收復烏梁海散亡之衆。更於汛
界偵探機宜奏入。

上從之。

庚申。

平逆將軍宗室延信以病還京。

命定西將軍噶爾弼率兵駐藏。

吉辦理事竣還至中途病劇不能赴藏駐防。議政大臣
延信疏言道
等議日請調延信還京師。令署四川總督噶爾
弼依議。著大將軍允禵派一要緊大臣駐劄西寧管理。

上從之

五月。壬戌。

命撫遠大將軍允禵統兵移駐甘州。

允禵疏言方今駐劄巴里坤兵進取吐魯番策
妄阿喇布坦部人必震恐以漸來歸。但甘州肅
州等處滿洲綠旗兵恐調赴巴里坤。臣所統兵
宜進甘州肅州駐劄聲援。議政大臣等議曰肅

州地狹甘州稍廣濶。當令大將軍允禵統領現
在西寧兵赴甘州駐劄經理調遣機宜。西寧地
亦扼要宜遣大臣一人駐劄。奏入得
旨依議。著大將軍允禵派一要緊大臣駐劄西寧管理。

甲子。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請駐兵於伊勒布爾和碩。
富寧安疏言奉

亦令臣駐兵烏蘭烏蘇進取吐魯番。更令臣定議具奏。

伏思烏蘭烏蘇地狹小難駐大兵。惟伊勒布爾和碩地去烏蘭烏蘇百餘里。水草既佳。有險要可據。薩爾海文爲通吐魯番路。高處可以瞭遠。當於其地駐兵。馬匹需用者留之。餘馬悉於烏蘭烏蘇色畢特地界。令官兵牧放。至進取吐魯番兵當如議政大臣所議選七千人。但今已議於阿爾台路撥兵三千。至巴里坤。如有機會可自吐魯番進勦。請更於阿爾台所撥兵增一千人。計兵八千。令散秩大臣阿喇納及提督路振聲統之。進取吐魯番。更令率京城兵副都統一人。率阿爾台兵大臣一人。西安副都統及總兵官現住巴里坤者各一人同往。並令阿喇納統

上從之。

戊寅。

命諸路暫停進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日從前議欲今年大兵進勦。後經議政大臣等議進取吐魯番。更令臣等定議具奏。臣等議進取吐魯番。扼其要地。再偵探策妄阿喇布坦實信。相機而行。已行文大將軍允禵及三路將軍。近據大將軍允禵密奏。以軍務重大。欲俟明年

進兵。朕意亦如此。今年大兵著暫停進勦。其進取吐魯番扼住要地之處。俱著停止。行文各路將軍。將軍器械馬匹口糧諸務俱令預備整齊。俟來年進兵。其間如有可乘之機。當寧安駐兵之處。相近者即酌量而行。

甲申。

以侍讀學士常授爲理藩院額外侍郎駐西寧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奉
旨令大臣一人駐劄西寧辦事查西安將軍宗扎卜等
調駐西寧。又侍讀學士常授。任青海事有年。可
否令其駐劄奏入。得
旨常授著授理藩院額外侍郎。駐劄西寧辦事。宗扎卜
著赴大將軍允禵處聽候調遣。
乙酉。

以年羹堯爲陝西四川總督。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西總督鄂海著辦理軍前糧餉。四
川總督年羹堯著兼理四川陝西總督事務。原任侍
郎革職色爾圖著署理四川巡撫事務。皆馳驛速行
赴任。
庚寅。
命調黑龍江吉林新滿洲索倫達呼里兵及和托輝特

喀爾喀烏梁海各台吉貝勒兵赴軍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將軍允禵明年欲行進兵。或今
年冬季。策妄阿喇布坦處屢敗事出。有機會可乘。亦
未可定。應令副都統穆克登將黑龍江吉林之新滿
洲索倫達呼里官兵揀選五百名。和托輝特公博貝
之弟台吉圖巴。於伊兵內酌量派出幾人。再喀爾喀
貝勒丹津多爾濟。揀選伊屬下兵丁。烏梁海扎薩克
台吉托穆克帶伊屬下兵丁。俱赴巴里坤軍前。預備
調遣。著速議具奏。尋議。黑龍江吉林之新滿洲索倫
達呼里官兵。當令穆克登統領進發。喀爾喀兵
當令貝勒丹津多爾濟統領進發。奏入。
上從之。
甲午。
居烏梁海降人於巴顏珠爾克

征西將軍祁里德等疏言新撫烏梁海二千五百三十一人。應以滿洲兵三百。喀爾喀兵二百。送至巴顏珠爾克居之。更於車臣汗等旗所統兵選三百。以台吉一人。副台吉二人。同駐防。等議政大臣等議如所奏。奏入。

上從之。

六月。丙申。

封平逆將軍延信爲輔國公。

上諭宗人府曰。平逆將軍延信。朕親伯之孫。朕之姪也。此番統領滿洲蒙古綠旗兵丁。過自古未到之烟瘴惡水無人居住之絕域。殲滅醜類。平定藏地。允稱不辱宗支。克展勇略。深屬可嘉。著封爲輔國公。

諭吏部令還京師。詩撥駐劄涼州喂馬披甲者。數百人。於西寧駐劄。即令侍郎常授管轄。奏入。

上從之。

壬子。

以覺羅伊禮布署西安將軍。

西安將軍宗扎卜疏言。臣遵旨赴撫遠大將軍允禵軍。但今西安左翼滿洲副都統常壽漢軍副都統鄧奇章。悉在巴里坤軍前。右翼滿洲副都統缺未補。漢軍副都統班岱老病。請遣大臣一人。赴西安署將軍印務。議政大臣等議曰。西安右翼滿洲副都統缺。已授駐劄西

寧副都統覺羅伊禮布應以將軍印令伊禮布
署理。班岱老病應令還京奏入。
上從之
乙卯。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收撫吐魯番。
先是。富寧安疏言。吐魯番歸附回人阿喇卜坦
等訴言各城潛藏回人。約五百餘。悉願歸誠。宜

即派兵收撫。但他哈爾齊。哈喇沙爾諸處與吐
魯番近。聞大兵到。回人必悉欲歸誠。不得不派
兵防守。而輓運糧餉甚難。以此尚未發兵收撫。
聞至是又奏吐魯番回人阿里木和卓等訴言策妄阿
喇布坦將衆回人遷赴哈喇沙爾。回人相率逃
歸。準噶爾之人來追回人併力擊退之。現駐魯

克察。共議以托克托瑪木特等爲首。令我等祈
請速爲救援。臣等議衆回人景慕德化。悉願來
歸。當卽遣兵收納。但策妄阿喇布坦未滅。將吐
魯番回人收納。勢必屯兵守護。恐糧運艱難。尚
未遣兵收納。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據富寧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將
吐魯番回人托克托瑪木特等。遷往哈喇沙爾地方。

中途逃回在魯克察地方駐劄等語。現今歸順之回
人。與準噶爾之人爭鬬。將準噶爾之人殺害取甲來
獻。觀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仍略無報復之意。或伊
同黨內有不睦。亦未可定。此機不可輕失。朕意策妄
阿喇布坦將伊等不能遷往哈喇沙爾。又不能護衛
準噶爾之人。足見萬不能敵我兵。今收復吐魯番若
不看守。則策妄阿喇布坦處歸順之人。以及來使逃

人有回人居中倘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爾等速議
行文富寧安派綠旗兵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蒙古
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魯番收納歸降回人照看駐劄
將歸順之人及來使逃人。往內解送之處。牢設哨汛。
今回人歸降於我。與厄魯特世成仇敵。即係我民其
巴里坤相距吐魯番止五六百里爲途不遠。如果策妄
阿喇布坦率衆侵擾我兵前去救援不遲。著富寧安
預行轉飭回人等於我軍尚未抵境之時若有策妄
阿喇布坦處來使逃人。萬勿隱匿侵犯。即行解送著
議奏尋議回人頭目托克托瑪木特等來歸當遣兵
防護行文富寧安等遵
諭旨行。至蒙古回兵令揮特公巴濟率往。察哈爾兵以
巴爾虎侍衛阿玉錫爲副都統。與侍衛克什圖
同率往。綠旗馬步兵令富寧安選派總兵官一

人率往。更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轄同往。所需
兵糧如何輓運令富寧安等酌議行奏入。
上從之。
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得今年歸順之厄魯特回子之信。及
西邊歸順之厄魯特信息。知從前策妄阿喇布坦移駐伊犁
方。甚是震動。但去冬至今。策妄阿喇布坦處果有變亂。使會
地方未得確信。倘策妄阿喇布坦。地
斷不可失。著行文將軍富寧安傳爾丹。祁里德等用
心偵探確實信息具奏。
臣等謹按逋寇將殄。其與必孤。譬木之就稿。
則枝葉零落先之。唐不受番悉怛謀降。竟以委
敵。失策甚矣。吐魯番地近巴里坤。爲準噶爾
部來使必經之路。今頒敕
聖化率先內附。此足徵準噶爾之殘暴不能撫衆也。是

時任事諸臣。有以調兵輓餉爲慮者。賴我
聖祖仁皇帝睿謨內斷。燭照幾先。遂撫其衆。且護以兵
準噶爾瓦解之勢。已基於此。我
皇上因策凌策凌烏巴什等來歸。即宁收納。撫順討
逆。
神機默運。威行絕域。用能殄數十年之逋寇。而諸蕃
綏靖。跡接響臻。所以圖紹
前猷。垂光萬禩。後先一揆。何其盛歟。

庚辰。
遣兵救護歸順回衆。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據靖逆將軍富寧安呈
報和勒博斯額穆齊宰桑率五百厄魯特兵。將
回人圍困。彼此互有殺傷。若遣兵救援厄魯特
勢必逃竄。回人必乞留兵護守。但留兵少。則無
益於事。多則糧運艱難。不留兵。則厄魯特察克有
回人萬餘。勢必隨入內地。不收撫。則旋師後。恐
厄魯特乘之。欲收撫又恐無以資口食。屯駐哈
密則地狹小。扎薩克額敏亦不能收卹。移至有
隆吉圖遠里圖各處安置則戈壁難行。需糧亦
多。以此籌畫再四。未即救援。臣即檄行富寧安
云。收撫回人事。
皇上睿鑒。令發兵二千赴吐魯番。
諭旨到即派兵速往。視形勢要隘。設汛哨。嚴防守。至輓
運糧米。巡撫綽奇已任其事。議政大臣等議曰
當如所奏。更令統領官兵散秩大臣阿喇納。以
所得消息報富寧安。有當救援之處。令富寧安
酌行奏入。
上從之。尋富寧安疏云。臣遵

吉派兵二千防守吐魯番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率往。又
烏蘭烏蘇以內有科舍圖色畢特各處為赴吐
魯番隘口。且與戈壁聯界。臣專派署前鋒統領
法瑞等率兵一千。據守要害。又恐賊衆由戈壁
後路來襲。法瑞等屯兵則科舍圖以內有地曰
侍衛哲爾德率往議政大臣等議如所奏。奏入。
郭隆吉亦為扼要。當於郭隆吉設哨兵一百。令
上從之。
辛丑。
命副都統穆克登員勒丹津多爾濟率兵五百名。赴巴
里坤軍前。參贊軍務。
九月。辛卯。
命簡撥各營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各路隨征兵丁內有殘疾年老者

虛耗糧餉。無濟軍務。應行文大將軍等查明撥
回。并令派官管領。回兵之時。勿致沿途生事。當寧安
尋奏於巴里坤官兵內查出年老病廢不能効
力者官七人。護軍披甲二百二十五名。察哈爾
兵一百八十名。即於其中官員內簡派管轄遣
還。至吐魯番科舍圖郭隆吉各處及巴里坤留
駐兵。共二萬一千一百。其遣還兵缺可以不補。
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又祁里德疏奏遣還軍中年老病廢之人。得
旨軍中年老病廢之人著查明遣回。副都統巴勒年老。
亦令回京。其在軍中亡故之人。骸骨著送回各原籍
埋葬。尋都統圖剌等奏吉林署營總齊理布等四十
五人。兵五百七十二名。及自以資斧赴軍効力
監餉侍衛納爾海等二人。當遣還。其官兵缺停

補奏入。
上從之。
甲午。
以公策旺諾爾布代噶爾弼爲定西將軍赴藏。
吉噶爾弼患病調養尚需時日。其將軍印著齎付公策
旺諾爾布署理。額駙阿寶都統武格俱著參贊軍務。
乙未。
命大將軍允禵靖逆將軍富寧安等。進守吐魯番。
征西將軍祁里德疏言遵
吉令參贊副都統鄂三派遣官兵往阿爾台哈道里各
等。往洪郭壘哈撒勒扎爾圖喇各處。採取策妄
阿喇布坦消息。據參贊副都統鄂三所遣官兵
還報前路哨探絕無行人踪跡。據察胡賴等還
報云。前洪郭壘哈撒勒扎爾圖喇居人。言策妄
阿喇布坦已死。子噶爾丹策零。收聚部下之厄
魯特及居於阿爾台之烏梁海等。不知遷徙何
處。臣復遣察胡賴等往探。如得實。即行文將軍
富寧安傅爾丹等。同率大兵。乘機進勦。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上年策妄阿喇布坦將伊邊界之
人收去。又將吐魯番回人。移往哈喇沙爾。其阿爾台。
烏魯木齊等處。無一哨汛。因其寂然以處。遂有策妄
阿喇布坦身死之信。然不可據以爲實也。覽將軍祁
里德奏策妄阿喇布坦若果身死。則機不可失。請預
備進兵。爾等行文大將軍及靖逆將軍富寧安等。今

歲將吐魯番堅守爲要。又阿爾台。吐魯番。一帶汛地。均宜加意防守。冬令雪降草枯之際。不可貪功輕進。且將兵丁馬匹。一應什物整齊備辦。以俟來年大舉征勦。此旨。著即行抄錄。傳諭軍前大臣等知之。

庚子。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進兵伊勒布爾和碩。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阿喇納。看守吐魯番地方。恐兵勢單弱。應行文將軍富寧安酌派官兵。遣往吐魯番駐劄。至是富寧安疏言。臣奉

諭旨。派兵二千。令副都統莊圖率領。於八月十六日啟行。赴吐魯番。今又派兵二千。令副都統穆克登等率領。於九月初三日啟行。赴吐魯番。並撥散備。進兵襲擊。雖吐魯番兵勢不弱。但恐賊兵乘我軍後。親率兵四千。進駐伊勒布爾和碩。調遣策應。巴里坤留兵三千。請令都統臨泰率領。

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等議奏。尋議應如所請。但今冬雨雪時。祇可就近地襲擊。不宜深入。奏入。

上從之。

戊申。

增給在營兵官羊。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康熙五十七年。

皇上愍賚巴里坤官兵羊七萬隻。經進兵襲擊及派兵

吐魯番諸處撥用之外。存羊二萬餘。今吐魯番

屯駐官兵。宜續運口糧。每石需運費銀幾三十

兩。若以一羊抵米一斗。值止一兩五錢。而解送

尤易。請再撥官羊數萬。送巴里坤軍前。不惟吐魯番諸處軍餉羊米兼給省費甚多。即於來年進勦軍儲亦有益。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癸丑。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敗賊於吐魯番

富寧安奏言據散秩大臣阿喇衲報九月初八日探知策妄阿喇布坦遣人犯吐魯番城。即派侍衛克什圖等率兵迎戰。阿喇衲親率官兵尾其後。至中途。見賊二千餘人。與克什圖兵。列陣交戰。遂以所領策應兵。分為三隊。奮勇衝擊。賊不能敵。敗入林中。官兵追勦入林。賊復棄騎步戰。我師鎗礮齊發。擒殺賊百餘人。獲軍械馬匹無算。賊衆奔逃。我師追捕數十里。因時已薄暮。不便深入。乃派公巴濟等率兵五百。伏林中。偵探防守。餘兵撤還。伏思吐魯番地。恐賊人窺伺。

皆添兵駐劄。今果如

聖算奏捷。請於科舍圖駐劄處。更增兵五百。鄂隆吉駐劄處增兵三百。防賊人由戈壁犯我哨汛。且科舍圖鄂隆吉地近阿爾台。有事接應調遣尤便。又前以阿喇衲報今冬雨雪時。欲進兵襲擊。故疏請移駐伊勒布爾和碩。為之聲援。今賊人敗潰。盡知我師在吐魯番諸處。其邊境必懼而防守。未可襲擊。阿喇衲兵。今冬宜姑緩勿進。臣仍統兵駐巴里坤俟來年大舉進勦。議政大臣等議如所奏。奏入。

上從之。

丁巳。
詔立徽政院。
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等奏
西藏平定請於招地建立豐碑以紀盛烈昭垂
萬世。
上允所請。
御製碑文曰。昔者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頓實
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仇敵之國。閱數年
始達盛京。奉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
寧。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卜有六年。在
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書海翠
衆公同之請。中照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勦滅
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井廢第五輩達賴
之塔。辱毀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
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
子爲大將軍。文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
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
盜營。我兵奮力擊殺。賊皆喪胆遠遁。一矢不發。平定
西藏。振興法教。賜今瑚畢勒罕冊印封爲第六輩達
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
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會
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
土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
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藏
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
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勒勑招

地。以垂永久。朕何功焉。而聚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
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
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
綏衆興教云爾。

議勦郭羅克番。

駐劄西藏額駙阿寶。報青海索羅木之西有郭
羅克部落唐古忒等。肆行刼掠往來行旅。曾益
堯提督岳鍾琪會同定議而行。荐年羣蕞疏言郭羅
克各寨有隘口三。悉險峻宜步不宜騎。若調兵
多。則邊外聞之。賊得潛爲備。不如以番攻番。酌
遣官兵率領爲便。臣素知近郭羅克如雜谷諸
處。土司土目亦病其肆惡。願以兵助勦。臣與岳
鍾琪議遣官與雜谷土司等約。適額駙阿寶移
文奉
旨命臣與岳鍾琪酌議進勦機宜。臣即移提兵令速赴

松潘選領鎮兵及督率土兵進發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冬十月丙寅命理藩院侍郎常授甘肅按察使巴襲管理西寧柴達木諸處軍餉事務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請赴京許之

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賊厄魯特侵犯吐魯番我兵所敗鼠竄而去來年當大舉剿滅請容輕騎赴京請

訓旨議政大臣議如所請奏入得旨大將軍允禵令其來京將印交與平郡王訥爾素此

際若策妄阿喇布坦屬下有自相離潰率衆來歸者則大將軍停止來京可速赴肅州將軍祁里德亦令

來京將印交與都統圖喇將軍傅爾丹軍前之前鋒統領丁壽護軍統領覺羅滿保喇亦令將伊等事務交

明來京將軍富寧安亦令於軍中派一可托大臣來京俱於年內到京以便指示來年大舉進勦方略

戊辰運河南湖廣米豆赴甘州涼州

辦理糧餉事陝西總督鄂海疏言遵

旨至甘州料理糧餉甘州各處山多田少所獲糧草無幾不得不爲多備今河南湖廣糧已運至陝西請於其中撥米六萬石豌豆四萬石以其半送甘州半送涼州如豌豆不足即以米抵之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乙亥、

增墾烏蘭古木地

征西將軍祁里德疏言於今春三月遣官兵在烏蘭古木之特里河邊耕種每麥種一斗收麥二石有餘。烏蘭古木地煖土肥。請於來年多墾之可望大收。所收糧用駝自特里運至烏巴薩池。更以過渡小船由特里河至營費省而於餉有益。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丁巳、

命原任總督額倫特侍衛色楞副都統查禮渾等世職

准予承襲兼議叙卸提督康泰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總督額倫特侍衛色楞副都統查禮渾皆陣亡伊等世職俱著承襲又陣亡提督康泰總兵官康海司九經俱著議敘伊等有世職亦著承襲西安佐領扎木素漢仗好在軍中頗出力索倫監俄扎倫察漢仗好交戰時頗勇猛射死數賊身受重傷自盡俱著交部議敘。

十二月壬申、

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平郭羅克番。

岳鍾琪疏言勦撫郭羅克番已平得

旨據岳鍾琪奏賊番伏兵千餘突出對敵被我土兵連敗數陣逃奔過河復攻取下郭羅克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殺死賊番甚多連夜進兵直抵中郭羅克之納務等寨賊番猶敢對敵我兵奮不顧身自卯至酉連克一十九寨斬殺三百餘人擒獲賊首酸塔爾榜索布六丈復親督官兵抵上郭羅克之押六等寨正欲攻取該寨頭目旦增等將首惡假磕併爲從格羅

等二十二名綁縛獻出。率領闔寨男婦老幼叩頭乞命。只將爲從賊番盡行正法。首惡酸塔爾榜索布六戈。假饒解送等語。殊屬可嘉。在事官兵。著議敘具奏。

癸未。

命陝西總督鄂海。按察使永泰赴吐魯番墾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吐魯番現駐官兵。其可種之地甚多。總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在大將軍處。無甚事務。著前往吐魯番地方。種地効力。議政大臣等奏。鄂海管理廿州糧餉事。著令鞫奇管理。奏入。

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

康熙六十一年春正月庚子。

命齎諭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暫停進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屢被我師擊敗。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卜等賊衆。亦大半死亡。藥藏窮走。仍回伊犂地方。固守三嶺。若我滿洲兵至。則舍命交戰。勢有不敵。又思逃避他所。希圖存活。此等情形。瞭然可睹。朕數日來。細加尋繹。伊犂山蹊險隘。我朝大兵。雖欲今年進勦。倘爲三嶺阻隔。遲延時日。或策妄阿喇布坦戰敗。帶領妻子逃往。則我師應否追勦。不可不詳加定議。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伎倆。悉已深知。策妄阿喇布坦亦稔知天朝兵威所加。勢必不能自存。但此時遽遣使向策妄阿喇布坦處招撫。彼不知我寬仁之意。反以爲不能取彼。復生他心。亦未

可定。爾等可議寫發往策妄阿喇布坦之書。著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選派好喇嘛爲使。作速差往。其差往之人。過阿濟嶺。由吐魯番一路前往。不久可到。彼處信息情形。亦即得聞知。如胡土克圖之使者。善爲曉諭策妄呵喇布坦。畏懼天討。將拉藏妻子家屬。并從前被擄之人。送來請罪。誠心投順。永不敢侵犯邊隅。如此。可另行商酌。倘策妄阿喇布坦已死。或伊處內變生亂。除向天朝投奔外。彼將焉往。則我兵進發。亦不可緩。即一面進兵。一面差使。亦無耽擱之處。今各路兵丁。或向伊犁前進。或於吐魯番固守。漸近烏魯木齊等處。駐劄營寨。相機而行。或幾路前往襲擊。以及大兵糧餉作何運到之處。著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將軍大臣。會同核議妥確具奏。尋議曰。將齎諭胡土克圖發往策妄阿喇布坦書呈

覽。令胡土克圖選派喇嘛齎往。其沿途驛站。即馳報駐劄吐魯番協理將軍阿喇納相機行事。似宜暫緩進兵伊犁。至於吐魯番駐兵固守。或進烏魯木齊等處立營駐劄。請令將軍富寧安阿喇納等遵行。並將牧放牲畜耕種地畝。修造城池。及巡防汛界。輓運糧餉之事。詳議入奏。但自吐魯番往哈喇沙爾。取道有二。或沙漠水少。或山巒險隘。若進兵襲擊。需兵幾何。糧餉輓運若何。亦令富寧安阿喇納等議奏。今駐巴里坤綠旗步兵五千。當發吐魯番築城種地駐防。令即啓行。其軍糧農器。令將軍富寧安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辦理。奏入得

旨依議。其向伊犁進兵之事。議令暫停。姑待機會行事。此議甚是。其綠旗步兵五千名。議令發往吐魯番。亦

甚是。巴里坤距吐魯番不遠。催趲行走。六七日可到。但緣旗兵丁。每二人共馱馬一匹。所馱乾糧。俱於此馬馱載。若有倒斃。勢必用他馬分馱。惟恐負重。以致馬匹多損。漢人不能喂養馬匹。著將此緣旗兵丁乾糧俱於官馬馱載。另分隊伍。令人管轄輓送。再交與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發往策妄阿喇布坦之書詞句稍繁。俟朕刪改發往。

庚戌。

命侍郎敦稱都統岡思海等輓運軍餉。

敦稱等疏言去年七月。都統岡思海等運到米。撥給布魯爾一路之外。其布拉罕一路。存糧尚足支一年。但路遠軍儲宜預。又接都統岡思海文云前運糧至郭多里巴勒瑪遜。曾以喀爾喀駝接換駄載。運至察罕庫爾諸處。但來年輓運更多請以大同宣府餉養之駝。增給更換。令都統岡思海等。以糧運至察罕庫爾後。駝仍送還大同宣府牧養。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旨。

敦稱薩哈布在彼處無事。著調回。與岡思海等一同輓運。彼此看管。運至察罕庫爾將軍處交納。其帶回駝隻。公同看管。送至大同宣府交納處。再往軍前。

二月。壬申。

命詳議協理將軍阿喇納征西將軍祁里德所奏軍事。

阿喇納疏言臣等遵奉

諭旨將賊人形勢難易之處密奏。臣覩賊人進退雖熟。踪跡甚輕。雖有鳥鎗、鉛藥甚少。我兵鎗礮俗備。鉛藥充裕。此勝賊者一也。賊人雖有鎗戰。少弓箭。我兵鋒刃鉛利。弓馬強勁。此勝賊者二也。賊

衆臨陣易敗。惟恃乘隙侵掠。我兵部伍整齊。無
間可乘。此勝賊者三也。賊衆以乘夜盜馬爲得
計。我兵有備。彼不能入。此勝賊者四也。賊衆遊
牧我地。似若便易。我兵一至。輒爲妻子牲畜所
累。狼狽相顧。不能一心迎戰。此勝賊者五也。從
此直至伊犁。搗其巢穴。掃蕩匪難。惟是賊人路
徑處處可通。我駐兵後路。賊來一夕可到。我兵

遠設汛界。或被擾截。反致消息阻隔。即今所種
吐魯番地畝。亦須防其侵擾。今大兵或前移烏
魯木齊駐劄。臣等亦前移吐魯番布列近地駐
劄。彼此接應。既可斷賊人潛襲之路。而屯地亦
無虞侵擾。謹以勘丈吐魯番相近地形。繪圖呈
覽。爲進兵計。可分爲三路。阿爾台一路。由科卜多沿河
越額爾齊斯河進發。巴里坤一路。由烏魯木齊

進發。吐魯番兵。由阿勒揮巴越那拉特嶺進發。
每路可用兵一萬五千。賊若三路來迎。則勢分
易敗。若一路來迎。則我以一路兵與戰。以兩路
兵直抵其妻子屯駐之地。彼必不能兼顧。且其
所恃爲阻隘者三嶺。然可步而上。非若棧道之
險也。彼所恃以資生者牛羊與乳。若悉衆聚於
一地。水草無多。牲畜易盡。勢必人自謀食。紛紛

離散。既散之後。不能復聚。乘此勦滅之。其勢甚
易。但時日未可預定。軍糧亦宜預籌。今歲吐魯
番墾種之地。不能多穫。若米糧未即運到。不若
暫以諸路兵撥至哈密阿爾台新城駐劄。聚積
軍糧。操演兵力。俟賊人內變勦滅。似於國帑民
力悉便。又祁里德疏言策妄阿剌布坦逞虛妄
之詞。巢烏合之衆。天兵一至。勢必瓦解鼠竄。若

我兵如前整備、調集土馬、持四月糧。由吐魯番
烏魯木齊巴爾山前、山後四路約期同進、則軍
威震疊。彼必不能支、或即歸順、或各逃亡。策妄
阿喇布坦無計遠遁。若竄入阿拉克山、必成擒
矣。倘以伊犁路遠。我兵尚煩跋涉。姑俟其內變。
乘機進取。請以阿爾台兩路兵、前移伊勒布爾
和碩地。會巴里坤兵、秣馬裹糧、駐劄以待。又或
兵處整肅兵馬、墾種地畝。爲久駐計。奏入。得
旨令議政大臣議奏。尋議協理將軍阿喇納陳奏甚詳。
能得肯綮。將軍祁里德所見相同。但近日哲卜
尊丹巴胡土克圖既遣使往策妄阿喇布坦。當
俟其還報定奪。至大兵前移烏魯木齊堅立營
寨。修城種地、可否駐劄防守。令將軍富寧安阿

喇納速議入奏。其阿爾台一軍。今年在伊勒布
爾和碩牧養馬匹。俟來年由烏魯木齊分四路
進發。當如祁里德奏行。奏入。得
旨令在京議政大臣會議。尋議曰。將軍阿喇納祁里德
所奏與扈從諸王大臣所議甚詳。今吐魯番駐
兵種地。多積米糧。悉關機要。蒙
恩賜給吐魯番種地人牛羊。又令哈密回人。一同墾種。
尤於軍糧有益。惟所墾之地。或恐策妄阿喇布
坦潛來侵犯。宜嚴防守。請令將軍阿喇納等酌
留馬兵、以資捍禦。兼備撥勦。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年大兵前進。駐劄烏魯木齊地
方。爾等僉慮米糧不能接濟。或致遲悞。彼時撤兵不
可。駐兵不可。似有煩難之處。朕亦慮及。但我兵預備
數載。去年會議進兵而竟不果。今年若再駐劄不進。

則策妄阿喇布坦得以休息一年從此或生他志不
如乘此預備之兵仍照從前令阿爾台巴里坤兩路
兵丁照常操練前進至烏魯木齊地方兩兵會合如
策妄阿喇布坦果有兵來正可勦滅若畏懼不敢前
來即將我兵收回各往本處駐劄如此每年襲擊驚
擾賊衆彼或生內變亦未可定爾等會同酌議具奏
尋議巴里坤一路由烏魯木齊進勦路近往返
甚便阿爾台一路亦進至烏魯木齊其間沙漠
間隔二千餘里路遠往返較遲況賊衆偵知我
兵克取吐魯番悉竄匿伊犁俟其內變統兵進
取策尤便至一切糧馬事宜已令將軍富寧安
等查明定議請俟奏至再議奏入得
旨我兵連年預備若今年進兵甚屬從容今爾等既稱
已糧可慮著依議行

上從之
己巳
命撫遠大將軍允禵復往軍前先是允禵於康熙五十
七年十一月由軍前至京至是遣
旨復往

五月癸巳。

議給吐魯番軍糧。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接部文。今歲大兵移駐烏魯木齊。糧馬牲畜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

共二萬一千一百。計從役共三萬三千四百九十。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台運往烏魯木齊。令將軍富寧安酌量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共二萬一千一百。計從役共三萬三千四百九十。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台運往烏魯木齊。令將軍富寧安酌量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

十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台運往烏魯木齊。令將軍富寧安酌量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

共二萬一千一百。計從役共三萬三千四百九十。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台運往烏魯木齊。令將軍富寧安酌量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

共二萬一千一百。計從役共三萬三千四百九十。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台運往烏魯木齊。令將軍富寧安酌量備百。來年大兵進勦。糧馬牲畜能接濟百。發往阿爾台官兵一萬二千及從人。自十月起支軍糧。如不足供。當如何增運。令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定議入奏。接康熙五十四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月給官兵之外。又備運勦裹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令道員王全臣將原貯糧散給。復以羊給吐魯番官兵。繼此運到軍糧。愈少。又令王全臣購買米穀青稞及銀散給。以是自去年秋至今年夏。軍糧無悞。今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鄂隆吉。四處。滿洲蒙古綠旗官兵。

令將軍富寧安查明議奏入。
上從之。
六月庚申。
以總督鄂海副都統克什圖管理吐魯番墾地
事。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吐魯番等處種地儲糧
爲要。在事大臣。悉有乘機征勦之責。請專派大
臣一人領其事奏入。得
旨著交總督鄂海副都統克什圖一同管理。若有軍務
等事照常遣用。
乙丑。
廕授藍翎達爾第喀等世職。
吏部奏言。正白旗藍翎達爾第喀鑲白旗護軍
校委署章京奔祿鑲紅旗護軍校委署章京吳

勒俱進藏至索羅木地界與賊戰陣亡。當各授
爲雲騎尉。正藍旗藍翎委署前鋒章京查倫揀
進藏至喀喇烏蘇地界與賊戰。射殪數賊。被創
自盡。當以陣亡例揀授雲騎尉。悉令本旗以當襲
之人奏襲奏入。得
旨依議。查倫揀臨敵奮勇身故。著給與騎都尉。
秋七月甲申。
諭先給吐魯番軍糧種。今據大定總兵官張弘印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前將青稞糜米籽種。運
至吐魯番。給兵播種。今苗復被旱。又據協理將
呈報回人之田。向於正月種植青稞糜子。恐已
滋長。我兵種植逾期。今苗復被旱。又據協理將
軍阿喇納呈報籽種到遲。未及播種。作兵糧支
給。伏思回人播種成熟。可促令刈割。借給官兵。

俟糧到償還。但必至八月收穫。此時正須預給。吐魯番官兵當給糧米六分。青稞麥四分。今悉以米運到。運送六分之外。其青稞麥四分。請令商道王全臣。購買麥麵分給。議政大臣等議應如所奏。至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甘肅巡撫綽奇疏言。吐魯番駐兵地遠。非巴里坤比。請乘炎熱草盛時。多運糧積貯。請即令總督年羹堯等將起運之糧。星夜飛輓奏入。

上從之。

乙未。

分運軍營糧餉。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前因大舉進勦。當備裹帶隨運糧。分起派官領運。酌減運費。至進勦時。將月給兵糧如前速運軍營。臣入奏。即移川陝總督年羹堯飛輓。以駝運糧甚便。臣入奏。即移川陝總督年羹堯買駝。至八月皆肥。以駝運糧甚便。臣入奏。即移川陝總督年羹堯買駝。至八月皆給。不特需費多且恐承運官領餉易溢。今巴里坤牧駝悉肥壯。又於喀爾喀購買駝。至八月皆

馱運軍糧。至軍營收貯。議政大臣等議如所奏。

上從之。

丙申。

賚敕進藏從征官。

吏部議曰。從定西將軍噶爾弼進藏各官功列一等者。逾當遷之職一等即用。其次以陞階即

用。又其次在任官以陞階先用。候補候選者以
本職先用。奏入。
上。從之。
丁酉。
命都統圖喇屯守烏蘭古木等處。
征西將軍祁里德疏言前移都統圖喇等令速
論總理屯種事蘇永祖赴烏蘭古木等處。平治

田畝。開溝溝渠。乘時播種。復派委署前鋒統領
卜柱及扎薩克台吉根敦等統兵一千。前赴烏
蘭古木。度形勢。立營伍。以資防守。隨據蘇永祖
呈報烏蘭古木一路。地土肥饒。水泉雖少。儘可
引溉。今農事已畢。若撤軍還大營過冬。俟來春
往。爲時稍遲。不如以屯種五百官兵。即於烏蘭
古木等處。立營伍。謹汎防。乘農事畢。引水入地。
來春冰開。及時播種。可增開田畝。又據扎薩克
台吉根敦等還報。自喀爾喀噶斯喀爾奇喇之巴顏鄂博處
起至塔拉托羅海止。共二百五十餘里。設哨汎
七。臣與都統圖喇等酌議。如蘇永祖議。屯種官
兵。冬時不必撤還。即駐烏蘭古木等處。牧放馬
畜。但屯地悉在哨汎以外。賊人聞之。或乘隙侵
擾。請更派滿洲官兵及烏喇索倫科爾沁喀喇

沁喀爾喀官兵五百。共一千五百。以資防守。
彼此應援。一營各設子母礮四。派大臣一人統
轄官兵。以時巡警。有散秩大臣殷扎納願往任
事。請令自効。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殷扎納不堪。著都統圖喇前往屯守。
壬寅。
命署西安布政使塔琳署四川巡撫色爾圖馳驛赴藏。

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疏言。據駐西藏喇嘛楚
爾齊木臧布及西藏辦事知府石如金等呈報
在藏官兵不睦。因公策旺諾爾布性委靡。副都
統常齡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瑪等任意
滋事。謹將原文封奏。若大兵未可即撤。請令滿
都巴特瑪自備資斧。由西寧邊外撤還。若大兵
撤還。當派官留藏。偵探消息。沿途仍設驛站。以
速郵傳。更於察木多設兵聲援。以安達賴喇嘛
等衆。議政大臣等議曰。西藏被賊擾害。蒙
聖主獨斷。發兵征勦。今藏地已定。士伯特庫古忒等恐
賴拯救。留兵防守。乃年羹堯聽信喇嘛及知府
飾詞妄報。阻撓毀謗。將軍大臣。擬請撤兵。目睹
殊甚。請以年羹堯飭所司嚴議。奏入。得
旨。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瑪與知府石如金喇嘛

楚爾齊木臧布俱著由西寧一路前來。滿都員缺著
署理。西安布政使事塔琳往藏跟隨將軍印務効力。
其在藏駐劄之四川綠旗兵丁。恐其生事。著署理巡
撫事務色爾圖進藏管轄。在彼駐劄。色爾圖塔琳著
年羹堯速行文令其馳驛前往。四川巡撫員缺。朕另
行補授。至西安布政使事務著年羹堯舉伊所知之
人。令其署理。員外郎巴特瑪員缺行文大將軍將彼
處章京撥派一員。即令速行進藏。與公策旺諾爾布
一同辦事。

壬子。

預借從征官兵俸餉。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接部文大兵移駐烏魯
木齊。各營軍器馬匹。是否足用。令臣入奏。今據
都統瑚森副都統薩爾禪劉勇甘肅提督路振

聲等報云所屬護軍驍騎綠旗兵一切軍器馬匹皆足用又據副都統英柱常壽等呈報前襲擊吐魯番等處馬駝缺已將俸餉借抵購買補足以備進勦今二年餘汎防撥用馬駝又稍有缺仍於見支行糧之外借支庫銀購買補足以將來當給行糧償抵請如其議借支官兵銀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五兩令其購買應缺馬駝

議政大臣等議曰應如富寧安所請令陝西巡撫如數解送軍營暫貯俟大兵進勦借給購買留駐官兵不必借給如常收貯奏入

上從之

九月乙酉

諭諭廷臣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并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爾倫朕統兵三路並進至招摩多勦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使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台及巴里坤南路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劫掠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朕又遣大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卜等復取西藏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絕域此皆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也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等諸臣咸宜知之

臣等謹按王制著三田之禮周官垂四隙之

文。蓋以習勞講武。處無事而不忘有備也。伏
惟
聖祖仁皇帝三駕親征。
德威遐暨。於運籌決策之中。猶諄諄以平時不忘訓練
爲誡。用能招攜懲叛。近則諸蕃受庇。遠則西
藏吐魯番接踵底定。成遠至邇安之
懋績。我
皇上繩
武集勳。無時不以覲揚
光烈爲心。是以
時巡所至。
親閱戎行。復歲舉
獮狩之典。俾近臣禁旅。莫不警宴安而嫻武備。迨乎
命將出師。
膚功迅奏。爲前古所未有。良由遠近蕃部。親見
六師震疊。罔不悚息讋服。不率者既大申撻伐。來歸
家法繩承訓行有素。豈偶然哉。

戊子。
駐撒守藏綠旗官兵。
看理四川巡撫色爾圖疏言前西藏平定。留兵
防守。自打箭爐至拉里。曾以四川綠旗土司番
兵共留三千五百餘名。輓運糧餉。今貯藏糧餉
足支二三年。且藏地糧米。購買可得。不必重煩
輓運。但自打箭爐至拉里。設六十六站。需兵防
守、統計各站酌駐官兵。更以土司番兵亦入數
中。共需兵一千九百。其餘一千六百。若撤還則
糧亦可省。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冬十月辛未。

增給科卜多烏蘭古木特里諸處農器。并覈地

征西將軍祁里德疏言據總理屯種事蘇永祖

畝數數。

呈稱科卜多烏蘭古木特里諸處可種之地。亦悉開

乘時和開墾坤都倫河諸處可種之地。亦悉開

墾今年種麥。所獲數倍往年。來年更可添種。但

農器恐不足供。乞早發給。謹以所收麥麵。令侍

讀學士阿禮等恭齎呈

覽。所資農器。請令大同府知府購備。奏入。得

旨。據所奏在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開墾耕種。因土沃

水裕。今年所得麥子。一倍收有六倍。又請明年添種

千石。及詢問齎呈麥麵之阿禮等。據云。科卜多烏蘭

古木地方廣濶。開墾之處頗多。原係厄魯特等耕種

好地。今應將歛收之茂岱察罕廈爾等處耕種人力。

移至科卜多烏蘭古木耕種。可以多收。再種地所用

犁鋤鏵子鍬鐝等器。每年給發不少。何以一年之間。

即俱損壞。鏵鋤鍬鐝。俱係鐵器。軍前或難於備辦。犁

係木器。何地廢有。若隨伊所請。槩行給發。路途遙遠。

著人送往。頗費錢糧。再。軍前種地人員。槩報所收糧

數一倍得有數倍等語。茍不明晰。應照內地或一畝

一晌收得米石若干。如此槩報。方得明晰。其科卜多

烏蘭古木地方。添種田畝所給犁鋤鍬鐝等物之處。

著議政大臣。詳加議奏。尋議用兵以軍儲為重。種地

多則積貯亦多。將軍祁里德奏今年種麥多收

請令來年於科卜多烏蘭古木及坤都倫河諸

處可耕之地。以今年所收。用為籽粒增種。倘不

足用更以鄂勒錐圖郭勒等處所收糧給與增
種至茂岱察罕廋爾種地歉收請以所用人力
器具悉移為科卜多烏蘭古木耕種之用茂岱
察罕廋爾地分與發配罪人開墾至鏵鋤鍬鍥
諸器皆須用鐵請勅部行文山西巡撫令印製
造購駝付侍讀學士阿禮等攜往秋收後以時
收貯所用之犁軍前有木可造令伊等自製更
行文將軍傅爾丹等將開墾地丈量頃畝計算
籽粒及秋收糧數詳報今科卜多烏蘭古木有
種地兵及駐劄兵五百值農隙時令多伐林木
為修築大城及室廬倉廩之地奏入

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一

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乙未。

命撫遠大將軍王允禵馳驛赴京。輔國公延信管理大將軍印務。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西路軍務。大將軍職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勢難暫離。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來。恐於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將軍王令與弘曙二人馳驛來京。軍前事務。甚屬緊要。公延信舊馳驛速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并行文總督年羹堯於西路軍務糧餉。及地方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堯或駐肅州。或至甘州辦理軍務。或至西安辦理總督事務。令其酌量奏聞。至現在軍前大臣等職名。一併繕寫進呈。爾等會議具奏。尋議曰。應速行文大將軍王。暫以印敕付平郡王訥爾素署理。

即與弘曙來京。奏入。得旨副都統阿喇衲著隨大將軍王來京。副都統阿林保著隨弘曙來京。

辛亥。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巴里坤等處屯田。收穫青稞一萬五百七十石有奇。

十二月。戊辰朔。

侍郎查克旦以罪罷。留軍前効力。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將軍王來時。展止令副都統阿林保隨來。旨意甚明。侍郎查克旦係參贊大臣。擅自違旨前來。是何意見。著議政大臣詢問明白具奏。尋議曰。查克旦違旨私從軍前來京。應革職。枷責如例。共輕車都尉世職。應另請承襲奏入。得旨查克旦理應治罪。但係皇考簡用。宥至侍郎。此數年軍務。伊亦効力。著革職留任。並帶伊世職。令其自備資斧速回軍前効力贖罪行走。

乙亥。

喀爾喀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率達什春丕勒託音多爾濟託音至京。恭進

大行皇帝喪。並獻駝馬。納之。

己卯。

簡撥噶斯路駐守兵。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噶斯遣兵駐劄。特爲防範策妄阿喇布坦之人侵犯青海。今噶斯一路官兵無事可將駐劄年久之人撤回。其新往官兵內。驗看漢仗好者。移至巴里坤効力。再量留兵丁。駐防噶斯一

路之處。爾等詳議具奏。尋議曰噶斯現駐滿洲綠旗兵一千六百八十七人。應令將軍宗扎卜遴兵五百暫於噶斯一路駐防。餘兵並撤回所在。貝勒塞卜騰扎爾盆蘇克旺扎爾達顏之子達什策零等駐守所在。既與噶斯相近。如用兵時。令伊等兵與青海西寧等處兵一同調遣。奏入。

上從之。

雍正元年。癸卯。春正月。辛巳朔。壬辰。

封青海台吉策凌棟羅卜為貝勒。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等曰青海台吉策凌棟羅卜著封為貝勒。自西陲用兵以來青海之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勞績。

皇考曾降旨。俟凱旋之日。再行計功。今青海王台吉等。歷年効績。作何加封施恩之處。察明議敘具奏。

丙申。

上親弔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護其喪歸國。

先是理藩院奏曰。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貢教中第一流人也。數世行善。壽九十年。當噶爾丹叛時。率七旗喀爾喀等來歸。最有功。其家世喀爾喀汗之子。土謝圖汗之弟。遣逢

聖朝。尊寵殊遇。前年

聖祖仁皇帝面諭之曰。歲癸卯。朕年七十。爾年九十。是年商必來。無貪言。胡土克圖承旨還。今遵

旨給與名號印冊。既而

尼例。賜以名號印冊。用示優典。奏入。得

上且臨弔。喀爾喀圖汗等請勿往。
上諭曰。胡土克圖極蒙
皇考聖祖軫念。禮遇加隆。
皇考聖祖升遐。係甲午日。今胡土克圖圓寂。亦係甲午日。佛果
聖因。證明不昧。胡土克圖非等常僧人比。朕躬親往懇帕供茶以盡朕心。將此旨傳與喀爾喀汗王額駙及

胡土克圖徒屬人等知之。至是理藩院以送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徒屬人等回藏。請大臣等護行。奏入。
上特命敦郡王允祹世子弘晟齎賜印冊奠儀。又命散秩大臣尚崇廣等。護送龕座行。所過蒙古部落。禁止騷擾需索。

丙午。

命傅諭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吹納木喀等。

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吹納木喀等朝見。
上命都統喇錫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傳諭曰。爾國台吉在我
聖祖皇考時。雖有微勞。亦多罪戾。乃無故侵我哈密。發兵往招。殺害拉藏。毀壞佛教。惟天子統御萬邦。理宜興師問罪。我
聖祖皇考至仁如天。但令陳兵邊境。俟其深悔前非。即加恩寬宥。並無意於殄滅爾國也。其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策妄阿喇布坦再三求赦。我
聖祖皇考追念舊日微勞。又曲鑒胡土克圖老人懇款之意。允其所奏。令遣使往諭。待其伏罪自陳。即降恩旨。今
聖祖皇考升遐。朕纘承大寶。胡土克圖老人遠來再爲奏請。是以復遣使於爾。若爾合吉即遣親信之人誠

懇賜酬獎。朕即寬宥。以寧爾土宇。若冥頑不靈。仍揣兵端。亦可明言其意。如欲廣我
聖祖皇考之仁恩。惟爾台吉。朕仰承丕緒。行我軍威。
聖祖皇考之武烈。亦惟爾台吉欲振我
爾台吉詎不稔知。今胡土克圖大喇嘛文已圓寂。從
此亦無有爲爾台吉奏請者矣。可作速定奪來奏。若
仍前支吾。則兵由爾起。無與於朕也。爾非專使。故不
與爾勅書。爾其謹識朕言。一一往諭。

二月。壬子。

命量撤各路官兵。

上諭各路將軍等曰。策妄阿喇布坦無故起釁。用兵八
載。兵丁甚屬勞苦。從前雖將老弱者撤回。今又歷一
二年矣。夫兵不務多。惟在精耳。須將實堪効力者。存
留足用。裕其糧餉。方有裨益。現令爾等各處兵丁。不
拘滿洲蒙古漢人。擇其精練者存留軍營。其年老殘
廢者於今年草青之時。令其各回本處。

丙辰。

命駐柴達木將軍宗扎卜赴署大將軍延信軍効力。都
統宗室西綸圖往柴達木辦理撤兵事務。

庚午。

命追捕察哈爾厄魯特佐領羅卜藏錫喇卜等。

上諭理藩院曰。據察哈爾總管諾爾布奏報。察哈爾厄
魯特佐領羅卜藏錫喇卜藍翎侍衛舂丕勒等逃遁
等語。著作速傳知將軍等令其派兵各路。要截捕擒。
再著喀爾喀蘇尼特嚴令各處哨汛。追勦擒獲。其現
在厄魯特恐伊等妄生疑慮。著一等侍衛達鼐郎中
鄂賴前往照管。俟將羅卜藏錫喇卜等擒獲之後。再
回京。

乙亥。

封賞青海王台吉等。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從前土默特。因遷移臺站。
有識曰。自西陲用兵以來。青海王台吉等。並効力。應加
封賞。親王羅卜藏丹津。加俸銀二百兩。緞五疋。
郡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封親王。貝勒額爾
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封郡王。貝子巴爾珠爾

阿喇卜坦。鼐爾根戴青拉察卜。封貝勒。輔國公
噶爾丹達什。敦多卜達什。封鎮國公。吹喇克諾
木齊亦封貝勒。其貝勒阿喇卜坦溫布。加俸銀
一百兩。公諾爾布彭蘇克。加俸銀五十兩。其餘
率兵進藏。及駐防噶斯柴達木人等。應令各路
將軍核實具奏。分別加賞。奏入。

上從之。

丙子。

賞賚土默特蒙古。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從前土默特。因遷移臺站。
殊爲擾累。伊等於用兵之際。知係國家大事。看守臺
站。毫無遲誤。甚屬可憫。除照例賞給米糧外。應按人
數再加恩賚。此前往給賞之處。或另委人員。或即交
與管理臺站人員辦理。著議奏。尋議曰。土默特蒙古
坐臺者。人給銀五兩。公鄂倫岱軍臺事竣可無
往。亦不必更遣人往。其當給銀。即令管理臺站
人員辦理。奏入。

上從之。

己卯。

副將軍阿喇衲奏報羅卜淖爾回人等歸附。

阿喇衲奏言羅卜淖爾所在回人古爾班等。率

哈喇庫勒薩達克圖哈喇和碩三處戶口千餘人。輸誠投順。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三月。甲申。

命撤駐藏官兵。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在藏之兵。或撥回。或於通藏之路駐劄。及西寧所餘官兵撤回之處。集議以聞。尋議曰。西藏所在。以策妄阿喇布坦擾亂。用申撻伐。平藏之後。留兵防護。恐屯劄日久。唐古忒等。供應繁費。應盡罷之。察哈爾及額駙阿寶兵。應令公策旺諾爾布都統武格阿寶等統之。由西寧路還。阿寶在軍年久。令與策旺諾爾布等並來京。其江寧杭州兵。令副都統吳納哈率之。由雲南還。四川綠旗兵。令副將李現光率之。由打箭爐還至察木多。為通藏大路。應於四川綠旗兵中選千人駐防。令總兵一員統之。兵副將中揀選管轄。再阿里地屬扼要。今康濟鼐舉劾赴藏。阿里一切無人辦理。應令康濟鼐舉劾力者以

聞。給與職銜。協助防守。再西寧有綠旗兵六千。足以防守。其都統汪悟禮所率京師兵。應撤還。奏入。得旨。額駙阿寶令其帶領兵馬前往游牧地方休息數日。

仍令來京。餘如議行。

川陝總督年羹堯條奏川省事宜。

一。打箭爐至察木多。為通西藏大路。應於四川綠旗兵中選千人駐防。令總兵一員統之。兵副將中揀選管轄。再阿里地屬扼要。今康濟鼐舉劾赴藏。阿里一切無人辦理。應令康濟鼐舉劾力者以

一。給與職銜。協助防守。再西寧有綠旗兵六千。足以防守。其都統汪悟禮所率京師兵。應撤還。奏入。得旨。額駙阿寶令其帶領兵馬前往游牧地方休息數日。

汛不可不增。請撥威茂營千總一人率兵百人。移駐保縣。以資防禦。其應支月糧。即以威州所徵夔糧就近支給。一松潘口外各番部落不一。而阿樹一處最要。今止給以委牌。暫令土目管理。不足見信於羌番。請給長官司職銜。以資鈐束。一建昌所屬越巂衛。地甚寥濶。蠻猓往往出沒搶奪。今僅設守備一人。兵二百五十人。實難分撥防禦。請改設一遊擊。現在守備即爲中軍。再增一千總。一把總。兵二百五十。凡五百人。分防彈壓。一金川土司之土舍莎羅奔。嘗出兵羊峒。蕃有勤勞。請給以安撫司職銜。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勢。一烏蒙土府地界最廣。奸目達木等各管其地。一川省滿城營房。有官生捐資蓋造者。請予議敘。一川省軍前有武進士武舉等。自備鞍馬資糧効力者。武進士請補守備。武舉請補千總。兵部議。均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己亥。

命議敘喀爾喀王貝勒等追捕厄魯特逋逃者。

上諭理藩院曰。追勦厄魯特羅卜藏錫喇卜等之王貝勒子公台吉大臣侍衛暨兵丁等。一聞厄魯特潛遁。俱各奮力追勦賊衆。斬獲無遺。伊等皆因感戴聖祖皇考仁恩。爲朕抒誠効力。朕已深悉伊等忠誠。甚爲欣悅。凡効力之人。著查明具奏。朕將特加恩賚。將此旨繕寫通行傳諭。至緝賊身亡受傷之人。一併查奏。

諭理藩院曰。厄魯特春不勒等逃遁。蒙古人遇之。俱各努力追擒。伊等感激
皇考覆育深恩。竭誠仰報。朕覽奏章。爲之墮淚。嘉歎不已。將此旨繕寫。發與達魯花令查明効力人等具奏。毋使一人遺漏。朕將加以特恩。又
諭都統喇錫曰。追擒逃遁厄魯特之効力人員。已諭令議敘。其收管未曾逃遁厄魯特之人員。亦著查明議敘。於是封喀爾喀貝勒旺扎爾爲多羅都王。公策卜登車木楚克納木扎爾爲多羅貝勒。追贈陣亡蘇尼特台吉進達克爲輔國公。給察哈爾副總管官額遜騎都尉世職。護軍校多爾濟喀爾喀珞布鼐巴圖魯等拜桑喀爾占巴圖爾塞卜騰鼐侍衛納木扎等悉加賞賚。

辛丑。

蠲免陝西全省未完銀米豆草。

上諭戶部曰。陝省自軍興以來。大兵駐劄運送糧餉。供支草豆。無一不需民力。

皇考每爲軫念。今當大沛恩膏。子惠元元。所有康熙六十年以前。陝西全省。除借給籽種。著該督撫查明定議。分年帶徵外。其餘凡有民屯衛所。實在未完銀米豆草。悉予蠲免。倘有不肖官吏。以虛爲實。冒濫邀賞典者。一經發覺。罪在不赦。該部作速行文。毋得遲留。

夏五月庚子。

命預籌青海事宜。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青海台吉兄弟不睦。儻邊境有事。大將軍延信駐劄甘州。相隔遙遠。朕特將一

切事務。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務。斷不可貽誤。并傳諭大將軍延信知之。

撤布魯爾從征綠旗兵。

布魯爾所在綠旗官兵從征者。令山西大同總兵官馬覲伯撤回。

六月。庚戌。

命加總兵銜李如栢總兵官韓良輔等。赴年羹堯軍。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三屯營副將李如栢著賜總兵銜。與天津總兵官韓良輔前往總督年羹堯處聽用。原任前鋒統領蘇丹原任都統鴉爾弼俱賜原銜。令往年羹堯處効力贖罪。蘇丹鴉爾弼韓良輔李如栢每人各賞內庫銀一千兩。

庚申。

赦免川陝續補駝馬價銀除額外徵收銀米。

上諭戶部兵部曰。朕惟治安天下。欲兵民共得其所。必以敷恩減賦爲要。比年以來。策妄阿喇布坦。狂逞逆命。發師致討。四川陝西進藏官兵。歷經險遠。往返萬有餘里。甚屬勞苦。朕深憫念。其倒斃駄載馬匹價銀。及口外沿途與西藏留駐兵丁。續補駝馬價銀。著悉免追賠。又西陲軍興以來。民間急公趨事。供應差役。實屬朕懷。閣陝西甘肅二屬。各州縣衛所地丁銀兩每一錢額外徵收三釐。米每斗額外徵收三合。以爲備荒之用。此項徒有加賦之名。而無賑濟之實。著自雍正元年始。將額外徵收銀米永行停止。如有舊欠。亦悉予蠲除。務俾均霑實惠。以副朕篤念兵民至意。

壬戌。

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奏報青海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率其妻子來奔。

延信奏言據青海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等。言羅卜藏丹津等。率兵來侵。交戰四次。屬人多陣亡。餘或逃散。牲畜輒爲所劫掠。今率妻子來奔求援。臣令暫居蘇油口內。奏入。報聞。

襲日文奏言青海公噶爾丹達什來甘州。率弟台吉鄂齊爾台吉阿旺達克巴率兵與貝勒阿喇卜坦溫布等相拒。師敗來奔。臣令噶爾丹達什暫與其叔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鼐同居。奏入。報聞。

戊辰。

命遷故青海貝子丹衷家屬於游牧舊處。令親王察罕丹津管轄。其宰桑等舊著勤勞。俟秋涼時來京加賞。

秋七月。己卯。

命駐劄西寧辦青海事務兵部左侍郎常授勸諭青海。

上諭常授曰據貝子延信奏報。親王羅卜藏丹津貝勒盆蘇克珲扎爾等。率兵四千。搶奪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鼐等。爾宜遣人勸阻。令其和好。若羅卜藏丹津借此侵犯邊塞。則不可不加懲治。此事或爾親往和解。或遣賢能官員剛噻等。往彼和解。爾悉心籌畫。與年羹堯商酌而行。

丁亥。

命各路將軍選舉官弁遇缺補用。

副將軍阿喇衲疏言察哈爾兵現在行間者。雖於軍前補用。但軍前缺少。其於本處員缺。例不

得補轉以未嘗効力或軍前撤還者補用爲護
軍校驍騎校等揆諸情理似未允當議政大臣
等議覆曰嗣後應令阿喇衲即所領察哈爾官
兵中効力者核明咨送各旗遇察哈爾所在有
缺請補至其缺久懸不便可揀選現在應用者
引
見暫令署理奏入得

旨自有策妄阿喇布坦之事已經八載凡出征之在京
八旗及盛京黑龍江寧古塔西安右衛等處滿洲綠
旗官兵內有宜力行間分內應陞者若於各本處補
授恐致懸缺不敷看守是以將現在之人揀選補授
以致軍前効力官兵轉遷滯其陞遷之路著行文諸
路將軍等於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官員兵丁內有宜
力行間分內應陞人等查明選舉在京者咨送該旗
命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慰諭額爾德尼額爾克托
克托毳等

巳丑。
上諭延信曰爾移書與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毳等
稱欽奉諭旨青海台吉皆係顧實汗之嫡孫自我朝
太宗皇帝時顧實汗與達賴喇嘛和好恭順効力至今
百年蒙我

皇考施以恩寵。加封名號。普加庇護。後經策妄阿喇布坦敗壞黃教。圍困西藏。殺害拉藏。且復謀侵爾等。於是我
皇考遣發大兵。同爾等送達賴喇嘛至藏。振興黃教。今羅卜藏丹津無故稱兵。以王等不入伊黨。自相侵害。
朕仰體
皇考眷念顧實汗子孫之意。其罪未明。尚不忍即加征

討。已遣侍郎常授往問羅卜藏丹津所行情事。若羅卜藏丹津知罪悔過。朕當宥其是非。和解爾衆。仍令爾兄弟照舊居住青海。如果羅卜藏丹津不遵朕旨。侵犯邊塞。豈可不遣兵征勦。今王之屬下人等。盡被搶擄。窮困投至甘州。朕聞之不勝惻然。特遣郎中通智辦給王公。并屬下人等。廩餼牲畜。令從豐厚。王等在彼安居。不須憂慮。朕斷不使爾等稍有拮据也。可

如是往諭。并譯蒙古文發往。俟明日。延信奏言。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之子阿喇卜濟索諾木達什來言。舉兵與賊人交戰。相拒六七日。賊退。率兵五百及妻子共千餘口來投。臣已遣赴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處居住。奏入。報

聞。

丙午。

諭飭自藏進口領兵大臣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藏地兵馬已撤。計程將至內地。從前統領兵馬之大臣。怠忽者多。縱兵橫行。騷擾民人。種種無恥之行。朕所深知。著嚴行該地方官。並統領兵丁之大臣。若不各自約束。仍縱所屬兵丁跟役任意或前或後行走。逞強搶奪。肆無紀律。地方官於何處拏獲。即將該管官。一併拘留該處請旨。將統領之大

臣從重治罪。若地方大臣徇情隱蔽。朕別有訪聞。將地方大臣官員。一併治罪。將此諭旨。明白曉諭兵馬經行各路軍民知悉。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二　三一

平定西藏。乃自古未至之絕域。所以

皇考曾有從優議敘之

旨。況

皇考當春秋高邁。備兵於極邊。宣揚威略。畯德鴻功。允垂億萬斯年之美政也。此一次議敘軍功。前固無例可援。後亦不得爲例。將軍延信著封爲貝勒。兩路率領八旗官員進勦之將軍等。著給與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參贊大臣給與騎都尉。副都統營總等。給與雲騎尉。其護軍校驍騎校。給與頭等功牌二面。仍加一

級。綠旗官員。經大將軍等咨送。册開頭等者。照攻取打箭爐功加一倍。二等者功加五等。三等者功加二等。至於滿洲漢軍綠旗之外委官。俱係一體効力人員。無論由部委外委。概行從優議敘。以仰副我皇考恩綸特沛從優議敘之諭旨。

丙寅。

命賞察哈爾厄魯特散秩大臣羅卜藏錫喇卜等來謁梓宮者馬匹行糧。

庚午。

侍郎常授奏青海情形。

常授奏言。臣於七月二十二日。抵沙拉圖。至親王羅卜藏丹津駐牧處。恭宣

諭旨。令若等兄弟罷兵和睦。據羅卜藏丹津亦言。歌青和碩齊察罕丹津訴言。羅卜藏丹津與兵逐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於內地。脅衆台吉稱兵於巴爾托羅海。其意欲獨有西招青海之地。計其兵不過萬二三千。其黨率多脅從。若渡河來。我當盡力拒之。又據衆蒙古來言。羅卜藏丹津脅令諸部呼巳爲達賴渾台吉。其餘台吉悉呼故號。不得稱王貝勒貝子公封號。其意先滅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次滅察罕丹津。然後集衆台吉奏請賜彼汗號。駐劄招地。遥制青海。叛形

巳見。臣問其遣使準噶爾消息。或云。聞準噶爾以青海人等不足信。又云。準噶爾兵聞已至噶斯口。度九月可至青海。臣謹即所見情形。與羅卜藏丹津所呈蒙古字奏章二册。並與臣蒙古字書一封。密奏。奏入。得旨。此事甚大。行在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詳議。并發往在京之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等。詳議具奏。

甲戌。

命川陝總督年羹堯辦理西路軍務。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遵旨議奏曰。羅卜藏丹津久蓄異心。糾衆盟誓。上念其祖顧實汗。恭敬效順。不即加誅。特遣侍郎常齊察罕丹津交戰。又欲要請汗號。且自稱爲達賴混台吉。背逆莫甚。今方欲往察罕丹津處決戰。應調西寧兵。俟羅卜藏丹津兵涉黃河。即於渡口截其後路。且請令提督岳鍾琪率松潘兵往援。以張聲勢。其西路軍務。應令年羹堯詳議辦理。奏入。

駐劄西寧侍郎常授奏報青海親王敦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率兵與羅卜藏丹津相持久之不敵。率妻子及所屬百四十餘人。至河州老鴉關外。臣即令入居邊內。餘人令其宰桑約束。於邊外要隘防守。奏入。報聞。

丙子。

諭蒙古諸王貝勒貝子扎薩克台吉塔布囊等。

上諭曰自爾先世歸附

太祖、

太宗蒙被聖化。於茲五六代矣。世締國姻。恩深祿重。兄弟主臣。洽比保聚。安居樂業。百有餘年。其間厄魯特噶爾丹猖獗弄兵。破喀爾喀喀七旗。侵及內扎薩克。蒙

古蹂躪游牧之地。

皇考爲爾等三次自將出師。乃滅噶爾丹。使爾等永享太平之福。六十餘年以來。爾等屬下。偶有饑饉災傷。莫不發帑與糧。資給畜牧。更派富戶屯田。代耕使饑者復安。散者復聚。

皇考養育爾等。蒙古恩澤。重矣大矣。義者和洛霍渥以

歲饑。聞朕仰體

皇考聖意。即遣大臣前往發倉賑救。賞給牛羊。令喀喇沁翁牛特八旗。又以歲饑聞。復遣大臣前往即速查明饑口。動用正項錢糧。買米散賑。夫一時阻饑。朕雖賑之。常年貧乏之民。在爾各君長於本旗內。裒多益寡。互相賙恤。以養育之。庶幾得所耳。若仍然厚斂重徵。納之於陷危之域。使之至於散亡。就爲爾等納賦。

皇考聖心。以慰朕心。定議之後。倘有顯背公議。仍然重賦苛役者。國法具在。非朕所得而私也。我等視

皇考如祖父恃
皇考之慈愛每事懈弛朕新即位務須各盡職謹慎
小心管轄屬下訓練兵丁嚴禁盜賊奉公守法循分
安生仰報我
皇考軫愛之恩俾朕得以仰
皇考慈惠之意始終保全永永勿替朕之願也今
日特於
乾清門侍衛內大臣等前諭之
九月甲申
賜準噶爾降人博羅特達什扎卜侍衛銜
理藩院奏言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屬下明噶
特人博羅特達什扎卜巴圖蒙克多爾濟哈喇
瑪克達巴什六人來降奏入得
旨若等來歸可嘉其博羅特達什扎卜率先向化著
與侍衛銜若等稱有近族兄弟在貝勒博貝處爲護
衛即以此六人給與博貝加意撫輯
丁亥
命川陝督標中軍副將田畯爲陝西涼州總兵官赴軍
協助提督路振聲辦事以陝西固原提督楊盡
信署理涼州總兵官
己丑
命川陝總督年羹堯整備軍務
上諭年羹堯曰侍郎常授奏報親王羅卜藏丹津攻王
察罕丹津已渡黃河肆行猖狂或遣使於策妄阿喇
布坦約期作亂或欲窺取西藏皆事所必有軍務宜
預先籌度爾宜令西寧松潘甘州等處軍兵整備務
期勦滅羅卜藏丹津自夏間作亂以來人馬疲乏若
不乘時擊之遲延日久則賊人得以蓄養氣力爾其

勦心籌畫。克奏膚功。

辛卯。

議撤阿爾台諸路兵。

上諭川陝總督年羹堯曰。目今策妄阿喇布坦甚屬恭順。我兵在外已久。著將阿爾台兵丁。如何撤回。永固彊圍。應駐兵若干。駐劄何處。或作戍兵迭更。或令永遠駐防。應將何處兵丁移駐。爾等可詳加確議具奏。

再吐魯番巴里坤布隆吉哈密等處兵丁。俱著照此行。

丙申。

以軍前副將軍阿喇納為鑲紅旗蒙古都統。

乙巳。

齎贈台吉進達克為頭等台吉封其子鄂爾瑪遜多卜為輔國公

理藩院奏言台吉進達克陣亡蒙

恩優加卹典。其子鄂爾瑪遜多卜等謝恩奏入。得

旨。

吉爾尼特王吹濟拱蘇隆旗下台吉管理旗務官進達克率所屬兵。與厄魯特逃者羅卜藏錫喇卜等鏖戰身亡。甚屬可嘉。此並非出兵時。亦未嘗令其率衆追賊也。而進達克奮勇前行。臨敵致命。朕用交部議敘。部議二等台吉加一等。當授為頭等台吉具奏。朕已特降諭旨施恩。其子鄂爾瑪遜多卜者授為輔國公。

冬十月。戊申。

以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貝勒延信為平逆將軍。

上諭兵部曰據川陝總督年羹堯奏稱青海羅卜藏丹津恣肆猖狂。臣領兵於九月二十日。自甘州起程。十月初間至西寧相機行事等語。總督年羹堯既往西

密辦理軍務。共領造弁兵之任。甚屬緊要。須給大將軍印信。以專執掌。著將貝勒延信護理之。撫遠大將軍印。即從彼處送至西寧。交與總督年羹堯。其貝勒延信。現有防守甘州沿邊等處事務。將庫內現存將軍印信。著該部請旨頒發一顆送給。尋議曰。應以平逆將軍印授貝勒延信。奏入。

上從之。

敕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

上諭曰。我朝自創業以來。皆敦睦親王。固倫爲親王。溥沛隆恩。及病故後。令其子羅卜藏丹津襲封。羅卜藏丹津宜仰體朕意。效法祖父。敬奉法紀。乃妄逞強梁。弟兄骨肉。自相仇敵。欺陵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額爾克托。等恣行倡亂。朕甫即共事。即遣侍郎常授前往令伊等講和修睦。羅卜藏丹津等宜遵朕旨。式好無尤。乃肆意稱兵。侵襲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額爾克托。罪等殺戮抄掠。以致察罕丹津等情急投入內境。顯負朕恩。悖逆天常。擾害生靈。者之大義。莫要於此。羅卜藏丹津係青海一台吉。自蘇拜不可少緩。故加天討。遣發大兵。以聲羅卜藏丹乃祖顧實汗。茂時請安進貢。至扎什巴圖爾台吉。慕聖祖仁皇帝德化。叩覲天顏。蒙聖祖仁皇帝念及顧實汗從前敬謹恭順。晉封扎什巴圖爾爲親王。晉沛隆恩。及病故後。令其子羅卜藏丹津襲封。羅卜藏丹津宜仰體朕意。效法祖父。敬奉法紀。乃妄逞強梁。弟兄骨肉。自相仇敵。欺陵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額爾克托。等恣行倡亂。朕甫即共事。即遣侍郎常授前往令伊等講和修睦。羅卜藏丹津等宜遵朕旨。式好無尤。乃肆意稱兵。侵襲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額爾克托。罪等殺戮抄掠。以致察罕丹津等情急投入內境。顯負朕恩。悖逆天常。擾害生靈。者之大義。莫要於此。羅卜藏丹津係青海一台吉。自蘇拜不可少緩。故加天討。遣發大兵。以聲羅卜藏丹津之罪。朕欲拯救西域生靈。大張天威。特命爾爲撫遠大將軍。統領滿洲蒙古綠旗大兵。一切事宜。爾與公同計議而行。勿當

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寇密偵遠探。
罔或疎虞各路大兵暨蒙古兵丁聽爾調遣凡遇有
警即遣發官兵應援撲勦防備詐降如羅卜藏丹津
敢於抗拒即行勦滅其黨內亦有懼羅卜藏丹津之
勢脅從其行者伊等果悔罪來歸即行寬宥有能擒
斬羅卜藏丹津來歸者分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加
意撫恤其不抗拒者無加殺戮須嚴禁將士凡經過
地方勿得騷擾百姓勿離人父子夫婦勿淫人婦女。
勿掘人墳墓附降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毀廬舍祠
宇勿擾害廟內番僧副貳戡亂靖逆之意官兵或臨
陣退縮貽誤軍機爾會同商議官員以下即以軍法
從事示衆官兵犯小過者徑行處治勿畏沒官兵功
績勿覓縱逆犯之人賞罰務極嚴明爾酌量調遣各
路大兵將羅卜藏丹津殲勦廓清安靖邊圉欽哉故敕。

世宗憲皇帝命以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四
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
親授方略。聲討其罪。雍正元年十月出師。自冬徂春。降
其貝勒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及其部衆
無算。

聖諭猶以羅卜藏丹津東身來歸。可子全宥。乃復怙惡
不悛。易服投荒。子身延喘。
天戈所指。胁衆大潰。羅卜藏丹津之母。并其惡黨吹喇
克諾木齊等皆就擒獲。獻俘奏凱。青海悉平。

計師行采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爲史册所未有。

皇上纘承

先緒。奮定西陲。

鴻圖式擴。羅卜藏丹津逋逃遺孽。當伊犁既平。并其子巴朗等。以洞轍窮鱗。顙顬乞命。復縻尺組。

皇上念邊陲永靖。此笑殘息不足以膏斧。復仰

體

世宗憲皇帝來歸全宥之

殊恩。待以不死。於是益見

聖朝聲靈震疊。當日狡焉餘醜。雖遲之數十年之久。

天網。而

終不得逸於

國家服遠之

神威。與綏遐之

至德。所由並越隆古也歟。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綽爾代莽理北路軍營糧

餉

已酉。

復歸化城土默特兩旗都統等官。

上諭歸化城都統丹津曰前

聖祖皇考由寧夏親征漠北時。巡狩歸化城地。見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官兵。士衆委靡。弓馬不嫻。法度廢弛。因將兩旗都統革退。選在京都統副都統參領等員管轄。歷年訓練有方。軍律嚴整。舊習漸改。是以數年來。將在京選用之例停止。今兩保送之官兵八等。盡皆弓馬嫻熟。且兩旗兵丁。行伍整齊。凡有行圍及出

征等事與內地兵丁。一體効力。此皆我
皇考教育所致也。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原在四十九扎
薩克內。其都統副都統等官。皆係國初歸附之土默
特功臣子孫世職。今既已棄咎從忠。允宜遵復舊例
楚宗著授京城額外都統。楚宗員缺。著原任都統阿
必達之子副都統根敦補授。根敦員缺著丹津將隨
兩旗內應補人員與原任都統副都統世家子孫。及
參領內人材可用。儀表修偉。向能管轄兵丁。曾經効
力行間人等。查明保送引見。以便簡擢。

甲寅。

敘平郭羅克功。

封川陝總督年羹堯爲二等公。給四川提督岳
鍾琪爲三等公。餘各賞賚有差。

壬戌。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請以蘇丹岳鍾琪爲參

贊。

年羹堯奏言兵自西藏撤還者。額駙阿寶所率
蒙古兵馬匹軍器並不堪用。且阿寶有殘疾。應
令還所在。定西將軍公策旺諾爾布所領察哈
爾兵精壯。請簡四百人留與都統武格管轄。餘
令策旺諾爾布率之啟行。再都統西倫圖現統
京城兵駐東郭爾廟。甚無益。其兵在外日久。馬
匹器械並缺乏。可令侍衛班領阿齊圖率之還。

西倫圖漢仗尚壯。請留軍前令管轄察哈爾前
鋒兵。西寧現駐滿洲兵無多。應令署西安將軍
公普照撥鳥鎗驍騎四百人。令副都統

覺羅伊禮布率赴西寧。再者軍中不可無參贊大臣。前鋒統領蘇丹經事頗多。岳鍾旗總統綠旗士司兵丁。諸以參贊授之。至青海事并請令侍郎常授。一等侍衛達鼐參議。奏入。報聞。

乙丑。

以郎中衆佛保爲內閣學士使準噶爾。

上諭怡親王允祥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將至。朕亦欲遣使臣與其來使同往。理藩院郎中衆佛保著授爲內閣學士前去。

丙寅。

授厄魯特公茂海爲固山貝子。

上諭理藩院曰。厄魯特公茂海與其伯王丹津阿喇卜坦來時。我皇考深加眷愛。授以公爵。茂海今在軍前輸誠效力。有年。著授爲固山貝子。

丁卯。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調諸路兵。

年羹堯奏言。青海羅卜藏丹津等。煽集各台吉。肆行邊外。臣已劄令察木多總兵官周瑛率兵截其往藏路。但羅卜藏丹津急則遁走穆魯烏蘇等處。未定臣令靖逆將軍富寧安調都統穆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魯番駐防副將軍阿喇衲率滿洲蒙古綠旗兵二千。由噶斯一路截之。若羅卜藏丹津實心歸順。即令此二千人。暫駐布隆吉爾。再布隆吉爾所在。駐兵甚少。四圍並連厄魯特。賊人喇卜坦巴蘇泰執令所屬要奪我台站馬駝。應調綠旗兵二千往布隆吉爾。令

黎將孫繼宗管轄。若用兵則令率所轄兵勦滅
喇卜坦巴蘇泰與副將軍阿喇衲兵會進勦羅
卜藏丹津、如此賊人不得逃遁。而布隆吉爾所
在。亦可完固。奏入。報
癸酉。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敗賊於鎮海堡

年羹堯奏言十月十九日賊人來侵鎮海堡。臣
令都統武格率察哈爾兵西安滿洲兵救之。二
十日。厄魯特兵二千番賊千餘圍堡。自二十一
日。至二十三日。賊益增兵。日夜轉戰。臣以前鋒
統領蘇丹所率兵。令參將宋可進等將之。并率
軍前效力滿洲綠旗等官。於二十五日往援。賊
衆六千餘人。或據堡前山上。或伏谷中。我兵分

隊攻賊。賊中礮死者甚衆。賊走鎮海堡中。滿洲
察哈爾綠旗兵盡出截擊。賊人四向逃去。所殺
傷賊六百餘。我軍陣亡五人。被傷者六人。又多
巴之襲素阿旺丹津、前叛歸羅卜藏丹津。今已
爲我擒。當正法。以軍務未畢。暫令監禁。奏入。報
十一月戊寅。

撥鄂爾多斯等處兵協駐甘州。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疏言羅卜藏丹津。率衆數
千攻入西寧之南川口。會守口兵少。守備馬有
仁等據申中堡禦之。賊圍堡。堡人襲棄將鑿牆
以納賊。臣令參將宋可進遊擊元繼善等往援。
賊還兵迎戰。我師出堡夾攻。殲賊九十餘人。賊
遁去。襲素與賊通。已誅之。所獲器械馬匹。給與

兵丁。我兵陣亡七人。卽加賞卹。俟諸路兵調集。
臣卽日相機勦滅。方今甘州兵少力弱。乞調喀
爾喀番爾德尼王各扎薩克蒙古兵三千。協駐
甘州。以壯軍勢。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曰。喀
爾喀等。雖近甘州。但方冬嚴寒。所在散處。調之
勿便。請就近援鄂爾多斯兵五千副都統花色
等領之。歸化城土默特兵五百。副都統查克旦
駐甘州。奏入。

領之。大同鎮兵一千。總兵官馬靚伯領之。令往

上從之

丙戌。

命議敘北川新城及莊浪等處破賊官兵。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有賊二千餘。據北川
新城遊擊馬成輔攻之。多所擊殺。臣令副將王
嵩等。以兵三千助之。賊扼山相拒。我兵奮擊。破
其六營。賊敗走。又莊浪當河西五路要害。東西
兩山。賊人游牧所出入。賊中謝勒蘇種最强。額
勒布種助之爲害。高山密林。以爲巢穴。其碁子
山茨爾溝兩地尤險惡。臣調集涼州及土司兵
華齡兵各鄉兵。凡四千。令寧州總兵官楊盡信
等率之。四面仰攻。斬賊數百級。俘其妻子。賊奔

入鐵保城。生擒額勒布賊首魯木受等。及謝勒
蘇賊首坎柱等。俱正法。我軍陣亡者。守備王福
晉把總陳昌及兵丁二十餘人。其被傷者。俟核
實奏報。奏入。得

旨。據奏侵犯西寧之南川西川鎮海堡北川等處逆賊
厄魯特羅卜藏丹津被官兵協力齊攻。勦殺殆盡。賊
衆墮膽逃竄。並將莊浪等處截路行刼之賊審擊敗

擒獲大將軍年羹堯調遣指授官兵俱各奮勇實心
効力殊屬可嘉此次立功報効陣亡受傷官兵俱著
註冊俟事平之日該部從優議敘
丁亥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撫勦西寧北川回人及
移察罕丹津於蘭州
年羹堯奏言蒙古回人據有西寧北川上北塔
下北塔兩地數百里潛蓄異志臣令千總馬中
孝往下北塔招下其三十村莊令率兵一千勦
上北塔獲其頭目阿卜多烏閣額爾克喀等正
法餘人悉降馬中孝等請俟大兵凱旋議敘又
奏言察罕丹津向住河州苦爲羅卜藏丹津所
扰臣令少卿花善率察罕丹津妻子及其屬人
移住蘭州奏入報
開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吐魯番等處屯田收穫
麥糜九千三百三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辛卯
命封青海台吉察諾木達什爲貝子
上諭理藩院曰據大將軍年羹堯奏稱青海台吉察諾
木達什在布隆吉爾地方由羅卜藏丹津處脫身來
歸等語向者察諾木達什盡忠効力乃被羅卜藏丹
津誘擒今聞伊已來歸良慰朕懷索諾木達什先與
駐劄柴達木地方之官兵一處効力繼又往西藏軍
前竭誠報國深屬可嘉特沛殊恩著封爲貝子給與
上等產業加意撫綏併著大將軍傳諭俾知朕意
卒巳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蒙賊番於奇嘉寺
年羹堯奏言厄魯特番賊往來劫等新城堡等
處守備李國强外委馮光永陣亡押總李孝被
傷臣調西寧總兵官黃喜林等率兵進勦斬卜
藏察罕等賊殺奇嘉寺賊五百喇嘛番子千餘
獲賊頭目七人器械馬匹牛羊無算方冬寒臣
令黃喜林等撤兵至西寧奏入報
聞
已亥
命鑄辦理布拉罕軍前糧餉事務關防給翰林院侍讀
學士納爾弢等宜
議進勦青海事宜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進勦青海一請備兵
請選陝西督標西安固原寧夏四川甘州大同

榆林土默特鄂爾多斯巴里坤吐魯番等處兵
凡一萬九千令提督岳鍾琪等分領之由西寧
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勦一防守邊口令
土司兵二千及西寧滿洲兵五百留守西寧各
邊口陝西撫標兵五百防守永昌西安滿洲兵
五百防守甘州其布隆吉爾舊有兵一千應仍
留駐防至副將張成龍現率兵五百防守巴塘
其里塘駐防兵僅五百請以四川撫標兵三百
益之再令署松潘鎮副將張英副都統黑色率
兵一千五百出松潘口駐劄黃勝關雲南提督
郝玉麟率兵二千駐劄察木多則羅十藏丹津
等必不敢至巴爾喀木等處矣一購買馬駝臣
採買或請以太僕寺商都達卜遜渾爵孳生馬

匹。撥送三千匹。巴里坤遴駝二千。甘涼肅州等處採買一千五百赴軍。則於兵丁進勦之期無悞。一貯備軍糧臣在西安。慮青海有事。已預買米六萬石為備。一精煉火器。請以景山所製火藥給軍。并給駝一百。每駝載百八十觔。於明年正月。送至西寧。奏入。得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會議具奏。尋議曰大將軍條奏事宜。悉應如所請。其所請馬數外。增送一千匹。火藥於所請數外增給一倍。再行文郝玉麟令由中甸率兵往察木多駐劄。其中甸應令總督高其倬遴總兵官一人。率兵五百駐劄。奏入。得

上從之。

壬寅。

命撥振武將軍傅爾丹營兵赴巴里坤駐劄。以傅爾丹兼統祁里德軍征西將軍祁里德為參贊。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進勦羅卜藏丹津。將巴里坤吐魯番兵調往五千名。朕恐巴里坤兵力單弱。著於振武將軍傅爾丹軍營兵丁內。撥派二千名。令前鋒統領丁壽都統根敦帶領。於明年二月內。前往巴里坤駐劄。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曰傅爾丹營中兵既撥往巴里坤。阿爾台兵少。不敷調遣。請以祁里德所領兵。與傅爾丹軍合。以一將軍統之。奏入。得

旨兩處將軍倘有合行處。著傅爾丹總統。祁里德令在部侍郎仍留軍前。辦理糧餉事務。

恭賛上行走。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紳爾岱為內閣學士兼禮

甲辰。

召諭策妄阿喇布坦使臣。

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等朝見。上召入諭曰爾台吉於聖祖皇考時有獲罪之處亦有効力之處爾台吉今悔過引罪朕甚嘉之所貢方物朕酌量收納俟爾回日另降勅諭。

乙巳。

靖逆將軍富寧安奏報巴里坤屯田收穫青稞二萬一千六十石有奇。奏入得旨知之。

癸丑。

安插察罕丹津等屬人來歸者。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王察罕丹津屬下額

爾克扎爾固齊阿勒達爾和碩齊拉布木三人。
共殺羅卜藏丹津之守者。率其戶口千餘來歸。
貝勒塞卜騰扎爾率青海左翼公策凌之弟台
吉巴爾珠爾等及其屬人二千來歸。臣仰宣布
皇仁。赦其脅從之罪。安插於西川口外。尋又奏言察罕
丹津之婿喇卜坦宰桑巴圖等屬下千四百餘
戶。及丹衷屬下七百餘戶。並自羅卜藏丹津處
脫身來歸。仍令歸其所部。奏入。報

聞。

戊午。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請訊勘噩爾根戴青拉
察卜父子。及誅堪布諾們汗。
年羹堯奏言。噩爾根戴青拉察卜二子。察罕喇
卜坦。旺舒克喇卜坦率衆來投。云我父噩爾根
戴青拉察卜。亦率所屬來。臣以噩爾根戴青拉
察卜嘗助羅卜藏丹津劫竊。丹津有罪。已
令其子遣人招之。到日勘實請
旨。堪布諾們汗乃近邊塔兒寺喇嘛。且察罕丹津之婿
也。既煽羅卜藏丹津爲叛。又敢令喇嘛與我兵
戰。勢窮來投。罪不可貸。到日。卽正法。奏入報

聞。

辛酉。

命賞給諸路軍前兵丁行糧一月。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敗賊於布隆吉爾進勦
年羹堯奏言。賊兵三千餘人。來侵布隆吉爾。參
郭密諸部。
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率兵迎戰。兵既交。副將

潘至善以兵至。併力擊賊。殺傷甚衆。所獲器械無算。尋又奏言。西寧一帶番賊已勦滅。惟南川尸外郭密九部肆行刼掠。臣先招下其沙克都爾阿喇卜坦等三部。餘部肆掠如故。其呈庫和爾嘉二部。暴橫尤甚。岳鍾琪所率苗斯雜谷兵。熟習山路。臣前令岳鍾琪在歸德堡。於上寺東策卜下寺東策卜賊番助惡者。或勦或撫。各已安插。即移師進勦郭密番賊。搜其巢穴。呈庫一部。攻殺略盡。和爾嘉諸部。首惡已誅。餘衆悉降。奏入。報

聞。

雍正二年。甲辰。春正月。丙子朔。

策妄阿喇布坦使臣根敦等隨班朝賀行禮。

上命賜宴。

諭兵烏梁海民借餉。

上諭理藩院曰。朕問員勒博貝管轄之烏梁海人民近時何以資生。據奏在將軍祁里德處借餉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買牲分給。各得產業。今勝於昔。共所借餉銀伊將俸銀逐年抵補等語。朕思博貝歷年宣力。勤績卓然。且烏梁海等衆均係朕之百姓。豈有養育朕之百姓而借餉於朕之理。所借銀兩不必扣還者。行文將軍祁里德知之。

命治侍郎常授罪。議敎筆帖式多爾濟。

先是土總馬超羣從侍郎常授往羅卜藏丹津處。超羣還言羅卜藏丹津與常授約於察罕托羅海會議。常授行至和爾處會日暮。有賊二三十人突至。刼常授及淵重夫。筆帖式多爾濟惶

激抽及自刎。常授被執在堪布廟中。至是盡遣
大將軍年羹堯奏言十二月十三日。羅卜藏丹
津送侍郎常授回營。并呈奏章一函。筆帖式多
爾濟仗節捐軀。請予優卹。奏入。得
旨侍郎常授乃簡任西寧辦理青海事務之員。伊並不
將羅卜藏丹津謀叛情形奏聞。一切軍務悉推諉於
年羹堯。又擅棄西寧。輕往青海。為羅卜藏丹津所獲
及羅卜藏丹津將伊釋放。復覥顏生還。溺職已甚。著
將常授拿解西安監禁。至筆帖式多爾濟被賊擒獲。
不屈身死。甚屬可嘉。著交部照例議敘。仍著大
將軍年羹堯照例予祭。

戊寅。

命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申討羅卜藏丹津。及其同謀逆
黨。

上諭年羹堯曰。朕前曾降旨羅卜藏丹津破困時。必將
常授送回請罪。今果將常授送回矣。羅卜藏丹津從
此又以甘言巧慝阻滯吾兵。亦未可定。羅卜藏丹津
乃享負國恩與吾兵對敵之叛賊。國法斷不可宥。不
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慮。再與羅卜藏丹津同謀
之王貝勒貝子公等。既經背叛其爵即宜削除。伊等
或來歸順或被擒獲。不必更論其先曾封爵。但論其
行事之輕重。可寬者從寬。應治罪者治罪。辦理奏聞。

甲申。

勅諭中外喇嘛。

上諭理藩院曰。西海逆賊羅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
宜將叛亂之人善言開導。令其和輯。不致起事。戕害
生命。是為維持佛教。如其不能。亦應呈明該將軍等。
各自閉戶安居。豈意反助西海悖逆之人。竟糾合數

千喇嘛、手持兵及。公然抗拒官兵。及至潰敗。猶不降順。入廟固守。以致追殺覆滅。有玷佛教甚矣。欽惟太宗文皇帝時。第五輩達賴喇嘛遣使入覲。極爲恭順。及

世祖章皇帝時。將第五輩達賴喇嘛延至京師。封爲瓦齊喇達喇達賴喇嘛。蒙被殊禮。百年以來。法教興隆。皆我朝之恩賜也。前者準噶爾寇犯招地。殺戮僧徒。拆毀寺廟。

聖祖仁皇帝遣發大軍恢復招地。俾達賴喇嘛重安法座。佛教復興。如此隆恩。喇嘛並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惡已極。於佛門之教尚可謂遵受奉行者乎。將朕此旨遍諭各處寺廟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薩克處之大小喇嘛等知之。

乃戌。

賞給巴里坤滿洲察哈爾綠旗種地兵丁銀兩有差。

丁亥。

授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

戊子

封喀爾喀鎮國公策旺諾爾布爲固山貝子。

辛卯。

命賞副將孫繼宗破青海賊功。

上諭兵部曰。副將孫繼宗領兵在布隆吉爾等處。同遊擊潘至善大敗青海逆賊。孫繼宗著賞給總兵官職銜。俟有陝西總兵缺出題補。

壬辰。

命鑲白旗蒙古都統武格總管殺虎口至阿爾台。一路軍臺事務。

癸巳。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額駙策凌奏稱伊白阿爾
台軍營來時。副都統勒欽圍原任將軍席柱年俱衰
邁。原圍公德瞻在軍營患病。請將此三人撤回等語。
席柱勒欽圖著撤回。德瞻係前往効力贖罪之人。俟
軍務告竣。再令伊回京。

甲午。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破喇嘛於郭隆寺。

年羹堯奏言。章嘉胡土克圖瑚畢勒罕住西寧
東北郭隆寺。所屬喇嘛甚衆。與羅卜藏丹津向
剌卜坦溫布陰相結好。今年正月郭隆寺喇嘛
忽聚衆演兵。臣方行禁止。而寺中喇嘛。號召東
山一帶番人。約於十一日拒戰。臣見反狀已露。
衆已於十二日駐營跨喇直撲。迎戰。我軍直前
衝擊。斬賊數千。據其三嶺。焚其十寨。副將宋可
進總兵官吳正安。黃喜林等。各有斬獲。沿途又
焚其七寨。及所居屋七十餘所。次日抵郭隆寺
外。繞寺並山谷。伏賊千餘。望見我軍。悉入洞逃
匿。我兵鎗礮並發。益薪縱火焚之。賊盡熏死。計
前後殺賊六千餘。燬郭隆寺。并詰問章嘉胡土
克圖瑚畢勒罕消息。諸喇嘛已先期挾之。往大
通河西雜隆處矣。臣即取達克瑪胡土克圖斬
之。此次効力官兵及陣亡被傷者核實咨部。奏
入。得
旨効力官兵俟事竣議敘。其勞績尤著之官弁。俱著加
銜二等。

辛丑

封喀爾喀一等台吉袞布扎卜爲輔國公。

癸卯。

喀爾喀多羅貝勒恭額喇卜坦卒。封其子佛保爲固山貝子。

二月丙午。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吹扎木粲卒。以其子納木扎爾車素隆襲爵。

壬子。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請分路進勦羅卜藏丹津。

年羹堯奏言青海貝勒羅卜藏察罕貞子濟克濟扎卜台吉袞布色卜騰。納罕伊什來歸。羅卜藏察罕之母率諸部妻屬及貝勒策零敦多卜之妹悉至西寧。隨給予茶葉大麥等物。令往口外駐劄。臣思羅卜藏丹津欲威脅諸部以益兵

力。衆心未服。若不乘機進兵。則來投之人勢難保全。臣令提督岳鍾琪總兵官吳正安黃喜林侍衛達鵬副將王嵩宋可進紀成斌等率兵六千分路進勦。前鋒統領蘇丹留西寧軍營辦事。

戊午。

奏入報

命議阿爾台撤兵駐防事宜。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青海之事不日告竣。而策妄阿喇布坦亦屬恭順。其撤回各路之兵及固守地方之事。應預行定議。額駙策零貞勒博貝俱在阿爾台駐劄。年久地方情形皆所悉知。現皆在京。可詳詢安設之處。確議具奏。尋議曰。策妄阿喇布坦以使臣

吹納木喀既還。中心悅服。遣使復來。意甚恭順。
然永固邊陲之策。不可不預爲籌畫。方今阿蘭
台一路振武將軍傅爾丹軍中兵三千八十二
人。征西將軍祁里德軍中兵六千九十八人。並
應撤回前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喀爾喀邊疆。係與策妄阿喇布坦及
俄羅斯接壤交將軍及喀爾喀王等會議。時議以茂
岱察罕廋爾扎克拜達里克二地。並要害。宜駐
兵。已卽其地築城。後以烏蘭古木地廣土肥。可
以屯田。乃遣哨兵治城屯駐。但烏蘭古木直抵
阿爾台山。與茂岱察罕廋爾扎克拜達里克及
喀爾喀游牧所在。相隔千里。不便。請罷之。仍於

兵二千。設總管等管轄。令於兩城左右游牧駐
劄。阿爾台軍前。現有喀爾喀扎薩克兵二千。請
暫留駐。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貝勒博貝
等統領調遣。丹津多爾濟應鑄給管轄喀爾喀
左翼兵丁副將軍印信。策凌應鑄給管轄喀爾
喀中路兵丁副將軍印信。博貝應鑄給管轄喀
爾喀右翼兵丁副將軍印信。俱營一切鎧仗。令
四年而代。蒙古兵二千永駐其地。滿
洲兵於京城佐領下選一千七百四十二人。不
足則以八旗漢軍礮手充補。蒙古兵於八旗游
牧察哈爾佐領下選一千人。右衛佐領下選七
百人。不足則以歸化城土默特佐領下兵丁撥
補。凡兵四千。令一將軍一副都統領之。將軍駐
劄察罕廋爾。副都統駐劄扎克拜達里克。令所
司鑄給將軍印信。其察哈爾右衛歸化城蒙古

兵部工部製給俸餉馬駝等物令戶部支貲京
城滿洲兵於明年四月啓行令將軍副都統率
之由張家口由中路察喀爾喀右衛歸化城兵令
總管率之擇便宜游牧而前其所經地屯田候將
軍到撥兵耕種令官商范毓馪等輓輸米石以
備支給口糧之用其屯種事務奏遣大臣一人
辦理鑄給辦理茂岱察罕廋爾扎克拜達里克
兩處兵餉關防更四年與將軍俱代再請令傅
爾丹於阿爾台兩路遣兵五千留駐其餘令征
西將軍祁里德於今年七八月統領撤回并上
征西將軍印敕至阿爾台所設軍台道路荒僻
且戈壁遄遠水草不佳查張家口去珠勒撾斎
吉推河甚近水草充裕請遣大臣一人從此路
移設臺站庶于兵丁畜牧均有裨益奏入得

旨爾等所議令傅爾丹處暫留兵五千名阿爾台既有
喀爾喀之兵著留四千名餘依議并行文大將軍年
羹堯知之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獲阿喇卜坦溫布等賊
年羹堯奏言據岳鍾琪報二月初八日率兵出
口聞巴爾珠爾阿喇卜坦在烏蘭博爾克即分
兵三路進勦比到賊已遁去遂令總兵官吳正
安由北路總兵官黃喜林副將宋可進由中路
岳鍾琪侍衛達鼐由南路率兵追賊副將王嵩
紀成斌各率兵搜山岳鍾琪追至伊克喀爾吉
阿喇卜坦溫布竄入哈爾吉山中我兵入山獲
之黃喜林亦擒獲巴爾珠爾阿喇卜坦及其叔
伊克喇卜坦趣令追賊首羅卜藏丹津勿脫即
擒所擒獲阿喇卜坦溫布等三賊進勦并收撫

逃散諸部落。奏入報
聞。
已未。
予陣亡原任湖廣總督額倫特祭葬謚忠勇。
先是。
上命兵部議敘總督額倫特。兵部議奏應給騎都尉。兼
一雲騎尉。額倫特前以招撫多功。已給雲騎尉。

應并爲三等輕車都尉。令其長子愛三承襲。請
謚忠勇。至是予謚。
特賜祭葬。且
命入昭忠祠。
甲子。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擒阿岡部落賊番。
年羹堯奏言。維卜藏丹津背叛。阿岡部落賊番
軋採取內地信息報之。臣令涼莊道蔣泂等率
兵四路進勦。斬獲人口牲畜無算。即取賊首阿
岡龔蘇正法。奏入。得
旨將泂著加按察使銜。
丙寅。
中旬番夷內附。
雲貴總督高其倬疏言中旬故屬麗江。後爲青

海所攝。管受逆賊羅卜藏丹津僞劄臣道
旨令提督郝玉麟率兵駐其地。番夷悉上所受僞劄。歸
誠納土。現在安撫其人。清理疆界。奏入。得
旨郝玉麟遵旨率兵至中甸。揚威駐劄。宣布德意。中甸
番夷頭目。歡忭感激。率衆三千五百戶男婦一萬七
千五百名。喇嘛一千十四人。投誠納土。高其倬復遣
官安撫。殊屬可嘉。俟青海事竣之日議敘具奏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擒吹喇克諾木齊屬下都喇勒宰桑及扎什敦多卜之母。

年羹堯奏言據涼莊道蔣泂報二月十四日兵至西寧。

爾哈羅色。知吹喇克諾木齊在天城察罕哈達。即進兵。擒獲人口牲畜甚衆。吹喇克諾木齊於十四日夜。以三百人遁走噶斯。其屬下都喇勒宰桑及扎什敦多卜之母。將其所屬人馬窩走。

台吉盆蘇克旺扎爾等獲之來獻。即各賞予銀緞。令率蒙古兵五百。往噶斯路追擒吹喇克諾木齊。并令守備劉廷彥率兵與俱。諜知羅卜藏丹津仍居故所。大兵約於十九日直抵賊所在進勦。奏入。報

聞。

丁卯。

聞。

癸酉。

命巴里坤管理屯種事務原任江西巡撫王企靖回籍。

以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雅圖總理屯種事務。

楚克賴納木扎爾內附。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楚克賴納木扎爾率兵分五路薄石門寺。奮勇齊發。擊殺喇嘛番賊六百。搜獲寺內盔甲五千。刀鎗撒袋諸物無算。即火其寺而還。奏入。報

其子策零敦多卜。及屬下一千餘戶來歸。已給
予茶葉大麥諸物。仍令往伊克烏蘭和碩等處
居住。奏入。報
聞。

三月。己卯。

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策凌達什等以其子敦
多卜額林沁襲爵。

癸未。

平定青海。

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言。二月初八
日遣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大軍進勦青海逆賊
羅卜藏丹津。由布爾哈屯直抵賊巢額穆訥布
軍前。青海部落悉平。奏入。報
聞。

甲申。

命策平定青海功賞賚官兵有差。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青海逆賊羅卜藏丹津之
賊衆逃往烏蘭穆和爾我兵跟隨追剿。賊衆
達木。又分兵一千追賊。大軍隨之進擊。擒獲羅
卜藏丹津之母阿勒泰喀屯。及其妹夫格勒克
濟農藏巴濟扎卜等。并人口牛羊無算。二十二
日。軍至柴達木。羅卜藏丹津率二百餘人逃匿。
即分兵至烏蘭曰克。擒獲吹喇克訥木齊。扎什
敦多卜。盡收其人戶駝馬。其助亂之八台吉等

悉擒之。羅卜藏丹津母及賊黨阿喇卜坦溫布
等八人。並降者益蘇克旺扎爾勒多爾濟等四人。俱檻送

事。大將軍年羹堯威將軍岳鍾琪以及兵丁皆爲勇殺賊於十五日內即能將逆賊勦滅平定殊爲可嘉。年羹堯著授爲一等公。再賞一子爵。岳鍾琪授爲三等公。凡効力官兵俱加優恩敎勲外。著戶部動用錢糧二十萬兩。送至大將軍年羹堯處。分別官兵効力等次賞給。以示格外加恩之意。

封大將軍年羹堯之父年遐齡爲一等公。加太傅銜。賜緞九十疋。

乙酉

命原任將軍宗扎卜總管殺虎口至阿爾台一路軍臺。并辦理遷置臺站事務。

丁亥。

以平定青海。

命詳定告功

祀典。

裕親王保泰等遵

旨議曰平定青海。應如平定吳逆賊丹例。遣官告祭

天

地

宗廟

社稷

永陵

福陵

昭陵

暫安奉殿

孝陵

孝東陵

景陵并

永光殿奏入。得
旨是。尋各遣官所在告祭如禮。
命內閣學士鄂賴自藏至西寧。辦理蒙古事務。

壬辰。
勅諭策妄阿喇布坦。
上勅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曰爾前者無故侵擾我哈密疆界。罪在不赦。
皇考聖意。止令於邊地防守。雖各路發兵原無勦滅準噶爾之意也。其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為爾奏懇。
皇考欲施恩寬宥。所以遣使楚揚託音等諭爾前年爾所遣吹納木喀布窄等至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
朝至總督年羹堯軍前送至京師。朕定爾平生功罪。
開示大義。面諭遣回。今爾深省前非。歸誠請罪。遣使
根頼向楚揚託音前來。奏辭恭順。得遂

皇考初心。朕意嘉悅。爾所奏稱惟祈休養生靈。闡揚正
教。為第一要務等語。爾台吉不過準噶爾一部落之
主。尚欲休養生靈。闡揚正教。何況朕為四海臣民之
主。普天之下皆朕土。率土之濱皆朕臣乎。用是特遣
御前總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扎薩克大喇嘛達爾漢
楚揚託音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扎什喇嘛錫喇
卜格楚爾等宣諭。若台吉果欲輯寧爾國。尚其誠一
乃心。與朕所遣大臣等申定疆圻。諸事循理妥議。歸
於和順。朕必施恩軫念。永加眷顧。仍前通市使命往
來。爾台吉誠能以鮮終為戒。其必惟和惟順。無貳無
疑。披瀝悃忱。以期永好。不特克協於朕休養生靈至
意。爾台吉游牧地方。亦永永無虞。安居樂業矣。特此
諭示。並賜各色緞二十七疋。爾其祇承。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擊敗阿喇卜坦。蘇巴泰

等。
年羹堯奏言據副將軍阿喇納報阿喇卜坦蘇
巴泰等要路刦奪急當殲除臣令總兵官孫繼
宗晓諭扎薩克通摩克等率兵抵晓喇淖爾。
聞賊逃往阿魯巴爾虎即進兵及之推黙爾。賊
兵拒戰。爲我兵所擊敗。盡棄牛羊。率其妻子遁
去。奏入。報
聞。
命議防邊八事。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遵
旨議奏。曰防守邊口八事。一大兵駐巴里坤吐魯番地
久。今策妄阿喇布坦恭順遣使事雖未竟而兵
可暫罷。臣請於巴里坤吐魯番兵中選滿洲蒙
古綠旗兵二千人。於巴里坤駐劄。一千五百人

於吐魯番駐劄。再令綠旗兵二千八駐劄哈密。
餘兵悉罷之。一布隆吉爾築城爲駐兵防守之
界。請令一總兵官統兵五千駐劄。分爲五營。其
遊擊守備以下等官增設如例。沙州去伊遜察
罕齊老圖口相近最要害。應分兵設一營駐劄。
哈密地隘。容兵無多。請於巴里坤吐魯番所駐
兵撤後。撥鎮標遊擊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
兵五百人防守。每年更代其駐兵新城乞
欽定嘉名。以垂永久。一布隆吉爾去嘉峪關五百餘里。
口外募兵。一時難集。請以甘凉肅三州所罷兵。
即駐其地。其眷屬官爲給路費遣往。如兵缺以
營中餘丁選補。一布隆吉爾駐劄官兵俸餉。由
內地轉輸多費。不便。前者赤金衛柳溝所等處
嘗募人種地。今請於每營撥餘丁二百。每丁官

給牛二頭、籽種四石、口糧三石、次年給半、三年
但給籽種之半、嗣後勿給、其田即爲耕者恒產、
無論米麥青稞、計收三石以爲兵丁月餉、一布
隆吉爾沙州請設官以理民事、赤金請逆二衛、
舊設通判同知、應令通判兼管二衛、更於布隆
吉爾增設一衛守備、沙州增設一千總、令專管
種地事務、其靖逆衛同知、令移駐布隆吉爾、並
屬肅州道統轄、一肅州總兵官四營、有兵三千
二百、肅州居口內、今大兵已駐劄布隆吉爾、肅
州兵止於口內分守臺站事少、應撥肅州鎮標
兵一營八百人、往布隆吉爾再撥柳溝所兵一
百、靖逆衛兵一百、往益布隆吉爾、軍靖逆衛設
一都司、赤金及柳溝各設一千總、並屬布隆吉
爾總兵官管轄、一布隆吉爾沙州故蒙古地、赤
金衛柳溝所當蒙古部人游牧所出入方大
兵在外、我軍士向已耕種駐劄其地、若兵撤後
仍聽諸蒙古游牧往來、或且復入、今布隆
吉爾南山中多隙地、應遣大臣一人、率賢能章
京往山中分地居之、庶令內外地界明晰、一寧
夏地廣土肥、舊設總兵官駐劄、遇哈密有事、輒
自內撥滿洲兵赴之、道遠甚無益、按寧夏阿拉
善山外去哈密逼近、宜令滿洲兵駐防寧夏、其
駐兵若干、及設官人數、俟西寧事畢、臣當審視、
詳悉定議再奏、奏入得
旨、此事甚鉅、著議政大臣等各抒己見詳加定議具奏、
尋議曰、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所奏八事詳晰、俱
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辛丑。

議行慶賀典禮。

禮部議曰。青海搆逆。天兵致勦。二旬定之。邊陲安輯。大軍凱旋。應如諸王大臣所請。

皇上擇日陞殿。行慶賀禮。奏入。得旨。此次平定青海。實由我

皇考簡用將帥之得宜。豢養弁兵之有素。伊等感恩効力。克奏膚功。此皆

謨烈貽留。豈可爲朕有乎。朕纘承

前烈。守而弗違。應行典禮。勉從所請。俟告祭

陵寢後擇日具奏。

癸卯。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擒斬噶木燦堪布等。

年羹堯奏言據侍衛達鼐報三月初三日與副將紀成斌等搜勦羅卜藏丹津屬人。諜知噶木燦堪布喇嘛。竄匿布代山後。恐由西藏一路遁去。遣人往調台吉濟木巴等。撥蒙古兵於西藏邊截。即率兵抵索羅穆逼之。噶木燦堪布等拒戰敗走。我兵隨後勦殺。濟木巴等。間道迎賊。擒斬噶木燦堪布喇嘛二人。傳首軍營。奏入。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四

雍正二年。夏四月。己巳。

敘平定青海功。

大將軍年羹堯已授爲一等公。將軍岳鍾琪已授爲三等公。外。授參贊散丹總兵官宋可進爲三等輕車都尉。總兵官黃喜林爲二等輕車都尉。按察使王景灝總兵官周瑛副將王萬紀成武等奉

上御太和殿。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百官以下。上表行慶賀禮。

以青海平定功成。

戊午。

功將士各擢賞有差。

成爲騎都尉。提督郝玉麟總兵官武正安爲雲騎尉。以侍衛達鼐爲副都統。授騎都尉。其餘有

聞。

丁卯。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擒阿布濟車陳台吉並降喀爾喀扎薩克沙爾都台吉吉。

年羹堯奏言侍衛達鼐副將紀成斌等率兵至布哈色卜蘇。擒獲喀爾喀布濟車陳台吉。又喀爾喀扎薩克沙爾都台吉來降。奏入。報

無遠大將軍年羹堯奏勦定河州口外鈸布諸番。

年羹堯奏言。河州口外鈸布等寨番人。並青海所屬。叛掠道路。猖狂妄行。臣遣署河州副將岳超龍等。率兵進勦。取四十一寨。收服三十七寨。殺傷番賊二千一百餘人。擒獲人口牲畜無算。悉貫給官兵。奏入。報

聞。

閏四月癸未。

行獻俘受俘典禮。

先是總理事務王大臣奏言青海大捷請獻俘

於

太廟。

皇上親御午門受俘奏入。得

旨平定青海實乃

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

景陵。今逆首惡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卜坦溫布藏巴

扎卜等三人。檻送來京。朕令議獻俘

太廟之禮。以慰

列祖在

天之靈。諸王大臣等乃議請受俘。歸功於朕。非朕本意

也。可否祗行獻俘。不行受俘之禮。諸王大臣等再察

典禮具奏。尋議曰。由師凱旋。執獲醜類。獻於廟社。即

受俘於廷。歷代行之。典禮甚鉅。應請

允行。奏入。

上從之。至是以平定青海所獲逆俘吹喇克諾木齊阿

喇卜坦溫布藏巴扎卜三人。檻送至京。行獻俘

禮。遣官告祭

太廟。

社稷。越三日丙戌。主以下文武百官齊集

午門前。設卤簿。鳴金鼓。

上御午門樓前楹。升寶座。受俘。兵部官率檻送俘囚將

校。以逆俘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卜坦溫布藏巴

扎卜三人至。白練繫頸。跪伏。兵部大臣奏言。所

獲俘囚謹獻

闕下

上命交刑部。於是刑部官領

旨。兵部官引俘出。王以下文武各官行禮畢。

上回宮。是日。賜檻送俘囚官。各蟒緞朝衣。帽。靴。加賞銀二十兩。

百兩。兵丁各賞銀二十兩。

庚寅。

命順承郡王世子弘晟還京。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策妄阿拉布坦來使已回。胡土克圖處事務亦竣。前令順承郡王世子弘晟在彼守護。今既無事。著伊等從容回京。

五月。庚申。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勦滅西寧青海羅卜藏丹津餘黨。及收撫番衆。分別安插。並進剿番賊。及招撫投誠番人。各情形。疏內稱。臣於四月初二日。自西寧起程。初四日。至大通。去年甌叛掠新城。張義諸堡。又郭隆寺。郭莽寺。喇嘛脫走者。煽動西寧納朱公寺。朝天堂。加爾多寺諸番。與莊浪番賊搆亂。臣與奮威將軍岳鍾琪。及在西寧大臣等共議。發綠旗土司兵。分十一路。於四月十五日。由西寧進兵。

尋據岳鍾琪等報。納朱公寺喇嘛番人悉降。即延小章嘉胡土克圖。以朝天堂居之。加爾多寺諸番。遣副將紀成斌。張玉總兵官黃喜林等。分四路。抵賊巢。殺賊數百。餘多死溝河中。諸寺悉燬。又據報遊擊馬忠孝。王大勲等。殺賊於和石溝。遊擊王序吉。范世雄。敗賊於石門口。凉莊道蔣泂。殲賊於喜逢堡。而前鋒統領蘇丹。率兵至旁伯拉夏口。番人詭辭來降。蘇丹怪其踪跡。令偵之。則賊衆伏鎗且發。遂率兵直抵賊穴。殺賊

其衆。又涼莊道蔣洞搜勦碁子山。破賊於巴洞
溝。土司酋華齡殺賊於天王溝。前後勦賊略盡。
其賊首謝勒蘇部阿旺策宰。爲先密寺喇嘛縛
之至軍。岳鍾琪又率兵至鎮羌。諜賊在木茂山。
即遣校率兵截殺。賊大殲。餘賊悉棄妻子逃去。
乃留總兵官宋可進涼莊道蔣洞令統綠旗土
司兵五千暫駐防守。又守備馬光。於寬溝殺賊
二十餘人。賊衆太賊潰散。又先密寺番人。數反覆。且其
地與碁子山賊穴相連。恐後復聚爲亂。已令其
地喇嘛諸番。移居於加爾多寺外。其先密寺已
毀之。此次陣亡被傷綠旗土司官兵。及所招撫
諸番戶口數。俟核明具冊咨部。奏入。得

旨。桌子山碁子山番賊。甚屬兇頑。倚恃地方危險。蜂行
剗掠。大將軍年羹堯等。調遣令奮威將軍岳鍾琪
等統率官兵進勦。於山險林密之處。奮戰五十餘日。
盡行勦滅。黽勉効力。克奏膚功。永靖邊塞。甚屬可嘉。
此次勦績。著將大將軍年羹堯及岳鍾琪等并兵。俱
從優議敘。

辛酉。

布隆吉爾副將軍阿喇衲有疾。

命署固原提督鳴爾弼署理。以軍前正黃旗蒙古都統
蘇丹署理陝西固原提督。以陝西西安左翼副
都統覺羅伊禮布署理陝西西安將軍。

壬戌。

命詳議青海善後事宜。及禁約等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自西陲逆賊羅卜藏丹津
等。背棄國恩。招集同惡。殘其骨肉。侵犯邊城。朕命年
羹堯授度機宜。指麾將士。剋庭掃漠。迅奏膚功。惟逆

賊犯塞之初。邊民略被騷擾。克敵之後。居民安堵。不知有兵。且土馬有飽騰之歡。閭閻無輸運之苦。支用錢糧。一無糜費。咋因野番刼掠成性。出沒無常。又令詹威將軍岳鍾琪領兵搜捕餘孽。將士用命。於深山林木之中。轉戰五十餘日。俱已蕩平。從此舒鎖永清。疆圉開拓。今具奏善後事宜十三條。又定禁約青海十二事。運籌周密。措置精詳。朕心嘉悅之。至其所奏善後諸事。皆合機宜。惟新闢地方。宜廣屯種。而欲令五省有罪之人。發往開墾。恐此等之人。未必習於耕種。又無室家可以羈留於邊塞之處。少當留意耳。爾等一併悉心妥議具奏。尋議曰。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條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一奏言青海諸部宜分別功罪。以加賞罰。前者羅卜藏丹津侵犯內地時。貝勒塞卜騰扎爾。瞻扎爾。輒來告我消息。及

賊人來犯西川南川。未嘗助賊。首率所屬來歸。台吉噶爾丹策凌諾顏格隆乃土爾扈特台吉。今又奏言。俘獲諾顏布留其前所封爵。以示公。又奏言。俘獲噶爾丹戴青封固山貝子。阿喇卜坦封輔國公羅卜藏丹津之婿。隨大將軍進勦效力。並請加封爵。以示奬勸。應如所請。寨卜騰扎爾。晉封郡王。噶爾丹戴青封固山貝子。阿喇卜坦封輔國公。又奏言。俘獲諾顏格隆乃土爾扈特台吉。今已爲剿賜。隨提督岳鍾琪軍效力。貝勒盆蘇克旺扎爾前雖從賊。已而自悔歸命。願擒賊贖罪。請與來降。公策凌諾爾布留其前所封爵。以示寬大。應如所請。各復其爵。又言輔國公羅卜藏察罕台吉濟克濟扎卜雖降。前與貝子阿喇卜坦色爾珠爾阿喇卜坦擾亂內地。請奪其爵爲

民。以勒策零敦多卜貝子拉察卜雖降。前數助逆賊。並請降所封爵。以示懲戒。應如所請。羅卜藏察罕濟克濟扎卜奪爵為民。策零敦多卜降為固山貝子。拉察卜降為鎮國公。一奏。言青海部落。宜令分別游牧居住。請如內扎薩克編置佐領。以申約束。每百戶置一佐領。其不滿百戶者。為半佐領。其台吉悉授扎薩克。於其兄弟中選授協理台吉。每扎薩克設一協領。一副協領。一參領。每佐領設一佐領。一驍騎校。四領催。其一旗有十佐領以上者。增設一副協領。二佐領。或增設一參領。如當差年分。與盟長會盟。及朝覲。隨本盟長行走。其駐牧。授以土百戶銜。丹忠部下宰桑噶隆塞卜騰達什等率數百人。至松潘來降。今駐潘州。請俞允。請令一等侍衛副都統達鼐暫留辦理。其每年會盟。奏遣其老成恭順者。令充盟長。不得私推。以致滋事。並應如所請。一奏言朝貢交易。宜立期

定地。請自雍正三年始。於諸王台吉中。定約八幾何。自備馬駝。由邊外入京朝貢。令分青海諸王貝勒為三班。三年一至。九年一周。其與內地交易。則定以每年二月八月二次交易。令俱集邊外。臣相擇西寧西川邊外。其地曰那喇薩喇。請定為中外互集之地。不得移置。屆期令總兵官遣將校。率兵督視。如有擅入邊牆者治之。應如所請。但諸蒙古所需茶葉布麵等物。其交易期遠。恐窘乏。應令四時交易。一奏言羅卜藏丹津屬人吹宰桑。實率先歸順。請令於松潘口外駐牧。授以土百戶銜。丹忠部下宰桑噶隆塞卜騰達什等率數百人。至松潘來降。今駐潘州。請授以千百戶官。並應如所請。一奏言喀爾喀厄魯特四部。宜勿隸青海。按諸部既非被擄之人。

今青海諸王台吉咸歸德來降。其助逆者悉已擒獲。而喀爾喀部隨軍降者所在多有。宜乘我軍威。令凡喀爾喀部不願爲青海屬者。請如青海例編旗各置佐領。增設扎薩克等。令分駐勦賊故地。其願歸者聽之。如此則青海之勢分。而喀爾喀台吉等。莫不感勵。應如所請。一奏言西番部人。宜屬內地管轄。凡陝西所屬甘州涼州莊浪西寧河州。四川所屬松潘打箭爐里塘巴塘雲南所屬中甸等處。並西番所在駐牧地。自明以來。失撫治之道。或爲喇嘛耕種地。或爲青海屬人。交納租稅。但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廳衛營伍諸官。今西番歸化。悉爲內民。應相度地勢。增設衛所以撫治之。擇番人頭目心服於我者。給予土司千百戶。土司巡檢等銜。令分管之。并令附近道廳。及增設衛所諸官管轄。其應納糧草。較前所納數請減之。以示寬大。至近邊居帳屋逐水草游牧者。仍許其游牧。均應如所請。一奏言青海所在。宜加約束。按青海巴爾喀木藏危。乃唐古忒四大部。顧實汗據有之。以青海地宏敞。可以牧養牲畜。喀木人衆糧富。遂令其子孫分處二地。嘗於青海游牧居處。而喀木地納貢賦焉。藏危二地。舊施予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供給香火。今以青海叛。盡取其地。令四川雲南諸官管理。達賴喇嘛遣人到打箭爐貿易。其駝隻過察木多。乍丫巴塘里塘軋向所在喇嘛索取銀各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爐爲納稅用。請飭達賴喇嘛等。不得收所在鞍租。且請飭打箭爐收稅官免其稅。再每年請給達賴喇嘛茶葉

五千觔。班禪喇嘛給減半。均應如所請。一奏言。喇嘛諸廟宜定例稽察。西寧各廟喇嘛多者數千。少者五六百。遂爲藏垢納汚之藪。番民爲喇嘛納租稅與納貢無異。而喇嘛輒私藏甲冑軍器。前者羅卜藏丹津叛。喇嘛輒率番民與大兵抗拒。今臣於塔兒寺喇嘛選其老成者三百人。給與大將軍印信執照。諭以學習清規。請嗣後定例。廟舍不得過二百間。喇嘛多者三百。少者十餘人。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領喇嘛具甘結給官。至番民糧悉令地方官管理。每年度各廟所用給發。且如加給喇嘛衣銀。如此庶可分別良否。官得以時稽察。請廟應如所請。一奏言。陝西邊防。宜嚴界限。按邊外自黃河入中國處。至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榆林莊浪。甘州其間水草

豐美。林麓茂密。乃棄此不守。以致蒙古諸部據大草灘地。以常寧湖爲牧廠。以故所在相通。更無阻礙。請於西寧北川邊外上下白塔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一帶。創築邊牆。悉建城堡。則西番部人。妄行竊據之區。悉爲內地。又肅州之西洮賚河。常瑪爾敦。鄂敎塔拉等處。膏腴之地。應募民耕種。自布隆吉爾修城駐兵後。可漸致富饒。至寧夏險要。無過阿拉善山。顧實汗諸孫及

額駙阿寶等。舊悉居山後游牧。今或徙置山前。請令阿寶等嚴飭所屬。仍令各歸阿拉善山後。則山前營盤水。長流水等處。悉爲內地。並應如所請。一奏言。甘州等處。宜增設官。按甘州西寧。疆界相接。應於此兩處設立營汛。至青海巴爾處鹽池。自古屬內地。後竟棄之塞外。蒙古等至

西藏噶斯等處。道必出此。應速取之。於新設邊內大通河設一總兵。兵三千。管轄中左右三營。於大通河南設一參將。兵八百。大通河北設一遊擊。兵八百。鹽池設一副將。及左右二都司。兵一千六百。四川邊外。單噶爾斯處。移鎮海營參將。兵一千駐劄。再拉科爾們等處各設一守備。兵二百。里塘地當四衝。兵二百五十。恒鈐子處移南川守備。兵五百駐劄。其南川舊營留一千總。兵百人。至西寧宜改設同知。移西寧通判於鹽池駐劄。令其辦理稅務。再河州保安堡。應設一遊擊。一千總。一把總。兵四百。歸德堡。應增設一把總。兵二百。令悉隸西寧總兵道員等管轄。則蒙古不敢覬覦。番民有所恃賴。並應如所請。一奏言。打箭爐等處。亦宜增設各官。青海既平。凡巴爾喀木部人。悉應收集。除羅隆宗以東察木多。乍丫等處。並藏胡土克圖管轄。其餘諸番頭目。悉應給與印信執照。令與內地土司同。打箭爐外木雅吉達處。請設總兵。遊擊。守備以下等官。兵二千人。雅龍江中渡處設一守備。二千總。兵五百。里塘巴塘所屬吹音等處。設一守備。兵二百。里塘地當四衝。請設一副將。一都司。兵一千二百。鄂羅爲諸路咽喉。請設一參將。兵六百。巴塘形勝要害。請設一遊擊。兵五百。宗都當雲南孔道。請設一參將。兵千人。並令新設總兵官統轄。以爲雲南四川兩省聲援。又青海所屬左格諸番。請亟移之內地。又阿巴土司頭目曼丹住等。率兵進勦。屢有功。請給與安撫司銜。不隸青海管轄。又黃勝關外潘州舊城。請設一遊擊。兵六百。阿巴地形山

河四繞。請設一副將。一都司。兵一千五百。黃河
兩岸渡口。請設一守備。兵三百。悉隸松潘總兵
官統轄。里塘增設一同知。掌軍糧。收納番人
貢賦。如此則南至雲南。北至陝西。皆可援助。並
應如所請。一奏言邊地軍士。宜各歸併裁汰。今
西寧設總兵官。留兵四千。便可足用。請裁五百。
歸大通鎮屬甘涼莊浪等處。其餘營汛兵。可裁
一千。寧夏既增駐滿洲兵。其綠旗兵。亦可裁一
千。改爲四營。以後營遊擊以下等官。補入大通
鎮標。四川重慶川北二鎮。請設副將都司守備
千總把總等官。裁二總兵六遊擊。遵義夔州兩
協四遊擊。亦請汰之。化林一副將。兵千人。請改
置一遊擊。留兵五百。並應如所請。一奏言邊內
地宜開墾屯種。西寧邊牆以內田並可耕。布隆
吉爾所在修築城垣。請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
陝西五省軍罪當遣者。盡往大通布隆吉爾等
處墾種。按今大通駐兵三千。其子弟親戚及西
寧民人。願往屯種者甚衆。大通河可毋發往。惟
布隆吉爾遠在邊外。人不願往。應如所請。勅下
刑部。並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僉妻軍
犯中除盜賊外。有能種地者。即發往布隆吉爾。
令地方官動支正帑。買給牛具籽種。三年後起
科如例。一奏言諸番部落。宜加意撫綏。今兵事
竣。臣當遵
旨回西安。辦理三省事務。暫令提督威將軍岳鍾琪駐劄
西寧。留兵四千。令其統束。其撫遠大將軍印信
現今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請罪。請俟撤回諸路
將軍時。臣即繳上。收貯內庫。再甘州黃番諸部

落。乘我軍威。召集撫綏。亦可以禦青海。臣與岳鍾琪議俟七八月馬匹肥壯。親率兵由西寧口外到甘州。招撫諸番。並應如所請。至年羹堯奏請禁約青海十二事。一朝見入貢定以限期。一不得自稱盟長。一番子唐古忒部人勿令擾累。一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部落。不令青海據爲屬下。一編置佐領。不許違拒。一中外交易。定地住。道里迂遠。請移設張家口外。理藩院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乙酉。

命調都統丁壽還京。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丁壽在軍前年久。朕欲調回另用。著議奏。尋議以都統丁壽自阿爾台率兵往巴里坤。方令巴里坤有將軍富寧安駐劄軍前。不得妄聚議事。並應如

論往者不論品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餘相見以賓主禮。一恪守分地。不得強據。一使者商賈往來。好劫掠。一父沒不得娶繼母。及強娶兄弟之妻。一察罕諾們汗剌嘛廟中。不得妄聚議事。並應如所請。奏入。得

都統穆森統兵分駐。請令丁壽以所率兵屬甯
寧安就近遣大臣管轄。令丁壽馳驛來京。奏入
上從之。

勒平定青海碑文於國學。

禮部奏請

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頒行天下。以昭功德。

御製碑文曰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
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顧實汗。自國初稽
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
密近甘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厪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扎什巴圖爾
等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
職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
十年來包藏異志。朘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
尙冀革心。緝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詐狂悖。同黨
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卜坦溫布藏巴扎卜等實爲元
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
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

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
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
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
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
蠢愚。若悔禍思悛束手來歸。尙可全宥。而怙惡不悛。
負險抗違。乃決意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羹
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

將軍於仲春初旬鳴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雷
掃風馳搜剔巖阻賊徒舍皇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
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
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
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嫂喘
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
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
二日以倡逆之吹剌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
六師殄滅狂賊行問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躋躍用命斯役也艾夷凶悖殺靖番光
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慰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
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
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
種類實檠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
爰其阻遐禍心潛萌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
宴爾號溥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
慝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
伐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轟鼙鉦轟茲不
順敢逆我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
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
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搗其巢踰歷嶔崛坦若坰

郊賊棄其家我裹而漂牛馬谷量器仗山積窮免失
窟。向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
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槀街。獻俘戒
禮。金鼓凋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
息。棄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魏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
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辛丑。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移降番噶住等於土司
魯華齡處并撤進勦官兵。

年羹堯奏言據岳鍾琪報進勦碁子山桌子山
諸番頭目各以其屬來降。兵至薩喇。分二路進
勦拉扁上下二寨。殺傷同賊無算。撫其餘人。安
插如舊。奏入。報

丙子

撤駐劄涼州等處兵。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平定青海功成前者
調集駐防涼州等處西安滿洲兵一千。白柴達
木調還察哈爾兵一百。駐劄松潘所在四川滿
洲兵五百。駐劄甘州鄂爾多斯。土默特兵一千。
駐劄山丹大同兵一千。駐劄布隆吉爾滿洲蒙
古烏拉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兵二千。悉令原管
將校。陸續統領撤回奏入。報
聞。

戊戌。
命議敘勦撫歸德至松潘口外諸番功。
上諭兵部曰。青海既平之後。涼州莊浪所有賊番。以次
勦撫。官兵効力。歷著功勳。今大將軍年羹堯稱
乘川兵同汎之便。並將歸德至松潘口外。一帶番族。
或勦或撫。悉無梗化。殊屬可嘉。在事有功人員著於
勦撫桌子山之外。另行議敘
九月。辛丑。
特給丁壽騎都尉世職。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阿爾納合處軍事已竣。著將
軍功議敘。將軍丁壽特給騎都尉。世襲罔替。議叙時
乃照伊應得爵級。歸併計算
癸卯。
命停捐納事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開捐納事例。
一時權宜。非可行之久遠
皇考曾屢言捐納非美事。朕纘承大統。亦以軍需浩繁。
戶部供支不繼。捐納事例。仍暫開收。今仰賴
皇考在天之靈。西邊軍務將已告竣。即現有需用錢糧

之處爲數無多。著將戶部與陝西各項事例。即行停止。其運糧赴巴里坤及肅州。所動西安藩庫銀兩悉作正項報銷。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吐魯番等處屯田收穫麥麨五千五百四十石有奇。奏入。得旨。部知之。

命議敘勦撫花海子功。賞卹有差。

上諭兵部曰。畜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鼐阿爾什總兵黃喜林。王蕭孫繼宗。營總蘇圖等。統領大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拿獲丹津珲台吉。及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損傷。著查明免其賠補。其軍營馬匹。如有倒斃亦令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

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効力者亦著酋威將軍按
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
巳丑。
以甘肅巡撫綽奇爲工部尚書仍留肅州辦理
軍務。
辛卯。
振武將軍傅爾丹疏報烏蘭古木等處屯田。獲
麥四千一百七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
知之。
乙未。
賜給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阿寶游牧地。
阿寶奏言自我祖顧質汗歸誠內附。百年於今。
受
聖祖仁皇帝厚恩。安土樂業。前者青海兄弟部內阻兵
搆亂。上干
天討。臣等當束身同受誅滅。重荷寬宥。令安游牧。感激
莫報。乞於青海賜臣閒曠之地居住。臣當約束
青海諸部。不敢復萌亂心。理藩院議曰阿寶父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里自青海來歸。封之
貝勒。阿寶襲封後。以平定西藏有功。晉封郡王。
應如王所請。有貝子丹衷所居地甚寬濶。即令
阿寶駐牧。并令大將軍年羹堯遣官齎餉。助其
移徙安插。奏入。

上從之。
增設寧夏各官。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寧夏駐劄滿洲兵丁
處。請設一將軍二副都統。四滿洲協領二蒙古
協領。每旗二滿洲佐領。一蒙古佐領。每佐領下

一防禦一曉騎校。八旗共撥駐防兵二千二百。又八旗應撥步兵一千二百令監守城池倉庫。左右兩翼增設兩防禦管轄步兵。擇馬甲中健者令爲前鋒。再寧夏既駐滿洲兵應設一理事同知。奏入。

上從之。

丁酉。

封厄魯特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阿寶之姪協理台吉恭格喇卜坦爲輔國公。

己亥。

上諭兵部曰川陝進藏出口。應用兵之處。倒斃騎馱馬匹。著悉免賠補。

十一月。庚戌。

議遣赴寧夏官兵事宜。

上命加賞銀兩有差。

八旗滿洲蒙古都統等遵

古議奏曰。寧夏道遠。方今遣往官兵。各給車糧如例外。共驛一站率百里。今請改八十里爲一站。駐防兵丁各養官馬二匹。兩丁共養駱駝一隻。令兵丁既以家屬往。請增馬一匹。共給三匹。到時仍令飼養二匹。凡給與馬各折銀十三兩。令其自

置。由殺虎口過鄂爾多斯進橫城口。再遣理藩院章京二人。於鄂爾多斯東西界各駐一人。禁止蒙古盜竊約束兵丁。所用口糧約四十日。自京支給二十日糧。至大同再給糧二十日。馬匹各給草束。隸旗令工部給予。礙四十位令大將軍奠薨辦給。明年四月。分八旗爲八隊。兩日一隊啟行。奏入。得

官兵丁往口外行走收拾帳房鑼鍋等物須得費用寬裕馬甲每人著加銀三十兩步甲每人著加銀十五兩賞給

庚申

命賞給布隆吉爾撤還滿洲蒙古索倫官兵銀兩有差

乙丑

議敘平定青海及擒獲桌子山巷子山番賊功

加大將軍年羹堯一等男世職

十二月辛巳

議敘進藏軍功

一等男兼雲騎尉叨保加一雲騎尉授為二等子一等男滿色加一雲騎尉授為一等男兼雲騎尉博思和爾加一雲騎尉授為二等男兼雲騎尉色覺羅伊禮布許國桂侍衛納泰鄂爾郭柱雙寶四哥員和諾穆爾泰塞爾圖蔡玉阿爾善西第黑色覺羅都什希禹黑德四格物寶來寶茂奇塔特阿克敦色楞阿隆泰圖閔楊琥薩木哈順智什喜卜達爾扎都斯噶爾扎木巴拉色勒木素舒木努唐吉禮永寶岳寶穆克登烏林帕戴寶柱新泰黑雅圖托木蘇魏善三碩色章巴什敦濟納拉錫泰偏圖並授為雲騎尉。

授鄂賴為一等輕車都尉。

吏部奏言理藩院侍郎鄂賴奉

旨取藏功給與雲騎尉鄂賴已為二等輕車都尉累

功當授為一等輕車都尉奏入
上從之
壬辰。
命以丁壽為參贊。穆克登為將軍。花善為副都統。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丁壽已授為鎮守茂岱察罕廋爾等處地方將軍。但伊漢仗雖好。識見不足。此處將軍。乃管束邊境初駐兵丁且與喀爾喀一處居住。職任緊要。著丁壽以都統銜授為參贊其應補授將軍之人。爾等議派三員。再此處駐防兵內有蒙古兵丁。應派蒙古副都統管轄。爾等亦議派三員具奏

尋議曰茂岱察罕廋爾等處將軍擬遣振武將軍傅爾丹護軍統領覺羅佛倫歸化城都統丹津。管轄蒙古兵丁副都統。擬遣察哈爾總管哈濟噶爾達什鑲白旗蒙古參領諾爾布扎木素。

伏候
欽定奏入得
旨巴里坤軍營前鋒統領穆克登著補授鎮守茂岱察罕廋爾等處地方將軍。令其馳驛來京。理藩院侍郎花善著授為副都統管轄鎮守蒙古兵丁。

雍正三年春正月戊辰。
命都統查克旦往甘州。

上諭兵部曰朕前降旨甘州延信之缺著阿林前往今察妄阿喇布坦之使將到。阿林不甚威重著都統查克旦前往甘州居住。可賞銀二千兩。令其速行料理馳驛前往。

二月己巳朔。
以布隆吉爾為安西鎮。設總兵官一員。標下五營遊擊等官各一員。千總十員。把總二十員。兵

五千名。以陝西神木副將孫繼宗為安西總兵官。

丙子。

命袞泰額爾錦赴富寧安軍。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移克登已經召回。副都統鄂奇章病故。都統穆森年商稍邁。將軍富寧安處。大臣甚少。朕調袞泰來京。俟其到日授為護軍統領。同副都統額爾錦。前往富寧安處。聽其指麾行走

戊寅。

命工部侍郎巴泰。內閣侍讀學士雙喜。辦理阿爾台糧餉。

鉤屯田事。

己卯

以副將張成隆協辦四川提督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署四川提督護軍統領納泰不甚熟練綠旗兵丁之事。調察木多駐劄之化林副將張成隆協同納泰辦事。察木多兵丁著年羹堯派員前往管轄

甲申。

特賜靖逆將軍富寧安及提督路振聲帑金。并賞給弁兵等有差。

上諭富寧安曰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効力小心謹慎。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効力已久。現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兵。若以兵丁久戍之故。即令更換。轉令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甚屬朕懷。今特賞帑金二十萬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効力年分。以為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

所賞銀兩著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賞給

己丑。

諭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

上諭年羹堯曰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巢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貧生窘乏親王丹津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活亦屬貧窮。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紋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一萬兩賑濟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金所能徧給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托克托雅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揷得所俾其衣食有資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現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二人窘

急萬難自存潛逃遠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

癸巳。

命奮威將軍岳鍾琪等各舉勦賊弁兵入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進勦青海桌子山等處兵弁。其人材可觀技勇優長者。著將軍岳鍾琪揀選保奏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馬兵四名。總兵官黃喜林王

萬紀成栾來可進孫繼宗每人保奏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文到限二日書名報部。候旨調來引見錄用。

三月辛丑。

命康濟鼐兼領西藏及阿里事。

上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曰爾欲令康濟鼐駐劄西藏所議雖是。但康濟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緊要。不知

康濟鼐情願與否。且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彼此能和睦與否。令令康濟鼐爲總領。帶領伊屬下席哲弍往居西藏。阿爾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濟鼐孤身在彼雖欲効忠。勢必不能。朕意康濟鼐仍兼兩處往來行走。似有裨益。若令康濟鼐居住西藏。伊即欲往阿里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極宜酌酌。如以康濟鼐兩處行走爲是。康濟鼐在阿里地方去後。令何人居住西藏總領辦事。著會同侍郎鄂賴詳愼妥議辦理。欽

上從之。

議曰康濟鼐應遵

旨於招地及阿里兩處往來。若康濟鼐往阿里。其招地事務。卽令貝子阿爾布巴總理。奏入。

上從之。

乙巳。

議駐防塔爾巴渡川及先密寺設官調兵事宜

川陝總督年羹堯疏言。臬子碁子諸山。爲匪人潛匿之藪。相度形勢。惟塔拉渡川東通莊浪。西接刀林。先密寺內圍皆山林木茂密。盜賊輒由此路出沒。應於塔拉渡川有水處設一遊擊。一千總。二把總。騎兵步兵共五百人。卽移涼州高古城遊擊等官率兵駐防。先密寺請設一守備。一把總。騎兵步兵共三百人。卽移高濬堡守備。黑松堡把總率兵駐防。兵部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丁未。

議打箭爐外增汰兵丁事宜。

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大學士馬齊自內捧出奏摺一件。奉

硃批此奏殊屬可嘉。實爲國家專心盡忠此所奏之人

名。暫且不可明揚。朕務必加恩。著議政王大臣詳加
速議具奏。臣等遵
旨議得條奏稱前大將軍年羹堯所陳善後十三事其
一言打箭爐以外木雅等處。當增設兵六千。議
汰四川重慶川北二鎮化林一協及遵義諸營
兵三千四五百人。按化林爲打箭爐扼要關隘。
若使額兵千人。止留五百人。又分二百人守打

箭爐。則四川之西邊兵勢弱矣。重慶總兵官標
下額兵二千。重慶地屬四川沿大江。據湖廣荆
州之上流。若汰總兵官及兵千人。則四川東邊
兵勢弱矣。至川北總兵官駐保寧。額兵二千四
川保寧與陝西漢中相爲犄角。若保寧總兵官
及兵千人。并汰之。則四川之北邊兵勢弱矣。往
者於兩省接壤之處相其地勢多設兵丁者。欲

令互相聲援。且防察諸省盜賊也。應請於內地
所設官兵。悉留之如故。再打箭爐至巴塘九百
里。今以內地官兵六千置邊外。何以使不侵擾
打箭爐土司諸部落及里塘巴塘之番人。至番
地產青稞不產米穀。內地官兵。習於穀食。其輓
輸米糗。建造城屋。當如何。並未詳議。請仍令年
羹堯確議具奏。應如條奏所請。年羹堯議汰之
川北重慶化林諸鎮及遵義協並山蓬州二營
經制官兵。悉設立如故。又年羹堯奏請打箭爐
外增兵六千。黃勝關外潘州等處增兵二千四
百。所增兵過多。且外撥餉既不易。或致騷擾諸
番。今川北等處兵汰之既不便。請於所議設二
百人。亦宜酌量汰減。請令年羹堯於汰減兵丁

及輓運糧米建造城屋諸事分晰具奏。到日再議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丙子朔。

議徙吐魯番回人等於內地。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來求吐魯番之地。曾諭將從前內附諸回長令其遷入內地。今將軍穆克登奏言吐魯番處共有一萬餘人。若但遷首領數人。而不遷其所屬之人。則伊等生計必致艱難。且伊所屬內願移入內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語。朕思瓜州沙州地方甚寬。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者。即在此居住。給與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淖爾地方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來者。亦隨所部酋長。一併移來。不願者仍留本處。著議奏。尋議曰回人歸附者若

更棄與策妄阿喇布坦必致擾累。是以願移者衆。請令來者於布隆吉爾沙州瓜州等處耕種。共建置村莊養贍得所。令將軍富寧安等酌議辦理。再羅卜淖爾回人並木居打魚自活。其中有願陸居者。請如吐魯番例。令其移來。奏入。

上從之。後富寧安奏言回人願遷入內地者凡六百五十人。應給與馬駝帳房等物。奏入。報聞。

己卯。

遣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扎什等往準噶爾。

敕諭策妄阿喇布坦。

上諭曰前歲台吉遣使根敦陳奏情詞恭順。朕實嘉之。曾遣使答諭。今覽爾使博羅瑚爾鳴齋奏及口奏之詞。知爾仰副朕肯。欲永息兵戈。共修和好。興教逸民。

出白誠心朕甚欣悅。顧欲修和好。不可不計久遠。議定疆界。以杜爭端。乃乖久遠之道也。朕去歲遣使與爾定議疆界。大概以阿爾台山嶺爲界。原未曾指地名。今爾奏稱以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地方爲詞。又有哈噶斯地方係喀爾喀厄魯特之界。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地方係會集之所。哈濟爾地方係索林齊尼住等語。此爾但陳泰其故。並未執意爭求。應無庸議外。今姑以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言之。喀爾喀厄魯特未撤兵時。原混雜住牧。今喀爾喀西境直抵阿爾台山嶺築城種地。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克木齊克至博木地方。現有策凌旺布博貝烏梁海居住。今定疆界。自洪郭壘至阿爾台哈道里嶺。此千里內所有巴斯庫斯索羅斯畢汗和屯阿爾呼特阿勒坦淖爾等處。爲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爲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南由山嶺至額爾齊斯西邊白烏隆古布拉罕哈卜塔克拜塔克直抵烏蘭烏蘇羅卜淖爾噶斯地方。即係沙磧。應自克勒底野以南定爲我國疆界。朕爲元后。統一寰宇。爾所請可行。無不俞允。豈爲蕞爾廢地致啟爭端。不過欲明疆界。永結和好耳。再爾又奏稱爾使臣貿易之人。若由內地往來。途遠勞苦。請由喀爾喀地方行走。朕今照爾所請。但人數不可過三百耳。嗣後惟當不渝前好。以信爲本。普濟蒼生。爾其思之。特諭。

戊子。

命議開鄂爾昆阿拉屯田。

上諭扎武將軍穆克登曰喀爾喀地方駐兵年久。每年由京城運送軍糧。路途遙遠。一時不及。恐兵丁至於乏食。鄂爾昆阿拉一帶甚爲寬濶。若開墾屯田。實爲

永遠之計。爾會同喀爾喀將軍等確議具奏。尋移克
登奏言鄂爾昆一帶尚有昔人耕種處。及故渠
灌田踪跡。圖拉等處現有大麥小麥非不可墾
之地也。但霜降早晚不一。樹穀宜否不齊。請於
屯長中擇十餘人。於明年三月遣往耕種。俟秋
收後具奏。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庚寅。

議敘平定西藏功。

一等子納穆扎卜加一雲騎尉。二等子多爾濟
加一雲騎尉並累授為一等子。三等輕車都尉
卓爾和覺羅佛保並加一雲騎尉累授為二等
輕車都尉。騎都尉格勒圖留保寶色東吉納
並加一雲騎尉世職。章京納孫泰穆成查代法

喀席蘭泰烏雲寶雅起納阿爾善代綏並授為
雲騎尉世職。故署護軍參領傅達里章京常綏
珠共布護軍校哲庫訥並給一雲騎尉。令其子
承襲。

丙申。

議定青海諸部互市地。

奮威將軍岳鍾琪奏言大將軍年羹堯前奏稱
每年青海與內地定於二八月貿易。以那喇薩
喇為交易所。經議政大臣議改令四季交易。甚
便。按親王察罕丹津公拉察卜等諸台吉部落。
並居黃河之東。迫近河州。去松潘不遠。向在河
州松潘二處貿易。今若定於那喇薩喇。恐黃河
東西兩翼蒙古所居有無不足供給不如仍於
河州松潘貿易為便。河州定於土門關附近雙

城堡。松潘定於黃勝關之西河口。二地並有城堡房屋。地形寬濶。水草豐好。可爲永遠互市之所。又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郡王塞卜騰扎爾等諸台吉部落。在黃河西。近西寧。請移其貿易地於西寧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貿易。悉資牲畜。請於每年六月以後可毋定期。聽其不時貿易。則蒙古商販並獲利益。議政大臣等遵

旨議覆岳鍾琪所奏周詳。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五月。戊申。

撤鹽池駐防兵。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言臣在西寧時。以邊外克羅沖博克所屬鹽池。青海蒙古部人輒運鹽入邊貿易。西寧雷。民賴之。臣奏設一副將。駐兵一千六百。令西寧通判移駐管理鹽務。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居克羅沖博克。如官兵仍駐劄其地。恐滋事。應請罷臣原議。其通判亦汰之。怡

親王允祥等遵旨議覆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丙辰。

諭㑹年羹堯遣送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移牧事。

理藩院奏言振武將軍傅爾丹咨稱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自西喇塔拉移牧就其族公巴濟。大將軍年羹堯遣人送之。出口即還。道途勞困。人畜憊斃。乞賜軫恤。應許其與公巴濟同居。俟共屬人悉至再議編設佐領。奏入。得

肯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之事。年羹堯止用密摺具奏
並未報部。亦無行文與將軍傅爾丹及詹北薩克等。
但交與章京一員送至口上即回。將此多人攻此勞
苦。謬亂已極。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已未。

命撤巴里坤等處駐守官兵。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具奏。言辭敬
順。巴里坤等處兵丁在外年久。將吐魯番等處駐劄
兵丁俱撤到巴里坤會合一處。著照吐魯番烏隆吉
科舍圖等處撤兵之數撤回。再吐魯番地方。揀選能
員一人。令其駐劄。候我使臣歸國。著行文將軍富寧
安。撤兵時吐魯番回人。未免怯懼。將策妄阿喇布坦
敬謹遣使。及命使臣前去。不必用兵緣由。曉諭回人。
俟使臣來時。其回眾移居之處。照從前所降諭旨行。

著議奏。尋議曰。巴里坤。吐魯番科舍圖烏隆吉四處。
計兵九千八百餘。吐魯番兵中有種地兵千人
可暫留之。令副都統克什圖管轄。餘丁如巴里
坤所有兵數暫留巴里坤駐劄。餘悉撤之。奏入。

得

肯克什圖年老。著留穆森一同管轄。其留駐巴里坤之
大臣及統領撤兵之大臣。著將軍富寧安酌量派出
奏聞。尋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乃者策妄阿喇布坦
既遣使入朝。甚屬恭順。巴里坤等處所有兵丁
實無可用。應行撤回。除遵
肯酌量留駐外。其吐魯番等處所有護軍。令副都統智
勇薩爾禪等率回。西安前鋒令委署副都統登
德禮率回。已於八月初二日自巴里坤啟行。其
各路綠旗兵丁悉令提督路振聲率回。應請飭

部。所有撤回官員兵丁據册核明行知各旗各營管轄如故。奏入。

上從之。

雍正三年六月。戊辰。

議敘駐藏官兵。

上諭兵部曰陝西四川雲南進藏官兵。朕從前俱已加恩議敘。其康熙五十九年得藏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官兵駐防藏內及察木多各處地方者。久著勤勞。甚屬可嘉。至今尚未議敘。爾部行文岳鍾琪高其倬各將駐防官兵查明報部。交與議政處即行議敘。

庚午。

署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定雜谷大小金川沃日諸土司地界。

岳鍾琪疏言臣遵旨遣官到雜谷大小金川沃日等處。勘問諸土司搆釁狀。立界如故。人人悅服。又金川土司美同諸寨。

爲金川咽喉。前巡撫年羹堯强判與沃日。是以
離殺累年。今仍歸之金川。以龍堡三歌地歸沃
日兩家息爭。又土司承襲所在有司察取陋規。
輒延歲月請立嚴限。以杜弊竇。奏入。得
旨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爲恭順。間有一二梗
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
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

狀。朕即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
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
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致多事。是以將年羹堯調
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茲據岳鍾琪所
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悅服。彼此和輯矣。此
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讎殺。
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爲可嘉。
著交與該部議敘。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
卿會議具奏。

己丑。

敕諭年羹堯鎮海堡軍情。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據年羹堯摺奏鎮海堡城外之戰。
我兵已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武格帶領滿兵及察
哈爾兵開城西門。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人折

回。所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爾兵二名。
武格首先敗回。又復衝突綠旗隊伍。致鎮海營千總
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憒。不知羞恥。
西倫圖輕浮妄言。狂吗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臣是
以即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即批示令其具本參奏。隨
據年羹堯奏稱都統武格西倫圖本應參劾。然臣之
受恩。咸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暫賜

優容。置之閒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武格西倫圖調回。令其別處効力。今據護軍參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都統武格。武格隨帶西安滿兵一百名。察哈爾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今陞總兵之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赴。臣與都統武格參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綠旗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賊戰。賊即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騎校吳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爾兵亦有陣亡及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効死傷之人。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與年羹堯從前所奏迥異。且年羹堯既稱武格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參劾。及朕令其參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參兩都統。夫行軍之道。只論功罪之當否。豈可意爲輕重。且以年羹堯之擅作威福所參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權太重耶。觀常明所奏。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傷者。有陣亡者。深屬可憫。武格等既無失律之罪。則効力之官兵等應加優卹。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秋七月癸亥。

命優賚青海諸王貝勒貝子來覲者。

上諭理藩院曰。青海和碩親王察罕丹津疏請來京。意甚懇切。今年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毳與察罕丹津應輪班來京。來時著侍郎鄂賴各賞銀一千兩。明年郡王塞卜騰扎爾貝勒盆蘇克旺扎爾貝子

索諾木達什俱應輪班來京來時王賞銀一千兩貝勒賞銀八百兩貝子賞銀六百兩

八月乙亥

定軍功加銜兵丁錄用給俸之法

兵部等衙門遵旨議奏曰

皇上以立功加銜外委兵丁優之可念令臣等確議錄用給俸之法謹條列奏

一康熙三十年以前兵丁加銜或多假借毋庸送部推用其近年以來克取打箭爐恢復西藏臺灣及平定逆番諸有功者計四千人應令督撫提鎮轉下營協州縣所有兵丁三代履歷年貌籍貫開載明白各加印結造冊分送部科存貯以

見分別補用以杜奔競請托之弊如此則立功加銜者或無生業以致窮困失所嗣後來得補用者悉令督撫提鎮收置標下其給糧兵丁等勤慎者則以外委把總銜給之老病者奏給半餉終其身一實在立功同役同銜者再令督撫提鎮考驗分三等送部引

見分別補用以杜奔競請托之弊如此則立功加銜者

錄用有日咸荷

聖恩矣。奏入。
上從之。
丁亥。
青海固山貝子策零敦多卜卒。以其子丹巴襲
爵。
九月丙申。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請陸
見。
允之。以西安巡撫圖理琛署理總督事務。尋加岳鍾琪
兵部尚書銜。
庚戌。
領侍衛內大臣公傅爾丹奏率京兵還。
傅爾丹奏言振武將軍印信。已交代將軍穆克
登。其喀喇沁土默特兵。令協理旗務塔布襲沙
津達賴台吉鄂楞拉什領之。歸化城土默特兵
令參領常保佐領三都布綽斯希領之。各還所
在。臣由鄂勒錐圖郭勒啓行。率京城官兵赴京。
奏入。報
聞。
壬子。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塔勒納沁等處屯田。收
穫青稞八千九百三十二石有奇。奏入。得
旨知之。
冬十月己巳。
命賞賚進藏官兵。
上諭內閣曰。四川提督周瑛從前領兵進藏時。正值天
氣寒冷。又當匆遽之際。弁兵甚屬勤勞。朕心深爲軫
念。周瑛回至四川之日。著巡撫王景灝動支司庫銀

一萬兩。交與周瑛、將臨往進藏及察木多効力之弁兵等。按其勞績。分別等次。遍行賞賚。俾遠征舊力之人得霑恩賜。

戊寅。

議設鳥鎗隊長。

前鋒統領鄂善奏言。請於前鋒兵丁中。以其半爲鳥鎗前鋒。八旗各擇能者四人管轄。如副護軍校例。給與藍翎。令爲鳥鎗前鋒之長。奏入。得旨。前鋒等偵探信息。伺捉賊人。恐携帶鳥鎗有不便之處。著八旗都統等會同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議奏。尋議曰。鳥鎗爲軍中利器。凡行伺捉賊人。不得帶。平時令之演習。無所不便。可令前鋒中半習鳥鎗。擇能管轄者四人爲隊長演習。暇時仍令前鋒統領參領等。訓練騎射。不得生疎。奏入。上從之。

辛巳。

命給喀爾喀上三旗旗纛。

喀爾喀副將軍多羅郡王和碩額駙策凌等奏言。喀爾喀三部兵。舊分隸八旗。今蒙恩許隸上三旗。乞下工部令製纛黃旗纛六十桿。鑲旗四百桿。給策凌軍。正白旗纛三十桿。鑲旗六百桿。給丹津多爾濟軍。正黃旗纛四十二桿。鑲旗三百桿。給博貝軍。理藩院遵旨議覆。如所請。其舊有八旗旗纛。令交將軍穆克登收貯。奏入。

庚寅。

靖逆將軍富寧安疏報吐魯番等處屯田收穫

麥麻六千九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十一月乙未
正中甸里塘巴塘諸地疆界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打箭爐界外里塘巴塘
乍丫察木多雲南之中甸察木多以外魯隆宗
雜咔坐爾剛桑噶吹宗袞卓諸部落悉非達賴
地遙制不便請以凡屬內地土司所轄中甸里
塘巴塘及沿近得爾格特充舒霍耳等處並爲
內地其頭目給以土司官銜令其管轄其魯隆
宗拉普維西等處偏近中甸與雲南汛防地界
錯接總會於阿墩子實中甸之門戶請改隸雲
南省管轄設官防汛與四川之里塘打箭爐相
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議政王大臣

頒給
敕諭曉諭唐古忒部人悉聽二人約束庶無擾亂之患
至前者年羹堯請於噶達設總兵官駐劄若以
魯隆宗諸部給達賴喇嘛則噶達所設總兵官
可罷之議政王大臣議悉如所請奏入得
旨畫定內地疆界給與達賴喇嘛地方曉諭番人之事
著遣副都統宗室鄂齊學士班第孔薩克大喇嘛格
勒克綽爾濟前往會同提督周瑛詳細辦理尋岳鍾
琪奏言巴塘爲打箭爐門戶舊隸四川省中甸
地近雲南舊隸雲南省其巴塘所屬本咱爾祁
宗拉普維西等處偏近中甸與雲南汛防地界
錯接總會於阿墩子實中甸之門戶請改隸雲
南省管轄設官防汛與四川之里塘打箭爐相
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議政王大臣

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雍正四年春正月甲午。

命隆科多往阿爾台嶺等處協定邊界。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隆科多深負朕恩。種種罪惡。應置重典。但伊辦事之才。尚屬可用。現今與策妄阿喇布坦將阿爾台嶺定爲邊界之事。甚屬緊要。差往彼處官員。計已將回。應預籌詳審地勢。明晰定議。今已派出額駙策凌員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統領喀爾吉善前去。著隆科多一並同往。至阿爾台嶺再由洪郭羅東至楚庫拜牲地方。詳察地勢。公同定議具奏。再由楚庫拜牲之東嶺爾古納以至黑龍江之源舊定邊界。亦未清晰。俟阿爾台嶺事竣。隆科多即從彼處前往楚庫拜牲。將此等地方。亦詳審定議。

賞給青海親王藏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幣金。

理藩院奏言。察罕丹津等既欲於十一日起程。著初十日至圖明圖陛見。伊等俱因青海之亂。被賊搶掠。此時回去。恐牲口盤費不足。著將內庫銀各賞給一千兩。

甲戌。

命編分厄魯特郡王貝勒等佐領。

理藩院奏言。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策凌旺布

多羅貝勒塞卜騰旺布貝子茂海等。乞一體編
分佐領。應遣官前往辦理。奏入。得
旨。此係編分佐領之事。甚屬緊要。應遣大臣前往。今散
秩大臣伯四格等往定阿爾台山邊界。事竣之日。即
著四格從彼處前往。會同副都統花善詳議編分。尋
議曰。郡王策凌旺布貝勒塞卜騰旺布貝子茂
海俱授爲扎薩克。其所屬厄魯特可編設四佐
領。奏入。

上從之。

乙亥。

議開察罕托輝河渠。

公舅舅隆科多等奏言臣等到寧夏阿拉善山
前相視。自察罕托輝至石嘴子一百里。其野廣
平。土脈肥潤。籽種易生。其地性較暖。可引水如
西河六羊河並古渠大溝黑龍口。倒流河新河
黃泥河董家河悉前人引水分水故道。以年久
多淤塞。然形跡尚存。今若更修建渠壩及放水
閘。其兩岸可以墾田萬頃。又據甘肅巡撫石文
焯等奏言寧夏東北五十里曰察罕托輝。其地
南北延袤百餘里。東西廣四五十里。或二三十
里。東界黃河。西至西河。地平衍可開墾。自鄂爾
多斯遷後十餘年民間有私墾者。若令開渠。通
水築堤建閘。以時啟閉。用資灌溉。則曠土可盡
爲沃壤。今相度地勢自雙廟墩至六羊河。可百
餘里。請倣漢唐諸渠法。開渠一道。建正閘一。攔
水閘稍閘各一。迎水湃一。又六羊河口近黃河
處。亦建正閘攔水閘。稍閘各一。以資蓄洩。又自
上泗墩至六羊河岸東距黃河五里許。築堤一

道。約長百里。可以永禦黃水。墾田六十餘萬畝。
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曰。察罕托輝。自漢及唐爲
靈州地。當時廣置屯田。元至元間。置屯田萬戶
所。明時奎夷渡河而西。侵據內地。蒭盧河之東
居民不得耕種。實始棄之。我
朝德化廣被。諸番臣服。鄂爾多斯復歸奎內。以河
爲界。察罕托輝地久隸版圖。按寧夏衛志漢唐
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滿達拉等渠。舊在察
罕托輝左右。若倣其遺跡。開渠建閘。甚善。但隆
科多石文焯等所言建閘築堤處。情狀各異。事
計久遠。臣等不得懸定。方今總督岳鍾琪赴布
隆吉爾相視地勢。請以隆科多石文焯奏摺並
地圖。令大理寺卿通智齋往。同岳鍾琪至察罕
托輝等處。照圖驗實。核議具奏。奏入。

上從之。

臣等謹案黃河自西極數千里始入中國。龍門下流。波勢奔怒。往往爲患。然寧夏之西。自昔阻河溉渠。漢唐以來。號稱沃野。史記載武帝時剏方河西。並引河及川谷水溉田。後漢永建中。以虞詡言。激河浚渠爲屯田。唐時曾開濬之爲二渠。元置屯田萬戶所。今察罕托輝漢唐二渠之支流。踪跡具在也。自明中葉。

世宗憲皇帝特命大臣齋地圖到阿拉善山前。相度泉流。求復故道。爰發帑金於河西牧場之地。經理溯濬。開惠農及昌潤二渠。溉田數十萬頃。爲萬世利賴。我

皇上蕩平絕域。西域諸部。盡隸中土。自是烏魯木齊
以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屯耕以次舉行。荷
鍤成雲。決渠降雨。遠至星宿之源。穮蓑相望。
荒陬並登樂利。一統無外之
鴻規。夫豈漢唐諸代所可倫比者哉。

二月。辛丑。

命撥兵駐劄唐努山特斯等處。并

賞諭烏梁海。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遣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衆佛
保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
地方。原係伊所屬。被丹津喇卜坦侵佔。仍欲得此地
方等語。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入內地。即於巴
里坤地方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時發兵侵擾
克木克木齊克烏梁海。現今我滿洲蒙古兵丁在茂
偕察罕廈爾扎克拜達里克駐劄。著前鋒統領丁壽
帶滿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副將軍貝勒博貝
帶喀爾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勝
地方駐劄。於克木克木齊克居住之策妄阿喇布坦侵犯
海居住之博貝處不時偵探。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
烏梁海等處。賊兵若少。即襲擊之。如賊勢衆斷不可
輕進。著將軍穆克登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策凌博貝
等。應於何處防守預備。定議奏聞。尋又

諭理藩院曰。昨爲烏梁海人等特降諭旨。發兵駐防。朕
復詳思克木克木齊克地方之烏梁海人等俱係策
妄旺布博貝屬下。其來歸之和羅勒貝等。現交博貝
撫綏存恤。居之公所。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樹內
打牲爲生。與準噶爾所屬之烏梁海接壤。又與俄羅
斯連界。必當輕徭薄賦。俾伊等生計饒裕。乃爲有益。

此等人素無知識。萬一策妄阿喇布坦設計哄誘。或興兵搶掠。雖地屬彈丸。人極愚賤。而倘被侵犯。即與蒙古王貝勒之部落一體。豈可置之不問。觀策妄阿喇布坦奏章。其意於烏梁海每飯不忘。將來未必無乘間侵犯之事。今茲夏月我師現在特斯等處游牧。朕欲乘此遣大臣一員。攜帶布帛茶葉等物。同王策凌旺布貝勒或親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或於附近烏梁海之唐努特斯等處。齊集伊等爲首之人分別賞賜。明示朕意。曰皇帝軫念爾等民生。特命前來傳旨曉諭。商酌烏梁海人世居樹內。以打牲爲生。遇力強者即爲納賦。由來舊矣。今爾等既納貢賦於蒙古王貝勒等即爲朕之屬國。所居與俄羅斯準噶爾邊界甚近。據今差往準噶爾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忽來見侵。劫掠牲畜。殺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爲善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命爾王王

即攜帶妻孥牲畜暫移入內邊游牧。若賊兵無多。爾等酌量已力。可以殄滅。即殄滅之。與其畧不設備。致策妄阿喇布坦忽來見侵。劫掠牲畜。殺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爲善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命爾王王貝勒等滅爾貢賦。將所滅之數皇帝動支國帑賞賚爾王。期於爾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國恩。恪遵訓旨。固守地方。探察詳報。朝廷恩賚自必有加無已

等語策凌旺布博貝同命往大臣如此詳悉曉諭伊等。再於伊等中揀選老成服衆之人。作爲首領。令共守望相助。其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亦著詳細定議開示伊等。伊等果能深知利害。感佩恩澤。則必輸誠効力。從此邊圍益固矣。

夏四月。丁卯。

命議敘喀爾喀汗旺扎爾多爾濟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前議於鄂爾昆圖拉地方種地時。曾有人奏稱喀爾喀人等未必情願。朕思喀爾喀地方。原被噶爾丹抄掠。窮困已極。我

皇考聖祖施恩收養。各按伊等品級。封爲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加以重恩。令食俸祿。數年間遂致充裕。安居原游牧地方。今復安插戍兵。令其種地。亦係特爲喀爾喀籌度庶久遠之計。伊等聞之。定各欣喜。有何不願之處。朕曾降此諭旨。今圖謝圖汗旺扎爾多爾濟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感戴爲伊等安插兵丁之恩。復因先於額爾得尼招地方開種地畝。穀不甚長。遣人從俄羅斯處尋得與伊地方相宜之穀實。請令按時耕種。又情願幫助耕種之人口糧等因具奏。

與朕前旨相符。喀爾喀汗旺扎爾多爾濟。王丹津多爾濟等。實係感激深恩。爲國家竭誠効力之人。殊屬可嘉。著交與理藩院議敘。

癸酉。

撥巴里坤吐魯番官兵。撥安西兵駐劄哈密。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衆佛保等奏稱臣等與策妄阿喇布坦議定疆界。仍欲以索勒畢嶺至唐努山陰之喀喇巴爾楚克山爲界等語。其事暫且不能完結。朕思巴里坤吐魯番之兵丁。

理應撤回。著議奏。尋議曰。策妄阿喇布坦。怙惡不悛。
輒敢要求定界。乃自取滅亡也。
皇上愛恤軍士。以出征年久。令撤巴里坤吐魯番兵。應
悉撤之。但撤兵後。賊或來哈密盜竊馬匹牲畜
亦未可定。今哈密駐兵止五百人。請更於安西
撥兵五百。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管轄駐劄。務遠
斥堠。嚴汛防。俟哈密築城既畢。其兵五百仍撤
回安西。將軍富寧安前有
旨令其陛
見。卽令率所撤兵來京。又甘州有京城滿洲兵三百亦
令都統查克旦率之還。并撤所設軍站。其自嘉
峪關以至安西沙州哈密應留軍站以備遞送。
奏入。
上從之。

五月。壬辰。
飭諭川陝總督岳鍾琪。
岳鍾琪疏言寧夏駐防滿漢兵丁糧餉。請分別
折給。奏入。得
旨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
自圖便利。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
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
聖祖仁皇帝將爲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
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
司。往往祖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祖護漢人。以
示公者。漢人爲上司。又往往祖護漢人。亦有故意刻
待漢人。祖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皆非大公至正之道
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
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

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岳鍾琪奏據鍾保詳稱寧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賣徵草束并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即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兵不敷。綠旗兵亦即不敷矣。兵丁同爲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即綠旗兵丁情願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二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爲數不過七百餘金。即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乎。鍾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著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不得稍有虧缺。若借端賠累地方。朕必加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

冬十月。甲子。

賞資擒賊蒙古兵。

理藩院遵

旨議覆曰蒙古官兵於布拉罕布魯特二路襲擊策妄

阿喇布坦邊界擒殺賊衆。應請分別賞給銀幣。
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乙未。
命封靖逆將軍富寧安世襲侯爵。
靖逆將軍富寧安自軍營來京。率將士陛見。
上諭曰。富寧安在軍前多年。約束兵丁。辦理事務。俱井井有條。而且行止端方廉潔。此數年以來。領兵之將軍等聲名未有出其右者。其於我皇考之寄任實心奮勉。不負任使。厥賞嘉愛。今厥代上天亦必慈佑報之以福矣。

能以品行聲名爲念。於國家公務。一意抒誠。勉勵人臣効忠之道。豈惟主上嘉愛。卽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七

雍正五年春正月丁巳。

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拉往西藏。

副都統宗室鄂齊奏言臣至西藏。審察情形。其首領辦事者各不相和。往往見於辭色。達賴喇咪雖聰慧然年少。不免私其父索諾木達爾扎。康濟鼐人甚有才。但恃其勳績。輕視諸噶卜倫。衆恨之。阿爾布巴中懷陰險。所行與康濟鼐殊絕。而索諾木達爾扎以娶隆布鼐二女。三人爲黨。恐其搆釁。賴喇咪與康濟鼐不和。必至生事。且噶卜倫太多。反增繁擾。隆布鼐所行妄亂。扎爾布鼐無能。請子兩人噶卜倫原銜。龍其職事。以前阿爾布巴羽翼。則其勢孤。無作亂之人矣。乞降

旨曉諭達賴喇嘛康濟鼐阿爾布巴等。和衷共事。議政王大臣等議悉如所請。請遣大臣一人赍往諭。又達賴喇嘛母舅袞都阿喇木巴既誠心守護。應給予達爾漢號。賜緞六疋。奏入。得旨著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拉差往達賴喇嘛處。各賞銀一千兩。

二月甲子。

卹賚喀爾喀台吉塔布囊等。前勦烏理藩院議奏言喀爾喀台吉塔布囊等。梁海於和托輝特。其陣亡者。應加一等世襲如例。官兵受傷者。各按品級給銀。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癸酉。

西藏噶卜倫扎薩克台吉顏羅鼐等奏報庶濟

飛被殺。

頗羅鼐等奏言康濟鼐與準噶爾搆兵。部勒諸
事。藏人便之。乃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等約
前藏頭目。於六月十八日。共殺康濟鼐。臣等收
集後藏兵。防守駐劄。阿爾布巴等復發兵來侵。
爲臣所擊敗。今臣率兵。進捕阿爾布巴等。伏乞
皇上速發官兵。勦滅逆魁。以安西藏。奏入。報
聞。

八月甲申。

議敘從征青海土司。

議敘土司從勦青海等處功。雜谷宣撫使同知
班第爾吉加宣撫使銜。瓦寺安撫使桑朗溫愷
加宣撫使同知銜。莊浪指揮僉事魯華齡三寨
指揮僉事丹巴扎什雙岸朗柯四人。並加指揮
同知銜。包坐千戶桑杜等並加
各土目土兵等賞賚有差。

乙酉。

增設西寧大通鎮等處官兵。

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西寧北川口外。大通川
白塔川及野馬川之策爾圖。地勢寬平。應設官兵駐劄。臣按肅州鎮屬永固城諸營。
皆應設馬六步四。或

涼州鎮屬永昌諸營。向以近邊。設馬步各半。今大通鎮營。扼險據要。肅州口外。又
設安西重鎮。則永固等營。並內地。應以肅州涼
州二鎮所屬永固永昌等十八營馬兵。量汰九
百六十。并寧夏鎮標後營。已汰馬兵六百。共汰
馬兵一千五百六十。大通鎮有控制援勦之責。
應如馬步各半例。設馬兵一千。步兵一千。策爾

圖遊擊適近邊境。路通青海。應設馬兵三百二
十。步兵四百八十。白塔川參將與西寧北川營
相去五十里。距大通鎮不過百里。聲氣響應。
設馬兵二百四十。步兵五百六十。議政王大臣
等議覆悉如所請。奏入。得
旨西寧大通等處。初設兵丁。甚屬緊要。其應添設參將
遊擊守備千總等官。著岳鍾琪於陝西武官內應題
補者題補。應調補者。具題調補。

甲辰。

定俄羅斯疆界。

郡王額啣策凌等奏言臣等與俄羅斯使臣薩
瓦等相見議定疆界事宜。臣以應定界址處詳
示薩瓦云東邊額爾古納等處。昔年內大臣索

額圖等與二國使臣費揚古等議歸兩國無庸
再議。今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阿魯哈當蘇阿魯
奇都勒齊克太奇嶺並我國斥堠所在。應以相
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沿布爾古特山以
博木沙畢爾嶺爲界。定界之後。不得雜處。及容
納逋盜等。犯者互相捕治。臣部即與伯四格侍郎
圖理琛等。於當立界石處書石給予薩瓦。薩瓦
及布里雅特烏梁海等。並心服據薩瓦云此行
天顏既慶賜我察罕汗。復賞賚奉使人等。
聖恩優渥。今既矢公定界。永永無渝。臣等即遣侍衛珊
畢圖郎中納延泰等與俄羅斯副使一番。一番
諾費池等。指定東西界址議立界石。俟其還時。
即據界址山河地名繕寫繪圖恭呈
御覽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曰應如策凌等所議立石定

界曉諭喀爾喀汗王各扎薩克黑龍江將軍等
令其約束屬人不得越界生事違者重法治之
至於定恰克圖口爲貿易所應遣理藩院司官
一人管理貿易人數不得過二百如例其京城
俄羅斯館應令修整以居使臣其國來京貢菁
幼童及教習等亦令同居官給養贍願歸國者
聽之至領侍衛內大臣克什圖前遣往代隆科
多辦事今疆界已定應令來京奏入

上從之

丁未

奪蒼津爵

議政王大臣等議奏言翁牛特扎薩克多羅杜
楞郡王和碩額駙蒼津奏請令策妄阿喇布坦
煎茶使者入藏行走悖逆專擅殊甚應盡拿蒼
津爵其郡王和碩額駙著仍留任

戊申

命王大臣等預撥陝西四川滿漢官兵聽調川陝總督
岳鍾琪來京面領

訓旨

上諭怡親王大學士富寧安張廷玉等曰西安滿洲兵
若派二千名令副都統尼瑪善預備管領寧夏滿洲
兵派一千名令副都統蘇爾預備管領其綠旗兵陝
西省預備五千名四川省預備三千名雲南省預備
三千名爾等可行文與岳鍾琪酌量派遣陝甘兩省
管兵之官弁及應用帳房等項一有調發之處俟文
到即便啟行岳鍾琪現在四川著回到西安將預備
兵馬之事料理畢即馳驛來京朕有面降諭旨之處

其川陝總督印務仍著岳鍾琪隨路帶辦。不必委人署理。

九月。己未。

命給康濟鼐屬人移居青海者口糧。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康濟鼐屬下厄魯特等原係青海之人。曾降旨與達賴喇嘛。令將此等人交副都統馬拉內閣學士僧格移於青海地方居住。爾等行文與岳鍾琪將四川布政司庫銀動用一萬兩。酌派官兵送往西藏。交與馬拉僧格備辦口糧。賞移居之厄魯特等。

庚申。

命罷陝西等處備調官兵。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前因達鼐報稱康濟鼐被擒之信。恐策妄阿喇布坦有窺伺西藏之意。是以降旨令陝西各路及四川雲南各派兵馬預備。以候調遣。今康濟鼐被害情由。係西藏噶卜倫等彼此不睦。自相殘害之小事。不須用兵。著將各路兵馬停止。不必預備。

命封貝子達什策凌爲貝勒。

理藩院奏言。青海貝子噶爾丹戴青諾爾布卒無子。其妻請以姪貝子達什策凌兼襲世職。按例貝子無兼襲兩職者。請無庸議。奏入得

旨。噶爾丹戴青諾爾布於青海羅卜藏丹津之事。著有功績。因議敘封爲貝子。今既病故。伊兄弟兩家止有貝子達什策凌一人。著從優加恩。并兩貝子職晉封爲貝勒。世襲罔替。

冬十月。癸巳。

命公博爾屯爲將軍。查克旦爲參贊大臣。率兵在阿爾

台代巴賽等。

上諭兵部曰明年更換阿爾台駐防兵丁時。將軍巴賽員缺。著派護軍統領公博爾屯博爾屯前往。參贊大臣常色禮員缺。著派都統查克旦前往。其駐防兵丁。即令博爾屯查克旦會同該旗大臣。預將年力精壯漢仗好可以學習成材者。揀選派出。令其前往。

己亥。

命岳鍾琪遣官往藏。傳諭駐藏大臣馬拉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阿爾布巴差兵至阿里。欲害頗羅鼐。被頗羅鼐將伊所發之兵。盡行截殺。已領兵往招。征勦阿爾布巴。此舉若能成事。於西藏有益。但今現有欽差馬拉僧格在藏。恐伊等或為阿爾布巴所惑。從中講和。或被阿爾布巴等誆誘以至頗羅鼐受

害。則大有關係。著岳鍾琪於川陝標下。揀員內選擇熟習番情通曉番語可以差遣者。速令其前往。將一應悔節密述與馬拉僧格俾伊等心中明白。則諸事無阻。此諭著學士班第送去。其詳悉之處。班第回傳。

鄂爾昆圖拉產瑞麥。

軍營効力行走原任大同總兵官馬覲伯奏言。鄂爾昆爾拉為極邊初墾地。近產瑞麥。一莖十五穗。上瑞珠祥。希代罕覯。奏入。得旨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頊馬覲伯復進瑞麥。朕觀自古聖帝賢王。皆務實心實政。不以祥瑞為尚。朕深明此理。損斥虛文。因今歲為通行藉田典禮之初。即獲感召天和。是以特為表著。以明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期中外諸臣益加誠敬。共相儆勉於將來也。但恐

地方有司。未必深悉厥心。或競尚嘉禾之美名。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而不以上聞者。亦未可定。著將雍正五年以後各省田畝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奏聞。

乙巳。

命塔拉圖為管理蒙古兵副都統。往阿爾台。

上諭兵部曰。明年更換阿爾台駐防兵丁時。管理蒙古兵之副都統員缺。著派護軍統領塔拉圖前往。

十一月。癸丑。

命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進藏。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現今西藏頗羅鼐帶兵報康濟鼐之仇。與阿爾布巴戰鬬相持。應特派大臣領兵料理。會經繕寫諭旨。頒給達賴喇嘛。其來年大臣前往。應帶領兵丁。目今預備俟青草發萌時前去。此所派兵丁著議政王大臣等議具奏。尋議曰。大臣進藏所率西安滿洲兵四百。應令一協領。二佐領。二防禦。四驍騎校轄之。再調綠旗兵陝西八千。四川四千。雲南

三千每兵二千人遣一副將千人遣一參將或遊擊將之守備以下令所在督撫提鎮等酌量調往並遵

旨從優給銀遊擊四百兩守備三百兩千總二百兩把總一百六十兩馬兵二十兩步兵十六兩悉令先期預辦俟明年青草發萌時啟行令户部阿於正月自京由西安西寧同周開提出口進藏

應帶部院賢能司官四人筆帖式四人理藩院領催二人各給俸錢整裝奏入。

上從之。

丁巳

命原任巡撫法敏等辦理軍營糧餉屯種事務。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阿爾台軍營辦理糧餉事務已泰雙喜之缺著派原任巡撫法敏原任內閣學士傅德前往更換伊等到日同伊都立二人管理糧餉種地事務効力贖罪明年大兵起程時隨將軍前往。

庚午

命封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

理藩院遵

旨議奏曰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請加封哲卜尊丹巴喇嘛遣官齎捧

勅印送至喀爾喀庫倫奏入得

旨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與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等之後身出處甚確應封於庫倫地方以掌釋教朕爲普天維持宣揚教化之宗主而釋教又無分於內外東西隨處皆可以闡揚昔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在西域時其居住青海之厄魯特顧實汗等實與之鄰近相與護持故其教盛行於西藏自此各部

落似為檀越踵而行之有年矣蓋宣揚釋教得有名大喇嘛出世。即可宣揚。豈僅在西域一方耶。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其鍾靈原有根源。乃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故衆喀爾喀俱尊敬供奉之。且伊所居庫倫地方。弟子甚衆。著動用帑銀十萬兩修建大剎。封伊後身。俾令住持。齊集衆喇嘛亦如西域講習經典。宣揚釋教。再多倫淖爾乃衆喀爾喀歸順時。我

皇考巡狩於此。衆喀爾喀齊來朝覲會盟之地也。因造寺宇以表彰之。俾去世之章嘉胡土克圖居住。章嘉胡土克圖者。西域有名之大喇嘛也。唐古忒人衆敬悅誠服。在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上。各處蒙古其宗派耶。

丁丑。

停用隨軍効力人等。

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嗣後有自備鞍馬隨軍効力者。請令領兵將軍督撫提鎮等考驗報部。

方子收錄。兵部議覆如所請。奏入。得旨隨軍効力之人。往往有未諳營伍而具呈願往濫邀

議敘者此等自備鞍馬之人若後來力量不足必致
遲誤公事及遲誤之後又不便與衆一同治罪於軍
前甚屬無益嗣後若有自備鞍馬願往効力之人俱
不必准

十二月甲午

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

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

嗣立遣使特磊來朝頒

勅諭一道令來使齎回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據奏知爾父病故不勝惋惜爾父在時將一
切事務未得裁處妥協台吉知爾父貢朕之恩爲非
遣使遠來朕甚嘉之方今西藏地方噶卜倫阿爾布
巴等與顧羅鼐等彼此結讎舉兵相拒朕正在躊躇

爾奏稱欲在西域煎茶設供爾朕行釋教以安衆生似
屬非分準噶爾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釋教之廣行
與否豈關爾之煎茶設供耶朕即位元年爾父奏稱
寬宥伊罪言詞恭順朕以爲出於至誠故欲清理疆
界乃命使二次爾父反生嫌疑不能遵奉朕旨再羅
卜藏丹津乃青海和碩特扎什巴圖爾之子伊嘗內
中無故弄兵互相殘害朕差大臣前往命各息兵而

羅卜藏丹津乃敢悖我
皇考聖祖養育之恩負朕之德侵犯內境被守邊輕兵
擊敗遠行逃竄爾父應即爲擒獻始見和好之誼乃
於本地隱匿窩留是何意耶由此觀之從前所奏無
一誠實之處可知矣前者羅卜藏丹津乃一愚戾不
忠不孝之人爾父年高歷練力能將伊酌量裁處可
以生之亦可以制之必不被伊愚弄是以不曾勅追

今爾年少。與彼相等。以羅卜藏丹津之志氣高傲。不順恩義。斷不肯屈於爾下。守分安居。必將離間爾等。於爾大有不便。爾務須將羅卜藏丹津送來。朕念伊父扎什巴圖爾從前勞績。斷不將伊誅戮。仍施恩豢養爾其祇遵朕命。爾台吉應將利害輕重。盡心籌畫。自立主見。特茲勅諭。

乙巳。

命將軍巴賽仍留阿爾泰軍前。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巴賽在軍前年滿。原欲換回。今王丹津多爾濟奏稱將軍巴賽常色禮辦理一切事務管轄兵丁整飭妥協等語。現有羅卜藏舒努事件。軍前甚屬緊要。巴賽著再留三年。著傅爾屯查克旦。率領更換兵丁前往協助巴賽辦事。自京城派副都統諾穆杜速赴軍營同常色禮將兵領回。

雍正六年春正月。丁巳。

封青海厄魯特扎薩克台吉羅卜藏察罕爲輔國公。

辛未。

命察罕廋爾軍營前鋒統領穆克登回京。

三月。庚午。

命巡撫苶鵠立往西寧料理進藏軍需。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向來大兵駐劄之處。皆有大員辦理軍需。目今進藏官兵。駐劄西寧。著巡撫苶鵠立就近前往料理。

命分別屯種効力候補人員等次。

兵部奏言。阿爾台屯種候補守備等期滿。請更代如例。奏入。得

旨。阿爾台種地之候補人員。如不分別等次。定其優劣。

則伊等罔知鼓勵著行文該將弁於期滿更換之日分為一二三等具奏如果皆實心効力則皆列一等如皆係平常則當盡列下等不可因有等次遂強分優劣以人就等務須秉公分晰開列具奏。

夏四月辛巳。

命議阿爾台駐兵當代者令先期至京。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阿爾台換班兵丁八月內方得到彼換回兵丁俟到後起程於十一月盡方能至京。時既嚴寒兵丁不無苦累如何可使換回兵丁預先起程不受寒凍即能至京著議奏尋議曰自歸化城至扎克拜達里克有上海新驛舊驛阿喇克諾五路若令換班兵丁於四月下旬都統丹晉等選柔領佐領等官熟識道里者四人亦分路擇水草佳處導之前行約於七月下旬可至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兵丁先期在此候代再撥盛京吉林官兵為之哨望俟換班者至即令啟行仍令熟識道里參領等官沿途導之。

十月下旬即可至京官兵得免苦寒矣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乙丑。

擒獲西藏叛人阿爾布巴等。

命宣諭中外。

先是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據西藏駐劄蔡將顏清如報稱二十五日頗羅鼐率所部兵自潘玉口至喀巴先發兵千人衝戰喀木卡倫與隆布鼐兵遇是夜西藏兵並集二十六日頗

羅鼐率兵直抵西藏。駐藏大臣馬拉僧格即往布達拉守護達賴喇嘛。頗羅鼐一面安撫西藏一面發兵剿布達拉二十七日馬拉僧格還藏。鼐等以獻。頗羅鼐執之來見馬拉僧格。且言今率阿里及後藏兵九千以來。既獲仇讐。即還後藏防守臨口。乞奏聞

皇上加賚兵丁。臣竊見頗羅鼐於我兵未到之前。同仇擒賊。此皆

聖主威德遠布之所致。但渠魁雖擒。阿爾布巴之子袞布。尚在江達駐劄。臣即令整儀使周瑛嚴加防範。俟大兵到藏。併力攻勦。頗羅鼐兵九千人請加賞賜以示鼓勵。奏入。得

旨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爲綏靖邊陲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

報。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棄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等大事而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將此宣諭知之。

九月乙卯。
命犒賚阿爾台軍代還官兵。
上諭兵部曰。阿爾台兵即日回京。著於領侍衛內大臣內派一人。齎茶食於駐軍地方
內派一人。散秩大臣內派一人。齎茶食於駐軍地方
設幄賜食。將軍賞銀一百兩。副都統營總賞銀二十
兩。護軍參領驍騎參領額賞銀二十兩。官員等賞銀十
兩。護軍等賞銀五兩。披甲人賞銀四兩。令其攜至家
中。以備家庭歡聚之費。

丁丑。
差往西藏吏部尚書查郎阿奏以叛人阿爾布
巴等分別正法。
查郎阿奏言臣等統領大兵。於五月初六日自
西寧出口。八月初一日。至西藏。即同駐藏副都
統馬拉學士僧格鞫訊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
罷等。同謀殺康濟鼐事得實。按阿爾布巴等身
受
國恩。敢行叛逆。阿爾布巴隆布鼐當凌遲處死。扎
爾鼐及阿爾布巴之子噶爾丹岔楚克袞楚克
拉賈卜鄂達爾漢噶爾藏吹達爾隆布鼐之子。
席木本吹扎特並當斬。二逆之妻女兄弟及扎
爾鼐之妻并其子喇克桑扎木巴並當離本處

發遣至協助阿爾布巴等諸喇嘛。亦當分別治
罪。番人素性兇惡。宜令所在。目覩阿爾布巴等
正法。用示懲戒。臣等一面奏
聞。一面即取二逆及在事當斬者正法。其應發遣者請
旨。
奏入。
報
檻送江寧杭州荊州等處將軍。令給予兵丁為

雍正六年冬十一月甲寅

申定預備軍需勸捐之禁有參員知發累民者。
准先行動帑給之

上諭兵部曰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騾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虛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厥知之甚悉。已降旨嚴行申飭禁止。而此風尚未全改。朕愛養斯民不使絲毫擾累。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員預留將來核減之地。稍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兵部會同岳鍾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即照數核明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傳集百姓。如數找給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追完。如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累可免矣。

己巳。

辦理藏務吏部尚書查郎阿等疏奏西藏善後事宜。

查郎阿等遵

旨覆奏言進藏兵丁。陝西八千人。除穆魯烏蘇之東蒿沁察罕哈達留兵二千。坐站兵千八十人。現至藏者。四千九百二十。四川四千人。除黎烏蘇留兵二千。坐站兵五百。現至藏者。一千五百。長途三千人。二千留魯隆宗。一千留察木多。臣等謹

遵

旨選陝西兵一千名。四川兵一千名。隸駐劄西藏大臣
邁祿周瑛等。並酌留二省遊擊以下率領駐劄
以備調遣。藏事方定。達賴喇嘛移居里塘。於二
十三日。自藏啓行。所撤兵丁分五隊。副將惠延
祖率寧夏兵一千五十名。爲第一隊。臣查郎阿
馬拉率西安滿洲兵四百名。固原兵五百名。四
川兵一百名。達賴喇嘛即在臣隊中。令副將楊
大力率四川兵四百名。防護前行。爲第二隊。參
將王有循率督標兵四百九十名涼州兵二百
三十名。爲第三隊。守備戴義雄潘世喜率固原
兵七百五十名。爲第四隊。總兵官周開捷率西
寧兵八百名。爲第五隊。其雲南總兵官南天祥
原領兵一千名。仍暫令駐劄察木多。以便應援
奏入。報
聞。

十二月辛巳。
振武將軍宗室公巴寶疏報鄂爾昆濟爾瑪台
岡拉等處屯田。收穫青稞麥蘇凡二千八百四
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丁亥。
命頗羅鼐暫管前藏事務。
吏部尚書查郎阿等奏言頗羅鼐爲唐古忒衆
所信服。已遵
旨令其管理後藏直至岡底斯阿里等處。其前藏事務
舊設噶卜倫管理。據頗羅鼐薦一人。一名色朱
特錯卜滕。一名策凌旺扎爾。臣訪察二人並大

臣之子。誠實可用。但招地初定。新授二噶卜倫
管理諸事。恐衆情未能允協。今頗羅鼐既爲衆
所素服。而前藏後藏。相距不遠。臣等請暫令頗
羅鼐兼管前藏事務。俟達賴喇嘛移居既定招
地兵撤後。仍令頗羅鼐專管後藏。議政王大臣
等議覆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壬辰。

命四川重慶總兵官任國榮暫駐里塘。
上諭兵部曰達賴喇嘛自藏起程。明年二月初可至里
塘。此地原有喇嘛寺院。可以居住。著四川重慶總兵
官任國榮帶領進藏兵丁二千名。前赴里塘暫駐防
護。并兵等天寒路遠。刻力勤勞。應加賞賚以示軫念。
達賴喇嘛初至里塘。其應支供給。預爲辦理。重慶總
兵印務著岳鍾琪委員署理。

丁酉。

命封頗羅鼐爲貝子。
上諭內閣曰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効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爲扎薩克台吉。比年西藏噶卜倫等因
嫉妒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暗結
匪類。公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
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頗羅鼐受其逼迫。領
兵爲康濟鼐復讎。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
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
大兵將至。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
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
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
逆黨正法西藏。藏此叛賊。實教可與。番衆可輯。頗羅

雍深知大義。討逆鋤姦。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
言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為貝子。以獎義
勇。以昭國憲。

戊戌。

命駐防哈密官兵。歲於五月往代一
上諭兵部曰。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
內派往。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為難。查

從前甘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內更換之例。今仍
著於五月內派往。

雍正七年。春二月。戊寅。

命吏部尚書查郎阿。協辦陝西軍需事務。

癸巳。

定議進勦噶爾丹策零。

上諭諸王內閣九卿八旗大臣等曰。準噶爾一部落。原
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琿。漸至
大眞。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恐獲重罪。遂背負
元朝之恩。逃匿於西北邊遠之處。元末文煽誘匪類。
結成巢與。遂自稱準噶爾。肆行刼擄。迨至我朝。有噶
爾丹策妄阿喇布坦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
釋教。造孽多端。不可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

古。傾心歸順。共輸誠悃。請安納貢。求為屬國。安享太
平樂利之福。八十餘年。惟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
五千里之外。擾亂離間衆蒙古。肆行刼奪。噶爾丹身
為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
爾圖車臣汗之女為妻。後又潛往青海。賊害伊之妻
父鄂齊爾圖車臣汗。擒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喀使者前
旗內彼此稍有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

往。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卑視達賴喇嘛使人爲辭遣伊族內微末台吉多爾濟扎卜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行凌辱喀爾喀汗等怒彼狂悖無禮。會衆將彼殺害。噶爾丹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扎卜與喀爾喀搆隙掩其不備發兵猝擊喀爾喀衆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爲軫念施恩育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兵爲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乖噶爾丹冥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彼時即行勦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好生爲德。遣使責問。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乃並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克爾倫圖拉地方。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佯稱遵奉諭旨。仍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兵接戰。伊軍大敗。妻子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彼時大兵即應直搗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有窮兵黷武之議。因而中止。

策妄阿喇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叔噶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居住。

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喇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遁跡逃生。加以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加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喇布坦。彼時策妄阿喇布坦勢微。甚爲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土爾扈

特之阿玉奇汗與其子三濟扎卜。誘三濟扎卜。搧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處。因而強佔人已。從此遂不安分。非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被哈密駐防輕兵。擊敗遁回。策妄阿喇布坦。又假前教為名。潛兵入藏。無故殺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愈不畏死。阻兵抗命。使臣卒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

愈肆猖狂。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邊外兩路大兵緩進。屢次遣使示以

聖意。謂策妄阿喇布坦。果其悔過懇思。具奏其時另降諭旨。若仍怙惡不悛。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勦滅。

此我

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紹登大寶。策妄阿喇布坦。雖遣使求和。朕知非伊本懷。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吉。朕繼承我

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

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

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定當加以天討。如此降旨。分晰利害。遣使前去。又恐策妄阿喇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

事。妄欲侵佔界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云。爾告知策妄阿喇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即遣使具奏。若不遵諭旨。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此際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零不又稱欲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等語。噶爾丹策零不過邊遠部落一微末台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教振興

豈伊應忸之語耶、況伊果欲求和應代伊父謝罪懇
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卜藏丹津以贖前愆乃
並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之詞。見之陳奏。此特
欲做做伊父之故轍耳。閣鳴爾丹策零甚屬凶暴。且
西藏阿爾布巴隆布龍扎爾龍等濟惡同謀。將貢心
爲國效力之貝子康濟龍殺害。此等叛逆罪狀皆因
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津原係伊

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迨其窘迫倉猝之
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龍奮勇直前。
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即被擒獲。準噶爾
性好搶掠。若留在衆蒙古游牧地方。將來必受其害。
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時朕
另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次遣
使開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零斷
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爲。況西北兩路大兵。
誼已撤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朝如許安享太
平之喀爾喀等及辦理安插安貼之青海西藏。必至
被其擾害。甚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弁兵同心奮勇。願爲國

家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
大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爲聖帝明
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陵弱。又仁人君子之
所恥而不爲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
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即使滅此
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者
也。但留此餘孽不行剪除。實爲衆蒙古之巨害。且恐

爲國家之隱憂。今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爲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玆當可爲之時。朕不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己見。公同詳確密議具奏。尋議曰。準噶爾部落自噶爾丹逆。及策妄阿喇布坦復肆驕悍。並伏冥誅。今噶爾丹策零蹂躪愈不悛。若留此餘孽。則略爾喀西藏等處。必被擾亂。伏乞
皇上命將興師。大彰天討。以永除蒙古部人之害。奏入。得旨。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衆議僉同。一切應行事宜。著即辦理。

三月。庚戌。

命副都統衛察哈爾總管馬爾薩赴軍前。

上諭王大臣等曰。護軍統領塔拉圖朕聞在軍前每日晡飲。大負委任。著革職來京。其員缺令副都統衛察哈爾總管馬爾薩前去。

壬子。

命川陝總督岳鍾琪補給駐防哈密甘肅提標兵。歷年應領鹽菜行糧銀五萬二千八百兩。

丙辰。

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討準噶爾噶爾丹策零。

辛酉。

定議北路出兵事宜。

議政王大臣等遵
旨議奏曰北路出征事宜。一。統兵將士。應請撥定。京城
八旗兵六千名。自總統將軍外。應遣副將軍參
贊大臣前鋒統領及營總參領侍衛章京前鋒
校護軍校驍騎校等率之。車騎營兵九千名。應
撥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等率
之。其押運糧餉大臣。隨印學士及中書司官筆
帖式等並請
命往。奉天吉林察哈爾索倫土默特右衛寧夏七處。兵
八千名。應撥統領及管轄者往。喀喇沁土默特
兵八百名。應撥塔布囊等率之。一。官兵啓行。分
路定期。北路官兵。遠駐阿爾台。今京城八旗兵。
於五六月間分五路進。出口後。與察哈爾土默
特兵同行。車騎營兵。分六路進。與奉天吉林索
倫右衛寧夏兵。並六月啓行。至駐劄處與大兵
合。一。北路出兵。計總統將軍一員。副將軍一員。
參贊大臣六員。前鋒統領一員。副都統十員。總
兵官二員。督總二十四員。參領副參領共四十
一員。雲麾使一員。副將四員。章京一百三十六
員。中書二員。司官十三員。侍衛十二員。參將遊
擊共八員。前鋒校十七員。護軍校一百八十一
員。驍騎校一百二十九員。筆帖式四十三員。守
備十六員。千總把總共九十六員。統計官七百
五十三員。除奉
旨賞賚外。凡馬駝器械及跟役口糧鹽菜銀並與兵丁
糧餉。遵
旨覈支給。奏入。得
旨振武將軍公巴賽著爲副將軍。振武將軍印務。著順

承郡王錫保管理鑲黃旗滿洲都統侯陳泰右翼前鋒統領袞泰鑲白旗滿洲都統石禮哈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戴豪散秩大臣公達福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海蘭俱爲參贊大臣。原任右翼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爲軍營前鋒統領。直隸正定總兵官魏麟河南河北總兵官閔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奉天副都統納泰統領奉天兵。白都納副都統塔爾岱副都統衙西彌賴統領索倫兵。白都納副都統費雅思哈統領寧古塔兵。右衛副都統阿三統領右衛兵。寧夏副都統蘇圖統領寧夏兵。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承保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常祿統領察哈爾兵。歸化城副都統馬爾齊袞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襲丹巴沙津達賴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糧餉事務派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等管理。盛京禮部侍郎永國兼內

閣學士衙隨靖邊大將軍印前往北路軍營。其辦理各款。俱詳細妥協。悉依議行。

乙丑。

命以兵丁借支出口銀爲恩賞。

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河州營兵出口巡緝時值隆冬。借給整裝銀五千二百兩。今事訖。應於應領餉中扣還。奏入。得

旨。兵丁借支出口銀兩。著即作爲恩賞。免其扣還。

庚午。

議開長安縣子午谷。及增設各隘口官兵。

長安之子午谷。盩厔之黑水谷。鄠之斜谷。三谷中。黑水與斜谷極險僻。難開惟子午谷在漢唐時爲通運大道。後漸荒廢。若更整此路。令担夫

由西安徑抵漢江綫五百餘里最便似宜設兵
防守以便行人請於子午谷中秦嶺南五郎關
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駐兵二百五十名秦嶺
北關神里亦屬隘口請即五郎關所設營中撥
千總一員兵五十名分駐其地其黑水谷中柳
葉河應增設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再移鳳翔城
守營兵駐扎縣專守斜谷兼防桃川號川等處
號川應增設巡檢千總各一員兵一百名戶部
議覆並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丙子
命選西安滿洲兵暫駐涼州及增太原城守兵
上諭內閣曰川陝總督岳鍾琪統領大兵出口進勦之

丁丑
命岳鍾琪定議陝西甘肅兵丁補給倒斃馬匹其有倒斃免賠椿銀者各省不
上諭內閣曰官兵馬匹其有倒斃馬匹及後則給以朋銀採買此諸
同從前補以中茶馬匹及後則給以朋銀採買此諸
省通行之例惟有陝甘各營因停止招中茶馬之時
未將動支朋銀聲明相沿至今凡有倒斃馬匹俱係
兵丁出資買補深可軫念著總督岳鍾琪詳悉查明

將嗣後作何准報補給之處。分晰定議具奏。

甲午。

命兩路出征致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諭曰兩路大將軍統領大兵進勦準噶爾凡所經過名山大川。理應致祭。著撰擬祭文。書寫數十道。敬謹用寶。付兩路大將軍帶往。遇有應祭山川。臨時填寫神號。虔恭致祭。其所用香帛等項。著該部察例辦理。

丁酉。

寧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西路出征事宜。

一。岳鍾琪疏言西路出師。文武各官及馬兵步兵等。當有定額。一切軍需。可以核計。今臣議定總數。共八員。至經理糧餉事務。議撥道一員。知府一員。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共十員。佐雜二十員。凡文武大小各官。三百二十四員。馬兵步兵二萬六千五百名。一切馬駝器械。跟役口糧鹽菜銀兩等。及兵丁糧餉。分別支給。臣隨續核明造冊報銷。奏入。報聞。

壬寅。

上以出師征準噶爾噶爾丹策零。

躬詣

太廟告祭。

祝文曰恭惟我

列祖聖德神功。涵蓋宇宙。莫不尊親。獨厄魯特策妄阿喇布
喇布坦濟兇頑。自其叔噶爾丹悖逆狂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親率大軍。剪除元惡。以策妄阿喇布
坦素未同逆。遣餘部落。聽其牧撫。
恩澤至渥。乃不思銜感。漸恣驕張。殘破拉藏。荼毒生靈。
皇考廑時軫念。猶未忍即加勦戮。
宣諭再三。冀其知悔。臣紹位以來。復申諭旨。伊雖遣使
乞和。乃敢容留逋叛。挾詐怙惡。旋服冥誅。其子噶爾
丹策零。雖亦遣使詣闕。而心志詭譎。言詞妄誕。揆其
奸狀。若不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
之隱憂。臣夙夜思維。茲乃我
皇考計慮多年。經營未竟之緒。繼
先志以行師。事非得已。順
天心而致討。機不容遲。廷議僉諧。戎行齊奮。是用簡帥
臣而授鉞。占辰日而禡牙。仰憑
列祖功德崇隆。聲靈赫濯。旌旗所向。立靖氛塵。鐃鼓還
歸。早圖凱奏。永綏藩圉。萬邦藏丕昌之天。惠保邊黎。
九服遵蕩平之路。謹告。

癸卯。

上御太和殿。

命大學士以寧遠大將軍印。並
敕書一道。令赴西安。授川陝總督公岳鍾琪。

布森赴西安。授川陝總督公岳鍾琪。

命以理藩院侍郎顧納兼內閣學士銜。隨印前往。

救諭曰。奉
天伐罪。治世之常經。勦暴除兇。安邊之遠略。況醜逆陰
謀詭譎。斯王章顯用征誅。機不容遲。法無可貸。厄魯
特策妄阿喇布坦乃噶爾丹之逆族也。昔我

聖祖仁皇帝時噶爾丹干犯
天討。立時殄滅。本應直搗巢穴。俾無子遺。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念策妄阿喇布坦向與伊叔凱
齕。情罪可原。特沛鴻恩。賞其部落。撫綏周至。再予生
全。是時伊力弱勢微。小心恭順。其後乃誘奪伊妻父
之部曲萬餘戶。輒敢驕肆妄行。竟欲直驅青海。擾其
人衆。又詭計發兵進藏。仍賜包容。遣使宣諭再三。冀
聖祖仁皇帝雖發兵致討。及朕紹承大寶。伊
其改悔。而伊怙惡不悛。冥頑如故。及朕紹承大寶。伊
雖遣使求和。而中懷詐僞。以背恩大逆之羅卜藏丹
津負罪潛逃。伊輒敢容留。抗違國法。中外之人。莫不
忿恨。朕本欲於數年間。命將興師。向伊詢問。不意策
妄阿喇布坦遂服冥誅。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立。狡獪
狂誕。同於其父。昨遣人陳奏之際。言詞傲慢。心志姦

邪。似此逆賊梟魁。父子濟惡。若不及時剿滅。實爲衆
蒙古之巨害。且恐將來貽國家之隱憂。用是特發兩
路大兵。聲罪致討。爰命爾爲寧遠大將軍。統領陝西
等處大兵。一切事宜。爾與提督紀成斌酌定方略。公
同計議而行。勿謂已能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
失機宜。勿恃兵强而輕視賊寇。密偵遠探。備極周詳。
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聽爾調遣。凡遇有警。即遣發

馳奏。加恩優賞。有情急來歸者。加意撫恤。其不抗拒
官兵。應援撲勦。有能擒斬噶爾丹策零來歸者。即行
宥得損壞人之墳墓室廬。毋得强取貨物。毋得驅役
騷擾百姓。毋得淫人婦女。毋得離散人之父子夫婦。
退縮貽悞。致亂軍機者。爾會同商議。文官四品以下

武官三品以下即以軍法示衆官兵有犯小過者會
同商議徑行處治毋狥沒戎行之勞績毋寬縱違法
之弁兵法紀務極嚴明賞罰悉期公當一切機宜商
酌調遣有應知會北路靖邊大將軍者即行知會
一同辦理將噶爾丹策零速行殲勦永靖邊陲斯稱
委任爾等務宜殫心用力早奏膚功欽哉故敕

命肅州總兵官曹勳仍率兵出口湖廣巡撫馬會伯往
肅州辦理軍需帶管肅州總兵官印務
寧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岳鍾琪遵
旨議奏肅州地屬緊要鎮臣樊廷率兵出口其肅州鎮
印務請令與漢鎮臣曹勳署理曹勳亦奉
旨領兵者今既留肅鎮臣見以川北鎮臣張成隆老成練
達曉暢軍戎現今赴京
陛見乞令速回陝西率兵出口以足鎮臣四人之數奏
入得

吉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曹勳明白精壯乃實心効力之
員應仍令領兵出口岳鍾琪既稱張成隆老成練達
曉暢軍戎朕觀其人尙壯健或可勝領兵之任著於
原派總兵四員之外增添一員即將張成隆派出令
其星速馳驛赴陝著大將軍岳鍾琪酌量委用至於
肅州辦理軍需更關緊要署督查郎阿相隔路遠巡
撫許容又屬新任著湖北巡撫馬會伯前往肅州辦
理軍需一切與督撫等公同計議而行即帶管肅州
總兵印務甚爲妥便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四川布政
使趙宏恩前往署理四川布政使印務著四川按察
使呂耀曾署理四川按察使印務著四川鹽驛道尤
清署理

甲辰

命以振威揚武二將軍印送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軍前。

上諭兵部曰振威將軍揚武將軍印二顆。送往西安。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軍前有應用之處。酌量委用。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十九

雍正七年。五月。乙巳。

諭出征大將軍等。

上諭曰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噶爾狡猾兇頑。父子濟惡。為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周詳。備辦豐足。宏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官弁兵丁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為可嘉。此蓋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敎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倜忱。故奮發

之氣。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爲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垂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爲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此感格

大將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賞必罰。惠愛嚴明。副將軍恭贊大臣等。和衷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略。其一應文武官弁等。各有攸司。均關重寄。祗奉將軍之令。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効力酬恩之會。況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爲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爲元首。以股

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嫉妒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並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膺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甲寅。

大閱於南苑。

是日辰時。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令車騎營設

車騎鎗礮並馬步軍士各按方位旗色布列陣式。巳時。

上登臨鷹臺。御黃幄賜諸王大臣等坐。鳴海螺。自臺下以次達營所。營中擊鼓。正南紅旗舉。諸軍分隊進。鎗礮齊發。金鳴。衆止。由是而東而西而北。各依旗色。次第操演。既而兩旗交展。兩翼分進。首尾相應。演畢。軍士歡呼凱旋。各歸陣所。隊伍井然。軍容整肅。綿亘周望。

上顧謂大學士張廷玉等曰。若等操演。可謂熟練。今日天氣晴朗。朕甚慰悅。然此車騎營兵。不過數分中之一耳。他如盛京察哈爾等處精兵。尚多也。大學士張廷玉等奏曰。三軍和氣。上達於天。天人交感。用昭晴朗。精兵所向。其誰能敵。

上又謂浙江總督李衛曰。此不過操演軍士之一法耳。至於遇敵決勝。相機度勢。神而明之。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豈必拘拘排列陣伍。然後可以制敵。李衛奏曰

皇上天兵剿熟精銳。臣得瞻仰。可謂見所未見。
上又謂諸大臣曰。此次軍務。怡親王向大學士張廷玉
蔣廷錫辦理妥協。如蒙
上天默佑。即奏凱歌。若等之功不小。怡親王大學士張
廷玉蔣廷錫同奏曰。臣等何知何能。仰承
皇上指畫周詳。臣等不過遵奉辦理而已。奏畢。賜茶。即
於營中宣

旨賜大將軍銀五千兩。副將軍三千兩。參贊大臣各千
兩。隨印內閣學士五百兩。營總各二百兩。章京
等各百五十兩。司官各百二十兩。中書各百兩。
筆帖式各八十兩。前鋒校護軍校驍騎校各五
十兩。護軍各二十兩。披甲者各十五兩。車騎營
兵各二十兩。
戊午。
命議敘辦解贏匹各官。并增給官價。
上諭內閣曰。前因備辦軍需。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
省採買贏匹。運送糧餉。今直隸山東解京之贏。俱屬
膘壯。則地方官之採買辦理實心効力可知。著查明
各地方官。採辦之多寡。及肥腯之高下。分別等次。交
部議敘。以示嘉奬。其解送之員。一併酌量議敘。從前
議定每贏一頭。給與官價十二兩。今所解贏匹甚好。

該官價及每日喂養准銷之銀。必不敷用。著據實報
明。於本省存公銀兩內給發。但不得借此恩旨滋浮
冒之弊。著該督撫公平辦理。後不為例。其河南山西
二省所辦贏匹解交陝西者。著岳鍾琪驗看。據實具
奏。若能如解京之辦理妥協。亦著一體加恩。
壬戌。
命速行卹賞陣亡官兵等。并豁免預借銀兩。

上諭內閣曰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
褒忠錄功之典。最爲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
行間著有勞績。及臨陣我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
國之人。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
辦事遲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
賞之典。俱致淹滯。卽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南川北
川青海桌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
晰。應行卹賞議敘。祇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
任巡撫王景灝向知張梅革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
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卹賞之處。一併稽延。
經朕察訪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
國恩固爲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
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速行卹賞議敘。嗣
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
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
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爲例。又如從前
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照例卹賞外。其所預借銀
兩。概免追還。

六月。丁丑。

命封索諾木達爾扎爲輔國公。

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奉表貢方物。理
藩院以
聞。得
旨索諾木達爾扎乃達賴喇嘛之父。指教達賴喇嘛學
習經典。保護達賴喇嘛勤勞多年。西藏之事。毫不干
預。甚屬可嘉。著封爲輔國公。

癸未。

諭怡親王等密辦軍需事宜。寧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公
岳鍾琪專辦西路軍務。
岳鍾琪疏言噶爾丹策零三世弗庭。百夷被虐。
天怒人怨。衆叛親離。我
聖祖至德洪慈。再三寬宥。
皇上深仁厚澤。屢欲矜全。而終不悛悔。猶復肆其猖狂
不道之語。見於表箋。若不大彰
天討。則冠履之分不明。番夷之禍不息。臣仰承
廟謨。至思極備。約舉
王師之十勝。決逆酋之必敗。一曰
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糧之廣備。
六曰將士之精良。七曰車騎營陣之盡善。八曰
火器兵械之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咸宜。十
曰士馬遠征節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寬舒。機

宜之詳密。凡此勝略。咸出
聖心。臣得効奔走微勞。便成殊績。惟冀指日蕩平。獻俘
奏凱。以報
國恩。奏入。得
旨。噶爾丹世濟凶頑。心懷叵測。將來必爲蒙古之巨患。
貽國家之隱憂。是用發兵聲罪致討。上承
先志。下靖邊陲。師出有名。事非得已。天
王蔣廷錫密爲辦理其西路辦理事宜。則專於總督
岳鍾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經理二年有
餘。而各省不知有出師運餉之事。今覽岳鍾琪摺奏
備陳十勝之情形。軍務所關重大。朕不敢預言其必
然。惟有倍加敬謹。仰懇
上天

皇考鑒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命賞兗州右營車兵李中倫。

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奏言兗州右營車兵李中倫拾銀二封。既而訪知爲北樓營車兵韓吉玉所遺。諭歸之。吉玉願以金歸中倫。中倫堅辭不受。應加獎賞。奏入。得旨講讓興廉。最爲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爲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爲恩賞軍士之物。即時稟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似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甚屬可嘉。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獎。並傳諭內外直省兵丁等。果聞風慕義。共登善行。必仰蒙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矣。

命賞總理西藏事務副都統馬拉銀二千兩。協理西藏事務兵官包進忠銀一千兩整裝。

命豁免甘肅四川等處額徵錢糧。

上諭內閣曰。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額徵地丁銀兩。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橐。或姦胥土棍強紳劣衿包攬侵蝕者。經朕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

貝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為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橫取而無所檢是以酌定將錢糧耗羨均給各官此撥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恩加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併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著於庚戌年為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為例

乙未

命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出師北路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公馬爾賽蔣廷錫捧

敕印授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大將軍率出征各官等行禮畢

上還宮申時

上率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及在京諸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兵部設大纛復於纛前行禮東長安門外設黃幄

上御幄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等咸佩弓矢跪辭

禮副將軍參贊大臣等各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解御用數珠賜大將軍公傅爾丹大將軍行跪抱

上諭大將軍等曰爾等此去和衷共濟速奏膚功凱旋時朕當出郊勞師爾等勉力大將軍公傅爾丹奏曰

臣等蒙

皇上訓諭周詳務期同心協力迅掃氛塵仰荅

恩榮奏畢。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
還宮是日。於德勝門外列兵處
賜宴。
命王大臣。授大將軍副將軍茶酒。禮部兵部大臣。授參
贊大臣茶酒。侍衛授出征各官茶酒。禮畢。大將
軍等望

闕謝
恩。
辛丑。
增設噶達等處駐防兵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乃者噶達建廟以居達
賴喇嘛。設兵守護尤要。現在化林協有兵千人。
請留兵二百駐化林坪。更設都司一員千總一
員把總二員彈壓之。移兵二百駐打箭爐。令化
林守備領把總一員分防。以五百人移駐噶達。
令化林副將領把總二員。再設一中軍都司。一
千總令赴噶達防護。至噶達外雅籠江上中下
三渡。並要隘請設二千總各率兵百人。分守上
下二渡。設一守備率兵二百守中渡。又噶達之
西吹音堡。亦屬雅籠江渡口。設一千總率兵百

人分防。化林所屬舊有黎雅。我邊營。今既移
兵駐噶達。可就近移黎雅營屬建昌鎮。我邊營
屬永寧協。嗣後有自藏來噶達者。令西藏噶卜
倫給發圖書路引。以便稽察。議政王大臣等議
奏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壬寅。

增設陝西河州揚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八百名。駐劄薩喇。把總一員。兵八十名。與舊所設守備同駐保安堡。並屬西寧鎮管轄。從川陝總督岳鍾琪請也。

秋八月。辛酉。

命蘇圖暫行來京候旨。

上諭兵部曰。寧夏副都統蘇圖現領寧夏兵丁前往軍營。著伊暫行來京候旨。其寧夏兵丁著副都統舒楞額馳驛速往暫行管轄。俟蘇圖到時。著舒楞額回京。

九月。乙亥。

議敘平定青海功。陝西在事官兵等進階賞卹有差。

戊寅。

命免甘肅西寧大同歷年倒斃駝隻應賠銀兩。

己丑。

命免寧夏等處及嘉峪關外各衛所額徵本色。

上諭內閣曰。年來用兵西藏。勤撫苗蠻。一切辦理軍需。皆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爲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河西之寧夏西寧甘涼四府及肅州。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年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將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著將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

十月。甲寅。

命西安將軍常色禮移駐涼州。以署川陝總督查郎阿

兼理西安將軍印務。

命護送準噶爾使臣特磊赴京。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噶爾丹策零使臣特磊於十月初五日至洮賚大坂斥堠翼日臣令理藩院員外郎黑色引至巴里坤軍營。據特磊云噶爾丹策零已令人執送羅卜藏丹津至伊勒布爾和碩邏蒙古逃人云總督今率兵二萬。逕出哈密問罪。是以仍歸羅卜藏丹津於伊犁。

暫駐齋捐而至。臣以特磊之言未可深信。遣參將劉廷琰等送特磊至肅州。謹加防範。奏入。得旨著劉廷琰伴送特磊赴京。

丙辰。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郡王達瑪林多爾濟遣候軍需駝隻。

命黜其爵。

戊辰。

命加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爲少保。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席伯爲太子少保。

十一月甲戌。

定噶斯軍營事宜。

議政王大臣等遵

旨議覆日噶斯爲準噶爾通青海西藏要口。宜撥兵駐

守。已奉

旨遣張廷棟葛森鄂滿岱傅寧等。辦理軍需。今酌定軍營事宜。恭候

欽定。一撥遣官兵。選京師八旗兵二百以前鋒參領護軍校等二十人領之。選歸化城兵三百以參領佐領護軍

校驍騎校等十人領之。其科爾沁等四十三旗選兵一千。以台吉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等領之。青海等三十旗選兵千五百。以台吉等領之。其支給跟役口糧馬匹器械賞賚糧餉。悉如北路大兵之例。一定軍行日期八旗兵以明年正月。歸化城兵以三月。科爾沁青海等兵。酌量於青草發生時游牧而往。一柴達木至嘉峪關。其間應設臺站以遞文檄。一鳴斯地窄。可駐兵百人。餘並駐柴達木。柴達木之西爲得卜特爾駐兵六百。又西爲察罕烏蘇駐兵四百。兩地水草足資游牧。所在聲援更聯屬矣。奏入。

上從之。

丙子。

命加恩山西承辦軍需官民。

上諭內閣曰。前因北路軍需須用駱駝鞍馬。諭令山西地方製辦。聞該省民人。凡有羊毛繩料之家。各出所有赴官領價。工匠亦一時爭先應募。共計二十餘萬件之物料工作。不勞而集於月餘之內。此皆該省大吏平日善於訓導民人。其製辦器物。僱募人工。照數給與價值。而該省民人。又懷尊君親上急公趨事之心。是以備辦軍需。羣情歡躍。尅期告竣。甚屬可嘉。巡撫石麟布政使蔣洞著交部議敘。凡委派辦理之員。亦著議敘。再將該省辛亥年額徵地丁銀豁免二十萬兩。於辦理鞍馬之各州縣按畝均派。使小民共霑實惠。以示朕恩獎官民之至意。尋山西巡撫石麟疏言。軍前所需駝馬等物。據士民等願自備車騾。

運送歸化城。奏入。得

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鞍馬。令晉省製辦三萬副。該省

人民急公趨事朕已降旨蠲免該地方辛亥年額徵銀二十萬兩以示嘉獎今因運送鞍屜該省士民等又復歡欣効力甚屬可嘉著該撫等傳旨奬諭仍令各領應得之脚價不必固辭。

己卯。

予克什圖席伯世職。

上諭內閣曰管理阿爾台臺站內大臣克什圖寧夏將軍席伯俱係軍前効力績茂著之人著各賞給騎都尉世職。

丁亥。

以西北兩路大軍所至水泉效順。

命建廟祀之。

上諭內閣曰前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統領北路大兵出口已到阿爾台駐劄所過沙磧地方從來無水草之處今歲青草暢茂清泉湧溢士馬飽騰且冬月天氣和暖清明衆心無不歡忭又口外料理臺站之內大臣克什圖來京所奏相同又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統領西路大兵出口已到巴里坤駐劄所過沙磧地方水草並無缺乏道途坦適天氣晴和軍旅歡忭以爲神助等語自兩路大兵啓行以來邊塞長途深繫朕念仰蒙神明默佑士馬安寧且於沙磧從無水草之區顯賜靈應朕心實爲感慶應於北路西路各建廟宇虔誠展祀以答神貺。

戊子。

命兵部尚書查弼納等往陝西督理軍需諸務。

上諭內閣曰西路軍需前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畫周詳一一妥協今岳鍾琪領兵出口乃地方巡撫大吏有司之專責自應竭力遵照辦理而許

容在任。凡事推諉馬會伯。但以潔已爲務。不肯擔荷。查郎阿武格。又係新任。諸凡未諳上。司屬員。彼此猜疑推卸。明年乃進兵之期。關係最爲緊要。伊等之身家性命。猶其小者耳。應命在京大臣前往稽察督理。方於軍務有益。著兵部尚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晝常齎俱著各給印信。並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辦之處。即分任其事。仍聽查弼納調度。凡關係軍需事件。俱著查弼納等。相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即令地方官動支錢糧辦理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擾民者。一面革職拿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自督撫以及文武官弁。俱著即行題參。如有指稱軍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著即題請正法。

己丑。

命支官帑羅屯田餘穀。

署川陝總督查郎阿疏言安西沙州等處。募民屯墾。計二千四百有五戶。所種小麥青稞粟穀糜子等物。每種一斗。約收三四斗。其餘雜植並豐阜。家給人足。歡欣樂業。臣恐口內囤戶奸民。與販射利。已嚴加料察禁止。並諭民戶。按一年所需存貯外。餘即糶諸本地以濟兵丁商民口食。奏入。得

旨。安西屯墾地畝。今年人力既勤。天時復稔。各種糧穀。俱獲豐收。朕心深爲慰慶。今查郎阿禁止奸徒與販射利。辦理甚是。惟是飭令民戶多餘之穀。只許在本

處糶賣尚未妥協。朕思民戶盈餘之穀。原期糶價以爲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爲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强。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貯公所。明年倘有需用之處。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支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兩。即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戶。俾糴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糴賣生事滋擾。

青海厄魯特扎薩克輔國公策凌卒。以其子塞卜騰達什襲爵。

十二月。辛丑。

晉封哈密鎮國公額敏爲固山貝子。

丁未。

命鄂善赴涼州。

上諭兵部曰。鄂善著前往涼州。協同泰布辦理事務。其駐劄太原兵丁。著石麟暫行管理。

戊申。

命免進藏各官借支庫銀。

上諭內閣曰。康熙五十九年。陝西解送駝馬進藏。文武官五十員。每員借支肅州公庫銀五百兩爲行裝路費之資。本係應給之項。因當時該督撫未經題報。不敢作正項開銷。是以各員回陝之時。仍於各名下著追補項。至今尚有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兩。朕念伊等効力戎行。遠涉藏地。雖非衝鋒破敵者比。而間關行役。亦屬可憫。著將未完銀兩。槩行豁免。其已完者。悉給還本員。或交伊之的屬。如該員有別項虧欠應追者。即准其抵補。以示優恤勞役之意。

巳酉。
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奏報鄂爾昆濟爾瑪
台圖拉三處屯田。收穫大麥小麥糜子共七千
五百五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巳未。
議敘進勦阜子山棋子山青海等處功
前涼莊道歷任山西布政使蔣泂等各加級紀
錄有差。已故西寧道趙世錫等各予一子入監
讀書。尋復予陣亡遊擊姬登第。署守備張先志
王伏金祭葬如例。千總施進祿傅瑾。把總賀奉
金。陳昌。王谷羽。楊之連等各祭一次。又喀爾喀
扎薩克台吉巴爾漢等賞賚有差。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
雍正八年。春二月。戊辰。
命緩安西沙州等處屯田陞科。
上諭陝西總督巡撫等曰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
為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
其得所。今從雍正六年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
年。例當輸賦之期。但念小民青黃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
難。着寬期二年。於癸丑年陞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
資。以副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三月。甲戌。
命西藏辦事內閣學士僧格率兵一千五百至騰格里
淖爾駐防。
五月。丁丑。
召西北兩路大將軍等赴京籌議軍務。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噶爾丹策零藏匿負罪潛逃之羅卜藏丹津。抗違國法。因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期於今年進發。直搗伊犁。今噶爾丹策零遣使特差侍郎杭奕祿衆佛保同特磊往諭準噶爾。令將羅卜藏丹津解送天朝。因問進兵之信。暫行中止。若天朝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將羅卜藏丹津解送等語。朕欲將特磊遣回。并差大員至準噶爾。諭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隣。速將逃匿送出。

伊若一一聽命。朕當寬宥其罪。其進兵之期。暫緩一年。俟特磊起身之後。著寧遠大將軍岳鍾琪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參贊大臣陳泰蘇圖來京。其靖邊大將軍印務。著副將軍巴賽護理。并令署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就近協理。所有應行事宜。著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等詳議具奏。尋議曰。靖邊大將軍傅爾丹鍾琪先後偕來。會同籌議。奏入得

旨兩路大將軍於九月間起身來京。則到京之期。已在冬底。未免太遠。著兩路大將軍在九月十五日前後到京。現今差侍郎杭奕祿衆佛保同特磊往諭準噶爾。岳鍾琪俟特磊回過軍營之後。即將起程日期知會傅爾丹酌定起程。靖邊大將軍印務已命副將軍巴賽等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務應令何人護理。著岳鍾琪奏聞。其陳泰所統官兵著查克旦署理。蘇圖所統官兵著舒楞額署理。再著副都統圖克善黑色前往軍營。交與傅爾丹酌量派管軍營事務。

乙未。

命各路兵擇所在便宜駐劄。

上諭理藩院曰。前往岳鍾琪處額駙阿寶帶領該旗兵五百名。目今行至何處。著行文阿寶。即於彼處駐劄

候旨。綽本帶領鄂爾多斯兵五百名。亦著行文綽本就近揀水草佳處駐劄候旨。此一千兵著行文詢問大將軍岳鍾琪。或今年調往巴里坤。或俟明年進兵之前調往。二者孰為有益。並兵丁錢糧足與不足俱著大將軍岳鍾琪定議具奏。再派往噶斯之京城兵歸化城兵共五百名。此時將及到彼。著格黙勒帶領在噶斯駐劄。富寧亦著前往噶斯。與格黙勒一併管理。達鼐著來西寧。仍與鼐滿岱辦理事務。所有扎薩克蒙古等兵著交與達鼐管理。或在西喇塔拉地方。或在從前額駙阿寶奏請駐劄之烏蘭穆倫等處相視形勢駐劄。俟明年文到之日。前往噶斯。其青海之一千五百兵相近噶斯。今年只在各游牧處預備。亦俟明年文到之日。前往噶斯。達鼐既到噶斯管理之後。富寧著回西寧辦理事務。

秋七月。壬申。

調鄂爾多斯青海蒙古兵一千赴軍。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遵

旨議奏調鄂爾多斯青海蒙古兵。撥往牧馬者一千人。於今年赴軍營。大學士等議覆應如所請。奏

入。

上從之。

戊寅。

暫撥學士僧格等巡防兵。

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學士僧格貝子頗羅鼐所留巡防兵。應令於降雪後撤回。俟明年進兵。仍往騰格里淖爾駐劄。奏入得

旨。今年大兵既停進發。著行文與僧格等令伊等酌量於未降雪之前撤回。明年著僧格仍舊帶往。其綠旗

官兵照今年賞給之例賞給。再發銀一萬兩著頗羅
鼐明年酌量賞給唐古忒等之兵。

八月。甲辰。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赴京日期。

岳鍾琪奏言奉使大臣杭奕祿等於八月初四
日携特磊至軍。臣遵

旨責以大義惕以軍威。觀特磊等情狀若誠心感悟者。
即於八月初六日遣特磊還。所有寧遠大將軍

北路軍營總兵官魏麟約束不嚴。

上諭兵部曰周瑛著發往北路大將軍傅爾丹軍營効
力贖罪。

命罷其爵。

丁亥。

戊。

王申。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郡王旺扎爾遲悞軍需駝
隻。

命罷之。

冬十月。己亥。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巴里坤圖古里克等
處屯田。收穫青稞凡一萬一千六百石有奇。奏
入。得

旨下部知之。

報

日就道赴京。已咨會崎邊大將軍傅爾丹奏入。

聞。是冬岳鍾琪與傅爾丹並入京

陛見。

辛丑。賞吐魯番効力回人。

上諭內閣曰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吐魯番回目額敏和卓屯田種地。恭順効力。甚屬可嘉。朕聞之深爲喜悅。額敏和卓賞緞二十疋。其種地効力之回民賞銀二千兩。著提督紀成斌差遣升員。前往吐魯番會同額敏和卓秉公賞給。以示朕加恩外番之至意。

癸卯。命總理西路軍需尚書查弼納著馳驛來京。西路軍需。

上諭大學士等曰尚書查弼納來京。著查郎阿前往肅州辦理。仍兼理川陝總督印務。查弼納回西安將軍之任。護理撫篆。

布著回西安將軍之任。護理撫篆。

往涼州代泰布統領兵丁。仍著鄂善協理。

乙巳。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哈密堪勒納沁等處屯田收穫麥青稞。凡四千六百石。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己酉。命原久辦軍需各員之小過應劾者。

上諭內閣曰辦理軍需必得熟練之員。方爲有益。陝甘二省州縣官員備辦軍需。有經手數年者。有經手二年者。似此熟練人員。若因細過微瑕即行參革。則地方辦理軍需之州縣官員。若無大過。其所犯情有可原者。著該督撫按情度理。量加寬宥。若錢糧微有不清。而事屬因公者。統俟大軍凱旋之後。查核明白。以定功過。

辛亥。

命兵部尚書查弼納爲北路副將軍。
上諭大學士等曰兵部尚書查弼納著爲副將軍。命往北路與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副將軍巴賽辦理軍務。副都統穆克登著往北路軍前。與隨印之內閣學士永國辦事。副都統馬爾薩著授爲內大臣。與陳泰蘇爾海蘭泰贊軍務戴豪袞泰右禮哈不必泰贊軍務。舒楞額不必來京。著前往振武將軍處。代馬爾薩辦事。
黑色圖克善俟大將軍到營。著令來京。石禮哈不諳滿洲軍營事務。著管綠旗兵丁。但不可層統轄之任。

著大將軍等酌量派委。
壬子。
命酌留帑銀貯府州庫以備軍需。
上諭內閣曰向因大興宛平二縣。近在輦轂之下。常有遞辦之公事。不得不那移庫銀以濟用。而上司察知每以虧空題參至於罷斥治罪。實爲可憫。用市特恩。於太宛二縣各發庫銀一萬兩存貯該縣。倘遇有速辦之公事。准其詳明府尹動支應用。此朕體恤有司之至意也。近思辦理軍需之州縣其急切應付之處。不容刻緩。而該州縣並無存貯備用之項。若擅動公帑。又干嚴譴。有司實處兩難。不可不爲籌及。朕意欲留帑銀以備急切公事之用。其如何舉行俾辦公有賴。而弊竇不生。著大學士會同大將軍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悉心定議具奏。尋議曰嗣後辦理軍需之省。計其事之繁簡。留銀三十萬或二十萬兩。其事簡而地僥者。留銀十五萬或十萬兩。令督撫布政使發各府及直隸州貯庫。所屬州縣有軍務急需。即時請給。其相距遠濶而事不容緩者。許

一面申請。一面先於本庫支用。俟給發後補還。
仍令按事報銷。督撫布政使嚴爲稽核。奏入。
上從之。
丁巳。
命舉陝西出征將佐署任者。
上諭內閣曰陝西副將泰將等官。派令出征者甚多。其
員缺俱須另員署理。而本省弁員各有辦理之事。難
以兼顧。著大將軍岳鍾琪於直隸山西兩省參將遊
擊內。有平日知其才具可用者。舉出具奏。候朕酌量
命往陝西以備委署之用。其直隸山西之缺。著該上
司遞行委署。再將來引見武弁時。若兵部奏明有可
勝陝西之任者。朕酌量命往。
壬戌。
以正紅旗護軍統領宗室哈爾吉爲右翼前鋒
統領。仍留涼州辦理軍務。
十一月丙子。
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奏報鄂爾昆圖拉濟
爾瑪台等處屯田收穫大麥小麥糜子。凡六千
六百五十石有奇。奏入。得
旨部知之。
壬午。
改設近邊郡縣。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設立近邊郡縣事宜。
一陝西延安府屬榆林靖邊神木三廳。轄沿邊
三十堡。除神木同知所轄東十堡已改屬州縣
外。其榆林同知所轄中十堡。靖邊同知所轄西
十堡。番漢雜居。必用大吏彈壓。請改榆林廳爲
府。以知府領之。府屬設照磨一員。并設榆林靖

邊定邊懷遠四縣。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改榆林衛教授為府教授。榆林靖邊衛訓導為縣訓導。其定邊懷遠二縣學。即以綏德膚施二縣訓導。改設。並隸榆林府。一榆林既增置郡縣。足資分理。其舊設榆林靖邊同知及波羅州同知。咸武鎮靖巡檢榆林廣育倉大使悉請汰之。惟留神木同知。以司糧捕。一榆林道舊轄延安綏德。綏道移駐綏德州。轄延安綏德鄜州等處。其新設榆林府。及延綏道所屬直隸葭州吳堡府谷神木諸州縣。悉改隸榆林道。吏部議覆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壬辰。

鄜州等處。今榆林既改為府。請改神木道為延綏道。移駐綏德州。轄延安綏德鄜州等處。其新設榆林府。及延綏道所屬直隸葭州吳堡府谷神木諸州縣。悉改隸榆林道。吏部議覆悉如所請。奏入。

上諭兵部曰前因口外用兵。哈密為軍需往來之地。特命增給嘉峪關營汛兵丁折支米豆草束銀兩。

戊戌。

十二月。丁酉。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自京赴北路軍營。

准大將軍岳鍾琪之請。將駐防兵丁口糧鹽菜加恩增給。又准署總督查郎阿之請。將肅鎮兵丁折支米

豆草束銀兩各行增給。總以肅州。哈密一帶地方。兵馬往來。物價未免昂貴。故加於常格之外也。今思嘉峪關在肅州哈密之間。其地苦寒。所需兵糧。皆從肅州轉運。事屬一體。其營汛兵丁。折支米豆草束之價。俱著照肅鎮之例。米豆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其加增之期。亦照肅鎮補行給發。以示朕軫恤之至意。

壬寅。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自京赴西路軍營。

乙卯。

準噶爾賊人。潛入科舍圖卡倫盜駝馬。我西路兵擊敗之。

命北路並嚴防禦。

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務紀成斌奏。準噶爾賊人率領二萬餘乘我西路不備犯科舍圖卡倫。盜駝馬總兵官樊廷副將冶大雄等率兵八百。轉戰七晝夜力保兩卡倫。與總兵官張元佐等合擊。殺賊無算。盡奪還所盜馬駝。奏入。得旨。古所奏逆夷盜趕駝馬情形大學士等可傳諭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參贊陳泰。蘇圖。令其行文副將軍巴賽等駐牧和博克薩里之逆夷。或遣賊衆至北路卡倫偷盜駝馬。亦未可定。宜小心防範。不可疎忽。亦不可聞信矜張。務宜鎮靜嚴密。萬全無弊。傅爾丹等亦速馳赴軍營辦酌妥辦。

丁巳。

命以撫遠大將軍印授岳鍾琪。於途中辦理軍務。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將軍岳鍾琪從西安由肅州前赴軍營。途中有調撥兵丁。辦理軍務之處。須用印信行

文前所頒寧遠大將軍印信留在軍營。今特將撫遠大將軍之印遣員賫送。交與大將軍岳鍾琪領受。大將軍未到軍營以前。一切行文俱用撫遠大將軍印。既到軍營以後。仍用寧遠大將軍印。將撫遠大將軍印繳回。并著大將軍岳鍾琪接到諭旨印信之日。通行所屬知之。

撥各路兵赴涼肅等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涼州駐防滿洲兵丁一千名。著右翼前鋒統領宗室哈爾吉原任都統鄂善帶領前往肅州。再著西安將軍泰布在西安駐防滿洲兵丁內挑選一千名。交與副都統僧保張正文帶領前往涼州駐劄。再撥涼州綠旗兵丁一千名。令山西太原總兵王緒級馳驛前往。帶領赴肅州。太原總兵印務著李如栢署理。宣化總兵印務著三屯營副將高弘棨署理。固原提標兵丁或撥一千名或撥二千名。令大將軍岳鍾琪酌量調撥。京營副將張存孝著加總兵銜馳驛前往肅州。聽大將軍委署統理。寧夏將軍印務著刑部侍郎常賚署理。寧夏兵丁著預備一千名。俟有調撥之處。著副都統卓鼐統領前往。此各路所派弁兵及統領之員。俱聽大將軍岳鍾琪調度節制。其辦理軍需署肅州總兵印務馬會伯亦聽大將軍派委。張存孝著賞內庫銀二千兩。僧保張正文卓鼐王緒級各賞銀一千兩。其調撥西安京州滿洲及固原提標涼州鎮標各官弁。照例賞給二年俸銀。馬兵每名賞銀三十兩。步兵每名賞銀二十兩。寧夏官兵若有調撥之處。亦照例賞給。

戊午。

選募勇健。

上諭大學士等曰固原甘凉等處兵丁有調撥派遣之
用。沿邊地方所關緊要著大將軍岳鍾琪署總督查
郎阿作速行令各該提鎮。於固原凉州甘州寧夏西
寧等處人民內。挑選漢仗勇健弓馬嫻習者。招募充
補兵額。其衝要之處。於原額之外各添設數百名。以
備調遣。

命撥諸路兵。調提督副都統等官赴陝西駐防。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噶斯地方現有滿洲及歸化城兵丁
五百名格默勒等帶領防守。其從前派出之青海兵
丁一千五百名。亦著前往。令格默勒等分派駐劄於
額爾貢穆乘達木等處。其扎薩克之官兵著移駐額
駙阿寶駐牧相近之處。聽阿寶管轄。如有準噶爾信
息。力能進勦。著阿寶帶領前進。倘力稍不足。即著進
邊協同綠旗官兵防守又

諭曰江寧將軍鄂彌達在滿洲駐防兵丁內，揀選一千
名，令副都統阿克山帶領前駐西安駐防。再著副都
御史二格由京前往統領之。此派出兵丁著該督撫
動支公用銀每人賞給三十兩。其應派官員著鄂彌
達酌量派出。每員各賞給一年俸銀。於司庫動用銀
兩支給。二格著賞內庫銀三千兩。阿克山著該省督
撫於公用銀兩內各行寬裕幫給。再撥河南滿洲駐
防兵五百名。著副都統職銜城守尉白清格帶領前
往西安駐防。撥山西太原滿洲駐防兵三百名。著城
守尉覺羅察庫帶領前往寧夏駐防。此二省派出官

員每人各賞給一年俸銀其兵丁各賞給銀三十兩
於司庫支給官員等照例給與馬匹兵丁等於每人
給三馬之外酌量增給其河南城守尉印務著總督
田文鏡兼管另派參領一員轄理兵丁太原城守尉
印務著巡撫石麟兼管白清格察岱啓程該督撫各
行寬裕幫給

辛酉。

定調撥兵馬糧運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查郎阿奏報肅州存營馬兵祇三
百名守兵祇四百名協防之兵更不可少已飛咨都
統鄂善於涼州駐防滿洲兵內派兵五百名遴委協
理一員統領星赴肅州駐劄再甘涼提鎮二標馬步
兵丁除原派出兵并現調應援外存營兵丁亦有汛
防之責如或另有調遣不便再於二標派撥等語查

郎阿於涼州駐防滿洲兵丁僅撥五百名者想因未
見脈另撥西安駐防滿洲兵丁一千名之旨所以不
敢全撥應仍遵前旨令哈爾吉鄂善作速帶領兵丁
前往肅州其涼州綠旗兵丁俟王緒級到後方行帶
往此時涼未起程今或仍可將涼州前派之兵令王
緒級帶領往肅或於存郎阿調甘待撥之寧夏兵丁
內令王緒級帶領一千名往肅著大將軍岳鍾琪暑
酌查郎阿酌量妥辦至查郎阿所奏摘撥馬匹陝甘
各處營馬雖有一萬八千餘匹可供摘撥然營馬亦
屬緊要若將上駟院之馬一千七百匹解送至西安
交與巡撫武格分發喂養其摘撥四省營馬與採買
之馬著岳鍾琪查郎阿先酌定應交與何處收牧即
速行文知會各省文到之日再行解送至所指之處
交收再查郎阿奏請西寧糧米撥運肅州一條西寧

地方實關緊要。存貯米粟。不可輕動。可令查郎阿知之。將爾等所議馬匹糧運一摺查郎阿二摺俱錄寄大將軍岳鍾琪。令其斟酌而行。將此傳諭大將軍岳鍾琪總督查郎阿知之。

壬戌。

命西北兩路軍營議築城駐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乘我不意。偷其賊衆。盜趕馬駝。狡猾凶惡。罪無可赦。但西路所存駝馬不無疲乏。是從前所議直搗伊犁之計。尚非萬全之道。朕意欲於西路巴里坤北路之卡倫外。各築一城。以重兵駐劄。時出遊兵以掩擊其衆。擄擄其人畜。賊兵必撤其游牧之所遠行藏退。我當更進數百里。擇地築城。開墾屯種。以資軍食。駝馬牛羊無事牧放。有事則盡收入城。賊衆既無所獲。我軍一出。可以襲取其輜重。且

賊必不敢踰我軍駐劄之城而東矣。著岳鍾琪詳悉定議。北路傅爾丹處亦詳細密商之。

甲子。

命停喀爾喀兵往卡倫。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有軍務以來。喀爾喀等甚爲出力。來歲大兵進勦之時。所有派在卡倫預備之二千名喀爾喀兵丁。不必前往。俾其得以照管牲牧。著派出內扎薩克之兵二千名。前往卡倫駐劄。令科爾沁郡王羅卜藏喇錫翁牛特貝子羅卜藏敦漢公羅卜藏總統管理。此所派出之官兵。照例加與恩賞。

防護阿濟必濟卡倫。

北路大將軍傅爾丹遵

旨議奏曰。臣等閱紀成斌所奏。虛準噶爾賊人或分兵來犯阿濟必濟卡倫。擾喀爾喀公通摩克及輝

特公巴濟游牧。臣行文副將軍巴賚等選精兵二千。令前鋒統領丁壽統之。率副都統馬爾賽喇錫等以察哈爾喀爾喀兵現駐庫卜克爾者一千三百人。往伊克斯淖爾附近駐劄。防護阿濟必濟卡倫等處。並令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公通摩克達什達爾扎等率兵一千。協丁壽駐劄。令副都統阿三公達福率兵二千。駐庫卜克爾。以為應援。奏入。報聞。

上諭內閣曰。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一

雍正九年。春正月。戊辰。

蠲陝西甘肅額賦。

上諭內閣曰。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霑渥澤。陝西甘肅二省經理軍需數年。凡米糧芻牧車馬牲畜之類。皆動支公帑備辦。一絲一粟。不使擾民。然朕每念地方既有軍務。縱不取辦於民財。未嘗不資藉於民力。而陝甘二省之民人。踴躍趨事。甚屬可嘉。年來已屢降蠲賦之旨。茲特再沛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征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甘肅所屬額征地丁銀。全行蠲免。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

以湖廣提督兼理陝西西寧西大通總兵官事

馮允中專管西寧總兵官印務。正紅旗漢軍副

都統管承澤署陝西西大通總兵官。

己巳。

選直隸山西等處兵赴陝甘。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古北口。宣化鎮。及督標兵丁內。著總督唐執玉會同提督路振揚揀選馬兵一千名。派委官弁領赴西安。山西太原大同兩鎮標營兵丁內著巡撫石麟會同該鎮揀選馬兵一千五百名。派委官弁領赴甘州。河南南陽河北兩鎮標營兵丁內著總督田文鏡會同該鎮揀選馬兵一千名。派委官弁領赴西安。並聽大將軍岳鍾琪署總督查郎阿調遣。再著湖廣總督邁柱將附近陝西之標營兵丁預選二千名。聽候調撥。此所派弁員。俱著賞給一年俸銀。再令該督撫等寬裕幫給。兵丁各賞銀三十兩。給與兩個月行糧月餉。馬三匹。其派出官弁員缺。該督撫等酌量委署。兵丁額缺。即行召募補足。併行令岳鍾琪查郎阿知之。

庚午。

命工部左侍郎馬爾泰協辦西安軍務。正紅旗滿洲都統德成協辦青海喝斯軍務。

敕諭副都統達鼐。

達鼐奏言。賊圖喝斯卡倫。臣以關防交鼐滿岱、並調西寧綠旗兵三百備番。臣親率兵出邊往援柴達木。賊若敗遁。即行追襲。奏入。得旨達鼐領兵前往應援格黙爾等亦是。但奏稱追襲。甚屬孟浪。巴里坤之兵。原為搗賊人巢穴而設。喝斯之兵乃為駐防而設。若來犯喝斯之賊兵無多。勢均力敵。則即行勦殺。倘以勁力援動青海。則喝斯隘口屬無用之地。即撤兵退至近邊形勝之處。會集青海之

兵駐劄防守倘賊勢頗重即領兵退入邊內爾從前曾將西寧之兵調撥五百名今又爲番人調兵三百如果番人有事倘之三百兵丁何能濟乎兵力貴聚而不宜分頻頻分調是何計策防守邊圍較防守青海尤爲急務目今只宜堅守切不可急遽蹤妄

辛未

命保舉辦理軍需人員

上諭內閣曰陝西甘肅地方辦理軍需須用年力精壯才可辦事者命往以備差委現在分部學習人員內著該堂官保送其候補候選及降革官員無錢糧未清之案者漢軍人員著該旗大臣揀選保送滿漢大臣等若有深知之人不論漢軍漢人亦准其舉出若該員身有掛欠處分果係才能出衆亦准該旗及滿漢大臣等保送請旨此差往人員著交與巡撫武格

許容協辦軍需待部馬爾泰酌量差遣委用將來辦事若好著該督撫等奏聞加恩議敘

命派撥喀喇沁土默特等處兵預備調遣

上諭內閣曰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著派兵一千名於二月間起程至張家口外形勝地方居住令貝子偕袞扎卜塔布襄羅卜藏策卜登統領前往預備軍營調遣歸化城兵丁著派一千名令都統根敦統領於二月間前赴涼州聽大將軍調遣其恩賞銀兩糧餉等項俱照例給發

命給北路副將軍查弼納昭武將軍印馳驛赴軍

癸酉

命甘肅西寧三鎮增募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甘涼二鎮皆係沿邊重地必須兵力富足方可內爲保障外供調撥著提督朱可進於涼

州召募兵丁二千名。甘州召募三千名。如甘州本地
不能足三千之數。可於寧夏召募補足。又西寧一鎮
爲青海門戶。所關綦重。亦著召募二千名。此召募七
千兵丁俱照例馬六步四支給錢糧。
命派撥率天等處兵。往北路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率天兵一千五百名。著副都統額爾
勤統領。黑龍江兵二千名。著副都統王常索倫總管
沙津統領。寧古塔兵一千五百名。著副都統烏察喇
統領。察哈爾兵一千名。著總管達什統領。前往北路
軍營。應賞銀兩寬裕賞給。其派出兵丁六千名。著各
該處將軍副都統等照數將餘丁充補。
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撥兵募兵事宜。

岳鍾琪奏

旨議奏言。準噶爾逆酋犯界。所有增撥官兵事宜。臣詳
加籌畫。撥太原提標兵二千名。慶陽協副將子
義領之。陝西督標兵八百。撫標兵二百。撥調山
西蒲州協副將沈大力學領之。皆隨臣出口至安
西沙州極邊之地。撥鎮協標兵三千。在巴里坤。
其安西沙州城守單弱。除督臣已調甘肅提督
兵一千移駐外。臣又撥甘州兵一千分防其地。
甘州地當要害。留汛之兵不足守禦。而西寧爲
青海門戶。亦宜防範。臣同西安將軍秦布撥西
安八旗兵三千。令副都統蘇穆爾濟率千人往
西寧。其一千赴甘州駐劄。一千暫駐涼州候調。
現在西安除蘇穆爾濟以大臣率兵往西寧外。
祇餘兩副都統留辦軍務。未可更行遠遣。伏乞
欽命諳練軍機大臣二人馳赴西安統兵分往甘涼。奏
入得

旨朕前調撥京州駐防兵赴肅之後。即著於西安滿洲兵丁內挑選一千名。交與副都統倫保張正文帶領前往京州駐劄。又念西寧爲青海門戶。特命副都御史二格馳赴西安帶領綠旗兵一千名滿洲兵一百名前赴西寧駐防。今岳鍾琪將滿洲兵一千名撥往西寧。殊可不必。著仍遵前旨併傳諭武格馬爾泰俟二格到日。即於西安綠旗兵內或督撫兩標。或城守之兵。共揀選一千名。再會同泰布挑選滿洲兵一百名。令二格即行帶領前往西寧駐劄。其蘇穆爾濟帶領之滿洲兵一千名。即令帶往京州。俟倫保到京之日。蘇穆爾濟仍回西安其所撥駐劄甘州之滿洲兵一千名。著張正文帶領前往聽候調遣。至撥往京州之兵。不必起身前去仍在西安候旨。西安副都統員缺甚多。副都統拉薩立馳驛前往署理。岳鍾琪又奏言。

旨朕屢降諭旨。以甘京肅西寧等處。皆沿邊要鎮。必得重兵駐防。既可彈壓邊陲。又可分撥策應。今岳鍾琪僅於甘京二處議募一千名。想未接到朕之諭旨。又於現今巴里坤情形未能確知。是以尚存輕事之意見。固原標屬雖係內地。但提標之兵。已撥二千名。則自應召募補額。西安督撫標之兵。既行召募。則自當仍遵原制。以馬六步四充補。不得悉補步兵。可將甘京固原西寧召募之事。傳諭范時捷宋可進令其辦理。其西安督撫兩標應募之兵。著岳鍾琪查明。

格馬爾泰仍照馬六步四之例速行募足二千名。仍充行伍。

乙亥。

命優敘西路破賊將士進階賞卹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備傾其醜類犯我卡倫。盜趕駝馬。總兵官樊廷等領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擊殺賊衆。又將盜去駝馬牲畜奪回。樊廷忠勇冠軍。頗得勝算。總兵張元佐副都統綽般台吉袞布三等台吉定咱喇什領兵應援。奮力夾攻。大敗賊人。副將張朝良以孤軍被困。而能全師出圍。凡此將弁。皆見義能勇。致身効力。均屬可嘉。樊廷著賞銀一萬兩。給一等輕車都尉。張朝良冶大雄俱著賞銀五千兩。給騎都尉。張元佐綽般俱著賞銀三千兩。給雲騎尉。台吉袞布著封公爵。三等台吉定咱喇什著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其餘有功將弁。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奏聞。加恩從優議敘。再著署內務府總管鄂善馳驛前往肅州於軍需銀兩內動支十萬兩。令大將軍將此番出征弁兵等查明戰功等第。按名賞給。至陣亡將弁兵丁分別查明造冊具奏。從優賞卹。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於安西地方建立忠勇祠。將陣亡之將士等設造牌位致祭。俾義烈將士永遠流芳。以示朕崇獎忠勳之至意。

命選撥青海及科爾沁等旗兵。於青海歸化城要地分駐調遣。

上諭大學士曰準噶爾賊衆犯我西路科舍圖卡倫。今雖敗遁。或由噶斯一路遣兵擾害青海地方。刼掠馬駝羊畜。亦未可定。二等侍衛殷扎納著加副都統銜前往青海。傳諭各扎薩克。於左右翼揀選兵丁一萬

名。令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毳會同王益蘇克旺扎爾公阿喇卜坦扎穆蘇公阿喇卜坦統領。在青海緊要適中之地駐劄。派出之官員照伊品級賞給半年俸銀。兵丁每名賞銀五兩。再著內大臣克什圖前往青海。與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毳等。一同管理。克什圖所管阿爾台一路臺站事務。著商都達卜遜淖爾總管五十四張家口管站郎中倫岱辦理。

又

諭曰。西北兩路或尚有應撥兵丁之處。朕思歸化城乃通行兩路之地。著理藩院傳諭四十九旗扎薩克等按旗均算。派出精兵五千名。由各該游牧處於二三月間前後起程。沿途牧放馬駝。至歸化城會齊。擇形勝地方駐劄。以備調遣。其需用口糧於歸化城倉支領。月餉於張家口同知存庫銀內動支。戶部核算。尋議曰。科爾沁等十旗撥兵一千八百一十五名。烏朱穆秦等十旗撥兵五百六十九名。翁牛特等十一旗撥兵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四子部落等六旗撥兵二百三十二名。鄂爾多斯等六旗。撥兵一千六十名。凡兵五千。各轄以協理台吉。管旗章京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等官。令蘇尼特王垂際功蘇隆統之。巴林王桑里達扎賴特貝子特古斯協理。再撥歸化城兵一千名。參領二人。佐領四人。驍騎校四人。令副都統塔爾馬善領之。其支給銀米如例。奏入。

上從之。

命查弼納仍爲北路副將軍。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令查弼納與順承郡王錫保同辦軍營之事。今大將軍傅爾丹既不領兵前赴西路會

勦。查弼納仍以副將軍協同傅爾丹辦理軍務。其昭武將軍印信。查弼納攜至軍營。交與傅爾丹收貯。將來查弼納有分路帶兵之時。即用此印。

癸未。

命揀發直隸河南山西同知以下官能辦軍需者赴甘肅委用。

甘肅巡撫許容疏言甘肅地多衝要。兼辦軍需。請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四省同知通判州縣中。令各督撫選長才敏事者五人。至甘肅供調遣以要缺題補。奏入得旨。著照所請行。山東現有賑恤之事。正須幹員經理。不必揀選咨送。

甲申。

賞卹西路破賊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賊衆侵犯西路汛界。盜竊駝馬。乘我不備。事起倉卒。其力戰克敵者。甚屬可嘉。而投命疆場者。尤爲可憫。前已降旨令建忠勇祠。春秋祭享。以表忠節矣。茲應賞給世職。令其子孫承襲。永誌恩施。副將徐宗仁著給與騎都尉。守備劉貴才劉芳雨李國勳俱著給與雲騎尉。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千總王大謨徐維新外委把總方正劉世勳俱著該部從優議卹。此外如有應加恩卹之弁員。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具奏。凡陣亡兵丁。於卹賞定例之外。俱倍加賞賜。其隨役人等有受傷亡故者。照兵丁卹賞定例給賞。朕今以酒三爵遥酹陣亡將士。著署內務府總管鄂善將酒齎往軍營。凡陣亡將士每名以羊一隻奠祭。宣朕憫惻傷悼至意。朕不得已而用兵。本期全師克敵不損一人。乃爲至願。豈

必捐軀致命始稱効忠報國乎。今此陣亡并兵朕難
加恩優恤。而惻怛不恐之念愈覺難釋於懷。著鄂善
將朕諭旨徧行宣布。令衆知之。至所賞賚銀十萬兩。
鄂善至軍營時或與大將軍岳鍾琪或與護大將軍
印務紀成斌分別將并兵丁建功出力之等次。秉公
賞給。務使均霑恩賜。以示國家酬庸奬勳之令典。尋
兵部議覆西路陣亡將士。署參將徐宗仁應贈守
備。給恤銀四百兩。各蔭子弟一人。以守備用。劉
署副將。給恤銀六百兩。署守備劉貴才應贈守
備。各給恤銀三百兩。千總
王大謨徐維新均贈署守備。各給恤銀一百五
十兩。外委把總方正劉世勳並贈千總。各給恤
銀一百兩。俱蔭子弟一人。以藏千總用。其餘徐
宗仁等祭葬銀兩令禮部工部奏明賜卹如例

奏入。

上從之。

丙戌。

命議休息西路破賊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次準噶爾之事。出於不備。總兵官
樊廷等率領弁兵。奮勇先登。以寡敵衆。兵丁中有棄
傷手足者。有冒犯鋒鏑者。此等甚爲可憫。著傳諭大

將軍岳鍾琪。令其各還內地。替汛。另選兵以代之。至
將弁等雖與兵丁不同。亦當曲爲體恤。樊廷爲軍功
之首。朕欲擢授提督。並令回居任所。軍前山永副將
張朝良降旨陞爲重慶總兵官。其印務暫令他員署
理。凡此禦賊有功之將弁。自總兵以至千把。朕意俱
遴員代其職任。令暫回內地本任。以息勞肩。若云領
兵大員。一時難得其人。朕已簡選石雲倬馬紀勳王

緒級。張存孝等數人。命往軍前。皆可充總兵之選。
此後進取之策。正須從容經理。目前並非進勦之時。
伊等暫時休息。將來大舉再赴戎行。未嘗不可也。著
岳鍾琪細心密議以聞。欽此。
欽遵。臣查西寧駐劄總兵樊廷統兵在外。遣人報知大
營。而外委把總馬能不畏賊鋒。閱歷險阻。以通音信。
著以守備用。賞銀五百兩。其同馬能報信之二人。及
越山赴營之弁兵。並著查明。從優敘賞。

丁亥。

命賞圖古里克營筆帖式奇書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紀成斌奏報北山之賊已退。而鄂
龍吉一帶。尚有賊營駐劄。我軍貯糧之處。宜籌畫萬
全。圖古里克收糧之筆帖式奇書。以二百餘人。竭力
效勞。日能固守糧營。保全軍實。深
屬可嘉。著賞給雲騎尉再賞銀五百兩。其同在圖古
里克之弁兵著岳鍾琪查明到日。從優敘賞。
授常賚為鎮安將軍。統甘肅等處移駐兵。

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肅州。甘州。涼州。移駐滿洲兵四千名。
又涼州有歸化城兵一千名。尚無統領之員。寧夏滿
洲兵現今不過六百名。著戶部右侍郎傅泰前往署
理寧夏將軍印務。其肅甘。涼等處兵丁。著常賚前往
給以鎮安將軍印信。令其統領。仍隨時聽大將軍岳鍾琪
調遣。又
諭曰。常賚統領五千兵丁。或應會駐肅州。或應會駐安
西。或仍暫分駐於肅甘涼等處。爾等行文知照各該
處外。再傳諭大將軍岳鍾琪。著總督查郎阿。此五千
兵丁。如有調遣。俾其自為一隊。令常賚統領。不可零
星分派。與綠旗兵丁混雜一處。恐滿漢彼此推諉轉

有未便留此大隊為應接夾攻之師甚為有益
擺甘肅布政使孔毓璞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留肅
州辦理軍務。
庚子。
命晉貝子頗羅鼐及其子台吉珠爾瑪特策卜登爵。
上諭理藩院曰布彥克巴部落人等互相讐殺貝子頗
羅鼐遣使解和宣朕威德甚屬可嘉著封為貝勒伊
子一等台吉珠爾瑪特策卜登屢次領兵効力邊疆
著封為輔國公。
癸卯。
護理寧遠大將軍紀成斌奏賊退後防禦應接
事宜。
命岳鍾琪核議以
聞。

紀成斌奏言準噶爾賊兵在鄂龍吉者以正月
十一日十二日退去尋有鄂爾多斯餘丁被擄
脫歸詢之知賊已遠遁臣復遣人各路偵探俱
無賊兵踪跡即於木城噶順鏡兒泉察罕哈瑪
爾洗賽處集所在各設卡倫置兵更戍以資哨
望再我軍凡十二營自東至西首尾倉猝不能
相應臣計各標營兵中除被創有病者令其調
養外現在精兵可得一萬一千餘名更選九千
令總兵官張元佐樊廷顏清如曹勒分領防禦
東西中三處聯絡應援奏入得
旨紀成斌但言挑出精兵一萬一千餘名其固守營盤
若干並安西肅州之兵六千人作何分駐之處並未
詳晰且牧放官羊之鄂爾多斯餘丁被擄逃回則各
厥牧放之兵亦必有被賊擄去者其陣亡若干被創

若干。皆未言及。著傳諭大將軍岳鍾琪。逐一查明據實密奏。如戰陣損傷之兵。內有殘廢者。照例給與半餉。其被擄逃回之鄂爾多斯餘丁。著送來京。有詢問之處。準噶爾降夷托克托和及所獲賊夷布庫著一併解京。

乙巳。

命代駐藏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駐藏之官弁兵丁等。已經數年。未會更換。朕心深爲軫念。查從前派往之兵。係陝西一千名。四川一千名。今陝西兵丁現有征勦準噶爾之事。難以派往西藏。四川新募充伍之兵。甚多。著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酌量於新舊兵丁內揀選二千名。前往西藏。將從前駐藏之兵換回。其弁員等自總兵以至千把。亦應更換。若大員內一時不得職銜相當之人。可揀選幹員。加銜委署前往。

獎諭貝勒頗羅鼐。

上諭頗羅鼐曰。朕爲統一天下之主。凡四海生靈一視同仁。無分中外。乃者附近帕爾城之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起釁搆兵。互相仇殺。朕聞之。深爲不忍。軫念於懷。爾能仰體朕意。遣使與班禪額爾德尼之使一同前往和說。又遣使宣諭朕之恩德。布魯克巴地方人等。遂感悟息爭。輸誠向化。各帶部落。敬順無違。且請朕施恩訓誨。朕甚嘉悅。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自茲以往。宜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佛教。祗奉恩綸。如能勉力行。朕自益加優眷。布魯克巴之諾顏林親齊雷喇卜集後身喇嘛扎色禮布魯克古濟等。著加恩賞賜。噶碧東羅卜喇嘛率衆先歸。尤爲可嘉。著從優賞給。以示朕懷遠嘉順之至意。爾可將此諭旨宣諭

布魯克巴地方人等知之

丁未。

增給軍營兵月米。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阿爾台兵丁駐劄之時。糧運維艱。是以廷議每兵每月祇給米一斗。併羊價五錢。遞年以來。羊價漸長。所給銀兩不足羊隻之值。月米一斗亦有未敷。不免半菽之虞。朕心深爲軫念。查察罕

廋爾每年屯種所獲富有餘貯。而運送糧石較前亦易。著將現今調撥軍營防守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四升九合。其戍守阿爾台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至察罕廋爾土默特兵丁每名月給米一斗五升。以示朕

上諭大學士等曰西藏駐劄弁兵已降諭旨更換。護軍統領馬拉內閣學士僧格在藏年久。朕甚憫念。命正藍旗蒙古副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壽前往替回。但二人一時回京。新任之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宜。著馬拉先回留僧格同青保等再辦事一年。馬拉僧格各賞銀一千兩。

癸丑。

仿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

岳鍾琪奏軍機事宜十六條。一。吐魯番地方饒沃宜廣屯種。一。吐魯番通伊犁路爲逆夷出入咽喉宜設卡倫。一。準噶爾所屬回人。宜先收撫。一。巴里坤等處宜多駐兵。以分戰守。一。出兵襲擊逆夷使不得駐牧。一。駐吐魯番兵丁宜酌駝馬定數。一。領兵官宜增撥遣。一。牧放牲畜宜嚴

防範。一酌增羊隻以裕兵食。一巴里坤新城宜
多積糧石。一綠旗兵餘丁無庸增設。一酌增車
兵器械。一酌移駐吐魯番定期。一辦運屯田農
具耔種。一聯絡吐魯番巴里坤聲息。一預籌進
勦兵數奏入。得
旨大將軍岳鍾琪陳奏軍機十六條。朕詳細披覽。竟無
一可採取之處。朕心深為憂煩。岳鍾琪以從前輕言

長驅直入之說。又為賊夷盜趕駝馬。既恥且憤。必欲
襲擊進勦勉強踐復前說。若以今日之勢。命伊統率
大兵。直搗巢穴。能保其必勝乎。辦奏之事皆未妥協。
大學士等將朕旨傳諭凡承辦州縣或於原限之外

遲緩無多而其人之才有可用者。不妨姑示寬容。其
開銷物料脚運之費。亦必斟酌時價不可刻意核減。
但此旨不可宣露於人。恐有不肖之州縣借此遷延
浮冒其漸不可長也。

乙卯。

命大學士等傳諭辦理軍需大臣武格馬爾泰。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甘二省年來辦理軍需。雖皆動用

雍正九年。春二月。戊午。

訓勵策營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父子濟惡。背天逆理。狡猾百端。爲邊方之巨患。朕繼述先志。綏靖西陲。特遣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數年以來。愼選將士。精運軍需。區畫周詳。備辦饒裕。而三軍之氣。鼓勇直前。人人思奮。朕常教以古昔聖人之訓。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道惡盈。謙沖受益。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此我將士及在廷臣工所共聞者也。上年正月間西路大將軍岳鍾琪奏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巳里坤軍營有紫氣祥光。綿亘東北。歷四時之久。光華絢爛。二月間文據署總督查郎阿奏報鞏昌府屬之靖遠衛紅嘴子地方。乃黃河過渡之所。每年正二月間東風解凍。河冰漸薄。冰橋既難行走。渡船又難撐駕。行李停滯。歲以爲常。乃今年正月官運糧車至此。冰忽開融。舟行無阻。誠從來未有之奇遇等語。朕覽奏不敢遽以爲喜。轍行宣示於外。特命封貯內閣以待大軍凱旋。卽此可以知朕心矣。此番西路撥派之將士。皆遴選訓練之精銳。其氣勢倍覺壯盛。遂未免有恃强輕敵之心。以致賊人乘我不備。侵犯汛界。搶掠牧場。并傷我兵弁。豈軍志驕矜。天心特以此示儆耶。上年被賊侵擾之處。朕與大將軍岳鍾琪等不能計慮於事先。實難辭疎忽之過。至於軍營牧放駝馬最宜布置有方。乃以牲畜置於賊人來路之旁。又與大營相隔遼遠。被賊人乘機盜竊。則審度形勢之謂何。岳鍾琪更難辭咎。又如達鼐統領

噶斯之兵會奏請製辦皮套等物以爲兵丁手足禦寒之具而西路兵丁去冬出戰之時冒犯冰雪手足凍傷者多有則亦大將軍未曾留意於平時也凡此既往之錯追悔無益從來勝負乃兵家之常禍福有倚伏之理從前因疎忽而致虧損將來自可因小警而成大功惟望合營將士等以敬愼之心辦理戎事以忠義之勇對越

上天自可仰蒙

上帝慈恩默垂保護書經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準噶爾聲其所有甲兵不過三四萬之衆即以上年之事論之小策零敦多卜係伊防守沙喇擘勒要地之首領乃於冬間領其人衆犯我卡倫我軍以數百人固守小營彼不能奪並不敢

萌窺大營之念僅於中途以全力邀截我師四路畢集而我總兵官樊廷張元佐等即敗千人擊敗彼數萬之衆則賊之力量伎倆不過如是而已蓋彼之所長在於偷盜駝馬而我師一時失於防範遂爾墮其術中並非彼之兵力有餘也觀賊之虛張聲勢分兵侵擾噶斯卡倫窺伺圖古里克之糧石我師以百餘人即可防守而追逐之則更鼠竊狗偷之行不堪甚者也總之行軍之道心不可驕而氣不可餒凡我將士務去驕矜之心而鼓將來勇敢之氣候朕徐徐籌畫必有蕩寇萬全之勝策俾將士等歡欣鼓舞奏凱歌而膺賞也其軍營得傷患病之兵丁著用心調治務令痊可朕正籌畫加恩使之更換休養以恤勤勞若大將軍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出征將弁兵丁知之

命加蠲西安額賦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恐累及民間是以於征勦準噶爾之舉悉心密籌於數年之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而民間並不知國家將有軍旅之事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毫不騷擾者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爲三秦百姓所深悉者及至大兵既出時日迫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亦事勢之不得不然秖以準噶爾狡兇頑梗實蒙古之巨患爲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奸則救寇一日不滅邊境一日不寧即內地之民亦一日不得休息此朕熟思詳審至於再三而出於萬不容已者並非好大喜功利其民人土地而爲此舉也即以上年之事言之賊衆先遁使非乘我不備大肆猖獗然及朕降旨暫停進兵而賊衆乘我不備大肆猖獗然

則此等狡寇頑可置之度外耶聽其貽害於邊方哉即此念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繼承先志不能不辦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爲憐憫是以年來屢蠲陝甘二省額徵錢糧使羣黎均沾膏澤而三秦紳士庶民感激國恩兼明大義踴躍趨事撫奏報甘肅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志切急公二十年來如一日朕資藉之如昨歲據督而其服勞宣力之誠懇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令加增倘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勞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民等欵欣

鼓舞勿懈初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處功克奏不但邊城內外共享寧
靜之福即爾等世世子孫永保安居之樂矣奎薤正
九年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
兩以昭朕體卹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
閭閻同受實惠併將此旨刊刻頒布俾陝甘二省遠
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命免肅州安西兵應扣借支整裝銀兩並分別加賞有
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上年臘月準噶爾侵犯卡倫署大將
軍紀成斌調取肅州安西兩路兵三千名前赴軍營
備用據署總督查郎阿奏稱兩路弁兵起程時衣裘
之費分別借給銀兩俟將來按數扣除朕思準噶爾

之事起於倉猝兩路弁兵於盛寒冬月前赴軍營日
期忙迫深可軫念所借銀兩俱著賞給不必扣除並
將該弁兵分別加賞銀兩著大將軍傅問伊等或本
人在軍營自領或其眷屬在家支領悉從其便。

壬戌。

命代西路有功將士並增設四川總督。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教養將士加恩於平時原欲其
有勇知方緩急可恃以備干城之選果能臨戎遇敵
奮勇先登勞績戰功卓然可紀尤當沛以殊恩優加
懷卹以獎忠誠而褒壯略也上年冬底準噶爾之事
總兵官樊廷等已頒諭旨厚加賞賚并令戰陣有功
之弁兵更換休息中有伐冒冰雪爾犯鋒鏑而損傷
手足者令軍營加意調治送回本汛矣著大將軍岳
鍾琪將此次隨樊廷張朝貢等禦賊有功之將弁兵

丁。皆一一查明。應令各回本任本汛者。著另選撥以
代之。庶又思川陝二省地方數千里。甚為遼濶。今西
邊有辦理軍需之事。總督一員難於控制。向來川省
皆設總督。今仍著添設四川總督一員。即以提督黃
廷桂補授。四川提督著陝西固原提督紀成斌調補。
陝西固原提督著陝西肅州總兵官樊廷陞授。陝西
肅州總兵官著四川重慶總兵官張朝瑗調補。四川
重慶總兵官著江南潯標副將馬義陞授。俟石雲倬
馬紀勳等到軍營之後。樊廷等各回新任。紀成斌未
回四川之先。其提督印務仍著黃廷桂兼管。

癸亥。

命揀選八旗家人為家選兵。赴軍營備用。

上諭八旗大臣等曰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
人內有漢仗好行走歷練。能受辛苦。且長於鳥槍弓

箭者。著揀選二千名發往西路軍營備用。此挑選時
聽伊等家主及本身情願入選者。即著賞本主銀一
百兩伊等抵旋之日。俱准為另戶再每口賞伊本主
銀一百兩。至伊等前往軍營。一切錢糧馬匹器械銀
兩等項。著照馬甲之例另行賞給。

三月甲子朔

訓勵喀爾喀王貝勒等。

上諭喀爾喀王貝勒等曰爾喀爾喀原係大部落。因爾
等先世。但知好佛誦經。廢弛戎務。曾被噶爾丹戰敗。
爾等受

聖祖仁皇帝恩養教訓四五十年。練習武藝。非比從前
之怯懦。去歲準噶爾賊人。乘西路軍營不備。盜竊馬
匹。總兵官樊廷等率兵二千救援。卡倫與二萬賊兵
交戰。殺賊甚多。旋即遁歸。倘賊人等游牧之地

爾等當乘時努力報恩雪恥朕遣兵進勦準噶爾原
非利其土地人民特爲爾等不能安寧之故耳其深
悉朕意各加奮勉毋忽。

乙丑。

命左副都御史二格協辦肅州軍需事務。

丙寅。

以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揩奏軍營事宜有
旨宣諭大學士等。

上諭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先後接到所降諭旨辦理
諸務雖較之從前所奏略有頭緒而中間尚有錯謬
之處如將肅州駐劄之固原寧夏兵丁二千五百名
撥到軍營者原以備兵"原多也。又奏稱將此二千
五百名與撥出口之西安兵一千名涼州兵五百名
駐劄圖古里克摩垓圍等處若北路一有調遣即將
此兵丁從庫克托木一路赴阿濟卜倫應援如四千
名尚不敷用再於軍營內挑選精兵四千名於喀喇
烏蘇直赴必濟卜倫應援等語北路滿漢兵丁及察
哈爾等處兵丁三萬餘名。加以喀爾喀數萬之衆豈
有尚資藉於西路應援之理。設賊人果傾其全衆犯
我北路則西路之師自應直向木魯河賊人留駐之
所及伊勒布爾和碩放卡之處搶擄其牲畜勦滅其
人衆又何暇分其兵衆以作應援之師乎且阿濟必
濟去北路大軍之營尚遠賊人豈能越我軍營而至
而勞西路應援之兵乎此等設施實未妥協至請將
滿洲歸化城兵丁交與常資帶領至安西駐劄與朕
意相符及將圖古里克糧石運交軍營收貯所議亦
爲允協應照所請行。

戊辰。

命西路軍營嚴設防範並詳議補撥兵額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賊人留守駐防木魯河。又於伊勒布爾和碩安設卡倫雖聲言欲犯北路朕料其詭計仍欲來犯西路也藍生芝之脫回未必非賊之故縱令其傳述此信以懈我西路防範之心爾等可傳諭岳鍾琪不可稍存輕忽之心賊夷率衆來犯如爲數無多西路之師固足抵禦勦戮即傾衆而來亦不可即調北路之兵恐賊兵復以大隊犯北路北路兵力不分方可全力擊勦至西路軍營現今兵馬果否敷用亦應詳審確實無致臨時周章又補撥兵丁原額或用本省之兵或用鄰省之兵或行召募令岳鍾琪詳議具奏。

乙亥。

訓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署總督查郎阿因聞賊營脫回兵丁藍生芝傳說噶爾丹策零帶領部落家口移住哈喇沙爾并有四月初一日小策零敦多卜會兵去犯北路之言籌畫四條具奏隨傳問多爾濟波羅特據稱哈喇沙爾係回子所住耕種之處相近有小城名庫爾勒其地氣候炎熱又甚隘小僅可容千餘家四面係開種田畝不能牧放多爾濟在哈喇沙爾居住最久波羅特亦親聽彼地人傳說二人之言的確與否雖未可必然大約其地之不甚寬大可知噶爾丹策零若欲移駐於此必牽其全部而來少亦一二萬人哈喇沙爾巢能容此大衆乎且以情理論之伊犁爲賊之巢穴西北與土爾扈特哈薩克接境實賊之舊國噶爾丹策零又安敢舍其巢穴而遠居於哈喇沙爾乎如果率其大隊住於吐

魯番相近之處。則賊之注意在我巴里坤軍營。而哈
鍾琪乃云賊人由吐魯番一路直侵哈密。截我營站。
乘勢侵擾安西肅州沿邊一帶等語。據多爾濟博羅
特俱云。哈喇沙爾至吐魯番。雖有路徑。皆係沙磧。其
白吐魯番至哈密一由沙磧大隊難行。一沿南山係
一線細路。又須仍從巴里坤經過。然後得達。二人之
言果確。則賊衆不能從哈喇沙爾直至吐魯番而吐
魯番一路不能直侵哈密也明矣。設賊人欲侵犯哈
密巴里坤大營之大軍。豈竟任其出入而令阻截臺
站。乘勢侵擾安西肅州乎。至云賊人以大隊全赴西
路。攻我軍營。賊勢甚衆。我軍衆寡莫敵。當持重戒嚴。
堅壁固守。一面知會北路遣兵應援。一面飛調綠旗
滿洲蒙古兵丁由烏克嶺三面夾擊等語。從前事

夷以大隊再犯。當持重堅守。以待應援。今則軍營現
在馬步軍兵約有一萬九千餘名。加以安西甘肅之
兵六千名。續派兵四千名。共二萬九千名。是兵不爲
寡矣。夫樊廷以馬步二千敵彼二萬。轉戰七晝夜。猶
足以相當。乃以二萬九千人之衆而云衆寡莫敵。何
懦怯至此。且從前尚欲直至伊犁搗其巢穴。豈有賊
人來至數百里內而無勦殺之策。轉堅壁而不出乎。
獨不思我軍堅壁不出。倘賊但虛張聲勢。作攻我軍
之狀。而分其衆以侵擾圖古里克塔勒納沁哈密等
處。阻截營站。斷我音問。此時將任賊於軍營近地肆
行無忌乎。岳鍾琪又欲以圖古里克摩垓圖及安西
之滿洲蒙古官兵。由烏克克嶺合會夾擊賊人。若果
至巴里坤賊即敗逃。亦從科舍圖一路直走伊勒布
爾和碩而遁。烏克克嶺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夾擊

之。又云賊夷或令積木薩之兵侵犯軍營。而以哈喇沙爾之賊侵犯青海。查哈喇沙爾至青海必由噶斯。噶斯之口甚隘。斷不能行。且賊人既遣人侵犯大營。彼豈不慮我軍之勦殺。自必留哈喇沙爾之衆以爲應援。又何敢分其衆侵犯青海乎。至慮賊之率其醜類悉赴沙州等處。尤爲背謬。賊若由噶斯伊遜察罕齊老圖而進。則此數路斷難容走萬餘人。若由大道而來。又不知何法可以越我巴里坤軍營而過也。岳鍾琪於口外地方形勢茫然不知。於軍務機宜亦覺昏憒。凡巴里坤軍營築城之要策。及大軍勦賊之勝算。並未籌及。而但將旁枝末節盈篇累牘。備極周詳。朕披覽之下。實爲煩憂。如蒼生芝所聞賊人有搶卡禾苗。我不可以乘其踐踏而搶之乎。岳鍾琪何以但能慮賊而不知籌已也。又藍生芝云有哈密回子報信領路等語。哈密回子之不可信由來已久。亦當諒其苦情。益其力量微弱。遣準噶爾之凌虐。恨之入骨。而畏之如虎。其或偶然通信於賊者乃恐懼之至。爲將來自全之計。我軍固不可不留意隄防。然不可使彼有疑懼之心。我之軍力能庇護哈密。哈密自不爲賊人所用。岳鍾琪不必因藍生芝之言而深究也。至西鳳二府運糧一事。原因軫念甘肅連年輓運軍糈。民間不無煩擾。是以特命范時繹到彼。協同巡撫武格侍郎馬爾泰將西安鳳翔二府米石。運至甘肅凉州以資軍食。武格等議行本運之法。俾西鳳二府官民任轉運之勞。甘肅地方少得息肩。朕意深以爲然。今岳鍾琪查郎阿又爲遞運之議。是與雍正元年設

臺盤運相同。將來必有派撥協濟之累。或更以交接
卸責。至將米石灌水攙沙。從前誤累。豈可復蹈。爾等
可傳諭岳鍾琪等知之。
壬午。
諭吐魯番回人移居近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紀成斌聞賊人侵擾吐魯番之信。即
令樊廷等領兵四千。前往應援。此舉甚屬錯謬。朕已
降旨嚴切申飭。至於從前採買吐魯番糧石。本應給
與運價。令其自送軍營。乃計不出此。而遣官發駝遠
行搬運。致啟賊人偷盜之心。及至去冬。逆夷猖獗之
後。猶不將辦糧之弁兵撤回。此則疎忽錯誤之甚者
也。惟是朕以怙冒萬方為心。若坐視吐魯番之被笈
侵凌而不為之籌畫保護。朕心又有所不忍。從前酋
降旨與吐魯番人衆若畏懼準噶爾。即移向近邊之

地居住。是以托克托瑪木特帶領之人移駐近邊者。
皆享安寧之福。可再行曉諭回子等伊等倘自揣力
不能敵。不妨仍為移避之計。朕當從厚賞給盤費。並
令地方官善為安插。使之得所。若此番曉諭之後。伊
等仍復觀望。則賊人再來侵擾之時聽伊等自為之
計。我軍不便護庇矣。
甲申。
築科卜多城。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北路軍營遵
旨築城。審度形勢。科卜多地接布魯爾。與庫列圖相近。
乃進兵大道。請於此築城為宜。大學士等議覆
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丁亥。

命各省督撫募選技勇。送部訓練備用。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督撫著於所屬地方民人內。募揀選人材壯健技勇可觀者百餘人。咨送兵部。本人進京之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路費。

戊子。

命伊禮布率家選等兵赴西路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都統伊禮布著帶領家選兵二千名驍勇兵一百名。前往西路爲副將軍。若大將軍岳鍾琪有統兵行走之處。著伊禮布帶領滿洲兵丁。一同前往。其分管家選兵護軍校延岱等二十員。各賞銀五百兩。

己丑。

選巴爾虎護軍等兵赴巴里坤。

上諭大學士等曰察哈爾地方居住之巴爾虎護軍披甲人等內。著挑選一百名。巴爾虎侍衛岱噶爾。那木扎爾鄂欽。敦柱克亦著派出。此一百名兵丁。令侍衛岱噶爾會同該總管。詳加揀看。其馬匹行糧。照例辦理支給外。侍衛四員。各賞銀五百兩。兵丁一百名。各賞銀一百兩。令其收拾預備。俟京師兵丁。定有起程日期。即行文知會岱噶爾等。帶領前往鄂爾多斯地方等候。副將軍伊禮布領兵到時。著伊禮布一併管轄帶往巴里坤軍營。若有行走之處。著於彼處所有歸化城一千兵內。殘弱者撥出一百名存留營內。將此一百名。入於歸化城兵丁數內。令其防範盜賊。馬匹等事。俟成功之時。著侍衛岱噶爾各帶回本處。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何祥著赴北路軍營。令大將軍傅爾丹酌量給與綠旗職銜。管理九千車騎兵。効力行走。

四月庚子。

命左都御史史貽直等往陝西宣諭化導。

上諭內閣曰。朕御極以來。繼述

皇考聖祖仁皇帝乂安區宇之聖心。宵衣旰食。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內外。休養生息。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衽席。以成蕩平熙皞之治。是以宣猷敷治之間。宏綱庶務。凡有益於民生者。莫不興舉。不便於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幾微措置失宜。即五內展轉。寤寐難安。豈肯好大喜功。興兵搆難。使百姓有供應之勞。不遑寧處哉。惟是勦滅

民。撫內必兼乎攘外。此古今不易之至理。帝王治世之常經。凡爾百姓。靡通大義者。即莫不知之。不必待高遠之識也。惟是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理。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惟恐獲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遁藏匿於西北邊遠之地。煽惑匪類。要結黨與。自稱準噶爾。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求爲屬國。獨準噶爾一部落。違越於德化之外。至噶爾丹篡

妄阿喇布坦二人。則尤狡獪兇頑之甚者。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爾圖汗之女爲妻。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而虜其人衆。又復巧搆釁隙。乘喀爾喀之不備。發兵猝擊。以致喀爾喀人衆潰散。紛紛投我天朝。蒙聖祖仁皇帝施恩撫恤。遣使前往噶爾丹處諭令戢兵

和好。多方開導。乃噶爾丹冥頑不靈。轉借追襲喀爾喀之名。犯我邊汛。彼時即行勦滅。復有何難。我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好生爲德。特遣官員前往貿問。是時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詐撤兵。仍復潛住近邊。暗圖窺伺。且乘間搶掠蒙古牲畜。俾其不獲安居。我聖祖仁皇帝始親統六師躬行天討。噶爾丹逆天背理。自速滅亡。此噶爾丹之始末也。策妄阿喇布坦者乃噶爾丹之姪也。彼時既平噶爾丹。即可勦絶根株。不留餘孽。祇因我聖祖仁皇帝寬大仁慈。赦罪宥過。且念策妄阿喇布坦素與伊叔不相和睦。情有可原。於是加以天高地厚之恩。將噶爾丹餘剩部落賞伊收管。此時伊力弱勢微。甚爲恭順。其後則離間伊妻之父子。誘其是勢力漸增。竟敢肆意妄行。窺伺我

潛兵入藏。殺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荼毒人民。抗命。因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肆其猖狂。此實天下臣民所共憤者。我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兩路官兵姑緩前進。以俟其悔罪輸誠。若怙終不悛。則命將徂征。犁庭掃漠。此我

皇考之本意也。朕即位以來。伊雖遣使求和。而詐僞作奸。仍復如故。且將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收留藏匿。朕屢次降旨諭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飾支吾。巧幻百出。及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零繼立。其妄亂之性。狂悖之行。更過於其父。其遣使陳奏之

詞。甚屬支離妄誕。即如前年西藏阿爾布巴等之戕
害康濟鼐亦因與準噶爾地方相近而逃匿之羅卜
藏丹津又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朝
命。而仗準噶爾以爲狡兎之三窟也。似此世濟其惡
之人。以逞兇詐爲心。以刼物傷人爲事。不可以德
感。不可以理喻。無賴無恥。懷慝藏奸。時時欲戕害臣
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以壞我屏垣。若當此可以經理

之會而瞻顧因循。避興師動衆之名。爲耽逸偷安之
計。將狡寇一日不滅。則蒙古一日不安。邊境一日不
寧。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即
三秦之黎庶也。即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
僞稱請和。及朕降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冰
雪之時傾其醜類。乘我不備。侵犯汛界。盜竊駝馬。然
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將來乎。從

來窮兵黷武爲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
強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不忍爲者。況準噶爾噶爾丹
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
足以驅使。即使滅此朝食。亦不足以誇廟略而耀武
功。此昔

皇考與朕熟思審處。先後籌畫數十年而出於萬不得
已者也。惟是地方有軍旅之事。厲兵秣馬。諸務紛繁。
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向蒙
皇考軫念秦民勞勤。所以加恩而優恤之者無待朕之
縷述矣。朕御極之元年即將陝甘二省康熙六十年
以前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等項悉行豁免。又將
僞倒應完之三釐三合免其徵收。數年以來。西安所
屬額徵錢糧或免四十萬。或免八十萬。甘肅所屬錢
糧則連歲全行豁免。他如展納課之定期。寬帶徵之

舊欠開墾地畝。修築河渠。悉動帑金。永爲民利。此皆朕之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軍需交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需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國家將有用兵之舉。及至雍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輓粟。始有動用民力之時。朕皆敕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脚價。嚴禁胥役侵蝕等弊。倘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該管大臣。即行題參革職。先動帑金傳集百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爲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矣。上年該督撫完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牧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獎以溫諭。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衆猖獗之後。將來軍餉輓運之事。朕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

需交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需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國家將有用兵之舉。及至雍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輓粟。始有動用民力之時。朕皆敕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脚價。嚴禁胥役侵蝕等弊。倘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該管大臣。即行題參革職。先動帑金傳集百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爲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矣。上年該督撫完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牧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獎以溫諭。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衆猖獗之後。將來軍餉輓運之事。朕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軍

則易被人欺。直則善言易入。祇以向來未有宣諭化導之人。而該省督撫以及有司既有刑名錢穀之專責。又有徵兵籌餉之軍需。簿書執掌難於兼顧。是以準噶爾之始末。邊防關係之情形。

皇考與朕奉

天討罪除暴安民。萬不得已之苦衷。並未家喻而戶曉。但聽奸邪小人搖唇鼓舌。訕謗朝政。變亂是非。無怪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遍

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祿署內務府總管鄂禪寶舉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俾悟悉蒙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懟之情。將見和氣致祥。必邀

上天默佑。迅奏膚功。邊塞永寧。烽烟屏息。不但爾等安居樂業。俯仰優游。即爾等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矣。至於軍需各項。悉動帑金。差員辦理。不得扣剋短少。貽累小民。所降諭旨至再至三。著欽差大臣悉心訪察。倘有不遵諭旨。即行題參。或所定官價有不敷用之處。亦即據實奏聞。若兵馬經過之地有不遵紀律騷擾民間者。小過即告知該管大臣懲治。大過即行參奏。不得姑容。務使兵民和洽。內外輯寧。以迓

天麻。以副朕念。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三

雍正九年。夏四月。丙午。

命范時捷協辦西寧總兵官事務

上諭兵部曰提督馮允中熟悉邊情老成練達。但聞近患目疾。行走須人扶掖。於訓練操防。稍覺未便。西寧一鎮關係緊要。其總兵官事務著德成協同辦理。陝西固原提督樊廷現在軍前。已降旨令回固原之任。俟樊廷到任後。著署陝西固原提督范時捷協同馮允中辦理。陝西西寧總兵官事務。

丁未。

諭宣諭化導官

上諭內閣曰。連年用兵邊塞。輓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之處。而草野之間。不知軍國邊防之重。寄朝廷萬不得已之苦心。溺於私情。妄生疑議。是以特遣大臣官員前往泰省宣諭化導。務使僻壤遐陬。家喻戶曉。不可視爲具文。潦草塞責。更不可指稱公事派累地方。倘奉行不力。而轉令地方有供應之繁。是朕之遣官非所以安之。乃適以擾之也。欽差大臣等已給與驛馬廩給。其分派之官員等皆厚給公帑。以爲僕從車馬館餐行李之資。所到地方。一絲一粟。不許索取。該有司亦不許應付餽送。倘有不遵朕旨者。與受同罪。決不姑貸。若差往之官員等有生事滋擾。而總理大臣失於覺察者。朕將於大臣是問。倘地方辦理軍需有騷擾民間。而差往之大臣官員知而隱匿者。別經發覺。朕於欽差之大臣官員是問。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庚申。

停運黑茶并加恤効力官。

上諭大學士等曰上年大將軍岳鍾琪在京時。條議進兵事宜。令河南採辦黑茶三萬五千封。解送西安。交與巡撫武格送至巴里坤軍營。以備進兵賞賚之用。今大將軍既停進發。則茶封非所急需。問武格等以未奉部文停止。仍委人員。運送軍營。似此不急之務。徒多勞費。著即行文前去。暫行停止。又今春命往陝甘効力人員。若在內地差遣。其力量尚可自備資斧。

聞武格將伊等派往巴里坤軍營。亦令自出盤費。並無書貼。恐微員等力量不敷。有誤公事。一并傳諭辦理軍需大臣等知之。

五月癸亥朔。

安輯青海公拉察卜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殷扎納達鼐德成馮允中等先後奏稱青海居住之公拉察卜台吉察罕喇卜坦從察

羅木過黃河。移往他處居住。又聞鼐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亦往他處遷移。不在海流岡地方住牧。因撥派兵丁官買馬羊。辦理之人。不甚安協。伊等暫行駐遊等語。朕思上年準噶爾兼我西路軍營不曾防備。倘其醜類。益竊駝馬。因念青海各扎薩克人衆恐遭逆賊侵害。是以諭令派出兵丁。為防護之計。每名賞給銀兩。為衣裝之用。其諭令採買馬羊者。原欲使伊等

所有牲畜得變價值。可獲利益。並非大兵需此些微之功也。前殷扎納赴西寧時。朕面加訓誨。一切派兵採買之事。悉聽衆蒙古之便。不可絲毫勉強。並慮管古王台吉科派所屬之人。諭令嚴行禁約。豈背令差往之人。逼迫蒙古以從事乎。今拉察卜等無故遲延。他往。其中自有情由。必係殷扎納等不能宣揚朕諭。使衆心共悅而採買馬羊。不聽從其便。以致拉察

卜等心懷疑畏暫避差徭雖莅察卜等甚屬孟浪糊塗亦殷扎納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今特頒諭旨曉諭拉察卜等令其速回本處並將隱情據實陳奏再傳諭德成達龍馮允中等令其明白開導善爲安輯並將伊等如何疑畏遷移之處查明具奏其餘地方事宜俟侍郎衆佛保去時再行詳諭

甲子

命鎮安將軍常賚率兵赴安西駐劄授石雲倬爲西路副將軍赴軍營

命給張家口營兵月餉

上諭兵部曰今歲命往陝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百隸張家口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可給發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爲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錢爲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誤遲延以致各兵家口糊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即速查明照例給發並將遲誤之處據實參奏

加恩山西駐防効力丁壯

山西巡撫覺羅石麟疏言太原駐防兵五百撥往西寧三百其留營者不足以供調遣據各旗閑散丁壯塞爾泰等呈言自祖父以來受

國家豢養深恩願不領錢糧當差効力臣即選得年力强壯技勇可觀者百人令其給役俟兵丁缺出選補奏入得

吉太原各旗閑散丁壯等既令當差學習行走。自當酌加恩澤。以示鼓勵。著每名月給銀一兩米三斗。以資共食用。該撫石麟時加教訓。務令勤謹効力。黽勉向上。若有名糧缺出。即將伊等揀選頂補。以副朕教養兵丁之至意。

丙寅。

上諭兵部曰。樊廷從軍營進口。著即赴陝西固原提督之任。范時捷著仍留固原。俟立秋以後。樊廷乘驛來京陛見。其提督印務仍著范時捷署理。俟樊廷回任後。范時捷再往西寧協辦總兵官事務。

命加一等侍衛阿成阿副都統銜。賚家選兵二千赴西路軍營。

丁卯。

命巴爾虎等兵由古爾班賽堪赴巴里坤。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年三月間。準噶爾賊人侵擾吐魯番。紀成斌聞信即令樊廷等領兵前往應援。此舉實欠詳審。蓋賊人之意。原欲疲勞我士馬故爲此出沒詭計耳。彼時朕閱紀成斌之奏。即降旨切加申飭。越數日。岳鍾琪奏到。其所見與朕意相同。又越數日。紀成斌奏到。知賊人未見我師。果已潛遁無踪矣。賊之狡狯如此。是以朕諭令吐魯番人衆商酌遷移暫避

之計。蓋欲善爲保全之。以俟大軍凱旋共享昇平之福也。今據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賊人於四月間。又復侵犯吐魯番。額敏和卓求請應援。大營未曾發兵前往。大將軍辦理甚是。但朕細思之。賊人若仍以千餘人騷擾吐魯番。則彼地城垣兵力足以捍禦。倘復增添賊衆吐魯番力不能支。朕心有所不忍。況伊等前次感恩望濟之言甚爲懇切。朕又有令其遷移暫避之旨。料賊人必知信息。倘乘其遷移之隙。而侵害搶掠之是吐魯番之人。因遵旨而受累。尤朕所惻然者也。可傳諭岳鍾琪令其確探賊耗衆寡若何情形若何。何久暫若何。其應否應援之處。酌量變通辦理。不必拘執前說。至於賊兵引去後吐魯番回子有情願遷移者。又應如何沿途防護。不受賊人劫奪侵凌之處。著大將軍留心經理。

辛未。

命通政使趙之垣等籌運進兵糧餉。

上諭內閣曰。用兵以籌餉爲先。而轅運以得人爲要。果得其人。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糜費。而兵食饒裕。士飽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秀承領運送。諸事詳練。措置得宜。朕深嘉奬。已加優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范毓秀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轅運。似屬可行之事。朕將此詢問趙之垣。據稱情願効力。在內地軍糧運送巴里坤軍營者。年來經理已有頭緒。但自軍營進勦之糧。尙無轉運之善策。著趙之垣前赴軍營與馬龍

公同商酌。如何運送之法。聽其自行定議。酌量舉行。每石運價若干。照數給與。不令絲毫賠墊。但不可有浮冒侵蝕之弊。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運速機宜。及道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計議而行。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領辦理。具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壬申。

定鎮安將軍常賚及歸化城兵至營日期。

上諭大學士等曰。鎮安將軍常賚著從安西前赴軍營。與大將軍岳鍾琪副將軍石雲倬等計議進兵事宜。但聞賊人有窺伺洮賚卡倫之信。常賚前赴大營時。途次須小心防範。或帶兵丁數百名護送。或探聽賊人遠遁之後。再行前往。務慎重安貼。總以七月初旬至營爲期。其現在甘凉歇息之歸化城蒙古兵一千名。已有旨令其前赴軍營備用。可令原管領之都統根敦等帶領出口。務於七月初旬到營。可傳諭查郎阿等並常賚知之。

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國榮仍帶總兵銜前往北路軍營。管理軍騎兵兼司屯種事務。著大將軍傅爾丹酌量派委。照總兵官胡傑之例行走。

乙亥。

命預防賊人騷擾喝斯。窺伺青海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三月間賊衆有二千餘人來叶魯番。見我兵前往應援。賊兵即先行潛遁。今據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四月間。又有賊千餘來擾吐魯番。并有二百餘人犯我洮賚卡倫等語。朕看此情形。或者將來賊人由哈喇沙爾前往喝斯地方。又如上年故

皆。暗行驗撥。或增添人衆。窺伺青海。亦未可定。格默爾等所統兵力。未免稍單。將來前次曾有不應調撥西寧兵丁之旨。若此時有應用添兵之處。恐格默爾等亦不敢調取。德成亦不敢派撥。可傳諭德成達鼐馮允中曾承澤格默爾龍滿岱福寧等從前所以不令調撥兵丁者。蓋西寧軍務。尚未就緒。自以固守根本爲是。今西寧布置已定。兵力有餘。若賊人窺伺噶斯自宜發兵應援。況目前青海蒙古兵丁尚未攢集齊全。即器械等件亦未周備。難以望其捍禦賊鋒。亦賴官兵爲之保護。著德成等就近酌量倘有用兵之處。或著曾承澤龍滿岱帶領前往。或德成另議一二人前往。至官兵派出之後。遇有本地添兵防守之處。即將土兵派出。此旨著德成並諭衆佛保殷扎納知之。

命山東登州總兵官岳含奇率湖廣兵赴西安。

上諭兵部曰山東兗州總兵官岳含奇著調補山東登州總兵官。前降諭旨令湖廣預備兵丁二千名。聽候西路調撥之用。著岳含奇前往湖廣會同總督邁柱加意挑選八材壯健技勇優長者二千名。即令岳含奇帶領前赴西安駐劄。其領兵之副參遊守千把等官亦著邁柱岳含奇揀選前往。此所派兵丁內。將長於箭牌者挑選五百名。或一千名。充入二千名之數。若弁兵內有人材可用。情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著邁柱岳含奇酌量派用。此二千兵丁。於秋末冬初候旨。從湖廣起身。一應賞賚銀兩照例給與。

己卯。

命鄂賞西路千總馬建功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西路軍營千總馬建功奉差探聽賊兵信息。帶領兵丁十八前往。因入少力單遇賊被害。

並傷兵丁石玉張秀閻得三人。深可憫惻。馬建功等
俱照陣亡之例加恩卹賞。

定西路軍營安設卡倫撥用蒙古兵事宜。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賊夷出沒不常。散設
卡倫轉滋覬覦。今於鏡兒泉設三大卡倫。并撥
兵丁登山瞭望。復於途次五里一置塘站。直接
軍營一遇警急接遞傳報。奏入。得
軍營馬匹不得牧放。自當計議防範擒勦之策。今安
設大卡倫三處。固是。但此數千弁兵馬匹。如何牧放
看管。可免賊人窺伺。又三大卡倫之外。尚設小卡倫
否。若於賊之來路設小卡倫。仍屬照前而更多一番
防備。恐兵少力單。難於捍禦。若不設小卡倫則賊之
來踪。日間可以登高瞭望。昏夜則如之何。又不知此

古賊夷既施鬼蜮之技出沒紛擾。意欲疲我士馬。並使
軍營馬匹不得牧放。自當計議防範擒勦之策。今安
設大卡倫三處。固是。但此數千弁兵馬匹。如何牧放
看管。可免賊人窺伺。又三大卡倫之外。尚設小卡倫
否。若於賊之來路設小卡倫。仍屬照前而更多一番
防備。恐兵少力單。難於捍禦。若不設小卡倫則賊之
來踪。日間可以登高瞭望。昏夜則如之何。又不知此

三大卡倫果能全堵賊之來路。伸必不能近我軍營
窺我牧場否。倘乘小卡倫撤回之後。越大卡倫擾我
沿路塘站。不可不防。至於阿賽所領鄂爾多斯兵丁
從前派往軍營者。原令專司牧放之事。乃大將軍等
將伊等分散派守各處卡倫。伊與綠旗兵丁等言語
不通。徒彼此推諉。甘屬無益。嗣後蒙古兵丁不可似
此零星派用。

庚辰。

命察劾管理內地回民各官。

上諭內閣曰。從前因準噶爾之肆虐吐魯番回民畏其
侵凌。有情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為安插
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得所。頃聞在肅州居住之回民
等。田疇水少。收成歉薄。而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
未免艱難。此皆經管之員辦理疎忽。而該省大臣失

於覺察之所致也。著署總督查郎阿將從前辦理不
善之員咨出題參。其有應行加恩撫恤之處。亦著查
郎阿酌定請旨。即將此曉諭吐魯番移住內地之回
民知之。

甲申。

賞敘臺站官役

上諭內閣曰西路軍營臺站。自上年十二月以來往來
文移繁劇。長途遞送。從無遲誤。該管臺站官弁。實心
供職。其在塘夫役人等。効力亦屬勤勞。著交兵辦理
軍務之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將京城至軍營一路兵
臺官役等分別內地外邊加恩給與議敘賞賚。

六月。甲午。

命參贊大臣舒赫德等進勦準噶爾賊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舉遠大將軍岳鍾琪揀泰準噶爾賊
眾二千餘人圍困魯克察克之城晝夜攻打。二十餘
日吐魯番回子奮勇出擊。殺死逆賊二百餘人。帶傷
之賊甚多。請以三千兵丁駐劄吐魯番。合之回民足備防禦
即以此三千兵丁駐劄吐魯番。回民等感恩望濟之言甚為
等語。朕前次問吐魯番回民等。伊等不能抵敵為其所
懇切。恐賊眾再以大力侵凌伊等。不能抵敵為其所
困。已降旨令大將軍岳鍾琪酌量發兵應援。不必拘
執前說。今岳鍾琪具奏之日。尚未接到朕旨。是以仍
作游移之詞。凡用兵之道。在於隨機應變。不容刻緩。
若果岳鍾琪確有所見。即應遣兵速往。一面奏聞。何
必待降旨到日始遣兵前往乎。又奏稱挑選精兵三
千名駐劄吐魯番外。餘剩壯健兵丁留駐新城防守。
儘足備進勦烏魯木齊之數等語。朕思我兵進擊烏
魯木齊之時。若有賊眾繞道侵犯新城。當思應援勦

役。豈可但作防守之計。至於此時應援吐魯番自屬應行之事。但噶爾丹策零性情躁妄。此次失利之後。或於冬季多添兵力。攻擾吐魯番未知我三千兵丁。合之回子之力。便可以從容捍禦否。且我軍既駐劄吐魯番。則將來不得不時為應援。岳鍾琪從前曾有吐魯番駐兵數萬之奏。若此時駐兵三千將來因此牽制。有不得不加增之勢。此則舍本逐末。必不可行者也。朕又思吐魯番乃阿爾禪哈喇沙爾兩路之關鍵。既有我軍駐劄。則將來築城於烏魯木齊時。呼吸相應。賊人不敢繞襲我軍之後。況我軍正欲進攻賊之巢穴。若賊人果以大衆來犯吐魯番。則救援不勞。達行可以就近殄滅之。亦是善策。總在岳鍾琪悉心籌畫。務期萬全。若將大營兵丁三千名派往吐魯番。則此三千之數。當另行撥派。以足額。吐魯番地方難於多養馬匹。況此三千兵丁乃為防守之用。非為追擊之用。所帶馬匹。可酌量存留。其餘仍遣回大營牧放。至於礮火鉛彈多帶備用。上年官買吐魯番糧石。不必運送軍營。即著留貯吐魯番。以備大兵之用。吐魯番回目額敏和卓等誠心向化。盡力擊賊。甚屬可嘉。著大將軍傳旨獎勞。酌量賞給緞疋銀兩茶葉等項。彼地既遣賊人侵害。恐收成歉薄。糧食不敷。著即以官買糧石酌量賞給。務使回民得所。將此詳悉傳諭大將軍岳鍾琪知之。

乙未。

命賜賞河州副將馬雲。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州副將馬雲於上年冬月在北山領兵敗賊。著有勞績。今聞病逝。著加總兵官銜。賞銀一千兩。為歸櫬之費。

庚子。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請援吐魯番。
上飭論之。
岳鍾琪疏言。賊圍吐魯番。臣選馬兵三千。令張
元佐冒勒張存孝統之。於四月二十四日進發。
又令顏清如率兵二千。往駐塔庫。又撥兵四千。
令紀成斌率往洮賚要隘駐劄。倘賊人傾衆而
來。臣即親統洮賚塔庫所駐劄兵倍道進勦。惟
此時令回民內移。途中行走不能便捷。三千護
禦兵丁。首尾亦不能相顧。擬於應援馬兵三千
人中暫留一千駐劄吐魯番以防賊。餘二千令
歸大營。如蒙准臣前奏撥兵三千駐防吐魯番。
臣請以步兵二千駐塔庫者撥補俟我師進擊
烏魯木齊時。然後令回民內移。即以防禦兵一

千護送。可無扞禦之虞。奏入。得
旨。應援吐魯番之舉。朕早已降旨。此奏尚有計算未到
之處。今年秋間襲擊是第一善策。至於應援吐魯番
乃相機不得已之舉耳。若但加意籌畫於應援之師。
而不計及於襲擊之舉。是舍本而逐末也。且發應援
兵丁三千名之外。又令顏清如領兵二千名駐劄塔
庫。紀成斌領兵四千名駐劄洮賚。是以派兵九千。與
前請留駐兵三千於吐魯番之奏。大不符合矣。今年

原議挑選精兵一萬二千名進擊烏魯木齊。不知此
所派應援吐魯番之九千兵。在此一萬二千名兵丁
之外乎。抑即在其內乎。此兵卒定吐魯番回營人馬
尚可進擊乎。況前奏設三大卡倫於要隘之處安兵
三千名。此非大營之精兵乎。今稱存營兵丁尚有萬
餘。足以防禦。假若賊人既擾吐魯番使我兵前往應

援。又以大衆侵犯軍營。或再如上年之故智。繞過大營。警擾搭勒納沁及圖古里克等處。則我軍之力既分。不識尚可勦殺耶。或但能防禦新築城也。奏摺中總未言及此。甚屬疎漏。至於吐魯番一部落。乃向來侵擾。此乃從前辦理錯誤以致目今有不得不應援之勢。今大將軍親在軍營。若確見速應救援。便當遣兵迅往。何必遲迴審顧。且前次奏稱留兵三千名。便可防護吐魯番萬無一失。今又將吐魯番應否留兵及回民應否遷移何時動身之處。請旨定奪。前後全不符合。顯有推諉之意。朕在數千里之外。豈能洞悉地方情形。與臨事機宜。預先一一計算而指示之乎。殊失朕信任倚賴之初心矣。倘見此諭旨以爲吐魯

番不應移內勉強順合朕意。輕率舉行。則尤其不可

丙午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報進兵襲擊察罕哈達賊人。

傅爾丹奏言臣等於五月六日至科卜多築城處據烏蘇圖舒魯克卡倫駐防侍衛巴爾善等捕準噶爾一人。曰塔蘇爾海丹巴。詢之云噶爾丹策零發兵三萬。令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及大策零敦多卜之子多爾濟丹巴率之。先後至阿爾台山奇蘭所在。犯我北路。今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達而大策零敦多卜及其子多爾濟丹巴未到。現兵僅二萬餘。噶爾丹策零恐哈薩克部乘虛見襲。預發兵萬人令大扎爾達什。衛徵和碩齊

駐守阿爾輝。復令諾顏和碩齊率兵一萬。駐守阿里瑪圖沙喇擘勒。其噶爾丹策零遊牧處自守之兵。不過二萬而已。又云噶爾丹策零向令妹夫羅卜藏策凌率兵一萬駐劄阿里瑪圖沙喇擘勒。以防哈薩克。而羅卜藏策凌向與噶爾丹策零有隙。率其屬三千餘戶來至大圖噶斯地界。噶爾丹策零問之。遣烏喇特巴哈曼濟追之。爲其所敗。復遣喀喇沁都噶爾之子察袞追之。以是大策零敦多卜人之未至。臣思賊兵未集。宜乘其不備襲之。選京師各省兵一萬。輕裝由科卜多河西分爲三隊。於六月九日出師。前鋒統領丁壽散秩大臣公達福副都統塔爾岱領第一隊。參贊馬爾薩副都統承保西彌賴領第二隊。臣等以大兵繼之。速發掩擊其科卜多

之地。留兵七千三百。築城如故。令都統爽泰總兵胡傑等管轄。科卜多河東乃通奇蘭要路。撥駐劄統轄與爽泰等互爲應援。所有統兵啟行日期。合行具奏。翊日。又奏言。臣等於初九日分隊出兵。道前鋒統領丁壽參贊馬爾薩副都統塔爾岱等前行瞭望。捕賊夷巴爾喀等十二人。於扎克賽河之地。據云小策零敦多卜牧場在察罕哈達。去臣等軍營止三日程。其兵不過一千向未立營。大策零敦多卜。內途中有病留駐和博克山。其子多爾濟丹巴已於小策零敦多卜所住山梁之前駐劄。至羅卜藏策凌已貳於噶爾丹策零。大約率其屬往土爾扈特否則逕往青海矣。臣等現在乘夜進兵襲擊。察罕哈達

賊夷。奏入報聞。

丁未。

青海扎薩克公諾爾布叛。扎薩克恭格等擒之。副都統格黙爾奏言。臕格里卡倫扎薩克諾爾布於五月二十八日背叛。擾亂蟄站。刼掠馬匹。逃往裒額爾吉庫克烏蘇遊牧處。臣即令扎薩克恭格台吉阿拉卜濟等及參領巴顏等先後追擊。比至喀喇郭勒諾爾布已爲恭格等所圍。復脫去。窮追至蒙古爾托羅海獲之。并其佐領里塔爾俱縛送軍營。其効力之扎薩克台吉將卒等俟核明具奏入報。

戊申。

旨。從前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一聞伊姪拉察卜逃走。即將拉察卜部下人等收回。察罕丹津歷年効力行走。今已老病。仍感恩効力。甚屬可嘉。著賜大緞二十疋。再發銀一千兩。令其酌量賞伊部下効力人等。拉察卜雖係伊兄之子。朕知其素不相睦。至拉察

卜之子察罕喇卜坦能知伊父之非。不肯同逃。殊屬可憫。拉察卜甚屬庸愚。雖無故逃遁。見我兵追趕。即便迎降。罪尚可恕。著將伊送至京師候將伊逃遁之故問明。將伊交察罕丹津之處另降諭旨。其拉察卜公爵朕尚欲令其子察罕喇卜坦襲替。並曉諭知之。

己酉。

命噶斯路偵賊備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將軍傅爾丹奏稱被獲準噶爾丹巴供云。噶爾丹策零之妹夫羅卜藏策凌將伊屬下三千戶帶領歸至大國噶斯。噶爾丹策零聞知追趕被敗等語。今噶斯正值青海有事之秋。倘羅卜藏策凌率衆來歸或係賊人詭計。著遂行文達魯衆佛保等遠設巡哨。偵探信息。倘噶斯路途有準噶爾賊人來歸者。將我兵整齊預備。務加詳審。果係眞實。將伊頭目數人送至京師。其餘人等於沿界內有水草處暫住。從優養贍。一面派兵照管。一面奏聞請旨

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四

雍正九年。夏六月庚戌。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疏報巴里坤城工。

岳鍾琪疏言臣遵

古於巴里坤相地築城。方八里。高二丈。城基廣二丈。頂一丈。於歲之四月十五日興工。以及月城礮臺角墩垛墻。一切於五月二十九日竣事。其堞樓請核銷奏入。得

石橋角樓方次第建築。所費工價等項。具冊呈

旨。兵部知之。

辛亥。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吐魯番

命密籌定議以聞。

岳鍾琪疏言賊人圍魯克察克四十餘日不下。復以木梯三百。攻喀喇和卓城堡。回漢兵前後殺賊凡五百餘。賊聞大兵將至。輒倉皇遺棄器仗馬匹及所炊熟食而遁。總兵官張元佐等倍道追之。賊已竄散。即抵魯克察克城下。回目額敏和卓及老幼男女出郭歡迎。張元佐等雖並奮勇滅賊。而天暑馬乏。不敢窮追。今臣以擬往

馬兵駐一千於魯克察克。餘悉撤回。倘賊又率二三千人來侵。官兵與回兵已足抵禦。若傾衆而來。臣當親統大軍剿殺。俟我軍進擊烏魯木齊後。可令官兵千人護送回民。移入內地。奏入。得

旨。賊夷侵犯吐魯番之衆。實由我軍屯運糧石啟釁。以致有不得不應援之勢。今官兵過行空勞往返。恐將來似此無益之舉正多。不知大將軍亦曾計及此否。

此番回民感戴救濟之恩歡聲大震將來賊夷切齒於吐魯番必思報復以太力侵凌之儻至狼狽流離時不知仍似此感戴乎臣今賊夷以三萬衆侵犯北路現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奏報前岳鍾琪曾有親統大兵前往吐魯番勦殺而留紀成斌看守之奏假若賊人此番不向北路而向西路將賊衆分爲兩大隊以一隊先侵吐魯番及岳鍾琪領兵應援前往賊人又以大隊侵犯軍營再散其醜類於塔勒納沁及圖古里克等處不知我軍之力尚可從容聿應否今賊夷圍困魯克察克喀喇和卓二城官兵冒暑遠行疲勞士馬未遇一人未數一賊而岳鍾琪奏摺中有畱勇滅賊之語將以此番之舉遂爲建功樹績於戎行乎賊夷聞風而遁可謂懼我軍威乎抑留兵駐防與遷移回衆朕意尚無定見大將軍身在軍營與遥揣者不同若果確有所見自當因時制宜以身任之總之向後若有應援吐魯番之舉只可委將發兵即賊首親來攻取吐魯番大將軍亦不可統兵前往吐魯番一切事宜岳鍾琪當與伊禮布常賚石雲倬等詳密籌畫作速定議

壬子

西安鳳翔民納運糧餘米

陝西總督查郎阿疏言西安鳳翔二府民輓運甘肅等處米十五萬石恐長途耗損每一石擬多持二升爲備今一路安行米無虧折收糧有數並令收貯奏

命賞賚有差

前數年以來秦省民人運送軍需俱無遲誤是以朕屢入得

次加恩以示優恤。茲因輓運西鳳米糧以資軍食。特
令加添脚價務期運送從容。而領運之民人等敬謹
承應。於交完正米之外。尚有餘米交官。其急公敬事
之念。甚屬可嘉。著該署督等查明交米多寡之數。分
別賞賚務令本人實霑恩賜。勿致胥吏中飽。以副朕
加恩黎民之至意。

命執叛賊諾爾布等至京鞫訊。

協辦西寧總兵官事務德成等奏言。擒獲叛賊
諾爾布卓塔爾等詢之云。青海諸部合謀。令我
率騰格里兵爲逆。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
托鼐之子阿喇布濟亦欲作亂。陰約以青海全
軍爲援。奏入。得。

旨。朕料青海王台吉等世受國恩。斷無負恩背叛之事。
親王察罕丹津一聞伊姪拉察卜遁逃。即遣人追赶。
郡王益西克旺扎爾問達什策凌搬移。即率兵將達
什策凌帶回。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父子。
宣力行間。伊子協理台吉阿喇布濟現在與恭格。一
同追擒諾爾布。伊等果有異心。寧肯如此奮勉宣力
乎。著將諾爾布卓塔爾俱解送來京。訊明緣由。再行
辦理。

丁巳。

命樊廷侯

吉再行陛見。

上諭兵部曰前降旨令陝西固原提督樊廷於秋涼時。
來京陛見。其印務著范時捷署理。今署陝西西大通
總兵官管承澤帶領兵丁前在柴達木地方駐劄。其
西大通總兵官印務著范時捷即前往署理。固原提
督事務緊要。樊廷到任且不必來京陛見。候諭旨行。

若布應奏事宜著具摺陳奏。

戊午。

甘肅巡撫許容條奏青海事宜。

許容奏言亂賊諾爾布等投誠安插。

等罪尤重大。達什策凌現已擒獲。應請即明治

其罪。諾爾布妻子已檻送京師。其逃遁之衆。務

期追獲誅其魁首。庶足以示懲創。又西寧兵馬。

鎮標額兵四千。城守營兵二百五十。益之以西

安綠旗兵一千。滿洲兵一百。及應援等兵通計

不下五千有餘。更以土兵協助。士馬富強。守禦

援勦。無虞不足。應請無庸加增。又按西寧至柴

達木八百餘里。青海居其中。應請於適中形勝

之地移駐滿漢兵彈壓。又西大通一鎮。左爲西

寧屏蔽。右爲涼甘藩籬。關係綦重。今署總兵官

閻。

印務管承澤爲人懦退縮似非將才。德成馮

允中雖同往來署理。亦不能分身坐鎮。應請

旨特簡專員管理印務。又噶斯統兵大臣格默爾於諾

爾布等既不能撫馭安輯於前。又不能即行擒

勦於後。未足膺茲鉅任。副都統達鼐辦理數年。

夷情地理皆悉。近復追擒拉察卜等。或宜以之

專司統領以重職守。又青海諸部宜加宣諭。我

皇上懷柔荒服。一視同仁。即如採買駝馬羊諸物亦

就彼所欲售。從優給直。況興兵費帑。實以塞外

回民爲準夷凌暴。取彼兒殘以安良善。司事各

官均宜奉揚德意。明白開諭。庶俾夷衆咸得聽

然於我

朝覆庇保護之恩。各懷尊親之戴矣。奏入。報

己未。

命練習陝西等處新募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西西安督撫標下俱有新募入伍之兵丁。必須勤加操演。始可資戰守之用。朕思撫標駐肅州其標下弁員又大半隨往軍營。現駐西安者。未必多人。或至訓練稀疏亦未可定。侍郎馬爾泰辦理軍需駐劄西安。著將督標之兵丁隨時練習。加意教誨。務使有勇知方以備國家干城之選。

命擺鑲白旗護軍統領公拜商屯為鑲黃旗滿洲都統。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海蘭為鑲白旗護軍統領。仍留軍營。

七月癸亥。

命寧鳴斯柴達木兩路防禦。

上諭大學士等曰柴達木地方不必用青海兵丁駐劄。著派內地兵丁四千六百名防戍。

選西安駐防滿洲餘丁給役。

陝西西安將軍泰布奏言西安額設兵八千名。今戶口將及四萬。請於滿洲餘丁中選千人。月給餉銀一兩米三斗。令其給役。遇調遣處依馬兵例撥往。事竣陞賞裁汰。大學士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丙寅。

命議伊遜察罕齊老圖防汛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柴達木之北。伊遜察罕齊老圖地方。

乃直達安西沙州之路。爲巴里坤軍營之後戶關係
最爲緊要。此處或駐兵一千名。或八百名。建築小城
一座。以爲捍禦。再設卡倫以瞭望賊踪。儻賊人前來
爲數無多。即可迎戰勦殺。若傾其大衆而來則報知
安西。遣兵應援。合力攻擊。此乃防汛萬全之策。若城
工一時難成。即先添兵丁爲冬月預防之計。一切事
宜。著大將軍岳鍾琪即行定議舉行。若岳鍾琪已領
兵進剿。即著副將軍等公同會議辦理。

命寬副都統格黙爾擅離汛地之罪。

上諭大學士等曰。駐劄柴達木副都統格黙爾擅離汛
地。領兵欲回西寧近邊地方。甚屬悖謬。理應以軍法
從事。朕念其派遣弁員追擒青海叛賊諾爾布。著免
死革職令往騰格里卡倫効力贖罪。

丁卯。

命達鼐等防範賊人來投噶斯路者。

上諭大學士等曰。傅爾丹從前奏稱準噶爾被擒之賊
人丹巴曾供噶爾丹策零之妹夫羅卜藏策凌帶領
所屬三千餘戶。來投噶斯一路。彼時曾降諭旨與達鼐等
問明緣由。令在有水草之處暫行安置。今情形甚屬
可疑。不可墮其術中。著密諭達鼐衆佛保德成等令
其加謹防範。不可妄動。

戊辰。

命撥兵防護四十九旗游牧地。

上諭大學士等曰。四十九旗扎薩克游牧之地甚屬緊
要。今派京城八旗滿洲蒙古兵六千。右衛歸化城兵
二千。白烏朱穆秦以及烏喇特數扎薩克處派兵三
千。共派兵一萬一千名。著於八月起程。九月間纔至
烏喇特游牧地方後。支壁前適中處駐劄。令其防護

游牧地方。此所派扎薩克之兵。著王扎木巴勒扎卜統轄。每旗各派大台吉同往。科爾沁等旗派兵六千。盛京派兵五千。俱繞至科爾沁迤西遊牧地方後駐劄。其駐防烏喇特等處之兵。著都統穆森管領前往。副都統薩穆哈協同管轄。其科爾沁兵。著王羅卜藏袞布。貝子喇什公噶爾弼管轄。每旗各派大台吉同往。盛京兵丁。著尚書海壽統轄。副都統博第黑龍江副都統多起納協同管轄。尋大學士等議以所選京城滿洲蒙古兵六千。每旗應遣護軍參領一員。委署護軍參領二員。護軍校七員。轄之。奏入。

上從之。

上諭大學士等曰。陝西西安巡撫武格著來京。有交辦事件。侍郎馬爾泰著署理西安巡撫事務。杭奕祿協辦西安軍需。其宣諭化導之事。著交與史貽直鄭禪寶分辦。

己巳。

命撥荊州兵駐劄西安。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荊州兵丁。著派一千名。令副都統觀音保帶領前往西安駐劄。步軍統領阿齊圖有事差往巴里坤軍營。其印務著莽鵠立署理。

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羅卜藏喇錫統領之札薩克兵丁。及盛京烏拉等處之兵。從前會令其至順承郡王軍營駐劄。此內若有已到軍營者。即駐劄彼處。其未到者著在塔米爾地方會同一處駐劄。盛京吉林黑龍江之兵。著額爾勤統轄。烏察喇主常協管。

預籌西寧調撥兵丁

大學士等奏言西寧最爲要地。調兵駐防。所當預爲籌畫。今莊浪乃西寧肅州之要路。若增兵二千。可供調撥。應於西安駐防之江寧河南滿洲兵內撥一千名。直隸河南之綠旗兵內撥一千名。往駐莊浪。再令四川預備四千兵中撥二千名。移駐松潘。以備西寧調遣。奏入。

上從之。

甲戌。

授大學士忠達公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赴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學士忠達公馬爾賽著授爲撫遠大將軍。先於派出京城兵內挑選一千名。輕騎前往圖拉等處形勝之地駐劄。會同瞎爾瞎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辦理瞎爾瞎游牧。及一切預備防守事務。副都統達爾濟富昌著同大將軍馬爾賽前去。續著侯馬爾泰副都統胡琳帶兵一千名。前去。其餘兵四千名。俱著預備停妥。侯大將軍奏請調遣時再令前往。八旗漢軍內派兵四千名。著都統李杕祖秉衡帶領前往。四子部落後面水草茂盛之處駐劄。以備調遣。其派出右衛及歸化城之兵各一千名。俱暫在本地預備調遣。其餘兵丁若有調遣之處。著馬爾賽會同丹津多爾濟商酌辦理。又諭曰。新挑驍勇弁兵一百名。著副都統敦巴帶領五十名。往駐噶斯。留五十名。隨大將軍馬爾賽前往。每名各賞銀二百兩。

乙亥。

命減科爾沁扎薩克原派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派出科爾沁扎薩克等處兵丁。共

六千名。在各游牧處駐劄。恐一時未能會集。著減去二千名。止派四千名預備。

惜給甘。涼等處新募兵丁餉銀。并增設教演弁員。

甘肅提督宋可進疏言。甘。寧西寧三處新募兵七千。並貧丁。請借給餉銀。於四季扣償。並請每兵一千。增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與外委千把

分領教演。戶部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請自西路擊賊。

岳鍾琪奏言。七月初五日。北路都統袞泰等咨稱。準噶爾賊人以全力北犯。圍靖邊大將軍傅

爾丹於和通淖爾。臣思傅爾丹及從征官兵奮力勦殺。自必破圍取勝。惟是賊衷頑梟。犯北必

以往年西路被擾。馬缺乏。有輕視西路之心。臣請率精兵乘此時襲擊烏魯木齊。彼恐我師搗其巢穴。自必撤北路之兵反顧伊犁。我軍既挫其鋒。即旋師休息。是不待戰而賊已疲勞。臣

不敢坐失事機。今率參贊提督紀成斌。理藩院侍郎順德公袞布。都統根敦。總兵官張元佐。王緒級等前進。其軍營諸務暫交副將軍石雲倬

辦理。奏入報。

諭順承郡王錫保慎籌喀爾喀等處戰守機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喀爾喀游牧之處。俱已安頓妥協。兵丁亦漸次到游牧之界。喀爾喀三路副將軍各思効力。臣等將禦賊守城之策。會

同商酌預備等語。觀此順承郡王錫保等辦理防範甚屬有方。但須謹愼之中愈加謹愼。賊人到科卜多修城之處。儻不行力戰。或暫時圍繞待我策應之師。以施誑誘之計。順承郡王喀爾喀副將軍等切勿前往策應。致墮賊人術中。伊等止應防護喀爾喀游牧並看守察罕廋爾地方。此最緊要之事。果能固守。即伊等之功矣。若賊人久圍科卜多不去。可俟各路兵丁俱到察罕廋爾之時。錫保等於喀爾喀兵丁及防戍蒙古兵丁內挑選二三千名。給與馬匹。分爲數起。晝夜前進。或尾賊後。乘機將賊人馬駝盡行趕出。隨得隨殺。賊人牲畜日漸虧損。自然逃遁矣。但須防其知覺來追。預思保全之策。無得鹵莽。再我兵果蒙天眷。敗退賊衆。亦斷不可深入追擊。賊人逃遁後。凡應行看守之處。尤宜嚴加防範。若賊衆被我兵擒獲。或力窮來歸。除免悍必不容赦者之外。其餘稍有可原。即從寬宥。斷不可因我兵受害之故。妄行殘虐。以圖洩憤。至喀爾喀等現在南遷游牧。兵丁赴察罕廋爾者甚衆。所帶糧糗未必敷用。且需火藥鉛彈等物。查察罕廋爾所有穀石羊隻等物甚多。量我軍足用存備外。著錫保酌量賞給喀爾喀兵丁。使之充裕。勿存妄費錢糧難於銷算之見。朕斷不因所費過多。即加譴責也。將此傳諭順承郡王錫保知之。

副都統達鼐等奏言。員勒達什策凌就擒。自言年幼多病。聞諾爾布扈臺掠馬時。我旗之墨爾根阿里克鄂木布等與俱。大恐於六月八日隨母遷居游牧內圖古里克之地。即告之王盆蘇克汪扎爾遣人擒墨爾根等。非敢遁逃。臣思達

什策凌之伯父貝勒達顏其父貝子噶爾丹敦
青諾爾布皆實心報効其伯父殁封達什策凌
爲貝子。其父殁。
皇上施恩。合兩爵加封達什策凌爲貝勒。兼管扎薩克。
乃不知感恩仰報。無故潛逃。請奪達什策凌貝
勒爵。或降封貝子。或降封公。伏候
聖裁。奏入。得
旨達什策凌年幼無知。聽信讒言。畏懼遷移。並非有意
逃遁。且值王盆蘇克汪扎爾追趕。即迎前陳訴。又將
伊屬下掠馬之人拿送達什策凌。從寬免其革去貝
勒。
丁丑。
優賞柴達木駐防兵及青海扎薩克等更戍將卒。
上諭大學士等曰。駐防柴達木兵丁等前因遠失口糧。

借過西寧西大通一鎮官兵一個月米麵。著將此賞
給免其扣除還項。又
諭曰據副都統達鼐侍郎衆佛保奏稱青海之札薩克
等現在聚兵七千名。但器械馬匹未能齊備。請揀選
三千名。令其一年一換等語。朕所以聚此兵者特爲
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之計。非爲征伐調遣之用也。
其生計情形。從前俱未聞知。今據達鼐等陳奏。朕心
甚爲惻然。俟從容料理。必有加恩之處。今所聚兵七
千名著遴派三千名。照朕從前所降恩旨。官員賞給
半年俸銀。兵丁賞銀五兩。一年一次更換。其更換之
官兵亦照此賞給至兵丁駐防日久。盤費未必接續。
著賞給茶葉緞布等項。及每月所食之青稞。再撥回
之兵丁四千名。官員等著賞給三月俸銀。兵丁等賞
銀三兩。令其各回游牧之所。準噶爾賊人。或來騷擾

青海之游牧不可不防。朕意欲將伊等游牧諒行從
容遷移。擇安協之處居住。著伊等會同詳議辦理。賊
人由遠路前來。一無所得。不待戰而力盡矣。我內地
兵丁與賊交戰時。青海三千兵丁但追襲賊後。量力
將賊人馬匹趕出。所得之馬匹即著賞給趕出之人。
仍計所得馬匹之多寡。另行加恩議敘。

己卯。

命副都統岱時茂劉汝霖借參贊大臣孝林等率漢軍步兵四千
名赴北路軍營。

加恩北路軍臺効力官。及各營人員。殊屬勤勞。應大沛恩
上諭大學士等曰北路軍臺人員。事革職情由。並坐臺已經
幾年之處。交吏兵一部查明。分晰呈覽。朕看其情由。
或令開復。或行寬免之處。另降諭旨。其坐臺已逾二

年者俱著另委人員更換。至在臺各蒙古。俱著加恩
賞賜。

命以原任吏部右侍郎阿克敦為額外內閣學士。隨撫
遠大將軍印。

庚辰。

議撤科卜多駐防兵。移駐察罕廋爾等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令在科卜多地方修城。原有駐
兵進勦之意。今宜以保固疆域為要務。賊退之後。將
科卜多駐防兵丁悉行撤回。令於察罕廋爾扎卜堪
等處駐劄。近於喀爾喀之遊牧。便彼此易於策應。著
行文大將軍傅爾丹順承郡王錫保會同喀爾喀副
將軍等定議具奏。至科卜多兵丁或乘青草即行撤
回。或俟阿爾台嶺下雪之後徐徐撤回。令伊等公同
酌量料理。

宣諭青海王貝勒等
上諭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曰爾等俱係顧實汗之子孫自祖宗以來依附內地邊疆恪順恭職我聖祖仁皇帝視爾等如子孫撫育六十餘年寵遇之隆至優極渥且念爾等尊崇黃教是以我朝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備極恩眷若準噶爾者暗遣賊兵侵犯西地殺害喇嘛毀滅供器實為黃教之罪人爾等倘違棄先人崇祀之教辜負國家歷沛之恩一家之內興起兵戈以啟賊人僥倖之端雖愚昧之人亦不出此前者羅卜藏丹津聽信流言敢行背叛我朝發兵征剿逃竄在準噶爾處困苦辱恥爾等無不聞知今爾等若到彼處路途如許遙遠馬畜必致疲斃彼豈能為爾等置立產業分與遊牧地方令爾等各守戰不休凡用兵之處必置爾等於前虐使任意豈若各守祖父基業永享太平之為得乎爾等若不熟計利害聽伊誑誘之詞依附賊人妄思蠢動將來與師問罪必先及爾等彼時即欲悔禍國法不爾貸也所以頻降諭旨反覆開導令爾等會集兵丁小心防守將屬下人早行移入者實冀保全爾等非欲調遣爾等為進剿之用也爾等當思朕愛護安全之至意詳細曉諭屬下人等各行防範果能遵旨奉行朕自大沛恩普爾等游牧妻子既無吞併之憂而中外安居亦永享無窮之福矣

辛巳

擺錄藍旗漢軍參領諾爾琿為兵部額外侍郎赴北路軍營

甲申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與賊戰於博克托嶺等處。

上命加意防守。

先是傅爾丹奏言臣等於六月九日進兵。二十日遇賊二萬餘。戰畢日。賊踞山扼險。遂移營和通淖爾。晝夜力戰。殺賊數千。賊益兵逼我營。我軍拔圍且戰且走。遂渡玲爾鴉納河。於七月朔至科卜多築城處。以索倫等兵逃歸者訛言。都統袞泰遂奏全師失利。今聞賊人從科卜多河兩路來犯。臣方經理防守之事。奏入。得

旨前據北路都統袞泰等奏報大將軍傅爾丹等領兵進勦。為賊所困。全軍失利。彼時已傳諭西路大將軍岳鍾琪令其加意防守。今據傅爾丹奏稱。官兵為賊誘敵。臣於七月初一日帶領兵馬。回至科卜多軍營等語。是從前北路逃軍所報。竟屬子虛。不過兵馬有傷損之處。大將軍等原無恙也。可即傳諭岳鍾琪知之。總之目前進兵之議。且不必言。而防守之策。倍當加意。著大將軍等照近日諭旨。謹慎辦理。至是。又奏言臣等於六月十七日。獲厄魯特偵者二十三人。供云博克托嶺有賊二千。駝馬萬餘。臣遣參贊鄂副都統戴豪等率兵三千往勦。十八日遊前鋒統領丁壽統兵一千五百為援。與賊戰於庫列圖嶺。殺賊四百餘。賊驅駝馬踰嶺敗遁。十九日。丁壽鄂圖等與臣合兵二十日。賊兵二萬餘。從高埠衝突我營。力戰一日。又殺賊千餘。副都統塔爾岱馬爾齊率兵二千奪據西山二岳鍾琪令其加意防守。今據傅爾丹奏稱。官兵為賊誘敵。臣於七月初一日帶領兵馬。回至科卜多軍營。於和通淖爾遣丁壽蘇圖黍羅海蘭副都統常祿西彌賴領兵

據山梁之東。塔爾岱。馬爾泰據其西。副都統承保居中策應。泰。馬爾薩由東路。公達福戴蒙在前。副都統舒楞額。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在後。兼護行營。臣傅爾丹統大兵繼進。移營時賊入列陣衝丁壽。塔爾岱。兩軍丁壽等力戰。殺賊千餘。忽大風雨電。丁壽等遂為賊圍。臣遣兵援塔爾岱出之。又令承保援丁壽等。會日暮。聞未解。二十二日。覺羅海蘭突圍而出。丁壽。蘇爾馬爾泰俱自盡。常祿陣亡。西彌賴亦自盡。二十三日。賊晝夜攻丁壽。索倫兵潰。西彌賴命索倫兵援丁壽。索倫兵潰。西彌賴亦自盡。二十三日。賊晝夜犯臣大營。力戰殺賊五百餘。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及察哈爾等兵皆潰。惟滿洲兵四千不動。自盡。臣等以兵退。步設方營。保護輜重。以塔爾岱出之。又令承保援丁壽等。會日暮。聞未解。二十二日。覺羅海蘭突圍而出。丁壽。蘇爾馬爾泰俱自盡。常祿陣亡。西彌賴亦自盡。二十三日。賊晝夜犯臣大營。力戰殺賊五百餘。土默特公沙津達賴等及察哈爾等兵皆潰。惟滿洲兵四千不動。自盡。臣等以兵退。步設方營。保護輜重。以塔爾岱

代署前鋒統領達福舒。楞額殿後。承保統右翼。馬爾薩統左翼。臣傅爾丹與副將軍巴賽。查弼納在來巡單。副都統德赫捧勅印啟行。賊人三萬。四面攻我。二十五日。二十六兩日。力戰殺賊千餘。二十七日。殿後公達福殺於陣。二十八日。臣等渡哈爾噶納河。賊人尾追。衝突左翼。力戰殺賊五百餘人。遂登山嶺。分兵為二。臣傅爾丹率德赫承保自右而下。巴賽。查弼納舒楞額自左而下。臣傅爾丹於七月一日至科卜多修城處。我兵陸續歸營。共二千餘人。臣傅爾丹遣將士往迎未歸諸將。惟塔爾岱於初七日負傷至營。餘尚未至。臣輕舉妄動。以至敗績。請以臣等正法。用彰國憲。奏入。得旨此舉損兵敗績。雖屬有罪。朕覽爾等之竭慮力戰。覽

恐其罪。痛惻難忍。不覺淚下。將朕親東之帶賜與策
營令傅爾丹襲之。爾等忿激之下。急思報復。恐又妄
動。賊人雖來不可輕進追擊。但能相機堅守。仰爾等
之功。科卜多地方若難固守。可回至察罕廋爾駐劄
今已授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領兵前來。到時爾等
公同商酌料理。

上諭大學士等曰。吉黨阿著授為護軍統領。同欽拜帶
領右衛兵丁。前往北路軍前。費雅思哈阿福塔齊什
鄂爾多巴什等俱賞給原衙。給與俸祿。著同庫齊圖
隨漢軍兵丁。前往視看道路水草。齊什到京後。俟馬
蘭泰帶領兵丁起程時。一同隨往。又
諭曰原任盛京戶部侍郎傅鼐著調回。往軍營効力
免治土默特副都統袞布等妻子罪。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請治臨陣逃避弁員之
罪。又土默特副都統袞布營總拉察卜參領塞
楞背
恩降賊。倩罪尤重。請先以其妻子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傅爾丹奏稱歸化城之土默特副都

統哀布譬總拉察卜忝領塞楞背恩降賊。請將其妻子按律正法等語。朕思歸化城土默特等。世受國恩。凡遇用兵之地。奮勇効力。已歷多年。總未有一背國降賊之人。今哀布等不顧屋及祖父。累及妻子。貽羞於衆土默特。縱按律處治。罪所應得。朕今法外施恩。哀布等之妻子。從寬免死。仍令伊等照舊安居。菁行文與丹津。將此悉諭土默特弁兵知之。

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康親王崇安今於八月二十一日起身前往軍前。著賞給內庫銀一萬兩。其隨往該屬人員。照順承郡王出征之例賞給。應得馬匹。照定例折價。交與該王辦理。又

諭曰。馬蘭泰曾經委署前鋒統領。帶領滿兵。今滿兵既暫停起身。馬蘭泰著同漢軍兵丁前往。其卡倫等處行走之滿兵。令馬蘭泰專轄。又

己丑。

訓諭西路軍營防邊破賊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西路防禦賊人之事。已屢經降旨與大將軍岳鍾琪等。預爲留心料理。但禦賊之道。務須計出萬全。朕披覽輿圖。見軍營至肅州中間甚爲遼闊。而邊外一帶。如赤金柳溝金塔寺沙州瓜州等處。

散處之民人甚多。牲畜亦衆。萬一賊人乘其不備而侵擾之。則巴里坤之大軍。何可分勢於各路堵禦。凡此黎元。皆吾赤子。橫被擄掠荼毒。於心實爲不忍。況搶奪民人之牲畜。即可爲賊衆之口糧。則與我疲敝賊人之計。亦大相左矣。朕意當令居民。預度就近可居之地。一聞賊信。卽遷移以避之。務期免其侵害。若

從前駐兵之處。有應添兵力以保護百姓者。亦著大將軍即行調撥。但不可分大營之兵勢。總之使賊人此次遠來。一無所獲。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但須善於奉行。安慰民心。勿使驚惶疑惑以致失所。此朕惟恐邊外居民被賊侵害預籌防範之大槩也。至於用兵之道。固以防邊固本爲先。而機會可乘。亦不可失。若但堅壁自守。聽其肆行無忌。雖有可乘之機。仍復拘泥成見。則又恐賊勢猖狂。將來何所底止。今冬西路既已預備。賊衆若來。我師以逸待勞。以靜待動。大將軍外觀形勢。內度己力。儻有可乘之機。或發兵出擊以挫其鋒。或堵禦隘口以遏其路。或暗中埋伏以出其不意。或趕逐馬匹以驚其衆心。亦足使賊人喪膽。但萬萬不可輕舉遠逐以分兵勢。大將軍只在大營調度。不可親身前去。副將軍等亦酌量行之。擊賊之時。賊人以馬兵前來。我師以步兵出擊。實勝于馬兵禦敵不可棄長就短。是以現在添派北路兵丁朕將漢軍步兵四千名派往大將軍等當共知此意。則派撥各得其宜。且使衆人各効其所長。而大功可成矣。朕又細思西北兩路大營。乃防邊擊賊之根本。若果兩路大營堅固整齊。不爲賊人所搖撼。則彼必聽顧徬徨。恐我軍截其歸路。掃其巢穴。不敢肆行無忌。雖有可乘之機。仍之兵襲其後。路也。此番六月之不敢逼近科卜多軍營者。又恐西路之兵搗其巢穴也。目前賊旣得志於北路。伊知北路兵力不能進取。則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賊衆更多於侵犯北路之力量。俱未可知。總在大將軍先事圖維。臨時權變。勿貪功前進。勿坐失機宜。斯爲美善。又如賊人侵犯封掠多在風雨陰晦之

時。此際天氣潮濕。鎗礮之火藥難出。弓箭之力量軟弱。二者均未便利。當多備手鎗挑刀等械。以爲擊賊之具。可助鎗礮弓矢之力。將此傳諭岳鍾琪等知之。

八月辛卯。

議撥兵駐劄圖拉克爾倫等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四十九旗扎薩克游牧之地。甚屬緊要。科爾沁等處游牧兵丁。著派數千名。駐劄圖拉克爾倫等處。現在軍前扎薩克兵丁。著撤回數千名。與伊等合爲一處。盛京兵亦派二千名。共一萬有零。賊來侵擾喀爾喀等游牧處。可以照管。爾等會同科爾沁王額駙羅卜藏淺布等詳議具奏。尋議選派科爾

沁十旗兵二千名。敖漢等十一旗兵一千名。烏朱穆秦十一旗兵一千名。單前撤回兵四千名。合盛京派出兵二千名。共一萬名。遣官管轄。給與糧餉如例。往駐克爾倫捍禦。

丁酉。

訓諭青海蒙古及諸番夷。

上諭青海蒙古及番夷人等曰。朕統御萬方。凡中外民人。皆一視同仁。莫不欲使之得所。爾等沿邊番夷及青海蒙古。同受國家撫綏保護之恩。並無歧視。目今準噶爾賊人。窺伺邊境。或將來侵擾青海蒙古。而黃

河以南之蒙古。畏避賊鋒。投奔近邊番夷之地。亦未可定。爾番夷等須留心照看。切勿因向日曾有嫌怨。乘其危急而加以戕害。若蒙古中有不法之徒。搶掠番人者。許番人用力抵禦。不必退縮。將來事定之後。朕自然以理斷其曲直。分別賞罰。番人蒙古皆朕赤子。果能遵朕諭旨。彼此相安。同受朝廷之恩澤。方是

爾等之福。思之。思之。

蒿齊特扎薩克多羅郡王阿喝尼斯達卒。以其子策凌喇卜坦襲爵。

庚子。

諭定邊將軍永常等。議駐兵處所。

諭定康親王崇安赴軍日期。並議駐兵處所。

上召入出兵王大臣等諭曰。康親王本月二十一日。必起程。朕另定日期。著王諭所屬人等。愛惜馬力。相擇水草。從容前往。推河等處。大將軍馬爾賽到軍營後。或令康親王駐劄克爾倫地方。管轄扎薩克盛京等處兵丁。或將扎薩克兵丁派數千名。滿洲兵內之懦弱者。派數千名。駐劄圖拉。扎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康親王管轄。著大將軍馬爾賽順承郡王會同定議。

諭吐魯番固守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副將軍石雲倬奏稱。七月十三四

等日。有準噶爾賊人。侵擾吐魯番。副將王廷瑞等。分兵迎敵。與賊連戰屢勝。生擒賊人七名。殺賊二百餘人。獲軍器馬匹不計其數等語。王廷瑞等。幸獲小勝。不但不足爲喜。朕更爲吐魯番憂之。賊人屢被吐魯番之敗創。其懷恨益深。必復以大衆報復。石雲倬可速傳旨曉諭吐魯番。嗣後賊人來犯。但當堅守城垣。不可迎戰。若魯克察克一城。可以容住回民人衆。則合防守之官兵。堅守一城愈妙。如一城不能容住多人。則別住於相近之喀喇和卓等處。將馬匹牲畜速行收拾城中。柴草預爲多貯。以備應用。賊衆若分兵來圍。彼此堅守。堅壁清野。俾賊人無所施其伎倆。且有大軍襲其後。奪取其馬匹。坐致疲敝。自必遠遁。亦不可追逐。賊衆長於騎射。吐魯番如於馬上比夫

勝負。則回民十不及賊人之一。若固守城垣以拒敵。賊人亦十不及回民之一。用我之長。乘賊之短。此萬全無獎之道也。凡事持重鎮靜爲之。但能保護此魯番城垣人衆。其功勝於殺賊多矣。

辛丑。

諭漢軍兵牧馬行軍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次派往軍前之漢軍兵四千。分作四隊前往。第一隊著都統李林統領。二隊著副都統佟世茂統領。三隊著副都統劉汝霖統領。四隊著都統祖秉衡統領。漢軍人等不善牧養馬匹。貝子傅爾丹卜公羅卜藏策卜登帶領前往之喀喇沁一千兵。亦著分爲四隊。派入漢軍兵內。凡漢軍牧養馬匹與行軍事宜。令其指示。著參贊侯馬爾泰管理火器營兵部侍郎諾爾珲沿途照看。在推河地方過冬。俟明年草生時。著大將軍馬爾齊勞備馬駝。接迎漢軍兵丁。將伊等原乘馬匹交與喀喇沁兵。暫行牧養。此喀喇沁兵著令扎卜等統領。在推河駐劄。俟大將軍到時調遣而行。

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言陝甘二省。值軍興之際。一切領兵差委。需用將佐甚多。仰懇

勅部揀發遊擊十二人。守備十二人。赴陝備用奏入。得旨凡在京引見之武弁稍有可用者。朕即分發各省。以備題補委署之用。安得尚有餘剩人員數十名之多。朕思上年冬月。陝西固原提督樊廷率領弁兵。擊敗賊衆。懋著勞績。朕已諭令各回內地營汛休息。以示恩恤。凡此有功之人。自有材技優長可膺超擢者。著查郎阿問明樊廷等。秉公揀選。若果奮力行間。人材

可用。即以微弁兵丁趲補委署遊守等缺亦可。不必以越等爲嫌。務期舉用公當。以副朕奬勞賞功之至意。

封略剌沁固山貝子僧袞扎卜爲多羅貝勒

癸卯。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臣世受

國恩。有逾高厚。復蒙

皇上榮施望外。授以大將軍重任。耳提面命。訓諭周詳。臣不能遵奉

聖訓。妄動輕舉。損折將士。辜

恩負罪。非惟國法不可緩死。即臣心亦難以偷生。今

皇上不即加誅。降

旨慰諭。復加賞賜。實從古未有之

鴻慈。但臣此次進軍失利。兵弁被傷。臣於時若不鼓

厲將士收軍而回。轉使賊人得計。乃與副將軍巴賽查弼納等籌議力衛餘軍。奮兵轉戰而出。至建城之處。以待

國討。今臣已至城所。安置哨站。並傳諭喀爾喀副將軍等。令其運糧固圉。以息將士。招集商人。議寧蒙古諸務。悉已就緒。伏乞

皇上速遣賢將統率大軍。將臣調回。同臣妻子。一併正法。以昭

國憲。奏入。得

旨朕從前諭旨甚明。朕之處事。豈肯不持大義。以定是非。而聊爲此目前慰勉之理。惟輕信賊言。冒險深入。中賊詭計。是爾之罪。至不肯輕生自殺。力戰全歸。此爾能辨別輕重之處。事定之後。朕自有辦理之道。爾若念慮紛擾。以致血氣消耗。不能報讎雪恥。上損國威。下玷家聲。罪尤甚焉。爾其勉勵勇氣。安心敬攝。計

圖遠大。以答朕恩。

丙午

議科卜多察罕處爾等處駐兵事宜。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科卜多修城處所。當令綠旗兵等。加力修築。令高一丈。合計垛城共高至一丈五尺。此際現其城已築高至五尺。其餘防守事宜。已爲堅固。但周圍十有二里。甚屬遼闊。現兵一萬五千九百餘名。僅足支守城之用。應再於城垣左右。增兵守益。應撤回科卜多兵。駐劄察罕處爾。其庫卜克爾地方兵丁。應否撤於察罕處爾之處。一併將應駐應撤之處。確議具奏。再將查克旦率領駐劄科卜多地方駐防於軍務實有裨益。奏入。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科卜多修城處所。當在科卜多地方駐劄防護。爾等會同大將軍馬爾賽庫卜克爾地方兵丁。應否撤於察罕處爾之處。一併議奏。事議。科卜多所駐之兵。遠隔察罕處爾千有餘里。勢難捍衛。察罕處爾地近喀爾喀游牧。如令大兵會集駐劄。不惟軍威强盛。而防護亦有裨益。應撤回科卜多兵。駐劄察罕處爾。其庫卜克爾兩兵亦應撤往。奏入。

上從之。

上諭理藩院曰。青海扎薩克一等台吉恭格。効力有年。前羅卜藏丹津叛逆時。在哈瑪爾河嶺奮勇殺賊。今又追擒諸酋布。著加恩封爲公爵。

一千四百餘里。難於策應。伏乞

皇上勅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內扎薩克等處撥兵前往

戊申。

命護軍統領馬拉自藏回京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降旨令馬拉回京。今藏內現有
倘格包進忠邁祿青保苗壽等數人辦理事務。馬拉
著遵前旨回京。一路防衛兵丁。或四五十名。或百名。
馬拉酌量帶回。謹慎行走。

命停止爾扈特使臣往西藏。

上諭大學士等曰爾等行文與巔格。土爾扈特之使臣。
若至彼處。暫且不必令往西藏。著在達賴喇嘛處居
住。若已過去。亦著追回。伊等日用之費。著四川督撫
寬裕給與。

諭西藏貝勒頗羅鼐嚴備準噶爾。

西藏貝勒頗羅鼐等奏報準噶爾欲送伊拉藏
之子蘇爾雜於西藏立以為汗。得

旨準噶爾殺害拉藏將其子蘇爾雜擄去。今稱送回西
藏。我兵須嚴為防備。從前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
多卜襲西藏時。亦誑稱噶爾丹策零同其女來藏。乘
其不備。進兵襲取藏地。今送回蘇爾雜之言。正噶爾
丹策零施行姦計。若唐古忒部落少為玩忽。即跟從
前策零敦多卜之故轍矣。準噶爾賊人。既殺拉藏。豈
有實心將蘇爾雜送回西藏令代父職之理。著頗羅
鼐將此情由曉諭眾唐古忒知之。準噶爾賊人。揚言
發兵五千。護送蘇爾雜。道途險阻。全軍豈能齊到。目
今西藏有內地兵丁二千名。換班兵丁五百名。又駐
防察木多兵一千名。現催來藏。爾處亦有訓練蒙古
兵丁。應與駐劄西藏大臣會同商議。於阿里哲斯肯
圖魯克勒底雅等處要隘。遠設卡倫。詳加瞭望。協力
防守。進噶爾賊眾。若以兵隨蘇爾雜。斷不可容留。即

迎賊擊退。賊敗走時亦斷不可追襲。蘇爾雜又兄被人殺害伊豈不念恨若果思報讎。並感戴朕恩帶領數人。恭順來歸。爾等收留悉心安頓。至若立汗之事。當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奏聞於朕。方可建立。豈可令噶爾丹策零任意妄行。頗羅鼐原扶助拉藏。効力行走。後因拉藏被賊殺害。朕令酌料理西藏事務。爾約束唐古忒。實心効力。是以加恩封爾為貝勒。今蘇爾雜若果率領數人來歸。爾即行奏聞。候朕另頒諭旨。

辛亥。

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忠毅公馬爾賽赴北路軍營。

上命

皇四子祭告

舉先殿。王以下官員於西長安門外送行。

上勅諭之曰舉

天伐罪。治世之常經。鋤暴除兇。安邊之遠略。逆賊噶爾丹策零者。狂悖寡頑。父子濟惡。荼毒生靈。妄欲侵凌我屬國。窺伺我邊陲。包藏逆心。狡焉思逞。朕以此賊不除。終為衆蒙古之隱患。是以命將興師。聲罪致討。然稱兵耀武。非朕本懷。臨以天威。許其悔悟。未嘗督責將士。立事掃除此朕數年以來靖固邊圍。撫綏屬國之謨略也。茲特命爾為撫遠大將軍。統領滿洲蒙古綠旗大兵。爾其殫壓邊疆。肅清壁壘。申明紀律。鼓勵戎行。鎮靜以俟機神。明以制勝。持重以固守。整衆以宣威。勿特兵強而輕視賊徒。勿謂已能而不納衆論。密偵遠探。廣意外之防維。先事熟籌。決萬全之勝算。勿自險以輕進。勿貪功而深入。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聽爾

調遣。凡遇駐劄處。加謹約束兵將。所過地方。申嚴軍
令。毋得騷擾百姓。毋得淫人婦女。毋得離散人之父
子夫婦。毋得損壞人之墳墓室廬。毋得强取貨物。毋
得驅役平民。其或臨戰退縮貽誤撓亂軍機者。文官
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軍法示衆。官兵有犯
小過者。徑行處治。有勞必錄。有過必懲。法紀務極嚴
明。賞罰悉期公當。賊中有窮蹙來歸者。加意撫恤。其
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殺戮。一切機宜。爾酌量調遣。有
應知會西路寧遠大將軍者。即行知會。一同辦理。爾
其嚴重精詳。殫心奮力。以副朕拽亂靖逆安民綏衆
之至意。欽哉。故勅。

甲寅。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臣遵

旨襲擊烏魯木齊。於七月十二日。自巴里坤啓行。經行

伊勒布爾和碩五百餘里。直至穆壘河。並無賊
壘。於二十三日。臣統領大兵。至阿察河。有賊夷
數百來誘我師。臣即直前迎擊。賊人敗走。追至
額勒穆克河。有賊三四千人。隔河踞山。分兵爲
三隊。臣先令總兵官張元佐等。率步兵爲右翼。
提督紀成斌。率馬兵爲左翼。總兵王緒級曹勳
等。率兵由中路策應。又令參將黃正位等。率勇
健兵。從北山抄襲賊人之後。官兵爭先並進。攀
援山梁。直衝賊隊。自辰至午。盡奪其所據山梁。
賊往西遁逃。殺死者無算。會日暮途險。未可窮
追。即御營留駐二十四日。養
上諭令臣略行襲擊。即撤兵回營。臣追賊夷。距納林河
不遠。計兩日可至烏魯木齊。而烏魯木齊附近
賊皆遠徙。深入無益。臣於七月二十五日。統領

大兵歸巴里坤仍按程伏兵襲後臣遵
旨襲擊并旋師日期合行奏
聞得
旨岳鍾琪此次領兵襲擊賊衆進退遲速俱合機宜并
兵等鼓勇爭先同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岳鍾琪將在
事有功之人分別造冊送部俟成功之日一併從優
議敘賞賚其陣亡及帶傷之兵丁著照例賞卹
端邊大將軍傳諭兩丹奏言准大學士吞稱副將
軍巴賽查弼納參贊馬爾薩副都統舒楞額等
率兵進勦至今無信應查明奏
聞臣乃至科卜多後詳細訪問巴賽等總無確音今有
從賊營回歸之正紅旗前鋒校薩明阿據稱中
賊刀傷被擄過土默特營總拉察卜云副將軍
巴賽查弼納於六月二十八日越嶺至一小河
俱戰殁又有賊營回歸之正黃旗護軍梅壽係
參贊馬爾薩傳事之人據稱六月二十八日隨
馬爾薩至哈爾哈納河相近紅石崖下馬爾薩
中鎗陣亡梅壽救援被擄等語查薩明阿梅壽
二人俱係被擄從賊營回歸所報屬實至舒楞
額未得確音俟查明再奏奏入報
上諭大學士等曰察木多駐劄之雲南兵一千名令其
備給赴藏滇兵衣裝糧馬
乙卯
前往西藏備用爾等已行文與總督鄂爾泰及西藏
辦事大臣等但雲南省城轉行察木多路途紆遠可
行文與駐劄察木多之大員此旨到日該員即將兵
丁應用之馬匹衣裝等項料理齊備將弁等就領即

速起身按程前進不必候雲南文書其一應馬匹衣
裂尸橐俱著寬裕應付毋得遲誤
丁巳
上諭理藩院曰據青海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
鼐奏稱牟力裹蕩請令伊子代伊在軍前行走額爾
德尼額爾克托克托亦會經効力之人甚屬可憫著
將伊子內可以襲替王爵者指出一人朕加特恩封
為長子令代伊効力行走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六

雍正九年秋九月癸亥
訓諭喀爾喀屬人
上諭喀爾喀屬人等曰喀爾喀騎射諳練丁壯強幹勇
於戰陣厄魯特不嫻騎射性懦弱而誇張惟長槍是
賴一經敗北不敢回視後因喀爾喀傾心經典惟以
尊崇佛教為事不習技勇而厄魯特巧詐性成乘爾
七旗不備突然加兵是以被其攻擊不能保全遂至
失所當圖謝圖汗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奔赴
聖祖仁皇帝請救時
聖祖憐念從前恭順納貢收留養贍安插內地其喀爾
喀各頭領仍照向來等次晉封汗王貝勒貝子公台
吉扎薩克加恩賞給俸祿令各回原處居住安享康
樂迄今已三四十年矣從前大兵於烏蘭布通地方

擊敗噶爾丹。噶爾丹復來犯克爾倫地方。
聖祖親統兩路大兵。征勦噶爾丹。於圖拉地方。破我兩路大兵。擊敗。勢窮力竭。奔至薩克薩圖右里克地方。死亡殆盡。其後因策妄阿喇布坦煽誘離間。意在收取喀爾喀。
聖祖洞悉其情。保護喀爾喀。於疆界處駐兵。十有一年。又以準噶爾逼近喀爾喀。不免侵擾。命大兵踰阿爾台深入額米爾齋爾地方。再三掃蕩。厄魯特肝膽俱碎。今知噶爾丹策零又欲侵擾喀爾喀。朕於扎克拜達里克及察罕廋爾等處。不惜千萬糧餉。添兵數萬。特爲喀爾喀耳。溥通來北路軍前將軍大臣等。輕兵進勦。未及深察地利。頗爲失律。然鏖戰十有餘日。殺傷賊人數千。行軍勝負。乃其常事。閫爾喀爾以宵小之語。坐遣喀爾喀竟各棄牲畜。搶奪驛馬。離站四散。據流言。遽爾驚竄。何懦怯之甚歟。爾等試思之。準噶爾賊人。盜取馬匹而外。不敢與勁敵曠日持久。計其人衆。不過三四萬。內地大兵數萬。現駐爾地西疆。何必畏懼退縮乎。今準噶爾賊動曰往食懦弱喀爾喀。即此一言。豈丈夫之所堪受。昔日噶爾丹攻擊爾等時。和托輝特根敦貝子錫卜推哈坦巴圖魯等尾隨噶爾丹擊敗準噶爾。取其馬匹駝隻。和托輝特亦喀爾喀部落人也。爾等何不效法之。嗣後喀爾喀各部人將朕所降諭旨各銘於心。凡遇行陣坐卡殿後等處。勇往効力。斷不可上負
聖祖及朕深恩。並貽羞於爾部主。不過數年勞瘁。便可永息兵革。常享安樂矣。其各勉之。

甲子。
寬免青海公拉察卜等。
副都統達爾等奏言青海公拉察卜原係封爲
貝子。前因羅卜藏丹津叛亂。餘衆俱赴西寧。拉
察卜獨逃往喀木。降封公爵。今又無故逃遁。理
應治罪正法。但其情因畏懼。且追兵一至。旋即
迎降。可否從寬交與西寧總兵官永遠圈禁。其
長子察罕喇卜坦。預先歸降。應請授爲扎薩克
一等台吉。統轄該旗屬人。至與拉察卜同逃被
擒之察罕喇卜坦。向爲土爾扈特微末台吉。相
依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因不從羅卜藏
丹津之逆。
皇上加恩。授爲扎薩克一等台吉。乃無故潛逃於前。又
未經迎降於後。理應正法。但尚未乘亂生事。亦
吉拉察卜係察罕丹津兄之子。察罕丹津之
將拉察卜寬免交察罕丹津管轄。察罕喇卜坦從前
征勦羅卜藏丹津。亦曾効力。并著寬免交伊弟台吉
達爾濟嚴加管束。餘依議。
丙寅。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移科卜多兵駐察罕廋
爾。
傅爾丹奏言臣等遵

歸之人皆言賊兵在華額爾齊斯地方查華額
爾齊斯在阿爾台之旁科卜多城之西南相距
不遠尤與布拉罕路口甚近今城內所貯官物
甚多萬一率衆還時賊援吾後不可不慮至官
物內可土埋者惟鐵器其餘糧二萬三千石銀
八十萬兩火藥鉛丸帳房緞布茶葉等皆軍營
要物約需駝一萬二千隻方能運載臣已行文

順承親王及喀爾喀三處副將軍傅集駝隻到
後臣率兵由科卜多河東北一路赴察罕庫爾
駐劄奏入報

闔。

丁卯。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策零敦多卜擾亂情形
上命西路嚴設備禦。

闔。

傅爾丹奏言今有海壽巴顏毛勒吹扎木素事
里克圖等陸續自賊營回歸據稱賊自和通淖
爾向西北行月餘渡額爾齊斯河大策零敦多
卜在華額爾齊斯居住小策零敦多卜在喀喇
額爾齊斯居住賊兵約有三萬散駐圖喇托輝
及庫克德勒蘇等處小策零敦多卜意欲退回
大策零敦多卜決計由必濟一路前往擄掠公

通摩克攻取察罕庫爾至杭愛過冬謹此奏
闔奏入得
旨欣覽地圖華額爾齊斯離巴里坤甚近雖隔沙磧聞
雪降氷凍之後即可行走現今西路軍營各路俱嚴
固防守似無可慮但恐賊人自華額爾齊斯過哈卜
塔克拜塔克經由鹽池圖古里克以盜劫塔勒納沁
之牲畜殊屬可虞大將軍岳鍾琪務籌防範萬全之

策。再嘉峪關至巴里坤。一路臺站甚爲緊要。賊若從
旁衝入。臺站自被其阻隔。將此行文岳鍾琪查郎阿
知之。
戊辰。
命停伊禮布赴察罕廋爾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因北路軍營大臣尚少。降旨令伊
禮布由阿濟必濟前赴察罕廋爾。等候大將軍馬爾

賽。今城人來援阿濟必濟亦未可定。伊禮布不可冒
險前行。著行文伊禮布令回至巴里坤軍營候旨。
命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緩赴軍營。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言。賊人犯黃甲舒魯克
之地。距科卜多城。五十餘里。臣已將馬匹牲畜
收入城中固守。奏入。得
古人將軍馬爾賽並無軍營急辦事務。今賊人又來犯
科卜多地方。可行文令其緩行前進。若臺站已斷或
酌量回來或尋嚴固地方駐劄偵探。
已巳。
命順承親王錫保等嚴守察罕廋爾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賊人來犯科卜多或以全力侵察罕
廋爾扎克拜達里克亦未可料。著行文順承親王錫

保主丹津多爾濟等保固軍需馬匹。并喀爾喀游牧
可輕離察罕廋爾。即有調遣事務之人。斷不
大臣等領兵前去。王丹津多爾濟雖係副將軍亦宜
與錫保在一處辦理。若無朕旨斷不可輕動。
庚午。
諭諭四十九旗扎薩克蒙古等。
上諭扎薩克蒙古等曰。爾等於

太宗皇帝時即敬順歸降創業之際輔佐効力至於朕身受恩四世爾等感戴之忱朕所確知爾等之騎射技藝亦倍勝於準噶爾但恐爾等之意以喀爾喀遠居絕塞準噶爾即有刼掠亦不過及於喀爾喀爾等可置於度外不知喀爾喀之王台吉俱係爾等清吉思汗之苗裔一姓之兄弟也準噶爾者自元朝背叛至今世爲爾等讎敵喀爾喀乃衆扎薩克之屏障可置於度外乎從前

皇考親自領兵在圖拉招撫多地方滅噶爾丹保全喀爾喀者亦爲爾衆蒙古也其後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來侵哈密被我兵擊敗來援吐魯番被我兵剿殺又暗使策零敦多卜等襲破西藏皇考爲爾衆蒙古奉佛之地遣將興師破賊定藏今朕於兩路駐劄大兵亦爲爾內外之蒙古也前大將軍傅爾丹等輕信賊言領兵深入千餘里賊人據險來犯遂至失利然傷殺賊人至於數千亦互有勝負也嗣後王台吉與弁兵等果能出羣効力朕自從優議敘并賜與世襲巴圖魯達爾漢之號使令名垂於永遠準噶爾事定之後干戈永息長享太平之樂矣勉之勉之

辛未

命保護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上諭大學士等曰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乃七旗喀爾喀供養之大喇嘛額駙敦多卜多爾濟可加意防備若賊人有來侵擾倫之信將胡土克圖遠避來至多倫淖爾居住

壬申

端逸大將軍傅爾丹奏言據烏蘇圖舒魯克卡

倫之侍衛達什勒圖報稱有賊萬人在洪郭羅
淖爾地方。又科卜多城外三十餘里有賊五六
百人欲往布延圖地方。臣等方嚴兵固守。賊或
來攻即相機勦殺。奏入報
聞。

丁丑。

優恤西路有功廢疾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上年西路擊賊有功及帶傷患病之
兵丁前已降旨令其各回內地營汛休息調理以示
恩恤。其陣傷手足致成殘疾者。舊例查其子弟一人
入伍食糧仍令地方官每月給米三斗養贍終身。朕
思本兵若成廢疾而家無可以入伍食糧之子弟。恐
月給官米三斗未敷糊口之用。實爲可憫。著該管大
臣確查上年西路兵丁因擊賊受傷致成廢疾而家
無子弟入伍者。俱給與守糧一分。以終其身。用示朕
加恩優恤之至意。

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據圖壘卡倫之
察哈爾章京西喇等報稱圖壘毛海空克爾庫
克齊圖等處。俱有賊兵往來。又賊兵二千由阿
哈爾拜已至奎素地方。并分兵往大蘭一路。臣
令喀爾喀副將軍郡王額駙策凌員子羅卜藏
等統兵分覓賊踪迎擊。奏入報
聞。

戊寅。

諭諭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率兵駐劄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大將軍馬爾賽奏稱噶爾人有
來犯科卜多之信。臣請暫居第十五臺候順承親王
再發咨文。差人至推河探信賊人來犯察罕廋爾臣

往會漢軍兵營調右衛兵一千歸化城兵一千在烏
喇特北形勝之地駐劄以安慰內地扎薩克若無賊
信仍往察罕廋爾等語朕以此奏甚是宜駐臺站不
必前往察罕廋爾辦事令將右衛一千兵歸化城一
千兵俱各妥備聽候馬爾賽調遣續經馬爾賽又奏
稱賊人駐於科卜多地方近處臣自第十五臺起行
差人前去探信急赴察罕廋爾等語朕以此奏妥謬
仍令其遵旨駐劄臺站朕兩次所降諭旨尚未到今
馬爾賽又奏稱賊人已在奎素地方欲會合漢軍四
千兵喀喇沁一千兵並調右衛歸化城各一千兵前
赴推河等語凡事宜審定之後方可相機而行若聞
一賊信即輾轉不定如何辦理馬爾賽令帶領七千
兵至推河何用此奏甚屬不合近喀爾喀副將軍丹
津多爾濟奏稱若令漢軍兵四千駐劄在四子部落

丙戌

命馬爾賽率漢軍等兵駐劄翁袞

上諭大學士等曰歸化城北翁袞地方係八旗察哈爾
西界四子部落毛明安烏喇特東界於適中形勝之
處調度二面亦屬容易著行文於大將軍馬爾賽令
伊帶領漢軍兵四千會同喀喇沁兵一千名往翁袞
地方環山有樹木水草之處駐劄

冬十月。乙未。
定科爾沁及京兵駐劄處所。
大學士等議奏。西寧撤回台吉袞濟扎卜所領
科爾沁兵七百。令赴察哈爾八旗昂古里等處
適中之地駐劄。應自京城派正藍旗蒙古副都
統黑色同駐。以防盜賊。再京城預備六千兵內
請撥二千。令都統薩穆哈副都統琳泰領於
張家口外洗賽廟察罕托羅海附近駐劄。以便
彼此聲援。奏入。
上從之。
撫遠大將軍馬爾賽奏言據二十九臺章京達
賴報稱賊人越那木山嶺至白格爾察罕鄂爾
格掠去輝特公巴濟土爾扈特郭莽喇嘛弟子
及厄魯特王塞卜騰旺布之班第賊兵一半進

西爾哈戈壁向郭多里巴勒噶遜。一半向杭愛
由圖拉前進。總會於額爾得尼招。以犯喀爾喀
游牧。奏入。報
聞。
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歸化城地方緊要。前所派京城兵四
千名內。著派出二千名。令副都統琳泰歸化城副都
統席爾塔帶領前往歸化城駐劄。其琳泰原領張家
口外駐劄之兵。著都統薩穆哈副都統宗室諾穆杜
統領。歸化城副都統五十六著先往。會同都統丹津
辦理事務。朕親王令其暫駐歸化城候旨。又
諭曰。爾等寄信與順承親王。從前朕意以賊人雖侵犯
科卜多城糧餉不繼。自必退去。今聞賊人又分撥兩
隊。一隊搶奪卡倫。直至阿濟。必濟及公巴濟游牧處。

其一隊越過庫克嶺竟投喀喇阿濟爾罕地方又因厄魯特毛海策凌及多爾濟色卜騰等屬下之人乘機搶掠臺站斷截。是以令馬爾賽帶領大軍從臺站一路前往推河扎克拜達里克等處駐劄。厄魯特若犯。或以大力來犯察罕廋爾。擾亂喀爾喀。或由阿濟以犯西路軍營。俱未可定。順承親王處若通信於傅

爾丹。有可以撤回機會。整兵速回察罕廋爾。則兵力益覺壯盛矣。倘此際賊人已圍困科卜多應如何退賊。及應否應援之處。順承親王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等商酌萬全而行。

撫遠大將軍馬爾賽奏言據辦理扎克拜達里克糧餉原任巡撫西琳報稱。賊人至扎克拜達里特之地。劫掠牧場駝馬。又據三

十一臺至四十二臺章京額林沁等報稱。各臺均有推河居住厄魯特王塞卜騰旺布及貝勒多爾濟色卜騰之人乘機搶掠。臺站斷截。是以令馬爾賽帶領大軍從臺站一路前往推河扎克拜達里克等處駐劄。厄魯特若

聞。

已亥。

命選兵駐劄吉等處。專理臺運。

上諭大學士等曰。大將軍馬爾賽奏者於漢軍兵內揀留八百名。土默特兵內揀留二百名。在二十七二十八臺之間劄吉等處攙水草茂盛之地駐劄。專行照管軍臺運路。令都統李秋統領。其土默特之兵。著於土默特參領內選擇幹員可以管轄者。給與副都統職銜。令其管領。

叛賊諾爾布皇塔爾伏誅。

刑部等衙門議奏。據辦理青海事務都統德成

等執送叛賊諾爾布卓塔爾赴部鞫訊。諾爾布乃土爾扈特一小姓台吉。羅卜藏丹津叛逆時伊父曾少効力。

皇上格外加恩。不令隸屬青海。特授扎薩克一等台吉。又令派往柴達木軍前。乃忽行叛逆。劫馬拒捕。里塔爾身為佐領。乃附逆作亂。俱應照律擬斬。發往青海。立決示衆。諾爾布叛逆時妻子皆在游牧。知即泥首請罪。應免其為奴。其胞弟色特爾布木既不知情。又追捕拉察卜有功。已加恩令其承襲扎薩克一等台吉。諾爾布妻子即交與色特爾布木管束養贍。奏入得。

旨。諾爾布里塔爾俱著解送西寧口外即行正法。免其示衆。餘依議。

庚子。

散秩大臣伯欽拜理藩院左侍郎納延泰副都統阿岱俱

癸卯。

命為撫遠大將軍參贊。

命加恩喀喇沁將士等。

賞賚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氣寒冷。帶領喀喇沁兵丁之副都統塔爾馬善著賞銀一千兩。貝勒僧袞扎卜公羅卜藏策卜登各賞元狐帽一頂。貂皮馬褂一件。前派出之土默特官兵。已降旨於大將軍馬爾賽酌量賞賜。

今喀喇沁兵丁亦照例賞給。

甲辰。

命揀選察哈爾厄魯特兵。預備調派。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預備派出之察哈爾兵二千名。其

缺額著挑補。察哈爾八旗佐領多寡不同。此次挑補兵丁不必拘泥旗分佐領。但擇漢仗好者挑取。若不得二千名。即一千五百名。或一千名亦可。所挑兵丁照常支給錢糧並賞與製造軍器銀兩。再察哈爾地方居住之厄魯特不拘旗分者共派四百名每翼各二百名。至照看伊等妻子游牧亦屬緊要。伊等父子弟兄內但看其漢仗好者揀選。不可全行派出。

增四川泰寧協鎮駐防兵。

四川總督黃廷桂等奏言達賴喇嘛移座泰寧。舊泰寧協鎮原駐兵五百。以為防護。泰寧至打箭爐。道路險阻。請再撥五百兵駐防。則軍威震疊。與里塘巴塘西藏聲勢聯絡。大學士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命加一等侍衛圖賚副都統銜。往北路軍營。

上從之。

乙巳。

訓飭撫遠大將軍馬爾賽。

上諭馬爾賽曰。爾從前奏稱備兵一事。已行文於順承親王等語。爾領兵尚未至察罕廋爾。並不知軍前之情形。即欲指示順承親王。殊覺不合。現今蒙古扎薩克等俱遵靖邊大將軍印信行事。若又用撫遠大將軍印信調遣。則蒙古等難以遵行。撫遠大將軍印信。除奏章及行部咨文鈐用外。其調遣兵丁等事。不准鈐用。昨爾又奏稱將烏喇特毛明安四子部落蘇尼特阿霸垓等旗察哈爾兩翼各預備兵一千。聽爾調遣等語。烏喇特等扎薩克察哈爾旗分。皆邊外之兵。豈可妄動。爾即欲預備調遣。亦當請旨。乃並不奏聞。即行調遣。甚屬背謬。再爾所偵探軍機並不確實。即

行具奏辦事亦甚含糊。嗣後爾宜盡其所長。効力行走。

丁未。

訓諭募選兵丁大臣官弁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年來因征勦準噶爾將滿漢兵丁陸續派出。特令召募。以實營伍。凡膺募兵之任者。自應秉公持正。不徇情面。精選技勇壯健之士。則戎行可收實效。而軍餉亦不至於虛糜。朕屢召募新兵。多屬

本營兵丁之兄弟子姪。親戚朋友。互相援引。該管將弁惟期充足數目。不復較量人才。以致老弱無能者。俱得入選。而民間彊壯之人。莫由入伍。是將選兵重大之務。視爲具文矣。現今降旨募選兵丁。著該部通行曉諭。令該管大臣官弁等屏除向來積弊。公正辦理。將來朕必遣官考驗。若有將老弱無能之人。冒濫入伍者。必將挑選之員從重議處。若技勇之人。不數挑選。著聲明緣由請旨。毋得苟且塞責。

己酉。

命撥土默特兵護臺備賊。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馬爾賽奏稱。漢軍兵丁馬匹。已挑選換給喀喇沁兵丁。今所剩馬六千餘匹。俱疲瘦不堪乘騎等語。朕思既無馬匹。漢軍兵丁斷不可前往。

著副都統圖爾賽席爾塔帶領土默特兵一千名前進。令其自十三臺至二十七臺。每隊派兵二百名。分爲五隊。派撥滿洲侍衛官員管理。照看臺站運糧道路。防範賊盜。前往推河扎克拜達里克採聽。倘有賊兵信息。即在翁吉地方駐劄。

青海厄魯特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言。

皇上恩旨命臣於諸子中選一人
加
恩立爲長子。臣長子阿喇布濟因搶奪叛逆諾丽布。已
蒙
恩授爲一等台吉。臣三子索諾木丹津立志向上。臣遵
旨請將此子襲替。奏入得
旨索諾木丹津著照伊所請封爲長子。阿喇布濟効力
行間。加恩晉封爲輔國公。

庚戌。

命安輯公通摩克人衆。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侍郎納延泰稱準噶爾賊人搶
奪阿濟卡倫。將公通摩克旗下兩個佐領擄去其公
通摩克巴濟王格勒克雅木丕勒等扎薩克之游牧。
俱向南移往訥穆勒圖喀喇博羅雅蘇圖烏蘇圖等
處。朕思公通摩克旗下。既被賊人搶奪兩個佐領其
牲畜等物。必致散失。伊等雖將游牧南移料其人衆。
必有匱乏失所者。著即傳諭總督查郎阿。提督宋可
進作何遣人前往料理安插務使人人得所。其餘被
賊侵擾遷移之公巴濟等。或亦有倉猝遷移遺散牲
畜至於匱乏者。亦著照看料理。

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命侍郎納延泰往大將軍馬爾賽
軍營參贊。今馬爾賽既暫在歸化城駐劄。著納延泰
同京。

壬子。

命增邊隘駐防兵。並築邊墻。

上諭大學士等曰。沿邊一帶地方。最爲緊要。向來額設
之兵太少。古北口宣化大同三處。應召募兵丁添入

防汛以實營伍獨石口以東至山海關皆屬內地各處營汛仍照舊規其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中間緊要隘口必須查勘明白以定添兵多寡之數至於邊墻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著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召募之兵何處應添若干何處應駐大員或參遊改爲副協邊城何處應行修理路振揚等可會同各該提鎮詳悉定議具奏天津總兵官印務著暫儀衛冠軍使孫承恩暫行署理路振揚現有召募兵丁之事今既奉差公出其募兵之事著路振揚遴選公明可信之人代爲辦理再差副都統韓光基前往古北口督率查驗商議邊防最關緊要直隸山西沿邊一帶提鎮協標及各口汛兵額設之數尚覺不敷請於直隸古北口提標增

兵一千六百名獨石口增兵六百名宣化鎮增兵二千名張家口三營增兵八百名山西大同鎮增兵二千七百零八名殺虎口增兵一千零四名朔平府城守增兵八百名得勝路增兵二百名直隸山西二百八十八名助馬路增兵六百名宣化鎮增省各增兵五千名至其募之兵多寡之處提鎮等確有所見即再據實陳奏奏入

上從之

嘉奬厄魯特郡王塞卜騰旺布

塞卜騰旺布奏言臣父阿喇卜坦歸命以來世受

聖恩頃聞賊信方欲與貝子毛海策凌議遷內地不意二人率管旗章京班第佐領索吞等五百餘人叛投噶爾丹策零臣義不苟貳與宰桑數人兵

百餘人。居此候
旨奏入得
旨塞卜騰旺布藜爲朕所嘉與。今感戴朕恩。竭力保護
所屬人等。不致妄動。具奏請旨。可嘉可憫。已諭理藩
院遣人照看矣。伊可酌量嚴密之處。即遷移駐牧。朕
隨即加恩。並其所屬等。率來官員以及閑散人等。亦俱
加恩。務令其寬裕。

癸丑。
管理阿爾台臺站郎中倫岱奏言前賊人擾亂
臺站。臣遵
旨安撫蒙古。前至二十二臺。皆已綏輯。復據賽爾烏蘇
等處管理臺站委署章京常保報稱自二十三
臺抵三十臺。亦已安撫妥協。又據鄂爾錐圖郭
勒等處管理臺站之員外郎高星額報稱順承
親王令其率兵安撫四十七臺至三十一臺。今
亦皆已寧靖。奏入。報
聞。
甲寅。
副都統衛阿成阿奏言臣率家選兵二千。行過
噶勒賀戈壁。因嚮導之蒙古逃去。臣即從古爾
班賽堆山後尋覓水草。行至烏克爾空克爾。聞
賊人搶奪扎克拜達里克北邊臺站。臣遂率兵
於十月十七日至扎克拜達里克。與辦理糧餉
之原任巡撫西琳備兵守城。仰懇
皇上隆恩。賞給兵丁糧馬。前赴巴里坤。奏入。得
旨商等沿途未得嚮導。尚能勉力至扎克拜達里克。可
憫可嘉。今不必前往巴里坤。即駐劄扎克拜達里克。
俟
旨其糧餉馬匹等事。已降
旨於西琳。從厚辦理賞

給。

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北路安設卡倫之侍衛莫爾渾等因賊兵侵擾阿濟一路伊等投往西路軍營今思阿濟等處可以不必安設卡倫莫爾渾等著岳鍾琪送令回京再巴里坤軍營現有歸化城降賊參領拉察卜之子杭金著莫爾渾等帶來又前派西路之家選兵二千名因阿濟必濟有賊人信息已從古爾班賽堪山後由奎通巴扎爾一路前往扎克拜達里克地方駐劄著寄信與岳鍾琪西路不必採訪接應。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七

雍正九年冬十月乙卯

親王丹津多爾濟等大破賊于鄂登楚勒。

獎賞有差。

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準噶爾賊人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多爾濟丹巴等於八月十一日自華顏爾齊斯索勒畢烏拉克沁留兵四千以為應援率兵二萬六千來犯科卜多等處見科卜多察罕廋爾扎卜堪軍營兵力強盛防守嚴密不敢輕進遂抵克爾倫令賊將海倫鄂勒錐等領兵三千侵掠喀爾喀游牧。策零敦多卜之兵向蘇克阿勒達呼屯劄又令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領兵三千往鄂爾海西喇烏蘇等處 劫掠牲畜九月二十日臣令王

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合兵邀擊賊於蘇克
阿勒達呼。二十一日。孟率 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
等領兵六百名。夜入大策零敦多卜賊營。擒賊
三人而還。大策零敦多卜遣賊將袞楚扎卜錫
喇巴圖魯率兵三千來追。巴海等誘至鄂登楚
勒大營。二十二日。王丹津多爾濟策凌列陣力
戰。自辰至午。斬賊將喀喇巴圖魯。其錫喇等俱
負重傷。率賊敗遁。我兵復擒殺數百餘賊。是夜
策零敦多卜等即移營台西里山。二十五日。賊
將曼濟兵亦敗北歸。營俱自哈卜塔克拜塔克
一路遁去。臣等伏思逆賊乘機深入。分路侵犯。
妄思劫掠。仰荷
皇上天威。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奮勇進勦。直抵
賊巢。斬獲無算。臣等現在選兵追襲。其有功將

士查明再奏。奏入。得
旨。多爾濟額駙策凌等。著王丹津多爾濟郡王額駙策凌等
率領喀爾喀弁兵。奮勇爭先。戰敗準噶爾。擒殺追勦。
甚屬可嘉。丹津多爾濟從前効力已加恩封為親王。
著賞銀一萬兩。郡王額駙策凌晉封為和碩親王。亦
賞銀一萬兩。扎薩克圖汗親王策旺扎卜雖未歷戰
陣。在軍營同順承王宣力辦事。亦賞銀五千兩。其餘
王貝勒貝子公衆台吉官員兵丁。內懋著勤勞者。著
順承王查明具奏。加恩優賞。

丙辰。

順承親王錫保奏撤兩路追襲兵。

錫保奏言前於鄂登楚勒大敗賊兵。臣等隨選
滿洲蒙古兵四千名。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
凌等分路追擊。令攜王丹津多爾濟等報稱大

兵登達勒畢山瞭望並無賊踪計賊人由台西里遁去已過阿爾台山難於追擊應即撤兵又揸扎薩克圖汗親王策旺扎卜報稱協理台吉拜都卜等率兵追賊過察罕布爾噶蘇至通奇爾見賊人已由必濟巴爾楚克兩路過阿爾台山嶺遁去不能追及應亦撤兵奏入報

丁巳。

順承親王錫保奏蔴穫噶爾丹策零僞書。錫保奏言據額駙策凌咨稱有親王喇嘛扎卜旗下人額林陳從策零敦多卜營中叛我兵擒獲隨嚴加訊問據稱從前於和通淖爾交戰時為賊所擄今策零敦多卜遣令齎噶爾丹策零書一封送致王喇嘛扎卜書內稱我等原係同

居一處素相和好因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與爾等不睦遂各散處今爾等投順中國當差納貢深為爾等憾之爾等本清吉斯汗後裔並非屬人何不仍移游牧於阿爾台與我同居以聯舊好如有兵戎協力相拒等語今齎原書呈覽奏入報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察罕布爾噶蘇逃竄賊兵事宜。岳鍾琪奏言烏克克嶺卡倫乃通哈密及五堡要路其附近有廋集卡倫今據廋集卡倫遊擊哈仁鳳報稱有賊四五百人侵犯烏克克嶺傷擄坐卡兵丁即前往逃竄一路等語臣思賊人敢在逃竄逗遛必非無故或以大隊犯吐魯番令此賊衆探信或因北路有事料我軍前往應

聞。

奏入報

戊午。

命查勘察哈爾養贍生計。

上諭大學士等曰八旗察哈爾俱累世効力之舊人從前征討南方勦滅噶爾丹並隨圍出獵以及數年用兵於準噶爾宣力之處不可枚舉此次達什率領察哈爾兵一千名較衆先到軍營又擊敗準噶爾賊人策零敦多卜等奪回駝馬等物甚屬可嘉昨厄魯特等歸後須加勉効力朕自格外加恩。

大臣來京奏稱察哈爾人等之生計反不如新厄魯特等語朕聞之惻憫今沿邊居住之蒙古並王大臣等放馬之蒙古多有伊主不能養贍者似此生計艱難朕心不忍爰命大臣前往查勘令伊等各得養贍將朕此旨通行傳諭。

訓勉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

上諭傅爾丹等曰爾等在科卜多地方恃勇輕進墮賊詭計致失地利損兵折將軍前獲罪我朝例所不貸。本應執法究治但傅爾丹整頓餘兵回至科卜多地方固守城池賊衆并力來犯復能列陣以待賊人遠遁即遣兵各處截殺奪回被掠馬駝此次擊賊可贖爾等前罪今朕已盡行寬免惟陳泰罪不可宥爾等嗣後須加勉効力朕自格外加恩。

十一月庚申。

命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籌畫吐魯番遷移撤兵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昨據順承親王及傅爾丹等奏報知北路賊兵已退。邊境寧謐。已寄知大將軍岳鍾琪令其不必發兵往阿濟矣。但思賊兵雖離北路冬間或向西路。自應仍前防範。至於吐魯番屢拒賊兵。賊人啣恨。將來擾害吐魯番勢所必有。今雖暫派官兵三千名駐防。然究非長久之策。同民應否遷移。官兵何時可撤。著岳鍾琪悉心籌畫具奏。

命籌和托輝特遷移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次喀爾喀兵丁。再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率領征討。並未奏有和托輝特貝勒班第之名。伊之游牧在何處。輝特公巴濟已叛降準噶爾。喀爾喀公通摩克之游牧。又不知如何。今喀爾喀等之游牧俱已內移。若和托輝特移住之地。應令完善令其居住。如稍有可慮。即令東移。

命加賞袞布等所屬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額駙阿寶之子袞布帶伊屬下兵五百名。効力行間。勤勞懋著。朕曾降旨與岳鍾琪令其撤回原游牧處。以示寬恤。今據岳鍾琪奏稱此軍在營甚有裨益。仍請留駐等語。朕念此兵効力已久。理應撤回。但時值冬寒。不便遽撤。著暫在軍營俟來年青草發生時。再令回伊游牧處。從前已加恩賞著。岳鍾琪再添給銀兩。並傳諭額駙阿寶知之。

班禪額爾德尼貝勒頗羅鼐助獻軍需。

命如值價之。

辦理西藏事務護軍統領馬拉額外內閣學士倫格奏言。班禪額爾德尼貝勒頗羅鼐遣使齎酥油炒麵牛羊乾糧等物。以餉大軍。臣等屢却

之。請益力。今收受分賚官兵。得
旨。烏拉倫格可將班禪額爾德尼頗羅鼐所送之物核
算價值。充裕給與銀兩。並傳諭伊等。朕遣兵在藏駐
劄。特爲衆唐古忒防守地方。使之寧謐。豈有綵毫貽
累之理。今所送諸物勢必在伊屬下衆人攤派。未免
滋擾。且我兵糧餉並不缺乏。無須幫助。此番給還銀
兩。並非外視爾等也。可傳諭唐古忒咸悉朕意。

辛酉。
命派將士駐歸化城。
賞賚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派往歸化城兵二千名。著副都統綽
爾多同瑚琳帶往。綽爾多著賞銀二千兩。準備起程。
乾清門侍衛南代授爲一等侍衞。於虎鎗上行走之。
索倫新滿洲內挑選九名。令伊統領。隨此次兵丁前
往。照看馬畜。每人賞銀二百兩。至一切應得之項。仍
照出征官兵之例給與。
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馬哈達。以副都統宗室
諾穆柱代。仍留軍營。

壬戌。
命烏爾賽率漢軍兵駐扎克拜達里克。並酌綠旗兵分
隸留住辦回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曾令漢軍兵四千名。即在歸化
城過冬。現今賊雖敗遁。明年或又來侵犯。宜預爲防
範。此四千兵丁。俱熟練鎗礮之技。令其看守城垣。甚
有裨益。今於年內預備妥協。揀擇吉日。烏爾賽統領。
由上海一路按程至扎克拜達里克駐劄。又
諭曰。扎克拜達里克處發遣人犯。俱著從寬免罪。即令
充爲綠旗兵丁。給與糧餉。在彼效力。年過六十以上

有情願當兵在彼居住者留作兵丁。其並無妻子已過六旬願回內地者俟城工告竣夫役回來時。將伊等由驛站從容發回。各歸本籍。

癸亥。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報率兵往察罕廋爾日期。

命順承親王錫保掌靖邊大將軍印。傅爾丹掌振武將軍印。

傅爾丹奏言臣等公同會商。以十月十三日大兵自科卜多城起程。并兵各給口糧。所有帑銀六十八萬七千三百兩分令各大臣官員兵丁攜帶。並將火藥鉛子均勻馱載。就近由布魯爾烏哈勒扎沿途食雪。向察罕廋爾進發。十月十七日行至綽諾海喇琥攏振武將軍順承親王

聞不必提咨轉奏。所有臣等同赴察罕廋爾領兵起程日期。理合繕奏。得

旨傅爾丹既至察罕廋爾著將靖邊大將軍印交順承親王掌管。振武將軍印著傅爾丹掌管。協同順承親王辦理事務。

甲子。

訓飭振武將軍傅爾丹。

上諭大學士等曰爾等可傳諭傅爾丹。伊原與順承親

王不合。王諸事並無過失。近日傅爾丹輕進以致虧
損官兵。若大將軍印務仍命管理。非但衆心不服。即
傅爾丹心亦不安。伊既失蒙古等之心。緑旗兵丁亦
未必孚信。伊所恃者惟數索倫耳。豈知首先潰散幾
致伊於危殆者。即索倫乎。順承親王諸事遵旨指示。
領大兵在察罕廋爾。賊夷懼其聲威。不敢侵擾。旋即
敗遁。族今令傅爾丹爲王協理。以贖前愆。至殲賊立
功。惟王是賴。傅爾丹宜悉心盡力。勉圖報効。若仍執
前見妄存私意與王不和。不但無益於國家。傅爾丹
恐益增罪戾矣。

命約束發往扎克拜達里克漢軍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漢軍兵四千名自京至歸化城。變賣衣物。任意費用。甚
傷損馬駝甚多。及至歸化城都統丹津右衞
屬不堪。且路途尚近。即如此窘迫。未甚厲弱。若行

乙丑。

議扎克拜達里克等處分路駐兵。

命馬爾賽爲殺遠將軍。

大學士等議奏。扎克拜達里克地關險要。馬
爾賽率漢軍兵四千名。往彼駐劄。應分爲八隊。
諾爾琿富昌帶領首隊於十二月初一日啓行。
李杕祖秉衡佟時茂劉汝林各領一隊隨後。其

餘二隊令馬爾賽於營總內選擇二人各領二
隊馬爾賽領後隊於十二月初八日啟行嚴後
倘遇嚴寒大雪難行即在推河等處駐劄俟明
歲春融再至扎克拜達里克馬爾賽啓行後撫
遠大將軍印交送康親王暫管另以一印給馬
爾賽其領兵至扎克拜達里克時與欽拜阿成
阿等所領之兵俱聽順承親王調遣察罕廋爾

處所有盛京烏拉及索倫新滿洲等兵應令順
承親王在內酌派數百名遣往馬爾賽處充哨
探瞭望等役至歸化城亦屬緊要俟馬爾賽至
扎克拜達里克時即令馬爾賽將圖爾賽等所
領土默特兵一千名遣回歸化城圖爾賽席爾
塔仍令同僧袞扎卜等統領喀喇沁兵一千名
由扎克拜達里克以至十三臺處分駐照看臺
站察罕廋爾處調扎薩克兵二千名令其駐劄
推河京城所派瑚琳綽爾多帶往之兵二千名
令其於本月擇日啟行前往歸化城俟到彼時
精選一千名於二月間令侯馬蘭泰副都統達
爾濟瑚琳統領在鄂爾昆西形勝之地與扎薩
克兵合為一處駐劄其餘兵一千名令副都統
綽爾多統領在歸化城駐劄再派四子部落毛

明安喀爾喀烏喇特鄂爾多斯兵二千名令鄂
爾多斯王查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卜坦多爾
濟統轄又選派察哈爾厄魯特兵各二百名令
總管雅圖統領俱於明年二月前往烏喇特西
界形勝之地駐劄奏入得旨依議馬爾賽著給與敕遠將軍印阿克敦等即令隨
馬爾賽前往辦理印務

丙寅。

訓諭喀爾喀青海汗及王等。

上諭喀爾喀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並各屬下人等曰近日準噶爾賊夷噶爾丹策零寄信與王喇嘛扎卜稱喀爾喀危困特法教相同。本屬和好及噶爾丹博碩克圖時失睦。既云前事而我父追念前好。曾屢奏皇帝。乞將喀爾喀青海復舊安置。今皇帝欲將我如喀爾喀青海人於旗下佐領之內。給與封號。以故我等興兵至此。若能成事則將喀爾喀青海照舊安置。即不能成事亦不令統屬於人等語。此實賊夷奸詐離間之詭計。從前爾喀爾喀人等被噶爾丹戰敗以致失地。我

聖祖皇考憫念爾等歸誠。存恤愛養將喀爾喀諾顏等俱各賜生業安享富饒。令歸原游牧處。爾等之感恩報德。同心効力。乃人所共悉者。準噶爾賊夷出狂悖之言。借安置爾等為辭。欲肆行擾亂。即論爾等之封號。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位俱係我朝冊封宗室子孫兄弟之號。其餘臣下雖効力立功。並無封貝子之例。惟四十九旗扎薩克清吉斯汗之後博爾濟錦氏台吉等。誠心歸順。我

太宗皇帝俱賜以宗室封號。視如骨肉。結為姻親。累世榮寵。何嘗視為奴僕乎。至編設旗分佐領亦欲其易於查考。以便加恩。並恐扎薩克等互起爭端之故。今已及百年。何嘗役使爾等一人乎。自分旗以來爾喀爾喀之鄂拓克達賚哈等屬。便於查管。遇饑饉則賑濟之。行圍出兵則厚賞之。可有催徵之事乎。此亦爾等所共知者。準噶爾賊夷奸詐狡猾。外托黃教。而擾

亂藏地違背教原。口雖稱爲青海喀爾喀兩家而又
搶掠爾等將胡土克圖俱欲搶奪奸惡極矣且準噶
爾一姓自額爾桓克尼古勒蘇克齊汗之後興兵擾
亂諸部落殘殺博爾濟錦氏幾至斷絕至今讐怨未
已今策零敦多卜前來被爾喀爾喀等勦殺敗遁賊
夷懷恨必深思欲報復乘隙擾亂若賊夷之事不定
則爾喀爾喀不得安衆蒙古亦不得安朕是以不惜
國帑發數萬大兵遠行征勦務靖邊圍祇爲爾等生
全之計也爾屬下人等宜仰體朕心各加奮勉藉朕
威力效法此次進兵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朕必
爲爾等勦滅賊夷永保安寧前者噶爾丹作亂時爾
等互爲搶掠盜竊今又有搶掠盜竊者此種惡習甚
屬愚賤其務力爲悛改且爾等既屬內地多年共知
法度若舍棄游牧擅行掠竊干犯王章何不力戰賊

離間寄書與喀爾喀善巴藏青王之孫王喇嘛扎卜。
希圖誑誘搆亂成事喀爾喀深知賊夷詭計父子前
後一轍忿怒痛恨不改初心今爾青海台吉等久荷
聖祖皇考册封位號寵榮歷有年所至於編設旗
分以便稽查賞賚復恐扎薩克以强凌弱互起爭端。
譬之厄魯特內有得泰者有鄂拓克者有扎薩古勒
者有得木齊者皆爲易於管轄而已爾有饑饉朕必

加罰給隨獵行兵必加賞賚從無徵輸爾蒙古者朝廷恩典至優至渥矣若以封號旗分爲賤亦可奏明酌改且爾厄魯特之台吉阿巴賴諸顏之子孫現在準噶爾處果爲帥領乎抑爲屬下乎即如羅卜藏丹津降附賊夷即將伊所屬分散爲奴較之受天朝封號榮孰辱準噶爾原係清吉斯汗之奴隸爾等俱係清吉斯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子孫若以博爾濟錦氏諾顏等之先世論之準噶爾乃爾等之奴隸也奈何甘心自屈受制於奴隸乎可自思之爾等當知賊夷詭計勸諭屬下分別利害令其亦如喀爾喀等之奮勇立功豈可甘爲懦怯受賊夷蹂躪乎朕因準噶爾反間致書故又諄諄降旨爾等如能遵行則可以保全妻子游牧永享安寧之福矣

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科卜多台吉至察罕度爾時著烏察喇暫留軍營衮泰來京塔爾岱回原任

命厄魯特貝勒多爾濟塞卜騰內移

上諭大學士等曰準噶爾賊人策零敦多卜等寄字與貝勒多爾濟塞卜騰原欲傾陷多爾濟塞卜騰欲行離間之意也多爾濟塞卜騰受朕恩甚重伊亦感激效力豈肯墮其術中但伊屬下人等原非伊之屬人與伊不和若仍在喀爾喀游牧地方難以居住爾等寄信多爾濟塞卜騰令伊父子向內移住朕加恩給與生業將準噶爾賊人所寄之信並與多爾濟塞卜騰觀之

戊辰

命籌阿濟等處駐防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王丹津多爾濟具奏據投誠之厄魯

特多爾濟供稱噶爾丹策零現在華額爾齊斯游牧
因有哈薩克之人常來搶掠馬畜殺擄人衆是以噶
爾丹策零親統兵一萬。在游牧外相隔一日路程防
守等語。查華額爾齊斯與伊犁甚遠而云噶爾丹策
零在彼游牧。此言固屬謬妄。但策零敦多卜領兵現
在華額爾齊斯居住。不可不預爲防範。阿濟必濟乃
賊人出入之要路。今廷臣議稱阿濟必濟在西北兩

路軍營之間。應駐兵二三千名。防守堵禦。朕思阿濟
等處與巴里坤相隔二三百里。從前朕屢降諭旨。令
岳鍾琪但經理西路之事。而不必防及北路者。因彼
時賊人情形。似欲專擾西路也。今賊人既盤踞華額
爾齊斯則其意全在北路矣。若岳鍾琪以大將軍擁
兵四五萬而但坐鎮無事之堅城於理可乎。然廷議
於阿濟等處駐兵二三千名。朕意以爲兵數太少。必
得萬餘名方爲有益。爾等行文於岳鍾琪。詳悉妥議
具奏至十月間烏克克嶺卡倫被賊擄去兵丁。賊人
直至南山一帶。盜竊馬匹。我軍四五萬。駐劄巴里坤。
三百里而不能保護馬匹。仍聽賊徒肆行無忌。大將
軍與數萬官兵未知所司何事。爾等行文併及之。

已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派出烏訥特西界駐防之鄂爾多
斯王查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卜坦多爾濟著來京
請旨。

命員外郎齊里克特閱視喀爾喀游牧。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聞喀爾喀公通摩克被賊搶擄向
內遷移游牧。但未知遷於何處。著派員外郎齊里克
特往通摩克游牧處。將通摩克及伊屬下人內有知

哦阿濟必濟等處路程之人。一並帶赴京城。其附近居住之扎薩克等游牧。一併閱看。

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達爾濟爲鑲黃旗護軍統領。仍留軍營。

庚午。

加賞巴里坤等處將士。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巴里坤所有阿寶屬下之兵。甚屬効力。已降諭旨。加恩賞賚。其鄂爾多斯之五百兵丁。亦甚効力。因彼處不可無蒙古兵丁。是以將此五百名兵。仍留於巴里坤。著大將軍岳鍾琪照賞賜阿寶兵丁之例賞給。其歸化城之土默特兵一千名。朕原擬三年撤回。今尚未能即撤。此土默特之官員兵丁。歷年各處派撥。亦甚勤勞。著大將軍岳鍾琪亦加恩賞賚其領歸化城兵丁前去之都統根敦先於阿爾台出兵効力十有餘年。今又領兵前往。朕甚嘉之。欲另行更替。一時未得其人。今特頒恩賚將朕元狐冠一頂貂皮短褂一件。狄袍一件。銀二百兩賞賜根敦。

辛未。

命侍衛圖勒車等閱視山丹口等處屯駐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甘州山丹口肅州金塔寺至額濟內古爾乘坤都倫阿濟達巴漢薩克薩岡古里克洪郭爾阿濟爾罕白格爾等處路程。著侍衛圖勒車齎導侍衛法鍾原任協領根敦扎卜等馳驛前往肅州。將每站水草路程里數可否設臺運糧駐兵及有遵澗平坦地方可否屯田。並賊衆自阿濟前來路程。詳悉看明具奏。歸時仍從坤都倫進山丹口。其涼州邊內路程。一併詳細閱看。圖勒車等。每人賞銀三百兩。

命順承親王錫保同振武將軍傅爾丹酌撥各路弁兵

分駐。

傅爾丹奏言臣率領大兵於本月初六日已至察罕廋爾京師滿洲兵臣自行統率在察罕廋爾之東巴顏布拉克過冬歸化城土默特之兵令於王桑里達呼住之濟斯布隆附近駐劄盛京吉林右衛察哈爾喀喇沁土默特綠旗兵離滿洲營相去五里大第安營黑龍江兵令在大營之北扎哈蘇台呼濟爾圖駐劄防守奏入得旨支辦理軍機事務大臣等議奏尋議本月初四日靖邊大將軍印既令順承親王掌管應行文順承親王將各路弁兵撙地屯劄之處會同傅爾丹酌量辦理。

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二十八

雍正九年冬十一月辛未。

勅諭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

勅曰奉

天伐罪治世之常經勦暴除兇安邊之遠略逆賊噶爾丹策零者狂悖冥頑父子濟惡妄欲侵陵我屬國窺伺我邊陲包藏逆心狡焉思逞若不深加懲創貸爲

衆蒙古之巨害是以命爾爲靖邊大將軍統領滿洲蒙古綠旗大兵一切事宜爾與副將軍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和碩親王和碩額駙策凌振武將軍傅爾丹等酌定方略公同計議而行勿謂已能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强而輕視賊寇密偵遠探備極周詳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聽爾調遣凡遇有警即遣發官兵應援撲勦有能擒斬賊首者

癸酉加恩優賞。有情急來歸者。加意撫恤。其不抗拒官兵者。毋加殺戮。兵將所過地方。須申嚴紀律。毋得驚擾百姓。毋得淫人婦女。毋得離散人之父子夫婦。毋得損壞人之墳墓室廬。毋得強取貨物。毋得驅役平民。其或有臨陣退縮貽誤擾亂軍機者。爾會同商議。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軍法示衆。官兵有犯小過者。會同商議。徑行處治。毋泯沒戎行之勞績。毋寬縱違法之弁兵。法紀務極嚴明。賞罰悉期公當。一切機宜。爾商酌調遣。振武將軍傅爾丹。綏遠將軍馬爾賽。俱聽爾調度。有應知會西路寧遠大將軍者。即行知會。一同辦理。爾其益重精詳。殫心僇力。克奏膚功。永清邊徼。以副朕戡亂靖逆安民綏衆之至意。欽哉。故勅。

甲戌。

加賞駐劄昂古里將士有差

上諭大學士等曰。副都統黑色帶領在昂古里駐劄科爾沁之兵。雖家二年。効力行走。領兵之科爾沁台吉袞濟扎卜。敖漢台吉羅卜藏諸各賞元狐帽一頂。貂鼠馬褂一件。其餘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等各賞銀三十兩。參領佐領等各賞銀二十兩。驍騎校等各賞銀十兩。兵丁各賞銀五兩。

丁丑。

給頗羅鼐銀印。

大學士等議奏。言據辦理西藏事務護軍統領馬拉等奏言。頗羅鼐蒙恩授爲貝勒。又令辦理前藏後藏噶卜倫事務。今具奏懇求印信。以便行文該管地方與軍機調發事務。應如所請。令禮部鑄給辦理衛藏噶卜倫事務多羅貝勒銀

印一顆。交於頗羅鼐掌管奏入。

上從之。

戊寅。

命順承親王錫保辦理北路弁員陞補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省出征之員未能即回本任者。前曾降旨著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為出征弁員陞補之缺。西路交與岳鍾琪北路交與馬爾賽授為綏遠將軍。領兵駐劄扎克拜達里克。其靖邊大將軍印務已交與順承親王掌管。嗣後題補北路弁員著順承親王辦理。

庚辰。

命復旺扎爾貝勒原爵。

上諭大學士等曰喀爾喀郡王旺扎爾前因追殺逃走之烏梁海由貝勒封為王。得去歲軍營送駝懈期。經

部議鐫革。此次出兵。著賞給旺扎爾貝勒原爵。同公策凌旺布領兵前往。

甲申。

命加賞領兵往歸化城之副都統綽爾多銀二千兩。管轄索倫兵丁之侍衛博爾本察銀一千兩。

乙酉。

命給貝勒策登扎卜等屬人產業。扎產克圖汗策旺扎卜等所失官駝馬。免其賠償。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去歲屢降諭旨。令喀爾喀等將妻子牲畜向內遷移於嚴密處居住。乃並不預行遷移以致貝勒策登扎卜等旗分被賊劫掠。牲畜傷損。皆不能遵旨之故耳。昨傅爾丹奏請。將策登扎卜之屬下分給衆喀爾喀等養贍。據此辦理。甚不妥協。應查明戶口。給與產業。今扎薩克圖汗策旺扎卜奏請將

伊等被掠之官馬宜駝令伊部落內照數賠補。策妥
扎卜屬下之人被賊擄掠。朕深爲惻然。正欲施恩。豈
有著落伊等賠補牲畜之理。著俱寬免。交與王丹津
多爾濟報銷。

丙戌。

命厄魯特貝勒多爾濟塞卜騰內移。

大學士等議奏。據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
奏言。厄魯特貝勒多爾濟塞卜騰呈稱。今年率
領所屬。遷過推河。不料台吉索諾木吹濟引誘
屬下四十餘戶。一同叛逃。現今所餘之人亦屬
難信。請率令伊等向內遷移。至歸化城等處游
牧居住。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戊子。

命追封一等搭布襄丹巴爲輔國公。

大學士等議奏。據傅爾丹奏稱。管領喀喇沁兵
一等搭布襄丹巴從軍勦賊。衝鋒力戰。受傷入
骨。今因傷發病故。臣等遵
公恭候
欽定奏入。得
旨。丹巴著追封輔國公。世襲罔替。

十二月。辛卯。

酌遣寧夏滿兵回本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將寧夏滿洲兵丁派撥一千名。往
西路備用。今巴里坤大營已有滿漢兵三萬四千餘
名。其寧夏滿兵應令仍回本營。著將軍卓鼐挑選一
百名留在軍營聽用。其九百名於明年春間著伊禮

布帶領回至寧夏。

以二等伯銜鈐拜爲內大臣。副都統阿岱爲正紅旗護軍統領。俱仍留軍營。

壬辰。

命封西藏一等台吉噶錫巴那木扎爾塞卜騰爲輔國公

上諭理藩院曰西藏一等台吉噶錫巴那木扎爾塞卜騰具奏謝恩。進獻方物。從前因伊父噶錫爾於阿里地方陣亡。經頗羅鼐奏請將噶錫爾賜爲一等台吉。令伊子噶錫巴那木扎爾塞卜騰承襲。聞噶錫巴那木扎爾塞卜騰甚是勤勞効力。伊又係康濟鼐之兄子。康濟鼐誠心効力。始終不懈。並無子嗣。今將噶錫巴那木扎爾塞卜騰格外施恩。封爲輔國公。世襲罔替。

命將軍岳鍾琪奏報巴里坤。阿古里克等處屯田穫青稞三萬六百八十石有奇。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戊戌。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報鄂爾昆等處屯田穫麥麨一萬六百三十石有奇。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庚子。

命步軍統領阿齊圖等派領東路喀爾喀兵至軍營。

上諭理藩院曰。東路派喀爾喀兵三千名。著步軍統領阿齊圖去。令侍讀學士查克旦與阿齊圖協同辦理。此派出兵丁每人賞銀五兩。令查克旦向二等侍衛阿敏道帶領至大將軍順承親王軍營。照王指示之處駐劄。仍令兵丁等不時操演。

甲辰。

實賚寧古塔副都統塔爾岱。仍留軍營。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據寧古塔副都統塔爾岱都統塔爾岱呈稱。

皇上恩旨。念塔爾岱宣力可憫。令回原任。但大兵正值滅賊之期。是塔爾岱報國雪恥之日。若負罪而還。無顏復見老母。仰懇仍留軍前等語。謹此代奏。奏入。得

旨。覽塔爾岱所奏。爲之惻然。若准伊所請。朕實不忍。若不准。則軍中難得此練習之賢將。今暫依所請。賞伊母銀一千兩。再賞塔爾岱一千兩。資伊用度。

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符讀學士查克旦。現今派往喀爾喀地方操兵防範。著給還侍郎原銜。

丁未。

降紀成斌爲沙州副將。以顏清如代之。

上諭大學士等曰。紀成斌久歷戎行。曾有戰功。是以朕加恩用至總兵官。後因大將軍岳鍾琪極力保薦。謂其可以大用。始將伊擢用四川提督。令在西路協贊軍務。上年岳鍾琪來京陛見。將大將軍印信交與紀成斌護理。乃紀成斌隄防疎忽。爲賊人所窺。始則盜

竊馬駝。既則逼近軍營。無所忌憚。此時紀成斌一籌莫展。幸賴奚廷等奮力出擊。以寡敵衆。大挫其鋒。而賊衆始退。紀成斌之罪誠擢髮難數。朕猶暫寬其罪。俾得黽勉効力。以贖前愆。乃伊一年以來。怠忽逶迤。每見欽差大臣。但言我實係巴里坤弁兵之罪魁。紀成斌有忝職守。深負朕恩。著革去提督。改爲副將。交與岳鍾琪。凡有差遣之處。令其効力贖罪。若仍不知

悔悔。著即參奏嚴究。四川提督著陝西延綏總兵官
頗清如補授。陝西延綏總兵著陝西沙州副將張豹
補授。紀成斌著補授陝西沙州副將。
加賞鄂爾多斯王查木陽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派出古爾班賽堪地方駐防之鄂爾
多斯王查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卜坦多爾濟喀各
賞銀一千兩。鄂爾多斯台吉策旺多爾濟額黙根索

諾木著各賞銀五百兩。征勦準噶爾賊人喀爾喀貝
勒策卜登賞元狐帽一頂。貂皮馬褂狄袍各一件銀
五千兩。
命副都統衙馬哈達等築扎克拜達里克等處城垣
大學士等奏請派員赴扎克拜達里克推河翁
吉三處。修築城垣。奏入。得
旨扎克拜達里克地方。著副都統衙馬哈達原任巡撫
悔悔。著即參奏嚴究。四川提督著陝西延綏總兵官
頗清如補授。陝西延綏總兵著陝西沙州副將張豹
補授。紀成斌著補授陝西沙州副將。
加賞鄂爾多斯王查木陽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派出古爾班賽堪地方駐防之鄂爾
多斯王查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卜坦多爾濟喀各
賞銀一千兩。鄂爾多斯台吉策旺多爾濟額黙根索
諾木著各賞銀五百兩。征勦準噶爾賊人喀爾喀貝
勒策卜登賞元狐帽一頂。貂皮馬褂狄袍各一件銀
五千兩。
命副都統衙馬哈達等築扎克拜達里克等處城垣
大學士等奏請派員赴扎克拜達里克推河翁
吉三處。修築城垣。奏入。得
旨扎克拜達里克地方。著副都統衙馬哈達原任巡撫
圖理琛等前往。推河地方著副都統衙馬哈達領參吉柱等前往。
翁吉地方著原任將軍來文等前往。
以加副都統衙阿成阿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加侍衛瑚習禮副都統銜。俱仍留軍營。
以寧古塔副都統塔爾岱為內大臣。在軍營參
贊行走。
戊申。

陞正藍旗前鋒參領阿那布為本旗蒙古副都
統。仍留軍營。
庚戌。
封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阿努里為固山貝子。
命復貝勒阿寶郡王爵。
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貝勒阿寶並伊子袞布在西路軍營。

扎屬効力。阿寶又帶所屬兵丁防範游牧。殊為可嘉。著賞還伊郡王原俸。

命左副都御史阿成阿。為殺遠將軍馬爾賽參贊。

癸丑。

命喀爾喀郡王敏珠爾多爾濟等來京。

大學士等遵

旨議覆。據琦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喀爾喀郡王敏珠爾多爾濟扎薩克台吉成袞扎布調往軍營逗遛不至。扎薩克一等台吉鄂木布濟擅離汛地回往游牧。罪難寬宥。請將伊等郡王台吉俱行革退。奏入。得

旨王敏珠爾多爾濟之祖壘爾根濟農頑魯什希乃喀爾喀內首領扎薩克從前恭順進貢。後過噶爾丹之亂。甚屬効力。此次調兵殲敵珠爾多爾濟遲慢未到。或

有別故。著將敏珠爾多爾濟成袞扎布調取來京。扎薩克台吉鄂木布濟既派在庫卜克爾地方駐劄。伊聞賊信。私離汛地。罪不可赦。猶能保守伊之游牧未被賊掠。尚屬可矜。著將鄂木布濟亦調取來京。俱俟朕面詢後再降諭旨。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哈密塔勒納沁等處屯田收穫青稞麥子共五千石。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丙辰。

以護軍統領達爾濟為將軍。駐古爾班賽堪。

上諭大學士等曰古爾班賽堪地方駐滿洲蒙古兵五千名。甚屬緊要。護軍統領達爾濟著給與將軍印信。令其總統鄂爾多斯王奔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卜坦多爾濟俱授為副將軍。原任散秩大臣四格巴哈

爾原任侍郎傅鼐俱賞給原銜。與副都統瑚琳並在
參贊上行走。達爾濟現在歸化城著減從馳驛來京。
面請訓旨。再赴軍營。

戊午。

和托輝特貝勒班第奏報移駐塞楞格河。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臣遵
旨遣人詢問和托輝特貝勒班第現在移駐地方。今據
呈稱本年秋間因準噶爾逆賊來犯。由原駐桑
金達賴等處東還至塞楞格河北山額格地方
駐牧。聞逆賊逃遁。已逾阿爾台山嶺。仍由額格

地方前進。來至塞楞格河。同扎薩克根敦貝勒
車蘇隆等部落於南北兩岸駐牧。山嶺險峻。樹
木叢繁。更兼河流深潤。占據要害。可以禦敵。奏
入。報

旨議敘。喀爾喀貝勒策卜登扎薩克台吉齊巴克扎卜。
根丕勒齊旺協理台吉巴海額默根。羅卜藏及
弁兵等俱賞賚有差。

雍正十年。壬子春正月。丁卯。
甘肅巡撫許容請禁諸部內移。
許容奏言臣以沿邊要地或有蠢動加意防範。
今准甘提咨鎮各咨稱。准署督臣令貝勒丹衷
在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處駐牧。並准其
部下人等至邊內貿易。又據肅州報稱遵奉署
督臣安插公巴濟旗下領催哈喇等戶口於哈
魯雅地方。給以米麪茶封。又據寧夏道府報稱

奉晉督臣遵
旨安挿公通摩克公巴濟人衆於阿拉善山後並將喀
爾喀部落扎薩克台吉鄂木布濟扎薩克台吉
多爾濟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公拉旺公完舒克
等一體安挿支給米麪茶封近又據地方官稟
報鎮夷口內紅布湖地方住有夷帳云是巴濟
公部落爲賊衆迫脅逃避內地臣聞鎮夷口外

之巴濟公已叛歸準噶爾而伊等部落言稱避
賊豈可深信置之內地恐至藏奸且寧夏地土
平漫僅隔一阿拉善山並無險要宗之鎮番孤
懸塞北自涼抵肅徑賢緜亘外通邊墻而諸夷
漸次逼處人心難測仕奔郎阿宋可進自必悉
心籌畫防範嚴密而臣愚鯁過慮殊懷隱請
嗣後塞外附屬諸夷未奉
諭旨安挿而伊等口稱避賊內徙者不許縱令入口即
有力量單弱不足與賊而勢當應援者寧可遣
兵追護不宜拔帳近移伏惟
聖裁奏入報
聞
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家口外領兵駐劄之都統薩移哈

著來京令都統綽奇副都統宗室滿珠錫禮前往綽
奇所管鑲藍旗事務著平郡王福彭署理
丙子
命給被掠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公通摩克等產業口糧
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言臣遵
旨委遊擊朱奇芳等出口至阿拉克山貝勒丹衷處派
人協同詢問公通摩克等遷移遊牧之故今據

朱奇芳等稟前至諾顏哈喇見公通摩克回稱
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在錐嵛地方駐牧公拉旺
欲往哈魯鳳去。扎薩克台吉郭木布濟并巴濟
旗下佐領翁郭柴等俱欲往緛確去此等地方。
俱於阿拉善山甚近。扎薩克台吉多爾濟與我
附近駐牧。扎薩克台吉錫里扎卜仍在古爾班
賽堪。我等產業牲畜俱被逆賊搶劫。屬下之人。
漸至饑餒。兼無居住帳房。仰懇給發口糧等語。
臣查諾顏哈喇等處係喀爾喀游牧之地。於哈
魯鳳阿拉善山甚近。臣暫將王格勒克雅木丕
勒併公通摩克人等酌量給發茶觔帳房等物。
共作何料理安插之處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奏入得
旨大學士等議奏。尋議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公通摩克

等被賊劫掠。今游牧俱移於諾顏哈喇等處駐
劄。應派章京一員。動支戶部銀二萬兩馳驛前
往。將王格勒克雅木丕勒公通摩克屬下查明
戶口善加撫育。台吉及屬下之人。每家各賞牛
羊牲畜每人賞給銀六兩以製帳房其所賞之
牲畜於未滋生之前行文查郎阿交與寧夏官
員等辦理一年口糧賞給奏入得
旨公通摩克率屬下之人向內移行路遇賊人。搶掠人
口牲畜甚爲可憫。王格勒克雅木丕勒之戶口牲畜
亦被劫掠。著賞給二人銀各一千兩以爲立產之具。
餘依議。
庚辰
署陝甘總督查郎阿奏防範哈喇等事宜。
查郎阿奏言據大學士等咨稱甘州係沿邊要

地。阿拉善山亦附近寧夏。額催哈喇等二十七
戶係叛逆輝特公巴濟屬下安插於此。究有未
便。應飭令甘肅文武員弁嚴加防範。不時稽查。
將來作何安插之處。再行酌議。臣即密令甘提
臣宋可進寧夏鎮臣李綱武等會同文員加謹
防範。小心查察。令酌量安插於附近邊墻之內。
嚴加管轄。以固疆圉。奏入。報
閱。

辛巳。

厄魯特郡王額駙塞卜騰旺布移住喀爾喀河。
命賞賚有差。

大學士等議奏據厄魯特郡王額駙塞卜騰旺
布告稱屬下人等現存游牧處有四百二十戶。
其內有十四家宰桑若將伊等移住內地。其中未
出痘疹者多。未免恐懼。但現在游牧又與賊交
界。伏乞
皇上施恩。往東移於喀爾喀河附近居住。甚便。至屬下
人等牲畜並無倒斃傷損。力能遷移等語。應如
所請。移住於喀爾喀河地方。伊屬下人等既稱
牲畜豐足。力能遷移。不必更加賞給。奏入。得
旨。塞卜騰旺布屬下人等不隨逆賊。誠心歸附伊主。甚
屬可嘉。著加恩賞給宰桑等銀各一百兩。屬下人等
每戶銀十兩。塞卜騰旺布感念朕恩。不受準噶爾賊
人之欺誘。屬下逃竄。又効力往追。著加恩賞銀一千
兩。

癸未。

鎮兒泉哨兵被傷。

命議處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等

岳鍾琪奏言臣因入冬以來積雪甚深。嚴飭卡倫之弁兵。祇令登城瞭望。不許分遣遠哨。乃駐防鏡兒泉副將馬順陽奉陰違。趙遣弁兵遠出巡哨。以致城北山內兵丁突遇賊夷。被傷二名。衝失一名。副將馬順隨遣遊擊楊玉守備張嵩先後帶兵追趕。賊夷遠遁。其違令之副將馬順理合參奏。奏入。得

旨。鏡兒泉卡倫離軍營不及百里。駐兵不少。賊來即至傷失兵丁。一任遠遁。岳鍾琪是何防範。且安設卡倫原爲巡探。如雪霧黑夜尤宜加意。若止令登城瞭望。不許分遣遠哨。以爲恐有疎防。是必將待賊臨城而後防矣。是何軍令。岳鍾琪不知自咎。僅以副將陽奉陰違爲詞。朕實不解。將岳鍾琪與副將等交部嚴察議奏。

甲申。

命給駐劄古爾班賽堪將軍達爾濟建勳將軍印賞銀二千兩。

命議敘追勦準噶爾賊人功。科爾沁郡王羅卜藏喇錫巴林郡王桑里達扎賴特貝子特古斯翁牛特貝子羅卜藏敖漢公額駙羅卜藏喀爾喀公敏珠爾扈巴圖濟勒根敦諾爾布扎卜齊旺扎卜魯特克什策卜登喇卜坦等各賞賚有差。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請築城木壘駐兵。

從之。

岳鍾琪奏言去年襲擊賊夷。沿途細看。有木壘地方。形勢險要。兼可屯種。若於此建築城池。駐兵二萬。賊兵斷難飛渡而東。再於巴里坤駐兵

一萬於魯克察克闊展等城添設官兵足一萬之數如此則賊兵來時我軍互為犄角前後邀截可令大創而去若將來木壘駐兵有未協之處請將臣置之重典妻子從重治罪奏入得旨

丙戌

察克等處互為聲援著照所奏定議舉行

命選西北兩路將弁兵丁派往木壘等處

上諭大學士等曰木壘駐兵一事最關緊要若大將軍岳鍾琪定議舉行可於綠旗兵丁內揀選二萬名遣往其魯克察克等處應添兵若干亦酌量派出西路蒙古兵丁較少應酌議添撥以資行間之用前京城派往之驍勇兵一百名巴爾虎兵一百名額駙阿寶屬下兵丁五百名俱著派去軍營所有歸化城之土

黙特兵丁內挑選五百名鄂爾多斯兵丁內挑選三百名一併帶往再北路副都統達什帶去察哈爾兵一千名亦著往西路原任總管班第給與副都統職銜令其與達什一同管領達什班第二人各賞銀一千兩其察哈爾兵弁著順承親王酌量每人賞給銀兩俾其行裝寬裕給與馬匹於二月杪三月初由阿濟一路前去至阿寶之兵前曾降旨令於今春撤回本游牧處今既留在軍營著大將軍岳鍾琪量加恩賞可即傳諭兩路大將軍知之又

諭曰侍郎顧納軍前効力有年著授為內大臣在西路參贊上行走賞銀二千兩又

諭曰綏遠將軍馬爾賽至軍營時著副都統阿岱前赴

順承親王處在參贊上行走

丁亥

命封公袞布爲固山貝子。

上諭理藩院曰厄魯特郡王額駙阿寶之子公袞布在西路軍前甚屬効力著加恩封爲固山貝子。

雍正十年春二月己丑朔

命踏勘翁金附近修城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奉差原任巡撫布蘭泰奏稱翁金修城地方並無樹木土少沙多不能修城等語翁金係通軍營大路適中之地其附近地方或有可以修城之處即離驛路稍遠但可掘井取土即可修城著交與驛站官員踏勘奏報。

辛卯。

命公博爾屯爲叅贊赴扎克拜達里克。

上諭大學士等日進河駐防之二千蒙古兵丁著侯馬蘭泰管理公博爾屯著往扎克拜達里克在馬爾賽叅贊處行走。

議伯格爾駐兵事宜。

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曰伯格爾在察罕廋爾西南扎克拜達里克正
西賊若由阿爾台阿爾穆克圖布拉罕巴爾楚
克阿濟必濟等處走額濟內道必出此賓爲賊
人出沒要路請於此駐兵萬人可以阻截北路
軍營西南一帶賊人且其地去察罕廋爾扎克
拜達里克僅三四百里應援亦便又屬古爾班
賽堪總口應請令建勲將軍達爾濟以原撥往
古爾班賽堪兵五千人移駐伯格爾再扎克拜
達里克現有家還兵二千綠旗兵五百應令左
副都御史阿成阿率往益之並令大將軍順承
人令貝子額敏守之奏入報
聞。

上從之。
壬辰。
辦理哈密事務員外郎永恒等奏報擒獲賊人
蒙克情形。
永恒等奏言正月二十二日準噶爾賊人來犯
哈密臣等從城上望賊勢甚衆周城四五里不
便輕敵。貝子額敏遣回兵精壯者設伏城外擒
賊人孟克訊之云賊中領兵者爲塞卜騰策凌
那木扎爾等聞哈密牲畜衆多發兵六千由烏
魯木齊來攻臣等日夜守城相機勦殺所獲賊
人令貝子額敏守之奏入報
聞。
甲午。
命賚雅思哈等赴推河搭爾瑪善等赴伯格爾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費雅思哈伍什巴著往推河地方與
侯馬蘭泰一同領兵駐劄其伍什巴所管兵丁著護
軍參領委三代管副都統塔爾瑪善者同阿成阿前
往將軍達爾濟軍營在參贊上行走
庚子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援勦擊賊情形
命速議木壘築城駐兵事宜
先是岳鍾琪奏言據辦理哈密事務員外郎永
恒查斯海副將焦景竑員子額敏等稱正月二
十一日鴨子泉卡倫有賊二百餘人往來二十
二日賊兵逼哈密城登城望賊約有三千餘人
臣計哈密有副將焦景竑率官兵千五百人駐
防又有參將韓良弼率山西綠旗兵八百駐城
中足以固守但賊既逼哈密自當遣兵截殺臣
門遣總兵官曹勷等率綠旗兵五千日夜趣赴
舒圖達巴罕五堡處截其尾又遣總兵官張豹
率官兵二千趣科舍圖嶺前後並赴哈密應援
又據永恒等報云二十三日城外賊兵漸少其
大隊悉往西剛呼魯蘇向東北沿山一帶赴塔
勒納沁臣計塔勒納沁有提督顏清如率兵四
千駐劄城中可以固守又令總兵官曹勷等於
西剛呼魯蘇一帶扼據險要相機掩殺臣又廣
賊或由摩垓圖圖爾庫勒諸路竄入北山逃遁
歸巢按北山正西並西北有兩路一巴哈恩度
爾一察罕春集悉賊人必經之處臣更遣副將
軍石雲倬及原任兵部尚書馬會伯率綠旗兵
三千二百赴巴哈恩度爾一路設伏署鎮安將
軍卓鼐及前鋒統領宗室哈爾吉副都統僧保

張正文等率驍勇官兵暨八旗滿洲兵凡三千
八百赴察罕蔴集一路設伏副將軍常賚及都
統根敦總兵官張存孝等率滿漢兵三千二百
赴烏克克嶺截殺臣等軍營士馬現在準備策
應又奏言據駐劄塔勒納沁提督顏清如陸續
報稱正月二十三日賊據天生圈山口先遣叅
將米虎率兵六百赴三道大坂防護馬廠即晉
兵守城自辰至酉賊始退走西北山下二十四
日米虎率兵至白楊溝一帶與賊遇賊敗又遣
副將陳經綸率官兵一千五百人出城擊賊賊
人由西南故路而遁陳經綸率兵往追沿途搜
勦臣以賊人舉衆深入塔勒納沁一帶意在擄
掠牲畜現今軍營所留馬匹騾頭悉在山南凹
道溝畢留大坂中牧放官兵防護嚴密牲畜無

損至是又奏言臣令總兵官曹勳及副將紀成
斌等率兵應援哈密於正月二十七日將至二
堡正遇賊人大隊約五千餘奮勇進擊交戰一
日夜二十八日賊登山拒我曹勳等四面仰攻
爭先力戰自卯至午賊衆大潰殺傷無算奪其
馬匹牛羊并援出所掠兵丁及漢回商民數百
人餘賊由沙磧遁逃而西曹勳率兵直抵二堡
下營二十九日曹勳自二堡至柳樹泉總兵官
張豹及哈密副將焦景竦塔勒納沁副將陳經
綸等與曹勳軍合乘夜追勦臣計賊人腹背受
敵殘喘奔逃必走烏克克嶺臣已檄知副將軍
石雲倬常賚署鎮安將軍卓鵬等發滿漢兵六
千到烏克克嶺南山口梯子泉一帶截殺仍著
總兵官曹勳率官兵在沙棗泉駐劄以張聲勢

謹以大捷緣由奏報。奏入。得
旨。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各路撥派官兵。進勦堵截。及總
兵曹勳等擊敗賊人之信。調度有方。運籌亦備。官升
兵丁奮勇効力。擊敗賊衆。賊衆朕心嘉慰。惟是曹勳領兵
一路。正當賊鋒。其所帶兵丁。稍覺單弱。而勁健將弁
亦覺尚少。再賊人若由烏克克嶺逃遁。則有常賚石
雲倬等堵截擊殺。假若敗殘餘賊。由沙磧而遁。必由
遨擊。豈不更善。文木壘駐兵一事。朕已降旨與岳鍾
琪令其計議舉行。則吐魯番回民遷移之事。可以緩
商。至木壘築城若事在必行。以速為善。今賊衆受創
而去。乘機動工更覺順便。並令岳鍾琪速議奏聞。

丙午。

命正陳泰之罪。

大學士等議奏。前陳泰世受
國恩。身為參贊傳爾丹統兵進勦時。令率兵二千
在科卜多河岸駐劄。以備敵兵。乃陳泰一聞宋
倫逃兵訛言。即畏懦領兵回扎卜堪。後經傅爾
丹屢次催調。陳泰惟事推諉。又不即赴科卜多。
殊干法紀。應照律擬斬。秋後處決。行文軍營令
將陳泰解送來京。交刑部監候。奏入。得
旨陳泰之罪。斷無可赦。著照擬處斬。即在軍營監禁。至
秋審時擬為情實具奏。俟命下之日。再行正法。

丁未。

命免西寧煤稅。

上諭內閣曰。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
係附近漢土番回民人挖取販賣。以為生計。無耽納
稅錢三十文。西寧府委員收解充餉。約計每年收銀

一千九百餘兩近因西陲用兵之際西寧移駐兵弁較前爲多率皆用煤以供炊爨煤價漸至昂貴若仍照例徵收稅銀恐價值不能平減於兵民均有未便著將應收稅銀寬免該督撫轉飭有司實心稽查倘胥吏人等有照舊私收或借端需索者務令察出治罪

辛亥

西路副將軍石雲倬失機

命革職議罪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準噶爾賊人由五堡之南沿沙磧敗遁若尋有水草之路必繞至烏克克嶺遁西奔竄臣前派副將軍常賚石雲倬所領之官兵六千餘名俱於正月二十九日午未時齊至烏克克嶺臣與副將軍常賚面議官

兵到烏克克嶺略爲歇息即令石雲倬選兵四五千名先赴梯子泉一路截殺署鎮安將軍卓鼐率滿兵三千隨後接應其餘官兵令常賚帶領守截烏克克嶺山口三十日午後賊人適在山口二十里屯住石雲倬等如即遣發官兵乘夜潛襲滅此自不待朝食詎料初一初二等日杳無提音至初三日始據卓鼐容稱初一日賊兵業已逃竄初二日即遣驍勇官兵近搜遠捕賊人從洮賚大坂之西越向納呼山通歸臣思將軍三員率兵萬餘乃觀望不前以致賊人驚覺遠颺深爲駭異及副將軍等陸續撤兵回營詢其情節據常賚卓鼐等同稱三十日午後始派兵一千五百名令總兵官張存孝帶領

在山下等候。又數次遣人攔阻。不許前進。石雲倬安寢帳房。初一日天明。始領兵東行十餘里。隨即安營。造飯煎茶。纔轉西而行。張存孝至賊人屯住之處。餘火未息。報稱賊人竄遁不遠。請其速行前進追勦。石雲倬又傳令撤兵。不許追襲。臣以梯子泉一帶實逆賊歸巢之要路。又慮烏克克嶺之西南。尚有堵呼納呼二路。亦係賊

人歸途。務須派兵堵截。有涼州右營外委馬得玉乃熟識堵呼納呼道路之人。令其馳赴行營。聽候發兵領路。不料石雲倬大怒。以馬得玉爲多事。欲行責治。並不發兵邀截賊人。果由堵呼納呼一路逃歸。坐失機會。石雲倬乖戾偵事。臣實難代爲隱諱。不得不據實奏

聞。奏入。得

旨。辦理軍機大臣嚴察議奏。尋議曰。石雲倬應革職交與岳鍾琪同常賚卓鼐等前往。詢明確供。解京按律究擬。奏入。

上從之。

壬子。

命增撥駐劄伯格爾蒙古兵。

上諭大學士等曰。派往伯格爾地方之蒙古兵丁甚少。

著於鄂爾多斯六旗內再派一千。帶領前往。仍照前令王查木陽協理台吉策旺多爾濟額默根等會同該扎薩克選派。俟整束行裝完備。即與王查木陽所領二千兵。一同起程。著王查木陽等於六旗協理台吉大員內揀選人去。得能管轄兵丁者二員。再酌派官員帶領前往。王查木陽若已起程。著六旗扎薩克貝勒員子公台吉等會同選派。務將器械馬匹辦理

整齊。令其起程。其賞賜兵丁銀兩。另派員隨後送往。

訓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賊人從納呼一路遁逃。并撤兵回營各情由。此次賊夷狂肆悖亂。深入重地。投身羅網。乃自速滅亡也。我師既以逸待勞。且我衆彼寡。但能申明軍紀。要截擊殺。並不必奇謀異算。斷不致兎脫狼奔。今乃坐失機會。不但不能

屠勦。且使賊人由坦途而遁。此實朕與廷臣意料所不及者。其領兵之石雲倬已降旨治罪。至大將軍岳鍾琪素諳軍旅。本非庸材。緣懷游移之見。致乖敵守之宜。前車之鑒。非止一端。嗣後當深悟前非。痛自省惕。先事綢繆。臨事堅定。壹號令以振軍威。示威信以

齊衆志。庶可以奏膚功而收後效。朕猶深望之。

癸丑。

命暫緩木壘駐兵。籌畫吐魯番軍糧。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議三四月間。木壘築城駐兵一事。已降旨大將軍岳鍾琪令其酌量辦理。今再四思維。以數萬官兵移駐木壘。春間馬駝。既恐膘力不足。且時日稍覺忙迫。未必事事皆能就緒。不若遲至六月夏秋之交。將諸事預行愼密辦妥。大兵迅發。一舉可成。將來預備兵丁之時。須出其不意。速完城工。則戰守皆易矣。木壘駐兵之舉既緩。則吐魯番之兵糧。當

急爲籌畫。吐魯番既有官兵三千名。若再加三千名。則軍勢益壯。不但可以保護回民。即將來禾稼在野之時。賊人前來踐踏。我師合回衆擒勦之。亦易爲力。此時發兵三千前往。就便可以將米糧運送。或由沙磧小路零星運往亦可。倘倥咚密之人運送。而令吐魯番之人接應。皆照數給與腳價。著岳鍾琪悉心妥

議辦理。

命福建總督劉世明貴州巡撫張廣泗赴西路軍營。

上諭大學士等曰西路軍務關係緊要。軍營之中協辦大臣甚少。福建總督劉世明於西邊情形素所諳悉。著馳驛來京面請訓旨前赴軍營。先賞藩庫銀一萬兩。製辦行裝。又

諭曰西路副將軍石雲倬已革職議罪。朕欲於各督撫提鎮中簡用一人。前往軍前協辦軍務。貴州巡撫張廣泗才幹優長。實心任事。數年以來苗地用兵。該撫親歷戎行。深諳軍務。著即馳驛來京面請訓旨前往軍營為副將軍。賞藩庫銀一萬兩。製辦行裝。

命暫停撤土默特兵守臺站者。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前因歸化城留兵甚少。諭令副都統圖納等帶領土默特一千兵。前往照看臺站。俟

馬爾賽所領兵丁至扎克拜達里克時。將土默特兵丁撤回。貝勒倘袞扎卜等領往之喀喇沁一千兵令駐劄臺站。今噶斯一路土默特兵丁俱經撤回歸化城。歸化城既已深兵。圖爾賽等領去之土默特一千兵者。暫行停止撤回。仍令看守臺站。喀喇沁一千兵丁。著往扎克拜達里克地方屯劄候旨。

甲寅。

乙卯。

命以護軍統領職銜吉當阿署綏遠將軍。馬爾賽軍營前鋒統領。以副都統塔爾瑪善署建敷將軍。達爾濟軍營前鋒統領。

命賞卹塔勒納沁哈密等處出征及陣亡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賊人侵犯哈密。塔勒納沁等處所派官兵。征勦堵截。其中多有步行者。雖因將領無能。觀

望退縮致令賊衆逃遁而兵丁之奮力前驅勤勞實
堪軫念著大將軍將大營塔勒納沁哈密等處此次
出征之兵丁查明分別賞賚其陣亡受傷之兵丁尤
可憐憫著查明照例賞卹
命優賞禦賊回民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哈密被賊侵擾回民等併力抵禦甚
屬可嘉聞其在外牧放之牲畜一時不及收回者被
賊人盜去雖據報賊遁之後仍將牲畜奪回但恐遺
失倒斃者已多朕心深爲軫念其遺失牲畜之頭目
回民等著賞銀一萬兩守城禦賊者著賞銀五千兩
按名分給其擒獲賊人者優加賞賚務令均沾恩澤

丙辰

命暫留欽拜等於扎克拜達里克及伯格爾授阿思哈
等副都統職銜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臣等欽奉
皇上諭旨以現在軍前大臣甚少恐不敷調遣命於軍
營總等官中擇有可勝副都統護軍統領任
者令臣等密封題奏今有新調吉林佐領委署
前鋒翼領阿思哈同額駙策凌効力行間黑龍
江協領委署前鋒翼領布爾沙科卜多進兵時
奮勇奪據山嶺効力尤著率領新調右衛兵丁
兩處軍營俱屬効力請賞給阿思哈布爾沙副
都統職銜令欽拜塔爾瑪善前來察罕廋爾軍
營奏入得

恭賚內大臣伯欽拜實心辦事善於約束馬爾
賽處副都統塔爾瑪善從前在阿爾台也里坤
旨馬爾賽辦事甚不愜朕意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全頓
欽拜一人伯格爾地方駐劄大員內亦無歷練之人

故授塔爾瑪善為達爾濟軍營參贊并委署前鋒統領。著將欽拜塔爾瑪善暫留扎克拜達里克伯格爾地方。阿思哈布爾沙著照順承親王所請。俱授為副都統職銜。

三月。戊午朔。

命加賞坐卡兵丁。

上諭大學士等曰。坐卡兵丁專司瞭望哨探之事。較之在營駐劄兵丁更為辛苦。且汎地離營既遠。市買鹽菜。未免多費。著傳諭大將軍岳鍾琪。每月加賞銀一兩。羊價七錢。俾其他各處坐卡兵丁。有所資益。伊等食用充足。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嗣後儻再有疎忽貽悞之事。定行從重治罪。其如何挑選諭旨之處。聽大將軍酌量辦理。

戊辰。

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獲賊巴顏所供情形。

岳鍾琪奏言據馬厰遊擊龍有印檻送所獲準噶爾賊人巴顏等。供稱領兵齊來犯哈密。係台吉塞卜騰及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策凌那木扎爾等。噶爾丹策零去年九月。調兵六千。會於烏魯木齊。到奇台附近過冬。今年正月十二日。由奇台起程。於二十日夜過烏克嶺。前赴哈密。其侵阿爾台兵。去年十一月間。小策零敦多卜歸哈喇沙爾。大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在博東齊過冬。現今哈薩克兵。擄準噶爾七百餘戶。噶爾丹策零已撤曼濟還。欲令發兵赴哈薩克部。誰

聞。

壬申。

錄供繕奏。奏入。報

賞阿霸垓郡王扎木巴勒扎卜等。並
命吳禮布等前往會同訓練兵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管轄烏珠穆泰等十旗扎
薩克兵丁之阿霸垓郡王扎木巴勒扎卜等奏請自
京派遣大臣。同伊等管轄兵丁。吳禮布著賞與護軍
統領職銜。巴特瑪授爲侍讀學士。前往會同王扎木
巴勒扎卜等訓練兵丁。尋

命賞阿霸垓郡王扎木巴勒扎卜銀一千兩貂帽貂皮
短褂秋袍各一。烏珠穆泰鎮國公朋蘇克喇卜
坦銀五百兩。貂帽秋皮短褂皮袍各一。
丁丑。
命議處寧遠大將軍岳鍾琪。
大學士等劾奏言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
賊人敗遁。及臺站牧廠情形請摺。惟詞互異。前
後舛謬。岳鍾琪以烏克克嶺爲賊遁歸必由之
路。其梯子泉地方。即賊鋌而走險之道。則當派
撥兵丁時。即應指定兩處。酌遣官兵邀截。而必
俟已至烏克克嶺。始令往梯子泉。并令石雲倬
等略爲歇息。是賊人之得從塔呼納呼潛遁而
歸者。雖石雲倬之罪。而岳鍾琪亦難辭咎也。又
前奏塔勒納沁各廠看守甚嚴。賊人一無所得。
後又奏報失去牲畜。并各廠弁兵亦有傷損。且
云截殺賊人。收回羊馬。所得足償所失。覘然不
以爲恥。殊非人臣奏對之體。又烏克克嶺離軍
營僅九十里。賊兵過嶺而軍營茫然不知。所設
坐卡兵丁。此時何在。且鏡兒泉廣集察罕哈瑪
爾復設三大卡倫。專爲探信而設。乃一無聞見。
則平日所云傳遞號炮。頃刻可至者。尚足恃乎。

當草枯馬瘦之時。賊以五六千人。入我卡倫。越過軍營直至塔勒納沁。我兵三萬餘衆。週圍密布。既任其來。復任其去。賊並不奔沙磧。竟由小路而去。似此玩忽縱賊。奏報不實。深負聖恩。有玷倚任。請將岳鍾琪勅部嚴加議處。奏入得旨。該部嚴察議奏。

己卯。

勅諭拉達克汗德中納木扎爾。

上諭曰。朕統御寰區。內外視爲一體。凡撫卹遠人。奬勵恭順。懲治悖逆。皆朕分內事也。爾德中納木扎爾遣使向辦理藏務大臣等呈稱臣惟以辦理國事尊崇佛教。量力行走。採取葉爾羌準噶爾處信息。報知貝勒頗羅鼐轉行奏達。乞早降恩諭等語。朕覽之甚爲嘉悅。從前因爾父尼瑪納木扎爾與貝子康濟鼐同心報効。朕已沛恩賚。今爾亦效法爾父與貝勒頗羅鼐一體効力。甚屬勤勞。嗣後益加黽勉。以紹前徽。則永享朕恩於無既矣。茲特頒恩賜賞給緞疋等物。爾其祇領。特諭。

辛巳。

命免黜敏珠爾多爾濟等罰革成滾扎布一等台吉。

理藩院遵

旨帶領軍營被劫之喀爾喀郡王敏珠爾多爾濟等引見。得

旨軍前退縮之罪。例不容寬。但敏珠爾多爾濟患病是實。未能領兵前往。以致伊旗下派出之兵。半被賊兵截回。念伊祖墨爾根濟農首先來歸。其功甚大。蒙我聖祖皇考優恤。今伊獲罪之故。亦屬可原。免其革退王

爵。著另派賢能台吉前往軍營。管伊旗下兵丁。俟伊病痊時再赴軍營効力贖罪。扎薩克台吉鄂木布濟私離汛地。罪固難寬。但爲賊人截阻。不能通信。同歸游牧。嚴行保守。使賊人秋毫無犯。且人亦去得。免其革退扎薩克台吉。著與王格勒克雅木丕勒一同管轄屬下兵丁。前往建勲將軍達爾濟處効力贖罪。成衮扎布由科尔多地方逃回。後奉調軍營。又未前往。入亦不及。著革退一等台吉。

丙戌。

命加恩軍營裁汰老疾官兵。

靖邊大將軍額駙承親王錫保等奏言臣等遵旨將軍營年老殘疾官兵。林黑龍江右衛寧夏察哈爾歸化城喀喇沁土默特等處。并防戍綠旗弁兵等官弁共五十九員。兵千共一千五百五十二名。俱係殘疾候青草出時酌量辦理。發回各該旗該地方等處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得旨。

可憫。著各該管大臣等察明題奏。官員賞給半俸。兵丁賞給半餉。官兵內如有病痊可以起用者。奏聞請旨。

丁亥。

申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覽大將軍岳鍾琪陸續奏摺知官兵騎赴軍營之馬。及搭勒納沁等處牧放之馬。有沿途疲瘦倒斃者。有傳染時疫委棄者。有被賊人刼奪者。現今存剩馬匹。寥寥無幾。夫以多年購買預備之馬匹。而棄之有如草芥。其咎將誰歸乎。又據

岳鍾琪奏稱木壘駐兵。俟所調駝馬到營之日。即速起程等語。口內解送之馬。遠涉長途。不令休息。即欲驅使前赴木壘。其力實有不能。目今口內駝馬。陸續解送軍營。賊人探知。必又生窺伺之念。且將來移駐木壘時。倘有復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加嚴譴。

夏四月。壬辰。

命加恩酌增西路攻戰耕屯兵丁口糧。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兵丁口糧。從前議定。每名日支粟米八合三勺。或炒麵一斤。駐劄之時。本無不足。惟有事行走。及對敵之際。晝則追奔攻擊。夜則防範巡查。非駐劄之時可比。恐舊數稍有不敷。嗣後凡遇此等日期。著每名日支粟米一升。其應支炒麵之日。每名日支一斤四兩。俾兵丁等口糧寬裕。以昭厥格外加恩之至意。至分派屯種各兵。耕耘播種。併屯之兵。米麵一體增給。著即傳諭大將軍岳鍾琪等知

上卒同甘苦。然後可以得其歡心。而鼓其銳氣。今軍營之行事如此。豈不與古人領兵之道相左乎。將來移駐木壘時。倘有復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加嚴譴。

夏四月。壬辰。

命加恩酌增西路攻戰耕屯兵丁口糧。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兵丁口糧。從前議定。每名日支粟米八合三勺。或炒麵一斤。駐劄之時。本無不足。惟有事行走。及對敵之際。晝則追奔攻擊。夜則防範巡查。非駐劄之時可比。恐舊數稍有不敷。嗣後凡遇此等日期。著每名日支粟米一升。其應支炒麵之日。每名日支一斤四兩。俾兵丁等口糧寬裕。以昭厥格外加恩之至意。至分派屯種各兵。耕耘播種。併屯之兵。米麵一體增給。著即傳諭大將軍岳鍾琪等知

之。

己亥。

命豫辦駐兵木壘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大兵移駐木壘。選得六月初四日巳時。從大營起行。爾等可傳諭岳鍾琪將一應事宜豫先留心備辦。但軍營切宜慎密。以防漏洩。

乙巳。

命降岳鍾琪爵爲三等侯。戴罪立功。

吉議覆大學士鄂爾泰等劾奏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玩忽縱賊。奏報不實。應行議處。按岳鍾琪身爲大將軍。專制邊疆。賊衆以五六千人。從烏克克嶺入我卡倫。侵犯哈密。岳鍾琪茫然不知。令賊劫掠牲畜。從塔呼納呼綏騎遁歸。岳鍾琪智不能料敵於平時。勇不能殲敵於臨事。律之軍法。百喙難辭。應削去公爵。并革去少保世職。暨總督職銜。仍令暫護大將軍印務。以圖後效。奏入。得旨。岳鍾琪著削去公爵。并革去少保。降爲三等侯。仍留邊督職銜。護大將軍印務。戴罪立功。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

雍正十年夏五月甲子。

命張體義赴肅州辦理運糧事務。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之垣著來京。張體義著補與按察使銜。前往肅州。與副將馬龍。一同辦理運糧事務。

丁卯。

命曉諭陝西甘肅二省官民等。

上諭大學士等曰。秦省民風醇樸。朕所素知。第因近年以來。有一二匪類。揑造浮言。妄冀鼓動衆聽。誠恐無知愚民。一時不察。被其迷惑。是以特遣大臣官員等。開誠布公。宣諭化導。從前陝甘二省民人。深知感戴國家教養之恩。今復悉西陲不得已用兵之處。聆受諭旨。各皆開悟踴躍。朕心深爲嘉悅。但軍興日久。轉粟飛芻。不可再擾民力。其轅運之價。朕已屢次加添。近聞路遥僻遠之地。尚有不敷。又或採辦草豆等項時價低昂不等。是該督撫等尚不洞達朕意矣。向後著悉心體察。有應行奏聞者。即據實陳奏。朕自加恩。不使官民等有賠累之苦。著將此旨曉諭陝甘二省官民等共知之。

戊辰。

命以護軍統領阿思哈爲前鋒統領。赴西路軍營管轄滿洲兵。以侍郎武格爲揚武將軍。赴巴里坤。統轄巴里坤滿洲兵。伊禮布爲參贊。協同武格辦事。以總督劉世明爲副將軍。統轄巴里坤綠旗兵。與武格馬會伯商酌辦理事務。

命加賞巴里坤出征兵丁冬衣。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巴里坤出征之西安滿洲兵三千名。寧夏兵一千名。出口已將二年冬衣不無敝

損。應行加恩添補。查莊浪現有存貯皮袍褂三千套。皮帽三千頂。著署督查郎阿。巡撫許容再於蘭州添製皮衣一千套。皮帽一千頂。俱於秋間解送軍營。賞給西安寧夏滿洲兵。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庚午。

命停撤赴巴里坤京城驍勇官兵。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去年遣往巴里坤軍營之京

城驍勇官兵一百名。原令於襲擊烏魯木齊旋師之後。即行撤回。此兵俱係精銳。軍營現資差遣。暫停撤回。每人著再賞銀三十兩。以為整理衣服等物之用。

丙子。

議察哈爾移居蒙古等編設佐領事宜。

總管遵

旨查明八旗諸王大臣官員等所進蒙古。及移居就食蒙古。計八百餘戶。選其諳練騎射。可充健兵者。共五百七十餘名。請五十名編一佐領。共十一佐領。分充護軍領催驍騎。給以月餉。令操練騎射鳥鎗等項。其製備軍器馬匹銀兩照例給與。其中正黃旗原任侍衛阿喇卜坦所進蒙古人數。自足編一佐領。其佐領員缺。請即於其子弟中選授。許為世管佐領。其餘佐領。並集各處蒙古編隸。應為公中佐領。於察哈爾閒散官蔭生護軍校驍騎校中揀選補授。其護軍校驍騎校員缺。於察哈爾前鋒護軍領催中選補。至所選兵外。其餘閒丁無可依賴。生計維艱。應照厄魯特佐領下閒丁例。每名月給銀五錢。再察哈爾

貧苦兵丁請每戶賞銀十兩。每名賞布二疋。其牧場蒙古每名賞布二疋。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均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戊寅。

命哀濟扎卜等率所領兵赴圖爾賽等臺站處駐劄。撥土默特兵五百。還歸化城。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科爾沁合吉哀濟扎卜等帶領扎薩克兵丁七百名駐劄昂古里地方。今口外無事。令赴圖爾賽錫爾塔臺站處。駐劄管束。到日著圖爾賽等於從前帶去歸化城土默特一千兵內撤五百名。令回歸化城。

庚辰。

命議卹北路陣亡大臣官兵等。

上諭兵部曰。朱仲川準噶爾賊夷犯我北路。弁兵奮勇進勦。遂致失利。其效力之官員兵丁已降旨軍營著優加賞賚。至於陣亡之大臣官員兵丁。今據大將軍順承親王詳查造冊送部。此陣亡人等皆荷國家歷年養育。朕原欲伊等建立偉功。以膺國家重賚。伊等世受國恩。篤思報効。勇往直前。以致身陷疆場。雖誤入危機。而致命効忠。誠切可憫。朕自聞報以來。至今中心悽惻。難釋於懷。著交該部。按冊詳查。應加贈廕及祭葬賞卹之處。照例分別詳議具奏。

侍衛噶查爾圖等勦賊于鄂隆吉。

命賞賚有差。

護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據駐劄魯克察克總兵官王廷瑞報有蒙古兵納圖里等自賊營脫歸云。烏魯木齊之北奇臺所在。聚賊三萬。

來犯阿爾台臣即遣侍衛噶查爾闢守備郎建
業等率滿洲兵五十名巴爾虎兵五十名蒙古
兵一百名綠旗兵一百名往探還言哨探賊蹤
行至鄂隆吉遇賊殺賊四人擒賊舂丕勒達爾
扎等八人到營臣嚴訊擒者並供云烏魯木齊
附近積木薩處有兵三千台吉塞卜騰統之分
路遣人哨探一走塞必特已遇大兵擒剿一走
沈賚烏克克嶺等處小策零敦多卜現在奇蘭
聚兵三萬俟秋深馬肥欲往阿爾台侵犯喀爾
喀游牧那親哈什哈率兵一千往魯克察克大
策零敦多卜之子納木扎爾達什等率兵一萬
赴哈薩克部出兵臣復遣噶查爾闢等率兵趣
吳爾圖抄截賊人歸路一面飛檄總兵官王緒
級副將花天立率兵一千五百在沈賚一帶搜

山勒捕奏入得
旨侍衛噶查爾闢等遇見賊衆勦殺生擒甚屬可嘉噶
查爾闢賞銀一百兩郎建業賞銀六十兩滿漢蒙古
兵丁等賞銀一千兩分別賞賚以示獎勵

辛巳

諭順承親王等備賊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日據岳鍾琪奏稱賊人小策零
敦多卜在奇蘭地方聚兵三萬欲侵犯喀爾喀游牧
我兵宜嚴加防備著將岳鍾琪奏摺錄寄順承親王
馬爾賽達爾濟令伊等偵探信息賊人若以全力來
犯應如何防禦若分路以輕兵來犯應如何截殺臨
行詳細定議務期妥協不可輕率

閏五月甲午

諭八旗官員人等

上諭日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人相感之至理古今不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至詳且悉矣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為災慮然所以垂象示儆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慈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八旗將士遠役於外父母妻子愁望於家或者以為朝廷不恤士卒有此可已而不已之舉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世濟其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不加創懲則蒙古不獲安居邊塞不能享謐我八旗之人尚得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覦敢肆狂逞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寧人其可得乎我滿洲八旗人等素有忠義之心勇敢之氣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以及各處征討倘平定亂亂皆以捐軀致命為榮以老死牖下為恥今乃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殉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實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爭先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遏抑私情務其遠大則忠君報國之畑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

受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欠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以爲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衆多。不忍加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厲廉恥。此朕之苦心實欲爲人心風俗計也。若云朕爲財物計。而爲此窮核之事。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吝惜。豈有惟與旗人較量錙銖之理哉。且普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催追之時過於嚴刻。甚且牽累無辜。此庸劣不忠之大臣奉行不善。而更隱示以奉朕意旨。致令若輩心懷怨懟。朕

吉臬如是乎。夫獲罪而不知悔。沐恩而不知感。此皆乖戾之氣。均足上干

天和用是再頒諭旨。通行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共矢愛君親上之懷。永絕昧理欺公之習。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而上天福祐善良。諸事吉慶。亦可預信其必然矣。

乙未。

命議增駐劄兵丁口糧及調遣時加賞羊價。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因西路軍營兵丁。行走攻擊之時。從前所定口糧不敷。朕已加恩增給。今思兵丁駐劄之時。亦應使之口糧寬裕。以鼓勤勞。其如何酌量加增之處。爾等妥議具奏。尋議曰。駐劄之兵與行走坐卡之兵。並十日給米一斗。十日給麵十二觔半。則口糧皆可充裕。奏入得

貞依議兵丁等遇有調遣行走之時每月著再加賞半
倘銀七錢。

丙申。

賊人來犯喀喇和卓。黎將劉廷琰等擊敗之。

護鑾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據駐劄魯克察克
總兵官王廷瑞報賊人宰桑額爾克得松率兵
二千分東西兩路來犯喀喇和卓城。黎將劉廷
琰遊擊李英等分兵迎敵。殺賊賊走。劉廷琰等
率兵追勦。賊人大奔。遇黑霧大風。不便窮追。撤
兵回城。臣等仍飛檄總兵王廷瑞晝夜嚴防。時
加哨探。奏入報

許之。

上諭大學士等曰。固原提督樊廷來京陛見。懇求前往
軍營領兵効力。朕勉從其請。令伊暫回固原之任。李
繩武著馳驛來京面請訓旨。仍回固原署理提督印
務。

戊申。

命吹扎卜協理喀爾喀車臣汗部落事務。

上諭理藩院曰。喀爾喀車臣汗策卜登拜音珠爾年幼。
料理部落事務。恐有遺悞。著多羅郡王吹扎卜協同
辦理。

己酉。

命改定赴木壘駐劄兵啟行日期。

護鑾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甘涼肅州安西兵。
於五月啟行。而軍營馬匹至自長途。未經歇息。

恐多疲瘦擬令暫牧休息於六月二十日啟行
旨。官兵移駐木壘從軍營起程吉期，京中原擇六月初
四及六月二十七日今岳鍾琪奏稱馬匹應暫休養
於六月二十日啟行。朕恩大軍還移駐劄之際務令
諸事從容方爲有益。著卽定期六月二十七日起程
邊地雖早寒。然七八月間建築城工。地土諒不至凝
凍也。

六月丁卯。
命曉諭軍前喀爾喀等奮勇擊賊。
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鄂爾多斯參領阿
玉錫自賊營脫歸。云噶爾丹策零令小策零敦
多卜率兵二萬來犯北路。賊兵咪中有降賊之
公巴濟達什達爾扎貝子茂海台吉策凌協理
台吉益蘇克戴青等五人引路。欲以大隊搶掠
察罕廋爾附近居住喀爾喀等。直至克爾倫。巴
濟并獻計與噶爾丹策零云喀爾喀等人悉懦
弱。可以搶掠。謹據供繕奏。奏入。得

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既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起程之日爲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內照數坐扣還項。該部因愼重錢糧之意。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殊非朕體卹出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

辛未。

命發遣人犯赴北路軍營屯種效力。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應行發遣黑龍江等處罪犯。曾改發扎克拜達里克。彼時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垣。竭力捍禦。甚屬可憫。朕已加恩除其罪名。令充綠旗兵丁。人伍効力。續據順承親王等奏稱

伊等深知感戴朕恩。共思黽勉。可見有罪之人。予以自新之路。仍可望其改惡從善。若發往黑龍江三姓諸處。不過終身爲人奴僕而已。朕意嗣後將應發黑龍江等處人犯。遣往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効力。在伊身可以努力自新。而於屯種亦甚有益。其如何遣發安置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甲戌。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據自賊營脫歸之喀爾喀根都爾什等供稱。小策零敦多卜率兵會於奇蘭。一自布拉罕發兵一萬五千。一自和通呼爾哈發兵一萬五千。兩路來犯阿爾台。於七月間進兵。臣等詳思賊性奸狡。或從一路來。或分路前進。未

定。今於特斯路豫發精兵一萬。擇水草處駐劄外。再將軍達爾濟所領兵丁尚未到伯格爾范。毓賚所運米糧至伯格爾者已三千餘石。應加防守。臣等現令原任提督周瑛何祥書等率綠旗兵三千。赴伯格爾駐劄。又調副都御史阿成阿所領家選兵二千。臣處黑龍江兵一千。丙扎薩克兵一千。喀爾喀郡王商喀兵二千。同駐台西里山。以三千綠旗兵爲聲援。翼駐伯格爾。深溝高壘。嚴排鹿角。防守糧米。既可以要賊入來路。且策應達爾濟遠來之兵。奏入報聞。

辛巳。

命追封策勒克爲輔國公。令其子米什克襲爵。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吉噶奏言。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策勒克身率四十餘人。與準噶爾賊人連戰二次。奮勇殺賊。以致陣亡。屬人悉被賊搶擄。其子米什克亦爲賊擄去。十日脫歸。現在其母處。

皇上軫念策勒克等實心効力。特沛恩眷。賞策勒克妻銀五百兩。緞十疋。被傷者加賞銀五十兩。順承親王已行文吉噶給至策勒克之一等台吉其子米什克或可蒙恩加等承襲。恭候欽定。奏入。得

旨。台吉策勒克奮勇陣亡。可憫可嘉。策勒克著追封輔國公。令伊子米什克世襲罔替。伊等家產牲畜。著順承親王豐裕賞給。以圖永久。

秋七月丙申。
護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移駐木壘官兵。臣等遵
旨於六月二十七日辰時分兩路啓行。臣同副將軍常
賚統兵一萬二千名由科舍圖大路直進。副將
軍張廣泗同署鎮安將軍卓鼐統兵七千餘名
由鄂隆吉之北約洛圖一路前進。兩路官兵約
於科舍圖會合。更撥官兵四千餘名委副將譚
定邦等廷雄總理糧運護送車輛駝隻。分為四
運而進。又委總兵岳倉奇帶領湖廣官兵殿後。
凡應行事宜統俟師抵木壘之後。次第料理。奏
入。報
聞。
丁酉。

命少保大學士伯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畧一應軍務。頒
給印信。
戊戌。
命岳鍾琪回京。以署陝西總督查郎阿署理寧遠大將
軍印務。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軍營事務岳鍾琪辦理
總不妥協。著回京。其寧遠大將軍印務著署陝西總
督查郎阿署理。副將軍張廣泗暫行護理。查郎阿年

老懦弱。恐不能勝大將軍之任。但肅州路
遠未便來京請訓。今特命大學士鄂爾泰馳驛前往
肅州。傳朕訓諭查郎阿著先期料理。並賞給公用銀
一萬兩。陝西總督印務及所辦軍需事。著直隸總督
劉於義前往署理。賞銀五千兩。朕有訓諭劉於義之
處亦著大學士鄂爾泰傳旨。許容范時捷俱著在肅

等候。查郎阿起身時。著知會提督樊廷一同出口。

己亥。

命大學士鄂爾泰赴肅州。傳諭將軍傅泰等。

上諭內閣曰朕命大學士鄂爾泰前赴肅州。計議軍務。署將軍傅泰著即在寧夏等候。西安將軍泰布侍郎署巡撫馬爾泰著於八月內到肅等候大學士有面傳之諭旨。泰布起身時。將軍印務著侍郎杭奕祿暫行署理。

敕諭吏部尚書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

敕諭曰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經。鋤暴除兇。安邊之遠畧。逆賊噶爾丹策零狂悖實頑。父子濟惡。妄欲侵凌我屬國。窺伺我邊陲。包藏逆心。狡焉思逞。朕以此賊不除終爲衆蒙古之巨患。是以命將興師聲罪致討。乃數年以來。兵鐘琪調度無方。制防鮮術。運籌決勝。並幷機宜。爲將士之所輕。致軍心之不振。深負任使。有恭元戎。茲特命爾署寧遠大將軍印務統領陝西等處大兵。一切事宜。爾與副將軍常齎張廣泗酌定方略。會公同計議而行。勿謂已能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猶復進回勝算。期於萬全。神機定於方寸。整衆須如山岳之重。撻伐以雷霆之威。鼓勵戎行。申明紀律。遠偵密探。先事預防。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聽爾調遣。凡遇有警。即遣發官兵應援撲勦。賊中有情急來歸者。加意撫恤。其不抗拒官兵者。毋加殺戮。凡遇駐劄之處。加謹約束。兵將所過地方。申明軍令。毋得騷擾百姓。毋得淫人婦女。毋得離散人之父子夫妻。毋得損壞人之墳墓室廬。毋得強取貨物。毋得驅役平民。以副朕誅亂靖逆安民綏衆之意。其或有臨戰

退縮貽誤擾亂軍機者。爾會同商議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軍法示衆。官兵有犯小過者。會同商議。逕行處治。毋泯沒戎行之勞績。毋寬縱違法之弁兵。法紀務極嚴明。賞罰悉期公當。一切機宜。爾商酌調遣。有應知會北路靖邊大將軍者。即行知會。一同辦理。爾其殫乃心力。敷嫌謀猷。克奏膚功。永綏邊徼。欽哉故敕。

命詳核傅爾丹等失機之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稱七月十四日。賊衆來侵烏遜珠爾處。傅爾丹等接戰數次。敗賊前隊。及賊兵後隊全至。盡力衝突。我師失利。還歸大營等語。烏遜珠爾處傅爾丹領兵進勦。損傷官兵。迨回科卜多時。尚能整頓軍旅。遮截賊衆。是以特恩寬免其罪。理應竭力報効。冀雪前恥。何以又致僨事。倘因賊衆我寡。恐有疎失。相機回營。尚屬可原。若係輕躁懦弱。以致失機。即應革職嚴加議處。或官兵內有見敵先潰者。即應正法示衆。著大將軍順承親王秉公詳查據實陳奏。

丁未。

命侍郎杭奕祿赴寧夏候

旨。

上諭內閣曰。侍郎杭奕祿著由西安前赴寧夏等候大學士鄂爾泰有面傳之旨。其西安所辦軍需事件著內閣學士德齡協同左都御史史貽直辦理。

八月乙卯。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發兵赴奔博圖

山嶺禦賊。

錫保奏言。自今準噶爾賊人。前赴額得爾河源處。臣等偵探已確。酌議於奔博岡山嶺發兵堵截。共派滿洲蒙古兵一萬八千名。令王丹津多爾濟總統。額駙策凌。王羅卜藏喇什桑里達員子特古斯雜卜藏公羅卜藏參贊查克旦塔爾岱前鋒統領塔爾瑪善副都御史阿成阿副都統阿那布。瑚習禮額爾勒烏察喇王常哲庫訥阿思哈布爾沙員勒僧寬扎卜公羅卜藏策卜登沙圭達賴等。分派督率。於七月二十一日起程。奏入。報聞。

庚申。

命發盛京等處兵。赴達里剛愛。豫備調遣。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經降旨令盛京等處備兵以候調遣。今派盛京吉林黑龍江兵一萬。其盛京兵著護軍統領扣克副都統白爾赫圖率領。吉林兵著領侍衛內大臣薩穆哈率領。黑龍江兵著盛京侍郎和善內閣學士吳金率領。俱於日下起程。至達里剛愛過冬。以便來年青草發時各處調遣。

癸亥。

命撤駐劄木壘兵。還巴里坤。

先是。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言。臣等自巴里坤起程。七月十一日。直抵木壘。見木壘地處兩山之間。築城其中。形同釜底。又兩山蔓延叢雜。受敵甚易。據守甚難。實非屯兵進取之地。按巴里坤。地處平原。南北兩山。南山綿亘數千里。直至伊犁。北山漸折而西南至科舍圖。與南山

鎖合實爲巴里坤之關鍵。再西出烏蘭烏蘇口。則北山已斷。南山之北。卽屬沙磧。是以康熙五十四年間大兵屯駐巴里坤。卽於科舍圖派兵駐守。今請於科舍圖。駐劄重兵。科舍圖以西之烏蘭烏蘇口。南山一帶之洮賚烏克嶺北山一帶之小科舍圖寨必特鄂隆吉察罕哈瑪爾鏡兒泉及糧運臺站經由之噶順吳爾圖哈畢爾噶等處。俱各安駐兵丁。則與巴里坤大營。形勢通聯。可免賊人窺伺。但此事宜迅速舉行。交冬降雪。則沙磧地面。賊人肆意出沒。萬難籌畫矣。奏入。得

旨所奏甚爲明晰。著速卽辦理。並傳諭大學士鄂爾泰署大將軍查郎阿。目下撤兵之後。如何防範進勦。並吐魯番回衆作何安插之處。詳悉酌議辦理。張廣泗

兵沿山架梁。兩三晝夜。不得休息。其派撥兵丁。旋派旋移。略無寧所。一木壘城工未就。駐劄營盤。關係甚重。臣與副將軍常賚兩營所駐正當西北要衝。乃派兵止二三百人。或百餘人。卽岳鍾琪營盤。亦僅兵丁數百人。倘遇有警。將何以抵禦。至於部曲隊伍自有一定統束。岳鍾琪每值調撥梳於各營分攤。在兵丁則爲襍湊。在官

弁則非本管。且如鎮協以至千把所屬兵丁一
經抽撥。卽應以該管官帶往。餘留者竟乏統束。
猝遇另有調撥。不得不另委將弁。官與兵素不
相識。徒滋紛亂。一準噶爾賊人。專資馬力。我兵
制敵必須馬步兼用。而岳鍾琪立意用車。查車
戰利在平原。今自巴里坤至木壘。沿途灘磽崎
嶇。或紆道繞過沙磧。情勢總不相合。至馬步兵
丁。除弓箭鳥鎗外。止令各帶木棍一根。大刀長
戟等械全無豫備。官兵莫不竊議。一岳鍾琪堅
執木壘地方可以牧放駝馬。今經細勘並無牧
放之處。倒斃甚多。因令綠旗兵留馬二千匹。餘
悉趕赴烏蘭烏蘇科舍圖一帶牧放。按烏蘭烏
蘇科舍圖祇駐二千餘兵。差使繁多。何能分管
牧馬。且距木壘甚遠。萬一賊人窺伺。勢難兩顧。
殊屬可虞。一木壘駐兵數萬。糧運最爲緊要。岳
鍾琪初謂車行甚易。加以駝運至九月可運貯
十萬石。不致缺誤。今詢車路多亂山大嶺。必須
藉從砂磧。正屬賊人出沒要衝。難於防護。兼之
岳鍾琪一聞賊信。不論虛實。輒令停止糧車。似
此遲緩。轉瞬冰雪在地。運送更艱。數萬之衆。何
所託命。一岳鍾琪罔恤士卒。號令不明。鎮將大
員。時加呵斥。恣遊以下。日事鞭笞。平時議論風
生。或聞小警。張皇失措。性復剛愎。不喜人言。題
奏事件。奉到
諭旨數月不宣。臨事突然傳示。令人莫測。誠僞諸事怪
、僻難以悉數。臣雖力圖規正。無奈置若罔聞。軍
務重大。不敢代爲夠隱。伏祈
皇上乾斷奏入。報

聞。至是。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副將軍張廣泗等奏稱木壘形勢四面受敵必不可以駐劄大兵牧廠運道。止在可虞。交冬下雪之後。賊人無處不可出沒甚難籌畫等語上年據岳鍾琪奏稱巴里坤屢被賊人侵擾。木壘形勢實爲萬全之地。願以全家性命保其有益無害是以廷議允其所請今張廣泗等所奏如此則岳鍾琪欺罔之罪。擢髮難數矣。曰今賊人聞知木壘駐兵之信。必悉力前來。阻撓侵擾。惟是賊衆。現在盤踞北路。未必更有多人分向西路。我兵速乘此時撤回巴里坤。乃第一要策也。不必更有遲回。至所稱科舍圖烏蘭烏蘇等處。各分別駐兵等語。伊等身在地方。必有眞知灼見。聽其酌定。就近辦理。務期妥協。至於牲畜番回民。年來輸誠向化。情甚可憫。我兵既撤之後。回民應如何料理。或酌留官兵在彼防護。或將頭目緊要之人安插近地。著張廣泗等就近商議辦理。

命免故兵所領月餉。并賞給本年秋季餉銀。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兵家口從前所領月餉。例應從病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先。家口所領月餉。悉著加恩免追。再今年七月間該提鎮等。始接部文。而所轄協營道路遠近不齊。奉文先後不等。其秋季餉銀。必有已經散給者。著將各兵應扣秋季之項。無論已領未領。一概賞給。以示朕恩恤故兵之至意。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一

雍正十年。秋八月庚午。

巴勒布國雅木布棄楞庫庫木三汗。遣使入貢。須敕賞賚有差。

辦理藏務侍郎僧格等奏言巴勒布國雅木布棄楞庫庫木三汗。居西藏極邊萬里之外。未嘗與中國通。今慕

皇帝至德。遣使入貢方物。辭意誠懇。請令來使至京朝見。辦理軍機大臣等議曰。天寒道遠。使臣往返計二年程。應令僧格等宣布

皇上惠恤遠人之意。轉諭來使令其旋歸。並加賞賚。給與馬匹更換。俾得從容啓行。奏入。

上從之。

敕諭巴勒布國雅木布棄楞庫庫木三汗曰。據商等奏

稱從前不知內地禮儀。未遂觀光之志。今遣使朝覲恭請訓諭。進貢之物不多。略盡恭敬之忱等語。朕為天下主。一視同仁。爾等汗。越在邊遠。自古未通華夏。慕朕仁化。萬里輸誠。朕甚嘉悅。所進方物。悉已收納。第念道路遙遠。往返艱難。爾使臣即由西藏遣回。爾等汗。但與西藏貝勒頗羅鼐協力和衷。維持黃教。以副朕普育羣生之至意。特賜綏靖玻璃磁器各種。一併發往。

癸酉。

北路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大敗賊人於額爾得尼招。

上命大學士鄂爾泰等於西路阿濟一帶發兵截之。

丹津多爾濟策凌奏言臣等奉大將軍王錫保派調。令率滿洲蒙古察倫略爾喀等兵二萬追

擊進噶爾逆賊。八月初五日臣等至額爾得尼
招。見賊兵。與賊戰十餘遇賊且戰且却。日暮抵
大山梁。一面偪水。戰益酣。殺賊萬餘。尸滿山谷。
河流盡赤。餘賊悉負傷大奔。所獲器械駝馬牛
羊無算。現在賊沿鄂爾昆上游向推河而逃。臣
等身率大兵即日自額爾得尼招發。尋賊敗踪
跡窮追進勦。奏入。

特總管珠瑚岱喀爾喀協理台吉遜都卜率之。
出城迎擊。賊兵大敗。斬賊百餘。所獲器械無算。
次日追至那壘郭勒。賊乘夜遁走。即檄知綏遠
將軍馬爾賽並報大將軍順承親王訖。奏入報
聞。

乙亥。

命革副將軍劉世明職。効力贖罪。

於阿濟斐陲之處派兵堵截。毋得踈忽。再者木壘大
兵撤回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或潛襲我軍之後。
務須加意防範。至於巴里坤乃根本之地。亦須計算
萬全俱著大學士鄂爾泰等就近妥協籌畫。

黎賢內大臣。侯。馬爾泰奏報敗賊於西爾哈招。
馬爾泰奏言。八月初九日。賊兵二千。來犯西爾
哈招。臣親選兵一千。與副都統賈雅思哈土默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劉世明由侍衛之職朕加恩用至總兵提督伊在提鎮任內居官尚好是以用爲福建巡撫陞授總督上年西路領兵需人朕念伊熟悉邊地情形特召來京命復爲副將軍授以巴里坤領兵之重任料伊受朕深恩必思黽勉宣力爲將弁之表率豈知伊苟且瞻顧退縮不前全無奮勵振興之氣既忝職任重負國恩著革職交與署大將軍查郎阿照總兵或副將之例於領兵艱苦之處令其効力贖罪倘再有錯誤即行參奏在軍前正法

戊寅。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發兵追擊賊人。

錫保奏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

追賊至額爾得尼招。奮勇殺賊萬餘。除檄綏遠將軍馬爾賽建勳將軍達爾濟各率兵截殺外。

臣選兵二千令扎薩克台吉根不勒。前鋒參領。達度等率師合擊。即日啓行。奏入。報聞。

九月。乙酉朔。

命加恩議敘額爾得尼招破賊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此次進噶爾逆賊志欲搶奪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罕

庫爾大營由杭愛山肆行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及諸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等兵二萬。奮勇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額爾得尼招地方。諸王大臣及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爲國輸誠。奮勇攻擊。將三萬逆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嘉。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

齊老地方擊賊官兵著加倍議敘領兵勁力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策卜登扎布從前在阿爾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勒達呼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戀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額爾得尼招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效力前驅。策卜登著封爲多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古斯從前在阿爾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擊賊甚力。在額爾得尼招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勳。特古斯著封爲多羅貝勒。敖漢輔國公羅卜藏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擊賊。又在額爾得尼招大敗賊衆又與貝勒策卜登塔爾岱等追擊賊衆。効力前驅。羅卜藏著封爲固山貝子。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策卜登扎布從前在阿爾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勒達呼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戀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額爾得尼招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賊人。巴海根丕勒俱著封爲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爲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東三省兵丁。卓爾海著授爲內大臣。署理黑龍江將軍事務。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內。若有似此勞績出衆之人而遺漏者。著大將軍順承親王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命革馬爾賽職。以欽拜暫署綏遠將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念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

令其配享
太廟。馬爾賽所襲之三等公爵加爲一等。擢用爲大學士。復賞輕車都尉令伊子承襲。恩施稠疊。衆所共知。朕以爲馬爾賽必感戴殊恩。實心爲國効力。因授爲大將軍遣往軍前。乃伊未至歸化城先將馬匹牲畜傷損數千。在口外第八臺處聞科卜多地方進噶爾賊衆消息。便自怯懦。奏請往歸化城。又將馬匹牲畜不擇好水草之處牧放。折損大半。且不禁約兵丁縱其貪饕飲食。肆意糜費。以致變賣衣服。如此乖謬妄爲之罪。朕猶寬恕。與以効力贖罪之途。授爲將軍。令往扎克拜達里克。而馬爾賽沿途又不調養駝隻倒斃數千。然朕猶優容之。望其効力也。頃進噶爾賊衆犯察罕度爾之大營直越杭愛搶奪喀爾喀等部落王丹津多爾濟衆參贊塔爾伽山等率領大兵尾追至鄂爾昆之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衆殲其大半。賊拋棄馬畜及一切器械臍裂奔敗。大將軍順承親王已劄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王丹津多爾濟等亦以賊衆大敗。投往推河。行文於馬爾賽。且馬爾賽接閱順承親王等劄後。奏稱賊若來推河必緣伊克鄂拉而遁。今已將伊克鄂拉左近之草焚燒等語。如此則馬爾賽自應如前所奏。率兵前往推河預備截殺。乃賊衆既至推河。而馬爾賽猶逗留扎克拜達里克至十三日始出城爲追趕之狀。行二三日聞有賊兵將往伯格爾之語。即藉端而回。夫以徒手敗走之賊。不行追逐。知而放去。又不奏明達爾濟領兵往追情由。朕以馬爾賽必有怯懦逗留明知故誤等情。曾降諭旨於大臣等。今據參贊胡琳參稱。一聞賊

來推河信息。將軍達爾濟等即整齊一標兵丁前往截殺賊衆。而馬爾賽並不發兵。傅鼐請兵殺賊。至於跪求。伊亦決不允許。至十三日。因臣等標下兵起程。馬爾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馬爾賽擁兵萬餘。有心貽誤國事。豈但大負朕之深恩。自古以來如此背負國家者。史策中亦爲罕覩。國法軍法俱難寬宥。著將馬爾賽之級遠將軍領侍衛內大臣公以及賞給輕車都尉俱行革退。其將軍印務著欽拜暫行署理。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侯馬蘭泰補授。其公爵係伊祖圖海立功所得。著馬禮善承襲。今已行文令馬爾賽明白具奏。俟回奏時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

命授軍營參贊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胡琳爲鑲藍旗護軍統領。給喀爾喀親王敏珠爾多爾濟旗分協理台吉遜都卜扎薩克一等台吉職銜。賞銀五百兩。給副都統費雅思哈護軍統領職銜。

命賞給額駙策凌等屬人被掠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此次準噶爾賊人前來時。額駙策凌屬下及喀爾喀扎薩克袞布策凌游牧等處。供被擄掠者。順承親王查明。照舊歲賞給被擄喀爾喀產業之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命治喀爾喀汗王以下臨戰退縮俱由陣前逃回游牧。目今行兵之際。軍法豈可姑容。著行文順承親王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將陣前逃回之汗王以下台吉暨領兵之副都統等查明嚴加治罪。

命曉諭西路軍營將弁兵丁等。

軍統領給喀爾喀親王敏珠爾多爾濟旗分協理

台吉遜都卜扎薩克一等台吉職銜。賞銀五百兩。給副都統費雅思哈護軍統領職銜。

命賞給額駙策凌等屬人被掠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此次準噶爾賊人前來時。額駙策凌屬下及喀爾喀扎薩克袞布策凌游牧等處。供被擄掠者。順承親王查明。照舊歲賞給被擄喀爾喀產業之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命治喀爾喀汗王以下臨戰退縮俱由陣前逃回游牧。目今行兵之際。軍法豈可姑容。著行文順承親王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將陣前逃回之汗王以下台吉暨領兵之副都統等查明嚴加治罪。

命曉諭西路軍營將弁兵丁等。

上諭曰噶爾丹狡零父子兇頑世濟其惡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窺伺我邊疆國家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已屢經曉諭官弁兵丁等知之矣夫三軍司命在於將帥朕慎重其選以岳鍾琪乃將門之子久歷行間從前用兵青海曾有勞績且於西陲情形素爲熟練伊亦自信克當此任是以命爲西路大將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官之事凡有所請無不允行賞冀其殫心竭力奏績邊疆爲一勞永逸之計豈料伊秉性粗疎辦事淵略平居志大言大似有成算及至臨時則張皇失措意見遊移且賞罰不公號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自奉太豐待下鮮惠今略舉其失機一二事言之前年冬月陛見入都軍營之事全無料理以致賊人盜竊駝馬傷我弁兵嗣後朕時時降旨諭令慎密周防乃今年正月賊人越過大營直至

哈密及塔勒納沁等處搶掠牲畜戕害回民伊將令不行調度無術竟令已入網羅之寇賊由坦道遁逸而去又如木壘駐兵之舉實由岳鍾琪之奏請且稱願以全家性命保其萬全乃我兵移駐之始即任賊人潛過木壘河東搶擄馬匹傷害官兵現今運道牧廠時受侵擾此皆岳鍾琪失算誤國之昭著者其他顛倒昏憒疎忽錯謬之處不可枚舉以統兵之人居心行事如此無怪乎三軍之士離心解體兵氣爲之不振也朕思用兵之事關係重大似此一籌莫展屢失機宜則軍務何日能竣我三軍之士何時得以休息用是特降諭旨將岳鍾琪調回京師以吏部尚書陝西總督查郎阿署理大將軍事務命大學士鄂爾泰親至肅州頒賜敕書指授方略查郎阿素性忠良赤心爲國虛懷謙受能體下情自辦理軍需以來事

事妥協邊疆情形。皆所深知。一到軍營與副將單弼
廣泗常賚等合志同心。和衷共濟。必能運籌決勝。靖
寇安邊。是在爾將弁兵丁等鼓舞奮興。急公努力。盡
洗從前委靡怠惰之習。合千萬之人為一心。則忠誠
感格。和氣致祥。必邀
上天之默佑。迅速成功。膺國家優隆之賞賚。是此日之
更換將帥酌改規模。實爾西路軍營通塞否泰轉移
之機也。今年七八月間。賊兵以三萬人。侵犯北路。深
入額爾得尼招地方。意欲迎奪喇嘛搶掠喀爾喀蒙
古。我師奮勇前追。殺死賊兵萬人。積屍如山。河水盡
赤。賊夷乘夜逃奔。拋遺馬匹牛羊器械不計其數。而
我兵受傷者。不過十餘名。領兵之大小將弁未損一
員。此實行間將士合力同心仰邀
天佑之明驗也。今賊人既受大創於北路。未必不輕視
西路。重整餘力以向巴里坤。冬春防範尤宜嚴密。不
可疎忽。著大將軍等將此曉諭各營將弁兵丁。咸使
知悉。至岳鍾琪屢次失機之罪甚大。律以國法。不容
寬貸。又聞軍營弁兵無不含怨。著大將軍查郎阿徧
行詢問軍營將弁兵丁等。岳鍾琪自領兵以來。果屬
事事乖張。人心共怨否。抑或尚有可取之處否。務使
三軍之衆。人人各抒已見。據實舉出。即有互異不妨
兩奏以聞。

癸巳。

命革博爾屯職。以閒散公在軍前効力。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念博爾屯之祖舊日勞績。
將博爾屯屢加任用。伊並不黽勉向前。因命花扎克
拜達里克馬爾賽軍前効力。乃玉丹津多爾濟等在
額爾得尼招大殲賊衆之後。所有疲困奔逃之賊前

至扎克拜達里克伊有精兵萬餘並不邀擊懦怯觀望俾其遁去博爾屯如會勦馬爾賽而不允其罪尚輕如並未經勦過則伊之首領亦難保矣一切情節著據實回奏其參贊大臣內大臣都統俱著革去以閒散公在軍前効力行走

乙未

訓勵青海王貝勒貝子等

上諭青海王貝勒貝子等曰今年七月間準噶爾策零敦多卜帶領三萬賊衆侵擾內地被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領滿洲等兵二萬將賊兵截殺幾盡喀爾喀等既能如此奮勇殺賊爾等何獨不能乎各宜鼓舞振奮踴躍効命賊兵前來侵擾青海祇有鳴斯一路爾等須在緊要隘口預備看守倘有賊兵前來務期協力追殺悉行勦除將此曉諭爾等部落知之

命以大學士伯鄂爾泰奏摺示達爾濟等

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略軍務鄂爾泰奏言逆賊於八月初五日在北路額爾得尼招爲我兵所破自鄂爾昆河源向推河遁拔逆賊敗走必經必濟一帶中間有袞塔瑪哈戈壁乃必濟要隘去巴里坤不過三百餘里臣即於八月二十八日檄吾寧遠大將軍張廣泗令選滿洲察哈爾精兵二千以前鋒統領阿思海領之佐以副都統達什選綠旗精兵一千以總兵官張存孝領之佐以副將馮廷雄即日赴袞塔瑪哈堵截並令阿思海等一到袞塔瑪哈即遣弁兵哨探必濟一帶如有賊踪飛報張廣泗率兵追勦又令張廣泗備兵數千進發糧進以壯聲援奏入

得
青鄂爾泰身在肅州一聞信息即遣兵丁截殺賊衆斯
可謂爲國之大臣。達爾濟諸爾珲欽扎等擁兵萬餘。
駐劄扎克拜達里克。遇準噶爾窮寇徒手奔逃。並不
迎擊。待其已過虛作追趕之勢。怯懦不堪。將此寄與
伊等知之。
丁酉。

訓勉喀爾喀七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屬下人等。
上諭曰去年朕降旨令薩爾圖等移居內地。爾等並不感悅
遵行。朕又屢次催促。始勉强遷移。此次準噶爾賊兵
前來。幸王丹津多爾濟等帶領大兵。將賊兵殺敗。爾
等始得脫免。否則爾等部落豈能保護產業牲畜。朕
思爾衆喀爾喀本屬一體。豈有甘居庸懦受人庇護
之理。嗣後各宜激烈奮發。將賊兵悉行勦滅。不特永

享昇平抑且垂光史册矣。勉之。
庚子。
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奏請撤兵駐巴里
坤。并鄂吐魯番駐兵運糧事宜。
張廣泗奏言臣前奏木壘駐兵不便。請移兵駐
科舍圖。今臣與署鎮安將軍卓鼐參贊額魯暨
在營鎮將等密議。於八月二十八日自木壘起
程三十日抵科舍圖。但周圍科舍圖所在路徑
雜。氣候苦寒。且現今築城未畢。四面草廠。悉
爲賊人所燒。亦難久駐。臣等不敢固執前議。請
盡撤大兵至巴里坤。於附近要害處設兵駐守。
拔洮賚烏克克嶺一處爲賊南走徑路。各置兵
一千五百。廋集察罕哈瑪爾二處爲賊人西來
大道。各置兵一千。又鎖兒泉噶順及烏卜圖克

勒特克三處並在巴里坤北。賊人或由沙磧或由北山來道悉可通。應於鏡兒泉益兵二千。噶順畫兵五百。烏卜圖克勒特克益兵一千。又圖古里克圖爾庫勒二處在巴里坤東北。賊人自阿濟必濟越沙磧而來。此爲孔道。應各益兵一千。更於一切要隘分設小卡倫撥兵遠哨巡護牧廠。哈密塔勒納沁二處亦並增兵防守。再木壘大兵既撤。則吐魯番孤懸一隅。駐兵運糧所當籌畫。吐魯番駐兵原有八千。其現留押運糧糈兵丁五百名。並分駐魯克察克喀喇和卓闢展洋赫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七處。拔勒木津塞木津漢墩所在。逼近賊人。聲勢不相聯絡。請悉撤三處官兵。併入魯克察克喀喇和卓闢展洋赫西處分駐。並三處回民亦令移居魯克察克

等城中。庶絕賊人窺伺之心。而我兵亦易於防範矣。奏入。報

聞。

辛丑。

黜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副將軍策旺扎卜爵。命以其族弟多羅郡王格勒克雅木丕勒承襲。

壬寅。

命賞卸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扎爾。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扎爾帶伊屬下兵丁前往軍營。因中途病足。令伊弟與子將兵前往。伊自回部猝遇塞卜騰旺布屬下奇爾吉斯等背叛。伊率屬下人拒戰。身受鎗傷而亡。其屬下兵丁奮擊奇爾吉斯等悉行斬殺。甚屬可嘉。著順承親王查明有已故受傷者。議敘恩賞。車木楚克

納木扎爾受傷身故。朕心軫念著派侍衛部屬各一員。前往祭奠。賞銀一千兩。

戊申。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條奏邊地屯田事宜。一。總理屯務副都御史孔毓珣請頒給關防。以昭信守。一。客民首報地畝。應分別給與工價。每籽種一石上等地給銀二兩。中等一兩五錢。下等一兩二錢。其夫役人等除每月給與工價口糧外。每年再加賞銀一兩皮衣皮帽銀二兩。至所委監種人員暨跟役每日給銀六錢。庶食用有資。而驅遣無誤。一。屯田所需夫役俱在甘涼肅一帶僱募。令各招牛畜等即圈飼於此。一。屯田所在。一切僱募夫役。增補農具。及給散工價收穫禾稼諸務。並令所在有司協同辦理。庶免遲延偷竊等弊。一。各項動用銀兩。應令總理屯務大臣奏報在軍需銀內動支。另行報銷。奏入。

己酉。

命革傅爾丹職。其振武將軍印信貯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順承親王錫保奏稱傅爾丹在烏逊珠勒地方。並不整備官兵。預籌堵禦之策。輒輕調官兵進擊。以致有誤軍機。傅爾丹著革去公爵及領侍衛內大臣振武將軍。又

諭曰。北路軍營現有大將軍印信。其振武將軍印信著收貯。若有調遣之處。請旨派人掌管。

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奏撤兵至巴里坤事宜。

張廣泗奏言臣等於八月二十八日自木壘撤兵。令太原總兵官王緒級等率兵四千五百餘由南路赴洮賚烏克嶺慶集等處駐劄。松潘總兵官張元佐等率兵四千餘由北路赴鏡兒泉噶順察罕哈瑪爾等處駐劄。臣與副將軍常賚署鎮安將軍卓鼐等率兵六千餘由中路行。過噶順溝。前以大兵畏界常賚等統轄臣輕騎兼程於初八日已抵巴里坤。辦理一切機宜。初十日常賚等亦抵巴里坤駐劄。其官兵分南北兩路行者。悉於初十日前各抵駐劄所在。沿途愼重防範。並無賊人窺伺。奏入。報聞。

庚戌。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奏請鑿山引水開九家窰屯田。

鄂爾泰奏言邊地屯田最要。按肅州城南九家窰有荒地一區。土高無水。不能播種。九家窰之北上寨中寨水墜上鹽池等四墜。並熟田。亦以水源不足。兼有漏沙。每歲不過薄收。請於上流鑿山開洞。引千人壩之水逆流而上。以避漏沙。則九家窰荒地可墾。且餘水下注則上寨等四墜熟地。更可倍收。於民生軍儲並有裨益。奏入。

上從之。

癸丑。

命議築察罕廈爾城。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察罕廈爾城甚小。止可屯積

米石。是以順承親王又修木城。朕意欲照扎克拜達里克城開展濶大。著行文順承親王。酌歲動支錢糧修築。或令彼處兵丁。或由京師遣工匠前去。著順承親王一併議奏。

雍正十年冬十月丙辰。

命順承親王錫保等預備勦賊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蒙天眷佑我國家。大軍在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人。追奔逐北。凡我將士。不可因此懈弛。當仍如未敗賊時一切備禦防範。尤加嚴固。朕意今年賊雖敗北。明年或悉其衆力。越阿爾台山。分爲數路。每隊一二千人。隨便潛來侵襲卡倫牧場。擾亂喀爾喀人等。得隙則進。不可則回。均未可定。賊計若出此。則我察罕廋爾伯格爾地方之兵。難於四出應援。著行文順承親王與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將喀爾喀游牧移於僻遠堅固之處。令賊斷不能到。大兵分爲數隊。如何勦殺。如何衝突。令賊無隙可乘。預行詳計妥辦。毋忽。

戊午。
命訓飭順承親王錫保。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今年賊衆來侵之時順承親王額爾得尼招破賊有功索倫等一體議敘獎賞。
王雖屢行文馬爾賽達爾濟等令相機而行。並未示以如何截殺。如何堵禦。王身爲大將軍。馬爾賽等所屬之將喀爾喀地方及賊人所行路徑。王所素悉。乃不爲先期指授。殊屬疎忽。且馬爾賽失悞軍機。坐視殘寇兔脫。王即應嚴加劾治。直待朕降旨將馬爾賽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封貝子羅卜藏等。並晉封貝子羅卜藏等。
命加恩王丹津多爾濟封其子多爾濟鎭卜騰爲世子。
以額爾得尼招破賊功。
癸亥。
議功獎賞。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爾得尼招破賊有功索倫等一體議敘獎賞。
相當不必議敘。爾等可行知順承親王。額爾得尼招
戰勝之索倫內有在烏遜珠勒行間行走者。仍照常
辛酉。
命額爾得尼招破賊有功索倫等一體議敘獎賞。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聞得此次在額爾得尼招敗
賊時索倫等勞績懋著。從前曾降諭旨額爾得尼招
大敗賊人之官兵內有在烏遜珠勒處戰敗者。功罪

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塞卜騰封為世子。再翁牛特貝子羅卜藏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齊旺俱在額爾得尼招喬勇殺賊。貝子羅卜藏著晉封為貝勒。扎薩克台吉齊旺著晉封為輔國公。命以振武將軍參贊都統查克旦為靖邊大將軍參贊。

甲子。

命治馬爾賽及李杕罪。

上諭內閣曰。馬爾賽本屬庸材。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勳。望其子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擢用。乃伊不能仰承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我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命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耀之

兼數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之初。仰體皇考優待勳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享太廟。兼立專祠。永承禋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其家世不同。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便蕃。此舉朝所共知者。雍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陝西。滿洲之在內閣者。僅有馬齊一人。又因年老。不能辦事。而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為大學士者。復不得其人。是以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為班聯領袖。其實未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稍有補於政治之萬一。此亦舉朝所共知者。朕初即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伊以不能辦事力辭。朕亦曲從其請。蓋其苟且偷安。不能出力之心。朕早已知之。至於伊歷來貪賊不法之案。漸次

敢露者朕皆暗中為之消弭其應追之贓銀數萬兩又復降旨悉行寬免更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遠出諸臣之上以為馬爾賽苟有人心必無有不知感恩圖報之理去年六月間傳爾丹統領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惧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復振朕因傳爾丹既已失機不可再令暫解軍務回京休息於是將馬爾賽授為北路大將軍畀以討賊防邊之重任伊在京承命之時即有退縮怨望之意及領兵行走並不教訓兵丁愛惜馬力求到歸化城而馬匹已瘦績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有侵擾科卜多信息即逡巡畏懼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乃至歸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

處牧放馬匹日事遷延以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為馬力不敷便可藉口推托以遂其退避之奸志也伊在京面奏朕云為將之道必須與士卒同甘苦乃伊到歸化城即伐木取材蓋造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居於此為娛老之計者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前口稱領兵為大將軍不如發遣黑龍江反為安逸其但知有己而不念國家悖逆庸愚一至於此朕知其不可以為大將改授為殺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扎克拜達里克駐劄以為堵禦邀截之計今年七八月間賊人侵犯察罕廋爾輒敢越過杭愛深入我境搶掠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蒙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等率領官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得尼招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二

日自黎明至於昏黑賊衆大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
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抛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
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
數十。乃從來罕聞之盛事。大將軍順承親王。及蒙古
王丹津多爾濟等即將賊兵大敗情形並由推河潛
逃之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軍營將

士。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賽立意
坐視。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再三約會陳說。馬爾
賽堅執不從。傳旨以機不可失。情急至於跪求。而馬
爾賽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等差來之人云。我兵不
令出城。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吶喊助威。爾
等兵丁若昏夜來我城下。我即施放鎗礮等語。似此
悖逆之言。聞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既已潛逃。達爾
濟等又復約會進勦。而馬爾賽還延不行。直至次日。
方領兵緩行五十餘里。虛作尾追之狀。又越二日。行
數十里。託言賊已遠去。追趕不及。遂領兵回營。此胡
琳身在軍前目睹情形。具摺陳奏者。朕又降旨詢問
軍營參贊欽拜等。據欽拜博爾屯諾爾琿回奏。賊人
由推河等處逃遁。馬爾泰兵力單弱。博爾屯顯領兵
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嗣議截殺賊人之事。諾爾琿
向馬爾賽云。我等應即派兵迎截。若再遲延。倘賊人
全過。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云。我等惟當固守城池
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之言為是。不聽諾爾琿等之
言。及至佐領扎木素告稱我向扎克拜達里克來時。
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正傳集會議間。
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諾爾琿等又再
四告稱如後面尚有賊人。此番經過之時。決無燒荒

之理。視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餘賊之明証。我等急當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馬爾賽方領兵起程。及到博木喀喇地方。催選兵七百名。令欽拜前進。馬爾賽竟回至扎克拜達里克等語。此欽拜博爾屯諾陽理回奏之大槩也。朕又降旨詢問馬爾賽。馬爾賽回奏之摺。一味支吾。強爲推卸。馬爾賽縱賊之罪。百喙其能辭乎。況欽拜等尚皆惶懼認罪。而馬爾賽猶復覥顏巧辯。無一媿赧之辭。冀售欺於萬一。則其蓄心狡獪奸險。更可知矣。此次賊人大敗之後。狼狽不堪。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出奇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騎不返。即或有逃奔餘黨。而我師以大隊追襲其後。必不使殘敗之寇。得以漏網生還。實乃奏凱成功。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也。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地當扼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賊去又不尾追。端坐空城。視同秦越。衆人苦勤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之獸復得兔脫。將來餘孽跳梁。一時未能翦滅。伊誰之咎。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並非時常失機之比。馬爾賽不思國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積累之舊。在國爲叛臣。在家爲逆子。不忠不孝。莫此爲甚。若馬爾賽此番情罪。或爲人臣所間有。尚可念其先世之勳。曲加寬貸。而馬爾賽縱冠之罪。豈可貸乎。且伊之負恩如此。朕撫躬自思。加厚恩而招怨望。朕實無以自解。亦實有所不甘。此皆朕乏識人之明。誤用匪人。朕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法。以爲人臣受恩深重而心懷悖逆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據實即行回奏。大凡做員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

爾賽爲國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馬爾賽之心之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疑。昔年皇考對朕兄弟輩會數次面諭。噶海乃我朝第一貳臣。將來應配享太廟。皇考厚待噶海之恩誼。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之時。愈益思念及此。伊既忍悖我皇考。逆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姑息寬宥。遲迴不決。實無以對我

以情實具題原應不赦。朕念其爲勳臣之裔免死釋放。旋又降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伯爵。此朕宥過錄用。莫大之恩也。去年北路派出漢軍兵丁揀選領兵大員。朕因李杕爲漢軍世族。管兵多年。諸事尚屬素諳。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黽勉自新。嘗知伊中懷叵測。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一并訊問具奏。

乙丑。

命議安插新附回民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吐魯番回民遷移近邊一事。據副將軍張廣泗等計議明晰。伊等身在軍營。自有確見。但不知此際有無賊人阻滯。所議遷移之事會否舉行。若果於冬月遷移。則天氣寒冷深可軫念。雖張廣泗奏稱喀勒納沁向有城堡。儘可令回民暫住。

俾共耕種。朕思此地並無房屋。回民何以棲身。查哈密地方和暖。其城外五堡等處。原係哈密回人居住之所。若將移來之回民分派此地暫行安插過冬。令額敏轉飭本地回民就近照看。似為有益。若哈密回民果能同心照看。使之得所。朕必將額敏及回民等加以重賞。至於吐魯番新來之回民。著查郎阿等查加賞賜。派委幹員。加意撫綏。諸凡寬裕料理。務使伊等未知有遷移之苦。將來若令其在塔勒納沁居住可早為辦理物料。以便及時興造房屋俾獲寧居。尚等可將此寄信前去。並令劉於義等知之。倘冬月不即遷移。可遲至春間再議舉行。

丁卯。

議喇嘛蒙古等編設佐領事宜。

辦理理藩院大臣遵

古議奏言張家口外所住察罕喇嘛等。其徙計百七十丁合之蒙古部人。歲饑來投者。及副都統瞻岱等所進新平口外蒙古。凡六百有五丁。請以五百丁編置三佐領。給額駙策凌管理。餘百丁以七十丁給喀爾喀公米什克。三十丁給一等台吉丹津。並按戶給予牲畜。資其生計。奏入。

上從之。

戊辰。

命治貝勒達什喇卜坦等私換兵丁之罪。並傳諭訓勵撫輯喀爾喀等部人。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將軍達爾濟奏稱。撥派郭爾多斯之兵三千名。原屬精壯。乃協理台吉策旺多爾濟與貝勒達什喇卜坦諸衣羅卜扎木蘇將兵丁私行更換。三千兵內。五百餘名不堪調用。又逃亡四

自餘名等語朕不惜國帑數千萬億極邊遠塞駐劄兵丁特欲保全喀爾喀內扎薩克之故也伊等理應各自奮勉勦殺賊人乃私換兵丁肆意逃遁此係扎薩克等從來未有之事今派侍郎納延泰選補缺額之兵將逃回官兵嚴加治罪為首逃遁者即著正法

貝勒達什喇卜坦諾衣羅卜扎木蘇協理台吉策旺多爾濟長史護衛等俱著嚴加治罪其不堪調用之兵五百名著回原游牧處所夫懲罪勸功乃國家之大典今歲八月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於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衆喀爾喀王台吉等俱已賞給巴圖魯之號備得封典陞衔恩及子孫又動庫帑二百萬兩分賞官兵給與功牌去歲喀爾喀西邊扎薩克圖汗部落數扎薩克被賊搶擄陣亡受傷人等朕俱施恩重賞其與賊交戰已故之一等台吉策勒克已贈為公俾令伊子米什克襲替至於奴僕房産衣裘等項亦盡行賞給著納延泰即將策旺多爾濟等貽悞情節告知土爾扈特貝子丹衷王阿寶六旗鄂爾多斯三旗烏喇特毛明安四子部落及遷內游牧居住喀爾喀西邊扎薩克等伊等既在一處居住與喀爾喀內扎薩克有何分別如果訓誨屬下人等不使相奪相盜接壤地方酌設卡倫有一二不肖小人犯法即秉公懲治則其餘自不敢妄為矣伊等誠能禀遵國法協力勦賊不過勞苦數年將來豈不各享太平之福乎公通摩克等屬下人等去歲雖加恩賞但親屬被擄有欲尋求妻子者亦有已身被擄尋求妻子脫回者著交與公通摩克等務令給與妻子宝家産加意照看如有投來之人亦收留養贍詳詢賊信即報知辦事官員耶中偏圖侍衛常明乃專理

西界喀爾喀扎薩克等事之員。如有此等人。一面交
扎薩克照看。一面據實奏聞。
命王查木陽會同侍郎納延泰至鄂爾多斯。選兵赴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達爾濟處遣回不堪調用之
鄂爾多斯兵五百餘名。沿途不可無統轄之員。著參
贊散秩大臣四格帶回。沿途管束。到鄂爾多斯時。四

格著回京。至鄂爾多斯扎薩克王台吉內能辦事之
人甚少。令王查木陽帶四五人。馳驛至鄂爾多斯。俟
侍郎納延泰到彼。會同揀選兵一千名。於明年三月
間著查木陽親領前赴軍營。

喀爾喀扎薩克固山貝子喇卜坦卒。以其子旺

兵丁看守牧廠。勿致亡失疲瘦。

癸酉。

大學士九卿等奏言

聖祖功德常昭。

駐劄。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張家口外駐劄之兵二千名。
歸化城駐劄之兵一千名。若令往三旗烏喇特右邊
喀爾喀北界之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劄。保護西界之
喀爾喀內地扎薩克等游牧。實屬有益。且可就近調

遣。著散秩大臣瞻布副都統哈達哈於今冬帶領張
家口之兵。前往歸化城。併駐劄歸化城之兵分為三
隊。著滿珠錫禮同哈達哈。富達禮同瞻布。諾穆柱同
綽爾多。各領一隊行走。若兵丁馬匹不敷。令都統丹
岳每兵再給馬一匹。揀擇水草好處牧放過冬。多派

兵丁看守牧廠。勿致亡失疲瘦。

癸酉。

大學士九卿等奏言

聖祖功德常昭。

景陵瑞芝叠見。恭請宣付史館。昭示中外。奏入。得
旨。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務
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降
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爲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
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
勝。殲敗萬餘。行間軍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
以爲從來未有之大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佑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適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顧國庇民。特賜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
諸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懷。著照所請宣付史
館。

庚辰。
命革岳鍾琪職。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
西陲討賊之衆。伊亦身任不辭。是以用爲西路大將
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官。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
冀其殫心竭力。無隱無欺。克著綏靖之績。乃伊秉性
粗疎。辦事怠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
不公。號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
自用。以致防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
以多年預備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
因失養損傷。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
朕前者皆虛假詐偽之詞。爲怙過飾非之計。其悞國
負恩之罪難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
俟朕另派大臣訊問。

辛巳。

定運糧解馬考核勸懲之法。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疏言肅州當軍需總滙。

一切運糧解馬尤要所當考核勤惰分別勸懲。

前者未有定例。車馬損傷。米石缺少。隨時詰責。

賠悞相仍。請自今運糧出口。其糧如數完車騾

不損者。初運註册記功一次。再運如之。三運紀

錄一次。四運加一級。五運外委千總准其實授。

現任千把守備以應陞缺補用。其怠玩者。以大

記過細責降級革職分別治之至解送軍前馬

匹。向例處分太輕。且有罰無賞。不足以示鼓勵

上從之。

壬午。

命以達瓶所掌總理青海番子事務關防。給侍郎馬爾

泰管理。

十一月甲申。

以軍需採買馬匹牲畜

宣諭喀爾喀內扎薩克等。

上諭內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曰。爾等自歸附本

朝以來。蒙恩覆育。如一家人。八十餘年。安居樂業。凡

遇行軍。與滿洲兵丁。一體馳驅。準噶爾賊人。原與衆

蒙古結為仇讐。是以準噶爾丹敗喀爾喀時。便

窺伺內扎薩克。我

皇考以準噶爾不滅。爾喀爾喀扎薩克斷不得安居。故遣大兵殄滅噶爾丹。又於策妄阿喇布坦備兵防範。此皆爾等所共知者。嗣因噶爾丹策零兇暴殘刻。居心狂悖。朕仰體

皇考軫恤衆喀爾喀扎薩克之意。不惜數千萬糧餉駐兵極邊。此豈務勤遠略。以快私意乎。夫本朝中外一統。即全獲準噶爾之土地人民。何增毫末。總為衆蒙古生計安寧起見。不得不爾也。準噶爾去年來侵擾時。因傅爾丹錯誤。以致我兵受傷。賊人遑志。今年又悉力領兵三萬前來。我大兵分為二隊接戰。傅爾丹一隊失機。準噶爾因此益驕。欲劫取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而收獲喀爾喀。遂突入喀爾喀地方。我大兵尾追至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衆。殺賊萬餘人。賊惶懼而逃。若我大兵此次不獲全勝。爾等豈得安居乎。準噶爾既已破膽。若不乘此進取。使賊人乘間復振兵勢併力而來。爾等豈不滋擾乎。今據大將軍順承親王奏請軍需馬匹十萬。羊四十萬。山羊十萬。俱於喀爾喀內扎薩克處採買。已經准行。聞從前丹津多爾濟採買馬匹時。將膘體壯大者選留。羸老者退還。爾等便生怨望。夫丹津多爾濟採買軍需。並非私事。若以不任馳驅者塞責。伊豈能堪。因以撥回。而爾等反答丹津多爾濟。謬矣。此次採買之事。朕特交與王額駙近侍台吉協助爾等扎薩克酌量照數選買。送往軍營。於從前所估之價。加增給付。聽屬下情願。不可抑勒。并酌給送牲畜人行糧。若一二年內軍務告竣。朕另行加恩。軍務乃朕與爾等所共之事。朕發數千萬錢糧採買牲畜。爾等自當効力資助。倘仍前苟且塞責。以致有悞軍需。將以為準噶爾之賊可停

共征討乎。抑爾等有所不願耶。再王丹津多爾濟欲令與安山後之扎薩克等採買其與安山前之扎薩克亦供有牲畜。著各將該旗內願賣之牲畜若干先期報明。倘若山後數目不敷。再將山前之願賣者補足。如此則軍需不致有悞。而屬下亦不致擾累矣。

丙戌

命料理吐魯番回民內徙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據副將軍張廣泗奏稱。十月間料理吐魯番回民遷移之事。若有賊人阻撓則遲至來春。再作計議等語。比來未見西路奏聞。想賊人於北路大創之後。力量衰竭。不能復侵擾吐魯番。亦未可定。回民乘此遷移。似屬應行。朕思回民誠心歸嚮。屢拒賊鋒。甚屬可嘉。而冬月寒冷之時。令皇轉徙。又甚可憫。除在途加意保護外。伊等到時務須安

插妥貼。重加賞賚。出其望外。使老幼男婦。咸慶得所。不可為愛惜錢糧起見稍負遠人內附之心也。爾等可傳諭查郎阿張廣泗等知之。

己丑。

命以寧古塔將軍常德為北路副將軍。

命詳詢軍前投誠及俘獲者賊中情形。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凡將軍大臣副後遇有軍前投誠及擒獲之厄魯特。并脫回人等。俱宜詳悉詢問彼處實信。眞知灼見。則於辦理一切事務。俱有裨益。如止計聽聞順適而以逆賊勢窮力盡等情引問。彼投來之人。隨問而供。既不能得其實情。於事何益。著即行文查郎阿等知之。

庚寅。

命選牧廠兵。赴烏喇特駐劄。以馬瘦闌泰轄之。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三處牧廠挑選一千兵。於明年青草發生時令往烏喇特地方駐劄。著將馬蘭泰調回管轄此兵。費雅思哈著暫管推河兵丁。

命暫緩齊齊哈爾官兵赴軍。

辛卯。

盛京戶部侍郎和善等奏言齊齊哈爾所在。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大雪。十月十五日又雪。雪深草沒。官兵難以進發。臣與將軍卓爾海等商酌停止啓行。令暫居各屬城所。明年或赴達里剛愛或調遣他處。俟

旨遵行。奏入。得

旨著照和善等所請暫令居住。明年青草發生時著遣過興安山嶺。由呼倫貝爾直至克爾倫圖拉地方。緩行休養馬匹。務於七月內前抵軍營。

命達爾濟以護軍統領銜赴推河。以欽拜署建勳將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商都達卜遜淖爾太僕寺馬廠人內挑選之兵一千名。已將侯馬蘭泰調回管轄。建勳將軍達爾濟人罷軟。著以護軍統領銜往推河代馬蘭泰之任。建勳將軍印信著署紋遠將軍欽拜署理。欽拜所掌紋遠將軍印信著順承親王收貯。另

派大臣一員前往扎克拜達里克。領兵駐劄。

乙未。

吐魯番回部內附。

命封其頭目額敏和卓為扎薩克輔國公。餘令大將軍查明賞賚。

上諭吐魯番頭目額敏和卓等曰。吐魯番部落遠在邊境之外。去巴里坤軍營尚有七八百里。易為賊人之

所窺伺。我師難以庇護。朕以仁愛為心。是以聽其自便。不強其歸順我朝致受賊人之侵擾也。乃前歲岳鍾琪並未奏聞直以已意遣官帶領駝隻前往採買米石。致啓賊人侵擾。而額敏和卓與回衆等誠心歸嚮我朝。努力奮勇。抗拒賊兵。上年賊衆三次圍攻。回衆與官兵併力抵禦。不但全城無恙。且出其不意。乘間擊剌。屢挫賊鋒。忠勇之氣。甚屬可嘉。然賊衆狡獪異常。時以侵擾吐魯番為疲敝我師之計。是以副將軍張廣泗等議將兩等搬移近邊之地。以避賊人侵害。前月具奏到日朕深念兩等移徙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又恐天氣寒冷。男婦老幼。若於行役。屢降諭旨令署大將軍等於途次加意防護。到時善為安挿。務令人人得所。此數月以來朕無時不以兩等安土重遷縈縈於心也。今閱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報回民大小一萬餘口。已於十月十四十七等日陸續起程。羣情踴躍。計日可到。朕心深為欣慰。因思年來兩等屢遇強寇。而未遣其戕害。今安穩遷移。永居樂上天。顯賜福祐之明徵也。除已降旨令署大將軍等悉心部署。並俟加賞賚外。額敏和卓著封為扎薩克輔國公。其餘頭目等有應加恩賞授官職者。俟大將軍查奏到日再降諭旨。著將此通行曉諭回民共知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三

雍正十年冬十一月庚子。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奏開採硫磺山事宜。

鄂爾泰疏言軍中火器最重。若火藥不精。三軍難恃以為勇。臣經歷邊郡見各標營堡施放鎗砲。火烟不直。且半濃黑。知其製藥不中法度。會飭所司指示大略。惟是揀材置料。硝易而磺難。硝賤而磺貴。陝甘兩省號稱地不產磺。必赴他省購買。軍需所在接濟維艱。查肅州嘉峪關金佛寺堡所轄汛地內南山隘口抵朱魯郭邇遇而西。有硫磺山周圍四五十里。遍山產磺。若遣官開採煎熬如法。用之不竭。不獨便利軍需。即陝甘兩省標營所用。亦足接濟。現與劉於義面商遣官經理。一面先支銀兩。令總兵官沈力學派兵防護。

學開工奏入得

旨開採硫磺。固於軍需有益。但行之日久。不無私販盜賣之弊。著署督劉於義飭令總兵沈力學派兵防護。實力稽查。俟開採足用後奏聞請旨。

命甘肅捐納款項改折本色米石。仍不得於本地採買。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疏言甘涼肅為軍需要區。倉儲尤宜充裕。請以現行捐納款項改折本色米石輸納。奏入得

旨邊地改折米石以便積貯於軍需誠為有益。但在本地採買恐價值騰貴。轉不便於軍民。除甘涼肅本地民人援例者准即以所有糧石交納外。其他處捐納人等俱應由他處運交。不得於甘涼肅採買。著該督等通飭曉諭稽察禁止。

辛丑。

命以鄂爾多斯等處馬匹專備西路軍需。其北路以烏喇特等處馬匹應用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軍營所需馬匹。向由鄂爾多斯等扎薩克處採買。今北路所需馬匹又於彼處採買趕送。則西路反致難得矣。著將六旗鄂爾多斯所買馬匹停其趕送北路。交與各旗牧養。豫備西路需用。烏喇特烏珠穆秦等處所買馬匹。著備北路需用。

議發罪人赴軍營附近處屯種。并增設臺站車牛。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罪人當發黑龍江者。有

旨改發北路軍營屯種。亦以自新。請嗣後改發軍營附近處。一切衣食如康熙五十八年例。令所在酌

命以鄂爾多斯等處馬匹專備西路軍需。其北路以烏喇特等處馬匹應用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軍營所需馬匹。向由鄂爾多斯等扎薩克處採買。今北路所需馬匹又於彼處採買趕送。則西路反致難得矣。著將六旗鄂爾多斯所買馬匹停其趕送北路。交與各旗牧養。豫備西路需用。烏喇特烏珠穆秦等處所買馬匹。著備北路需用。

議發罪人赴軍營附近處屯種。并增設臺站車牛。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罪人當發黑龍江者。有

旨改發北路軍營屯種。亦以自新。請嗣後改發軍營附近處。一切衣食如康熙五十八年例。令所在酌

給當發特由京城撥兵遞送赴軍。罪人在途或妄行不法。即於該處立斬。沿途臺站所需車輛牛隻向已裁去。應請如前增設。奏入。

上從之。

己酉。

命伊禮布統聶額塞勒津城等處兵駐劄哈爾圻圖。諾穆圖等專辦修城種地事務。

工部左侍郎原署西安巡撫馬爾泰奏言額塞勒津城介在山谷中。四面人馬往來不見踪跡。哈爾圻圖乃諸路隘口所會。水草亦佳。請撥額塞勒津城所駐步兵并發西寧大通馬步兵合二千人。赴哈爾圻圖。詳閱耕種地方。令兵丁開墾。其一切修葺城堡事合諾穆圖傳寧辦理。再董科爾寺與西寧偏近。既設一參將率兵五百

駐劄。無庸增兵。阿布海雅蘇地氣苦寒。駐兵不便扎噶素台所在水草尚佳。請每年十月初臣與達飛二人輪班率西安綠旗兵一千京師滿洲兵二百現在西寧者赴扎噶素台等處駐劄策應。至正月仍還西寧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哈爾垓圖地方駐劄兵丁著伊禮布統領。尹扎納管承澤協同管理。修城種地事務者諾穆岡傅寧辦理。命四川兵調赴軍前者各歸汛地。

工部左侍郎原署西安巡撫馬爾泰奏言由四川調赴多巴駐劄兵二千。不耐天寒。所乘悉川馬。出口既非所宜。置之西寧徒費糧草。查西寧大通二處除出征及預備兵丁外尚六千餘防守已足。若更需兵現今涼州有直隸河南兵一千足資調遣。請令四川兵各回所在汛地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辛亥。

命革陳天培等職。

署陝西巡撫史貽直奏言統轄勇健營兵丁提督陳天培總兵官徐起鳳龍軟廢弛。不能約束紀律森嚴。可以管領勇健營兵丁赴軍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依議。陳天培徐起鳳俱著革職。

十二月甲寅朔。

上諭理藩院曰。額駙策凌之馬羣今年被賊驚擾著於口外官馬羣內賞給馬二千匹。牛一千頭。羊五千隻。

再額駙扈下人等之產業有被賊擾掳者。曾否另行賞給。已經飭查。尚等再行知順承親王務令饒裕均沾實惠。

乙卯。

命卹賞陣亡大臣副將軍尚書查弼納等。

吏部議奏據兵部咨靖邊大將軍和碩順承親王錫保造陣亡大臣等冊送部。請照例給予世職。查副將軍尚書查弼納參贊內大臣馬爾薩等公達福副都統戴豪西彌賴常克旦阿敏道帶領在伊等游牧西界操練。則於保守游牧諸事大有裨益。如不能足三千之數。或一千或二千俱可。著特古忒會同王吹扎卜及扎薩克等。公同揀派。又聞得從前貝子顏楚卜多爾濟旗分及扎

職。查副將軍尚書查弼納參贊內大臣馬爾薩等。前赴軍營。現已

王奏請派揀車臣汗部落兵一千名。前赴軍營。所有車臣汗兵一千名與明年換班兵一千名外。再另派三千名。令查

准行爾等可行文特古忒。除軍營所有車臣汗兵一

上從之

辛酉。

命增揀車臣汗兵丁。簡派訓練。保守游牧。並收輯巴爾等逋逃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車臣汗部落兵丁。會派揀三千名隨軍。額爾得尼招地方交戰時。推有一千二百餘名。其餘一千八百名俱行逃回。積經順承親

薩克台吉沙克都爾扎卜旗分之巴爾虎等潛逃俄羅斯地方彼處不容伊等入境仍往我卡倫外竊取喀爾喀等什物特古忒現在車臣汗部落著會同王吹扎卜扎薩克等將脫逃之巴爾虎作何收回之處商議辦理收回時著查克旦阿敏道開導理法加意訓練

癸亥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報鄂爾昆扎克拜達里克等處屯田收穫大小麥糜九千四百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丙寅

授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為正紅旗漢軍都統仍留軍營

丁卯

命正馬爾賽縱賊失機罪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遵

旨議奏馬爾賽負

恩縱寇不忠不孝子以誅戮不足蔽辜臣等傳集軍中文武以下恭宣

命旨詳加詢問莫不衆口同聲以為允當李杕曾獲重愆棄瑕錄用乃復懷姦濟惡為國法所不容應

將馬爾賽李杕即正典刑以昭憲典兵部等議

奏馬爾賽世受

國恩身邀異數為北路將軍手握重兵坐觀賊遁有心僨事貽誤軍機應將馬爾賽梟示軍前李杕懦弱貪狡與馬爾賽同惡相濟應請按律一并正法奏入得

旨馬爾賽著即處斬免其梟示李杕著在軍前監候秋

後處決。隨
命副都統索林奏事郎中張文彬馳驛前赴扎克拜達
里克軍營。將馬爾賽正法。
巳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此次賊人大敗。現今歸化城
無備兵之事。著將撫遠大將軍印信移取回京收貯
康親王崇安不必前往。

命獎賞索倫營總等出征奮勇者。
額駙策凌奏言索倫兵丁擊賊者。已蒙
恩賞賚。此次營總章京等。人人奮勇自効。請特加優賞
以示鼓勵。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曰應如所請。
索倫營總班圖巴爾孟古海薩勒納並以副都
統銜授之。仍同布爾沙營總索倫兵丁。管轄那
斯泰等佐領克什克圖章京布賴等給予孔雀
翎。領催達魯察等給予藍翎。奏入。
上從之。
庚午。
命安插吐魯番回人於瓜州。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署大將軍查郎阿摺奏
請將吐魯番回衆在肅州所屬王子莊安插。經廷議
令署總督劉於義等確勘詳查妥協辦理。朕思回民

等輸誠歸化。自應選給水土饒衍氣候和煦之地。俾
得樂業安居。肅州之王子莊水泉甚少。可墾之地不
敷回民耕種。查瓜州地土肥饒。水泉滋潤。氣候亦和。
與回民原住地方風景相似。且現在開墾可種之地
甚爲寬濶。足資回民耕收。由塔勒納沁遷至瓜州。路
不甚遠。可免跋涉之勞。著署總督劉於義巡撫許容
將吐魯番回衆即於瓜州安插。其築堡造房給與口

糧牛種等項亦即行估辦交原任潼商道王全臣料理再令查郎阿即於軍營派一武職大員先赴瓜州會同王全臣悉心妥辦回泉自塔勒納沁遷移之時。著提督顏清如沿途照看至瓜州安插事畢顏清如仍回軍營辦事。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報巴里坤。哈古里克克察克屯田收穫青稞一萬二千六百石有奇。魯等處屯田收穫糜黍二千六百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癸酉。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扎爾克扎卜為扎薩克鎮國公。

丁丑。

授營總疾西瑚副都統銜仍留軍營。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請暫緩甘州新募兵赴金塔寺。

劉於義疏言前者臣以金塔寺地要兵單請調高臺滿洲兵五百名駐其地。廷議以高臺兵朋春當赴大營請撥甘州提標新募兵在金塔寺駐劄甚當但臣一面奏

聞一面撤高臺兵自涼州徑赴金塔寺。安頓妥帖。金塔寺去肅州百餘里。較高臺赴軍尤便。請俟此軍赴大營後再調甘州兵赴金塔寺。奏入。報

聞。

庚辰。

貝子策旺諾爾布以老疾乞休。封其子車木楚

封策布登扎布爲輔國公授蘇巴什里爲內大臣
上諭理藩院曰額駙策凌子策布登扎布隨父軍前行走甚屬効力著封爲輔國公蘇巴什里奏請派差報効著授爲內大臣
雍正十一年春正月丁亥
命甄別勇健營兵丁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疏言陝西勇健營兵丁請

令總兵官岡一德等甄別選汰其驕悍難馴者
遣還原籍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朕前以各省民人內必有人材壯健文勇可觀願爲
國家効力以圖上進者是以特降諭旨令各省督撫
召募揀選送京訓練以備軍旅之用伊等如果能奮
勇出力建績立功將來俱可爲子孫之寄故疊加恩
賚於應募後即各給守糧一分贍養家口到京後援

給房屋居住月餉銀米從優給發起程赴陝又各賞
衣裝路費銀兩暫令駐劄近邊地方以候差用俾伊
等各展効力之心並圖進身之路是朕加恩於勇健
有放縱驕悍生事不法者上年到京即不安本分肆
行爭鬬及令赴陝沿途又復生事騷擾該督撫曾具
摺奏而駐劄甘州之後竟有私自脫逃之人陳天
培又經具奏此等無賴之徒固由各省督撫不愼重
揀選溫蓉充數總統大員不能嚴行約束整飭教導
而在伊等受恩而不知感自甘廢棄冥頑惡劣即令
調赴大營亦不可用著總兵周一德即行甄別挑汰
通回本籍交該地方官嚴加收管不令出境生事若
有心懷怨望造浮言并恃強肆橫鬬毆不法等事
該地方官立即拘拏稟知督撫提鎭一面奏聞一面

按法究治。至於挑存可用之人。俱應感激朕恩。遵循法紀。嗣後益加黽勉。努力戎行。以圖上進。朕必加以恩澤。若將此旨曉諭知悉。

庚寅。

議洪郭爾郭隆等處駐兵防守事宜。

侍郎納延泰奏言臣等與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等詳議駐兵所在。查洪郭爾郭隆可駐兵一千。其東南百餘里外圖伯策克可駐兵二千。西面沿西巴爾台河一帶至濟爾噶朗圖可駐兵三千。既可以固喀爾喀游牧。亦足控禦阿濟諸路。請令都統哈達哈副都統綽爾多等即率兵於青草發生時啓行。分赴所在駐劄。奏入。

上從之。

戊戌。

命優卹副將楊馥等。

上諭內閣曰。大定副將楊馥統兵擊賊。奮勇先登。為賊鎗所傷。其忠義之氣。甚屬可嘉。伊子楊恒新現在軍前。技勇頗優。亦甚有志氣。著授為遊擊。不必在軍前効力。遇有遊擊缺出。即行題補。平越營遊擊羅資袞以帶兵應援。勇往被害。深可憫惻。伊子羅雲標現在隨征効力。著授為守備。該督等酌量題補。至楊馥羅資袞應得卹典。俟事竣題報到日。仍照例賞給。

庚子。

命大學士伯鄂爾泰赴北路經略軍務。

命山西大同總兵官張朝良陝西涼州總兵官楊珖赴

西路軍營。

壬寅。

命陝西各營餘項悉令歸公濟用以杜攤派剋扣之弊。

上諭內閣曰甘涼肅等處兵丁本年應支糧料草束例應折給銀兩自行採買朕因甘省年來辦理軍需食物昂貴。兵丁所領銀兩恐不敷用特令加倍增給以示格外之恩。提鎮大員自應體朕軫恤兵丁至意悉心料理。加意愛養。近聞弁員中尚有營私瞻狗。凡於過往應酬及一切雜費俱於各兵攤派。即如甘提馬廠每年尚有餘利。若盡歸公用於兵丁不無小補。前任提督宋可進祇知網利。不恤兵艱。剋扣餉銀。濫用公帑。各鎮將弁未必不做倣而行。著署督劉於義侍郎杭奕祿嚴飭陝甘提鎮將營中所有。除各官俸薪及親丁名糧外。凡有餘利俱歸公用。接濟兵丁不得借公費等項名色攤派。署提

督劉世明受恩深重。尤當實力奉行。毋得仍蹈故轍。

自取罪戾。嗣後弁員有私派侵蝕等弊。該署督撫等即

上許之。

上諭理藩院曰喀爾喀貝勒策登扎卜請赴軍前効力。

策登扎卜懇請願往軍前効力。著照所請前往。伊帶往之兵丁百人。馬匹行糧。准照內地兵丁之例支給。

甲辰。

喀爾喀固山貝子佛保陷賊未歸。以其兄沙克都爾扎卜襲爵。

丁未。

增設安西兵備道一員。

左副都御史二格奏言自肅州抵哈密計程千五百里。其間沙州安西等處舊隸肅州道。接肅

州道駐劄、事務尤繁、不能遠制邊外。現今安西屯田。又令吐魯番回人於瓜州安插。必得大員就近彈壓撫循為便。戶部議覆曰應如所請增設安西兵備道一員。其舊設安西同知移駐瓜州。辦理水利屯田。與靖逆通判及四衛一所。並隸安西道。奏入。

上從之。

二月。戊午。

命以吹扎卜襲封車臣汗。

理藩院奏言車臣汗策卜登班珠爾入不稱職。請以扎薩克多羅郡王吹扎卜署理印信。奏入。得

旨車臣汗名號即著吹扎卜承襲。

己未。

命公豐盛額統領赴洪郭爾鄂隆等處兵。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策凌去時。曾奏請將都統哈達哈遣往北路軍營。從前派往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劄兵丁。曾著侯馬爾泰管轄。今馬爾泰不必前去。著留京在辦理軍機處行走。伊所挑馬塲兵一千名。著副都統黑色於四月間由馬塲起程。至歸化城。會同哈達哈等管領。前往洪郭爾鄂隆駐劄。哈達哈既往北路軍營。此兵著派公豐盛額總統。酌量哈達哈赴洪郭爾鄂隆之時。豐盛額再由京起程。

庚申。

飭諭軍營將弁等。

上諭內閣曰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器械火器軍行必需之物。一一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

撥使可刻期起行。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爲務。然馬力不足。資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勉强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頭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濟。此則該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多借此名目將水火夫役等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兵丁多派爲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即於此內撥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降諭旨切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廠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者。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爲已有。收入私

橐。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仍攤派兵丁。而不卹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爲具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照例處分。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

壬戌。

命喀爾吉善以護軍統領原品赴洪郭爾邵隆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原任護軍統領喀爾吉善久歷戎行。伊願往軍前効力。著賞給原品。令往洪郭爾邵隆軍前協助公豐盛額行走。賞銀一千兩。

甲子。

命革喇嘛扎卜曾。以其弟得親扎卜襲封扎薩克和碩親王。

上諭理藩院曰。喇嘛扎卜前年一聞賊信。卽駭然驚潰。及戰於克爾森齊老地方。乘軍奔往游牧處所。朕恐

此中別有情節。令其來京訊問。伊竟無一語置對甚屬性懦無恥。著革去扎薩克和碩親王令伊弟得親扎卜承襲。撤回一佐領賞給額駙策凌。喇嘛扎卜著交該衙門議處。尋議喇嘛扎卜為喀爾喀部落親王盟長。不思訓勵屬人。効力軍事。遇敵退縮。應按律正法。奏入得

旨。喇嘛扎卜理應照議治罪。但伊祖親王善巴於喀爾喀未定之先。即輸誠歸順。後於軍事甚屬効力。是以

聖祖仁皇帝加恩於喇嘛扎卜備極愛養。著從寬免死。在京永遠監禁。

丙子。

命分別賞賚額爾得尼招破賊官兵銀九萬九千兩有

奇。

命正阿三臨戰退縮罪。先是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參奏振武將軍傅爾丹於烏遜珠勒遇賊。並未身先督戰。以致士卒怯走歸營。原任副都統阿三推諉退縮。一與賊遇。首先奔北。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曰。應以傅爾丹阿三付三法司定擬具奏。順承親王錫保不能籌畫指示。應交宗人府議處。奏入得

旨烏遜珠勒對壘情形。朕曾細問額駙策凌。傅爾丹情罪尚有可原。從寬免其治罪。著留軍營聽大將軍等調遣効力贖罪行走。阿三前歲同陳泰貽誤軍機。朕曾加恩免其治罪。今據大將軍參奏情由甚屬可惡。已在軍前取有確供。交三法司定擬具奏餘依議。至是刑部等議曰。原任副都統阿三於大將軍調遣時。托故後期。遇賊奔北。貽誤軍機。應即於軍前正法。奏入。

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朔。

命量撤駐藏兵。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藏駐劄弁兵。本爲保護唐古忒人等以防準噶爾賊夷侵犯而設。比來賊夷大敗。徒步奔逃。力蹙勢窮。不能遠涉藏地。則其無力進兵可知。且頗羅鼐輸誠効力。唐古忒之兵亦較前氣壯。現今藏地無事。兵丁多集。則米穀錢糧。一切費用等項。雖給自內地。而唐古忒人等不免解送之勞。朕意量其足以防守藏地。留兵數百名。餘者盡行撤回。其留藏之兵。著總兵官周起鳳帶領駐劄。青保馬拉苗壽著總理藏務。至此項兵應撤若干。應否將駐劄察木多之雲南兵丁。一併撤回。著詳議具奏。尋議曰。駐藏四川兵二千。應留五百守護。餘悉撤還本

處所留兵俟三年後仍撥四川官兵更代其察木多所駐雲南兵一千本爲援藏而設今既撤駐藏兵丁雲南兵亦應撤還五百如四川例三年更代奏入

上從之

己丑

命熙沙津達賴爵効力贖罪

理藩院劾奏土默特輔國公沙津達賴前在和通呼爾哈臨戰遁歸又於烏遜珠勒敗北請熙其爵奏入得

旨沙津達賴著革去輔國公在軍前効力贖罪

乙巳

辦理軍機大臣等疏言閱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所報陣亡官兵册與傅爾丹所奏原册彼此互異應以前報陣亡今云未還者傳令官兵家屬知之其已給卹賞銀追級如數所給世職亦暫停其承襲奏入得

旨傅爾丹身爲將軍草率查奏而該管大臣等官亦任意捏報是錯誤之咎自在傅爾丹等與該官兵無涉所賞銀兩不必追繳其應給世職者暫停承襲

丙午

命以恭格薩木丕勒襲封扎薩克多羅郡王

上諭理藩院曰喀爾喀多羅郡王吹扎卜既承襲車臣汗名號其扎薩克多羅郡王著伊弟恭格薩木丕勒承襲

命賞給車臣汗吹扎卜親王俸

上諭理藩院曰喀爾喀車臣汗吹扎卜具奏懇請俸祿從前未給喀爾喀汗等俸祿者蓋欲伊等各守舊業

不令同衆扎薩克王等一例將屬下人等另編旗分佐領。是以未給俸祿。今車臣汗吹扎卜既以請給具奏。著給與親王之俸。每年加賞銀二千五百兩。其圖謝圖汗。扎薩克圖汗亦著行文詢問。伊等若不願請俸。仍守舊業。各聽其便。若情願請俸。亦著照車臣汗吹扎卜之例賞給。

喀爾喀扎薩克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扎爾陣亡。

命遣官致祭。

庚戌。

命以通政使司左參議徐杞署陝西甘肅布政使。仍辦理噶斯軍需事務。

夏四月。甲寅。

命削郡王查木陽爵。以貝勒赴軍前効力。降貝子齊旺班珠爾羅卜藏爲輔國公。

上諭理藩院曰鄂爾多斯郡王查木陽身爲副將軍。並不將伊屬下精兵派出。且遲延日期。竟脫兵丁。甚屬不合。著削去郡王。授爲貝勒。發往軍前効力贖罪。貝子齊旺班珠爾羅卜藏於伊屬下派兵時。並不詳愼。以致逃回。甚屬怠忽。著降二等。授爲輔國公。

戊午。

命嚴禁造作浮言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來造作言語煽惑人心者。律有不赦之條。若在軍前造言傳播。其罪更重。應照軍法即正典刑。此自古相傳之憲典也。數年以來。西北兩路用兵。征討準噶爾。該管大臣官員等居心怠忽。辦理粗疎。號令不嚴。稽察不密。間有不肖之人。在軍營各處揑造全無影響之談。或稱某營近有某事。或稱京師近有某事。衆口附和。愚昧之人

不能辨別。信以爲實。而該管之大臣官員等雖心知其非。往往以爲難於根究。希圖省事。置之不問。遂致若輩肆口流傳。全無忌憚。又有從軍營回來之人。造作言語以惑亂在京之聽聞。如此等事不但有妨於公務。亦且大害於人心。不可不嚴加禁約。著行文各路將軍。令其詳細曉諭該管弁兵。及跟役買賣人等。嗣後倘有造作浮言者。必將爲首之人。究出姓名。奏聞請旨。即於本處正法示衆。其失於覺察之該管官弁一併治罪。若能查出奏免其議處。至在京造言生事之人。交與步軍統領八旗大臣五城御史。順天府先期曉諭。倘怙惡不悛。即行查拏從重治罪。

命馬蘭泰赴洪郭爾鄂隆軍前效力。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從前以侯馬蘭泰於去年賊至推河時。領兵截殺。奮勇成功。故將伊調回留朕

庚申。

議烏里雅蘇台築城駐兵事宜。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言察罕廋爾當阿爾台諸路要道。建城駐兵。歷有年所。以柴草不足。移駐阿勒達爾托羅海。其後柴草亦不足用。去年又移軍至烏里雅蘇台。此外尚有額得爾齊得爾特爾啓塔米爾等處。地亦寬闊。然

並在杭愛山陽。與內地近。至特斯等處僻在迤北。若賊人由南路來犯。邀截堵禦。呼應不靈。並不便駐劄大兵。今已於烏里雅蘇台山頭各建礮臺。其左近並令滿洲蒙古兵駐劄。且特斯台西里各有駐兵萬人。賊人不敢逼近。應請即於烏里雅蘇台內外植木中實以土。建築城垣。城中設倉置庫。明歲青草發生時。調集官駝。以察罕廋爾所貯錢糧米石。軍裝火藥等物陸續運送。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辛酉。

命革達爾濟職。以吉當阿為將軍赴推河。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奏言達爾濟身為將軍。沿途牧放馬匹。並

不加意以致損傷。及到扎克拜達里克闖賊人敗走。並不截殺。反疾驅馬匹赴營。損傷更甚。既而坐視賊遁。又不尾追。賊人盡去。始以一出博追擊之名。旋即還營回奏。時乃借端巧飾。情屬可惡。請以達爾濟交部嚴加議處。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達爾濟著革職。令為護軍。交與順承親王凡有苦差務令其前往贖罪行走。達爾濟員缺著護軍統領吉當阿前往推河領兵駐劄。

丙子。

命加賞克爾森齊老地方交戰獲傷等兵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聞順承親王賞賚此次効力兵丁。將在克爾森齊老地方交戰獲傷。及因患病馬疲。未至額爾得尼招地方之兵丁。俱不准賞給。以已

經交戰之人。不沾賞賚。殊未均平。著行文順承親王查明給賞。以示鼓勵。

命選呼倫貝爾兵二千。赴察罕廋爾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將駐劄呼倫貝爾地方索倫巴爾虎兵三千名內。調撥二千名。前往察罕廋爾軍營。其軍營現在所有殘疾兵丁。應行裁退等語。著照鄂爾泰等所請。於呼倫貝爾兵內。挑選二千名。著黑龍江將軍卓爾海帶領前往軍營。卓爾海到軍營後。再回任所。其料理兵丁起程。派官員管轄。應於何日起程之處。著卓爾海酌量議奏。其餘兵二千名。著博第達巴哈統領。照管伊等游牧妻子產業。黑龍江將軍印務。著奉天將軍那蘇圖馳驛前往署理。奉天將軍印務。著尚書海壽馳驛前往署理。刑部尚書事務。著公慶復署理。海壽到任之日。那蘇圖海壽各回任所。

戊寅。

命製帳房五千架。皮衣皮帽帶各二萬件。賞給北路軍營兵丁。

庚辰。

命各路軍營有分檔開戶從征者。許編爲另戶。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家選兵丁。前往軍營之時。朕降恩旨。凱旋之日。將伊等妻子俱令出本主之家。編爲另戶。但各路軍營從征人內。亦有分檔開戶之人。充當領催披甲者。伊等久在軍營。辛苦效力。甚屬可憫。著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等。將效力行走好者。以伊等姓名註冊。俟大兵凱旋之日。亦照家選兵丁例編爲另戶。

五月。壬辰。

命護軍統領吳禮布回京。以散秩大臣塞楞侍讀學士巴特瑪辦理達里剛愛軍營事務。

乙未。

預籌進兵事宜。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奏言。特斯台西里兩處駐兵。原爲截殺賊人而設。今賊已大創勢不再來。其地無庸駐兵。明年大兵進阿爾台。乘機勦賊。今年秋應緩行至科卜多。擇有水草處駐劄。則人畜不致勞苦。臨發時。人給兩月糧。以官駝裝載。餘八月糧尚需八萬石。應令范毓馪陸續運赴再特斯台錫里既不駐兵。應停兩處修堡。於扎卜堪察罕鄂羅木更築一堡。照應臺站運路。大兵進勦。必當發兵接應。應於塔奔托羅海額克阿喇勒墨爾根西納所在各駐兵四千。明年大兵進阿爾台。即令此兵赴科卜多。以備調遣。此次進兵。關係緊要。請令副將軍額駙策凌塔爾岱常德等會同辦理。其掌管副將軍印信。恭候

欽命。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得

旨。靖邊左副將軍印務著額駙策凌掌管。靖邊右副將軍印務著塔爾岱掌管。副將軍常德著與額駙策凌同行。議政大臣永福著授爲內大臣。與塔爾岱同行。

己亥。

命增給兵丁羊價口糧。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言。京城各省官兵。喀爾喀兵每月羊價請增定爲一兩。京城各省及歸化城之土默特兵每月所給口糧。增

定爲一斗八升。內地扎薩克兵丁每年增給四
月羊隻。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乙巳。
命免西路綠旗兵丁在軍前病故者。支借月餉庫銀。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有
在軍前病故者。其本營於未奉部文之前家口所領
月餉。朕已於上年八月降旨免其追還。今思西路亦
有調撥別省之綠旗兵丁。其中豈無在軍前病故者。
若將本營未奉部文之先伊等家口所領月餉。按日
著追。實爲可憫。著行文各該省若有軍前病故兵丁
借給庫銀之處。著以該省司庫存公銀兩代爲補項。
己酉。

命正紀成越失機縱賊貢
恩悞國之罪。
先是畧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劾奏言。巴里坤軍
營駐劄重兵。廋集及烏克嶺二處卡倫亂山
瑷繞。路逕錯雜。最易藏奸。是以專令副將紀成
越駐劄廋集。總兵張元佐駐劄烏克嶺。乃紀
成越等漫無偵察。一任賊人潛藏亂山中。忽於

廋集卡倫白楊溝等處劫我糧車一輛空車四
輛及車戶人等。由洮賽庫圖爾庫逃去。所有副
將紀成越等抗違玩悞。總兵官張元佐任意
疎忽。謹據實劾奏。辦理軍機大臣等議曰。紀成
越負
恩縱賊。漫視軍務。應請革職。按律究擬。張元佐等請
一并交部察議。奏入。得

旨依議。紀成斌著革職。交三法司核擬具奏。至是刑部等議曰。前者紀成斌失機縱賊。即應明正典刑。恩寬宥。留軍前効力。乃於分駐庸集卡倫時。故違將令。聽賊潛匿隘口。復不撥兵護送糧車。以致被劫。核其前後情罪。有心僨事。玩法負恩。紀成斌應斬立決。張元佐應降三級調用。仍留軍營効力贖罪。奏入。得

旨紀成斌本由行伍蒙

聖祖仁皇帝恩擢至參將之職。雍正元年。朕因年羹堯保薦。用爲副將。旋即補授總兵官。特陞提督。實爲逾格之恩。嗣因西陲用兵。關係重大。協贊務得其人。岳鍾琪薦其素嫻軍旅。可以任用。朕亦料其重受國恩。自必力圖報効。因委以協贊軍務之重寄。雍正八年岳鍾琪進京陛見。將大將軍印務令伊務理。伊當此大任。應益加敬謹悉心籌畫。於緊要卡倫嚴密偵探。思患豫防。庶可上報國恩。下稱職守。詎伊昏庸憒怯。玩愒性成。以軍國大事。視同膜外。致賊人糾其疎忽。乘隙侵擾卡倫。損傷將弁。戕害士卒。掠去馬駝羊隻鎗礮器械口糧無算。伊身。在大營。掌握重兵。恐懼驚惶。一籌莫展。聽賊衆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西路軍威。因此大損。且致逆賊資我馬駝器械。得於次年侵犯北路。是兩路軍營之被賊擾掠者。皆紀成斌之貽害也。彼時在廷大臣。即奏請將紀成斌明正典刑。以肅軍紀。朕猶予以自新之路。特降諭旨。暫緩治罪。俟事竣再定。實望其抒誠勉力。稍贖前愆。乃伊獲罪後。在營一載。仍無愧悔効力之心。朕於是降旨。將伊革去提督。降爲副將。凡有差遣。令其盡力行走。若仍不知改

悔。必究其前案重處。所諭甚明。伊若稍有人心。自應感恩畏法。洗滌肺腸。以圖後効。乃於雍正十年正月賊犯哈密之時。同曹勳領兵堵截。遇賊於二堡之西。仍復畏縮不前。致賊兎脫。尙敢扶同曹勳捏報力戰。朦混掩飾。今於伊駐防廈集卡倫又敢故違將令。漠視軍務。以致車輛被刼。是紀成斌所至之地。在在峽防。無不失機養寇。既不思從前獲罪之重大。亦不念

曲加寬宥之深恩。冥頑不靈。悞公僨事。核其前後情罪。實無可貸。著署大將軍等。將紀成斌即於軍營處斬以爲將弁失機縱賊負恩悞國者戒。餘依議。

六月。癸亥。

命加恩賞給勇健營兵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各省挑選之勇健兵丁。原冀其勉出力各圖上進之路。以膺國家厚澤。因其中貿愚不等優劣不齊。不得不甄別挑汰。以示勸懲。今挑出赴營各兵既循分守法。有奮勇効力之心。著給與馬步戰糧俾得內外充裕。其自甘起程之時。每人借支銀兩並上年十月借過等項。俱著賞給。免其在月餉內坐扣。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著勇健營總統周一德等曉諭各兵知悉。

甲子。

上諭理藩院曰策旺扎卜係西路喀爾喀汗兼副將軍。乃與賊交戰。畏懼敗回。擾動衆心。勿遽移居內地。又並不約束屬下人等肆行偷盜官糧牲畜。騷擾貿易人等。甚玷國家養育之恩。理應即行正法。但念伊祖父原係喀爾喀內之汗。累代敬順。朕不忍正法。將策旺扎卜從寬免死監禁。

癸酉。

命副都統莫爾渾來京以軍前內大臣恭賛額駙統帶赴巴里坤察哈爾兵丁

丁丑。

命兵部尚書性桂內閣學士雙喜赴北路軍營與原任工部侍郎巴泰協理軍需事務。

秋七月。辛巳。

命革杭奕祿職。

上諭內閣曰禮部侍郎杭奕祿係朕特差稽查沿邊營伍之大臣。理宜體恤弁兵。緊已奉公以副委任乃聞其沿途驕奢放縱。擾累兵民。甚屬溺職。著革職。

命調齊齊哈爾副都統王常爲山西右衛左翼副都統。以副都統職銜布爾炒爲齊齊哈爾副都統。並

留軍營。

乙酉。

命額駙策凌辦理進兵事務。以貝子阿努里署喀爾喀中路副將軍印。

丙戌。

命羅卜藏襲封扎薩克多羅杜棱郡王。

上諭理藩院曰翁牛特郡王鄂齊爾諸子內貝勒羅卜藏在軍前甚屬効力。著承襲扎薩克多羅杜棱郡王。料理伊父喪事畢。仍在軍前辦事。其原襲之貝子著

戊子。

伊兄額爾德尼承襲。暫署理扎薩克印務。

命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

勅諭曰奉

天伐罪。恰世之常經。鋤暴除兇。安邊之遠略。逆賊噶爾丹策零狂悖寡頑。父子濟惡。妄欲侵陵我屬國。窺伺我邊陲。包藏逆心。狡焉思逞。朕以此賊不除。終爲衆

蒙古之巨患。是以命將興師聲罪致討。乃數年以來
錫保調度無方。制防鮮術。因循退縮。坐失機宜。為將
士之所輕。致軍心之不振。深負任使。有忝元戎。上年
賊兵深入我境。副將軍和碩親王額駙策凌內大臣
塔爾岱督率弁兵奮勇追擊。大殲賊衆。不振軍聲。當
此乘機決勝之時。必須另簡忠誠任事之親藩。始克
奏膚功而寧邊塞。是用命爾為定邊大將軍。統領滿
洲蒙古綠旗大兵。一切事宜爾與副將軍和碩親王

額駙策凌副將軍塔爾岱常德參贊內大臣永福護
軍統領阿岱內大臣伯欽拜公博爾屯等酌定方略。
公同計議而行。勿謂已能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
猶復遲迴。勝算期於萬全。神機定於方寸。整衆須如
山岳之重。撻伐以奮雷霆之威。鼓勵我行中明紀律。
遠偵密探。先事預防。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聽爾調
遣。凡遇有警。即遣發官兵應援撲勦。賊中有情急來
歸者加意撫恤。其不抗拒官兵者毋加殺戮。凡我將
弁官員兵丁等其或有臨陣退避擾亂軍機者。爾會
同商議。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軍法示
衆。其所犯過小者亦會同商議。即行處治。毋得沒行
間之勞績。毋寬縱違法之弁兵。軍紀須極嚴明。賞罰
悉期公當。相時度勢。務合事機。有應知會西路寧遠

大將軍者。即行知會。一同辦理。爾其殫乃心力。敉厥
謀猷。早建功勳。永綏邊徼。以副朕蕩寇除殘息事寧
人之至意。欽哉故勅。

庚寅。

命襲順承親王錫保爵降丹津多爾濟為郡王。策卜登
為貝勒。均留軍前効力贖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因大將軍傅爾丹輕進失

利。順承親王錫保在察罕廋爾調撥兵丁。防範科卜多。俱屬妥協。是以朕格外加恩。晉封親王。授為大將軍。及去年賊兵來犯。錫保竟不預備。奏稱撥兵一萬。令赴烏遜珠勒。而所到之兵僅有三千。又將領兵之將軍傅爾丹留於大營。致賊直越克爾森齊老始遇額駙策凌將軍塔爾岱等奮勇截殺。一面差人呈報。令其速發援兵。而錫保不即發兵。俟丹津多爾濟到後始遣赴援。丹津多爾濟行未十里。即劄營住歇。是時額駙策凌等與賊拒戰二日。知援兵不至。始各收兵回營。坐失機會。錫保自為大將軍以來。每聞賊至。輒驚惶無措。兵丁時撤時發。二年之內。馬匹傷損數萬。圍營無不怨恨。夫身膺大將軍之任。賊來不能邀擊。及深入之後。又令兎脫。此皆調遣失宜。怯懦畏葸之所致也。深負朕簡用之恩。理宜從重治罪。姑念其

前歲在科卜多尚能籌畫整備。著暫革去大將軍親王其順承郡王錫保應襲之人承襲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現命多羅平郡王為定邊大將軍。俟到軍營時。著錫保聽平郡王指示。効力贖罪。如仍前玩忽。經平郡王參奏。定行從重治罪。丹津多爾濟乃喀爾喀一欵未台吉。蒙

聖祖仁皇帝施恩教育。承襲伊父扎薩克貝勒。朕御極之初封為郡王。嗣因採買馬駝効力。晉封親王。屢加恩眷。去年額爾得尼招大敗賊人之時。伊担奏昌功。朕賞以墨爾根巴魯圖之號。賜與黃帶子。封其子多爾濟為世子。乃於克爾森齊老領兵救援時。故意遲延。行至十里。即安營住歇。旋撤兵回營。及額爾得尼招接戰之時。額駙策凌領右翼官兵奮勇衝擊。已將賊兵殲殺殆盡。而丹津多爾濟坐擁左翼官

兵觀望不前次日衆人皆欲急行追擊伊又支吾逗
留至賊由杭愛山後逃遁伊並不尾追轉由杭愛山
之南遠道遲延致誤大事且數年以來所辦馬駝甚
屬不堪理應將丹津多爾濟從重治罪但念伊從前
採買馬匹曾經効力暫行寬免著削去巴圖魯之號
將伊子之世子革退撤回黃帶子革去親王授爲郡
王仍留喀爾喀副將軍之任辦理未完馬匹之事協

助大將軍平郡王料理蒙古事務儻不實心効力仍
蹈前轍定行從重治罪策卜登原係扎薩克公先因
追擒脫逃之烏梁海羅卜藏錫喇卜等著有勞績格
外加恩晉封貝勒嗣因提奏蘇克阿勒達呼並額爾
布魯墩哨防營汗帶湖適中之地撥兵三百駐
劄防守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從之

八月丙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署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庫爾黙圖山地方有逆賊五十餘人來侵被我官兵奮力攻擊。斬殺二十餘人餘俱生擒未脫一騎等語。此次經理調撥甚屬可嘉。所有効力人員俟查郎阿查明等次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數年以來。因西路將軍等辦理疎忽。是以逆賊敢於玩視。今賊兵經此番傷損。必懷畏懼。或於今秋即整兵侵犯西路。或於冬天侵犯北路。俱未可知。著傳諭查郎阿等令其詳悉籌畫辦理。

戊辰。

命寬給內徙回民。應扣口糧。總管額敏和卓等照官員例支給粳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等奏稱。吐魯番等處回民已移至安西。男婦大小共八千一十三口。除口糧。但伊等甫到安西。寧使之食用寬裕。著仍照原數支給。以示朕格外之恩。至總管額敏和卓及伊親丁著照官員例支給粳米。以示優異。

庚午。

命以駐劄涼州河南綠旗兵移駐肅州。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肅州鎮兵除出征撥防外。現在單弱。今涼州現有河南滿洲兵五百。直隸河南綠旗兵一千駐劄。請以河南兵五百。於十月初移駐肅州。餘兵仍留涼州。以備調遣。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丙子。

授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宗室色貝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調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富達禮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均仍留軍營。

雍正十一年九月辛巳。

命正曹勳縱賊捏報之罪。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劾奏言總兵官曹勳奉檄於哈密率兵分駐。縱賊失機。飾詞捏報。請即軍前正法。刑部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得旨曹勳著在軍前即行正法示衆。

癸未。

命分給回民頭目有功者職銜。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言奉

旨給予回民頭目職銜。請以所得功次定其品級。一等頭目給予正千戶職銜。二等給予副千戶職銜。三等給予正百戶職銜。四等給予副百戶職銜。並頒給號紙如例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

請奏入。
上從之。
乙酉。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條奏禁止逃兵事宜。
查郎阿奏言一律例官軍從征私逃。初犯再犯
以及知罪藏匿。悉分別治罪。竊恐愚蠢兵丁為
人所誘。誤罹重典。嗣後應令所管大臣飭將領

頭目等以此律曉諭兵丁俾知寘遵。一各營自
將領至什長旗。並有管兵之責。嗣後責令什長
旗一有逃兵。即日報明。以次轉報。庶便行文飛
查勒緝。有踰限不報及隱狗者。分別治罪。如一
營中月報一名至十名踰限不獲者。所管官兵
等亦分別治罪。一逃兵有自悔投到者。不論初
犯再犯悉免其罪。入伍隨征。定以文到一月為
期。許於所在赴官投首。轉押到營。踰限自首者。
減二等治罪。仍許入伍。倘自首復逃。擊獲即行
正法。一兵丁潛逃。必經汛卡。嗣後汛卡兵丁。能
查獲逃兵者。分別離營遠近賞銀。仍記功一次。
功抵罪至犂獲後訊明沿途經過各汛卡。將失
察官兵分別議處。治罪。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

並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丙午。
命給坐蓋陣亡郎中舒紳雲騎尉世職。
冬十月壬子。
命衆佛保等赴北路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原任侍郎衆佛保著從寬釋

放。同原任巡撫布蘭泰前往北路軍營辦理馬匹事務。到日聽平郡王指示遵行。

辛酉。

命噶爾錫等赴洪郭爾鄂隆。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洪郭爾鄂隆地方兵丁著副都統噶爾錫俟星額管領。每人賞銀三千兩。整頓軍裝。即馳驛前往。噶爾錫著補授正黃旗護軍統領。

癸酉。

命富德赴北路軍營。

上諭內閣曰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軍營辦事之大臣甚少。富德著授為額外內閣學士由鄂爾昆前往大營。

命平郡王酌量委用。

戊辰。

命給額駙策凌定邊左副將軍印信赴科卜多。

旨以定邊左副將軍印信授額駙策凌掌管。

遵

蘇合啓行赴科卜多。其定邊右副將軍印信亦令策凌帶往。奏入報

開。

庚午。

命給還齊旺班珠爾羅卜藏固山貝子。

上諭理藩院曰鄂爾多斯扎薩克公齊旺班珠爾羅卜藏深悔上年軍營疎忽之咎。洊次効力勤勞。著加恩給還固山貝子之職。

癸酉。

議籌大兵分駐防守事宜。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言現今冬令雪深。請

分駐大兵以慎防守。臣等酌定令副將軍張廣泗駐劄北山。共同領兵者內大臣碩翁前鋒統領哈岱。一等侍衛特庫副都統喀喇張正文。烏察喇協理台吉羅卜藏總兵官張豹張存孝楊珖共領滿洲蒙古綠旗兵一萬二百五十名。副將軍常賚駐劄南山。共同領兵者鎮安將軍卓鼐前鋒統領宗室哈爾吉副都統達什班第提督樊廷總兵官張元佐共領滿洲蒙古綠旗兵九千名。臣查郎阿與員子袞布忝賚穆克登提督顏清如都統根敦散秩大臣安楚護原任兵部尚書馬會伯總兵官周一德留駐大營。營中蒙古綠旗兵三千七百餘名。臣不時親往南北兩路巡察。此外更令總兵官張朝良駐劄三堡。副將劉廷琰駐劄沙泉。副將馮廷雄駐劄柳樹泉。各率兵防守要隘。並資聲援。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戊子。

命發洪郭爾鄂隆等處兵赴北路軍營。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請選洪郭爾鄂隆等處滿洲蒙古兵二三千。赴北路軍營。以備調遣。奏入。得

旨此所撥兵丁。著副都統綽爾多富達禮統領前去。伊等起程時再著科爾沁固山額駙多爾機虎白京馳驛前往。同綽爾多等帶領兵丁牧放馬匹。到軍營後多爾機虎再令回京。其烏勒輝音扎罕兵丁著敖漢郡王鄂勒錐圖科爾沁和碩額駙達爾瑪達都帶領前去。

辛卯。
命以薩木哈爲定邊大將軍參贊。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大將軍平郡王參奏參贊
公博爾屯狂妄無知著前赴科卜多聽候額駙策凌
等調遣効力。如仍恣意妄行。即行參奏。領侍衛內大
臣薩木哈著調往烏里雅蘇台軍營在參贊處行走。
甲辰。

喀爾喀扎薩克鎮國公屠巴卒。以其子扎木禪
襲爵。
十二月。甲寅。
命查克旦來京。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侍郎查克旦此次辦理巴爾
虎事務。甚屬明晰。目今嚴冬。尚非移駐巴爾虎時。著
查克旦來京。
庚申。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報巴里坤塔勒納沁
圖古里克等處屯田。穫青稞四萬六千一百石
有奇。哈密等處屯田。穫青稞四千五百石有奇。
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甲子。

命調洪郭爾鄂隆馬塲蒙古兵八百。及滿洲兵一千。赴
北路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曾令調撥洪郭爾鄂隆處
滿洲兵五百名。牧塲蒙古兵五百名。烏勒煇音扎罕
蒙古兵一千名。於來年草發時。遣往北路軍營。今據
平郡王等奏。請停撥烏勒煇音扎罕兵丁。將洪郭爾
鄂隆處滿洲兵一千名。並揀選牧塲察哈爾兵一千

名遣赴軍前。朕思洪郭爾鄂隆軍前。不可不留蒙古兵丁照看牧場。著將駐劄洪郭爾鄂隆馬場蒙古兵丁一千名內。調撥八百名。並滿洲兵一千名。遣往大營。令副都統綽爾多富達禮公博爾屯管領前往。博爾屯到京後。再赴洪郭爾鄂隆地方。其烏勒圖喀扎罕蒙古兵內。著揀選四百名。令額駙達爾瑪達都帶領前去。

壬申。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報郭爾昆濟爾瑪台等處屯田穫大麥小麥糜子共八千六百石有奇。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甲戌。

命以軍前內閣學士阿克敦辦理扎克拜達里克糧餉事務。

乙亥。

命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宗室塞布肯為本旗滿洲副都統。擢鑲紅旗參領劉英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仍留軍營。

雍正十二年。春正月庚辰。

命博爾屯等赴烏里雅蘇台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公博爾屯著同副都統綽爾多等帶領洪郭爾鄂隆兵丁前往烏里雅蘇台軍營。聽大將軍平郡王調遣。

癸未。

命巴泰回京。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北路軍營辦理糧餉之原任

工部侍郎巴泰年已衰邁。著回京。

甲申

命籌備準噶爾說計遣使求和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查郎阿摺奏。由準噶爾來投之厄魯特巴圖濟爾噶爾丹策零欲前來請和。或遣準噶爾之人為使。或即用內地之人。尚在未定。又據賊營脫出投赴北路之人。亦稱噶爾丹策零現在行查被獲人等。意欲遣還請和等語。朕思逆賊欲遣使請和者。特為安輯部人。紛擾我軍之計耳。定非實意。若不准其所請。則必傳諭所屬曰。我為請和不准。仍舊進兵。是我軍開之。亦以賊請和而不允。遂至懈於効力。而使我軍開之。其不可不加詳察。爾等密谷兩路大將軍。賊若遣使前來。但諭以朝廷欲偃息甲兵。使衆生樂業。經遣使爾台吉並無欲和之意。每藉端推托。今果引罪請和。須派親信之人。如台吉等將應行事宜詳議前來。方為奏達。乃止令爾等徵員及內地徵末之人前來。未便收納。如此曉諭方合事宜。至我兵進勦之計。斷不可因此遲回懦滯。仍照常整備相機舉行。

己亥。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自請以馬場滋生馬匹送軍備用。

福彭奏言。軍中駝馬。最關緊要。現今喀爾喀扎薩克諸藩臣感戴隆恩。莫不竭力辦理。如喀爾喀勒班第等進獻駝馬。猶力請停其賞給價值。伏念遠臣當此軍興之際。不肖私其所有。況臣等宗臣。如諸王貝勒

貝子公等。皆有馬場滋生馬匹。當需用之時而
置之閒散無用之地。豈不內愧於心。即臣家稍
淡薄現有馬場滋生馬五百匹。情願自送軍前
備用。伏乞
皇上俯鑒微忱。恩准所請。並將臣撥交諸王貝勒貝子。
公等一同閱看。臣料諸宗臣等必以臣言爲當。
踴躍爭先蒭切急公之義。奏入。得

旨。交宗人府與諸王等閱看。
壬寅。
命加查克旦尚書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侍郎查克旦。此次前往喀爾
喀車臣汗部落諸事辦理妥協。甚屬可嘉。著給與尚
書銜賞銀五千兩。其入官房地人口。俱著給還。
二月。己酉。
命封喇什塞楞爲固山貝子。
上諭理藩院曰。鄂爾多斯貝勒達什喇卜坦病故。爾等
因伊忽忽兵事。其子喇錫塞楞議降爵鎮國公但喇
錫塞楞深知伊父之罪。尚能竭力辦事。著封爲固山
貝子。
癸丑。
命以馬場挑選兵一千。悉赴烏里雅蘇台軍營。

統領洪郭爾鄂隆等處兵丁。領侍衛內大臣馬
爾泰奏言。臣所轄滿洲兵前議調發一千赴烏
里雅蘇台大營。但此兵沿邊居住日久。馬匹不
敷。應請停止將馬場挑選兵一千盡行調赴。以
收實用。並辦理軍機大臣等議應如所奏。令公博
爾屯副都統綽爾多先行率往。更於滿洲兵中
量選六十名。令額駙多爾機虎副都統富達禮

奉領繼之。如馬匹等一時採買不及。即令停撥
奏入。
上從之。
壬申。
命軍行調撥進退機宜。聽額駙策凌總理。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大將軍平郡王奏稱。塔爾
瑪善等進勦行至額爾齊斯河地方。見逆賊人衆牲
畜盡行收去。遂領兵暫回。所有牛羊。俟進情由。
已經移咨飭行等語。朕思我軍進襲之處。逆賊既已
探知。先行移避。即令深入。於事何益。平郡王移咨飭
行殊為過當。軍行紀律甚嚴。若以大將軍所諭而塔
爾瑪善等竟不遵行。固屬未便。倘勉強前進而擄掠
並無所得。方今春令。馬匹疲瘦。口糧無幾。甚為堪慮。
斷不得以輕忽貽悞。今王之大營現駐遠東。離行軍

之處甚遠。一切軍機所關甚重。額駙策凌身在彼地。
我軍情形。逆賊虛實。知之必悉。嗣後凡調撥進退之
處。係策凌承辦事件。俱聽伊總理。著密行知照平郡
王。及額駙策凌。
癸酉。
命旺扎爾襲封扎薩克鎮國公。
理藩院議奏言。喀爾喀扎薩克貝勒諾爾布班
第。不能約束屬人。以致搶奪糧石牲畜。應議處。
今已病故。其貝勒爵降二等。令為扎薩克鎮國公。
令其孫旺扎爾承襲。奏入。
上從之。
甲戌。
駐劄西藏鑲黃旗滿洲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
壽。緣事革職。

命以散秩大臣伯阿爾遜鑾白旗蒙古副都統那蘇泰赴西藏辦理事務。

命以成衮扎布署理喀爾喀副將軍印務。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署喀爾喀副將軍印務員子阿努田以病不能辦事請遣還游牧調治。額駙策凌之子台吉成衮扎布明白諳練。請令暫行署理副將軍印務。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奏。奏入。

上從之。

三月庚子。

命議敘根丕勒擊賊功。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言喀爾喀公根丕勒於

等處賊衆驚潰。拋棄輜重四路奔逸。擒獲賊吏男婦人口及馬匹牲畜等物。因賊既遠遁。振旅還師。甚屬効力。應行文定邊大將軍平郡王副將軍額駙策凌等功績註冊議敘。

奏入。

上從之。

辛丑。

陝西寧夏將軍卓鼐緣事革職。

命以直隸天津都統阿魯爲陝西寧夏將軍赴巴里坤軍營。統領西安寧夏滿洲兵。陝西寧夏將軍印務。仍以傅泰署理。

夏四月辛亥。

命治觀音保阿克山玩悞軍需之罪。

先是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劾奏言江寧副都

統阿克山荊州副都統觀音保玩愒性成罔知
法紀所管馬匹倒斃走脫幾十之八三令五申
悉置不聞明係有心玩悞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曰馬匹爲軍營第一急需阿克山等去年出口所
領馬匹膘力壯健正值青草發生之時而塔勒
納沁文水草敷腴之地乃敢漫不經心虧損瘦
羸應按律治罪再觀音保前率兵赴陝道出河
南縱兵踐踏田禾自陝赴肅違例多支料豆出
口後不能約束兵丁任其脫走今又致馬匹倒
斃所存無幾視軍令爲兒戲尤屬可惡觀音保
應即行正法以儆將來阿克山應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奏入得
旨觀音保著即在軍營正法阿克山俟擬應斬著在巴
里坤城內通衢枷號秋後處決至是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參
奏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將江寧荊州滿兵馬匹任
其倒斃走失應請革職分賠朕因觀音保前年領兵
赴陝道經豫省漫無紀律今又將各項馬騾有心怠
悞是以特降諭旨令廷臣議將觀音保即於軍營正
法示衆因觀音保所犯情罪非止一端原不僅爲馬
匹故與阿克山枷號治罪之處略有區別殺一人以

儆其餘則所全實多今查郎阿等不達朕意奏稱觀
音保阿克山所屬官兵久居南方初來塞外不知牧
馬之法致令倒傷較之畏葸退縮偷竊抵換者微有
差別可否格外施恩將觀音保阿克山暫停正法俱
在軍營通衢枷號俾將弁兵丁倣心等語查郎阿既
如此陳奏著照所請將觀音保暫停正法同阿克山
一併在軍營枷號秋後處決將此諭旨曉諭營將

并兵丁知之。

壬子。

命加直隸獨石口副將任懷德總兵銜赴北路軍營。

授查爾扈爲荆州副都統。以黑色署理江寧副都統。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言臣等遵

旨揀選賢能委署江寧荆州兩營副都統。現有發往軍營効力原任副都統黑色單前文登營副將查爾扈並實心効力奮勉向前。可以署理副都統管領兩營兵丁。奏入得

寧副都統。

乙卯。

命以頭等侍衛法諾納爲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仍留軍營。

癸亥。

命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查克旦爲本旗滿洲都統。仍留軍營。

辛未。

命加恩準噶爾降人勞章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準噶爾投順之勞章伊特格勒衮楚克等攜帶妻子百餘口。抒誠來降。殊屬可憫。今天氣炎熱。即令護送來京。路途勞苦。著派理藩院筆帖式一員攜帶衣服緞疋等物。迎往曉諭賞賜。令其退回。會同伊等妻子由驛站緩行護送至察哈爾地方。該總管等加恩賞賜產業牲畜俟辦理居定後將爲首之人調京引見。

命呼倫貝爾管押索倫巴爾虎兵丁前鋒統領博第來京調北路軍營內大臣亦福統轄呼倫貝爾兵

丁。

癸酉。

命給紀山副都統銜管藉軍營奉天兵丁。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等奏言據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等稱雍正十一年續到奉天兵二千。令領侍衛內大臣薩木哈副都統白爾赫圖管領。今薩木哈已授為大將軍參贊赴烏里雅蘇台軍營。凡遇征勦調遣。白爾赫圖一人不能兼辦。現有軍前刑部員外郎紀山老成明白，約束有方。仰祈

皇上給予副都統職銜。令與白爾赫圖分管奉天兵丁，奏入得

旨紀山著給副都統職銜，與白爾赫圖管領奉天兵丁。

五月、丙子朔、

命以原任甘肅布政使諾穆圖協同駐劄哈爾垓圖都統覺羅伊禮布辦理事務。

壬辰、

命以湖北巡撫德齡協同署陝西總督劉於義辦理西路軍需事務。

乙未。

命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來京詳議進兵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今年進兵之事。兩路將軍大臣等所議互異。強行進兵。賊人預知。將那移駐牧。先為躲避。則我軍徒勞而無所獲。勢必復回。此事尚無知懼求和。即行定議完結。賊若游移推諉則此際預行整備明年大兵即行進勦。著額駙策凌暨大將軍

查郎阿俱來京。公同詳議確定。於事方爲有濟。今年既暫停進兵。可令大兵在科卜多相近處。擇形勢之地。分駐牧馬。一應汛哨卡倫嚴行防備。

丁酉。

命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等暫赴科卜多總統北路軍務。

副將軍張廣泗辦理西路軍務。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原任侍郎泉佛保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俱著馳驛作速來京。著大將軍平郡王帶領傅爾丹暫往科卜多處總統弁兵辦事。平郡王未到之先。著塔爾岱常德等暫行辦理。其由烏里雅蘇台軍營接運糧餉撥送馬匹等事。著交明薩木哈欽拜等令薩木哈總統。欽拜錫保協辦。聽大將軍平郡王指示而行。查郎阿西路軍營一應事務。著交張廣泗辦理。

命格勒克雅木丕勒暫留科卜多軍營管轄兵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策凌來京。科卜多軍營內。無總統喀爾喀兵丁之扎薩克大員。大將軍平郡王現遣喀爾喀副將軍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前往科卜多處。送馬匹牲畜。著格勒克雅木丕勒暫留科卜多軍營。管轄喀爾喀蒙古兵丁。

己亥。

命來保等暫赴車臣汗部落協同查克旦辦事。

庚子。

命駐劄達里剛愛統領蒙古兵丁。散秩大臣塞楞來京。

六月。庚戌。

命以洪郭爾鄂隆所調滿洲兵。赴烏里雅蘇台軍營。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烏里雅蘇台。扎

克拜達里克推河等處。並應撤京城滿洲漢軍
右衛寧夏察哈爾土默特兵凡三千六百臣遣
官率還所在。給予錢糧米石車輛如例。所有內
扎薩克及烏蘭察卜兵三百七十。調赴推河駐
防。現在除撤還兵丁外。烏里雅蘇台餘兵九千。
不敷調遣。請以洪郭爾鄂隆所調滿洲兵六百
再增撥四百。令富達禮等率赴軍營。辦理軍機
大臣等議覆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庚申。

命議駐劄達里剛愛扎薩克王等輪班管轄兵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達里剛愛地方駐防之西林
郭勒兵二千名。從前派出時。遣妻子牲畜一併帶往
駐劄。聞管轄伊等之扎薩克王等惟本身前往。又不
換班。在彼常駐。從前烏勒輝音扎罕之兵。其王貝勒
台吉等俱係一年一換。今達里剛愛之王等。或令伊
等換班行走。或帶往妻子永遠駐劄之處。著詳議具
奏。尋議曰。前者駐防達里剛愛等處兵。但令阿霸垓
王扎木巴勒扎卜烏珠穆秦公彭蘇克喇卜坦
等管轄。未嘗議及換班。今請以蘇尼特王旺青
齊斯隆貝勒西禮二人輪班管轄。今年令旺青
齊斯隆往代扎木巴勒扎卜。明年令西禮往代
彭蘇克喇卜坦。奏入。

上從之。

己巳。

命薩木哈掌管威遠將軍印信。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臣遵
旨率傅爾丹等赴科卜多軍營。令薩木哈等辦理烏里

雅蘇台軍務。遇有調遣。須以印文爲憑。謹以臣
處收貯。威遠將軍印一顆。付薩木哈掌管。復授
以方略。令欽拜錫保同心贊襄。奏入。報
聞。

庚午。

命治西琳負恩挾私之罪。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劾奏言。辦理扎克拜
達里克糧餉事務。原任巡撫西琳不知飭己効
力。恣意卑污。索取參將王化貴駝馬不遂。詭詞
揑報。擅革王化貴管兵之任。負恩挾私。有玷官
箴。臣已訊實。請由驛站解部定擬。奏入。得
旨。西琳不必解京。即令在扎克拜達里克地方。永遠枷
號示衆。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六

雍正十二年秋七月。丁丑。

命籌拒城及撤兵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爾等行文平郡王賊人如犯
軍營。令我兵酌量拒敵。若目前無事。仍撤回。科卜多
擇形勝處駐劄。休養馬匹。其哨探兵丁俱著撤回。如
有應設之處。務揀選幹員防守。

戊寅。

命選直隸等四省綠旗兵赴北路軍營更代。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
省派往北路出征之綠旗兵丁。在外已經數年。應另
派兵丁前往更換。著四省督撫提督。每省選派精兵
一千名。一切衣裝等項。於存公銀兩內動支應用。豫
備齊全。俟諭旨到日起程。

癸巳。

命王公滿漢文武大臣等會議軍務。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北兩路用兵已經數年將士効力戍行久在邊外朕心深爲不忍再四思維或應乘此兵力盛強直進賊境俾軍務早完以息將士或應遣使往彼諭以利害俾其醒悟二者未能遽定。

特召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來京與辦理軍機之大臣悉心計議伊等意見亦不畫一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應博採衆論詳愼籌畫著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會議各抒已見據實具奏。

命達賴喇嘛等還藏。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令達賴喇嘛駐泰寧原因彼時藏中有阿爾布巴等事恐準噶爾逆賊乘間糸犯是以令其移至近邊地方以便照看其隨來之弟子人等久離鄉土未免懷歸今貝勒頗羅鼐實心効力將唐古忒厄魯特之兵操練精熟各處緊要隘口俱已嚴固防守藏中晏然無事班禪額爾德尼年邁有疾應令達賴喇嘛回藏著果親王允禮前往泰寧與達賴喇嘛相見章嘉胡土克圖亦令同去弁著都統飛格前往料理伊等起身副都統福壽等沿途照看。

命果親王赴泰寧沿途閱兵。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命果親王前往泰寧地方沿途經過之直隸山西陝西四川等處駐防滿洲官兵並督撫提鎮標營綠旗官兵俱令順便閱看。

命致祭陣亡官兵於和通呼爾哈。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爾等傳諭大將軍平郡王令其未撤兵以前酌量於和通呼爾哈處遣人將陣亡

官兵遺骸收瘞。動用軍中錢糧致祭。

命查郎阿等量撤兵丁。并分別効力未効力官兵等次報部。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策棱署大將軍查郎阿。回至軍營時。令其酌量留兵防守邊界。其餘兵丁查無弟兄子姪之孤身。及從前久在軍營行走者。或此次立有勞績被傷者。俱行撤回。再將官弁効力行走之處。分為三等造冊咨部。其効力超卓者為一等。以應陞之缺即用。照常効力者為二等。酌量加恩。未經効力者以三等註冊。各該管大臣官員等務須從公分別等次。若有徇情挾私顛倒失實者。後經查出。定行加倍治罪。

戊戌。

命遣使往喻噶爾丹策零。撤兵駐察罕廋爾。

和碩康親王巴爾圖等遵

旨議奏。言準噶爾賊夷。世濟其惡。屢次興戎。噶爾丹策零狂悖兇頑。較伊父策妄阿喇布坦更甚。我

皇上為安逸生靈計。欲特賜剋期包容。遣使前往開陳利害。但賊人狡詐性成。恐難遽信。目今兩路大兵。駐劄邊境。賊夷之地勢情形。俱已深悉。且糧糗馬駝。軍裝器械。無不預備整齊。宜乘此時。於北路發兵三萬。西路發兵二萬。約會齊進。竝力殲除。如賊果知畏懼。悔禍乞

恩。我

皇上再覓其罪戾。議定邊界。又大學士張廷玉等遵

旨議奏言。噶爾丹策零攝害生靈。早應發遣大兵。立加

屠滅。惟是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於策妄阿喇布坦。狂悖妄行。猶

復曲賜包容不加誅戮。我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屢示
恩諭。俾息紛爭。恐伊孟浪輕舉。騷擾蒙古。是以駐兵邊
地。以爲防範。仍諭兩路大將軍。停止進勦。仰見
天心仁愛。原非必欲毀其巢穴。滅其醜類也。今賊人自
額爾得尼招大敗之後。勢窮力竭。本年春間我
兵從北路襲擊。直越額爾齊斯。賊夷驚惶。不敢
迎戰。但罔識
聖心之寬大。自以負罪深重。不可復逭。因此迷而不悟。
日益冥頑。若蒙特遣大臣。前往曉以利害。寬其
已往之愆。予以更新之路。噶爾丹策零審度勢
力。實不能支。諒必誠心悔過。俯首求和。若仍執
迷不悟。則是伊自速滅亡。再議征討。更覺事易

功倍。奏人得。
旨準噶爾一部落。習尚貪殘。世濟其惡。策妄阿喇布坦
狡獪非常。當其跳梁之時。我
皇考
聖祖仁皇帝審觀形勢。洞悉機宜。曾密諭曰。彼地
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是以經理
八九年。惟令兩路將軍陳師邊境以待之。即將軍富
寧安傳爾丹之屢次襲擊。亦欲誘之使來。便於邀擊。
而賊究不至。富寧安等亦未多獲而歸。此當日之情
形也。及朕即位之初。籌畫邊事。敬佩
皇考之明訓。確知策妄阿喇布坦之姦頑。持重不肯輕
舉。且以將弁兵丁等久役于外。勤勞可念。因將兩路
兵馬撤回。暫令休息。中間緣清釐疆界一事。遣人曉
諭再三。朕則開誠布公。彼則支吾巧詐。朕勿包容寬
宥之未幾。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零繼

領部落朕慮有侵擾衆蒙古之舉。不得不預爲防範。
又以其人孟浪無知。剽輕任性。必率賊衆冒昧前來。
是以仍于兩路駐劄大兵。至於命將一事。岳鍾琪久
在西陲。習於軍旅。伊亦踴躍從事。因命爲西路大將
軍。北路大將軍傅爾丹朕恐其才具不勝重任。爰允
廷臣之推舉。竝遣查弼納爲副將軍。伊陛辭之時。朕
諄諄詳諭。令部署完密。度勢審機。務策萬全。貴冀尊
聖謀。同心合力。不負簡用也。乃噶爾丹策零輕
舉妄動。果不出朕之所料。於雍正八年冬月發兵侵
犯西路。此正我師乘時擊賊之機會。而岳鍾琪來京
陛見請將大將軍印務。交與紀成斌署理。前此岳鍾
琪身在軍營。全無布置。將駝馬牲畜十數萬。置於賊
人來路之旁。供其掠取。紀成斌庸懦不堪。于賊人來
犯之時。畏縮驚惶。一籌莫展。致賊人得志而去。次年

賊以全力向我北路。初北路領兵大臣與喀爾喀等
皆懷賊人斷不敢來犯之心。一切軍需。又未預爲完
備。傅爾丹查弼納等復誤聽俘虜誑言。並不奏聞。領
兵輕進。彼時朕即向廷臣言之。賊人恐有詭詐。我師
此進。甚不妥協。未幾奏至。果墮術中。雍正十年正月
賊人僅以七千之衆來犯西路。深入哈密塔勒納沁
地方。此又易於大創之機會。而岳鍾琪身處軍營。調
度乖舛。坐令入網之獸復得駭遁。此西路軍營人人
切齒痛恨者。于是賊志愈驕肆無忌憚。傾其醜類以
向北路。越過察罕廋爾軍營直至額爾得尼招地方。
副將軍額駙策凌等奮勇擊殺。殲其精銳。將及萬人。
餘賊喪膽。乘夜遁逃。經由扎克拜達里克一帶。此地
朕預設重兵萬有四千。以遏賊歸路。似此殘敗之賊。
誠如釜底遊魂。但遣兵數千人遮擊。便可使隻騎不

返。乃馬西寨坐守空城。一旅不發。賊至不擊。賊去不
追。俾餘孽猶存。邊氛未息。馬爾賽之罪。誠擢髮難數
也。總之朕之等書於事先者雖未有爽。而臣工之失
機于臨事者則不一而足矣。今賊人自額爾得尼招
大創之後畏我兵威。遷徙遠去。看此情形南路軍務。
一時難以告竣。特召兩路領兵將軍來京與辦理軍
機之大臣悉心計議。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西路署
在朝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集議。茲覽所奏意見
亦不畫一。據兩路將軍皆言兵力有餘。士氣奮勇。賊
勢窮蹙。人心離散。似此則遣兵進討未嘗不可。但

大將軍查郎阿力主進勦。朕以軍務關係重大。復令
皇考當年聖意與朕本心。俱不欲勞師遠涉。而駐兵防
守邊界。又未免時日耽延。將士久勞。朕心不忍。朕意
且遣使臣前往準噶爾面諭噶爾丹策零曉以利害。
示以寬大之恩。旨開其迷誤。從此畫清邊界。彼此不
得逾越。著北路大將軍平郡王將進駐科卜多之大
兵。仍撤回察罕廋爾。以釋賊人疑懼之心。若噶爾丹
策零悔朕諭旨。果有悔心之萌。一遵行。則兩路大
兵俱可徐徐議撤。倘仍執迷怙惡。自取滅亡。俟使臣
回京之日別作計議。

辛丑。

命加恩青海蒙古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聞青海蒙古。生計甚艱。著
傳諭馬爾泰等。加意施恩。方於伊等生計有益。

命傳諭平郡王福彭撤兵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爾等傳諭大將軍平郡王現
今調兩路將軍來京商議軍營事宜。將來進勦科卜
多之兵或仍撤回察罕廋爾。其由烏里雅蘇台運往

科卜多之米糧馬匹等項有應行停止撥回之處著
預爲辦理撤兵時平郡王領兵居中塔爾岱常德領
兵殿後其前隊之兵酌量派委大臣帶領

八月丙午

命侍郎傅鼐額外內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赴準
噶爾丹策零

諭噶爾丹策零

上諭曰從前爾遣使特磊奏聞爾父亡故彼時朕即召
入特磊面降諭旨詳加開導令將羅卜藏丹津送至
越二三載並無回奏故於兩路駐兵防守邊界爾乃
遣特磊奏稱已將羅卜藏丹津拏送至途聞有兵
至故暫停解送特遣人懇求指示伏願廣興黃教愛
惜生靈等語朕即遣使臣杭奕祿衆佛保同特磊前
往巴里坤軍營與爾商議諸事因朕躬違和故未將

特磊召見令部臣傳旨遣回即有疑難不便之處亦
當彼此遣使議和豈有輕動兵戈之理特磊乃卑賤
之人未免揑詞告爾以圖僨事爾若果無動兵之心
爲生靈黃教起見則當向我國使臣懇切陳奏乃並
未接見使臣猝然發兵侵我巴里坤軍營搶去馬匹
又發兵阿爾台地方彼時我國將軍大臣未行詰旨
忽畧輕動致爾得利未幾爾兵侵我卡倫我兵於蘇
克阿勒達呼地方迎戰爾遂收兵退去次歲爾復協
力來擾喀爾喀游牧被我師輕騎掩殺戰於額爾得
尼招地方爾兵大敗今春我哨探兵丁至額爾齊斯
地方時爾游牧處人俱行遁鳥魯木齊駐劄之人
亦行移去我兩路將軍大臣即欲盡驅雄兵乘勢進
勦朕悉諭令停止朕爲天下元后惟以好生爲本並
無將準噶爾必行勦滅之意況得confirmed國土地人民於

我大國亦何補之有爾若執迷不息干戈則我師更
換駐防毫無缺乏之慮不過稍費糧餉耳但如此相
持日久彼此皆勞非徒士卒苦累而馬匹牲畜亦多
損傷是以朕心深爲惻然今特遣使臣侍郎傅鼐學
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等前來宣諭朕意與爾商議
愛惜生靈彼此罷兵之事若我大兵仍在游牧附近
處駐劄恐爾心生疑貳今巴里坤軍兵固使臣由彼
處遣往故暫令守候駐劄其北路已抵阿爾台軍兵
俱撤至察罕廋爾爾果欲遵旨罷兵同享安逸即與
遣往之大臣明白定議朕已將一切事務面諭大臣
爾宜詳思如誠心知過痛改前愆樂遵朕旨則朕將
往事盡行寬宥斷不食言至於是非利害爾宜酌定
欲搆兵欲止戈欲安逸衆庶欲殘害生靈亦惟爾擇
而行之特諭

癸丑

命李如栢率直隸等四省更代兵赴北路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言有

旨命議選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兵赴北路軍營更
代其統領綠旗兵丁河北總兵官胡傑應一體
更代請

欽命一人率兵赴軍奏入得

旨總統四省綠旗兵丁著署山西大同總兵李如栢前
往

甲寅

命革滿珠錫禮職軍前効力贖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滿珠錫禮自朕簡用副都統
以來有意敗壞國政伊身係宗室且並非愚昧無能
之人乃明知故犯情殊可惡著革職交與馬蘭泰令

其瞻披甲隊內在軍前效力贖罪。如乖謬之性仍不悛改。著馬蘭泰即行參奏。

丙辰。

議量撤北路軍營防戍等兵。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言北路軍營現有滿洲蒙古綠旗兵共六萬餘。今年科卜多兵撤還烏里雅蘇台請於防戍兵及傅爾丹率往兵丁屯

其著有勞績或家惟單身無依者京師滿洲兵量撤五百。奉天吉林黑龍江兵量撤一千。寧夏右衛暨翁牛特內扎薩克等處兵悉撤之。分別給與車馬。餘兵暫留駐劄。奏入。

上從之。尋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北路軍營遵旨量撤兵丁臣已令都統祖秉衡率漢軍官兵。營總等率防戍兵及寧夏右衛等兵。於八月十九日自

軍營啟行。其攜帶家口察哈爾土默特兵一千。令副都統職銜色爾古勞率赴歸化城俟安插畢。令色爾古勞赴京奏入報。

九月壬辰。

命議敘鄂隆吉大坂勦賊功。

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言九月初四日偵知烏爾圌河地方有賊數百。臣即飛檄副都統班

第達什原任總兵官張元佐遊擊郎建業於初五日五鼓悉赴哈洮以南盧草溝一帶。又飛檄固原提督樊廷率兵赴巉泉子分路搜勦。果於哈洮遇賊潛伏。我兵奪據山梁深入賊隊。麾敗之。遂越噶順直抵鄂隆吉大坂。斬賊四百餘。生擒者三十六人。所獲馬匹器械牛物無算。復追

擊百八十里。餘賊悉負傷遁。奏入。得
旨張廣泗調度分遣悉協機宜。在事將弁兵丁等俱各
奮勇直前。得獲全勝。甚屬可嘉。著從優議敘賞賚。署
大將軍查郎阿雖奉調來京。然自統兵以來。與張廣
泗同心協力。整飭戎行。鼓勵士氣。此番克捷。亦由查
郎阿平日訓練整頓之所致。著一併交部從優議敘。
丁酉。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北路撤兵事宜。
福彭奏言北路兵進勦者臣等遵
旨撤還。九月初六日臣率奉天兵二千吉林兵一千黑
龍江兵一千自科卜多啟行。令副都統王常率
右衞兵一千前行。副將軍塔爾岱常德等率餘
兵殿。並遣設卡倫。瞭望防範。行至察罕郭羅木
分兵三隊。臣率一隊。由空圭中路。仍令塔爾岱
等居後又令公根丕勒哨兵居後殿。參贊阿岱
率一隊。由扎卜堪路。以公敏珠爾哨兵殿。副都
統哲庫訥率一隊。由空圭北路。以貝勒成袞扎
布哨兵殿。分道撤還。俟大軍齊集過冬所在。酌
令察哈爾厄魯特兵索倫兵並內大臣哈達哈
等所領黑龍江兵副都統富昌等所領吉林兵
副都統額爾勒等所領奉天兵分駐魯約蘇圖
蒙固勒烏拉克沁等處。京城八旗兵寧夏兵察
哈爾土默特兵並參贊阿岱所領奉天兵副都
統布爾沙等所領黑龍江兵分駐布爾哈雅鏗
格爾格等處。家選兵駐劄濟斯布隆集魯穆會
盟兵四子部落兵駐劄扎卜堪河。都統諾爾琿
等所領漢軍兵五百。並駐烏里雅蘇台兵一千
五百合為一營。駐劄察罕廋爾城中歸化城土

默特兵綠旗兵烏蘭察卜會盟兵並副都統白
爾赫圖所領奉天兵悉在烏里雅蘇台城外附
近有水草處駐劄再喀爾喀游牧所在遠遠酌
令喀爾喀兵丁在大軍迤東駐劄其哨探兵分
三路每路撥滿洲及內扎薩克兵二百五十喀
爾喀兵二百五十所有各處卡倫減撤一半自
卡倫至大營仍分三路設立臺站如故以資聲
援俟大軍駐定後再酌量辦理奏入報

聞尋福彭奏言臣自科卜多撤兵分三路行至空圭河擇附近有水草處將臣所率奉天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駐劄過冬其察罕鄂羅木所貯米石量給探哨官兵餘悉運至空圭河機達渾處留綠旗兵三千守之又令前鋒統領塔爾瑪善即統前鋒兵八百於機達渾附近酌歷其王羅卜藏等所率內扎薩克喀爾喀兵丁俱令駐劄烏里雅蘇台軍營奏入報

聞。

冬十月丁未。

命察勘撫恤甘肅歉收州縣。

上諭內閣曰數年以來甘肅等處地方辦理軍需民人前據督撫等奏報今年禾麥收成俱好。朕心甚慰。今聞秋間有雨少之州縣如階州靖遠環縣數處收成不足。民食稍艱。或他處有似此者亦未可定。著劉於義詳加訪查。所有歉收之處或應蠲免或應停徵其之食之民如何撫恤。一面定議奏聞。一面即行

辦理。若西安所屬有秋田歉薄之州縣。著史貽直頒
色亦即確查奏聞照此辦理。

壬子。

議敘西路庫爾默圖官兵勦賊功。陝西凉州鎮
標中營遊擊郎建業等加銜有差。兵丁等賞賚
如例。

十一月戊寅。

命總管覺和托協同總管五十四辦理阿爾台軍營事
務。

戊子。

命額駙興德赴達里剛愛軍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興德著給與十年俸銀
前往達里剛愛軍營協同散秩大臣四格等操演蒙
古兵丁効力行走。

壬辰。

命北路副將軍常德來京。

庚子。

命議酌賞哈密回民地畝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哈密員子額敏奏稱所屬
回民等有可種四百石穀之地現在軍營屯田界內。
願將此作爲官地等語。哈密地方悉皆朕土。無俟伊
等獻納。且大兵既撤之後此地皆可留與哈密。亦斷
無因其獻地另行安置民人之理。但此地現與官地
交錯。若不允其所請。照舊令回民耕種難免互相爭
角。倘收爲官地又係回民生計所資。朕意或另賞伊
等地畝及牛具籽種。或每歲將應得穀石折給銀兩
之處。著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就近查議。

十二月壬寅朔。

議敘西路哈洮等處勦賊功。署寧遠大將軍查
郎阿等加級晉銜有差。
辛酉。
定邊大將軍福彭奏報鄂爾昆濟爾瑪台等處
屯田穫大麥小麥糜子二萬九千七百石有奇。
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命罷進勦卓子山碁子山官弁議敘。
兵部以進勦卓子山碁子山及青海南北西三
川等處功奏請議敘奏入得。
旨軍功議敘乃國家賞功之大典。必至公至確始足以
表章勞績鼓勵軍心。從前卓子山碁子山征勦一案。
乃年羹堯岳鍾琪張大其事有意揑成者。即在事効
力官弁亦不過以伊等私心任意開入册內。冀邀議
敘並無功績可紀。應不准議敘。從前有已經議敘者
著該部查明註銷。其南北西三川青海効力人員。仍
准其議敘。
雍正十三年春二月乙巳。
命博第赴喀爾喀。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管轄呼倫貝爾兵丁之都統
博第著赴喀爾喀地方會同查克旦查辦丹津多爾
濟多收駝隻事件。事竣即著回京北路軍營裁撤。索
倫兵丁起程時著領侍衛內大臣哈達哈帶領前往
呼倫貝爾協同承福管轄。

壬戌。
議酌定邊境駐防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言現今準噶爾逆賊敗遁。又經使臣前往宣

諭諒賊夷輸款非遙。我軍班師在即。應預行酌定邊境
駐防事宜。除漢中一府地居腹裏。不必添駐外。
查涼州爲甘肅咽喉。通省關鍵。請駐兵二千名。此添
西寧地處邊陲。近青海。請駐兵一千名。此添
駐兵丁。俱於西安駐防滿洲蒙古兵內挑選。西
安兵缺。俟現駐涼州西寧兵丁撤回時。於養育

兵。暨餘丁內挑補。其新駐兵丁。請設將軍一員
統領駐劄涼州。所有應設協領佐領防禦驍騎
校筆帖式等官。令將軍奏布酌議具奏。理事同
知通判等官暨一切修理城垣營署軍裝等項
令總督劉於義等詳議具奏。預行辦理。俟撤兵
後再行派撥駐劄。奏入。
上從之。
丁卯。

議撤原駐沙州涼鎮安西兵。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言沙州協標出征兵。已
撤還沙州足資防範。其原發往沙州涼鎮兵五
百。安西兵六百。請悉撤還本鎮。每年夏秋撥沙
州兵四十赴巴顏布拉克看守墩臺。冬春撥安
西兵三百赴推默勒圖等處駐防。辦理軍機大
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三月丙子。
命領駙策妄甯議定界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遣往準噶爾西喇呼魯蘇地方爲
我喀爾喀游牧地界等語。朕意伊既如此懇求。若堅
執不允。恐使臣徒勞往返。終無完結之日。但朕無由

懸定。此係喀爾喀等游牧處額駙策凌素所深知者。
將傅鼐等奏摺并地圖密寄額駙策凌令其細閱。噶
爾丹策零所請應否准行。如不可行。或於我原定地
方之內伊原定地方之外另有何處可定邊界。暨定
邊界之後其中空閒地方應否禁止彼此打牲之處。
俱著詳悉定議。事關重大。務期永遠有益。若於噶爾
丹策零使臣吹納木喀等未到之前具奏。尋定邊左

副將軍額駙策凌等議奏言噶爾丹策零請以哲
爾格西喇呼魯蘇為我喀爾喀遊牧地界。往者
我喀爾喀游牧尚未至此。應即如所請行。但我
卡倫原設在阿爾台邊東額貝和碩和通鄂博
爾台嶺為界。不得越哈巴奇爾濟阿里克台清
吉勒等處。至中間錯壤之處。彼此毋得打牲。嗣
後阿爾台邊東令我人巡邏。邊西令彼巡邏。如
此庶爭端可以永息。昔策妄阿喇布坦在時。其
游牧舊在霍博克薩里察罕呼濟爾邊西數年
以來。漸越額爾齊斯。賊性狡詐。反覆無常。若彼
游牧逼近。防守實難。斷勿令過阿爾台嶺方為
善策。奏入。報

聞。

辛巳。

命塔爾岱巡黑龍江將軍任。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定邊右副將軍塔爾岱在北
路軍營歷有多年。且身被傷痍。現今軍營無事。著回
黑龍江將軍任所。給假一年。調理病症。其將軍事務

仍著那蘇圖署理。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七

雍正十三年。夏四月。丙午。

命以倉糧借給鄂爾多斯乏食蒙古。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據理藩院奏稱鄂爾多斯上年收成歉薄。貝子羅卜藏請借倉糧。議令辦理夷情事務郎中七十五會同該扎薩克查明乏食蒙古。先借支一一月口糧。其在秋成之前應再行借支定議呈報等語。朕已允行。又據貝勒查木陽貝子齊旺班珠爾納木扎爾色楞等請借倉糧。亦經理藩院議令七十五達色照議辦理。今朕聞陝西神木榆林等處上年收成歉薄。糧價昂貴。而鄂爾多斯蒙古之乏食者多向神木榆林城內就食。甚為可憫。該郎中七十五等從前未曾呈報及奉旨查辦之後復怠忽遲延。竟不上緊辦理。甚屬不合。著七十五等即行會同該道將

乏食蒙古查明。一面具報該督撫。一面酌動倉糧發給。毋使乏食蒙古至於失所。至於神木榆林等處乏食民人。亦著該地方官查明酌量辦理。

命色楞赴西寧。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辦理青海事務達鼐病故。著散秩大臣色楞前往西寧。辦青海事務。

辛亥。

議敘北路克爾森齊老擊賊陣亡官兵。

吏部遵

旨議奏言北路軍營官兵於克爾森齊老擊賊大捷。陣亡官兵應加恩議敘。奉天正紅旗騎都尉兼一等騎尉北京從擾授二等輕車都尉鑲白旗領催珠里黑龍江正黃旗副驍騎校費雅思哈授騎都尉。吉林驍騎校奇琴鑲藍旗領催奔博里黑龍江鑲紅旗領催祭葬並以應襲之人引見承襲奏入。

上從之。

甲寅。

命停運軍糧。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現今內地估撥軍糧有已經出口運送在途者。即於哈密橋灣布隆吉爾等處就近收貯。不必再運巴里坤。其未經出口糧石。亦著暫停運送。可傳諭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知之。

命密議留駐兵丁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言北路軍營官兵。臣等與副將軍常德詳加籌畫應於新撥滿洲蒙古綠旗兵中。遴留二萬。分

駐所在形勝處。餘悉撤還鄂爾昆等處。去年更
換綠旗兵八百。仍留種地。奏入。得
旨北路軍營駐兵二萬之處。可密行文商之大將軍平
郡王。令噶爾丹策零雖遣使求和。而疆界尚未定議
不可深信。俟準噶爾傾心歸順。始可酌量撤兵。若駐
兵不敷禦敵之用。則不如不駐兵矣。但兵數太多。未
免耗費國帑。務須詳悉籌畫。此二萬兵。能否禦敵之
處。著大將軍副將軍等公同妥議密奏。

己未。

命禁止榆林邊外偷盜牲畜。貿賣人口諸弊。

陝西延綏總兵官米國正奏言榆林邊城以外。
並河套。夷民雜處。交易為生。鄂爾多斯一部風
氣素號渾樸。近日多有內地民人。導夷人進口
者。偷盜牲畜。窩藏分利。而神木口居民設店熟
食。內典賣妻子人口者。著交該地方官查明。照原
價賞給贖出。加意安插。請旨。如有隱匿遺漏者。後經
查出。定行從重治罪。

命安插鄂爾多斯貧乏蒙古。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聞鄂爾多斯貧乏蒙古有就
等不時稽查。

閏四月。丁丑。

戊子。命以達瑪林襲封車臣汗。

喀爾喀車臣汗吹扎卜卒理藩院以應承襲者引見。得旨車臣汗之號。著原爵車臣汗滾臣之子達瑪林承襲。原爵車臣汗吹扎卜之子穆木楚克著承襲伊父扎薩克多羅郡王。伊叔恭格薩木丕勤著仍在郡王上行走。

丁酉。命遣使諭噶爾丹策零曰朕軫念衆庶。止息兵戈。振興黃教。安逸生靈。用是特遣使臣降旨宣諭。爾上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等進貢齎表。內稱若使後世言極悅服。遣吹納木喀等

某皇帝與某台吉失好。以致衆生勞苦。殊非美名。若互相和好。振興黃教。安逸生靈。則可垂休弊於永久等語。朕披覽之際。不勝嘉許欣悅。果能知此。天必賜之以福。若不知此。惟以貪暴爲事。則天亦必加之以禍。此常理也。至於搆兵之由。爾意若自朕始者。昔我

聖祖皇考時衆云準噶爾之人秉性貪暴。好尚兵戈。侵擾鄰封。不崇釋氏仁慈之道。彼時朕猶未深信。後爾父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我哈密。又遣兵赴藏擾亂佛教。殘毀寺廟。傷害喇嘛。朕始知前言不妄。似此。則兩路之駐兵防範。謂始自我

皇考可乎。我

皇考聖心仁愛。惟欲安撫衆生。故遣使來往數次。乃爾父推托遷延。始終無定。朕繼承大統。爾又又遣根敦

來京。朕仰體
皇考仁愛之心仍欲和好。俾黃教振興。生靈安逸。令根
敦至朕前親執其手。諭云。爾田時可告知爾台吉。朕
執爾之手。即如見爾台吉之面。朕與爾台吉應俱教
訓子孫。罷令其永遠和好。於是遣使議和定界。詎意
爾父並無和好之意。屢次托故遷延。且藏匿我朝之
逃亡羅卜藏丹津並未告知使臣。以致諸事未成。和
議中止。自此朕亦未遣使前去。爾亦不遣使來京。後
爾父物故。爾遣特磊云。爾父已成佛矣。不思佛爲
天下人之所尊禮者。爾云成佛。其誰尊禮乎。且特磊
舉動驕慢。不知禮法。是以朕諭特磊云。爾台吉若果
誠心遵旨和好。可將羅卜藏丹津解送前來。並將邊
彊定界。朕豈有遣發大兵之理。乃爾之和好未定則
爾意實未可測。不得不爲防範。故兩路有駐兵之舉。
及爾又遣特磊前來奏稱羅卜藏丹津已解至中途。
聞大兵發遣。是以中止。爾若果將羅卜藏丹津解送。
自應直到軍營。何以中道而返耶。朕因解送羅卜藏
丹津之言涉於虛妄。故於特磊回時令部內加以拂
意之言。責以難行之事。然並未勒令遵行也。若果勒
令遵行。自應寫入勅諭之內。乃不寫入勅諭祇於部
內行文者。特令爾知非朕意也。爾縱有難行之處亦
應聲明陳奏。何以並無回覆。而於使臣在巴里坤軍
營等候之際。潛兵盜我馬匹。此非搆兵自爾乎。我兵
果欲進勦。則於特磊去後。乘爾兵無備之時不行襲
擊。轉俟爾兵有備有是理乎。此俱已往之事。朕既軫
念衆生。將爾從前過愆悉已寬宥。無容置議。今爾既
遵循禮義。敬奉朕旨。歡悅順從。欲修和好。遣使來京。
朕心甚嘉之。再爾使吹納木喀等已奏從前曾言將

羅卜藏丹津解送。俟大事定後不難辦理。至定界一事。阿爾台原係厄魯特游牧之地。杭愛原係喀爾喀游牧之地。請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等處至巴里坤地方。定爲邊界等語。羅卜藏丹津爾從前既屢奏解送。卽與解送無異。但所云阿爾台係厄魯特游牧之地。此噶爾丹從前之事。噶爾丹爲我兵勦滅。取其土地。並其骨殖子孫。俱經爾父獻納。此衆人所共知者。現今噶爾丹之屬人及丹濟拉之子孫俱在內地。爾準噶爾曾未越阿爾台游牧居住。乃謂爲厄魯特游牧之地可乎。且喀爾喀等尚不令近阿爾台游牧者。原欲使兩界相隔稍遠。可息爭端。而可令準噶爾人居此乎。夫永遠和好之事。定界實爲要議。朕特命大臣等與吹納木喀等公同酌議。務期兩有裨益。指定邊界具奏。而吹納木喀等云。我台吉所交口奏言

安逸衆生。永遠和好。將此三處空閒之地俱屬於爾。祇自克木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台山梁。由索勒畢敞下哈卜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直抵噶斯口爲界。並將爾父所請自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忽作空閒之地。似此分界。在爾並無難行不便之處。爾其仰體朕加恩眷注之意。遵前定界。方可永遠修好。朕爲天下主。惟思扶持黃教利濟衆生。敦崇和

睦。執中循禮斷不強汝以難行者。至於不便大國之處。亦不能俯允爾請也。倘爾遵奉論旨議定疆界之後。猶以喀爾喀之游牧逼近爾處。不免疑懼。奏請稍展空閒之地。亦爲可行。俟爾遣使再來陳奏時。朕當另降諭旨。台吉其熟思詳審酌定具奏。

戊戌。

命常賚總統留駐巴里坤兵丁。顏清如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

事。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言。西路軍營兵丁。臣等議以打牲烏拉兵二千。駐兵丁。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三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振威將軍二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三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二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二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二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議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

旨議奏言。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一軍營應留滿洲蒙古兵二萬。量撥洪郭爾鄂隆所調京城滿洲兵二千。駐扎巴里坤。一切文移。並須鈐印。現今軍營有鎮安將軍扎勒武將軍振威將軍二印。請以鎮安將軍印給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印。應令查郎阿與寧遠大將軍印。一并貢回繳上。

奏入。得

旨留駐巴里坤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珑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千烏里雅蘇台駐劄滿洲兵一千。令侯馬蘭泰
護軍統領職銜吉當阿副都統富達禮轄之。家
選兵二千。令護軍統領阿成阿副都統敦巴轄
之。漢軍兵一千。令都統諾爾琿石禮哈轄之。奉
天兵四千。令護軍統領瑚琳噶爾錫副都統席
爾瑪哲庫轄之。吉林兵二千。令副都統富昌阿
恩哈轄之。索倫兵二千。令副都統銜巴里孟
古雅三轄之。打牲烏拉兵一千。令護軍統領職
銜哈岱轄之。牧廠察哈爾兵一千。令副都統綽
爾多學士吳金轄之。四子部落兵一千。令王阿
喇卜坦多爾濟轄之。鄂爾多斯兵一千。令貝勒
查木陽轄之。內扎薩克兵一千。令喀喇沁公羅
卜藏策卜登協理台吉羅卜藏達什轄之。察哈
爾厄魯特兵四百。牧廠兵三百。喀喇沁兵三百。

令散秩大臣巴咱爾轄之。其留駐京城滿洲漢
軍內扎薩克等兵。明年撥兵往代。奉天吉林呼
倫貝爾牧廠察哈爾等兵。於丁巳年撥兵往代。
俟議定界址。將應減撤兵丁再行具奏。王防守
臺站鄂爾多斯兵一千。應撤其半。留兵五百。令
副都統圖爾業席爾塔管轄如故。其都統佟時
茂副都統劉琪協理台吉袞濟扎卜悉撤還。一

烏里雅蘇台地屬緊要。請選前鋒兵六百。並撥
滿洲蒙古兵三千。附近駐劄。再撥綠旗兵一千。
防守城池。以前鋒統領塔爾瑪善阿岱轄之。其
車臣汗兵五百。西三部落兵一千。令於烏里雅
蘇台附近鄂衣袞特里默駐劄。一撥守卡倫侍
衛護軍三十五人。駐防日久。請更撥往代。一四
省綠旗兵丁。除烏里雅蘇台調撥一千外。其扎

克拜達里克推河塔米爾三地請各撥綠旗兵五百遣副將等一人率領駐劄。一駐劄大兵之地最要。鄂爾昆所在遼濶。水草並佳。請於其地酌量建城駐兵。糧餉官物。移運收貯。一兵丁留駐及撤還者。所需糧餉馬匹等。應給予如例。其馬蘭泰隊中應撤兵一千。請令護軍統領職銜喀爾吉善率之還京。俟李如栢所率換班綠旗兵至。再令軍營綠旗兵起程各還本處。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其大兵駐劄鄂爾昆或暫令大將軍平郡王福彭留駐總統。或別遣大臣前往。恭候

欽定。奏入。得

旨。大將軍平郡王著暫留統轄。恭賫領侍衛內大臣薩木哈等著仍協同大將軍平郡王辦理事務。前鋒統領阿岱著回京。餘依議。

五月。甲辰。

命豁免甘肅所屬本年應徵地丁錢糧。

上諭內閣曰。西陲用兵以來。一應軍需皆取資於公帑。絲毫不以累民。惟是甘肅等處運送糧餉。不能不藉民力之輸輓。朕心軫念。屢沛恩膏。即當豐稔之年。亦下蠲租之詔。所以賞百姓之急公。示朕心之體恤也。

茲聞甘省所屬地方。入夏以來。有雨澤愆期之州縣。或恐收成稍薄。納課艱難。著將雍正十三年甘肅通省所屬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催科不擾。民力寬舒。該督撫可董率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乙巳。

命議西寧涼州改駐兵丁事宜。

西安將軍泰布奏言前者辦理軍機大臣議遣
西安八旗滿洲蒙古兵三千以二千分駐涼州
一千分駐西寧查西安漢軍兵丁向與滿洲蒙
古一體効力比來生齒日繁請一并入選撥之
列涼州增設城守步兵六百兩旗合設防禦一
員西寧增設步兵四百每翼各設防禦一員藉
之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曰應悉如所請至所
奏內請以分駐西寧兵改駐莊浪涼州兵改駐
涼州城外大七巴之處應令查郎阿馬爾泰詳
議具奏奏入
上從之
壬子
命定議出征兵丁回汛補缺事宜
山西巡撫覺羅石麟疏言赴甘出征兵丁撤還

者一時不能得缺請月支養贍銀二兩米三斗
俟缺出陸續頂補兵部議覆如所請奏入得
旨出征兵丁既回營汛自應仍補原缺若係步兵自當
挑頂補之兵原係一時權宜之計應令出缺另議養
贍俟補之法方為允協今巡撫石麟議令出征兵丁
候缺兵部即照此議覆俱屬不合著另行定議並行
令派兵之省分一體遵行
戊午
命懲汇寧荊州滿洲官兵赴巴里坤者損畜失道之罪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言前者江寧荊州
滿洲兵丁調赴巴里坤沿途倒斃走失馬騾應
請以兩營牧馬之協領阿三泰常在等五十四
人革職留任馬匹追償其餘管轄不嚴者應均

著分賠。至革職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應賠馬匹。一并追出。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得旨。此次調往巴里坤之江寧荊州滿洲官兵。全然不知行兵之道。馬匹牲畜損傷過多。不耐寒冷勞苦。復有迷失兵丁。種種罪愆。此皆官弁。向日耽於安逸。廢弛滿洲舊規。甚爲無耻。此次官兵不准以出兵記檔。俟兵丁撥回時。將領兵前往之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等官。俱著同家屬撥移回京。交該旗帶領引見。其如何令其學習補用之處。候朕另降諭旨。伊等員缺。令該將軍另行揀選題補。若該處不能得人。著奏聞由京城揀選前往。

庚申。命北路撤還兵丁在額爾得尼招効力奮勇者。該旗查奏旨。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北路軍營陸續撤回官兵內有在額爾得尼招地方打仗効力及奮勇出羣者。俟到京時俱行查出。併開明該將軍所出考語。令各該旗具奏請旨。

命革諾爾琿職。仍留軍前効力。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劾奏言鑲黃旗漢軍都統諾爾琿懦弱昏憒。不能管轄員弁。約束家人。又私用官馬擅扣兵糧。種種殊屬溺職。奏入。得旨諾爾琿著革職。仍留軍前當苦差効力行走。

辛酉。命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劉瑛仍留軍前與鑲白旗漢軍都統石禮哈管轄漢軍兵丁。

丙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到巴里坤軍營起身後著副將軍張廣泗回至西安候旨另有用處。

署理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西路撤兵事宜。

查郎阿等奏言噶爾丹策零現今遣使齎表求和軍營滿洲蒙古官兵應行撤回者俟準噶爾使臣回後請按程按次分隊行走。第一隊良勒特古斯率科爾沁兵一千名由喀爾喀河察納爾濟山前赴原駐牧處。其索倫兵一百名應令管總冀本泰領護都拜等率之與科爾沁兵同行至喀爾喀河分路前赴。第二隊內大臣額魯率原管察哈爾兵一千名由奈曼等路赴駐牧處所。其巴爾虎兵一百名應令侍衛吗扎爾副率之同往。第三隊副都統達什率東四旗察哈爾兵一千名由翁金河前赴駐牧處所。其奉天吉林兵一百名應令原管副都統烏察喇率之同行。行至八溝分路各回本處。第四隊副都統班第。率西四旗察哈爾兵一千名行至歸化城前赴本游牧處。第五隊副都統喀喇。率巴爾虎兵一百五十名令赴肅州。酌量遣官分領。第六隊散秩大臣安楚護率土默特兵四百名由塔勒納沁進嘉峪關會同都統根敦。沿邊前赴歸化城。第七隊一等台吉定昭剛什率鄂爾多斯兵五百名行至肅州會同副都統班第等。由寧夏出口還原游牧處。第八隊協理台吉羅卜藏。率和托輝特兵一百名由奈曼明安一帶赴駐牧處所。第九隊良子爽布率厄魯特

兵五百名由鎮番前赴駐牧處所。其內地行走之滿洲官兵內。江寧滿洲兵一千名爲第一隊。荆州滿洲兵一千名爲第二隊。分西安兵三千名爲三隊。與寧夏滿兵並依次起行。俱令原管將軍副都統等率之進嘉峪關抵肅州各還本處。至綠旗兵丁現在軍營共二萬四千七十餘名內有勇健兵丁到營日漫應行留駐。再於西安督標及固原寧夏延綏與漢等處兵丁共選留一萬一千名。以一萬名駐劄巴里坤。一千名增防哈密。其餘俟滿洲蒙古兵丁起行後亦挨次撤回。令各營原管之大員率之進口。以備訓練。奏入。報聞。

戊辰。

議涼州西寧設官駐兵事宜。

西安將軍秦布奏言。涼州西寧議令設兵駐防彈壓蒙古番人。今涼州駐兵二千名內。請選漢仗好者二百名爲前鋒。滿洲八旗兩翼各設協領一員。蒙古八旗兩翼各設佐領一員。每旗設佐領二員。蒙古每旗設佐領一員。每佐領各設防禦一員。驍騎校一員。領催五名。共行文事件設筆帖式二員。西寧止議設副都統一員。恐事

上從之。

務繁多應於協領內揀選一員令其協辦。涼州將軍衙門請如西安例設立二司。其將軍副都統印信二司關防協領條記。咨交部鑄給至官兵俸餉口糧草豆等項支領如西安例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恐如所請奏入。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八

雍正十三年夏六月癸酉。

議西路撤兵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言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西路軍營撤兵事宜。一巴圖魯官兵進口後。定例止給口糧。索倫奉天吉林等兵。並道遠恐盤費不足。請官借三月俸銀。兵丁借半年餉銀。悉以軍需銀支給。造冊報部。即於俸餉內扣還如數。應如所請。一江寧等處滿洲兵。行經內地。盤費亦恐不足。請於到肅日。江寧荊州官借三月俸銀。兵丁借四月餉銀。西安寧夏官借三月俸銀。兵丁借兩月餉銀。所借給銀。並於官兵俸餉內扣還。查江寧荊州領兵各官。如協領阿山泰常在等。五十四人。前以倒斃馬匹並議

革職留任。例不支俸。現在無項可抵。應無庸議。
至江寧荊州及西安寧夏官兵等。奏請借銀數
亦過多。臣等酌議江寧荊州兵丁給兩月餉。西
安寧夏官給三月俸。兵丁給一月餉。所借給銀。
報部扣還。奏入。得
旨索倫奉天吉林官兵効力行走。頗著勤勞。且路途遙
遠。伊等所借俸餉銀兩。俱著賞給。不必扣還。江寧荊
州之滿洲官兵在軍前諸凡不及。廢弛滿洲舊規。甚
爲無耻。爾等所議不准借給官員俸銀之處甚是。餘
依議。

丙子。
議西路駐兵事宜。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西路駐兵事宜。一
遵界定後。酌議於巴里坤留兵二千。哈密留兵
二千。更番駐劄。按巴里坤隘口。每歲雪後。處處
可行。若留兵二千。即盡數撥防。亦不足用。至哈
密留兵二千以屯田則不敷。以巡防則難遍。且
巴里坤與哈密中間南山大坂。倉猝不通聲息。
北秋冬雪降。呼應更難。臣等酌議。與其分駐於
兩地。不若合駐於山南。應以留駐巴里坤兵二
千。再增一千。悉駐哈密。合兵五千。則兵力不分。
巡防屯牧。咸可辦理。此五千人。哈密實駐三千。

其西三堡沙棗泉。東北塔勒納沁並有城堡。可
各駐兵一千。三地聯絡。指臂相應。方爲嚴密。一
軍營馬駝。哈密附近一帶。夏日炎熱。宜牧處少。
應俟每年播種後。山北草肥。撥哈密兵一千。塔
勒納沁沙棗泉兵五百。合二千人。令統領大臣。
率至山北招摩多呼濟爾台沙山子鹿心山等

處牧放。比深秋。仍遷山南過冬。其過夏牧馬時。
應增設斥堠。請於烏喇圖哈達伊克恩度爾鄂
什希三地。各設斥堠。周圍防守牧廠。俟入冬過
山。悉撤之。一哈密等處。既分駐兵丁。西北一帶。
並應設斥堠。瞭望四遠。乃有備無患。按南山大
坂。爲哈密北面屏藩。應於駐兵中撥二百人。分
駐南山大坂。盤道上小堡。於鹿心山松樹塘烏
蘭特爾木斯。畢留大坂等四處。各設斥堠。撥兵
瞭望。烏克克嶺。爲三壘沙棗泉要隘。應於駐兵
中撥二百人。駐烏克克嶺上小堡。於索大坂白
楊溝。羊布納錫喇淖爾等三處。各設斥堠。撥兵
瞭望。塔勒納沁河源。爲塔勒納沁要口。應於駐
坂等二處。各設斥堠。撥兵瞭望。一大兵撤後哈
密駐糧充足。且有賽巴什達里雅屯種田畝。可
供三處兵丁口糧。無庸轉運。一留駐巴里坤兵
丁。塞外勤勞。已閱七載。邊界定議後。應悉撤還。
現在安西鎮標。及伏州兵。凡七千餘。除駐防哈
密一千外。存營者尚六千餘人。請豫選安西兵
四千。俟巴里坤兵撤還時。即令大員統領赴哈
密駐防。以均勞逸。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悉如
所請。奏入。

從之。

己丑。

議西路駐防事宜。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西路駐防事宜。一
巴里坤兵丁撤時。廷議於安西等處。增設一提
一鎮。兵萬人。令各攜家口赴所在駐劄。彈壓邊

陲。聲援哈密。竊計增兵萬人。需糧十萬。安西屯田不過三千餘石。口糧恐不敷給。況兵丁家口移動。靡費更多。城堡營房。事事更須興葺。不若更番迭戍。既可省費。亦且經久。請即於肅鎮甘提涼鎮西寧鎮安西鎮。各撥兵一千。合五千人。赴哈密駐防。其安西所在。不必增設提鎮兵丁。一請於陝西督標撥兵一千。固原提標及各協撥兵一千。寧夏撥兵一千。延綏撥兵一千。河州撥兵五百。凡五千人。在赤金靖逆柳溝布隆吉爾橋灣五處駐防。所在附近並有牧場。可以牧放馬駝。一赤金靖逆等五處兵丁。期以二年悉令更代。其哈密兵丁。每年更代一半。其半俱熟。即可教習一半新兵。一哈密及赤金等處。各有五千兵丁駐防。其統領者。應以總兵一員。副將二員。率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分轄。駐防赤金等處總兵副將。令其一年更代。庶屯田斥堠諸務。有新舊大員相間管領。事事熟練。一軍營防哈密總兵副將。令其一年更代。庶屯田斥堠諸務。有新舊大員相間管領。事事熟練。一軍營應支口糧。駐防哈密兵屯種收穫。儘足供給。其駐防安西兵五千。加以率兵將弁。歲需口糧一萬五千餘石。其各衙所官吏。屯地畝。應悉付與安西鎮標營兵丁。令其屯種。以為恒產。即以所穫籽粒。供兵丁口糧。如尚不足。折銀給予如例。一肅鎮為臨邊重地。請增城守一營。設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於標營兵中撥步兵二百。三千九百餘。應增足三千之數。以新募守兵即撥入城守營。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悉應如所

請。但哈密及赤金等處駐防兵丁雖各有總兵官統領。大兵甫撤。兩總兵官分駐兩地。更需總節制兩處。居中調度尤便。奏入。彈壓。請再令提督一員駐劄哈密。上從之。

壬辰。

命安插肅州所在貧民流寓傭作者。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言。肅州自軍興以來。轅運糧車及刈草夫役。並陝甘所在無業貧民流寓傭作度日。不下萬人。現今大兵盡撤。無業窮民。無所事事。難以自給。日則散行市廛。夜則棲宿古廟。日復一日。恐至流入匪類。應請令沿途有司給予口糧。遣佐雜干把等遞送回籍安插。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甲午。

命復寧夏鎮五營之制。及改設城守營都司。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言。寧夏鎮城。地處極邊。鎮標舊設中左右前後五營官兵。以資彈壓。雍正五年新設大通一鎮。始裁後營官兵。撥赴大通。止留中左右前四營。今請仍設五營。以成營制。再寧夏府城。舊設城守營都司一員。把總二員。專司門禁。自康熙四十七年。設寧夏審事官二員。汰去都司。止留把總二員。歸中軍遊擊兼轄。但城守乃金湯重任。亦需大員專司。請以大壩堡都司。改爲寧夏城守營都司。統轄把總二員。其大壩堡增設千總一員。歸玉泉營遊擊管轄。兵部議覆。並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丁酉。

命設得卜特爾。伊克柴達木等卡倫。選兵更番駐防。

總理青海番子事務德齡等奏言。哈爾垓闆駐劄西寧大通綠旗兵二千。現今道

旨撤還。但鳴斯一路。設卡偵息。防護青海蒙古游牧最要。應撥青海扎薩克兵二千。以備策應。即隊中選精兵二百。並選綠旗兵百人。遣官統領。赴得

卜特爾伊克柴達木等要害處。並設臺站卡倫。每年更代。以資防護。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尋德齡又奏言。

欽差大臣伊禮布等。已率西寧大通二處綠旗兵丁。各還汛地。并緻

欽差大臣關防一顆。奏入報聞。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報北路軍營撤兵事宜。

福彭奏言。北路撤兵事宜。京城滿洲大營兵令參贊前鋒統領阿岱。都統扣扪泰。副都統阿那布。副都統職銜紀山率之。滿洲防戍兵。令內大臣都統查克旦率之。奉天兵令副都統額爾勤副都統白爾赫圖率之。吉林兵令副都統哲庫訥率之。齊齊哈爾兵令副都統職銜和托克。副都統布爾沙。副都統職銜班圖率之。右衞兵令都統王常率之。內扎薩克蒙古兵令科爾沁王羅卜藏喇什喀喇沁貝勒僧袞扎卜。敖漢貝子羅卜藏等率之。歸化城土默特兵令營總烏巴什

等率之。給予馬匹口糧。各分隊伍。於六月初三日至二十日。陸續啟行。科爾沁額駙達爾瑪達都台吉袞濟扎卜。亦令其起程。四省綠旗兵。俟總兵官李如柏。率新兵到營更換後。令總兵官胡佐等率之。各還營汛。奏入。報聞。

七月壬寅。

命沙州採買糧石貯用。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等奏言。沙州歷年採買糧石。今年正屆收穫之期。現今哈密橋灣。布隆吉諸處。留軍糧雖多。而沙州無現糧收貯。應仍採買各色糧一萬石貯用。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癸卯

命馬爾泰回京。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軍前副都統宗室諾穆杜倭星額。參奏侯馬爾泰著傳諭大將軍平郡王令馬爾泰回京。朕有詢問之處。

命署理領侍衛內大臣伯伊勒愼。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覺羅鄂爾泰。並赴北路軍營會辦兵丁。

辛亥。

命侍郎雙喜留駐烏里雅蘇台。辦理糧餉事務。尚書性桂。辦理鄂爾昆糧餉事務。學士富德。協辦鄂爾昆糧餉事務。學士富德。協辦鄂爾昆糧餉事務。

甲寅。

命免觀音保阿克山等罪。赴北路軍營効力。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革職荊州副都統

覩音保江寧副都統阿克山久經栁號軍營今
大兵已撤應否解京送刑部監候革職寧夏將
軍卓鼐寧夏副都統僧保西安布政使諾穆琿
俱在軍營當苦差効力贖罪今大兵撤回卓鼐
等應令同旗無庸仍留軍營恭候
欽定奏入得
旨觀音保阿克山從寬釋放與卓鼐僧保諾穆琿俱著
自備鞍馬前赴北路軍營交大將軍平郡王令其効
力贖罪
丁巳
命給價收贖蒙古與賣人口各還所部其不願還者酌
量安插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軫念鄂爾多斯貧乏蒙古
有就食口內典賣妻子人口者前已降旨令該地方

官查明賞給原價贖出照看安插今據史貽直等奏
稱查出雍正十二三年邊民并延綏鎮及各將弁共
買蒙古子女二千四百餘口其內雍正十一年以前尚
有邊民娶買乞養者今亦查出先將上年今年凡有
典買蒙古人口細查贖回應否俱發夷漢衙門查明
親屬尋交完聚之處相應請旨再米國正身爲鎮臣
首先倡買五名以致該將弁軍民人等效尤共買二
十七口臣等不敢隱徇等語蒙古乏食貧民典賣子
女其已經查贖人口朕另降旨詢問該扎薩克等情
願領回者令其領回完聚倘有不願領回者再行商
酌安插之法其未經查報人口務須清查辦理至米
國正及將弁等因蒙古乏食用價收買俾得存養與
尋常與買蒙古人口有間著將所買人口交出不必
參處其雍正十一年以前邊民娶買乞養人口亦降

旨詢問該扎薩克等有情願領回者賞給原價贖回。
共中若有歷年既久居處相安不願領回者即聽其
存留免其查究。嗣後該地方官務須嚴禁邊民不得
妄買乞養蒙古人口倘有故違定例私自典買者一
經查出從重治罪並將該地方官一併嚴加議處。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報準噶爾使臣吹
納木喀起程遣部。
查郎阿等奏言吹納木喀等於六月二十日至
軍臣等給以馬駝米麪茶羊等物令副都統班
第率官兵三百自軍營護送敬行已于六月二
十七日出科舍圖卡倫西去奏入報
聞。
己未。
命免南稍族番民補交本年貢馬價值。

上論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南稍族番民固魯旺舒克等
來納貢馬被郭羅克賊番劫奪現在嚴拿究擬至固
魯旺舒克等據德論等奏稱已給路費送回番民復
願將馬價另行補交等語朕念該番補交馬價未免
勞費著將今年貢馬免其交納。
庚申。
命加恩以甘肅本年先完地丁錢糧准作來年正賦。
上論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陲用兵以來甘肅等處民
人急公効力甚屬可嘉是以朕屢沛恩膏免其正賦
今年又將地丁錢糧全行蠲免所以優恤民力令其
寬裕也今據巡撫許容奏稱五月接奉諭旨之時已
據各屬詳報完納銀一十二萬餘兩查定例已完者
免徵此項應照例充餉等語朕因嘉獎
黎民奉公趨事是以特加格外之恩而其中爭先完

課者。尤爲良善之民。著將已完若干。准其作來年正賦許容可傳旨速諭。俾即開咸知朕意。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作弊中飽。

命陝甘等省干總把總自軍營撤還者。仍留本省用。并出本省俸淺未出兵各弁員缺。令其即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朕軫念行間將士。從前曾降諭旨。令將陝西等省現出各缺。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以陞補出征弁員。數年以來。隨征將弁。各按出力等次。俱得遞行擢用。現今西路官兵次第撤回。凡弁員之陞補他省者。俱應各赴新任。今據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將弁中有陝甘人員。陞補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川五省之千把。伊等隨征年久。俱從兵丁拔補。今前回本籍。又遠赴新任。或有無力攜帶家屬者。若隻身遠去。則家中又恐無人養贍。可否將現在西路軍營之陝甘人員內。陞補直隸等五省之千把仍留在陝甘各營食俸辦事。遇缺挨補等語。查郎阿等奏請之處甚是。但伊等効力有年。撤回之後。留於本省候缺。未免多需時日。尚未允協。著陝甘督撫提鎮將現任各千把之未經出征者。分別查明。如內有食俸年淺。及未曾出力之人。令其出缺候補。其所出之缺。即將軍營撤回之留陝千把。悉行補用。至該千把等既留陝甘補用。則所遺直隸等五省員缺。應行撥補。查直隸等五省。亦有自軍營撤回應補千把之人。著該督撫等。即將伊等補授此缺。倘撤回各弁人多缺少。亦照陝省將俸淺未經出征之千把內。暫行出缺。補用伊等。以示朕體恤從征弁員之至意。

乙丑。

命議敘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功。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官兵前因岳鍾琪調度失宜諸事廢弛遂致軍氣不揚士心不振自雍正十年查郎阿統兵以來與張廣泗同心協力事事整頓時時訓練凡行間將士俱知奮勇効力營伍爲之改觀所以十一年及十二年賊人兩次侵犯卡倫俱爲我軍嚴整畏憚懾伏從前蒐獵伎倆不敢復逞此皆由查郎阿等辦理妥協之所致今大兵撤回查郎阿張廣泗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再自雍正十年以後調往西路之奉天吉林索倫及蒙古官兵皆爲奮勉其中之勞績懋著上等出力者亦宜加恩獎勵著查郎阿查明據實具奏一併交部議敘其未經著有勞績及岳鍾琪任內行走之人不必開入

丙寅

命撥西路臺站設馬塘於馬蓮井子等處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言巴里坤既撤兵西北兩路無庸更相傳報應於官兵啟行時悉撤牀曼等處及西路口外臺站惟哈密橋灣等處尚有兵駐防往來遞送文檄請於馬蓮井子以東星星峽以西各撥兵設馬塘每塘給馬六匹以供馳送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

閏

八月戊辰

奏入。
上從之。
癸未。
命直隸山西陝西等省。自軍前撤還外委各員。於本營
即予補用。
上諭兵部曰。朕軫念出征弁員。已降旨將軍營撤回千
把人員。即得缺補用。以奬勤勞。今思軍營兵丁中。有
奮勇戕行出衆効力。或臨陣對敵。得受恩賞。大將軍
會給以外委委牌者。此等人同營之後。亦應即爲補
用。著該管大臣將伊等効力之處。查核明確。並考驗
其技勇。若現有外委之缺。即令頂補。如缺少人多。即
將現在外委人員內。未曾出力而技藝生疎者。令其
出缺以軍前之外委頂補。可傳諭直隸山陝等數省。
一體遵行。

丙戌
命蒙古牧放馬駝倒斃。酌予定數免賠。其不及數者。賞
賜加奬。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北路軍營駝馬牲畜。交與蒙
古牧放。間未定倒斃數目。以數萬牲畜經年牧放。即
倍加謹愼。難保無一倒斃。乃悉令蒙古賠補。殊爲可
憫。自軍興以來。喀爾喀蒙古等。甚屬効力。今特沛恩
施。嗣後交與伊等之牲畜。一年於一百匹內。倒斃六
匹以下者。免其賠補。如倒斃不至定數。酌量賞賜。以
示鼓勵。著行文大將軍平郡王等。曉諭衆蒙古知之。

雍正十三年秋九月己亥。

皇上御極。

辛丑。

命加賞軍營兵丁。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出征兵丁。勞苦効力。甚屬可憫。現在軍前之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各賞伊家一月錢糧。軍營更加賞一月。其在軍營之綠旗兵丁。亦加恩賞給一月。

命額駙策凌留駐軍營。

上諭王大臣等曰。額駙策凌忠誠爲國。實心効力。軍

梓宮并見朕躬。朕亦思召見之。商定軍營大事。但現有準噶爾乞和定界之事。甚屬緊要。夷使未至。正當

殿防緊備之時。額駙責任甚重。不可暫離軍營。

皇考本欲今秋調平郡王進京。公慶復現差往軍營。代平郡王。慶復初至。不能深悉軍務。額駙策凌可專心一意助慶復商酌辦理。候準噶爾夷使復到議定邊界事竣後。再行來京。

欽此

額駙是倚著密諭額駙策凌知之。

癸丑。

訓飭總理王大臣辦理軍機大臣等。

上諭王大臣等曰。前內大臣海望。自北路軍臺回京時。奏稱鄂爾昆發遣人犯在彼種地。並無實濟。且恐日後人數漸多。致生事端。似應改發他處。彼時

皇考以鄂爾昆現有大兵駐劄。豈有不能彈壓之理。此奏不合。曾經降旨教導。今總理王大臣及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此事。並無定議之語。殊有觀望之心。及朕降旨諭令再議。而王大臣等仍復游移其說。介在兩岐。是王大臣等尚未知

皇考聖意也。朕伏思

皇考之意。蓋以此等發遣之犯。原係身獲重罪之人。其發往軍前種地者。乃保全之大恩。令其効力贖罪耳。若其中果有情罪冤抑。不應發往者。乃辦理刑名大臣之錯誤。自應聲明具奏。寬釋其罪。方於情理允協。若本無冤抑之情。只因其不善開墾。遂爾改發內地。以兵丁代之。是使獲罪之重犯。又不肯急公趨事者。轉得遂其僥倖之心矣。且兵丁等本時職業。惟在騎射。當差耕種之事。非所素習。若以不能力田爲辭。則將遷移內地之民。在耕邊塞之地乎。此事之斷不可行者。若以此地不應聚集多人。將嗣後發遣之犯。改發他處。尚屬可行。似此已發之犯。豈有更改他處之理。且無論大軍在彼儘足彈壓。即使無兵。亦毫無可慮。若以伊等不能耕種。則自應令該將軍大臣等嚴加督率。定爲賞罰之條。以示懲勸。況耕種本非難事。豈工作伎藝之比。若肯用力。人人能之。其所以苟且因循。未收實效者。皆該管官員疎忽怠玩之所致也。海望心地純良。但識見平常。且有固執已見之處。伊所陳奏。豈可盡以爲是。爾等之意想以朕降特旨令海望署理戶部尚書。且不時召見。遂起覬望之心。將伊所陳奏之事向奉

皇考申飭者。仍復含糊議覆甚屬不合。凡辦理天下之事。惟有物來順應。不可豫存是非可否之見於胸中。不但海望所言。即莊親王巢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爲朕所深加任用。亦不可因其所言。盡以爲是。蓋識見不到。思慮未周之處。人所常有也。不寧惟是。即朕之論旨倘有錯悞之處。亦當據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而庶事之不就理者鮮矣。諸王大臣等日在左右。尚不知朕心。未免觀望之意。則在外臣工之未會接對者。又當何如乎。此事若非朕看出。豈不至於錯悞。向後當以此爲戒。並將務盡虛公持平之道。曉諭中外臣工共知之。

已未。

命通鄂陣亡受傷官兵等。

皇考所以不即通鄂者。特因準噶爾之事未定。欲令在外弁兵念加恩勉圖功。故暫緩之。以待事定。再行加恩也。今遣

皇考大故。準噶爾復陳請乞和。朕不可不推廣

皇考隆恩。著該部詳確查明。將伊等宜如何加恩之處議奏。至於出衆議奏。西路官員兵丁內有似此効力陣亡。未及加恩者。亦著查明將如何加恩之處議奏。至於出衆効力身得重傷現在軍營。未經敘奏之弁兵。亦著

該管大臣等查明具奏。俟朕加恩。
欽此。
命議軍需各款折中定價報銷。
上諭王大臣等曰。西路軍需從前岳鍾琪辦理之時。草率從事。於一切物件定價減少。不能敷用。又因用兵日久。兵馬加增。以致物價日益昂貴。而甘凉肅等處尤甚。
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悉心確議具奏。其從前駁查案件。或竟照時價或即照現議折中定價准其開銷之處。亦著一併議奏。

欽此。
遵旨議奏。
查軍需例內。凡有關係軍務之事。俱准開銷。其如何按照地方折中定價。斟酌合宜。俾官吏無賠累之苦。國帑無浮冒之弊。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悉心確議具奏。其從前駁查案件。或竟照時價或即照現議折中定價准其開銷之處。亦著一併議奏。

旗兵五千七百六十八名。於七月二十日興工。
城周一千八十丈。基厚一丈三尺。上廣一丈。高一丈四尺。築土九層。堅實平正。埰高三尺。寬四尺。埰間相去各二尺五寸。四面共開三門。建樓三。其西面無樓處蓋屋三間。角樓四。三面設甕城。城外四面濬壕。城中亦如之。引鄂爾昆河水以爲池。南門之內。兩旁設銀庫米倉收貯軍器等房。及兵丁鋪房。共二百五十八間。北門之內向南十二丈設土臺一。高一丈六尺。寬十丈。長五丈。臣等謹按前者烏里雅蘇台築城共撥兵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名。每人計十日給糧八升三合。築臺一月。應人給銀一兩八錢。折羊一隻。價值一兩。另給銀八錢。營總以上官。每人賞緞一疋。其餘各官半疋。中間出衆効力者。加賞銀牌一面。以示獎勵。城工告竣。當即咨部報銷。王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乙亥。

命豫籌邊備事宜。

上諭王大臣等曰。乃者因準噶爾遣使乞和。故令北路大兵撤回駐鄂爾昆。其許準噶爾乞和之事。雖尚未定。朕意以爲和與不和。總無關係。惟在我籌辦協宜。計及久遠耳。蓋大兵之興。原欲保護喀爾喀等。若曠日持久。我兵屯駐之地。恐喀爾喀之地。

一切需用牲畜及游牧行走不免有害於喀爾喀之生計。既於喀爾喀等無益而糜費國帑勞瘁兵力常在極邊屯駐亦非國家之長計遠慮且戍守之處太遠。仍屬無濟。當量其近邊要害之地以鎮守之。縱使準噶爾賊寇復萌侵擾喀爾喀之意。但越阿爾台嶺遠行數千里。兵寡力微。豈能獲利。如欲大集其衆而來。近者自額爾得尼招大創之後。

銳氣已折。又歷年經我兩路大兵拒截。人馬傷殘。亦安能一時遠為整理。其外兄有哈薩克布魯特與之搆難。設不自顧恐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斷不能獲利。何以旋歸耶。然在我惟當嚴為之備。雖賊寇潛窺。不使得逞。必令負創而遁。則自知震聾邊境。可以永固。於蒙古生計與我之兵力國帑俱受其益。至於辦理之道。戍兵宜於何處駐劄。喀

爾喀內扎薩克游牧之地宜如何守護。卡倫如何安設。糧餉如何辦運。均俟平郡王到日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及傅鼐等詳悉確議具奏。事雖未定。而先事裁審。則條理精詳。其於久遠之計庶幾有裨。

癸未。

定議運米移臺事宜。

內大臣海望奏言。現今大兵駐防鄂爾昆軍營所有官駝數萬隻別無所用。若以給臺站蒙古等令其運米。則運價大省。於蒙古生計亦有裨益。按自歸化城至鄂爾昆應編置臺站三十二。又自第十三臺由歸化城入殺虎口較之由張家口稍遠一二百里。向者亦嘗於歸化城設臺。今既由歸化城運米。請自第十二臺至殺虎

口之站悉行移撤仍接張家口駐劄如故每臺
請給官駝一百五十隻駝繩索一百副三班
更代日用駝五十隻運米一百石每年計八閒
月可運米二萬四千石臺兵原額六十名今增
丁役二十以四十名輪班運米其運米之月加
給銀一兩在臺參領章京驍騎校等各加給銀
三兩領催加給銀二兩牽駝往來每臺各給官
馬三十匹計駝四千八百隻馬九百六十匹倒
斃不得過十分之三駝一千四百四十隻每駝
官價三十兩需銀四萬三千二百兩馬二百八
十八匹每匹官價六兩七錢需銀一千九百二
十九兩六錢每年增給蒙古官員兵丁錢糧需
銀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又每年修補駝屜繩
索三千二百副每副給銀一兩需銀三千二百

兩每年運米二萬四千石一石需用口袋繩索
銀二兩諸項合計需銀十二萬九千餘兩較范
毓馥之運價可省銀十八萬二千九百餘兩較
都統丹津等之運價可省銀十二萬五千餘兩
其臺站應如何移置請令總管五十四辦理尋
五十四奏言前者阿爾合一路單臺自由殺虎
口等處設站後以路繞改設於張家口自第一
臺至鄂爾昆拴馬大臺二十五腰站十四戈壁
中拴駝大臺四腰站二凡四十五處今既設運
米臺站其腰站當撤者應如海望所奏悉行議
撤自歸化城至鄂爾昆設臺遞報三十二處其
運米自歸化城入殺虎口路實遥遠請自張家
口第一臺至歸化城設八臺歸化城三十二站
用丁役八十駝二百隻張家口以外八站用丁

役四十。駝二百隻。其移臺之事。俟明年夏間青草盛時辦理。王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甲申。

定議額爾得尼招運糧事宜。

都統丹津奏言今年自歸化城運米赴額爾得尼招凡四萬八百石。原議募內扎薩克等牛車轀載二萬四百石。一萬輛。用喀爾喀等官駝一萬隻。已辦理訖。臣等伏思官駝宜善牧以備用。請以明年喀爾喀等應運之糧不用官駝運送。其腳價悉給臣等。更募商人駝隻轀運。可以節費。再者臣現督辦范毓馪米石事。據云毓馪等所借內倉十萬石。已納歸化城倉收貯。俟今年山西巡撫石麟運米到歸化城。多派屬吏竭蹶從事。請明年運米至額爾得尼招。令丹津送致如故。其喀爾喀應運二萬四百石。停止官駝。即以腳價付丹津。募商人駝隻轀運。至需用之米。原議以石麟奏請動撥大同朔平倉米而山路遼遠。舉確不平。所費腳價三萬餘兩。明年轀送費亦如之。去歲曾以二府厥米十萬石。借給商人范毓馪。今值秋收。正當交還之候。莫若令其就近先以四萬零八百石交歸化城足充明年應運之數。餘米仍還原處。其口袋繩索。即以腳價銀兩節省辦理。定於明年五月

起程。七月中遣至額爾得尼招奏入。
上從之。
丁亥。
命酌減軍營委署官員。
先是額駙策凌奏言京城八旗奉天等三處兵丁及家選兵每營二千。現今所編每營或三四隊不一。請悉編爲五隊。增委官員章京管轄。家選營中別無閒職。其管隊章京請以京城所調餘員摘委。驍騎校等。即於本營選委。再前鋒營亦酌增委章京護軍校等。凡應增委兵丁八百。共二百二員。悉於現任參領驍騎校護軍校中遞。
陛一等委署。護軍校驍騎校一百六十八人。即選兵委署。如是則官員兵丁之多。募相當。於管轄巡查征戰調遣。一切無悞。而糧餉亦不致多

費。王大臣等議應如所請。隸平郡王福彭等奏言。現今自洪郭爾鄂隆撤還京城滿洲兵二千。巴里坤撤還打牲烏拉兵一千。共管轄官員亦宜均酌委署。臣等議以京城滿洲兵二千。請每旗設營總一員。參領五員。防禦五員。護軍校十員管轄。至是。王

大臣等議覆曰。前以大兵進勦。故策凌等有增委各官之請。今大兵已撤過半。所有留駐兵丁。無庸增委。平郡王所奏。似覺過多。請令大將軍酌量減損。其已委者。於缺出時扣除。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戊戌。
命免喀爾喀等應賠駝隻。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前以輓送軍餉給喀爾喀等官駝一千五百隻今悉倒斃曾令丹津多爾濟等核報據稱駝隻歷年既久倒斃略盡令各蒙古等並以私駝運送官物臣按前此所給駝隻何以並不遵例歲報數目請以一半許充倒斃之數一半責令賠補王大臣等議覆曰喀爾喀牧放官駝每年倒斃者百隻中倒不得過六隻但向值耗損悉蒙恩免償且喀爾喀等以輓送軍需漸至倒斃似應寬免奏入得

旨此項駝隻交與喀爾喀存收已近二十年又因每歲運送軍需漸至倒斃著從寬免其賠補

議格勒克雅木丕勒移居推河等處游牧事宜

喀爾喀西部落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

在察罕廋爾附近空圭等處游牧雍正九年因準噶爾侵犯移居鄂爾昆迤西哈洛那等處以共地不利畜牧奏乞移推河伊克鄂拉翁金等處住牧不惟生計可復且與軍營較近効力尤便王大臣等議請令額駙策凌王丹津多爾濟等詳議具奏尋策凌等奏言格勒克雅木丕勒等旗住哈洛那不便牲畜誠宜遷徙但所請之地現在王得親扎卜台吉阿寶舊牧班第達胡土克圖等並住其地復令其雜處未便應令所屬八旗以那墨察罕和賴西伊克鄂拉等處爲界就推河鄂羅克淖爾和爾博爾津阿爾察喀喇托和東伊克鄂拉山陰瘦濟迤西一帶居住王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己酉。

加恩掩埋烏遜珠勒陣亡遺骸。

大將軍慶復奏言臣赴軍營時。奉
皇上諭旨聞烏遜珠勒之役。陣亡遺骸。未經埋藏。伊等皆力戰死事之人。棄骨原野。深屬可憫。爾至軍營。即選高行番僧二人。到所在誦經埋骨。臣即遵旨。同額駙策凌參贊大臣欽拜等酌議。
皇上如天之仁。澤及枯骨。不獨死者啣結九泉。凡在見聞。莫不感激。但去冬遺骸。爲雪所掩。求之難得。臣等請俟明年積雪消釋。即遣高行僧二人。大臣一人。更撥軍營兵士。仰體
皇仁。遍索遺骨。深埋周掩。誦經竣事。尋慶復又奏言。乾隆元年三月初旬。副都統哲庫同喇嘛朋蘇克綽爾濟吹達爾朗蘇前鋒統領塔爾瑪善等到烏遜珠勒。盡收所有遺骸掩訖。奏入。報聞。

庚戌。

命卓鼐等辦理鄂爾昆屯政錢糧。

大將軍慶復等奏言尚書性桂。現今辦理軍糧。不能親往鄂爾昆屯所。今軍前効力原任寧夏將軍卓鼐尚屬可用。請令駐鄂爾昆。總管屯政錢糧等事。原任提督周瑛協同辦理。奏入。報聞。

乙丑。

命復喇卜坦爲台吉。

原任扎薩克一等台吉喇卜坦。以烏遜珠勒交戰時。未曾身至軍營。隨衆擅歸革職。尋格勒克雅木丕勒奏言喇卜坦兩次出兵奮勇。與俄羅

斯議定疆界。及輓送米石捐羊助兵。歷著勞績。
罷斥之後。深加愧懼。自願効力贖罪。現在軍營
實少諳練之人。若給與原職。當益加感奮。王大
臣等議覆喇卜坦可否仍復原職。出自
聖恩。如允其請。此等獲罪者並援例乞恩。恐有妨軍
政。須遍行曉諭必如喇卜坦實著勞績。一切優
長。始准保奏。此外不得冒昧妄陳。以抑徼幸。奏
入。得
旨喇卜坦著賞給原職。

十二月丙寅朔。
酌減運米脚價。
尚書通智等奏言現今戶部解送明年自歸化
城運米赴鄂爾昆之脚價銀兩至營。共三十四
萬四千兩。臣等給發脚價時。面詢商人。並云除
口袋繩索外。每米一石給銀七兩。已足敷用。加
以口袋等項銀二兩。計一石給銀九兩。較之范
毓馪等運數。每石減四兩。扎薩克牛車運數。每
石減二兩。又臣等於今年內扎薩克官駝一萬
改用牛車一萬輛運送倉米一萬石。又節省銀
一萬二千兩。官駝留備運送軍需之用。又省召
募雜項銀二萬餘兩。臣等諸事惟期盡心。奏
入。得
旨辦理雖善。必於衆人等並無弊竇。亦並無艱難。則
爲更善。當節省者自應節省。惟不累商人。方是朕
之本意。此處雪已足矣。爾等處所復如何。
甲戌。
定邊大將軍慶復奏鄂爾昆開墾屯田事宜。
慶復奏言臣到鄂爾昆。即以種地事與額駙策

淩等相度形勢。其地雖寬平。然近山高下不一。雖二河環繞。其去水遠者。亦不能徧溉。必須引水試看。方可定議。方今積雪徧地。河冰盡堅。其水土之肥瘠。與沙石所在。難以立驗。且穀種收穫所宜。必俟明年試種後始知。又募民耕種。不能一時遽集。請於此間撥綠旗兵一百。守營綠旗步兵二百。家選兵二百。自胡克新至濟爾瑪台。擇水土佳處開墾。試種小麥。豌豆等。又都統銜董相緯現在察罕托輝。嘗任開渠。此處引水灌田。及督率兵丁耕種一切。請令董相緯辦理。所需耕牛。給喀爾喀副將軍等銀。令其採買。鋤犁農具等物。察罕廋爾有收貯者。即令領取應用。未備者。令戶部辦理。其所解送各種籽粒。除所在已有者取用外。餘悉行令歸化城都統由

臺遞送。試種一年有效。臣等據實以土宜何穀。收穫之數若干。堪種田畝可得若干。種地人日用所需若干。器械牛種所需若干。並當於何處築堡以居種地人等。動支何項。一一合計收穫之數。果於

兩計有益。可行久遠。並俟將來詳悉確議具奏。王大臣等覆議。應如所請辦理。奏入。

上從之。

戊寅。

命喀爾喀扎薩克等詳議定界防守事宜。各抒所見以備採擇。

上諭王大臣等曰。準噶爾雖遣使乞和。而防邊之事。自宜豫籌。縱彼極其恭順。遵旨定議。亦不能保其久而不變。朕意彼之乞請。誠與不誠。俱可勿論。惟

太祖

嚴備邊疆而已。其嚴備之道。又當計其久遠而便益者。蓋我大兵之與。原爲保護喀爾喀。而駐劄多年。既占其游牧之地。又用其供運之力。在彼誠不免拮据。而內扎薩克蒙古之在軍營者。或有一二無知之徒。不免以我等爲喀爾喀故。以致歷此艱苦爲辭。殊不知衆扎薩克蒙古等。皆先歸順於我

太宗之時。與滿洲無異。奔走效力。即如一家。喀爾喀等雖在後歸順。蒙我

皇祖

皇考歷年惠愛。視伊等亦同一家。初無二致。此次行師。非特保護喀爾喀。亦爲遍安衆蒙古之計也。但爲時既久。事多未便。經我

皇考洞鑒。念黃教生靈。欲息軍旅。曾降

諭旨朕惟仰體

皇考聖心。欲悉撤大兵。休息衆人。現今在喀爾喀戍守之兵宜如何撤回。應否仍留駐若干。駐劄應在何處。其喀爾喀之游牧。如何防護。卡倫後殿如何安設之處。著詳悉定議具奏。再與進噶爾議定邊界之事。已經往召額駙策凌于丹津多爾濟俟其到時。令與爾等公同酌議。此定界之事。乃關係衆喀爾喀之游牧。永遠生計。必諮詢部衆。公同商定。始可受益。而扎薩克甚多。不便並令至京。著行文喀爾喀衆扎薩克等。將應如何定界。及伊等游牧或用已力防守。或仍須內扎薩克與滿洲兵保護。著各出己見以聞。俾知朕之撤兵。並非不念伊等而外視之也。特籌其生計有益。久遠可行。伊等其知朕恩恤之意。共計久遠便宜之道。定議具奏。奏到

時朕詳覽衆議。其言是者朕將斟酌採用。即有未協。朕亦容之。不加責備也。

丙戌。

議酌留駐防兵事宜。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言大兵既撤。若喀爾喀蒙古等必需內兵防護。請酌留東三省兵五千名。駐劄鄂爾昆。現今鄂爾昆倉貯米石甚多。可支五千人數年之食。其察罕廋爾所貯糧三萬餘石。亦應運赴鄂爾昆以備支給。又歸化城當各路通衢。地廣土肥。若駐兵於此。可以保護扎薩克蒙古等。設有調用亦便。倘郎德沛曾以右衛地形狹隘。又純係沙磧。未便屯兵。請移駐歸化城南伊克圖爾根等處。尚書通智曾請於歸化城西齊吉塔爾築城墾田。將來鄂爾昆若仍用內兵駐防。則歸化城請再酌增兵四千為一萬人。令其留戍。設將軍一員總理。副都統二員協理。所留右衛兵二千名。以副都統一員領之。仍隸歸化城將軍管轄。并請

特命大臣一人持通智德沛所奏。馳驛往會右衛將軍岱琳卜。歸化城都統丹津根敦尚書通智等。相視形勢。其戍兵如何分駐及築城墾田以足兵食等事。詳悉確議具奏。再扎薩克蒙古北邊因保護游牧。撥科爾沁等三處會盟兵五千。駐烏爾撾音扎罕。撥烏朱穆秦蘇尼特等旗下兵

二千駐達里剛愛今大兵既撤伊等亦令各歸所在聽候調用再車臣汗部落會撥兵一千在邊上游牧操練雖游牧處甚遠亦應撤還再哈密回子等歸順已久亦應駐兵防護今哈密貯米二十萬餘石共賽巴什達里雅墾種田每年可得米一萬餘石不需內地運送現在令查郎阿等酌議安西駐兵事宜若安西增設駐兵五千可即其中撥出二千赴哈密駐守不必更議增兵再哈密安西守邊綠旗兵向隸提督總兵官管轄可以無庸更遣滿洲將軍大臣等奏入上從之

戊子

命停止移設臺站及用駝運糧

尚書通智等奏言前者大兵駐紮寧夏爾原於

歸化城設臺嗣以將軍宗扎卜奏由張家口直向軍營路近千餘里水草甘美沙磧亦少因議改設頗費帑金後范毓馪等亦遂由此運米今若復議移設歸化城不惟道途紆遠且恐於駝隻有損按每站設駝二百運米三萬四千石間日一運用駝五十運米百石往返二日稍有阻滯即須三日至第四日再行起運計日而算必八閱月而始畢則自三月初至十月終矣牧放之駝與飼養之駝不同三月草尚未生四月始萌五月駝隻始得飼草若三月即令遞運勢必疲瘦縱十月歇至二月經八閱月疲勞之瘦駝實難以過冬前范毓馪等亦曾以萬駝遞運由察罕廋爾至科卜多每站用駝二百隻夫四十名七八月間駝隻倒斃數千後以不能再運驅

駝仍還歸化城。遂至倒斃無餘。今各站運米之駝。雖蒙
聖恩許其倒斃十分之三。但一經起運。不過數年必
至倒斃日多。若蒙古官兵不能償還。勢必有悞
運務。今軍營運糧四萬石。現在臺站所運大半。
其小半。令范毓馪等別由歸化城用商人騾運。
諸商輻輳。其運送軍糧。兼販私貨。即范毓馪等
亦藉其力。若聞設站運米。自謂商販不行。各變
賣駝馬。收拾歸屋。異日或糧米不敷。別有加運
之事。一旦購募無人。實屬可慮。今合計各站倒
斃駝馬三分。增置駝屜等物運米兵弁之糧餉。
辦米二萬四千之原價。及內地運價繩袋等項。
約計每石需銀六兩三錢有奇。加以軍營領取
駝隻六千。及繩袋駝屜等物。馬一千匹價值。又

撥用察哈爾土默特人夫六百名支應。護送烏
里雅蘇台臺站蒙古人家口。與送察哈爾土默
特人夫家口。自本地前往路費。各項合計。則顆
粒未運之先。已費帑金二十餘萬。計目今奏定
之數由臺站運米二萬四千石。需銀十五萬二
千二百兩。臣等悉心籌算。詳詢商人。亦云用此
銀數即可運致鄂爾昆。且今軍機事少。將來兵
數漸減。用米漸省。應將歸化城之米石暫停。量
度用兵形勢。俟二三年再議移站。無礙目前之
運務。且留餘地以備他日之增運。若因張家口
臺多費鉅。一轉移間。或量減數站。即可節省軍
糧馬匹之費。倘急議移站。以駝運米。先增一番
經費。於軍務毫無裨益。臣等為軍機起見。不敢
因王大臣已定之議。稍存瞻顧。奏入。得

旨此奏甚是。交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尋經王大
臣等奏言現在鄂爾昆撤回大兵。惟留駐五千
名。每年需糧自當漸減。近范毓馪自請以明年
運送軍前米四萬石。不用脚價銀兩。徑輓運赴
軍以補從前虧缺之項。又察罕廋爾烏里雅蘇
台兩處所蓄米六萬餘石。並已運至鄂爾昆。合
本處所存三萬餘石。已十三萬石有奇。足支五
千兵丁數年之用。無庸更運。其議移臺站用駝
運米應停止。并通智等所奏明年用內地扎薩
克喀爾喀購募車駝運送之請。亦應停止。奏入。
上從之。

壬辰。

命郵敕烏遜珠勒陣亡被傷官兵等。

定邊大將軍慶復奏言奉

旨恩郵和通呼爾哈受傷陣亡官兵。並
諭西路官員兵丁有似此者。亦著核奏議郵。臣等按
雍正十年七月十四日烏遜珠勒之戰。時有調
赴駐防兵三百。營總敦珠克扎爾布二人率之。
至什伯圖山溝。方欲前發。會日暮塵埃蔽空。呼
聲大起。遂合衆并力邀截賊路。賊衆繞出我兵
之後。前後夾攻。我亦分兵力戰。始擊却之。二營

總乘勢奪據高險。賊又繞出山峯之上。憑高臨
下。以壓我師。二營總命驍勇章京尼雅哈率精
兵仰攻賊陣。奪據高峯。護軍桂保等生擒二賊。
築土壘石施發鳥鎗。終夜拒戰。賊殊駭懼。比天
明賊見孤軍形蹟。合圍數重。畢力攻擊我兵鎗
矢齊發。殺賊益多。直至午初。賊兵大集。扎爾布
與兵丁二百餘人。悉行戰歿。存者僅五六十人。

箭藥之竭敦珠克顧語衆人曰我兵少不能據山當各力戰效死以答主恩兵丁人人慷慨自誓直入敵陣敦珠克中鳥鎗死餘衆或死或傷初扎爾布被創十一處已絕至十六日復甦二十一日始至大營臣等察核訪問始得其詳按烏逊珠勒之役賊以大隊衝擊我師分為數處遂各奪路而歸惟此戍兵三恩効命存者五十四人受重傷者且四十九揆其義烈非百計不反顧及顧感

加恩旌別殊屬可憫王大臣等議覆陣亡者請一體加恩賞傷者議敘如例奏入上從之

乾隆元年春正月己亥命參贊大臣薩木哈回京尚書性桂暫留鄂爾昆辦理糧餉候代

定邊大將軍慶復等奏言查有疾病若彼處必有用珠批諭旨薩木哈年邁且身有疾病若彼處不致乏人亦行伊之處則留之不然則令來京性桂亦屬老病不遣回爾等可公同商議辦理臣等以薩木哈病稍愈但右手右足不能轉動當即護送起程性桂雖有殘疾若便遣還此間糧餉辦理之人請於京中遣大臣一人來軍代之再令還京王大臣等議覆日薩木哈性桂並如所請行內閣學士雙喜現在烏里雅蘇台辦理糧餉俟撤兵議定

即令雙喜赴鄂爾昆代性桂奏入。
上從之。
丙午。
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至京進表。
先是議政王大臣等奏言準噶爾丹策零
遣使吹納木喀額塞約於正月十一日至京至
時令自長安左門入午門左翼引至前亭前跪
奉表文及進貢方物大臣閱畢受所進表文繙
譯呈奏外。引使臣至上駟院
賜飯。飯畢自右翼門出西華門。令伴使各官館之於
豐澤園定以某日引使入
覲。至日入班大臣議政大臣咸集各攜坐褥至
乾清宮以次就列前引大臣十人入坐。後屋大臣
二八侍立並如常儀。

御前侍衛近
寶座前侍。豹尾班侍衛立
寶座兩旁。
乾清門侍衛。列豹尾班後月臺兩旁。每翼排立侍
衛二十人。
乾清門兩旁。各排立侍衛班領一人。侍衛二十人。
階下兩翼各侍衛二十人。後右門侍衛二十人。
凡使臣所過門令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增列
護軍參領護軍悉令嚴整。是日清晨令伴使官
引使臣自西華門右翼門入至後右門。
皇上陞
乾清宮
寶座。令侍郎納延泰班第副都統多爾濟奏事侍衛
等引使臣入

乾清門右門。由西階上。使臣吹納木喀額峯及隨
從厄魯特等分立於
丹墀中路左右。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引入
乾清宮西邊檐扇內。使臣一叩。坐於右翼首行大
臣之末。稍後。隨從之厄魯特等坐於檐扇外西
階上。
皇上進茶。使臣隨大臣等一叩頭。
賜茶。使臣一叩跪領。
降旨使臣跪聽。事畢。使臣退。出西邊檐扇。自後右門
西華門。還館所。其日大臣等悉常服。奏入。
報可。至是吹納木喀等至京。進獻表文。并獻貢物。吹
納木喀等。聞
世宗憲皇帝升遐。悲感良久。始言此乃天定之數。無可
如何。今惟祝延

聖上金甌鞏固。國祚萬年。永享太平耳。又言我等至
游牧。即欲遠來。以噶爾丹策零病甚。留待稍愈
是以遲來。其噶爾丹策零所上表文云奉
大皇帝諭旨。朕軫恤羣生。欲弭兵端。以興黃教。遣使諭
爾爾亦悅服。奏言若使後世謂某皇帝與某台吉失
好興戎。誠非美名。今歸和好。則休聲垂於永久。朕披
覽之下。深為嘉許。又奉
諭旨。爾前奏言喀爾喀游牧逼近爾屬。未免疑懼。請稍
展空地。此議亦屬可行。仰見
大皇帝興教息民之至意。曷勝懽忭。又奉
諭旨前噶爾丹為我兵所勦滅。全收其疆土。及其骸骨
妻屬。爾準噶爾部人。從無越阿爾台游牧者。請舉當
時情事。詳悉陳之。我父幼時。與博碩克圖汗同
居共事。後彼漸強盛。既害其弟。又欲潛圖我父。

歲在巳巳我父年四十七與彼交惡收其土地
人民之半建牙於額林哈畢爾噶之地彼發兵
來攻我大敗於烏蘭烏蘇庚午彼興師內犯我
父卽日奏聞
聖祖仁皇帝復親率所部夾攻其後辛未克取其撒克
里烏蘭古木之地丙子彼爲
大國所敗丁丑死於阿查阿木他泰後其屬北歸
丹濟拉挾其骸骨妻屬居庫克德卜僧我舉兵
攻之獲其骸骨妻子及屬人大半丹濟拉率數
人逃遁奉
旨索取博碩克圖汗骸骨我卽
旨尚獻自癸未至今我明阿特部落遂游牧於科卜多
屬下烏梁海人亦頗有居其地者癸巳胡土克
圖曾使楚揚託音與車木冲那木扎爾之使賴
冲楚揚多託諾丹津多爾濟之使達什敦多卜
王之使綽當博貝之使丹巴五人同至我國實
用科卜多烏梁海人爲嚮導甲午與我使那木
西喜同來之
天使亦在科卜多供給止宿諸人今尚有存者諒亦
共知其事前者奉
諭旨云若追論前事則勢無了期故前此未敢瀆陳竊
思阿爾台本我游牧之地杭愛乃喀爾喀游牧
之地既經和好此疆彼界原不必縷分條析又
以
諭旨有欲成和好須明疆界之語因念
界未經指明
大國邊界故尚未能妥議具奏祈再降

旨命使來此酌議俾我之衷曲得以悉達又諭旨本有稍展空地亦屬可行之語故敢奏懇彼此邊界令其隔遠則衆生永安而黃教益興矣伏祈大皇帝睿鑒允行隨表恭進貂皮三十五張乙卯年十月十一日奏入報聞

壬子

賜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入覲

上諭吹納木喀等曰去歲守邊大臣奏爾等已至朕甚忻悅非特爲爾準噶爾求和之故思仰副我皇考闡揚黃教休息生靈之意也今問噶爾丹策零表文並不遵皇考諭旨定界漫指前奏未允之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等處而已

皇考尚不允其請後因撤兵息民竟以其地賜之以克木齊克汗騰格里循阿爾台山梁下索勒畢嶺至哈卜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至噶斯口爲界又允伊父所請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作中間閒地今爾等至京請和若不議定疆界何以爲信且能保邊境小人異日不起爭端乎若噶爾丹策零但求喀爾喀無踰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尚可俯允不然朕遣使何爲爾等至此亦何爲朕

知噶爾丹策零本無求和之意。特借此牽率奏請。
希圖通市之利耳。所見如此。能不爲朕所恥笑。若
能遵
皇考諭旨定界。朕必格外施恩。所得不更多乎。我
皇考惟以闡揚黃教休息生靈爲心。朕深體
皇考之心。興教安民而外。初無用兵之意。縱西部欲激
發朕怒亦斷不勦兵於遠也。朕不但欲令我內部
喀爾喀各安其生。視爾準噶爾部人。亦如我赤子。
業已定議撤兵。止少少量留守邊。此爾等所共知。
朕欲天下之民舉安。卽守邊之事。亦與和不和無
涉也。噶爾丹策零嗣後能體
皇考與朕之心。則遣使來不然各保其境可也。倘更不
自揣量。犯我邊境。朕自有辦理之道。以天朝之威
靈。兵臨爾部。尚不獲全利。爾準噶爾螳臂之力。安

成佛大皇帝旨意。欲振興黃教。安逸衆生。所以輸誠上
請。非敢借遣使以圖通市也。
上諭曰噶爾丹策零如無此意。甚善。但興教安民。乃
皇考與朕之事。非噶爾丹策零之在也。縱彼實力行之。
止及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俾天下萬國。蒙被庥澤。
其事自在朕躬。且爾言實遵
成佛大皇帝旨。今日噶爾丹策零之奏。與前次
皇考諭旨。合乎否乎。果欲定議。當就事論事。何得牽引
遠年噶爾丹之事。如此濶陳。往復眞無了期矣。爾
等不過奉使之人。成則與有榮施。不成則空勞往

返。定界之事。誠非爾等所得擅議。朕當另遣大臣
前往爾起程時有 勅書付爾。噶爾丹策零能體朕
意。謹遵
皇考原旨定界。可再遣使來。不然。亦無庸復遣。其遣使
當仍遣爾來。至我邊界時。可告我守邊大臣。噶爾
丹策零表文內有遵旨定界之語。方許入境。如無
此語。決不許入也。聞爾等仍攜貨來。不忍復令攜
歸。可留住數日。貿易事畢。起程可也。尋
命賞給吹納木喀等袍緞銀布有差。
癸丑。
議留兵駐防事宜。
額駙策凌。王丹津多爾濟到時會議。今已會議。
大兵撤後。宜留兵數千於鄂爾昆駐防。一二年
閒觀其動靜。庶我兵之威聲既振。而喀爾喀等
亦藉以安心。即有調用。亦為易集。請於現在軍
營東三省兵中留奉天兵二千吉林兵一千呼
倫貝爾索倫巴爾虎兵二千。暫駐鄂爾昆。其李
如柏率往更代綠旗兵四千中請留直隸山西
省兵一千。防守鄂爾昆所在城郭倉庫。即以李
如柏領之。餘兵聽大將軍酌量調遣。年滿更代
綠旗種地兵。及罪人。仍暫留種地。其在扎克拜
達里克充兵。及種地罪人。一百三十人。於雍正
九年哦人來侵。嬰城固守。
特恩宽免其罪。許充民兵。仍令種地。今議撤兵。應令大
將軍給以口糧。發回原籍。願充兵者。充本處
兵。願為民者。聽之。其備用喀爾喀兵一千五百
名。請留一千於烏里雅蘇合給。巡視卡倫。出哨

瞭望報信放馬等差。於喀爾喀副將軍以下。用大臣一人領之。餘兵五百仍駐鄂爾昆備調遣牧放之用。以喀爾喀副將軍一人更番領之。烏里雅蘇台既有駐兵。即有轉遞信報運給糧餉等事。就軍營簡部院章京一人駐劄辦理。此外一切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兵丁。俱俟青草出時令大將軍陸續遣還本處。再前者以運米雜穀。令月給喀爾喀兵羊價三兩以當月糧。今烏里雅蘇台積米甚多。令大將軍等合計駐防及臺站卡倫各項兵丁。應給米石多寡之數。斟酌留貯。其餘糧餉并軍器等物。辦官駝一萬隻載。即以烏里雅蘇台所撤兵五千護送至鄂爾昆所貯各項。亦令大將軍劃一辦理。

收貯其推河孔克拜達里克二處。所貯各項。亦併運赴鄂爾昆。軍營現貯甲胄。已令烏鎗火藥帳房鐵鍋帽帶靴鞋緞布等物甚多。令大將軍一一檢點。應收貯者收貯。應賞給兵丁者。酌量賞給。又職官勅至者。暫留備用。餘並遣還。內閣學士雙喜暫行留辦糧餉。戶部員外富明安令同雙喜辦理。再令將軍一員。總統兵丁。參贊二員協同將軍辦事。大臣五員分隊掌管留駐兵丁。庶於邊疆之防守。國家之糧餉。蒙古之生計。馬匹之牧養。均有裨益。至命遣大臣頒給將軍印勅。再行請旨奏入。得旨大兵既撤。將軍公慶復俟撤兵及一切事務畢後。即行來京。現在留戍之兵並非常駐。數年後即行撤回。不必另派將軍。著留副將軍印令額駙策凌

暫行統轄再派黎費大臣二員協同辦理餘依議。

尋總理王大臣等以現在軍前領侍衛內大臣伯伊勒愼護軍統領阿成阿哈岱三人開列請旨命爲參贊。再駐劄鄂爾昆綠旗兵一千名。令李如栢管轄外。其東三省兵五千應令大臣五員管轄。請以副都統綽爾多蘇爾太轄奉天兵二千。副都統富達禮轄吉林兵一千。副都統衛齊三千。并請給托爾德爾副都統銜奏入得

總管托爾德爾轄呼倫貝爾索倫巴爾虎兵二千。

吉伊勒愼等三人皆近日往代者俱著留充參贊大臣之任。托爾德爾賞給副都統銜令管索倫兵餘依議。

命免甘肅借給口糧籽種。

上諭內閣曰。甘省百姓承辦軍需。急公踴躍。甚屬可嘉。皇考睿沛恩膏。朕亦彌加體恤。上年間有缺雨歉收之州縣。已諭該督撫加意撫綏。務令貧民得所。除散賑米穀外。所有借給口糧籽種之類。例應秋收徵還者。悉行賞給免其還項。該督撫可通行曉諭。并飭有司實力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侵蝕中飽。

甲寅。

命都統王常侍郎栢秀往勘屯田。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鄂爾昆既定議駐兵種地。所有應墾地畝。宜令大臣往勘。恭候欽命。并持尚書通智侍郎德沛原奏前往。公同詳議具奏入得

旨著都統王常侍郎栢秀前往。

命議更定臺站事宜。

總理王大臣等奏今鄂爾昆酌留滿洲蒙古
綠旗兵六千五百烏里雅蘇台酌留喀爾喀兵
一千所有臺站事宜亦應更定臣等原議御史
常明所奏鄂爾昆以外十八站蒙古等兵俟青
草發生時內移於運米臺站安插每站撥兵十
名章京一員駐防道小台吉二人軍營侍衛二
人周行巡察其應給行糧如卡倫官兵例給予
所有馬駝乾糧羊隻著留半備用令管臺站員
外五十六筆帖式尚留仍留管理悉經議行今
臺站既停運米烏里雅蘇台扎克拜達里克推
河等處所有滿洲綠旗兵悉撤還止留喀爾喀
設章京驍騎校領催各一員仍以參領
兵一千於烏里雅蘇台連接卡倫巡查瞭望所
有鄂爾昆以外十八站蒙古兵應悉撤之其由
鄂爾昆至烏里雅蘇台各臺站相接如故自鄂

爾昆抵張家口臺站二十九俟歸化城駐劄滿
洲兵時令自歸化城置臺接至鄂爾昆庶兩處
軍營聯為一路彼此信息相通再大兵既撤臺
站止令給差每臺置兵六十名過多應行議汰
所需馬駝乾糧羊隻應減若干現在罪人悉已
停發其載送牛車二十輛應歸何處坐臺官一
人應管幾臺請令總管五十四等詳議具奏到
日再議奏入報
聞尋五十四等奏言自張家口至鄂爾昆大站二十
九腰站十六每大站留四十戶披甲者二十名
設章京驍騎校領催各一員每腰站留二十戶
披甲者十名設驍騎校領催各一員仍以參領
四員分管其汰去兵丁所留器械查明收貯俟
有毀壞者即以此補之參領章京驍騎校每月

各增給銀三兩。領催二兩。披甲一兩。烏喇齊五錢。恭領給五品銜章京六品領催七品。又大站二十九。其拴馬者二十五。每站馬八十匹。請留五十匹。拴駝者四。每站駝五十隻。請留四十隻。腰站十六。拴馬者十四。每站馬四十匹。請留三十匹。拴駝者二。每站駝三十隻。請留二十隻。凡汰馬一千有十匹。令管站阿蘭太等於倒斃馬匹錢糧中抵用。減駝六十隻。分撥各站作馱載之用。至臺站現留馬駝並許倒斃十分之三。第二十九臺適當遞送交會之所。第十五十六臺。並與張家口賽爾烏蘇兩處臺站所管地接壤。請於此三臺各駐官一員。其餘四十二處。每二站駐官一員。自昌平至張家口。向設大臺站七。副以事煩。又自回龍觀至邊上增設腰站十四。今大兵既撤。此四十處。並應裁汰。王大臣等議覆曰。現在臺站減撤喀喇沁土默特人等並搗家口同行各有零雜什物。必需車輛運載。應令五十四員臺站所有車牛選給備用。其餘著分賞留臺蒙古等。現在坐臺官二十四員。內高起等四員。甫經發往。又慶復等奏應待三年期滿者十員。應並令留臺俟期滿更代。尚缺十員。請於在京筆帖式內撥往。應令回旗者。著五十四遣歸。回龍觀至宣化臺站。本以給西北兩路之用。北路由張家口西路由宣化大同等處。西路既撤。北路亦宜一體議減。其應撤與否。請交兵部定議。餘悉應如五十四等所奏行。奏入。

上從之。

乙卯。

命護軍統領費雅思哈尚書海齡等大第回京。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大兵既撤烏爾輝音扎罕達里剛愛車臣汗等處操演豫備兵丁。一併停止。其監視操演烏爾輝音扎罕護軍統領費雅思哈尚書海齡侍衛阿敏道監視操演達里剛愛散秩大臣四格額駙興德尚書特古特侍讀學士巴特瑪並令還京。再前者駐劄監視車臣汗郎中蘇章阿根都思赫監視扎薩克圖汗侍衛常義主事阿穆瑚朗原議駐戍兵定議時悉行撤還。今已定議。所有塞楞額麒麟保監視圖謝圖汗辦事侍郎塞楞額郎中麒麟保蘇章阿根都思赫監視扎薩克圖汗侍衛常義主事阿穆瑚朗原議駐戍兵定議時悉行撤還。常義阿穆瑚朗俟扎薩克圖汗部落蒙古移徙畢亦令還京。奏入。

報。

聞。

內辰。

恩免哈密回部屯田交糧。並加賞貝子額敏等。

哈密貝子額敏奏言自軍興以來。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令部人耕種屯田。輸納糧米。合計二萬七千五百石。現已動用一萬八千石。存者九千五百石。今大兵既撤。應否仍令耕種納糧。總理王大臣等議覆曰。回人每年官給籽種五百石。收穫時納米四千石。每石賞銀一兩。現今大兵既撤。哈密止駐兵五千。從前運到米尚存二十萬石有零。應移文大將軍查郎阿等。自今年為始。免令回人納糧。貝子額敏急公效順。督率部下種地。協助軍需。請

恩賞大緞十端。種地回人。分賞銀一萬兩。奏入。

上從之。

癸亥。

命珠密納木扎爾兼轄喀喇烏蘇厄魯特兵。以塞臣哈什哈承襲扎薩克頭等台吉。

辦理藏務副都統瑪喇等奏言統轄喀喇烏蘇勒酌議可代者。據云其次子頭等台吉兵扎薩克頭等台吉那顏和碩齊卒。臣等與貝勒珠密納木扎爾年富力強。每年四月率塔木騰格里淖爾厄魯特兵操演練習。防守卡倫。塔木地去喀喇烏蘇甚近。請即令其兼轄。至那顏和碩齊之扎薩克頭等台吉有其弟塞臣哈什哈現在占木布駐劄辦事妥協。請即令其承襲。王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得

旨依議。其那顏和碩齊之扎薩克頭等台吉。著其弟塞臣哈什哈承襲。

不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一

乾隆元年。二月戊辰。

命緩陝西本年應徵半賦。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陝甘民人。自軍興以來。急公效力。甚屬可嘉。除屢年叨蒙

皇考豐沛恩膏外。朕又降旨將本年應徵錢糧。甘省全數豁免。陝省止徵其半。以昭格外之恩。但查錢糧

完納。例有定期。上年陝省收成未稱大稔。今年春夏之際。未免輸納艱難。著將應徵一半額賦。寬至

夏木收成後再行開徵。以紓民力。至該省應用兵馬錢糧。著該撫豫先籌畫。另行撥給。俟九月徵收之後。各歸原款報部查核。可即傳諭該部知之。

命送策凌母還游牧。並賜整裝銀兩。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額駙策凌總統北路軍營。其母現在京師。策凌不得常見。恐其思念不置。可令其母還游牧處所。俾得定省。用展孝思。此行著蘇

巴什里送往。并賞銀五千兩以備行裝。

丁丑。

命籌辦軍營貯米事宜。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現在軍營貯米甚多。足供數

年食用。又經通智等運致數萬石。將來彼處駐戍兵丁爲數無多。不必需用如許米石。若收貯日久。恐有霉爛之虞。軍興以來。喀爾喀等頗爲出力。近又習慣粒食。若將軍營所貯之米捨放支給。則米石既不致霉爛。於喀爾喀亦屬有益。再綠旗兵每年種穫新糧入倉收貯。更可留新出陳。其如何通融辦理之處。著詳悉籌議具奏。尋王大臣等奏言大將軍慶復前奏鄂爾昆等處現貯米二十萬

餘石中有青稞麥子大麥小黃米二萬餘石。軍營所有將軍大臣官員兵丁以至僕從等。凡五萬餘人。每月需米七千餘石。至五月青草出時令所撥兵丁起程。又需辦給行糧。自五月至八月共需米五萬餘石。開除前項。仍存米十四萬餘石。臣等前議撤兵事宜。應留兵一千五百名。喀爾喀兵及守卡倫兵。並酌支米石。近又議每年夏秋時。用喀爾喀兵三千名於鄂爾昆附近屯駐。俟撤巡哨兵時再令撤還。此兵既在軍營亦請每月賞給羊價米糧。自將軍以下至僕從等。凡一萬六七千人。一年需米約五萬石。計軍營存米十四萬餘石。再益以通智范懽運致米石。足供四年食用。臣等大概籌盡如此。至每年種地收穫新糧入倉存貯。出其陳者。務令不致霉爛。請行文大將軍慶復詳議具奏。奏入。上從之。

己卯。

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諭噶爾丹策零。朕纘承大統。繼述

皇考世宗憲皇帝之志。無分中外。一視同仁。以振興黃教安養衆生爲務。今爾遣吹納木喀來奏稱阿爾喀本我游牧之地。杭愛乃喀爾喀游牧之地。既經和好。此疆彼界。原不必條分縷晰。今因遵旨定界故敢奏聞。又稱。諭旨所示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等處雖已指明我部疆界。尚未定喀爾喀游牧之界。故未敢定議。祈再稍

展空地。遣使來此酌定。令喀爾喀與我部邊界。彼此濶遠。伏乞允行。按定界之事。本起於爾父策妄阿喇布坦奏請。乞以阿爾台山外哈道里哈達清吉勒布拉濟吉勒兩隅賜爾。初尚未蒙

俞允。其後

皇考一意休兵息民。方可其請。令以克木齊克汗騰格里循阿爾台山梁下索勒畢嶺由哈卜塔克拜塔克之中過烏蘭烏蘇至噶斯口爲界。爾父又請以呼遜托輝至喀喇巴爾楚克爲居中間地。毋與喀爾喀游牧逼近。致彼此猜疑。

皇考降旨此事亦屬可行。今爾誠恪遵我

皇考聖訓奏請。則我原設卡倫不必動移。但令喀爾喀游牧稍稍內徙。朕自當體

皇考與教安民之意。降旨俯允。爾乃並不遵我

皇考之訓。竟欲以哲爾格西喇呼鄂蘇爲爾邊界。專令喀爾喀內徙。別留中間濶遠之地。牽率奏請。明係托故支吾。如此。則朕更遣使何爲。朕爲萬方共主。當使羣生皆得其所。不但軫恤內地蒙古。即爾準部亦在我撫綏之內。仰承

皇考仁育萬物之心。以息兵端。業已降旨撤兵。豈復更張。爾若不恤爾部。起釁殃民。勞爾部衆。擾我邊疆。則朕亦無如之何矣。爾合吉其圖及久遠。將一切利害得失之故。再四思維。詳悉定議。一遵

皇考諭旨。則遣使來奏。否則不必更遣使矣。特降勅諭付爾來使齎還。隨勅賜各色緞俱十端。

庚辰。

命議駐兵備邊事宜。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本月十三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北路撤兵駐兵事宜令喀爾喀扎薩克等各陳所見今四部落悉已奏到爾等會同額駙策凌王丹津多爾濟定議具奏臣等會議據署喀爾喀副將軍成袞扎布等奏請就四部落選兵七千於庫卜克爾駐兵一千卓克索等處駐兵五千特斯駐兵一千三處各築一城令其防守喀爾喀游牧不得越百里之外有事可就近入城伊犂等處現在修廟亦令更築一城附近游牧者得入居之其拜達里克察罕廋爾推河塔米爾等處所駐內地兵悉撤還惟鄂爾昆應暫駐滿洲蒙古兵一萬以備探信迎敵據扎薩克圖汗部落格勒克雅木不勒等奏請精選內地兵一萬三千於鄂爾昆屯駐一萬烏里雅蘇台屯駐三千察賊動靜以定進止其三十三卡倫撥兵駐劄如故又請西三部中遴兵一萬車臣汗部中遴兵五千於鄂衣袞特里曇台西里兩處各駐兵一千五百其餘一萬二千令所在副將軍扎薩克等不時操演以備調發其扎卜堪台西里空圭特斯等處仍設內卡倫令蒙古游牧無過察罕和羅畢留台齊老圖塞楞額等處據車臣汗達瑪琳等奏請於喀爾喀西境額爾得尼招等處水草肥美之地悉駐兵固守安設卡倫俟探知賊人確耗再議撤兵據署副將軍貝勒策卜登等奏滿洲蒙古兵駐劄各路誠屬有益但準噶爾既遣使請和若不撤兵彼仍懷疑請悉撤駐兵其卡倫畫設如故令游牧人衆各備器械加以約束庶合機宜臣等伏思喀爾喀四部落扎薩克等各抒己見雖所議不同並

以防賊備兵爲主前者臣等酌議用東三省兵五千綠旗兵一千駐鄂爾昆用略爾略兵一千駐烏里雅蘇台又五百名駐鄂爾昆業已奏行無庸更議其喀爾喀之逼近軍營者當應行防守時更令增兵以助軍威自屬有益若邊境無虞經年屯戍未免勞費請於每歲防秋之候就各游牧簽備兵中輪選三千名在鄂爾昆附近水草佳處屯駐令隨大兵逐歌行圍練習技勇俟撤巡哨兵時再行停止其餘兵丁並令所在整頓隊備以候調遣毋或矢期又格勒克雅木丕勒等所奏扎卜堪台西里空圭特斯等處仍設內卡倫蒙古游牧無過察罕和羅等處應如所請并令副將軍等自明年爲始悉行設立嚴謹查察其簽備兵隨時操演整備器械之處著

軍營將軍大臣與喀爾喀副將軍等公同酌議。

隨宜辦理奏入

上從之。

辛巳

命那蘭保督運軍糧。

先是總理王大臣等以鄂爾昆貯米甚多移令歸化城尚書通智等代內扎薩克所運四萬米石停其運致通智等奏言咨文未到以前已發給商人脚價八萬餘兩令其置辦一切不便收還請令范毓馪應運抵欠米四萬石暫行停止仍以前項運致軍營王大臣等議覆范毓馪所運米石大半已抵鄂爾昆得起程必無盡給商人脚價之理應准其運致一半奏入。

上從之。尋通智奏言昨所運米二萬石商人先於去冬
飼養駝隻請於二月內即以次起程應遣大臣
一人。土默特大員八人。官員十六人。兵丁一百
名送往。即令尚書性桂等監收。又奏言都統丹
津良敦副都統席爾塔五十六。那蘭保並自請
前往効力。恭候
欽命奏入得
旨著那蘭保前往
三月乙未朔
命加恩敘賞前後坐臺官弁兵丁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日西路軍興以來自京城以至
西寧沿路增設腰站齋送公文雍正九年蒙
皇考世宗憲皇帝念弁兵遞送勤苦加恩議敘賞賚但
自八年七月起至九年六月止兩次揀委弁兵明

蒙恩恤。其餘未曾賞及。朕心不忍八年以前已安臺站
九年以後尚未撤除。前後同為効力之人。當令均
沾恩澤。著該部確查辦理。將前後坐臺之官弁兵
丁遵照雍正九年之例。或賞紀錄。或賞銀兩。一體
加恩。以示朕一視同仁之意。
丁酉
議分給兵丁米糧羊價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向者蒙古兵例
不給糧。臣前以坐卡兵丁支領羊價。殊屬煩瑣。
是以折給米石。但伊等或用米磨麪對茶。或轉
賣與商販。現今貯米甚多。給糧誠便。倘日久米
少議停。不無轉生缺望。嗣後或更須駐兵。亦難
以一例支給。按北地寒冷。蓋藏得宜。米可經三
四年不壞。現在米石自當貯以備用。其蒙古兵

丁仍請給羊價。殊爲便益。王大臣等議覆防秋兵三千。每年暫駐數月。又與游牧所在相近。無庸支給米石。應如平郡王所請仍給羊價。其駐劄兵一千五百。與防秋兵不同。應令平郡王以本處所存倉糧如糜黍青稞蕎麥不耐潮熱等物間給。以爲磨麪對茶之用。再索倫性情與蒙古相近。請一體議給。其如何間給之法。應令慶復辦理。等慶復等奏言向有問給二麥之例。每年三月至九月。官兵支領月糧。每月量給大麥六日。麥二日。糜黍一日。駐劄兵即照此例行。王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議增設馬廠事宜。

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奏言喀爾喀部落所牧馬匹。除留軍營備用外。各游牧處現有馬二萬九千餘匹。內扎薩克各游牧處現有馬四萬餘匹。伏思鄂爾昆駐兵以歸化城爲聲援。其間相去三千餘里。中途須有接應更換之馬。請度適中之地與臺站相近水草佳處。撥馬二萬匹。駐劄兵或喀爾喀兵內擇有眷屬者。移駐牧放。令通智丹津協理其事。再請撥駒馬一萬匹。兒騸馬一萬匹。令五十四撥入張家口外官廠中。一并牧放。以備需用。總理王大臣等議覆曰。口外行走。全資馬力。必平時經理得宜。孳生蕃衍。庶幾備用無缺。今據平郡王請於歸化城至鄂爾昆中間附近臺站。設立馬廠。但馬廠應設何處。於蒙古游牧有無妨礙。并以何處兵丁牧放。及一切應

辦事宜。令通智等遣官察勘詳議具奏至張家口馬厰增馬之請。前者內大臣海望亦曾奏請。以五十四等言採買馬匹。援衆蒙古。應俟徐議。是以未經允行。今平郡王奏稱官馬甚多。不須更購。按現在各扎薩克騸馬已經定議每年倒斃數目。准其開除。將來倘有需用。自可調集。況現今五十四所管馬厰內。有王公等所進馬八千餘匹。可以備用。不必更以扎薩克騸馬調入。其請增兒騸馬萬匹。於牧放孳生最便。應令額駙策凌同三路副將軍等。計各處現存兒騸馬數目。並如何游牧孳生之處。詳議具奏。到日再行定議奏入。

上從之。

辛亥

命提督樊廷總統哈密防兵。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言。原議甘涼等處撥兵五千。往駐哈密。應設總統提督一人。請於陝西提督樊廷甘肅提督二格二人中用一人。奏入得旨。駐防哈密總統提督著樊廷去。其固原提督印務著河北總兵官李繩武前往署理。

癸丑。

命敏勇健營兵丁。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言。已里坤議撤官兵。有勇健營兵一千一百餘名。原係新設。別無營汛。其撤還時。若仍聚一營。難於部署。且屬十五省挑選技勇之人。應令各歸本省。就近過營兵退者聽。如有勤勞素著缺出。即以充補。其願

技勇可觀者。即酌量拔補。其不法生事者。隨時
咨部斥革。撤還時。長途進止。應有官弁統轄。請
即以原領將弁等分領約束。到時留本省照衙
補用。其經過各處所需車輛船隻。口糧並如例
支給。總理王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乙卯。
議移改臺站事宜。
臺站總管五十四等奏。查第二十一臺至鄂
爾昆一路。水草甚佳。且里數較直。因令郎中常
保往勘。據云沿途井泉溪河。隨處相接。較今臺
站近二百餘里。除二十一臺毋庸更動外。自哈
畢爾嘎腰站至第二十九臺。議汰腰站一處。其
餘應行遷移安駐大站腰站。凡十一處。並將地
名里數開注呈送。請如所勘辦理。其所汰腰站
並如原議。人歸本處。馬付管臺官以抵錢糧駝
及廢給羊隻備各營應用。總理王大臣等議應
如所請。奏入報
聞。尋協理軍臺事務總管覺和托奏言臣閱新移臺
站。彼此相去遠近不齊。請將二十四臺移於東
北十五里之克勒扎拉腰站移於東北三十五
里之桑袞達賴二十五臺移於正東十五里之
齊希勒達克岱丁薩腰站移於正東三十里之
哲格蘇台二十六臺移於正東五十里之西巴
爾圖二十七臺移於東北四十里之烏蘭淖爾
常保前次並未詳勘。請交部察議。得
旨常保免其議處。該部知道。
丁巳。

命勉邊民越界種地之禁。

先是延綏總兵官米國正奏請以蒙古餘閒套地明展界限。令邊民並得租地耕種。議不准行。至是米國正復奏言邊民違例越界。蒙古私得租銀。習以爲常。已非一日。其牛具籽種隔年已費。且蒙古復有豫支民租三四年者。現今榆林神木等處邊口越界耕種之地。約三四千頃。歲約得糧十萬石。可敷數萬人食用。今驟行嚴禁。致令銀地兩虛。待哺無策。雖於令制相符。實與下情未便。臣巡察邊汎。至神木一帶。百姓紛紛控訴。應與扎薩克酌量通融籌議。俾邊民生計相安。總理王大臣等議覆邊民種地。設立界限。可行。惟强種勒索滋生事端者。悉行禁止。奏入。上從之。

戊午。

恩免范毓馪辦運北路軍糧處分。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戶部核奏范毓馪辦理北路軍糧。冒銷脚費。有旨令臣等查察。臣等查康熙六十一年以前。遣官辦運。每石自一百餘兩。至四十兩不等。至雍正六年。怡親王奏令范毓馪承辦。每石定價二十五兩。雍正七年。范毓馪報出節省銀一百餘萬兩。後即以節省之數核算。每石給銀十九兩。其運送扎克拜達里克并推河等處。每石給銀十一兩五錢。至十五兩。惟運送科卜多。每石給銀二十五兩。至二十八兩。此並在未

運之先。計按道里遠近給與運價。雍正九年十月奉

旨軍糧關係重大。錢糧不足。只令請領。有餘不必報出。毋得止圖節省。再查前以輓運科卜多糧。中途改撥鄂爾昆等處收貯。經戶部核減銀二百五十餘萬兩。已扣完八十餘萬兩。尚存一百六十餘萬兩。現在定限追繳。再雍正九年十年。沿途拾失米石。得

旨准其開銷。後范毓馪題報共失米十三萬餘石。戶部亦未代奏准銷。總計范毓馪前後承辦軍糧一百萬餘石。其每石領銀二十五兩。至二十八兩者。共十四萬餘石。餘悉十一兩五錢。至十九兩不等。經戶部詳詢范毓馪。供言給發運價之外。尚有設立米局。牧廠及催趲糧運。揀買牲畜。雇募人夫。一切費用。皆屬必需。即在從前奏行定價之內。亦非冒銷可比。至改運核減未完銀一百六十餘萬兩。據范毓馪呈請分十二年完納。經戶部議分八年。臣等公同酌議定限五年。倘限內不完。請以家產變抵。交刑部治罪。奏入得

旨依議。著免其究治。

夏四月丁卯。

命核議李如柏等緣事罪案。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李如柏達爾濟。卓鼐。周瑛。各有交辦之事。著照大將軍慶復所奏。四人俱仍留軍前。其如何施恩賞給職銜。令其効力行走之處。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等。以四人所得之罪。分別輕重議奏。王大臣等議原任總兵官李如柏濫用公帑革職。以總兵官銜率換班綠旗兵在北路効

力。自到鄂爾昆。尚未著勞績。今已給職銜。應俟
所領兵撥班時。該部請
旨原任護軍統領達爾濟。前以傷損馬匹牲畜。又額
爾得尼招之役。坐視賊人敗走。過扎克拜達里
克不追革職。以讓軍當苦差。現在鄂爾昆艱地。
輸納應償米石。原任提督周瑛。於西藏領兵時。
私買使婢。又令兵丁歌唱。刑部奏擬充軍奉
旨著枷示軍前。責令償米。尋蒙
恩釋免。其應償米仍令責償。今在鄂爾昆管理種地事
務。按達爾濟周瑛未便遽給職銜。請俟其還時。
令大將軍以伊等在軍營効力與否。報部請
旨。原任寧夏將軍卓鼐。前奏冬令不宜進兵。請俟春

初爲孔飼肥進發。查郎阿等議以進兵怯懦。推
延時日。奉
旨革職。令在軍前効力。按卓鼐愚昧妄奏。情尚可恕。應
否賞給職銜。出自
聖恩奏入。得
旨著賞給卓鼐副都統職銜。令其効力。餘依議。
壬申。
命以王常海澜爲參贊大臣。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副將軍常德參贊大臣伊勒
慎俱因患病。現令回京。軍營乏人。著王常海澜俱
爲參贊大臣。協同副將軍策凌辦事。各賞銀二千
兩。辦給行裝。
乙亥。
加恩鄂爾多斯貝勒扎木揚等復爵獎賞有差。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鄂爾多斯貝勒扎木揚原
襲郡王。雍正十年。率兵三千進勦。兵丁沿途逃
亡。所辦馬匹亦不整齊。納延泰請降爲貝勒。
仍令率兵効力。奉
旨。扎木揚行走若好。著大將軍奏聞。又按扎木揚所襲
王爵。乃其曾祖顧魯率所屬兵丁。攻取陝西榆
林神木等城。斬降賊寇。著有勞績。因得受封。共
子東羅卜承襲王爵。冊載子孫世襲罔替。今大
將軍慶復等奏扎木揚在軍前。已經四年。雖未
著殊績。尚知感激奮勉。修治器械。恪勤奉職。可
否給復原爵。出自
聖恩。台吉策旺多爾濟之子圖巴扎卜代父効力在
軍數年。保護官馬牲畜運送耕種器械。稱職。慶
復奏請援爲額外副台吉。頭等副台吉額黙根

先於巴里坤率兵擒斬賊衆。又在軍臺護運官
物。此次協同扎木揚行走。進獻騸馬。又護送官
馬五千至奈曼明安。平郡王等稱其爲人誠懇。
盡心公務。應加寵錫。以示鼓勵。三人均應如所
請。奏入。得
旨鄂爾多斯貝勒扎木揚此次前往軍營。克賫前愈。
約束兵伍。辦理馬匹。整頓器械。俱實心盡職。念其
祖父前勞。著開復王爵。額黙根前次出兵。効力行
走。此次又協助扎木揚。竭誠効勞。甚屬可嘉。著賞
翎子。以示寵異。圖巴扎卜代父前往軍營。殊盡心
竭力。黽勉効職。著授本旗額外副台吉。
丙戌。
命議辦理臺站及喀爾喀游牧兵丁事宜。
定邊大將軍慶復奏言臣等與喀爾喀副將軍

等酌議。安設卡倫。每處於侍衛護軍中選一人專管。再於喀爾喀四部中選賢能台吉一人協同辦理。其台吉等月糧。照例給與。兵丁六月一換。喀爾喀內卡倫並如舊例。每處撥章京一員。兵丁二十名。於西三部落按佐領撥出。其豫備操演兵三千名。於圖謝圖汗敦丹多爾濟部下撥扎薩克一員。副台吉三員。官七員。兵一千三百六十二名。於員子成袞扎布部下撥扎薩克一員。副台吉二員。官四員。兵七百四十八名。於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部下撥扎薩克一員。副台吉二員。官三員。兵三百五十六名。於車臣汗達瑪琳部下撥扎薩克一員。副台吉二員。官四員。兵五百三十四名。每名給馬三匹。每百人設一杆。十人旗一面。五人帳房一架。計兵三千名內一千名給與烏鎗每年六月初旬。齊集鄂爾昆操演豫備。九月撥巡哨兵時。令各齎本游牧處。先是西邊三部落中。共撥兵一萬二百名。於車臣汗部下撥牽駝兵六千。嗣減一千存五千。合計一萬五千二百名。除駐劄鄂爾昆操演三千名。尚餘兵萬餘。令在本游牧處整練保聚。以備緩急之用。有事易於調集。器械務令整齊。令副將軍與參贊貝勒公等。一年一次會閱。每年出哨之兵。各路並撥一百五十名。每逢夏秋二季。三路分發。撥東三省營總三員。率領前往。其侍衛護軍等。俱有管轄卡倫之責。若復令出哨。恐人不敷用。請於在京新滿洲索倫巴爾虎厄魯特等侍衛中。揀發十員。以備差委三年

期滿更換。奏入，得旨：
肯者照所請行。其初次查勘臺站。著派參贊大臣一員往勘。至喀爾喀游牧處預備之兵。其會集及檢閱器械。著將軍參贊大臣內派出一員。會同喀爾喀副將軍參贊大臣公等。公同閱視。其將軍親自會閱之期。幾年一次。著額駙策凌酌定具奏。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本月十七日。奉

命議酌軍營大臣等留撤事宜。

肯前者軍興以來。令大臣官員往駐蒙古邊疆辦理事務。今大兵既撤。僅留駐兵。一切防守事宜。並已減省。其各處辦理駐劄之大臣官員有應撤者。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臣等查駐劄歸化城辦理軍需。較前亦少。應於岱齊阿蘭泰二員中留一員。哈密駐劄一員。餘並撤回。至五十七齊明。駐劄肅州辦理軍需。較前亦應令理藩院奏請更換。肅州辦理軍需。較前亦少。應於岱齊阿蘭泰二員中留一員。哈密駐劄一員。餘並撤回。至五十七。主事齊明。駐劄肅州內閣學士岱齊。侍讀學士阿蘭泰。駐劄哈密員外郎達桑阿。扎史。駐劄西藏。副都統馬拉。那蘇泰。員外郎那遜額爾格圖。駐劄呼倫貝爾領侍衛內大臣哈達哈。原任郎中伊特格爾。以上各官。尚書通智本以歸化城都統根敦副都統席爾塔悉赴軍營。其地乏人。是以遣往。今根敦席爾塔已各還所在。應令通智。俟修城駐兵等事竣。即行還京。西寧原駐大臣一員。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兵興以來。始增駐大臣章京等。今既撤兵。應於德齡塞楞。三達禮。三員中留一員。餘並撤回。至五十七齊明。軍前歷年最久。應令理藩院奏請更換。肅州辦理軍需。較前亦少。應於岱齊阿蘭泰二員中留一員。哈密駐劄

章京協同扎薩克辦事。因一人不能換班。又增一員。定例二年更代。哈密現有駐兵。達桑阿扎史仍應留彼。俟年滿更代。西藏向無大臣官員駐劄。前以康濟鼐與頗羅鼐交惡相攻。因遣大臣率兵暫駐。今達賴喇嘛還藏。兵亦撤還毋庸更駐大臣。現今侍郎杭奕祿有事赴藏。令其酌辦奏到日。再將瑪喇等定議進止。哈達哈前往軍營。亦四載餘。請交兵部於明年二三月間奏請遣官赴呼倫貝爾更換。伊特格爾亦令同還。

奏入。得

旨。西寧著留德齡。肅州著留阿蘭泰。其通智承辦之修城駐兵等事。著令完畢。再行具奏。餘依議。

壬辰。

布魯克巴部入貢。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布魯克巴部諾顏林沁齊

墨喇卜濟咸藏

皇恩親至西藏。恭請

聖安。獻珊瑚數珠一串。所部織緞五匹。伏思布魯克巴乃藏外極遠部落。林沁齊墨喇卜濟爲其會長。恭請

聖安。奉獻表文。請以所進物付部賞給。如例外加恩賜莊蟒各一匹。大緞三匹。奏入得

旨。依議。再酌賞玻璃器數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二

乾隆元年。夏五月。庚子。

命治護送夷使都司蘇隆等罪。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言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於四月十三日自軍營起程。都司蘇隆守備馬瑞隆率官兵百名護送出卡。十五日。吹納木喀遣人前行探覓水草。至噶順地方。遇自準噶爾部脫歸緣旗兵一人。跟役一人。吹納木喀即執之。與蘇隆等言現在方議和好。此二人又恐敗事。我等請攜以歸。蘇隆云。二人在爾部日久。

天朝大國。視此等人。本無關係。即聽攜去。竊思二人被掠久受艱苦。始乘間脫歸。將及大營。自應與之俱還。訊問始末。請

吉安置。豈有聽從夷使攜去之理。且伊等實我之兵役。非準噶爾部人。私脫者比。夷使恐其洩漏彼處消息。故托詞詭詐。蘇隆等何竟墮其術中。即吹納木喀等必欲攜去。豈無故耶。蘇隆馬瑞隆著革職。拿解來京嚴審定擬具奏。該

百餘里。亦應遣人速赴軍營告知定奪。蘇隆等率官兵百人。夷使不過二十餘人。何至畏之如虎。隨聲附和若此。況職在護送。自應撥兵前行防察一切。過此等脫出者。何難別置他所。不令若輩得見。乃先事不能豫籌。臨事隨人指使。怠忽玩惕。慢不經心。所宜據實糾劾奏入。得

部知道。

甲寅。

命分別籌辦駐防撤兵事宜。

定邊大將軍慶復等奏言臣等議留察倫巴爾虎兵二千名。令齎三卒額一千駐劄額克嶺綽起圖等處。托勒德爾卒領一千駐劄烏里雅蘇台。料理運送什物。至綽爾多蘇爾泰所領奉天兵一千。傅達禮所領吉林烏拉兵一千。令隨額駙策凌駐劄鄂爾昆附近有水草處。孛如栢所領綠旗兵二千內有山西兵五百。即令李如栢所率之。守鄂爾昆城。直隸兵五百。令遣副將等一人率之。防守塔米爾城。其暫留種地兵丁及罪人等。令卓爾周英管轄。暫留烏里雅蘇台及察罕廋爾綠旗兵一千。令高翰管轄。並俟青草發生時遣歸。駐劄鄂伊袞特里默喀爾喀兵一千人留駐烏里雅蘇台。於瑯爾喀黎昆於喀爾喀兵一千人留駐烏里雅蘇台。於瑯爾喀黎昆

於喀爾喀副將軍處復等奏言臣等議留察倫巴爾虎兵二千名。令齎三卒額一千駐劄額克嶺綽起圖等處。托勒德爾卒領一千駐劄烏里雅蘇台。料理運送什物。至綽爾多蘇爾泰所領奉天兵一千。舊例入給馬三匹。今減一匹。各給二匹。去年漢軍入給車脚銀十二兩。今軍營馬匹甚多。亦請入給馬二匹。到京後赴本旗滿洲都統繳還。至綠旗兵入給車價銀六兩。其各項兵丁運載軍器什物亦給車價銀六兩。分給口糧如前計算。抵其原處。遠者七十日。其次六十日。近者五十日。種地及罪人攜帶妻子者。每口給車價銀四兩。大口日給米八合三勺。小口半之。定於五月初九日以次起行。此次撤還官兵雖或未經戰陣。然在營効力並已數年。中亦有在額爾得尼招等處臨陣者。請定以三等。與前番一體揀選酌用。總理王大臣等議

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六月己巳。
命加恩議敘有功弁丁並寬免虧項之可原者。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自雍正五年用兵準噶爾以來。大臣官弁兵丁俱軍前効力有年。今軍務已定。除功績顯著。毋庸議外。其餘出力勞苦者。總理王大臣等查明分別。將如何加恩之處議奏。再軍需各項虧空。當辦理紛紜之際。自應從寬。俱著總理王大臣等查明分別。將如何加恩之處議奏。

嚴。俱著落追賠。但其中情事固有輕重。其悔重應追賠者。仍令追賠。若情有可原。應加寬免者。著王大臣等查明分別議奏。
大臣等現在議敘。俟賞其文武官員兵丁平郡王與查郎阿等已核明分二二等。送部議敘。此外或有未獲沾恩者。請令總督查郎阿劉於義額駙策凌詳悉核實報部。議敘如例。又虧空軍需錢糧。雖與尋常不同。但其中或有出於不得已挪用虧空者。亦有核減浮用貴價者。其案牘具在。乞令該部會同察核詳議。奏入。
上從之。尋策凌奏言臣等前勘自軍興以來。凡勞績顯著奮勉出力者。量其事跡悉已施恩。並無遺漏之人。查郎阿奏言武忱五十九佛保來成德高倬五人及黑色倘保常明杜索爾等四人並列一等。伊昌阿賽音察克詹布道德常明七十五巴顏福黑達色等八人並列二等。奏入報
聞。

命以侍衛等巡察卡倫。
定邊大將軍慶復奏言前者戍兵駐烏里雅蘇台。喀爾喀游牧未經內移。是以巡視卡倫即用
參贊大臣等二人。並協理台吉一人周圍察閱。
今既移戍鄂爾昆。喀爾喀游牧亦內移。自南至
北。道途幾數千里。未便仍令大臣巡視。嗣後參
贊大臣等至喀爾喀游牧處。止同副將軍等閱
兵及核驗器械軍裝。其巡察卡倫請以侍衛二
人。台吉二人。分道前往。參贊大臣駐烏里雅蘇
台以待事畢報副將軍後即還大營。總理王大
臣議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丁亥。
命免運糧車駝戶及商人應追腳價銀兩。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從前北路軍需內有運送科
卜多裁留察罕廋爾等處應追腳價銀一萬九千
餘兩。雖係商人承領。而起運之時。全數給發。是以
裁留之後在於車駝戶名下著追。已還過銀一萬
四千餘兩。尚有一萬四千餘兩未完。朕思車駝戶
較商人更為貧苦。現今大兵既撤。營運無多。完項
自屬艱難。且多係並無家產之人。朕心深為惻惻。
著將前項未完銀一萬四千一百四十四兩九錢
俱行豁免。又商人趙位侯等於觀音保運送軍需
案內除十二案李成功腳價應行扣還外。其餘數
案多係因公賠累。情節亦有可原。且該商從前續
辦軍需有節省銀二萬兩。著該部查明即以節省
之項抵補。免其著追。
秋七月壬寅。

命擺賞侍衛阿南達等。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北路撤回之厄魯特二等侍衛阿南達。三等侍衛巴當前在軍營頗知奮勉。敎次臨陣斬獲賊衆。著有勞績。曾經保送。著加恩各陞一級。阿南達挨頭等侍衛。巴當挨二等侍衛。其侍衛濟木巴等亦頗著勞績。著一體加恩。二等侍衛濟木巴阿喇卜珠爾阿喇卜坦俱挨頭等侍衛。三等侍衛巴顏挨二等侍衛。藍翎侍衛沙禮挨三等侍衛。鄂勒錐原係頭等侍衛。著賞銀三百以示朕軫念軍營鼓舞効力人員之至意。

甲辰。

命免兵丁應賠馬匹。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軍前撥回官兵所給馬匹。定數之外。有倒斃者。例應賠償。念其軍營効力勞苦多年。此項馬匹。沿途倒斃。著加恩免其賠補。

鎮安將軍常賚等奏報撤回兵。自巴里坤起程次第。

常賚等奏言臣等按各營遠近。定巴里坤起程次第。第一隊參將盧度瑾等。率陝西督標兵九百四十三名。由中北路。六月二十日起程。第二隊副將王能愛等。率固原標協兵二千六百四十六名。由正北路。副將陳經綸等。率延綏兵九百二十九名。由中北路。並二十二日起程。第三隊總兵官周一德等。率勇健營兵一千一百七十六名。由正北路。副將王翰京等。率西寧兵八百十名。由正北路。並二十四日起程。第四隊總兵官楊疏等。率涼州兵一千三百一十三名。由中北路。並二十一名。由中北路。參將宋宗璋等。率甘肅提標兵九百

四名遊擊吳邦侯率步兵三千
名由中北路。並二十六日起程。第五隊總兵官
張朝良率肅州兵一千二百九十名由中北路。
臣常賚額清如馬會伯及員外郎僧保等副將
韓良卿等率寧夏兵九百九十名殿後彈壓進
口。並二十八日起程。至駐劄哈密換班兵丁五
月中新兵已到。遊擊孔以智等率舊駐兵一千
名由中南路還安西。先於六月十三日起程訖。
奏入。報
聞。
命諭備防賊事宜。
丁巳。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六月二十八日夜
忽有賊至沙扎海卡倫。盜馬一百二十五匹。護

軍熙卜求等跡之逃去。本月初八日清晨賊兵
百餘來窺卡倫。熙卜求率蒙古兵登山據險。鳥
鎗齊發。賊繞山遠伺。日昃始去。臣等伏思賊兩
次潛至沙扎海卡倫。或未知我撤兵虛實。輒來
探聽。或將大隊設伏。先以少兵誘我。均未可定。
已令哈岱於烏里雅蘇台等處豫防。賊即猝至。
無輕與戰。臣等亦率兵由鄂爾昆出屯塔米爾
等處嚴整以備奏入。得
旨知道了。凡事俱宜深思。應機從事。慎勿輕舉。又
諭總理王大臣等曰額駙策凌此奏可抄示查郎阿
劉於義常賚樊廷等知之。令其防範准備。
八月戊辰。
命免甘省州縣追償草束驢頭銀兩。
上諭內閣曰。西陲用兵以來。軍需浩繁。有司承辦匪

易其中實有孚情獘者自應著落賠補若事屬
辦公情有可原者則當開恩寬免以示體恤朕聞
甘省地方前因岳鍾琪檄令豫備喂養馬駝草束
有司不得不遵照辦理後因買備多餘責令變價
還項而露積日久草已霉爛隨經岳鍾琪有請照
燒柴變價之奏又經許容有十分豁免三分之請
朕思草束豈能久留事歷多年必至腐朽州縣賣
多賠累著總督劉於義悉心確查除從前已經
完補外其現在著追者即全行豁免又聞巴里坤
駐兵時岳鍾琪檄令臨鞏甘涼等府買騾三萬頭
以抵羊隻之用後因騾頭不能遠行將各州縣解
過騾一萬四千餘頭止收六千餘頭其餘托言瘦
小追回變價所有沿途餧養草束俱不准開銷今
價值尚未清結州縣實屬賠累此項亦著劉於義

確查具奏將應行豁免者全行寬免俾州縣同受
國恩益得盡心於職守以昭朕優恤甘省有司之
至意
己巳
諭喀爾喀等游牧毋遽外徙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西部喀爾喀等原在茂岱察
罕廋爾扎卜堪河等處游牧因準噶爾厄魯特等

皇考聖慮周詳念喀爾喀等若不豫令內徙賊來侵犯
久懷窺伺之意我
伊等游牧處不能一時就便遷移則人畜受傷而
賊反獲利是以屢降
諭古交大將軍及喀爾喀副將軍等將喀爾喀游牧內
徙之處詳查定議具奏尋議喀爾喀等俱各向東
移徙外以杭愛之陰塞伤額多懽鄂爾昆之鄂尼

淖爾爲界。內以杭愛之陽翁金河古爾班賽堪等處爲界。去年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奏稱伊所住哈魯納地方既無野獸。又牲畜不得孳生。乞移住於舊游牧推河伊克鄂拉翁金等處。經大將軍議奏准其外徙。現今噶爾丹策零遣噶爾素與喀爾喀爲讎。寧保其不相侵犯。自宜豫使求和。我大兵以次撤回。止留兵駐防邊境。念準噶爾人全撤。思念原游牧處。漸欲向外遷移。但計地方遼闊。不思居可虞之地。被賊殘害牲畜擄掠子女之患。是見小利而不知大計者也。準噶爾游牧且令勿遽定界之事。尙在未決。喀爾喀等之游牧非欲竟棄其地也。俟數載後。準噶爾度量情形。必令伊等仍移本處。臨時再降諭旨。

準噶爾部人孟克來降。

戊子。

準噶爾部人恭格敦多卜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九月癸巳。

準噶爾部人白勒克達什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丁酉。

命恩免陝甘兵丁應扣借給製造器械銀兩。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陝甘標營派出操演之兵所需器械。有應製造添補者。前經川陝總督查郎阿

等奏請借給兵丁銀兩備辦。於餉銀內分年坐扣。
朕思陝甘各標營自西路用兵以來。出征者既効力行間。存營者亦差遣繁重。今操演各兵所需器械。既據查郎阿將各項收貯之軍器可以撥給者。併堪以修補者。俱逐一查明料理。其所需修補工價。併添製器械所用銀兩。著免其在各兵餉銀內坐扣。工完之日據實造冊報部。作正項開銷。
大學士川陝總督查郎阿奏言西北兩路軍營及苗疆大臣等。
命加賞駐藏及哈密官兵。
恩詔賞俸半年。兩路出征兵丁又奉
上諭賞給一月錢糧。按駐藏及駐哈密官弁兵丁遠戍已久。與出征官兵一體効力。請如西路軍營例一體加賞。總理王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奏入。
從之。

冬十月。丁卯。
準噶爾部回民托克托迷什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午。
命內閣學士雙喜留京。以布蘭泰管理軍營糧務。
壬申。
加恩兵丁孫海龍。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據提督樊廷奏稱與漢兵丁孫海龍。於雍正八年在鏡兒泉出兵受傷。被準噶爾擄去。屢欲脫回。為賊所阻。今於本年八月始得乘間脫回等語。孫海龍受傷被擄。久羈賊穴。今始脫回情屬可憫。著查郎阿揀擇尚拔補把總。在行伍効力。
辛巳。

命覓扎薩克等輸納羊隻之期。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總管覺和托奏請喀爾喀扎薩克等牧放官羊應令交送十萬隻以補蘇魯克所缺額數。經爾等議奏十萬羊隻。若遽令如數輸納。恐一時趣辦不及。請明歲先令交送五萬隻。其餘五萬隻戊午年再行交送。業經依議。行文辦理。此項羊隻雖係官價備辦。令其牧放。但念蒙古人衆藉以孳生取乳。於生計頗爲有益。若明年即令交送一半。彼等遷失所利。恐致拮据。著行文額駙策凌等將明年應送之五萬隻展限戊午年送至。其餘五萬隻於己未年送至。

丙戌。

準噶爾部人丹津率妻子等九人。回民和卓木巴勒第同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命阿成阿統理烏里雅蘇台駐兵。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貝勒策卜登率喀爾喀兵一千駐烏里雅蘇台。已屆換班之期。其應往代者參贊公敏珠爾等。或有兼署。或經赴京無人可遣。乃策卜登不候交代擅還本處。合行奏

聞參處。又烏里雅蘇台係三路通衢最關緊要。請以滿洲大臣一人駐劄總理。喀爾喀參贊貝勒公等更番協理。於特爾奇所駐二千索倫兵內選撥一千駐之。總理王大臣等議覆曰策卜登不俟交代擅還本處。請令理藩院議處。策凌知換班無人。不行知會。亦屬不合。應飭行烏里雅蘇台應如策凌所奏。令滿洲大臣一人統理。著以

軍營大臣等職名開列恭候
欽點奏入。得
旨所議是。著阿成阿前往。
戊子。
命蠲陝甘兩省明年額賦。
上諭內閣曰。西陲用兵以來。陝甘百姓。轉運糧餉。急
公効力。甚屬可嘉。已蒙
皇考叠沛恩膏。厚加撫恤。朕即位之初。又將乾隆元年
甘肅額徵錢糧全行豁免。西安等屬豁免一半。今
朕復思大兵既撤。正與民休息之時。若再寬一年
額賦。則民力更可寬餘。安居樂業。著將乾隆二年
甘肅錢糧。全行蠲免。西安等屬錢糧蠲免一半。以
示朕加惠黎民之至意。
十一月。庚寅。

命員外郎諾敏等辦理安插回民。
先是。查郎阿奏言。安插吐魯番回人等。並係安
西總兵官辦理。不能通曉回人性情言語。請如
哈密例。令理藩院遣章京二人專辦。總理王大
臣等議。應如所請。開列理藩院章京引
見。得
旨。依議。著員外郎諾敏。筆帖式色克圖前往。
準噶爾台吉車林齊妻子等五人。又厄魯特烏
巴什率親屬等十七人。又巴顏瑚魯什里庫楚
克三人。來降。
命授車林為三等侍衛。餘悉賞給安插如例。
壬辰。
命詢準噶爾降人綽羅代岱等。
準噶爾部人綽羅代岱巴克根敦三人來降。奉

吉覩此三人所供視前投誠者語較明白俟到日再行細問具奏其有應行施恩之處著從優給賞

王大臣等詢問覆奏言據綽羅岱等云自吹納木喀歸知

大皇帝欲以阿爾台山為界噶爾丹策零集宰桑大台吉等議小策零敦多卜言歷年既苦用兵本境足以游牧宜讓與

大國為便其伯父之子大喇嘛拉卜立木言我出家人不知此事但我屬人日漸窮困

大國必得阿爾台方許和好我意以和為美餘多阿諛噶爾丹策零佯言為其妾鄂特爾

俱各成守邊疆際此嚴冬卡倫瞭望偵探巡查倍覺寒苦朕心深為軫念著每名賞給銀三兩為製

譬敵凡進噶爾部人無不以定界和好為樂者

奏入

命安插綽羅岱等如例加賞袍帽銀緞有差

丙辰

命加賞駐防兵製辦冬衣銀兩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日現今兩路大兵已經撤回而

鄂爾昆烏里雅蘇台尚有駐防之奉天兵二千名

寧古塔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二千名綠旗兵二千名喀爾喀兵一千五百名屯種綠旗兵六百名哈密尚有駐防綠旗兵五千名共一萬四千一百名

辦冬衣褥襖之具該管大臣即於軍營存貯銀內按名散給務令均沾實惠

十二月庚申。
命布蘭泰留京侍養。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前令布蘭泰往北路管理糧
餉事務。聞布蘭泰之母。年已七十有餘。著令留京
侍養。其糧餉事務著常安自備資斧前往管理。
戊寅。
定議北路軍營善後事宜。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言前奉
上諭以果親王赴西北郡王公慶復尚書海望來保都統
傅鼐等奏摺令臣等從容議奏。據諸臣所奏有
請盡撤北路防兵者。有請更行增兵者。有請留
現在兵丁者。人各異見按現在鄂爾昆駐兵七
千有餘。喀爾喀車臣汗防秋兵三千。烏里雅蘇台駐兵
一千。喀爾喀天性怯懦。若大兵盡撤。則內失懋
依外生疑。貳。賊人諷詐。不無乘間滋事。留兵所
以安喀爾喀之心。其勢既不可盡撤。但增兵本
爲防守之計。而現在既不進勦。又何用多兵。且
所在皆蒙古游牧之地。兵多則有礙牧放所需
糧餉。運送維艱。且糜費無益也。方今準部兵食
兩絀。內外交訌。又去北路甚遠。冬時氷雪。豈能
涉遠冒險而來。若夏秋之交。率兵數千。援我邊
境。則烏里雅蘇台與鄂爾昆各有駐兵。自可互
爲聲援。倘更深入。扎薩克等化城之兵。不難刻
期調集。烏里雅蘇台兵截其歸路。扎薩克歸化
城兵。相爲犄角。鄂爾昆兵乘間夾擊。賊人遠來
疲敝。蓋殲何難。賊雖至愚。必不出此下策。是戍
兵又不必復增矣。所有果親王請發京兵協助
蒙古別自防守。來保請於額爾得尼招駐兵一、

萬。及傅雅請盡撤鄂爾昆戍兵之處。悉無庸議。
留戍兵中秦奉天寧古塔黑龍江五千人。並三年
當代。但此二處兵丁皆熟練戎行。若盡易新兵。
恐未練習。請於明年先更代二千五百人。又明
年再更代二千五百人。其處復請撥呼倫貝爾
索倫兵。海望請撥索倫巴爾虎及內扎薩克與
牛馬羣察哈爾兵之處。臣等詳悉參酌。明年換

班時應撥察哈爾兵一千五百。以在京副都統
一人率之往代。又明年選東三省兵二
副都統一人率之往代。如此則新舊相間。勞逸既
千。馬羣兵五百往代。如此則新舊相間。勞逸既
均。而防戍兵亦皆精練。又來保請每年七月撥
歸化城等處兵五千圭額爾得尼招駐劄。按歸
化城等處兵。有事自可徵調。若無事輒調多兵。
遠涉沙磧。徒滋煩擾。無益戎行。應毋庸議。又平
郡王奏防秋兵三千人。喀爾喀七旗中獨扎薩
克圖汗部落在拜達里克西南駐牧。正鄂爾昆
之屏藩。當令於附近駐防。若撥往鄂爾昆。名為
進守。反失其外障。實屬未便。且鄂爾昆即有徵
調。相去甚近。無難立至。按防秋兵。自當相度便
宜。豫定規條。庶幾臨期不悞。應如所請令額駙

策凌辦理。又平郡王慶復並稱內地扎薩克沿
磧南而居。與喀爾喀接壤。亦當令其發兵防秋。
與喀爾喀互相應接。按臣等原議以扎薩克等
爲協濟之兵。其兵數亦當議定。應如平郡王慶
復所請令內扎薩克等每歲量撥兵二三千人
豫備之數。及率兵之王台吉等名次。某處兵由
防秋。又果親王請豫令內扎薩克等各以撥兵

某路而進悉行定議造冊報部亦應如所請辦理又平郡王請東三省及喀爾喀兵每年於青草發生時令向西北數百里外伊克達巴爾烏蘭達巴罕齊老圖等處木草豐裕之地牧放駝馬教習田獵至秋遠營如此則鄂爾昆近處之草不至匱乏可備冬春畜牧之用此議自屬可行請令額駙策凌辦理又平郡王及慶復並稱歸化城防兵亦應撥一半令於青草發生時出數百里外牧馬教獵以助鄂爾昆聲勢此奏應俟歸化城駐兵議定後再議又歸化城防兵所需牧放馬匹前以平郡王奏請蒙古兵現存馬匹令於中途牧放備用臣等議如所請歸化城倘或需馬可即以此刻期取用又戍兵口糧必當充裕屯田最要鄂爾昆地界寬廣大可耕種若撥兵三千人八人各種二十五畝計可墾田七百五十頃以畝收五六斗計算可得數萬餘石少亦二三萬石現在軍營所貯尚支數年之用至數年後所需自當豫計今平郡王慶復所奏請於鄂爾昆附近屯田所見略同請以原摺付軍營將軍參贊大臣等按可墾之田詳悉定議更用專官辦理屯務奏入

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三

乾隆二年春正月壬子。

命殷扎那等率駐防兵。赴北路更代。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前者臣等議乾隆二年撥五百名。應遣京城副都統一員率之。索倫達呼里兵一千名。應遣黑龍江副都統一員率之。護赴北路換班兵二千五百名。其察哈爾兵一千名。令於五月開列職名。伏候欽命。其兵丁應給口糧馬匹。請照例支給。奏入。得旨。著殷扎那圖那去餘依議。

二月己未朔。

命斬留換班兵協方防秋。

上諭王大臣等曰。去年七月內準賊侵我卡倫。亦去

哈爾兵一千五百名。黑龍江兵一千名。令於五月初間由本處起程。七月初間務到軍營著行文額駙策凌等俟換班兵到日。將換回兵丁暫行留駐協力加謹防範。俟過七八月緊要之時。再將伊等發回。今年準夷若復侵我卡倫。應令額駙策凌將明年應如何防範之處先期定議具奏。再西路應如何籌備之處。亦行文大學士查郎阿。令其先事詳議具奏。

辛酉。

恩免西寧等鎮官兵應追銀兩。

上諭內閣曰。據劉於義奏稱西寧鎮有原調援勦撤回官兵二百三十九名。於雍正十二年并乾隆元年節次派撥出口所有原領俸賞銀兩。似應准其抵算。又大通鎮撤回未經續派兵丁七十七名。領

過賞銀一千七百兩。前曾另行派調。將賞銀追給
頂派各兵。查頂替之兵遠役塞外。俱經製辦行裝
費用無存。可否加恩免其追繳等語。征兵借支銀
兩。著照劉於義所請。一體加恩免其追繳。

癸酉。

準噶爾部人恭格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三月乙卯。

額駙策凌奏請明年東三省兵二千名。收厥兵
五百名。當代還者。亦令於防秋後九月遣還。奏
入。
上從之。

夏四月壬午。

命額駙策凌移書曉諭噶爾丹策零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據貝勒青滾雜卜
掠津巴鄂羅思。且有致車臣汗等書一通。送至
軍營。臣等譯來書言前
大皇帝賜書。令我等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其蒙古屬
人居住如故。如此則遣使。不如此則不必遣使。
想非出
大皇帝旨。特喀爾喀吉等疑我逼處阿爾台。有害
爾等游牧。慫恿部院大人為此耳。竊思阿爾台。
乃我祖父所貽。故難讓給。自今和好後。彼此雜
處何妨。若欲興兵搆怨。雖遠亦可至也。前此相
爭爾我兩傷。用兵何益。況
大皇帝為爾出兵。爾喀爾喀。自當供應。即我兵至時

口糧亦不免取給於爾去年因爾等卡倫遥近
阿爾台我邊界人遂生疑惑揭爾二人嗣後爾
等卡倫宜稍內撤無近阿爾台游牧或致生事
爾蒙古台吉等當告知內地部院大臣奏聞
大皇帝惟以廣行黃教休遏羣生爲意爾若以書覆
我可於秋九月發來又據津巴言去年七月初
八日我與鄂羅思爲賊所掠至伊犁今年正月

初九日見噶爾丹策零給書一通令致車臣汗
給衣一襲并還前所掠馬駝器械撥十人護送
即日起程二月二十日至薩里鄂羅思道病死
我於三月十四日至博托和尼和羅卡倫臣等
詳察噶爾丹策零掠我二人今又送還蓋因
勅書所諭甚明不便復遣使來藉此致書於臣冀得
奏聞
皇上書中所言仍欲得阿爾台似應覆與一書或以
臣等奏
聞更降
勅諭或竟作臣等意見覆書開示伏候
睿鑒總理王大臣等議覆曰準夷此舉大有窮迫向
化之意但阿爾台斷不可與前此
勅書業已詳備無庸再給應令額駙策凌作書答之
臣等恭擬呈
覽奏入
上從之尋進所擬額駙策凌與準夷書曰固倫額駙
策凌致書準噶爾台吉今年四月津巴來得台
吉書云我欲取阿爾台台吉尚未曉
大皇帝之意我果有取阿爾台之心大兵豈肯盡撤
我撤大兵即可知

大皇帝之意矣阿爾台乃天定交界。爾父渾台吉時。
阿爾台以南。原無厄魯特游牧。自滅準爾丹博
什克圖以來。我等建城駐兵其地。衆所共知。其
不令爾衆游牧者。原欲以阿爾台爲閒地。兩不
相取。彼此隔遠。庶永相和好。不起爭端耳。今台
吉反云難以讓給。試思阿爾台果係誰地。誰能
讓給。

大皇帝據理諭爾剖斷甚明。台吉尚爾飾說。是不願
休息衆生也。論說滋多。空勞往返。總之阿爾台
可以給爾與否。台吉宜再詳思。不可偏執利己
之見也。又謂遍處則有害我等游牧。彼此相持。
大皇帝洞鑒留作隙地。正欲廣教安民耳。台吉若欲
誰受其害。當尚在未定。

如前者首禍興兵。是勞苦衆生者爾之故。於我
無涉也。來書又言。與兵搆怨。遠亦可至。我
大皇帝諭令分畫疆界原欲爾我自此息兵。爾誠遵
旨定議。我兵必不爲禍始。若亦不復向科卜多居住。倘
爾復造釁端。我惟坐待其來。並不煩內地兵。惟
盡我喀爾喀之力。上報
天聰。我部惟體
大皇帝仁育之心。防邊居守。勿爲禍始勞苦士馬而
已。台吉其知之。又謂我卡倫遍近阿爾台。故爾
生疑。擒此二人。自今卡倫宜向內撤。按我等現
在卡倫乃
聖祖仁皇帝時設立。至今並未外移。即議定地界。卡倫
豈可不立。今欲令我內撤。是强以難行之事也。
又謂毋近阿爾台游牧。或致生事。台吉果遵

大皇帝諭旨止議定界。於理甚合。於爾亦無甚難行。
今反言生事。是猶意在興兵也。惟末云當告知
部院大臣奏聞
大皇帝以廣黃教。以安衆生。知台吉雖多飾辭仍意
在求和耳。我已舉大略奏
聞。欽奉
大皇帝諭旨嘎爾丹策零遣吹納木喀來時。諸事俱
經降旨曉諭。何彼尚未深悉朕意。彼既行文於爾。
爾可再以朕意曉諭之。書至台吉其詳審是非利
害。遣使達誠。如爾難於遣使。我當代奏。令爾使
赴京共成和好。若仍牽牴偕端於事何益。奏入。
報
聞。
甲申。

命種地綠旗兵毋庸再撥。
額駙策凌等奏言前令卓鼐等往勘鄂爾昆可
耕地畝。實可給三千人耕種。即以今年換班綠
旗兵六百。再另撥一千九百。共二千五百名。令
一千五百名撥地耕種。令一千名分駐塔米爾
鄂爾昆兩處防守城池倉庫。其種地事務。即令
總兵官管理。暇時仍令操演訓練。遇有撥遣。可
成勁兵一隊矣。總理王大臣等議覆據奏除駐
防兵外。當用一千五百人耕種。今軍營綠旗兵
六百并罪人計一千有餘。不必更撥兵丁前往。
又現在遵
旨議運軍糧。不必另議撥兵種地。奏入。
上從之。
五月丁未。

命內扎薩克等防秋兵丁在本處備調。
總理王大臣等奏言臣等以理藩院所報內扎
薩克等沿戈壁防兵。及游牧處備兵之數具奏。
得
旨覩內扎薩克王等所報沿戈壁防秋駐兵所需馬
匹糧糈。俱伊等自辦。但此兵止令其豫備。用與不
用。尚介兩可。若每年如此則蒙古等不勝其累。倘

必須遠駐。人畜並困於往返。宜如何加賞。與其每
年虛糜帑項與出兵無異。不若令其在游牧處豫
備以候調遣。遇有調遣之處倍加賞賚。辦理啓行。
著詳議具奏。并移咨詢問額駙策凌此兵在游牧
處豫備有益與否。令據所見奏聞。臣等伏思內扎
薩克兵沿戈壁駐防。雖聲援稍近。但六盟長下
三千兵分駐六處。相距數百里。力弱勢單。即歲

加
恩賞。未必得收其用。不但虛糜帑項。而蒙古等往返
如織。勞費殊甚。若令三千兵亦在游牧處豫備
於聲援不致遲悞。而伊等亦不甚勞苦。應行文
扎薩克等令防秋兵暫停啓行。與游牧處豫備
兵八千名。同聽調遣。即於本處駐劄。其兵丁馬
畜軍器整理備備。聞調即行。無悞時刻。又查前

次調遣內扎薩克蒙古官兵。賞王貝勒俸一年。
各台吉銀一百五十兩。章京銀一百二十兩。副
都統銀一百兩。參領銀八十兩。佐領銀六十兩。
驍騎校銀四十兩。兵丁銀二十兩。其鹽茶口糧
及僕從人役悉分等支給。此兵若有調遣。請如
前例賞給。至移咨額駙策凌令其具奏。俟奏到
再議奏入。
得

旨依議速行尋策凌等奏言游牧處所撥防秋兵丁應令各游牧所在豫備每年六月該管盟長扎薩克等各令兵丁整頓器械候京城遣賢能大員七月初間往勘再令六盟長屬下撥兵分二隊每隊以大衙扎薩克一人統之以西林郭勒烏蘭察卜伊克招三盟長兵爲首隊招烏達哲里木卓索圖三盟長兵爲次隊緩急有事一面奏一面調遣令統領之入迅速率往其每隊由某路入援之處臣等臨時酌定而行王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其請遣大臣往勘每隊應遣大臣一員章京一員俟臨期令部臣開列侍郎副都統等職名奏請奏入得旨內扎薩克等游牧處豫備兵丁最爲緊要著今年即派大臣官員等往勘餘俟勘明再降諭旨

命永興等前往查勘

六月甲戌

命移呼倫貝爾駐兵家屬於鄂木博齊等處屯種將軍額爾圖奏言駐防呼倫貝爾之索倫達呼里巴爾虎兵向賴糧米度日而其地並無可耕又道通俄羅斯所關緊要若令悉撤但以新兵守邊未協機宜臣等令參領那木求等相度附近并詢問衆兵並言惟與安山嶺之陽鄂木博齊及雅爾河窩等處地勢寬平水草肥美既可屯駐兼宜耕種若使我等移居其地每年往呼倫貝爾更番駐防甚便臣等議得呼倫貝爾兵丁最爲緊要著今年

處居住耕種。令總管一員率兵千人。至呼倫貝
爾防守候軍。管二千人撤還時。仍令更代駐防
總理王大臣議覆。應如所請。奏入得
旨。著仍派塞楞額總管。餘依議。
秋九月。辛卯。
命哈岱來京。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軍營恭賞大臣哈岱。頗著勞
績。年老無子。著調回京師。其員缺著護軍統領馬
尼祐授。前往更換。
癸巳。
準噶爾同民米爾阿書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閏九月。丙辰。
命侍郎杭奕祿等仍留駐西藏。

副都統納蘇泰奏言。侍郎杭奕祿請撤駐藏兵。
奉
旨。觀杭奕祿所奏。貝勒頗羅鼐等深以內地之兵。在
藏駐劄。於伊等有益。前
皇考特憫念唐古忒人衆。恐內地之兵。久經駐藏。或有
累伊等。思欲撤回。若果有益。數百兵丁。所費糧餉
幾何。著將此駐防與臺站兵。暫停撤回。照舊換班
回京。杭奕祿仍留藏。與總兵官周起鳳。一同駐劄
辦事。其應換部員筆帖式。著該部派遣更替。臣謹
遵
旨。於八月十五日即以印交杭奕祿。九月初一日起
程。奏入報
聞。

壬申。

命覺和托總管阿爾台軍臺。白泰協同辦事。

辛巳。

準噶爾部人達什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丁未。

準噶爾部人策凌吉爾巴納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戌。

命籌辦設廠牧馬事宜。

上諭總理王大臣等曰國家馬政。最關緊要。必平時牧養蕃息。斯緩急可以備用。從前用兵之時。需用馬匹俱有進獻採買。為數甚多。且諸王等俱有馬匹。調至京城。用後仍須發回。則往返之間。口外馬匹。調至京城。用後仍須發回。則往返之間。已致疲乏。又豈能濟一時之用乎。附近京師如密雲熱河諸處。有可安設馬廠者。亦宜酌議安設。則倒斃者。亦不過百匹中數匹而已。其應存之馬。作何詳查辦理。夫牧養馬匹。必須經理得宜。俾孳生繁庶。日見其多。方為有益。然以無事之時而頻年飼養。不特糜費國帑。且恐畜養過多。草料騰貴於兵民均有未便。現今籌議馬政。必經費有節而又孳生繁盛。乃為策之善者。其如何分設廠地牧放。俾永遠有益之處。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八旗

太臣該部詳悉妥議具奏。至於京師亦須用馬匹。而廠地多在口外。未免離京稍遠。即如本年八月。

秦陵。兵部奏請將京城八旗出廠馬匹。調回應用。夫以口外馬匹。調至京城。用後仍須發回。則往返之間。已致疲乏。又豈能濟一時之用乎。附近京師如密雲熱河諸處。有可安設馬廠者。亦宜酌議安設。則

朕躬詣

調用更屬近便。令諸王大臣等。一併會議具奏。

十一月。戊午。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妥奏報鄂爾昆等處秋成收糧共五千四百四十五石有零。得旨。下部知之。

壬戌。

準噶爾回民隆特奇率親屬五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命額駙策凌及台吉額默根來京。

先是額駙策凌令台吉額默根等持答噶爾丹策零書至準夷界上。有達什敦多卜等接書。策零書一通。索圖和碩見台吉德齊特宰桑孟克往會噶爾丹策零已先期遣博巴來迎。遂於九月初七日至伊犁。初九日見噶爾丹策零致書。大皇帝一書。又與車臣汗一書。我遣宰桑達什博吉爾二人為使。二十四人為從。與爾同行。遂於初五日起程。十月二十日至布拉罕之察罕托輝。額默根駝驟先至軍營。額駙策凌以當為代奏令爾使入京之語。觀此次遣大宰桑前來定有求和之意。可否令夷使進京。又臣以年例當入覲。夷使到時可否告以臣已奉旨赴京。即令使者來京。如蒙俞允。軍營即信應暫令何人署理。伏候

欽命奏入。得
旨著額駙策凌率台吉額默根馳驛來京。副將軍印
務暫令海蘭護理。夷使達什等勿令窺伺軍營。及
蒙古游牧處。導彼從口外行走。并護送來京。

丙寅。

準噶爾部人策凌阿民古爾巴勒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未。

命大學士鄂爾泰等仍辦理軍機事務。
上諭內閣曰。昨莊親王等請裁總理事務。辭意懇切。
朕無奈允行。但西北兩路軍務。尚未完竣。朕日理
萬幾。有時命就近交辦事件。從前
皇考時辦理軍機事務。曾特派大臣。今著大學士鄂爾
泰張廷玉入。訥親尚書海望。傅鄂那延泰班第照
舊辦理。

十二月丙午。

酌定準噶爾使臣達什等至京事宜。
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言此次準噶爾來使達什
博洛爾等到時。請即引至
內閣宮門跪伏。理藩院閱受表文。并貢物。繕
呈

覽。引來使至吏部朝房列坐
賜食畢。館之於聖化寺。道經額駙策凌駕。即令其遞
送噶爾丹策零與額駙書。所有給與來使食物
器用夫役驛馬。請悉如吹納木喀例。令各處支
給辦理。奏入。得
旨著台吉額默根并派理藩院官一員馳驛前往。迎
問達什來情。伊等如係特差奏疏之人。仰照爾等

所議接受奏疏。如係差向額駙策凌處送書之人。
到時。即帶往額駙策凌住處。呈遞來書。額駙策凌
看過所與伊書。再接受奏疏轉奏。餘俟議。
乾隆三年。春正月。丁丑
準噶爾使臣達什等至京進表。
先是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達什等至京。其致
額駙策凌書。係答額駙前書之語。謹先繙繹進
呈。至噶爾丹策零所上表文及貢物。請於本月二

十四日。令達什等恭進。奏入。報
聞至是。理藩院導達什等至
闕明園大門跪進。額駙策凌受之。繙繹轉奏表文
曰。
大皇帝聖明。雍正年間
世宗憲皇帝與我父當日情事。
大皇帝既盡知之。不敢復瀆陳。近者屢欲遣使恭請
聖安。因前歲吹納木喀齎回
勅書內有爾誠遵
皇考前旨定界則遣使來。不然亦無庸復遣之
諭。緬思遵照
大皇帝諭旨。我屬下人。不得至阿爾台山。實有未便。
倘昌昧陳請文恐有乖
諭旨。勢不得已。暫爾停遣。去秋我邊界人言。蒙古在
我境內安設卡倫。携二人來。因念既不得遣使。
事又不容中止。不若即藉此二人。致書車臣汗
令其轉達。車臣汗報書。令我繕奏遣使。一切情
事。當代為詳悉具陳。故今復遣達什等入奏。向
來阿爾台山本係我部游牧之地。若盡令移住
山陰。恐地窄不能容納多人。請俟後喀爾喀與

厄啓特各照現在駐牧無相犯肘庶幾彼此兩
安以廣黃教以息墾生伏祈
大皇帝鑒憫隨表進貂皮三十一張奏入報
聞。
命侍郎阿克敦等使準噶爾議界。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閱準噶爾丹策零遣使求
額駙策凌之疏甚屬恭順其事有易覓之機
可遣使齎勅前往與噶爾丹策零將定界之事定
議完結著侍郎阿克敦充正使御前三等侍衛旺
扎爾乾清門頭等台吉額黙根充副使將應議事
件皆明悉曉諭之即與準噶爾來使一同起程其
帶領來使瞻仰之事應如何辦理并著詳議具奏
毒
命阿克敦等各賞銀一千兩整裝

命聽諭準噶爾使臣達什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照看準噶爾來使仍派常
明海望應賞物件著賞給曉諭來使前因爾等致
書額駙策凌且稱另有奏摺是以令爾等至京照
例給與口糧等物派章京等照看今據額駙策凌
將噶爾丹策零表文轉奏大皇帝覽畢嘉與噶爾
丹策零恭順故又特派大臣照看爾等。
戊寅。
命賞副都統達爾佳等。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喀爾喀台吉額黙根與
副都統達爾佳佐領烏巴什由額駙策凌處率
兵丁十二人差往準噶爾部還額黙根已蒙
恩授頭等台吉其達爾佳及各兵丁等應否量加賞
給奏入。

命賞達爾佳等銀緞有差。

命和托克等率兵赴鄂爾昆更代。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駐防鄂爾昆東三省兵去年已代其半。餘兵二千五百今年當代。應撥東三省兵二千。牧廠兵五百前往。東三省兵應以京城護軍統領等官二員率之。牧廠兵應以奉天等處副都統一員率之。謹開職名進呈。奏入。得旨著和托克博秀管轄東三省兵。和義管轄牧廠兵。

二月。丙戌。

拉達克汗德忠那木扎爾上表進貢。

命頒勅加賞。以示奬勞。

駐藏侍郎杭奕祿等奏言。員勒頗羅鼐以額納特可克部落拉達克汗德忠那木扎爾所上表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數加恩賚。今復進表貢物。若更頒予勅命。量施

恩澤。拉達克汗德忠那木扎爾當益勤勉。內向傾心矣。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命賜德忠那木扎爾勅書一道。加賞緞匹磁器有差。

甲午。

準噶爾使臣達什等入覲。

先是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噶爾丹策零使臣

達什等謝於本月初九日令其瞻仰
天顏奏入得
旨報
聞至是
上御正大光明殿令達什博濟爾等入
觀
上諭達什等曰定界之事朕前降旨甚明今以額駙
策凌奏請故許見爾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觀
覽其與額駙策凌書亦經奏聞奏內稱喀爾喀與
厄魯特請悉駐牧如故彼此兩安庶幾推廣黃教
休養羣生伏乞大皇帝鑒憫觀噶爾丹策零此次
奏言極其恭順有誠心求和之意朕甚嘉之爾等
毋止亦謹慎可嘉但於分界之處仍未指明尚屬
朦混蒙古游牧無常冬夏隨時遷徙若不指定山

河爲界日後邊人寧保無爭乎必彼此各守其界
無得踰越庶可永固和好若噶爾丹策零未嘗明
諭爾等爾等自不敢擅議朕當另遣大臣前往與
噶爾丹策零詳悉定議又爾等曾告額駙策凌乞
我國卡倫稍向內移卡倫之設由來已久於今豈
得議移且噶爾丹策零奏中並未及此據爾等私
見陳請不惟與噶爾丹策零所奏不符亦非爾等
分所宜言也達什奏言此係噶爾丹策零口囑便爾瀆陳若朕遣
然使臣等何敢妄言今
大皇帝既許遣使自可與噶爾丹策零面議而定
上諭曰爾漫云噶爾丹策零口囑便爾瀆陳若朕遣
使至爾部彼不過遵旨而言何敢於勅諭之外復
增一言朕於中外共主無分喀爾喀與厄魯特成
一體視之並無欲益喀爾喀損厄魯特之意今噶

噶爾丹策零請邊界人居住如故此事尚可俯允若乞我卡倫內徙殊未合理爾部邊界人且不肯移徙我

聖祖暨

皇考時舊設卡倫反可動耶朕於厄魯特尚無異視之心豈肯曲從爾意轉啓優我喀爾喀乎凡事合於理朕無不允不然雖百請亦不允也朕即日遣使

噶爾丹策零其遵旨定議以固信好朕面諭之言

爾等詳悉記憶歸告噶爾丹策零爾等臨行時朕尚有勅書付朕使者頒示噶爾丹策零知悉毋

賜達什等銀兩緞布有差

甲辰

命甘肅提督李繩武赴哈密駐防

三月辛酉

命海蘭管理烏里雅蘇台駐兵

護定邊副將軍印海蘭奏報阿成阿病卒疾入

得

旨烏里雅蘇台駐防兵丁即著海蘭管理俟額駙策

凌到軍營日即起程前往

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書

戊辰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前歲爾遣吹

納木喀來朕以廣教安民之故欲與爾議定疆界

罷息干戈在朕寧有食言之理爾誠遵我

皇考諭旨以阿爾台山爲分界止請喀爾喀游牧稍令

移徙勿動原設卡倫朕尚可俯允降旨指明喀爾

喀游牧所止之處。乃爾並不遵
旨。反請以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為爾邊界。如此則遣使
何益。故朕復諭以
皇考前旨。則遣使不然。則無庸復遣使。降旨甚明。此次
爾令達什來。致書額駙策凌。又有進朕奏章。乞額
駙轉奏。朕故召爾使入見。又閱爾奏內云。請令喀
爾喀與厄魯特游牧。俱照現在居住。無相牽掣。彼
此毘視之意。果事屬兩便。朕無不允。若有一不
便。任誰奏請。總無偏聽之理。為此特降勅書命侍
郎阿克敦侍衛旺扎爾合吉額默根同爾使達什
等前往。隨勅賜各色采緞十端。
命額駙策凌亦致書答嗎爾丹策零隨書用各色采
緞四端。

辛未。

恩郎駐防哈密提督樊廷。
上諭內閣曰。固原提督樊廷領兵多年。効力邊疆。威
勇素著。前因駐防哈密。身患瘧疾。奏請解任調理。
朕心軫念。令回固原之任。并賞給參藥。命太醫馳
往診視。冀其痊可。今兒遣摺。知病已不起而伊彌
留之際。猶於邊防事宜。諄切陳奏。披覽之下。實不
勝憫惻。著大學士查郎阿經理其喪。將柩送回內

地。并賞帑金五千兩爲辦喪葬之用。其應得卹典。該部從優議奏。所有一等輕車都尉卽令伊子樊經文承襲。嗣後子孫仍準照世次襲職。又伊奏稱父葬成都。母葬涼州祖塋。今一子年幼。扶柩拮据。難以遠赴成都。懇請恩准葬於母墓之側等語。著大學士查郎阿與伊子熟商。如成都舊有產業。或將伊母送往合葬如不願遠赴成都。卽將伊父骸骨移至涼州葬於一處。一切費用。著大學士查郎阿於恩賜銀兩外。另行賞給。樊廷所奏邊防事宜。著辦理軍機大臣定議具奏。

平定準噶爾勦撫方略前編卷之四十四

乾隆三年。夏四月。辛卯。

準噶爾部人巴雅爾起塔特伯勒克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五月。戊午。

命暫停運送軍營米石。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大兵既撤。每月需餉無多。軍營現貯糧十七萬餘石。屯田米三萬餘石。又范毓馪每年運到糧二萬石。舊米支盡始動新糧。蒙古等處積雪春融。必有潮氣。入夏未乾。不時揚晒。僅免霉爛。虧折實多。兼慮鼠耗。軍糧所關重大。而西路橋灣布隆吉爾等處所存米石前者劉於義奏請每年一斛許耗一升。業已議行。此處應請一體辦理。其司倉各官耗

少者議敘。多則劾治追償。亦請如西路之例。大學士等議覆曰。今年應運糧。俱已起程。應無庸議。請自明年爲始。暫停輓運。二三年後再行請旨。奏入。上從之。

乙亥。

命根丕勒等游牧仍居舊處。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額駙策凌奏稱。喀爾喀公根丕勒敏珠爾圖台吉特克什等屬人。產業牲畜傷耗。應行輸厥羊隻。業已奏准展期又經各扎薩克會議量力幫助牛羊。而生理尚艱。請令伊等游牧毋過緯卡圖等處有可漁獵畜牧之所。暫令移居。若有事仍令內移。似可無庸等語。前者以喀爾喀可虞。令向內遷移。今雖邊境無事。現在遣使往議分界事尚未定。遽令扎薩克等游牧外展。準夷闖之妄生疑惑。於事無益。伊等游牧且勿展放。兄羊隻既得展限。又經各扎薩克幫助。日下尚可度日。可行文額駙策凌諭根丕勒等游牧處所宜仍其舊。

準噶爾部人頗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七月甲寅。

準噶爾部人鄂勒錐來降。

庚申。

命管領呼倫貝爾駐防兵丁塞楞額來京。以副都統都依那代之。

八月己丑。

準噶爾部人尼瑪特古斯博羅特三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九月甲寅。
命副都統紀山代杭奕祿駐藏。賞銀五百兩。
丙寅。
準噶爾部人巴顏烏勒木濟敦多克固木扎卜等四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丙申。
命額駙策凌來京。以雅爾圖暫管定邊副將軍印務。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額駙策凌奏稱遣往準噶爾侍郎阿克敦等與噶爾丹策零使臣哈柳等於十月二十日在巴里坤。此次遣使之事。其始原係額駙策凌辦理。現在軍營無事。又爽使至京尚有應議一切著額駙策凌於十二月初十日後爽使未到之前按程至京共將軍印信著暫交雅爾圖護理。又
諭曰。據額駙策凌奏。已移知安西提督李繩武著即行文查郎阿爽使至肅州時照管存留人畜及貿易貨物等事。著派一幹辦道員與肅州總兵官妥協辦理。至來使進京所需牲畜路費等項仍照例給予。
額駙策凌奏報鄂爾昆等處秋成收糧共八千七百五十三石有零。得
旨下部知之。
十二月戊戌。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哈柳等隨侍郎阿克敦等至京進表。

喪使哈柳等跪進表文曰。準噶爾台吉噶爾丹
策零具奏。恭進
大皇帝聖明。去年令達什等以阿爾台山爲
奉
大皇帝諭旨商請喀爾喀與厄魯特以阿爾台山爲
界。俱照現在駐牧。無相掣肘。言辭恭謹。朕甚嘉之。
故復遣使前往。
爾和等處。恐復如此。惟
聖恩鑒允。不勝懽忭。又
諭旨有云。分界之處尚未指明。蒙古游牧無定。若不
指定山河爲界。日後邊民生釁。於久遠之計。仍無
裨益。前者。我遣吹納木喀入奏。亦正爲此耳。今議
定界。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烏吉勒圖烏
克克嶺喀克察等處爲界。北以孫多爾庫奎多
爾多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
等處爲界。我邊界人等仍在山後游牧。不得越
阿爾台嶺。其山前居住蒙古部人。只在扎卜堪
等處游牧。彼此相距遠遠。庶可兩無牽掣。謹此
具奏。仰祈
睿鑒。前者彼此致生嫌隙。祇以
大皇帝兵至科卜多。遂於界內築城駐兵之故。今托
爾和等處。恐復如此。惟
大皇帝垂鑒。再車臣汗告我使人。班禪額爾德尼已
經圓寂。諭來使云是實。我厄魯特曾經典中載班
禪額爾德尼乃掌教大喇嘛也。如果圓寂。當建
塔誦經。意欲遣我人赴藏布施以廣黃教以福

上諭哈柳等曰去年爾來使達什等貢噶爾丹策零奏章言詞恭順朕故遣使往諭此次所奏乞令托爾和布延圖兩處卡倫稍稍內移此事斷不可行便與不便爾等亦知之且我朕已降旨斷不修築城屋駐劄兵丁朕爲中外共主所諭豈有改變之理爾等還其詳記朕旨曉諭噶爾丹策零哈柳奏言祈

大皇帝以所降諭旨繕寫特遣使臣往與噶爾丹策零面議

丙午

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入覲

上諭哈柳等曰去年爾來使達什等貢噶爾丹策零大皇帝璽允謹奏隨表進貂皮三十張奏入報聞

丙午

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入覲

上諭哈柳等曰去年爾來使達什等貢噶爾丹策零奏章言詞恭順朕故遣使往諭此次所奏乞令托爾和布延圖兩處卡倫稍稍內移此事斷不可行便與不便爾等亦知之且我朕已降旨斷不修築城屋駐劄兵丁朕爲中外共主所諭豈有改變之理爾等還其詳記朕旨曉諭噶爾丹策零哈柳奏言祈

大皇帝以所降諭旨繕寫特遣使臣往與噶爾丹策零面議

上諭曰。無庸遣使。爾等起程時。另有勅書。卽付爾等
頒示噶爾丹策零
乾隆四年。春正月。丁巳。
命尊奉使哈柳等往見額駙策凌議事。
先是噶爾丹策零致書額駙策凌曰。字奉車臣
汗。前者汗爲邊界卡倫事札到緣由。我業已知
曉。今將一切事。俱已陳奏
大皇帝。又因博克達班禪圓寂之故。欲遣人前往諷
經布施。亦經奏懇
大皇帝庶鑒。車臣汗係辦理大事之人。望乞方便。額
駙策凌另見。軍機大臣等請於
奏入。報
聞。
王戌。
賜奉使哈柳等緞布銀兩有差。
二月。甲午。
命加恩往使準噶爾喀爾喀頭等台吉額黙根等有
差。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喀爾喀頭等台吉額黙根。
兩次使往準噶爾。著有勞績。加恩授額黙根爲扎
薩克頭等台吉。到京時仍在乾清門行走。管旗章
京滿集拉此次亦前往準噶爾。加恩賞銀二百兩。
丙申。
準噶爾部人孟克特穆爾與其弟扎木素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子、賜進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書。

奉

皇帝詔曰。諭進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前歲爾遣達什等進奏。言辭恭順。朕甚嘉之。因分界之議未曾指定地名。故朕又命侍郎阿克敦等前往。與爾分別定議。今爾遣哈柳同來。疏言今欲定界。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延圖烏克克嶺噶克察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為界。厄魯特無踰阿爾台嶺蒙古亦止在扎卜堪游牧。伏乞大皇帝廣鑒夫定界之議。非自今始。爾父策妄阿喇布坦已經陳請。誠以喀爾喀游牧原無定處。必指定山河為界。庶彼此不致紛爭。朕為天下共主。無分畛域。一視同仁。凡有奏請。可行則允之。不可行則却之。雖百請亦不允也。爾言厄魯特無過阿爾台游牧。其言近理。朕即信之。又請蒙古止居扎卜堪。現今蒙古游牧。原未嘗踰扎卜堪也。爾又請托爾和無築城駐防。朕既降旨撤兵。托爾和等處。安得復如前此科卜多有築城駐兵之事。已面諭爾使哈柳矣。必無改悔之理也。但爾請循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等處。北以孫多爾庫奎等處為界。謂卡倫大半向前。布延圖托爾和兩卡。俱在爾國界中。意欲我卡倫稍向內移。此必不可行之事。爾豈不知。乃復牽率而言乎。況設卡防守。所用不過數人。何關輕重。

聖祖時設立之卡倫。豈可於今忽移動之乎。夫休兵息

民永歸和好。卽定界與否亦非要事。但使彼此游牧互相隔遠。而卡倫則安設如故。至科卜多并不復駐兵。止於每年應略地時各遣二三十人前往巡視。約不相害。如此區處爾之猜疑。亦可盡釋矣。台吉其遵旨定議。俟覆奏到日。朕當明諭喀爾喀令其游牧。永遠無過扎卜堪也。如是則事體歸名。彼此均有裨益。此外更無應行另議之事。朕故不復遣使。卽以勅書付哈柳齋往台吉其熟思之如遵朕旨則遣使覆奏。不然數遣使何爲。爾又奏稱班禪額爾德尼圓寂。欲遣人往藏諷經布施。伏所鑒允。朕爲大君。有能奉教之人。豈忍阻抑。但從前爾部人潛往西藏。殘害土伯特。今若經行彼地。土伯特懷憤生事。亦可未定。爾誠心布施。須俟遣官送至應交米二萬石。又

賜各色緞十端。

三月。壬子。

命免寧夏官兵應繳銀兩。

上諭內閣曰。前岳鍾琪撥寧夏官兵一千名。移駐涼州。旋以駐涼兵丁已足敷用。將此兵撤還。所有領過賞銀一萬七千兩。欽奉

皇考諭旨。暫免追繳。俟大軍凱旋之後。再行奏聞請旨今大學士查郎阿具奏請旨前來。朕思兵丁等所領賞銀。歷年已久。此時料難繳還。況寧夏地方去冬被災。尤當加恩撫卹。此所欠應繳銀一萬七千兩。悉著豁免。該督等可卽出示曉諭衆兵知之。

夏四月。乙酉。

額駙策凌奏報商人范毓馪運米至營。

額駙策凌奏言范毓馪運至應交米二萬石。又

豫備折耗米一千餘石。已交軍營訖。此係賠補
欠項。其豫備米石應入次年正項奏入報
聞。

丙戌。

命停止運送軍營米石。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據額駙策凌奏報軍營
現存米石。足支兵餉六七年。儲蓄過多。恐致折
耗。於事無益。請自明年起停止運送。俟二三年
後。令額駙策凌酌量應運與否。另行奏請。奏入。
上從之。

乙巳。

巴爾布國三汗入貢

駐藏侍郎杭奕祿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
爾布國有三汗。一名庫庫木。一名顏布。一名葉

彬雅正十二年。曾遣使恭請
聖安。近年三汗彼此交惡。數肇戰攻。臣遣員勒頗羅鼐
宣諭
皇上好生之德。中外一視。皆如赤子。爾等宜罷息干
戈。結好和衆。以仰報
國恩。三汗咸僅折聽命。以三部落戶口數目遣使
呈報。庫庫木等各進金銀緞及珊瑚念珠等
物。交頗羅鼐轉乞臣等奏
聞。尋部議請加
恩給賞奏入。
上從之。

五月丁卯。

命豫發軍營倘銀。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軍營現貯銀止二

十六萬兩。支給明年春季兵餉外。所存無幾。軍需關係緊重。應豫爲籌辦。懇勅部。今年冬卽於明年應解銀兩內。豫發四十萬兩。備用。奏入。得旨。照所請行。

六月。丁酉。

命賞內扎薩克王貝勒暨官兵等銀緞有差。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乾隆三年九月初七日。

奉

旨。內扎薩克六盟長名下游牧豫備兵丁。每年派大臣等查閱。今已連閱二年。俟三四年後。蒙古等應如何加恩賞賚之處。著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臣等酌議統領兵丁科爾沁王伊錫班第奈曼王蘇尼特貝勒錫禮鄂爾多思貝勒鄂衣羅卜扎木蘇巴林貝子扎什納木扎爾喀喇沁公丹津烏喇特公達里木吉禮第各賞龍緞。或蟒緞一正。大緞三正。協理台吉塔布囊十七人。各賞大緞二正。閒散台吉塔布囊二十七人。各賞大緞一正。官緞二正。閒散台吉塔布囊二十七人。各賞大緞一正。官緞一正。管旗章京副都統二十二人。各賞官緞一正。彭緞一正。參領佐領一百二人。各賞官緞一正。驍騎校六十五人。各賞彭緞一正。兵丁一萬一千名。各賞銀三兩。今歲初屆三年。所有銀緞等項。俟明年遣大臣前往閱兵時。持往驗明賞給。奏入。

上從之。

辛丑。

建威將軍王常等奏報綏遠城建築城垣。
王常等奏言臣奉
命建築綏遠城城垣衙署廟宇兵房倉厰堞樓橋梁
一切工程。於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興工。至四
年六月二十二日告竣。形勢壯麗。保障周密。計
用過銀一百三十萬兩有奇。另行繕冊報銷。奏
入。報
聞。

秋七月丁巳。

準噶爾部人托克托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未。

命阿爾泰暫管軍前糧餉事務。

上諭內閣曰。據總統駐防哈密等處提督李繩武奏
稱總兵官王邦寧駐劄搭勒納沁。總理東路卡倫。
於今年三月患病。迄今半載。尚未痊愈。可否准其
進口回任以便醫治等語。王邦寧著回本任調理。
其員缺著興漢鎮總兵官任懷德補授。其興漢鎮
印務著漢中副將呂瀚署理。

九月丙午。

準噶爾部人托克托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未。

命阿爾泰暫管軍前糧餉事務。

上諭內閣曰。盛京兵部侍郎員缺著常安補授。常安
著來京請訓再赴奉天之任。其所管軍前糧餉事
務著額駙策凌委員暫行管理。尋策凌請以參贊

大臣阿蘭泰署理。奏入。報
聞。
冬十月。乙亥。
準噶爾部台吉孟克率子格色爾津來降。又回
民胡岱巴克桑海來降。
命授孟克三等侍衛。餘悉賞給安插如例
丁丑。
準噶爾回民伊斯拉木丁率妻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丙申。
命宥馬蘭泰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岳鍾琪傳爾丹馬蘭泰均
係軍前護罪之人。岳鍾琪傳爾丹既加恩寬免。馬
蘭泰亦著從寬釋放。
辛丑
命降調巡撫法敏。赴北路軍營管理糧餉事務。
壬寅。
命額駙策凌來京議事。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孛絀武奏稱噶爾丹策
零復差哈柳等為使前至哈密軍營約十二月初
旬到京。使者到時有應議之事者額駙策凌即起
程來京其軍營印務著海蘭暫行護理。
十一月。丁未。
準噶爾部人巴扎爾齊里克特穆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己未。
準噶爾部人們都來降。

癸亥。

準噶爾送還喀爾喀喇嘛羅卜藏西瓦。

駐防哈密提督李繩武奏言前者被掠之喀爾喀喇嘛羅卜藏西瓦。與夷使俱至。請先送至京。

軍機大臣等議奏曰。羅卜藏西瓦。額駙策凌供養之大喇嘛也。前者以請

安至京。賞給如大喇嘛例。既而被擄今始送歸。請暫令歇息。酌量給與盤費。仍送還額駙策凌。奏入。

得

旨著引見。

上諭羅卜藏西瓦曰。爾在準噶爾居住多年。噶爾丹策零性情爾所深知。嗣後有使臣至準噶爾或者使爾同往。亦未可定。爾感戴朕恩。今惟勤習經卷。教誨弟子可也。隨

賞賜佛像緞帕。

十二月癸酉朔

封額駙策凌長子成袞扎布爲世子。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策凌還時。曾告以車臣汗妻子現在此間。若車臣汗念之。我當送還。振額駙奏稱臣世世受恩深重。前準噶爾入我游牧擄二

子及使婢一人而去。若等應即自盡以報國恩。苟且偷生至今。尙在彼處居住。全不知恥。臣欲得此不肖之子何用。且與國事何益。噶爾丹策零性本詭詐。臣若欲得二子。彼必不論可否。妄行干請。所關非小。國事爲重。臣斷無念子之意。諭誠具奏。夫父子之道。關乎天性。額駙策凌感激

皇考及朕之恩。止圖禪益於國家。顧惜大義。不思復與其子相見。朕心深爲惻然。思有以獎之。其長子貝子成袞扎布準其襲封爲世子。

乙亥。

準噶爾部人博固木拜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巳。

命尹繼善辦理事務大臣等奏言喫使哈柳等到日。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噶爾丹策零遣使進藏熬茶。其事著尹繼善辦理。

壬午。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哈柳等至京進表。

先是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喫使哈柳等到日。一切典禮。請如去年例。至是哈柳等至。行禮畢。

恭進表文曰。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前。哈柳至奉

大皇帝勅書云。休兵息民。永歸和好。即定界與否。亦非要事。誠使厄魯特不得過阿爾台山梁。喀爾喀游牧亦無過扎卜堪。庶幾彼此游牧隔遠。如此定議。俟回奏到日。朕再降諭旨。令喀爾喀等遵守。事體聲名。均有裨益。竊思向來阿爾台爲厄魯特游牧。杭愛爲喀爾喀游牧。原無疆隙。今誠廣教安民。堅守舊約。原不在定界與否。前已再三陳請。

今蒙

大皇帝鑒允。不勝感忭。即此爲定。又蒙

諭旨卡倫係我

皇考時安設。仍應如舊。其科卜多所在。不復駐兵。每年止遣二三十人前往略地。斷不致彼此相害。互有牽掣。已降旨爾使哈柳寧有改悔。如此。則我心亦不疑。托爾和布延圖兩卡倫。自不妨仍舊矣。又大皇帝諭旨有云。朕不阻奉教之人。往者商等潛往西藏。殘害土伯特。今遠經行彼地。恐土伯特懷憤生事。果誠心往藏布施。俟遵朕旨定議後許用百人赴藏。朕特遣官弁護送。接前此赴藏發兵騷擾是實。今一意尊敬黃教。斷不致生事。但馱載什物。百人不敷。乞許用三百人至貿易之事。令哈柳面懇允行。隨表貢貂皮三十一張。奏入。報

乙酉。

命封貝勒頗羅鼐爲郡王

上諭內閣曰。西藏貝勒頗羅鼐遵奉諭旨。敬信黃教。振興經典。練兵防卡。甚屬勤勉。著有勞績。著加恩晉封郡王。

壬辰。

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入覲。

上諭哈柳等曰。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觀覽。悉遵諭旨。朕深嘉與之。朕爲中外共主。惟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今噶爾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後近邊居人。各安故土。更無爭競。永遠安生矣。至所請進藏熬茶。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貿易之事。朕命大臣與爾定議。去年爾來。今年又至。克成和好。爾與有榮施。朕尙欲加恩於爾。爾初到時。

即欲命爾進見。因問爾有足疾。故至今日始令入覲。爾善自調理。近年節時朕再令爾入朝。

丙申。

命哈柳等觀步踏。

賜噶爾丹策零及哈柳緞疋磁器。

上諭哈柳等曰。此次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遵朕諭旨傳諭哈柳等。恭順。爾來正值新正。朕有賜噶爾丹策零緞疋磁器。爾可先令人持往給賜。爾去年介吉具奏。甚屬恭順。爾等又往返再三。朕甚嘉之。今日適跣步踏。是以召爾入覲。往年來。今年又來。以息事寧人之故。往返再三。克勝使命。朕甚嘉之。今日適跣步踏。是以召爾入覲。往年策零緞匹磁器。爾可先令人持往給賜。爾去年介吉具奏。甚屬恭順。爾等又往返再三。朕甚嘉之。今日適跣步踏。是以召爾入覲。往年來。今年又來。以息事寧人之故。往返再三。克勝使命。朕甚嘉之。今日適跣步踏。是以召爾入覲。往年恩賜哈柳等緞匹磁器有差。

朕亦出視。但需時甚久。朕在上汝等或不安。今年朕特停止出視。汝等可安坐暢觀隨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五

乾隆五年。春正月。甲寅。

賜準噶爾使臣哈柳等與宴。

上諭哈柳等曰。朕早欲賜爾等宴。因筵宴我諸王及外藩王之來朝者。故未暇宣召爾等。此次噶爾丹策零奏章既屬恭順。爾等又往返再三。朕甚嘉焉。今日特命爾等入內與宴。可觀覽衆技。不必矜持。

甲子。

議定準噶爾貿易事宜。

尚書海望等奏言。臣等見準夷使臣哈柳等以爾等蒙古人嗜酒。無妨暢飲數杯。朕不爾責也。

所議貿易事宜示之。哈柳言我等曾懇取道喀喇烏蘇至肅州西安。至肅州貿易者甚便。其至京者悉由內地。未免需費較多。

爾喀。未蒙許可。今議由肅州貿易

今業已定議。乞將此條款。見行以便持歸告喝
丹策零。臣等龍錄議札先呈
御覽。札云。
大清朝大臣等與準噶爾來使哈柳等定議貿易事
宜。爾等貿易一如俄羅斯例。定期四年。自備資
斧。由內地至京貿易一次。人數毋過二百。其至
肅州貿易亦定期四年。毋過百人。還期悉定限
八十日。凡貿易之年。先期以起程之日與何日
可入境報知駐邊大臣。轉達部院。奏撥至京肇
帖式等。照看料理。其來京者。令自肅州經西安
一路。凡貿易除禁物外。俱聽其買賣。不得強抑。
其年期不可與俄羅斯同。致貨物堆積減價。拔
丹策零別有具奏事件。遣使來京。令滅僕從由
驛站遞送。不得私攜貨物。為此定議。尋軍機大
臣等議覆曰。準噶爾部人。性本狡詐。不肯安分。
若路經喀爾喀。恐其日久生事。故與哈柳等定
議。令由內地。但至京道遠。或馬力罷乏。若改更

以請。應否酌量加
恩。奏入。得
旨。喀爾喀之路。勿令行走。若伊等從內地來京貿易
馬力不足。懇恩奏請。酌量賞給馬匹之處。再行辦
理。
辛未。
議定準噶爾赴藏事宜。
軍機大臣等奏言。此次哈柳等至京。一切並遵
旨定議。惟進藏熬茶。以百人不敷。奏請用三百人。蒙

恩允行。其來時請令理藩院撥章京等二員前赴哈
密軍營。令提督李繩武撥兵五百名遣官率領。
與章京等協同辦理。令由扁都口邊界前至東
科爾貿易事畢。即由彼處護送至藏。沿途有司
亦令照管。至入藏之人。非奏事使臣可比。無庸
換給馬匹。其經過青海等處。一應蒙古游牧及
各臺站。諭令移置安協。俟使臣還安設如故。其
應撥滿洲兵護送。請就近於莊浪涼州酌撥五
百名與李繩武處所撥官兵。以大臣一員總領。
至藏時有應辦一切。令駐藏副都統與郡王頗
羅鼐公同核議安協辦理。奏入得
旨依議。著將軍烏赫圖副都統巴靈阿領兵護理。各
賞銀五百兩。涼州將軍印務令副都統黑色暫行
署理。巴靈阿所遣員俟書蚌古頼馳驛前往西寧

辦理。

二月。丙子。

諭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仍移住庫倫。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寄札額
駙策凌云。前蒙
世宗憲皇帝特旨。令我移居多倫淖爾。前歲瞻仰天顏。
奉諭。俟一二年後。令爾仍移居庫倫。今軍事已定。
爾喀普同供養之喇嘛。前準噶爾侵犯時。覬覦搶
奪。蒙
皇考廑念降旨令胡土克圖移至多倫淖爾。厥人失意
空還。今準爾丹策零革心悔過。奏請求和。邊庭無
事。應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仍居庫倫。著軍機
大臣等議奏。尋議曰。喀爾喀公敏珠爾原係照管

胡土克圖之人。應令代爲辦裝。更請交理藩院
撥章京一員。與駐劄多倫淖爾之侍衛同送往
庫倫。奏人。得
旨依議。但整理行裝。文移知會。已逢夏暑。難於涉遠。
俟明年青草生時酌令起程。屆期著賞給胡土克
圖銀一萬兩。
諭喀爾喀部落王等定游牧界址

上諭額駙策凌等曰。前者喀爾喀部落游牧。原有
定疆界。現今已許準噶爾和好。朕特降旨令喀爾
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等處。然非指明各部落游
牧邊界。則喀爾喀等但知無過扎卜堪他處或仍
任意遷移。亦未可定。著額駙策凌會同三部落副
將軍等以扎卜堪爲準。令各部游牧邊界分定指
明。勿使妄有踰越。欽此。議具奏。又
諭七旗喀爾喀王扎薩克等曰。前以軍務方興。恐爾
喀爾喀游牧被賊侵擾。悉令內徙。今噶爾丹策零
使哈柳等來。一切並遵朕旨。甚屬恭順。奏請厄魯
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山梁。彼此烏梁海居住如
舊。每年應行喀地之時。止遣二三十人。巡察所轄
地界。又奏請喀爾喀游牧無過扎卜堪等處。乞朕
降旨指定界址。故朕特降旨令爾喀爾喀游牧毋
喀王扎薩克等。其仰體朕言遍諭屬人。勿踰所定
之界。永遠遵行。倘有違令生事者。即嚴加治罪勿
宥。現今雖許其和好。罷息干戈。而平日不可不訓
習兵丁。操練技勇。爾等其留意無忽。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書。
已卯。

羅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限八十
日還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
四年爲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貿賣各從其
便。再兩部人來者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于兩等
無益。今定于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
以起程之日與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
奏到。當更遣官護理。兩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

明白曉諭之。無得滋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
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攜貨物。既入我境。更令馳
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
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勅賞各色緞十六端。
三月。丁未。
命籌辦進藏需用駝馬。
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紀山奏言據郡王頗羅鼐告稱後
藏班禪額爾德尼辦事尚卓特巴伊隆羅卜藏
根敦病卒。請以班禪額爾德尼之徒喇嘛色固

彌達等轉咨令於青海等處陸續採買駝馬。以
備夷使官兵牲畜疲乏更換之用。青海山高氣
冷。五六月間青草萌生。牲畜始肥。今夷使於三
四月抵東科爾貿易事畢即行進藏。倘所採買
不免疲瘦。恐有遺悞。按西寧鎮標現有豫備駝
一千餘隻。馬一千六百匹。臣請先以此項駝馬
應用。再按價給發營弁令其自購。一轉移間兩
有裨益。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聚徘徊皇特巴辦理後藏事務奏入。
上從之。
五月。壬寅。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等奏定喀爾喀游牧界
址。
額駙策凌等奏言前值用兵。曾令喀爾喀等游
牧內移。以給翁金之布爾察克鄂爾昆之烏賁淖
爾喀喇噶羅略爾寨等處。今噶爾丹策零乞
和奉
旨以喀爾喀游牧地分。飭令臣等定議。臣查現今設
立卡倫之扎卜堪齊克濟哈薩克圖庫克嶺等
處。自此以內。三四百里。就鄂爾海取中。向南一
帶。至博羅椿濟塔爾喇布喀代汗淖爾黨那爾
台圖穆爾哈巴沙喇布魯都奇齊格訥之阿僧
通金鄂倫淖爾達蘭圖等處。向北一帶至額
德爾齊德爾之伯勒齊爾準舒瑪勒台桑金達
賴喀喇塔爾阿勒坦噶達蘇等處。定為外界。其
內游牧人衆。悉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
部落。即著格勒克雅木丕勒稽查。不許踰越定
界。並令駐劄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時時遣人
巡察。倘有越界游牧者。從重治罪。俟
命下之日。飭各部落遵行。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
請。奏入。
上從之。
丙午。
準噶爾部人噶克率弟巴圖來降。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噶克等棄其妻子前來投順。甚
屬可憫。伊等未經出痘。又無應詢之事。無庸解京。

可即由口外送往察哈爾交該總管安插。其如何賞賚之處著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奏曰據噶克等自言本係台吉。無憑可查。又向例單身投誠者。發天津等處安插。今噶克等棄孥來歸。應發察哈爾。授額外護軍。并請賞給如例。奏入。上從之。

閏六月。庚子朔。

命諭準噶爾略地兵毋越定界。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額駙策凌奏稱。泰賚大臣阿岱。報知噶爾丹策零遣得木齊旺扎爾錫喇卜等率略地兵三十人。來至喀勒占和碩卡倫。臣令以原議諭之。止令巡視卡倫以外彼所應閱之地而去。額駙辦理此事。甚合機宜。觀此知噶爾丹策零疑我布延圖等處卡倫以內尚有大兵駐劄。故因初次略地。嘱旺扎爾等直至喀勒占和碩卡倫視此非甚要之事。不必遣使詰問。然非明白曉諭。將來伊等游牧或仍越過阿爾台吉。無憑可查。又向例單身投誠者。發天津等處安插。今噶克等棄孥來歸。應發察爾喀與爾厄魯特相距遠。無由起釁。庶彼此安居樂業。永歸和好。故定議爾等游牧毋過阿爾台山梁。我喀爾喀游牧亦毋過扎卜堪等處。又知噶爾丹策零必慮我兵進駐科卜多故許其每年略地時用二三十人至科卜多巡視以釋其疑。然我卡倫以內豈容爾等巡視乎。今夏爾遣旺扎爾等直至我沙扎海布延圖二處。并欲至喀勒占和碩卡倫內。我將軍等遣人止之。始還。前所頒詔旨甚明。不宜有此事。想非爾台吉所囑。乃旺扎爾等誤聽所致耳。但既已定約。詎可食言。且爾等可至我

喀勒占以內巡視。倘我略地之人亦至爾卡倫以
內。爾亦聽之乎。屢屢如此。日後必起爭端致乖永
好之道。彼此無益。可明告爾台吉嗣後戒飭略地
之人。勿因小事而誤大事也。并以此旨行文額駙
策凌知之。尋喀等夷使莽鵬到京。大臣等遵
旨詢問。據莽鵬云。此事噶爾丹策零實不知。係略地
人之誤。還時當告知噶爾丹策零。即行戒諭可
也。
甲子。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莽鵬等至京進
表。
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前哈柳歸奉
大皇帝勅書。諭令厄魯特在阿爾台山陰游牧。不得
過山梁。喀爾喀亦不得過扎卜堪等處。其科卜多
所在。各令巡視。又
許我進藏熬茶之人。數至三百。不勝欵忤。
勅書有云。原議本以阿爾台南哈卜塔克拜塔克烏
蘭烏蘇羅卜淖爾噶斯口爲界。今爾一切俱遵朕
旨。更無可議之事。是已蒙
諭旨見許也。但
入奏。懇求定界。既以互相牽掣。乞未定議。復遣
吹納木喀入奏。亦是此意。去年哈柳奏到
勅書內係蒙古舊語音。我等尚未能盡解。故遣哈柳
大皇帝諭旨云。罷兵息民。永歸和好。即定界與否。亦
非要事。但令彼此游牧。互相隔遠。我
皇祖時所設卡倫不得移動其科卜多等處朕亦不另
駐兵。每年應略地時仍各遣二三十人巡視。既免

相掣之嫌。亦解爾疑惑之心。朕不食言。荷蒙
諭旨。欲釋我疑。懇將前此未能盡解之語。再降
旨明示。至進藏之事。俟莽龍信到。即計日起程。於八
月二十日左右。定到哈密。由哈密即赴東科爾。
但必取道肅州。則來人俱未出痘。恐途中患病。
且道遠或遇無水草處無以接濟。請一切生畜
路費俱自行備辦。由庫克沙什西喇喀勒占至
東科爾貿易後前往。至進藏時或馬匹疲乏。尚
需接濟。伏乞
加恩。爲此謹

奏。隨表敬獻玉椀一事。貂皮三十張。奏入。報
聞。

秋七月甲戌。

命暫停查閱喀爾喀四部落豫備兵丁。

聖祖實錄卷三百五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內扎薩克六盟長所豫備
之兵丁器械。連閱三年。因伊等實心辦理。訓練有
方。此次奉派之王。貝勒。台吉及官員兵丁等。朕悉
加恩賞賚。現今噶爾丹策零革心歸順。一切恪遵
朕旨。邊境無事。若仍每年派員往喀爾喀閱兵。各
蒙古須儲備牲畜。往來承應。不無勞費。嗣後將每
年派員查閱之處。暫行停止。俟二三年後。令理藩
院請旨奏派前往。著傳諭王。貝勒。台吉。官員等。其
仰體朕軫恤蒙古至意。將各屬兵丁。仍不時操演。
整頓軍械。勿因暫停閱視之故。遂至懈弛。倘平日
怠忽從事。兵不訓練。器不完好。致閱視大臣參奏。
朕斷不寬貸。可諭令知之。

乙亥。

賜進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

皇帝詔曰諭噶爾丹策零爾使荼飛齎至奏章言哈柳奉到勅書內有云原議以阿爾台南哈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淖爾噶斯口爲界今既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是以蒙諭旨見許但勅書內係蒙古舊語音未能盡解是以屢次遣人入奏尚未定議懇再降旨明示等語朕爲大君不分內外一體愛恤欲邊界民人不起爭端長享安樂所以前歲勅書中言罷兵息民永歸和好則定界與否亦非要事惟厄魯特游牧阿爾台游牧卡倫設立如舊科卜多不更駐兵毋庸略地時止遣二三十人巡視彼此既無牽掣亦可釋爾疑慮爾等各安所居之言及爾遣奏並來言及阿爾台南游牧人等之事此事雖非緊要但前既議及後不一一指明恐彼此游牧人等不知或妄行踰越致起爭端有乖和好故朕之大臣面詢哈柳據云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明山南游牧之人仍居舊地自不待言復有何議因此朕亦就此完結惟諭噶爾丹策零自今無得過扎卜堪齊克濟哈薩克境過扎卜堪齊克明降旨明示等語朕爲大君不圖庫克嶺等處游牧而已今台吉又復懷疑祈朕明降諭旨朕爲天下大皇帝豈肯食言台吉固無容過慮也又稱進藏之人若由肅州赴東科爾其人悉未出痘又道遠恐乏水草請自備牲畜路費疲乏尚恐加恩接濟爾前請進藏熬茶百人不敷由庫克沙什西喇噶勒占前進至進藏時或馬匹

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一切所需。爾本以尊崇佛教。修行善事之故。致誠前往。此事固未便朕爲貲助。亦於台吉聲名有關。但既經奏請。倘由東科爾進藏。及由藏回時。途間果有匱乏。量爲接濟。在朕固所不吝也。至請路由庫克沙什等處。朕邊境大臣。已詳詢習知道路者。俱言此路既多戈壁。又缺水草。行走甚難。但爾來人未出痘者。道經內地。誠屬可虞。朕已飭令邊境大臣。擇戈壁少。水草好

有益於爾人畜者。詳悉勘明。導引爾人赴東科爾。爾人到時。朕大臣當已豫爲之備矣。隨勅賜各色緞十端。加賞玻璃磁器四十事。大緞六端。

丙子。

命喀爾喀王等及軍營大臣詳議撤兵後駐防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朕前以撤阿爾台之兵。詢問喀爾喀王扎薩克等據奏言事尚未定。若仍用兵戍守。於我等殊有裨益。請暫留駐。至去年喝爾丹策零令哈柳來使。一一遵照朕旨定議。請伊等游牧。毋過阿爾台山。我之卡倫。設置如舊。至喀爾喀游牧。亦無過扎卜堪。其言甚屬恭順。故朕遂頒勅書與喝爾丹策零指定喀爾喀游牧不得越扎卜堪齊克濟哈薩克圖廊克嶺等處。仍以阿爾台山南哈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淖爾喝斯口爲界。並所請熬茶貿易事。亦經定議。現今邊境寧謐。既許其和。西北兩路之兵。不須留駐。應行撤回。北路喀爾喀扎薩克等當同心合志。約束屬人。就指定邊界居住。其豫備兵仍訓練以時。至防秋之候。行圍會聚。應略地時。著額駙策零揀選幹員帶領二三十人。巡閱隙地。準噶爾策零地兵所到之處。亦

令申報現設卡倫仍令喀爾喀台吉官員兵丁輪
班駐劄如此辦理則息事寧人而且有備無患矣
著行文喀爾喀四部落王扎薩克等令其於撤回
內地兵之後悉心協力休養屬下緊守卡倫一切
防範豫備事宜核議具奏倘謂內地兵斷不可撤
則竟如呼倫貝爾駐兵倒令東省索倫烏喇齊等
揀發數千人携帶妻孥永遠駐劄游牧庶於事有
滋彼之疑且喀爾喀仍須供應一切妥費無益喀
爾喀副將軍主扎薩克等宜體朕爲爾等籌畫之
意計及久遠妥議以聞并將朕此旨行文額駙策
凌與軍營大臣等令其詳悉定議具奏至西路又
與北路不同北路有額駙策凌與喀爾喀王扎薩
克等俱軍前諳練本地情形之人其防範豫備相

益若既與準噶爾定議而仍以內地兵戍守既恐
滋彼之疑且喀爾喀仍須供應一切妥費無益喀
爾喀副將軍主扎薩克等宜體朕爲爾等籌畫之
意計及久遠妥議以聞并將朕此旨行文額駙策
凌與軍營大臣等令其詳悉定議具奏至西路又
與北路不同北路有額駙策凌與喀爾喀王扎薩
克等俱軍前諳練本地情形之人其防範豫備相
機而行自無可慮西路則哈密與準噶爾疆界回
人素性怯懦非喀爾喀比內地之兵不便遽撤其
屆期換班須從遠處調發亦非久長之計俟數年
後量裁哈密駐劄兵務使足資防守外即以附近
安西等處兵丁輪流撥往其兵數如何足用軍食
如何支給著行文總督尹繼善提督李耀武詳悉
定議具奏尋命都統公策楞學士查郎阿左都御史杭

奕祿侍郎阿克敦等各以兩路事宜條奏奏入。
得
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覆曰據查郎阿請改安西
總兵官爲提督增設官兵分駐哈密等處其現
在駐防兵丁悉行撤回前者雍正十三年臣等
會酌議安西增設提督轄兵一萬各揀家口稀
駐其哈密換班兵丁即於提督標下輪班撥往

以總兵副將領之再豫選甘涼寧前各營戰兵二萬二千名以備調發令其表裏相援移咨查郎阿張廣泗等會議具奏其時查郎阿等議以安西產物儉少食用不敷是以增設提督之議未行今查郎阿請以安西總兵官改為提督增兵三千合原額兵七千二百共一萬二百名就中派撥二千名以副將一員率赴哈密駐劄二年一換其現在哈密布隆吉爾等處駐防兵以次撤回並與臣等原議相符實於邊防有益應以查郎阿所奏移知陝西總督尹繼善提督李繩武會同詳議具奏再行定議至杭奕祿奏請哈密增駐蒙古兵一千為守卡用按前者副都統旺扎爾侍郎玉保俱曾奏請未經議行杭奕祿此奏亦無庸議再查郡王奏言北路駐防兵可減不可撤阿克敦所奏亦大略相同應俟額駙策凌等奏到後一并酌議具奏奏入

上從之

八月己未

命邊路各臺站歸將軍提督等官管轄

副都統旺扎爾奏言殺虎口等處臺站原為喀爾喀衆蒙古接遞事件而設甚關緊要若無大員兼管必致馬匹疲瘦并致缺少請以殺虎口邊路臺站令級遠城將軍管轄古北口邊路臺站令提督管轄獨石口邊路臺站亦令提督管轄喜峰口邊路臺站令熱河副都統管轄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準噶爾部人庫本回民古瀾珀瑪特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九月。辛卯。

準噶爾部人多爾濟及彭蘇克。碩博爾鄂羅爾巴額默根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戊申。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及扎薩克等奏獲撒兵

防守事宜。

額駙策凌等奏言。奉七月初七日

上諭。一應防守事宜。喀爾喀副將軍王等另行議奏

外。現在軍營兵五千。俱應撤回。內東三省二千。

牧廠五百。又塔米爾鄂爾昆守城直隸山西綠

旗兵一千。俱乾隆三年到此。請於明春青草生

時起程。其呼倫貝爾兵一千。察哈爾兵一千五

百。又查濟爾瑪台種地宣化大同綠旗兵六百

今年始至。請於明年秋起程。但塔米爾鄂爾昆

所貯銀米器械甚多。現在詳核造冊呈送軍機

處。其應留應解之項。請分別議覆。又副將軍額

爾德尼畢西勒爾圖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

丕勒等奏言。由額駙策凌處接奉

上諭令臣等議奏防守事宜。今四部落會議舊設卡

倫及接續卡倫之三路臺站。仍令原駐台吉官

員管轄外。其駐防烏里雅蘇台等處之喀爾喀

兵一千。係與準噶爾接界。備略地守卡探信之

用。請仍派參贊員勒公。扎薩克台吉統領駐劄。

鄂爾昆等處駐防兵應增五百共一千名。酌派

扎薩克官員管理駐劄。其防秋操練兵三千名。

仍令於秋令在鄂爾昆駐劄三月。喀爾喀三副

將軍及衆扎薩克。豫備兵一萬名。仍令於游牧處按時行圍操練。派大臣查閱器械。至撥索倫。烏喇齊兵挈眷久駐之處。恐蒙古既乏米糧。又攜家散處。有事調發。反多牽掣。似屬未便。其巡守卡倫。若用蒙古人。恐其怠惰。乞仍派內地侍衛駐劄為便。軍機大臣等議覆。俱應如所請。惟駐守卡倫。既盡撤內兵。請并用蒙古人。奏入。得旨。額駙策凌喀爾喀王扎薩克等。議撤內地兵。用喀爾喀兵駐防哨探。但喀爾喀兵。斷不可無總管辦事之人。仍著額駙策凌。督率軍務。至佐理額駙揑衙游牧。查點器械整飭軍容等事。尚需大員。仍照舊例。自京師派二員前往。更換駐防。令伊等亦得學習用兵之道。再鄂爾昆烏里雅蘇台二處卡倫。若用喀爾喀兵駐防。伊等既離本游牧處。若不給與資糧。將何所倚賴。其如何酌給之處。著軍機大臣一併議奏。

癸丑

準噶爾部人阿爾佐率妻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十一月。壬申。

酌辦官兵護送夷使進藏事宜。

駐藏副都統紀山奏言準噶爾進藏之人。若於八月間到哈密。由邊外至東科爾時。屆冬寒。所有護送官兵。或馬匹牲畜。不無瘦乏。應行換給。今納克舒番子百戶等感載皇恩。請於官兵過時所有四千九百八十六戶五戶公出馬一匹。牛二頭。又每戶出羊一二隻。以備應用。經軍機大臣等議覆。曰前夷使莽騰言進

藏人等當於本月到哈密至今絕無消息或噶爾丹策零布施物件未備或與鄰境交兵均未可定但護送官兵總宜豫籌接濟納克舒番子既經備辦請移知烏赫闢巴靈阿若沿途取用納克舒牲畜可於攜帶銀兩內如數給與價值奏入

上從之

戊寅

授雅爾哈藍翎侍衛

軍機大臣等奏言俄羅斯遣使葛達班投遞伊處大臣門文書即喀文書送到自準噶爾脫出之護軍雅爾哈至京文書交內閣譯出進呈雅爾哈請交本旗都統令在原差上行走奏入

得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六

乾隆六年春正月戊辰

命免陝甘二省兵丁借支銀兩

上諭內閣曰陝甘兩省自軍興以來出征兵丁等俱有賞賚而平時製備軍裝器械等項陸續借支司庫銀五十七萬兩有奇例應在本兵名下按季扣還者除年來已經扣除外西安司庫未扣銀約一十七萬六千四百餘兩甘肅司庫未扣銀約二十六千餘兩前任總督鄂彌達以現今兵力不敷請緩至五年之後營伍漸充公費稍裕再爲扣除部議以五年之內不免再有借支作何辦理行令總督尹繼善議奏據稱此項銀兩應均作五年帶扣如有營伍需用之處亦未便竟不借給應請酌定數目不許過多指定限期不准過久以便隨同帶

扣等語。朕思兵丁等現領之餉。僅足供養給家口之資。若將新舊借支之項一併帶扣。則所存無幾。食用艱難。且此項借欠。歷年已久。若本人更換勢必至貽累妻孥。及該管之將弁。朕心深爲憫惻。況西陲軍興以來。陝甘兵丁。備極勤勞。而甘省兵丁。尤爲出力。著將借欠未完帑銀二十萬二千四百餘兩悉行豁免。以示朕優恤邊兵之至意。

甲戌。

議安西改設提督事宜。

大學士查郎阿奏言。安西總兵請改設提督。酌增兵弁。以成重鎮。自嘉峪關以西。哈密以東。悉令管轄。甘肅諸營戰兵。並聽其節制調遣。其哈密防兵。悉量撤之。止留兵二千。以資分駐。經川陝總督尹繼善議覆與原奏相同。惟所請增

兵三千。查安西兵食全賴屯田。現額敷糧一萬餘石。尚不敷兵丁七千餘人之食。增兵三千。并將再增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家屬不下萬口。支給更難請改中營遊擊爲參增兵五百。馬三步七。俾安西馬匹覓矜。以便有事調撥。毋庸增設守兵。靖逆改營爲協。增設副將都司千總各一員。把總三員。兵五百名。搭兒灣當靖逆北面增設守備。把總各一員。兵二百名。赤金一營。亦歸靖逆協管轄。橋灣係通哈密咽喉。請以柳溝都司并原設兵二百名。移駐橋灣。更增兵一百名。改歸布隆吉爾遊擊統轄。其應增設兵。即於駐防甘涼肅諸營戰兵中有願於安西等處入伍者。就近酌留。其駐防哈密兵。既議全撤。即令該督於安西協并甘涼肅三處各撥兵

五百共二千名。赴哈密防守。以副將統之。亦於各標內揀選熟悉邊情者撥往。二年更代。大學士等議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是日。得旨永常著補授安西提督。現在夷使已到。李繩武仍著留原駐劄處同永常辦理一應事宜。俟夷使熬茶事畢。再赴甘肅新任。

議定撤兵事宜并給喀爾喀駐防兵丁口糧。

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奏言現今有旨撤兵。其北路軍營滿洲察哈爾兵五千名。綠旗兵一千六百名。據額駙策凌奏請東三省兵二千令護軍統領阿林副都統圖納率之。吉林綠旗兵三千名。俱每月給銀一兩五錢。米一斛。其辦理糧餉原任巡撫法克兵五百令副都統莫爾渾率之。守城綠旗兵一千。令總兵官吳凱曾率之。並於今年草青時起程。呼倫貝爾兵一千名。赴哈密防守。以副將統之。亦於各標內揀選熟悉邊情者撥往。二年更代。大學士等議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是日。得旨永常著補授安西提督。現在夷使已到。李繩武仍著留原駐劄處同永常辦理一應事宜。俟夷使熬茶事畢。再赴甘肅新任。

議定撤兵事宜并給喀爾喀駐防兵丁口糧。

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奏言現今有旨撤兵。其北路軍營滿洲察哈爾兵五千名。綠旗兵一千六百名。據額駙策凌奏請東三省兵二千令護軍統領阿林副都統圖納率之。吉林綠旗兵三千名。俱每月給銀一兩五錢。米一斛。其辦理糧餉原任巡撫法克兵五百令副都統莫爾渾率之。守城綠旗兵一千。令總兵官吳凱曾率之。並於今年草青時

敏應否仍留軍前。伏候
欽定。奏入得
旨。此議甚善。著依議。所撥之兵俱令於本年九月起
程。法敏著仍留軍前。阿岱著駐防烏里雅蘇台。另
派參贊大臣二員前往。著軍機大臣具奏請旨。嗣
後軍機大臣等開列職名具奏。得
旨著副都統慶泰前往。塔爾瑪善著再留三年。

賞給額駙策凌軍營所有錢糧砲位鳥
鎗器械什物甚多。除錢糧收貯如故。大銅砲四
座。物重道遠難運至京。就近交綏遠城將軍收
藏外。所有子母砲過山鳥大小鳥鎗撥其好者。
半留軍營。收藏備用。其餘亦恐送京路遠。應令
喀爾喀兵運至綏遠城。交將軍收貯至火藥鉛
子硝黃繩索盔甲弓箭衣帽鞍馬一切雜項。更
恐年久朽壞。或暫留以備將來賞賜。或即給賞
何人。候
旨遵行。奏入。得
旨著賞給額駙策凌。
二月。戊戌。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西北兩路。既仍有駐劄兵。準噶

爾遣使往來。與一切緊要事件。宜令兩路彼此通
信知悉。於事方有裨益。著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知
之。
三月。壬子
命酌留軍營侍衛。
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奏言。軍營向例。用看視水
草侍衛二十員。今因撤兵額駙策凌等議俱撤

還。更遣十人前往。經略恩新經遣往之人。原應明年期滿。請酌留五人。令於明年更代。今年止遣五人往。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乙未朔。

將軍烏赫圖等奏報進噶爾使臣齊默特等在途諸處傳遞事件總路不可照他臺裁減。其間留軍機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其西路臺站應否裁減之處。俟進噶爾熬茶事畢撤哈密兵時再行定議。奏入。

上從之。

甲辰。

命酌減臺站弁兵駝馬。

管理臺站總管覺和托等奏言自張家口至鄂爾昆大臺二十九。中臺十五。北路既經撤兵。應量汰之。查大臺中臺里數無異。宜令一體當差。勿分彼此。請兩臺共用章京一員。驍騎校一員。領催四名。輪流管理。每臺酌留十五戶。馬甲五名。烏拉齊二名。馬二十匹。駝二十隻。又第二臺至第十臺當京城軍營往返及察哈爾左右翼蘇尼特四子部落毛明安歸化城諸處傳遞事件總路。不可照他臺裁減。其間十大臺七中臺各用馬甲十名。烏拉齊十名。馬三十匹。駝三十隻。章京驍騎校領催等酌量存留軍機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其西路臺站應否

裁減之處。俟進噶爾熬茶事畢撤哈密兵時再行定議。奏入。

上從之。

準噶爾部人翰可濟爾噶爾達克巴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戊申。

準噶爾部人羅卜藏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壬戌。

命籌辦準夷進藏駝馬。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言熬茶準夷三百人至東科爾寺繼善奏言熬茶準夷三百人至東科爾寺

聖恩賞給米麵羊隻皆感激祗領。交牧駝一千六百餘隻。馬一千一百餘匹。深以馬駝疲乏。難於涉遠爲憂。查此次夷人原非進貢可比。應聽其自備資斧。因噶爾丹策零詞語恭順。

恩豫備駝四百隻。馬八百匹。現在東科爾牧放。倘尚不敢請於西寧附近各營再行酌量撥給。令其作速赴藏。臣已移知副都統巴靈阿撫臣元展成辦。理合奏

聞得。

首所奏俱悉。雖云示恩。亦不可啟其無厭之心也。既已如此辦理。可令伊等知係殊恩。後不得援以爲例。

五月乙亥。

命扎薩克等保護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從前準噶爾侵犯喀爾喀時。策

伺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皇考特頒

諭旨令移住多倫淖爾。今兵事已定。經喀爾喀王等奏請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仍移住庫倫。准夷性其狡詐。今雖恭順乞和。恐後復變更。潛行窺伺。亦未可定。著行文額駙策凌傳諭喀爾喀四部落副將軍扎薩克等及駐劄庫倫之圖謝圖汗敦丹多爾濟額駙敦多卜多爾濟等。其如何保護防範之處

公同酌議具奏。前胡土克圖在多倫淖爾時每年
遣侍衛二員在彼更番守護。今在庫倫仍著遣往。
胡土克圖所居之處得朕侍衛守護。諸事便益。胡
土克圖安穩之信。朕亦不時得聞也。
六月。丁酉。
護軍統領殷扎納遵
旨送班禪額爾德尼出世之瑚畢勒罕至後藏扎什
倫布廟坐牀。
壬戌。
命更定查閱驛站年期。
張家口驛站總管覺和托等奏言今年既撤驛
站人夫駝馬。一切事務俱屬簡少。請自來年為
始。臣與白泰輪流每年一人前往查閱。軍機大
臣等議應定於三年內查閱兩次。令覺和托白
泰輪班辦理。奏入。
上從之。
己未。
準噶爾部人孟克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七月。乙酉。
準噶爾部人烏巴什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八月。丙申。
命詰問準噶爾使臣齊默特等。
護送夷使將軍烏赫圖奏言準噶爾使人。於四
月初一日到東科爾。原定議五月赴藏。因與商
人貿易貨物。索價昂貴。稽遲時日。託言炎暑請
改期七月。今於七月二十日齊默特等忽復來

言。我等本擬此月起程近閏西藏地氣早寒。又攜來駝隻俱不堪用。難以前進。擬貿易事畢。即欲還部。既經和好。熬茶之事。不論何年。俱可前進。臣等按準噶爾生性奸詭。前後言辭反覆。明係希圖貿易價昂。要請增給馬駝。應否仍令赴藏。或還其還部候旨遵行。奏入。

上諭烏赫圖等曰。前因噶爾丹策零尊崇黃教。奏請為其父赴藏熬茶。施行善事。朕特加恩允其所請。賞給牲畜口糧。派大臣官兵照看。今伊使臣因貿易價值不定。不欲進藏。即求還部。貿易之事。當聽商人自便。詎可官為派勒。今伊等不遂所欲。便欲言歸。或其來時。噶爾丹策零本囑令如此。或係伊等私意。若出噶爾丹策零之意。則亦係一無信行之流。朕甚鄙之。伊等去後。倘再請進藏。亦斷難允行。若噶爾丹策零並未出此。伊等自立主張。任意妄行。更屬詭譎。嗣後再來。亦斷不遣往西藏。伊等果能擔承。即聽其還。朕為內外共主。既經降旨。斷無改悔之理。著將此旨給發烏赫闢展諭伊等若伊等知悔。仍照原議辦理。若必欲還部。亦竟聽之可也。尋

上諭安西提督永常等曰。準噶爾熬茶之人。欲中道而回。此事雖尚在未定。若彼執意欲回。自無留彼之理。亦聽其回可耳。至哈密時。汝等當以失信大義責之。約束出境。毋令生事。不必如來時之接待。

庚戌。

準噶爾部人孟克博羅特同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乙卯。

恩賞喀爾喀新設駐防官兵有差。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內兵既撤。所有駐防鄂爾昆之喀爾喀兵一千名。防秋兵三千名。已令演習戰陣。本月初五日臣等親身往驗器械旗幟。俱甚整齊。排列陣式。放鎗射箭。皆已熟練。臣等仰體

聖主鼓舞官兵之至意。酌議以軍營豫備獎賞之錦緞布匹等加賞值班副將軍郡王成衮扎布。及公扎薩克台吉五名。協理台吉十二名。管旗章京九名。恭領佐領驍騎校。二十九名。兵丁四千名。以示鼓勵。相應請

旨奏入。

上從之。

戊午。

將軍烏赫圖等奏報準噶爾使臣齊默特等自東科爾起程還部。

冬十月。丙申。

命副都統索拜赴藏。代紀山駐劄。賞銀五百兩。

乙巳。

準噶爾部人額素克轟咱萬拜穆喇特等俱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壬子。

準噶爾部人薩木湯庫本來降。

十一月。丙寅。

準噶爾部人塞音察克阿古薩喇和國賴等俱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十二月。壬寅。

命綏遠城等處密籌備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尚書來保奏請先期派撥官兵。以備不虞。其言頗能慮遠。經爾等議奏酌遣行派撥。恐無知之人。聲張揣度。搖動人心。大有關係。亦甚合宜。然兵可不用。不可不備。現今雖無用兵之事。倘遽有調取。刻期可集。自當籌畫於事先者。著行文綏遠城將軍大臣等令其密為整備。勿似出師之狀。伊等久在行間。其統兵情形。尤所稔悉。一切如何修整。如何豫備之處。苟留心經理。自可不

臣之寄。著將辦理緣由詳悉曉示。并諭官兵等共知之。

乾隆七年。春正月。戊寅。

恩免那克素番民應輸錢糧。

上諭內閣曰據副都統紀山奏稱前因準噶爾請進藏熬茶。派官兵護送。令都統常那克素三十九部落番民等豫備馬匹牲畜。接濟應用。伊等率先集事。惟恐後時。甚屬急公。且伊等頭目入見。俱言蒙國家豢養之恩。從無擾累。各得安生。惟願誠心報効等語。此次準噶爾未曾進藏。伊等所備之馬匹牲畜雖永經應用。但番民生長邊遠。感戴國家之恩。黽勉報効。甚屬可嘉。宜施特恩。著將伊等今年應輸錢糧盡數寬免。以示鼓勵。

丁亥。

準噶爾部人羅斯瑪特多喇特率親屬五人供
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二月。丙申。
駐防哈密安西提督李綍武奏報準噶爾使臣
至哈密情形。
李綍武奏言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於正月十

八日入境。二十二日到哈密。據云。赴京進
貢。并去歲蒙
大皇帝恩許熬茶。齊默特等。去藏不遠。中道而返。恐
大皇帝見責。故遣我等前來謝罪。并懇仍許熬茶。
入。得
旨。朕已料彼必爲熬茶之事。再來陳請也。
三月。辛巳。

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至京。進表請
安。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謹奏。
乾隆大皇帝。前
世宗憲皇帝時。蒙遵頒發根敦等
諭旨。是以兩次遣特磊至京。懇請進藏熬茶。至第二次
留我部兩人。編旗受爵。并令我即以羅卜藏書

努。多爾濟。塞卜騰。塞卜騰。旺布及其族衆。悉送
還。若過八十日。大兵當取途前進。並以難行之
事相要。遂生釁端。是釁非由我而起也。後遣使
者傳飛。阿克敦來。謂彼此相持。不特兵民被累。
兼之糜費糧餉。牲畜宜各罷息干戈。以安衆生。
決不食言。我部之人。謂既經用兵。又許和好。是
不得已而出此。竊念用兵以來。衆生實受其累。

若得許和。既可享福并有美名。所以屢遣使至
京定議奉
大皇帝諭旨。我朝所設卡倫駐劄如舊爾等亦許每
年遣二三十人至科卜多巡視去秋遵
旨遣人至科卜多守卡人等反云並無此
旨不許我人前往再赴藏熬茶之事奉
大皇帝諭旨。令以三百人往。既至哈密更令大臣等
護視。抹水草好處。由東科爾次第進藏。還時并許
資助糧餉馬匹至貿易之事。除禁物外。悉令任便
買賣。比我使人赴哈密引路之人。遠道遠由戈壁。
水草俱惡。人既困乏。馬多倒斃。及至貿易之地。
並不遵
大皇帝諭旨。乃禁止我人入市。但令一二人來議。且
減少價值。不得速售。欲携往西藏。又不許。遂至
留住四月。雖去藏不遠。不得前進。半道而還。又
至京貿易之事奉
旨限定人數年分。許由肅州西寧路。因念從此至京。
道遠費多。恐携物不敷所用。以上三事。難前此
業已定議。今遵議而行。尚有委曲未便之處。既
蒙和好。可否令我赴藏者。由噶斯路。則道近而
水草亦便。至京貿易者。由歸化城路。共往多巴
至巡視科卜多諸如前降
諭旨。每年遣人前往。如蒙
恩允。事事便益。永遠遵行。於和好之道尤便。伏乞
大皇帝睿鑒。隨表進貂皮三十張。奏入報
聞。
壬午

勅諭軍營將軍大臣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覽夷使吹納木喀等呈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策零奏章。意甚狡詐。朕斷不因言辭觸怒。遽興兵。亦不可不密爲整備。著稽知兩路軍營大臣。令伊等加意防範。其奏內情形。并詳悉寄知。

勅諭提督永常。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提督永常。駐防哈密。察其辦事尚不能深知準噶爾性情。有藐視之意。凡事思易則難。思難則易。愼其難而毋忽其易。則功可成而無後悔。準夷性本詭譎。不可與我喀爾喀等。體相待。應將此故。密飭永常。令其於一切事務。俱留心辦理。

夏四月庚寅朔。

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入覲

上諭吹納木喀等曰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入覽。令爾口奏之語。朕大略以其父故。屢懇赴藏熬茶。朕廷臣議應勿許。策零以其父故。屢懇赴藏熬茶。朕廷臣議應勿許。朕施特恩。念其爲父諷經。尊崇黃教。自屬善事。降旨允之。復遣大臣官兵護送。助以牲畜口糧。乃爾使齊默特等既至東科爾。惟以貿易爲事。遷延數月。並不進藏。遠欲還部。朕之大臣。屢諭不聽。始以奏聞。朕時在木蘭。降旨此係噶爾丹策零奏懇之事。若等何得擅還。或其來時。噶爾丹策零本如此授意。則嗣後復欲遣人進藏。夾不允行。令朕之大臣再三開示。若等執意起程。想此意定出自噶爾丹策零。不然雖彈丸小部落。必無使臣不遵主命之理。即如爾等此來。除噶爾丹策零所屬外。可任

意增一辭乎汝至肅州即返可乎既乞往藏半途
而還更造為種種不根之語欲變易成規非故滋
事乎汝謂奏疏中並無傲慢朕大臣等悉能通汝
等語言汝豈能隱匿乎朕為天下共主已許爾息
兵斷不因此遽復興兵汝等若有妄舉亦聽之而
已此次噶爾丹策零所奏與汝口奏互異朕實不
解諸事難以定奪汝明記朕言詳諭噶爾丹策零
可也次納木喀奏云噶爾丹策零遣誠諭懇奏章

所載乃中外言語不同之故實非傲慢其言及
往事只以
大皇帝有愛育羣生闔揚黃教之訓自陳歡感並無
他意至進藏熬茶乃奏乞
大皇帝施恩允行之事齊默特半途而返據其言云
以攔阻之故又奉
旨巡視科卜多據稱前朕諭難以再請姑
俟來歲試行原議巡視科卜多並無許入卡
倫內巡視之語去年爾人不言巡視科卜多直入

奏中何無此語進藏熬茶本噶爾丹策零最切要
事當遣可信之人奈何委之齊默特伊等還時降
旨甚明今汝等縱仍欲進藏亦應候朕再降旨允
行然後得往豈容竟自主張但以道由噶斯為詞
乎噶斯豈汝等境內乎抑聞朕前諭難以再請姑
以此含糊嘗試乎原議巡視科卜多並無許入卡
倫內巡視之語去年爾人不言巡視科卜多直入

布延圖卡倫。至喀勒古和碩卡倫。朕之大臣。始禁止之。朕所遣略地之人。有越阿爾台巡視爾卡倫以內之地者乎。此事已明示蟒矣。爾等豈不知之。至來京貿易者。不得由綏遠城亦與哈柳定議。尙未經行一次。遽欲更張可乎。噶爾丹策零此次所奏言辭不倫。左右支吾。殊非和好之道。朕業已降旨息兵。汝又稱貿無傲慢之意。朕亦不介懷。如果誠心懇乞。俟再遣使來。此次姑無庸議。朕另有勅書。付汝齎去。吹納木喀又奏云前者齊默特還。並不以

大皇帝諭旨告知噶爾丹策零是以衆心懷疑。此來何敢妄奏。進藏一事。在噶爾丹策零最爲切要。

伏祈

大皇帝恩允。

上諭曰。此事不得允行之故。噶爾丹策零亦所明知。

況人數日期俱未議定。朕即加恩。豈可令我護送官兵先勞守候乎。天時將近暑。汝等可作速起程。朕已諭我大臣。爲汝等辦理矣。

甲辰。

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爾奏中謂前此卡倫。以內之地者乎。此事已明示蟒矣。爾等豈不知之。至來京貿易者。不得由綏遠城亦與哈柳定議。尙未經行一次。遽欲更張可乎。噶爾丹策零此次所奏言辭不倫。左右支吾。殊非和好之道。朕業已降旨息兵。汝又稱貿無傲慢之意。朕亦不介懷。如果誠心懇乞。俟再遣使來。此次姑無庸議。朕另有勅書。付汝齎去。吹納木喀又奏云前者齊默特還。傳飛前來事非得已。追論舊事。爲此非分大言。又謂奉大皇帝諭遣人巡視科卜多。爲守卡人攔阻。使使往藏熬茶留數月不遣。半道空還。定議至京貿易。遠道力疲不能前進。嗣後須取道噶斯伏祈

睿鑒。夫與戎起釁。實由爾國前諭已明。額爾得尼

招大捷之後方行遣使。我大國有何不得已而出此耶。實理前說。意果何爲。豈又欲借端生事乎。朕爲天下共主。業已降旨息兵。豈肯食言。爾欲起釁。朕亦不禁也。定議巡視科卜多。有巡視卡倫以內之語乎。爾人由布延岡直至喀勒占和碩卡倫。我始禁阻。我人有過阿爾台至爾之卡倫內巡視者乎。其事雖小。然屢違定約。豈合於和好之道。朕允爾赴藏熬茶者。亦鑒爾至誠。故遣官護送。豫備牲畜。爾人至東科爾數月。惟圖貿易。不思進藏。竟自還部。誰爲阻止乎。如欲阻止。何如不允爾奏之爲愈也。且齊默特欲還。朕降旨詢問。或來時噶爾丹策零噶爾。或出爾等之意。倘出噶爾丹策零。則彼亦一絕無信行之人。嗣後豈容復請乎。今即復欲進藏。亦必懇朕降旨。始可遵行。如何違作前去之計。惟以道出噶斯爲請。兄人數日期俱在未定。豈有令朕之大臣官員虛糜廩餉先勞守候乎。以此問吹納木喀據稱噶爾丹策零實不知始末如此惟不信齊默特語故令我等前來問明并輸誠意。乞大皇帝施恩。一切朕已明諭吹納木喀。至貿易之事。本與爾使哈柳定議。並未遵行一次。如何又欲更張。請取道噶斯乎。此次爾所陳奏。不合事理。喀傳諭於爾。勅書亦令齎往。隨勅賞各色緞十端。念爾亦未深知。將奏請之事暫行停止。令吹納木磁器十件。大緞六端。

五月。丁丑。

準噶爾部人咱木巴喇克爾伯來降。

亦一絕無信行之人。嗣後豈容復請乎。今即復欲進藏。亦必懇朕降旨。始可遵行。如何違作前去之

六月。庚寅。

準噶爾部人阿爾哷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七月。辛巳。

準噶爾部人鞏克穆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八月。辛亥。

準噶爾部人三津根敦扎卜舒翁噶爾察克郭

爾謨泰薩里於布庫沙喇大人同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九月。辛酉。

準噶爾部人都噶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命獎賞喀爾喀四部落畢容整頓者。

甲戌。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今年臣等會議令

參贊大臣都統塔爾瑪善於七月二十日赴塞

勒壁口。閱副將軍公巴素部落二十一旗兵丁

扎薩克公扎木禪一旗器械堅利。技勇熟練爲

最。車臣汗達瑪琳郡王德木楚克巴扎爾什弟

貝勒旺扎爾貝子彥楚卜多爾濟公格勒克巴

木丕勒扎薩克台吉袞楚克扎卜沙克都爾扎

卜旺楚克達爾扎貝子旺扎爾公巴素策凌旺

布薩木丕勒扎薩克台吉齊呼喇成袞扎布策

爲敦多卜齊旺旺扎爾博洛勒十九旗次之。扎

薩克格勒克一旗又次之。於八月初二日赴烏

克圖爾濟爾哈朗閱副將軍成袞扎布部落十

九旗兵丁。扎薩克貝勒策卜登台吉彭楚克阿

喇卜坦策卜登三旗器械堅利。技勇熟練爲最。

圖謝圖汗敦丹多爾濟親王敦多卜多爾濟郡王成袞扎布桑寨多爾濟策凌拜多卜公蒙古巴木丕勒多爾巴海扎薩克台吉濟巴克扎卜。策凌旺舒克達什丕勒林丕勒多爾濟旺扎爾。三都卜多爾濟十四旗次之扎薩克台吉遜多布旺布多爾濟二旗又次之令參贊大臣副都統慶泰於七月二十日赴桑金托羅海閱署副將軍世子成袞扎布部落二十二旗兵丁將軍王額駙策凌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丹巴多爾濟咱雅班第達胡土克圖四旗器械堅利。技勇熟練為最親王得親扎卜貝勒那木扎爾車蘇隆貝子多爾濟旺舒克公根丕勒扎木禪旺扎爾濟台吉巴朗額林沁額默根。

玉特多爾濟班第五十九木布濟羅卜藏喇卜坦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丹巴多爾濟咱雅班第達胡土克圖四旗器械堅利。技勇熟練為最。貝勒那木扎爾車蘇隆貝子多爾濟旺舒克公根丕勒扎木禪旺扎爾濟台吉巴朗額林沁額默根。台吉濟巴克扎卜。策凌旺舒克達什丕勒林丕勒多爾濟旺扎爾。三都卜多爾濟十四旗次之扎薩克台吉遜多布旺布多爾濟二旗又次之令參贊大臣副都統慶泰於七月二十日赴哈里勒遇閔喀爾喀副將軍貝勒青滾雜卜十五旗兵丁扎薩克伊達木扎卜一旗器械堅利。技勇熟練為最。貝勒策登扎卜。公旺舒克策登魯卜精珠木多爾濟多爾濟策登扎薩克台吉喇卜坦六旗次之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公旺扎爾旺沁扎卜台吉米勒青滾雜卜又次之奏入。得旨諸部落軍容整頓者諭部議賞具奏。

冬十月丁亥。

準噶爾部人巴圖爾率屬三人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

甲午。

命法敏富德來京以原任按察使劉柏辦理軍營糧
餉事務。
十一月丁巳。
命厄魯特等投誠者不必當差
正白旗蒙古副都統策凌奏言額外薩軍多爾
濟等垂自準噶爾向化投誠蒙
恩給賞妻奴房屋授以額外議軍支給月糧野性漸
馴當與蒙古一體効力當差歲久著有勞績亦
得量授官職其傲惰者治罪如例辦理軍機大
臣等議曰準夷投誠人等嘉其向化
恩施優渥伊等贍養有資遵守約束安全之道宜屬
盡善何必藉其材力以備驅使若必以蒙古一
例當差殊非安戢遠人本意且自雍正六年至
乾隆七年來降者凡三百三名計發往察哈爾
寧古塔天津江寧杭州青州安插者已二百五
十三名其在京者厄魯特僅二十三人回民僅
二十七人爲數無多不必派令當差俟其子孫
長成所轄佐領或送補額甲或令當差另行辦
上從之。
癸亥。
理奏入。
甲子。
準噶爾部人卓特巴率屬十三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乙丑。
準噶爾部人噩澤與弟圖倫俱率妻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壬申。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吹納木喀等至京進表謝罪。並乞許赴藏。

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前遣吹納木喀起程後。訊問齊默特汝赴藏熬茶。既到東科爾。忽中道而回。諒

大皇帝前旨允行。定無更改。必汝有別故。正詰問間

吹納木喀適回。齎

諭旨至。備知其奉

旨不遵擅自回巢。已正其罪。并沒其家矣。欽奉

上諭爾此次復請進藏。人數時日。俱未定議。不可令

護送大臣等虛糜守候。暫行停止。

聖慮周詳。曷勝感激。今謹遵前

旨定議。請仍遵前

旨。每年巡視至托爾癩而止。又通商之事。前哈柳所

奉
諭貢令赴京貿易者道由肅州陝西。其路實險遠難行。往者和好時。入京貿易。並由歸化城。赴多巴西寧。聽其自便。現今喀爾喀蒙古並許其由歸化城進京。由青海至多巴西寧。獨不允我等者。中朝大臣。恐我等與喀爾喀青海人交接耳。前此多什布濟爾等嘗由喀爾喀歸化城進京。去歲進藏者亦由青海至東科爾。何嘗滋事。況蒙

大皇帝許以和好。自今豈敢背約妄行。惟祈
睿鑒。又
諭旨有云爾所陳奏不合事理。與吹納木喀口奏之
言互異。幸蒙
大皇帝推心結好。輸誠入奏。安敢有冒瀆之心。或者
彼此語言不同之故。伏乞寬宥。餘令吹納木喀
口奏。祈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準噶爾進藏熬茶者朕已加恩。
命烏赫圖玉保護送準噶爾使臣赴藏。

照所請行。其總理護送。仍令將軍烏赫圖及侍郎
玉保前去。著曉諭烏赫圖。即備辦一切應行事件。
尋大學士等奏玉保應於明年二月間。自京起
程。即往西寧接應來使。奏入。得
旨。命賞烏赫圖銀一千兩。玉保二千五百兩。以備在
途需用。
甲申。

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等入
覲。
上諭吹納木喀等曰噶爾丹策零奏表朕已覽訖。令
爾口奏語。大臣等亦以聞。噶爾丹策零深知爾部
之人。誑語妄行。據實引罪。詞甚恭順。朕已知悉。又
言從前所奏非敢冒瀆。因中外言語不同之故。懇
乞寬宥。此亦小過。朕不介意。朕爲大君。豈有悶一

甘言即喜。聞一非理之言即怒者乎。凡事惟據理
剖斷理可行即允之。不可行縱懇乞再三亦不允
也。即如噶爾丹策零乞爲父進藏熬茶。朕既允行。
來使忽半路而回。今復申前請。本宜勿許。但念彼
實爲其父之故。心誠而語順。故朕仍加恩允之。并
懇道出噶斯此次亦姑從所請。但所遣三百人。若
分二起。不特我之護送者難於兼顧。爾等亦轉多
勞費。且先行赴藏者豈能久駐以待商人乎。止應
仍作一起。或徑自爾國由噶斯入藏。否則同至西
寧貿易畢。由多倫鄂摩入藏。爾等自酌之可也。
來時當告我守邊大臣。由何路往。朕仍賞給牲畜
路費。遣官護送。吹納木喀奏言噶爾丹策零所奏。
既蒙
大皇帝洞鑒我等謹記
大皇帝諭旨還告噶爾丹策零。前者荷
恩賞給牲畜路費。今謹謝
恩。
上諭曰噶爾丹策零前次請貿易者不拘人數年期。
所往亦從其便。既已定議。豈容數改。現今與爾貿
易之俄羅斯商人。有任其自往者乎。無論準
噶爾人即我喀爾喀部落出入邊口。必自部給票。

驗明許過。亦爾等所知。欲永遠和好。豈可但計一
時之便。若謂道遠費多。俄羅斯較爾更遠。何以往
來不絕。且貿易乃民事。從無官爲辦給者。今許爾
換給馬駝。卽朕之特恩也。又原議巡察科卜多並
未指及托爾輝。今噶爾丹策零以此爲言。特恐彼
處駐兵耳。朕既降旨罷兵。斷不食言。若復生疑。卽
如所請。每年秋冬遣二三十人來。令我守卡者率
往。爾等亦須嚴飭來人。毋得生事。欽納木喀奏言
所請並蒙
大皇帝洞鑒。此外別無所奏。使臣往來數次。今年亦
老矣。惟懇
大皇帝加恩和好之事。永遠不渝。
上諭曰。果噶爾丹策零勿萌異心。卽能永遠。爾病已
痊否。爾等何時起程。欽納木喀奏言使臣年老途
中復感寒暑。蒙
天顏垂詢。治得愈。今日瞻仰
天顏。更百病皆除。俟貨物換就。卽起程還部矣。
上諭曰。爾等行期不遠。朕尚欲加恩賜宴。令爾等觀
賞戲也。